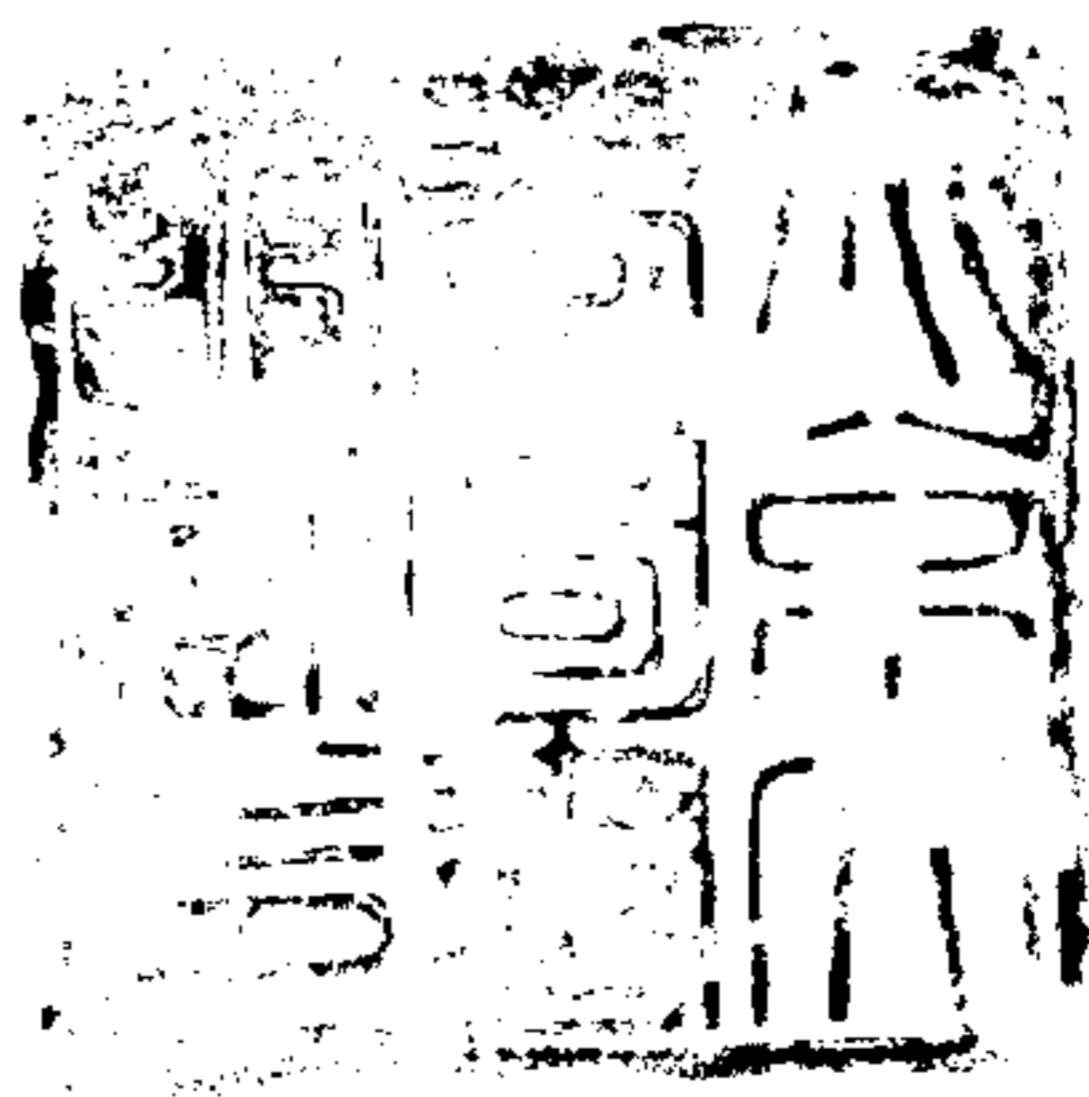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三・史部・編年類

國權不分卷

〔清〕談

遷撰

.....

—

泰昌元年至天啓三年

國權

鑒官侯選孺木著

光宗契天崇道英康恭純憲文景武淵仁聰孝貞皇帝御諱常

萬曆壬午八月十一日未時生母恭妃王氏

丁酉告 大行皇帝喪於奉先殿報訃宗室 皇太子令兵

部戒嚴護衛傳遺百發內帑百萬金勞九邊吏卒

罷天下礦稅其稅監張燁馬堂胡眉滿相丘乘雲等俱徵回

鑾輿輟書歸諫議江言祈輸本年七月已徵為限母更以虧

頤報敵雷大

淮漢南樓城雷大

諭閣臣以進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禮部右侍郎孫如游

上言臣詳考累朝典禮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

經以配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歷朝以來豈其無抱謂之愛而

終引去席之嫌此禮之所不載也 先帝念皇貴妃之勞苦

當不在無名之位號而 敕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非分

之尊崇天養繼養述洎酌於義若義不可行則違命非孝違

禮為孝臣若不顧義禮曲徇意旨則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

不忠事主在仰冀 敕下以大孝自居也

免命婦哭臨并祭

命各藩遠官進香仍十日期進赴恩善門如禮

巡按五隸御史馬應昌言今日事勢最重者六初募之不  
心應而復逃謂之不必至而復逃今天下之兵未可也  
且甚急莫如餉天下無一歲不早湯亦無一地不早湯淮南  
之三十萬不若於糧而若於紅紅之六十萬若於紅而并若  
於糧數千百之生靈試於風濤確確聞國固有重人誰無怨  
今天下之食未足恃也 皇上所以有共民者有共心也乃  
兵之逃者燥者饑民曠賦之不靖者無日不見告矣簡曰有  
所激之也白蓮無為之教蟻聚蜂也綠林亡命之雄鳩鳴虎  
視未敢深言不勝深慮天下之民心不可恃也今天下無一  
可恃然則如之何惟任仁賢則政事自理然功非運掌急宜  
民力之寬天不雨全孰應東方之困臣所以連餉一年求  
皇上之自指此外仁賢共理民之見德必供臣奉命價運見  
天下情勢如此仰懇 皇上留神省覽時方升遐寢不報  
夜丑刻白氣如匹練亘三大餘自牛女歷軫翼而散  
戊戌朔 大行皇帝遺詔於午門  
以黃克縉為刑部尚書張問達為左都御史

湖廣道御史湯廷選江兩道御史屠世濟並為大理寺正  
李瑾為太常寺少卿黃運泰為光祿寺少卿毛一公為尚書  
司丞奉遺旨起廢自此始

雲南道御史俞海福建道御史楊州鶴為湖廣山西左右參  
政

吏部文選郎中陸柳榮前文選郎中王三善為太常寺少卿  
禮部精膳郎中楊作楫為江西右叅政王弼夏嘉遇改南京  
禮部

大學士方從哲入懇 皇太子於乾清宮門請簡用閣臣之

御史劉廷元巡按順天張至發巡按應天張銓巡按遼東黃

考士巡按河南舒榮都巡按湖廣斯宗周巡按福建劉有源

巡按廣西孫紹昌巡按甘肅王槐秀巡按山東申廷樞巡按

兩閩郭如楚張潑張師孟巡按長蘆河東兩浙

戶科給事中李若璉河南道御史顧慥並巡視京營

御史萬宗德督餉遼東前御史陳宗彝巡視南畿

遼東總兵李棟信疾免

故兵部右侍郎楊應聘贈尚書詹監

發給陰雨萬餉速凍 先帝以廣而教陰八萬五千命監軍

會事牛維耀餉速至長再發計部始去

廷綏巡撫董國光奏鎮兵防秋除復速入街守城外計支平

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八人除載砲輸糧京探報外騎步一萬二

千九百五十九人自民運營來至黃甫川遠策一千九十里

有奇

通政使姚思仁言前遠東總兵李如栢如栢奏擬皆種校會

極門乞申禁從之

禮部儀制部中涓之考改光祿寺丞仍食從五品俸

詔純如為統祿寺少卿王紹徽為通政使右參議

歷吉士暴擾負釋繼思補天刑科給事中舊考選惠世揚王

繼曾補工科給事中王晏舜補湖廣道御史姜習禮政陽朔

律陶崇道為南京給事中習禮吏科刑律崇道並戶科

戶科都給事中官應震為太常寺少卿撰賢回夷館

遠東輕略能廷弼以疾求去且言臣一死無益於遠而廢極

重之軍務朝廷亦何利於臣之一死因力求去自閩科出閩

而議論生遠事益難為遠陽人皆服其早見

禮部啟天下文武官進賀萬壽節應許隨班行禮從之

禮部以二十三日光祿寺應具文武臣共一緊邊保宜罰得

旨堂上官不問署官齊俸三月內臣來進下司禮監

命錄因釋鯨鯨

廣西巡撫陳邦騰上言田州岑茂仁本岑猛孽孽孽孽屬邑

納上林縣土官黃德助叛弟德隆叛子祚胤破其城奪印掠

妻妻金帛以去事聞貴批茂仁庇之云德隆沒祚胤當繼法

宜致討第西年德極未可以師然德忍之或成危大之勢乞

下都議許之

故吏部尚書趙煥稱廉節

順義王卜石免來貢市素囊未至總督崔景榮奏曰款貢以

來十二部俱聽順義王之命迨卜石免嗣封威令不行於素

囊而素囊恃衆抗衛欲先得市賞仍恨日深按故事每貢市

我先有催貢之賞卜首得賞已至素前得賞未至中國之賞

不可再加而狡夷之情總屬巨測自今慎必邊防首之邊遠

無問也素囊竟不至

壬寅鳳陽大雨水淮水大工亦行於陸

癸卯欽天監擇八月初午刻即位禮部工儀注

甲辰賜輕賂東連兵部右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

春金幣有差

鑄禁門屯衛各門勇士營兵二千八百七十九人護衛京城

四門兵千二百四十八人護衛皇城六門

戶部尚書李汝華疏各邊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四人

宜分別給賞進發幣百萬及今發三十萬前入三十萬共百

六十萬議病六之賞四之以遵詔旨報可

乙巳募南京浙江兵入京師初却使募兵繼進科道皆帶差

自便騷動驛傳入京師游容誑稱某兵某餉常事不舉輕奏

糜費初戎政尚書黃克績請募南直沙兵及簡南京營兵浙

兵三千以赴京又募義馬四千

復駙馬都尉王昂

是月浙直粟貴閉糶遂查核

萬曆元年

二月午朔 皇太子即皇帝位最遠恭軍侯陳良弼恭順侯吳

汝胤等告天地宗廟社稷 上親告 先帝几筵易

文華殿告天地詣奉先殿告 列祖再詣 先帝考瑞皇后

溫璿瑞肅皇貴妃各几筵出御文華殿命白質大赦

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行誅方侯借江官輔理之職非臣獨辨 先帝欽點二臣逆

宜允用供之

命禮部侍郎劄一摺釋英太學

巡按直隸御史田生金言工部坐派應天徽寧廣德織幣三

萬二千九百匹歲造不預焉原無額編惟帛工部各司料價

支之按價值鋪墊等銀三十二萬五千九百九十兩有奇前年存

庫及見做料價止十六萬一千二百餘兩除初運外次運僅

十之二三後運不知安出也大抵一運之費非三年料價不

能供三運之需非三年積蓄不能辦除歲造例進外其改造

三運乞賜停止從之部議裁撤抗當停者

福建道御史萬崇德請增海運兵保官如糧儲道任淮安下

部議

戊申命作皇極門殿 工陞文華殿也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王佐為工部尚書汪應蛟為南京戶部尚書李騰芳為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署南京翰林院

兵科給事中楊選言法祖四事曰修身起居之間務慎曰勤

政召對之時宜多自親賢杖下不拘翰林曰納諫聽言不悞

官府皆法 高皇帝聖訓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以山東巡撫王在晉題海運六十萬石久  
其年欲留解部銀夫京運急需惟羊糧可以通融今來省報  
倉穀七十餘萬請以其半糶四十八年加派該五十四萬餘  
將二十萬餘漕海三十四萬餘收糶為明歲備度為兩便伏  
乞

已酉祭太社太稷遣恭順侯吳汝胤

署工部刑部尚書黃克纘請發帑二百萬作皇極殿從之  
命史繼偕沈淮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起沐國祚南京禮部尚書

禮部右侍郎孫如游請立皇太子命侯釋服兵科給事中  
楊連復言之報聞

禮部言十一日萬壽節宜免賀儀之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劾御史劉廷元往者招呼邪類日事驅  
除巡撫徐兆魁撫楚不職俱當斥工部兆魁下廷元却議  
須論定

專督運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庶議去歲海運初開我不能濟  
今春贊理回時奉天津道臣賈之鳳力闢北岸較南岸可以  
三運而又省各島風礁之險然海止七八月可行今止一月

半年為時幾何今回空漕舟不下三百山海關積糧四十萬  
石自南海口可徑達蓋督督臣留淮缸十餘試之便臣以沙  
缸五十餘艘督督臣南海口用之北道一閉則開糧可達之借  
庫金百萬給臣為運糧天津召買料豆之費  
庚戌賜宗藩金幣福王潞王各加三百金絲羅十雙紗十  
匹紗二萬貫

賚遼東鎮守總兵李光榮兵備道王化貞等金幣有差  
廷試數貢生

吏部請先補選言註誤臣徐侯探訪狀之

那元標為大理寺卿李果廷為光祿寺少卿馮從吾為尚書  
司卿劉光復為光祿寺丞

前湖廣右叅議朱一柱為太僕寺少卿補前太僕寺少卿周  
曰厚添註

陝西右布政畢自嚴為太僕寺卿福建左布政畢懋良為太  
常寺少卿河南右布政王志遠改廣東左布政馮履寺丞展  
自重為左少卿

林軒補翰林編修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工部尚書當慎閣臣梁燾天啓由中使

傳宣至假威竊勢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不可抑乳由是階  
 願自今者意務發閱臣隨覽隨頌庶無假借之患曰留中當  
 防夫臣子目而奏外惟憑章疎以上達奈何同一政事或此  
 報彼遺願自今條奏務勤已夜隨覽隨發庶無隔碍之患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上慎初三要略曰 陛下新以用人發  
 帑撤稅可謂有初矣顧天下鼓舞若更生者此初而 陛下  
 朝乾夕惕歷百年如一日者亦在此初何以慎之 明主求  
 賢必期得用言者使盡其言官守者勿奪其守若廉以爵  
 祿繫其手足忠賢嘆展布之難而說說求容又乘君心之愛  
 憎以營其私闕門謂何誠惕然於後入粟征非易而恩慝厥  
 初則信任委矣君之施澤如水之沃物一息不灌遂成枯槁  
 別遠左索賦正急今日所發幾何將無又虞其窮宜而金花  
 不盡之餘省四庫無益之積更有不足佐以帑金務令夫卒  
 沾恩誓戒此魁不然放財謂何誠惕然於國家財本無內  
 外而思慎其初則行仁更矣二十年來海內之苦權征如在  
 湯火 陛下首撤稅使何異移炎熱於清涼痛思 先帝仁  
 明皆緣道自宵小貽禍人國往者勿論矣俟其赴闕即有隨  
 進金錢並宜勅發助餉至慮及於積習習巧之難防而

則斥遠婁佞尤要之要矣 上覽之大怒  
 戶科給事中王繼曾上言 先帝遺詔以親賢納諫望 陛  
 下臣願 陛下將親賢納諫大書座右臨御不輟朝宰相  
 側謀官不停疎用人行政規茹數日舉動臣愚幸甚 不報  
 戶部言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九邊至則舊約共三  
 百八九十萬而在文武俸祿庫局等項約四十萬不與焉自  
 建 發難兵馬錢糧俱出創設加派原非得已但外解不之  
 諒任意遲緩而分月者又不諒任意圖便臣部不得已具題  
 會議而加派一百萬為兵部安家馮價又二十萬為工部器  
 械則分用亦各有款矣今按四十六年四月至今年七月共  
 約連八百三萬八千有奇近據新餉司呈稱撥運兵十八萬  
 除本色外餉銀二百二十七萬有奇馬十萬匹除青草月分  
 外銀五十四萬連潘閣餉項兵除領舊項外補新餉銀三十  
 萬以上歲約三百二十一萬有奇各衙門公費庫糧工食約  
 一萬有奇各道駝運約費百萬有奇各道召買糧料六十萬  
 共歲用銀四百八十餘萬至於本色兵十八萬馬十萬共糧  
 二百五萬二千石即連左歲除本色外用銀幾五百萬內  
 召買及各鎮調兵行程鹽菜亦在此論計所出如此即歲得



加派金帛僅四百萬搜括已窮如省五應解新餉少解一分則悞餉一分不惟悞臣入悞遠也臣部會同督餉及經撫不得不敢核也 工是之

夜深星大如盞色青白自滕蛇入奎宿小星二從之

辛亥命遣尊生母 皇貴妃尊諡及祔葬

禮部言十一日萬壽節各筵表箋宜類收司禮監從之

御史王槐秀劾福建巡撫王士昌貪肆不檢宜罷斥不聽

御史張師孟劾延綏巡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湖廣巡撫徐兆

龜保奸養亂兵初尚書黃嘉善奏兵聚散有若觀鴻乞正其

罪罷二撫庶中外悚惕不報

鹿善繼補前戶部主事善繼前請金花銀五萬濟運疏

滿朝薦為南京刑部郎中鍾羽正為太僕寺少卿統紳為先

祿寺少卿

山西參政余自強為江西按察使貴州布政司知事劉文炳

為尚書司丞

壬子 大行皇帝陵曰定陵

方從哲上言 孝端皇后梓宮終引今先帝梓宮在曠 皇

后不宜先之請欽天監消吉奉 大行皇帝及 孝端皇后

梓宮同時發引仍先期速 聖母皇貴妃梓宮皆新陳然

須待 尊諡之後方可舉行伏之

甘肅巡撫右僉都御史杜承式保定巡撫右僉都御史韓浚

俱新推引疾去

御史郭如楚上言 聖明踐祚九嶽兩潤矣然有初鮮終今

古同戒 陛下神聖固非庶衆中主所望然使圖史時親經

筵時御章奏時下則無倦勤之漸起居必慎嗜欲必奮斧斤

必遠則無耗損之漸傳道不輕或福不借嗚笑不假則無壅

蔽之漸若補天浴日絕慙科謬則相臣諫臣最重一切資於

門戶皆當蕩除惟求獨主濟時無負君國是擇相之當亟者

諫官雖早與宰相等惟盟之幽獨同野漁群是主言所當亟

者也不報

御史張澄請責成言路略曰臣見臺省無事不多始以爭繼

以逐終以株連禍結已謀論不合輒棄機下石何操心至此

也臣有慨於中意刻寡之後不妨和平有一事於此我見為

可人見為不可必其見其不可堅而持之則爭何如暫置之

以俟自足有一人於此我見為賢人見為不肖必其見為不

肖強而持之則爭何如姑需之以俟論平如前此次王樹功

李三才初何嘗不是但來勝之通至於不能各人復至於不能自容則何益之有 上是之

癸丑諭閣臣以周朝瑞慎初三要停止金花銀兩擾攘外方從舊跡秋不聽

談遷曰 自皇始開言路又在停諫閣臣金花銀兩恐省闈未必 負皇意也內廷沿習非一日所當便方踐祚

不及深察耳

御史黃考士上言除孝思攝聖躬備輔導勤政事起廢才振吏治謹闈寺廢武檢務都繪圖邊防不報

御史孫榮都上言天下不過八與法而已如連弟初起用楊

錫李如柏非為戰也鄭之范一察處縣令耳黃緣入連聞其以虐修鴈年致養性翰情於歌問原為陷別國籍在而空時

不問其才若何起之贊畫廉狗十餘萬一朝脫逃無異賊不乘此時大加懲剴洗精玩之人心何足曾耻除死子臣以為

刑賞懸涉可與天下共而必不可使借朝廷威福之權快其喜怒愛憎之私臣子類五可恐誣誤可原而必不可使貪橫

險誤之伎得遂其負冢是子之計 工不報 南京國子司業施鳳來翰林編修成基命為左中允編修李

光元為右中允兼編修

朝鮮國王李暉遣使奉表李春原賀 先帝壽節恭判金大得賀 千秋節其方物為匹仍受之

甲寅萬壽節命陽武侯薛濂武定侯郭如麒懷軍侯孫承裔撫軍侯朱國弼豐城侯李承祚豐潤伯曹以志東軍伯朱嗣

爵祭各陵都指揮李承恩祭 景皇帝園 吏部言剛本抗言得罪諸臣奉遺詔酌用政者郵錄全列名

具奏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姜應麟鄒德泳丁懋遜何士晉孫如法沈璟維子仁李瑄羅大鯨黃正賓李獻可舒弘緒張

棟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錢一本朱維京賈名儒王如堅陳尚恭涂杰王學曾薛致教張貞觀樊玉衡蔡道昭謝廷讚楊

天民 御史馮三元言永孝思善照養勤講學眾直言早諭教報聞連東早饑戶部尚書李汝華言臣部再加派每年共計止七

釐先因增兵加二釐今外解既稀遠餉難緩乞容臣咨各省五以四十七年准今年七釐及兵工二釐解其見徵者從之

王德完孟養浩楊東明並為太常寺少卿饒位為尚書司卿

史孟麟為南京祠祭主事劉元珍胡克儉何喬遠並為光祿

寺少卿

王紀為戶部尚書許弘綱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奏應奉為右僉都御史

前浙江道御史呂圖南為南京通政右叅議前程卿典史林材為尚賢司丞江西布政司簡較郭尚賢為南京兵部武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桑學夔復官前廣西道御史史瑒為太僕寺少卿

釋宗人元鈺

工科給事中李若璉言保聖躬定聖志間程建慎故

前陝西右布政李維楨為南京太常寺卿尚賢司丞汪元極改南京國子司業

故兵部主事王為倫為光祿寺少卿前陝西左叅政楊述程湖廣右布政蔡復一各補

山西故福山知縣朱國賢為工部都水主事工部屯田主事康有象刑部主事吳殿邦為通政左右叅議

南京鴻臚寺卿余政元改北乙卯方猷哲工言今日聞皇工召醫診脉哀毀之餘少加

明理日抵萬壽但十二日始御門視事明且常朝惟皇上

加意珍攝命御門如期常朝俟稍愈擇吉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廷稷兵柄至昌平逆七百人命訊領得袁大有仍補其類

四川左布政陳大道為順天府戶山西右布政閔志學為福建左布政

山西樓察副使柯象為尚賢司卿故吏科左給事中程紹為太常寺少卿前貴陽知府錢策為光祿寺少卿前尚賢司丞

張迎為少卿前工部都水主事黃龍光為尚賢少卿錦衣衛署衛事孫思恭言祖宗朝拔旗校十萬備法駕萬

曆初尚有二萬今止一萬有奇乞下部酌補命部議之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速來西平失事將官顧大訓宜蔡李國

樑宜贖從之丙辰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請金花銀仍儲太倉應勘諸臣楊

鎬李如柏等明正典刑不報雲南道御史張新詔劾文選郎中陸卿榮刑部主事徐大化

河南巡撫李養正言速陽城不宜獨一經略章下部丁巳吏部尚書周嘉謨申致周朝瑞不報

臨沁黃河清五日至辛酉日止

經略熊廷弼工言月餉所本色七之折色三之軍使會詳於  
銀

大學士方從哲候安

諭閣臣今早御門見有儀仗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會極門  
呵道聲命禁之

戊午御史史永安上言交濟之道人臣所自靖者有二曰嚴  
章奏之體寧爾毋繁寧顯毋隱如陳事違其事而止論人備  
其事而止俾萬幾之暇一覽無餘言路不永開乎曰夫獻替  
之說沈滌寸心滋培沆氣不備言則瓶河守當言則鯀可批

大抵言期於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於國是不必附清議至  
聖明在上枷下之戒宜靈其狀之益宜弘 上是之

諭內閣 皇長子幼弱明年先問講侍禫服後冊立方從哲  
言茲奉聖諭臣不勝驚愕致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

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才周歲未有年十六而名位  
未正教諭未行者况禫服之制在民間則二十七月在朝廷

則二十七月禮部擇九月九日其當先行無疑不報

白所知為太常寺少卿白瑜為光祿寺少卿王惟儉為執祿  
庶申兵科給事中魏應嘉言 先帝極恭宗顯皇帝履考恭

謹惟有漢晉恭帝南宋恭宗當所光景不甚明言以至神聖  
之 先帝凡為臣子宜何如贊頌乃草、舉事襲晚近之常  
稱比易名之次等臣竊媿之

經略熊廷弼移鎮瀋陽復至奏集

辛酉 上不豫免朝方從哲請慎起居平喜怒又乞 皇長

子移慈寧宮擇內侍謹厚者事之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  
侍姬八人 上疾始憊

兵科給事中屠禮科事楊連申明禮制曰朝廷嚴肅行會典  
關朝之法曰君臣接見復午朝御門之儀曰諸臣經揆奏劾

宜核如風聞誣指不妨昭雪或處或去毋概勉留曰章疏入  
告務情曉暢言簡意盡不必累牘射覆積厭成玩不報

陳邦燾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趙彥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呂兆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徐養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周懋相為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李養正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清

運

張輔之為南京大理寺卿洪文衡補大理寺右少卿前尚寶  
司卿許維新為南京兵部職方司外郎

壬戌禮部右侍郎孫如游擢大行尊道神宗範天合道哲  
肅敬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報可

方從哲以進封鄭貴妃之首請赦內閣謂事出別開例無可  
據行之於今日不無越禮命之於先帝疑於失臣自奉  
命之始尊藏閣中不必傳外庶朝廷無喻制之嫌臣下無顯  
悖之跡

前新興典史徐喬遷為光祿寺丞前餘干典史姜應麟為太  
僕寺少卿前青陽通判夏燠為南京工部主事故山西道御  
史陳可立為尚書司丞

成周公朱純臣而學侯采光夏罷金吾先是萬曆乙卯選政  
考選報竣聞 府僉書朱純臣采光夏錦衣衛僉書陳胤微  
李如楨南鎮撫司楊宗吾北鎮撫司理刑于戶陸遠糾劾五  
載不下以黃克蠟申奏伏乞

楊鎬李如柏論死

癸亥命前禮部左侍郎何宗彥禮部右侍郎劉一燝韓爌並  
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丑文淵閣  
范世濟李奇珍為吏戶科都給事中楊道賢吏科薛鳳翔戶  
科淳錫珪禮科楊連忠兵科魏應嘉刑科蔡思克工科並左給

事中幸若夫科缺開科戶科用奉令禮科曹汝召兵科恭謹  
貢刑科惠世揚並給事中

臧育勸為戶部右侍郎喬應甲為南京太常寺少卿前文選  
部中楊材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柱赴王霖戶部主事  
朱燮元為四川左布政使

甲子工 大行皇后尊諡為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徽天祿聖  
顯皇后 皇貴妃為孝靖溫慈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  
方從哲薦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入直  
命建 瑞玉 惠王 桂王府第

頒詔朝鮮

趙治械甲

遣郵刑官分往京省

孫如游為禮部尚書衛一鳳為南京兵部尚書何熊祥為南  
京右都御史

御史馮三元請預備經略曰今之遼東天下視以安危羽檄  
徹兵飛帛輓象水陸無輸調募並用悉為遼也歲中財費幾  
何士馬物故幾何進守僅一瀋陽而屯堡之侵克不與焉如  
此用兵不不數年清以自煎此三策之計也兵貴善用謀耳

其引候似亦操擊之末乞急簡才臣數人一旦有志可以取  
皆左右也

乙丑 工諭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封皇后即誼

命朱國祚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以舊講臣  
特徵入

諭內閣加恩官察示部以名工

庶吉士李孫宸為編修

免承順宣大山西道賦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前失事總兵麻承恩限納馬八百匹某  
千人劉孔胤納馬五百匹募八百人到總兵郭有光募五百

人俱赴運贖罪限兩月報工否則謀碎仗之  
總督兩廣許弘綱奏工官岑茂仁逆狀去年七月殺工林縣

土官黃德敷乞置諭茂仁獻其印謀刑百且征之第下兵劫  
丙寅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請暫停浙直織造三運上命續辦

巡撫浙江御史彭綱化請緩之不許  
建 倭蒲河經略熊廷弼往獲旅犯潘陽以川將周世祿往

督諸將策應敵退此灰山攻之不出後仁日從石碑山塔觀

引去已姬宗文希合殿抵紛然之論遂起廷弼在遠詰戎國  
圍瑛種為之色起廷弼再入皆不得逞其所措置猶有方略  
可觀餘人不能及也

丁卯命 瑞王國漢中 惠王國荊州 桂王國衡州而荆

州初封連王有屬千餘人議者紛焉

先是永平道叅政袁應泰言本屬解京錢糧如紅棗稻及棗  
紙柴炭天胖祺等項最為民病指勅柳沮萬曆四十五年始

解役折戶計代題改解遂免賠累除可徵而行也至是巡按  
真隸御史王象恒引稻皮之例凡該納內監錢糧俱戶部轉

發 工不報

遼東巡撫周永春請撫賞初萬曆四十二年虎墩免慈聚衆  
挾賞邊臣議歲加三萬金即在運餉內給之四十七年如類

今年春賞萬六千金七月索秋賞又賞萬八千金秋永春乞  
新全給命謀之

太常寺少卿姬宗文請葬如禮許之

戊辰遣太常寺少卿祭先臣姬廣孝于謙遺順天戶祭宋臣  
文天祥

方從哲請工 瑞懿溫惠元妃郭氏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

氏徽號

颶風壞登萊<sup>清北</sup>餘艘溺米三萬九千餘石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以速來巡撫周永春宅憂意欲道臣袁應恭自代初其私不報

已已兵科給事中楊遵<sup>上言</sup>聖躬違和之跡保攝萬世之法太監崔文昇知醫不宜妄試皇工艱、宸痛精神耗瘁

法宜清補文昇校劑相反遂令一聖體如此然則外聞沫言曰與后無節侍御盡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耳如

洪有心側鑽粉不從賄或共無心軍堪再悞皇上何尚置賊臣於肘腋間哉并祈皇上帝皇長子同象子承期於

前以發天性之和如此自復勿藥之慶矣又都督俞第漸養性疎懇天恩收回成命誠善其保全先帝之殊眷於無

已也 上是之從養性所請禮部言先帝山陵臣右侍郎孫如游工部左侍郎王永光

奉命同內監王秉乾巡視工科右給事中惠世揚御史薛貞欽天監正楊汝常五官正劉文煥等請定陵已祔常以今

歲年神方向利整臣等以定陵規制就緒據實申奏伏乞禮部言聖母欣遷附茲欽天監擇今日甲戌日 上命工

部左侍郎王永光往

庶平禮部言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前附妃園則奉先帝聖諭令察墳園規模忌難附葬合議之

重而巡撫沈做<sup>上言</sup>重南首金隆慶前頓止二千隆慶四年命增之以梅棧之奏而止萬曆十年增千金亦以守臣之

言而止惟皇上立沛德旨盡行蠲免或解原額二千以扶危疆救之

首銀定互奉合款千研祀甘肅副總兵薛永春等擊之斬七十餘級

御史王女<sup>上言</sup>養身六要曰養心曰養氣曰守中曰慎獨曰主敬曰主靜報聞

諭<sup>部</sup>釋經繫恭順侯吳汝權祭夕月煙通改使延思仁分獻陪祭止六人

於是侍班御史張潑等言其怠玩今後預祭宜恪恭從之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同知經筵日講制誥及看詳章奏

南京少庶事兼侍讀學士李騰芳為禮部右侍郎協理庶事府同教習庶吉士南京國子祭酒孟時芳為少庶事兼侍讀

學士協理庶事府同侍郎東漢蔡齊右庶子張象坤為少

考事其侍請學士

召諸臣於寢殿初諸臣候安禮初奏丹封選侍李氏之期已擇九月六日昨臣而承天語自當速行豈敢他議第首奉聖諭工 考瑞皇后 考靖皇后尊禮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尊禮論先後次序俟各典舉後及於選侍止元良重記聖諭詳、似可轉移於先後之間矣

辛未召勳臣九卿科道諭曰朕自 來宮胃寒未痊節過大夜悲傷勞苦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爾大臣母德小臣之言諭獲推卸錄請侍書等官大學士方從哲等揭具侍班官

范謙李廷機曾朝節葉向高范醇故周應賓唐大猷劉一燝韓曠請讀官厚文獻焦珌郭德溥郭正域全元叙蕭雲舉方從哲朱宗道吳道南劉曰寧馮有經董其昌黃輝楊道甯黃汝良莊天合王圖趙師聖張邦紀公孫鑾三並薛三省楊守勤侍書官范可掇茅閏詩羅萬英鄭崇光

諭聞 定陵舊制完美其郭元妃園陵以陰陽忌諱宜俟再卜從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請增戍鎮江言連東經略熊廷弼咨稱鎮江外毗朝鮮內防寬緩甲午鳳凰水陸之要宜防守自鎮

江至連陽四百餘里宜設一道臣區之於額兵十八萬分二萬聽其統練臣謹以聞

巡檢雲南御史潘振平土司之檢

戶部請增山東司郎中一員理新餉命補主事楊嗣昌

諭選侍李氏封 皇貴妃

刑部奏熱審矜疑改戍七十六人恩赦五百四十一人 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請蠲浙直改價羨餘言貴長陵價舊制每區三金此正額也借名羨餘奸人每扣四錢工料豈能如故應移咨浙江福建應天鳳陽各撫檢覈蠲羨餘不許

奉西陽土官丹墮龍新衍命即發兵援遠前墮龍以四千人援遠至夷陵以疾還四川巡撫饒景暉勦之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冉天胤雷安民先後出關兵三千六百人其子師行不獲難掩其功第兵數多進宜速奪墮龍指揮會事仍勒限補發赴遠 上從之

右諭德黃侍請張禹請也田略曰賑恤之法莫大於墾荒田而廣屯種 皇工貳捐款十萬金賑畿南八郡而勸之耕又捐款十萬金給軍前河而勸之耕彼小民誰不各殫力於南畝不洋時而亦黍成無人一可飽此遠左特久用共之長



策也

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請中憲貪酷略曰近年法度陵夷貪  
穢接踵此其病在藉口憚才耳夫有才而戕民黨國又何利  
於若才而用之如斯之范作令貪甚以小才逐及寬政迨守  
關原復私放軍士致陷重城人顧惜之曰使可改圖惟見失  
節之婦晚以清白自見哉且今之求多者大約御科載首耳  
中料監司已為之地不便聞於直指即賄私狼顧恐難得騰  
入多方為之解曰甲科也有才也僅降調不二三年儼然  
復其故物彼何憚而不忠肆哉今後御史恭貪酷吏下臣科

抄參天部行巡按御史坏之報可

呂邦耀為通政右叅議前河南按察副使趙拱極為南京太  
僕少卿並添註前太常寺少卿欽庭相補南京前廣西右叅  
議何士晉為尚寶少卿故河南道御史斯德泳為尚寶少卿  
添註起丁懋 南京太僕寺少卿

鄭以偉為左庶子署左春坊尋進少詹事教習庶吉士

壬申 工召英國公張惟賢及大學士方從哲劄一摺韓爌  
吏部尚書周嘉謨禮部尚書孫如游戶部尚書李汝華兵部  
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工部侍郎

王永光天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顧愷等八清乾  
宮候御榻前 上披赭袍馮几溫諭良久坊臣復問 東宮  
起居 工召 東宮指示坊臣稱賀而退

遼東大旱饑御史左光斗上言宜如餉臣之所發花布截漕  
二十萬石以濟之庶可極急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請誅李如柏如柏并判經略熊廷弼擁  
兵十餘萬不能斬賊擒王上功莫府而殃民處地不為建  
所笑我

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瑋請緩封選侍俟各六禮竣後不報

巡按五部御史王象恒請核邊儲巡按五部監察也田御史  
蕭敬中請墾荒田下戶部

癸酉諭王才人附葬陵園

群臣候安於保軍門

命保定侯梁世勳祭歷代帝王廟

監生王應選請修大統曆前欽天監占驗不符 先帝諭禮

部求善曆者故應選及之

土星犯井宿東第二星

諭進文武職名

遇按雲南御史潘濂請加履江土知府木增三品服俸之  
 甲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進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賜金百坐蟒衣一從哲疏辭不下  
 上大漸有內臣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蘇思善門已召英國  
 公張惟賢輔臣方從哲到一噪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  
 如游黃嘉善黃克縉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選  
 御史顧慥問安訖 上培多氣逆諭丹之選侍等事請臣以  
 東宮對 上因顧 皇長子命從哲等輔導為先帝之君  
 又語及尋宮從哲等以 先帝山陵對 上自指曰是朕考  
 從哲等俱曰 聖壽無疆何慮為 上趣之因問鴻臚官藥  
 安在從哲云未宜輕信不聽請臣退可灼至珍視其言狀  
 上悅命進藥從哲復出與御醫議之未決則一噪曰吾卿兩  
 人用此藥其一即愈孫如游難之請臣方相視囁嚅隨呼乳  
 媪至趣和藥請臣同入 上服訖喜曰忠臣忠臣請臣出宮  
 門少頃聞聖意暢適思食各惟懼而退可灼及御醫留宮門  
 未刻可灼出輔臣問之云 上恐藥力少欲再進請臣言不  
 宜驟而趣之急因再進請臣問之云平善如初  
 九月多朔朔刻 上崩於乾清宮方品廷臣患趨候不及待矣

戊寅頒遺詔命 皇長子嗣皇帝位 上在位十月年三十  
 九載元祚元年九月 葬 慶陵  
 葉向高曰自古帝王仁心仁聞洽於天下未有不須久道  
 而獲成者必後世仁聖人言之矣乃 光宗貞皇帝在位  
 僅三旬升遐之日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何 聖化之  
 神感乎若是速也蓋 帝睿質夙成蚤親師傅養德青宮  
 已洞悉四海之艱難故常 神皇宴駕時遺詔未頒德音  
 遽播大賢初嗣仁政沛施捐朽索而九塞飽騰孤豕而  
 萬屋摧動改地廣股肱之助諫垣充耳目之司黃髮並升  
 於公庭白駒不濡於聖谷至於虛懷延極一月而三召臣  
 工銳意圖我決旬而兩竭稅額德意獨斷災理莫施其功  
 威權自攬奮御不然其柄繫威矣乃其尤難者以何思何  
 慮之天虞若危若疑之地冲齡出講已歷艱辛而容色溫  
 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菴枯之形若弗知也者外庭有羽  
 翼之狀若弗聞也者即丹立尋常事耳時而察行時而天  
 汗大臣去小臣隨宜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愛、  
 無慄、潛之又潛巧問者不能窺善護者不能中 福藩  
 就國勸哭抱持張差務難 帝侍 神皇左右親傳德音

疏論百官群策逆息所全貴多登極後即違遺命進封皇  
貴地廷臣力爭竟不忍奪以感嘆哀請而後止毫不芥蒂  
於前事也此功廣矣大孝何以加哉以海之孝擴充之仁  
然則帝之所以感動天心又自有在而非僅、更張注  
措之跡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令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  
神皇即不豫何難四十日也便帝之出震未及而  
幹盡莫施天下之事將不可知則我國象無禮之詐皆  
帝四十日之所延與

談遷曰 仁宗監國二十一年讓政神皇 光宗青宮十

九年雖履祥疑而神祖懸注深為宗社慮固無俟商山  
之羽翮而今猶以臆見窺獨不覩德官調拜之序慈寧  
宮執手之情乎聖性惻惻即位之始曲遠道官而遂回於  
青妃之丹玄繼立之善其誰曰不然聞在儲養嬭御稀少  
又震索受代乾飛下墮內廷無軒龍之席涼閣多慘思之  
容而一再臨朝天地摧裂 仁宗趨為於前而帝又加  
還哀我人斯莫不涕慟究其所自或有微端 仁宗之疾  
甯有虛喘 光宗繼極之時萬靈呵護藥石未聞改日改  
旬而雲天之頌冠薜英夫矣則誰為之耶天未厭禍大喪

三見求之往勝亦不慮違內成之注外臣往、至失聲感  
德悲過傷哉蓋難言之也或曰 帝而少延衡量人物高  
下在心党事且立解洛蜀之爭玄黃之戰氣運繫焉即  
帝之懿德不能以磐石之基格漏刻之點也

國權

隨官談遷橋木著

熹宗遠天閣道教李篤文章文憲武靖務莊勤愷皇帝御諱由

萬曆乙巳十一月十四日戌時生母才人王氏 光宗皇帝

之長子是歲庚申年十五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

九月亥朔文武諸臣入臨乾清宮請見 皇長子未出兵科都

給事中楊逵排闥入內臣呵之逵厲聲曰官車裏駕正臣子

入臨之會誰敢廷辱 天子從官者手披之良久 皇長子

出大學士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左右之吏部尚書周嘉謨

請御文華殿擁立文華殿叩慰畢請登位俟禮部儀注工司

禮監大監盧受已老王妾亦 先帝青宮舊閣后中柄事堵

臣議 工暫駐慈慶宮大臣自英公以下日二人保五

命賜李可灼金五十幣二

丁丑御史茹如夔言舉動不可不慎如選侍李氏舊愛選封

臣子似宜將順而 神宗皇帝之山陵未窆 大行皇帝之

梓宮初窆 殿下將登大賢大典業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

何得獨急三日請遣詔日慈掖宣大臣尚儕、執事西班則

僅、教人請臣怠慢答無可錄亦當市者同章違滯致之三

日成服由演連辰吉無贊禮之聲初詢其故閣臣等內殿禮

畢已久而思善門橋南伏侍茫然大臣塞選巖前即當先入

行禮出外領班若謂內外各成服是共天朝而二之也且九

卿詞林科道多繫禁近侍從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

中使續出我不得終事矣又欽省訪臣及於李可灼進禁不

致白雲遞升可灼當席崇待罪而惶、金幣漫施如此可令

衆庶見乎種、外猶往不可諫來猶可進願二三大臣加之

意耳

御史王女舜言李可灼紅鉛之罪及譔薦輕賞者命奪歲俸

御史茹宗周劾崔文昇包藏禍心乞下法司嚴鞠命司禮監

覈工降內官監奉御

戊寅御史左光斗請薦清宮禁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

之有皇極殿也 祖宗以來惟皇帝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

得共之其餘妃嬪雖次進御遇有大坎即移置別殿今大行

宥天選侍李氏非嬪非生儀居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

得守几運行大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帝無脫簪鷄

鳴之德待 殿下又無撫摩有養之恩此豈可以託聖躬者

及今不早決將借柩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  
今矣乞收回遺命速移置<sup>別殿</sup>殿守喪次而成火禮天詔尚  
書周嘉謨等亦以為言曰 殿下年於方茂婚禮未成而欲  
肩粉黛時混目前臣等望 殿下為宗社自愛命李氏立彼  
仁智後殿已諭名封事既云尊卑難稱下禮却再議  
已邛建<sup>陽</sup>十三山寨是山下三萬人山險上有小城建  
先後來攻俱不下遂絕要害今自困至是夜破之固守八  
月外無救援可歎也

科給事中暴謙言大寶將登工有百靈呵護下有群工  
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祿為乎閔李氏非志  
誠愛國者宮闈之秘不敢妄疑而揭帖喧傳慮心臣測萬一  
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事屬可已從之  
錢謙益曰 先帝之長主操心慮患猶不免入斯李之教  
中况子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群閹連  
結豈第一忠賢者議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彼懷婦人之  
仁憫惜選侍于踉蹌出宮之頃斯已非矣漢時欲窮治趙  
昭儀議即耿育以為不當復較省內暴露慈私宮使誘謀  
上及小陵自古事閹宮禁愛國奉公之臣勅而禍從扶持

國權

和說者往：竊疑所係附長厚勅以離間奸特其詞章則  
為撒蕪不幸則為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不怡  
翼儲為沽名天啟之初日移宮為生事壞天儒臣異。同  
咏此可為太忍者也  
談遠曰選侍侍 先帝於乾清宮非禍處也不幸與章日  
徙而避之第事須奉命何敢遽移彼婦人見淺未即以是  
為請耳訪臣之謀甚嚴動引武后為言豈其倫哉物論之  
所以塔致也

御史鄭宗周劾在文昇之罪言臣非謂林一文昇遂是以仲  
國憲而懲逆節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尚然不問將奸人  
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命請奉御閣位  
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珪以 殿下正位即 先帝之年當議  
改元月朝謂明年正月朔為 殿下紀元之始今年八月朔  
至十二月朔宜借之 先帝稱泰昌元年朔史黃士考曰泰  
秋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解者曰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  
故不書一年一月也若中歲改元使人君不得單其數嗣君  
不得正其初於義為不經 先帝即位一月善改不勝書未  
及改元脩史誰能隱之臣子乃於後改之是以過舉遺 先

帝耳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言今距登極止一日矣恭昇之號一年  
 再見古事不載唐德宗改元元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  
 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順宗  
 即位隔年改元永貞八月疾讓德太子明年為憲宗元和元  
 年然則史稱德宗二十六年蓋合永貞一年而永貞亦借貞  
 元之二十一年父子共為一年此其最較者若今日之謀  
 萬曆自四十八年泰昌繫以元年但史自八月一日前仍書  
 萬曆自八月一日後至十二月則書泰昌並行不悖古今通  
 行泰昌之於萬曆猶天祚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規則存  
 之天祚獨忍於其規則削之是臨 皇上於不孝也即不忍  
 於祖而於其父猶之不孝也忍於全泰昌之孝而不忍所以  
 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  
 內監劉進盧國相李進忠進忠江昇鄭德山王承福劉尚  
 禮盜乾濟賈賢  
 御史馮三元言李可灼宜賞則不必罰既罰則必不賞今初  
 嘗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奪賞臣賊臣楊、猶駕言於 先帝  
 不可救之疾而逃其罪與之謀也教日之間作此舉動大駭

人心如可灼重則當斬輕則當寬僅得保以今天下諸侯  
 世子

庶辰 工即皇帝位於皇極殿詔以明年為天啟元年大赦  
 天下

辛巳 諭德張禹工十事養身養性勤學狀天法祖親賢相

諫信令恤民持體 工長之

壬午工科右給事中惠世揚劾方從哲十罪獨相七年妨賢  
 妬能罪一驕褻止禮失儀哭臨罪二提擊弄官庇獲黨奸罪  
 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故人蔑視憲典罪五沮抑

官僚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極臣罪七兩工催督致  
 喪全師罪八徇情罔工賜銜貽羞罪九代營諸稅索圍殃民

罪十徇斯青妃無君者一李選侍為斯氏私人覆色截劉且  
 賣緣近幸欺抗 聖母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受其美珠必

以封貴妃無君者二崔文昇輕於用藥代擬脫罪無君者三  
 工以輕詆責之

癸未御史張潑言連日以來所獲大瑞半斯青妃之私人不  
 則李選侍之近侍也中外謂選侍素仇於 聖母 先帝誤

藉付托為冊封之地深望編布臺諫始不得不慎厥言事矣

丁亥一上 孝端皇后尊道曰孝端自恪莊惠仁明號天孫  
聖顯皇后 上 皇祖妣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曰孝靖溫  
懿故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頒詔天下

禮和上言帝統必不可遺世系必不零紊 先帝升遐之日  
猶存為曆庚申之年而明歲庚元之期即為天啟辛酉之始  
似子萬曆之後天啟繼之而恭昌年號虛而無寄矣然 神  
宗之統則傳之 先帝也 皇上之統則受之 先帝也上  
尊謹則有廟號增錄則有徽稱倘非繫以恭昌則繼萬曆  
而闕天啟者為之誰手會議與臣和符合者十后八九伏乞

聖斷初天下自八月始至十二月終俱為恭昌元年伏乞

折直織造太監呂晉刊疾命太監李曾代之

速來總兵李如柏聞速自經李如楨下刑部獄

戊子刑部尚書黃克縉言近侍曹應魁奏和春女同心履刺

遊等進 先帝五百金求封 皇上與之看管禁路官關事

秘臣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不為財利動心臣民所

共仰也其以 皇上命李氏有視蓋因生男女數胎又生第

四 皇子 先帝與閣部諸臣言之如曰遊銀則其事影響

况彩之章奏使 先帝有不自之疑哉又王才人誕育 聖

躬全陳提王昇事認皇親外人難以履度常 聖母未崩時  
豈不與 皇上言之若以母家至親使他人身事需者恐人  
子之心有所不安也

戊戌御史賈繼孫上書輔臣曰新君御極之初首勅 皇上  
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裡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  
事其慘罔光景傳聞紛、職不忍言昔 故皇帝之於昭德  
宮萬貴妃也人言噴、而付之不聞我 先帝之於斯貴妃  
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但為念 皇祖渙然冰釋何不  
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乎

己亥昧爽赤氣映天如赭良久始散

御史左光斗言初一日公孫肅清宮禁初三日移宮初六日

登極駕還乾清宮 皇上既已還宮則選侍移宮之後自當

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官禁不妄亦非臣等

建言之初心也

給事中魏應嘉劾熊廷弼之罪命罷廷弼懇勅

辛丑瑜內閣 朕昔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

毆 聖母或疾崩逝使 朕有免難仰 皇考疾篤大臣問

安選侍威挾 朕躬使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 朕至今尚

令著報因進委惡者居憲度官李氏又令李進忠劉進等傳  
每日章奏先奏戎方與 朕覽仍即日要奏恭德政 朕思

祖宗家法其嚴未有此制 朕今奉李氏嚴警官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皆盜厚明確自干憲

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

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十月未末應恭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經吳連東應恭

受事極意振作撫順則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石世功

童仲樸等統兵五萬以和慎言高出監其軍清河則總兵侯

世祿梁仲善姜弼等統兵三萬以牛維燧監軍寬頗則總兵

劉光祚統兵二萬以胡嘉棟監軍遼陽則總兵劉孔胤統兵

一萬滿陽清河亦各屯兵一萬奉集堡七千以總兵初衷忠

統之經制頗密但廷弼號令嚴明降夷分配有法犯則必誅

應恭仁柔納賀世賢用夷之說聚降夷城中多縱肆連民苦

之

丁巳南京御史李希孔上言崔文昇以用藥致 先帝殞所

夫以洞馮之藥燥虛怯之證其為故不為誤又復何疑 皇

仁秀治天下不以明江典刑豈中消有孤免之情復此奸賊

折獄法有枝葉之志滿此大辟嚴備 皇上勅法司明正其  
罪而亂賊亦知儆於萬一矣

戊午工 大行皇帝尊諡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

淵仁懿孝貞皇帝

庶中命禮部尚書孫如游為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癸亥雷

甲子御史曹維春與仲田珍以孫如游中書突傳非故事也

乞收回成命不聽

崔景榮為兵部尚書

丁卯歲驚蟄定

孫慎行為南京禮部尚書

旌南城人吳煥五世同居

己巳工 恭濟瑞德溫惠和元妃尊諡曰 孝元宣懿慈惠

莊仁今天形聖貞皇后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尊諡曰

孝和恭獻溫穆淑光昭天鞠聖皇太后

辛未命編修劉鴻訓給事中張國祥使朝鮮

十月壬午內犯王永福劉進忠鄭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進命棄

市盧國相趙進忠成邊



辛巳有彗二長彗天見於東北方

癸未福建布政司火

巳丑夜子刻月食

庶子有覓一見於西北方

仁甲辰朔諭 皇考傳諭王昇原繫皇親陳槐等仍議罪

丙午諭選婚京畿命太監王之元南京淮鳳徐州河南命太

監劉克放楊舜臣北直山東命太監李實馬盤

南京御史王允成上言保身保治之要慎防乾壯維城慎內

治謹乘撥杜旁落嚴加覆防庶耻株祥臣戒倦心 上是之

丁未夜西北赤氣如火

庚戌諭朝臣九月朔 皇考宥天廷臣失臨請朝選侍阻

朕於暖閣豎出閣又使李進忠請回者再 朕至乾清宮選

忠又牽衣不放若非司禮請前 朕又不能出見大臣矣

朕親 皇考入殯又阻 朕於暖閣司禮三請乃出初三日

朕朝見選侍畢恭謁梓宮於仁智殿又欲 朕再朝方許

回宮扈從廷臣皆所親見明是威快 朕躬無恙聽政之

意 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凌虐更甚 朕晝夜涕泣

皇考自知其悞身來勸 朕朕常秘諭閣臣若避宮不早

朕亦不知如何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封

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優厚款遊 皇考之遺

意

壬子御史王業浩上言恭讀 聖諭情詞微有可酌夫一選

侍也昔為寵嬖今予為婦人耳當噉鴛宮之一炬而已堪憐

矣而舉朝尚有頃言願 陛下靜思者一祈云派與照管併

毆崩等語天下後世不察則 先帝御象之威德不無少損

且曉人何必至此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 聖母為生 聖

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閨之細橫來批視之尤在選侍則死

有餘事在 聖母則生豈姑寵願 皇上斟酌者三跡入留

孫慎行為禮部尚書

戊子刑部尚書黃元纘上言臣聞王永福有戎四人乞恩宥

因是日盜竄八人監故二人論斬三人乞淨軍四人亦可以

正法矣臣疎明言選侍樣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亦足

以蓋其失必欲邀恩於 皇上者推 先帝之道愛父子之

聞人所難言而深言之則不能無罪耳

周應眉為南京禮部尚書命於事中繼宗文往遠來勸維其

刑部判度買

鄒元標為刑部右侍郎

崔文昇成孝陵

雲龍州平反進志既裁其重而愈猖縱伍州官殺掠止笑將  
勅之進志急從間道走龍尾關守臣誘入擒之散其黨數百  
人釋理其地定賦稅

壬戌御史焦源濟上言 先帝御極之初遂傳 皇祖封后  
之命及不可得而治畧進矣張差之棍不靈則後以履色之  
勳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  
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 皇上獨不動念乎

國權

辛酉天啟元年

隨官談遷瑞木著

正月朔朔大風雪諭孫如游出視事

丙子進謚先臣兵部尚書伍文定志展南京刑部右侍郎吳  
惲文莊右僉都御史兼務端毅楊繼宗貢肅石城所吏目鄒  
智忠介大理寺卿陳恪簡肅尚書司少卿孟秋清憲御史劉  
臺教思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憲吏部左侍郎張元禎文裕左  
諭德張元忭文恭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思太常寺少卿  
魏良弼忠簡吏部右侍郎趙用賢文毅刑部右侍郎張紳忠  
簡右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慈南京兵部右侍郎李威春恭貞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濟禮部右侍郎唐文獻文恪戶部右侍  
郎張養蒙教敏兵部左侍郎許孚遠恭簡戶部主事周天佐  
忠愍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錦衣衛經歷沈練忠愍南京  
吏部尚書魯同亨恭瑞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五官監候楊  
源忠懷兵部右侍郎魏允貞介肅戶部左侍郎郭惟賢恭定  
左都御史溫純恭毅兵部尚書王選恭肅工部左侍郎王汝  
訓恭介吏部尚書蔡國珍恭濟禮部尚書馮琦文敏兵部尚

書李化龍襄毅夫都尚書孫王揚恭介禮部右侍郎劉日昇  
文簡郭正域文毅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瑞惠吏部尚書畢懋  
恭介刑部尚書趙參魯瑞簡王之階瑞襄兵部尚書張佳胤  
襄憲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恭積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瑞琦脩江西副使李夢陽景文陝西右叅議賀  
欽恭靖右副都御史姜洪崧介武選郎中黃華忠裕南京吏  
部尚書汪宗伊恭惠戶部尚書林洋恭清吏部右侍郎楊起  
元文懿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右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脩撰楊慎文憲吏部尚書裴應章恭坊吏部右侍郎歐陽文  
定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南京  
刑部右侍郎沈節甫瑞琦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任介祭酒  
傅斯德文恪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南京吏部郎中莊景文  
節刑部左侍郎王宗沐襄裕右金都御史張允濟介積刑部  
右侍郎李崇恭懿戶部左侍郎董堯封恭敬湖廣按察司金  
事馮應京恭節禮部右侍郎教文碩文積

天下播厚之器召對之典不可須臾待也。聖祖培養人才  
半為四明東林所耗。今其波少息矣。及今共養和平之福。莫  
生枝節。其分吟賦也。  
己卯諭發帑五十萬濟遼餉。  
癸未御史馬逢昇以楊連珠移宮始末而去。功罪未明。因曰  
先帝疾章而吉。選侍之封常。緩科臣李若璉也。先帝賓  
天而入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者。斬臣別一燦。英國公  
張惟賢也。工移宮。公跡者。周嘉謀張問達等也。工專跡者。左  
光斗也。工急移宮。以持柳極者。楊連珠也。其後相繼有跡。惠世  
楊等也。如以為功。則不獨一楊連珠。如以為罪。亦不獨一楊連  
珠。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瑞者。先作楚囚之泣。聖躬初甚。而獲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器。連當此。且止有決去。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豈徒訪戴盡欲。城隍  
臣不識。連何以得此於人哉。工以楊連忠。真朕所鑒。知  
暫准病告。  
丙戌給事中蔡思充。上言。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  
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楊。造錦綉。紀  
凌漢。莫比為甚。不斬李可灼。并罪所屬之人。於昭之靈。必有

除明矣

辛卯御史張慎言言張差擬擊青宮幸宗社有靈萬一中其副車將秦之何道 東宮告變此其何如囊棒乃方伏而票若尋常於是承風者遂以風期結案矣此一獄也若刊絕批根官聞骨肉之間大獄將與常祥張濟騰 神宗頃刻而御慈寧召百官張差於市焚屍劉於宮使羣臣不得時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俾我廟號 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奸謀者亦以明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案李倖必以考功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后手伏哲取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言張差一案近議紛、善慶骨肉之間者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常用已調停而遂殺棍擊之奸化為烏有謂發奸者差屬小人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祭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致露而必處於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倖禁錮又為甚者即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逆矣

大學士方從哲免  
二朝御朔去南遺臣阮世標阮洪來貢

於事中毛士龍上言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為奉朝之黨夫奉朝而可言宜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之開釁乎日後巧族夙今批鱗之立眾速變烟語言之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大受等天下知其功即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釋沒等級練以為罪式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甲辰御史方震孺上言登極一詔凡所建言諸臣用存恤朕業見天日而致憂 先帝竟龍馭之難追九廟有靈幸不危於青宮之擬而折肱無驗反速禍於肘腋之奸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為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歎天共憐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乙巳速來見日暈兩旁如月  
丙午御史賈繼春言具揭閣臣以榮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蓋念冲 聖御極之始慈祥當從折柳先防成福莫向中涓送却耳 上以符制 朕躬要名成罪責之  
御史張慎言上言常與湖海泣偶值選侍乾清 天子避席此時 宗廟之所也為重則 先帝之精履為聖所以有同柔謀楊逆炫光斗之既也於時即 神廟之鄭祀會其先猷

以美學矣而聞聞私聞冕旒快觀此時當守而慶 皇上之  
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凡建之羊象光景風聞懽然動念  
所以貢繼吞其揭於閣臣也

御史高弘圖上言楊漣曾繼吞同為耳目之臣當官禁充職  
之際決策於呼吸即繼吞未嘗不以速為功每選侍之說起  
於移宮之後固乾涸為至若所履仁壽亦處便之地不妨於  
有是移、而左右未先炎涼傳聞復有奸謀繼吞所以有委  
選侍之說即連亦未嘗以繼吞為非也乞初繼吞履任而連  
召選朝其選連益光矣 上責慎言弘圖借調解為名實皆  
公植當俱罰二年

辛亥御史方震儒請省議論一團不一未次則門戶之說來  
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然不當因不肯以及賢如清冽之葉  
茂才未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赴而星動挺之觀雲中馬孟禎  
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連之手邦華若節之鮑應鰲劉宗周  
有何罪而錮之於月耶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公道不彰祥發  
愈熾同官馬逢昂所以請會議已楊選之去既度察 聖躬  
乞早賜召對以釋群疑 上許之  
壬申夜四方黑雲風起而外有聲

丙子刑部會訊楊瑞李如柏論死

戊寅大風震御史魏光緒言 先帝以長君當立而無瑞燕  
啄 皇孫奸人構煽妖毒之多恨不從心橫擊之謀作矣王  
之果明白入告置之祭典李倅政正恭語勅令致仕陸大受  
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計處此忠義所以感  
憤不平也

丙戌封王昇新城伯祿千石

丁亥大學士孫如游罷進太子太保

癸巳孫璠為南京吏部尚書

丁酉昭和殿災

辛丑 上責曾繼吞以違忤逆輕汚 朕躬檢造等選侍  
雄經 皇八妹入升之飛輔臣申秋命刑籍  
三期外胡浙江巡按御史彭鯤化乞添中式三名

乙卯建 攻濡陽監軍高出屯黃山不進總兵尤世功賀世  
賢力禦之李永芳遣人遺書招降世賢斬於降工火其書持  
鐵簡樂南門外力疲退入敵從之城遂破總兵尤世功陳策  
董仲撥管糧同知陳輔光自在和州反展皆死之世賢從而

門進先三日未應恭檄各將將自應戰總兵某稱未萬良軍  
渾河外俱不戰獨四川石砬土官秦邦屏恭將張神武游擊  
周世祿等力戰共半濟河敗其白標黃標最後紫標益衆四  
面圍之川兵飢疲一千人無一免者總兵張名世成全在河  
南亦戰沒是役也敵兵亦為奪氣川兵名始重

丁巳袁應恭聞滿陽陷急促各路兵守速賀世賢也立木山  
皆華夷之界應恭手書自答夫策非將軍之罪任賢往夜空  
長身堡連人疑西上也逃舉峰世賢疏適自後連城陷世賢  
無所歸為其衆所殺應恭之收降美餉司傅國揚爭之逃相

左至是撤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并預支四月又犒二金共  
虎旅軍加月餉六錢餉司以滿陽逃死各平為詞稽實未與  
已未給事中朱童蒙劾鞏各糾別一燧黨庇無廷弼

庚申袁應恭利兵渡渾河設伏留川兵守城夜宿城樓各道  
以令箭撤所伏兵遂逐徑渡太子河

辛酉建丁攻連城初熊廷弼深溝峻壁樓伏其內未易攻敵  
厚木為盾者前後排矛矢小車載土繼之俟我炮盡即發矢  
如雨隨令土車填壘車後人為羣甲戴鉄面其來攻袁應恭  
奉賜劍起戰擊敵於城場殺傷甚衆時朱萬良以貴罪自故

逃戰死

壬戌袁應恭令傅餐給士散突犯西門督虎旅軍卻之訖傳  
敵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曜出夫人心遂亂敵復縛單人於  
牌前備城以竭我力時時將各離伍砲久燃藥發守兵驚  
亂

癸亥昧爽城陷袁應恭佩劍印目經城東樓僕其世名舉火  
焚糧死監軍何廷魁沉妻女於井而自縊監軍崔儒秀亦自  
經御史張銓坐署中不屈死之

乙丑連東牛莊民亂相殺

丙寅袁高奏龍光祿等逃趙而星太常寺少卿熊廷弼兵部

右侍郎

袁應恭虎旅免懸賞

發帑金百萬濟邊

贈左都督別級少保五軍少保左都督各廢本衙指彈會事

立祠于祭社杜松贈少保左都督世本衙正千戶立祠于祭

堂趙夢麟馬林各復官贈三級從祠潘宗顏贈光祿寺卿世

錦衣百戶立祠黃爾瑪贈按察會事廢監餘贈恤有差

四月初一日食

李宗廷為右金都御史核理武政

丙子以薛國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經略遼東王

化貞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早自嚴為右金都御史駐天

津王國初為右金都御史駐通州

初建、遣降人運糧通判黃衣蟒服從稱至廣寧招降監軍

王化貞救之以聞且請撫虎墩兔愁三十六營炒化二十四

營為聲援朝廷壯其言遂授巡撫是時群情惟怯以化貞侃

、言事謂能勝厥任化貞撫諭諸部虎墩兔愁使繼毛大孫

系阿思寨來中盟約即於閑塔也化貞以北關志願宜協力

同仇厚賞之炒化及卜歹者皆營並遣使通好各謀加歲費

設誓而去

庚辰遼東總兵李光榮奏選、測河謀內侵

癸未南京工部尚書丁賓致仕

甲申遼東監軍高出柳大徐景濂乞并罷逃臣牛維曜胡嘉棟

丙申遼東經略薛國用免

戊戌大婚再張氏為 皇后禮成之後容氏博后文明誣后

為重犯孫止孝之女御史游士任糾之容氏銜恨

乞奪贈張徐大理寺卿張忠烈廢張衣指復金事立祠于祭

並金事崔儒秀副使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廢張衣于戶部

祭祠餘陞產有差

立良妃王氏純妃既氏

五丙午初召熊廷弼曰 朕惟爾經略遼東一戴威懾其前力

保危城後以播炳泳言科道官風聞糾論勅下都察院令回

籍 朕尋悔之適遼陽淪陷爾前功爾常念 皇祖環召

之恩今 朕冲年遠茲外患勉為 朕出籌畫其保其即日

叱御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

戊申命內織染局下燕梳織造

兵部尚書崔景榮免以王象乾代之

左金都御史王德元工部尚書禮太監盧受 神祖舊臣 皇

上方任為心膂豈得反為寇仇乞命受前請令司有留都則

群款可釋楊稿季如初之獄閱繫非輕河通國之論不妨

遣戍立功其收後效司農李汝華年衰令歸骨以休老臣

工命盧受私免閒住楊稿季如初准從道改

癸丑給事中霍維華言司禮之責成既重則繼盧受之後者

必得小心忠順任之方可而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妾逆欲得

之以為威福之地又聞其者病調理乃馳遊而山有不可代

燕之解矣

六期百大學士朱國祚入朝

乙亥以大婚禮成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各進少保兼太子太保詹尚書司丞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進太子太保

丙子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札山海關經略遼

東軍務陶朗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江州志列土司交惠江州句祿州前何惇魁忠州掠人富分

兵掠新寧州

戊寅增順天中式二十名應天十名各省三名是年山西舉

宗生二人江西南陝西河南各一人山東回民學二名連生一

名皆不在類以上諭宗生聖裔中式各加額外也

乙酉汪應蛟為戶部尚書何熊祥為南京工部尚書王之采

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辛卯以平苗仲功舊輔方傑哲輔臣葉向高劉一燝韓爌總

督孫鶴鳴等各陞階有差

甲午兵部尚書王象乾以原官總督保定

淮安大水

七山已平上以內北田積待奉 皇祖劉朝待奉 皇考故罪

送司禮奏請定奪輔臣言 皇上欲寬者思法司所定者法

不聽

戊申前接果使高出降副使監軍廣寧胡嘉棟監軍連來戴

罪立功

奉聖夫人容氏男侯國興廢錦衣指揮余事

大學士沈淮入朝

命降田招等奉御閣住

辛亥命降司禮太監王女為淨軍營而海子復禁私通往來

勅賜熊廷弼尚方勅麒麟服一疋四金四十兩都城外廷臣

陪城從行將領帶一金二十標軍人二金

己未南京御史王先成疏劾黃克纘言鄭樾山東移宮而盜

珠貫克纘乃倡言實係選侍之物蓋臣焦源溥疏云為元子

二者者為志克纘則曰為 皇祖而全其骨妃雷貴其愛子

者為志之大又曰先昭判子之令德莫傳官闈之失尤為志

之大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

以據此獄何其忍於出此言也

初由裕為南京右都御史魏養蒙陳薦為南京戶部尚書



神宗給事中孫杰劾家臣周嘉謀以年例慶賀維恭由於殊  
刺王晏也

嗣子連東巡撫王化自奏恭將毛文龍之援初化貢遣文龍  
從海工結聯四衛約兵朝鮮會將楊子渭以蓋州降東大  
龍遂由廣鹿長山等島達朝鮮之稱軍堡伯鎮江守兵將將  
擊倭養勇選軍二百餘人掠高山適右衛生員王一軍朝鮮  
借兵回遂孫襲鎮江分三百餘人夜渡又聞通中軍陳良策  
約為內應襲破之縛養勇及子松年等六十人乞濟師速渡  
三金河為牽制及調兵三萬從海工徑至鎮江并禁餉

丁丑禮部左侍郎鄭以律工言 光宗貞皇帝 考元貞皇  
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禮部會議 憲宗常  
祧太常柳洪文衛揭 睿宗以藩入宜祧禮臣議凡給以近  
屬速祧從速起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常稽其序是一  
法祧一法也太常云 睿宗非繼體之君不宜祧 武宗是  
議改非議祧也臣謂不在入廟而在稱宗稱考不在稱考而  
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 睿宗子既考矣可不宗乎  
既宗矣可不廟乎既入矣可逆祧乎 祖訓親王使敵奴家  
禮來朝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圭見之篤禮則然若既稱宗

則均青矣事不得復以夫主位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  
制祝文稱玄孫嗣 皇帝嘉靖間祝文於 睿宗曰 皇考  
於 武宗曰 皇兄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歟曰僖  
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於莊公兄弟不  
得相君臣較梁謂以親、而言尊、之故非之也睿武既均  
貴而武出於孝睿出於憲視閔僖不同況閔僖之躋或同一  
廟而今制萬曆間圖 睿宗在 世宗上為昭 孝宗 武  
宗 穆宗為穆宗人所謂以東而為昭穆而非以昭穆為尊  
卑亦未始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曰正德道  
詔有繼統之語又有九終弟及之文實違 祖制斯詔一出  
考宗則有子 世宗非繼後天下無無父之子不考 睿  
宗而考誰乎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  
易其考遂勅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  
躋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慰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  
不忍奪 肅皇帝之不忍以成一順不獨本於情亦限於叙  
耳推太常之意祧而奉之玉芝宮蓋以給可合食也四特可  
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豈非忠孝之極思哉然考可給也何  
必先祧祧乎而後以於逆非順於序未妥於是逆祧 憲宗

命監軍道副使梁之垣宣諭朝鮮王文龍理副總兵養二  
金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勅登津二鎮併力征勦及令

朝鮮特角

丙申毀北臺萬曆辛丑建亦春秋泉臺之毀也

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李標免

是月淮水清

熒惑太白開西方歷兩月同度

九月亥朔勅脩兩朝實錄

甲辰御史王心一上言客民保護效勞諭戶部給地二十頃

為香火魏進忠侍衛有功工部叙錄夫當此經撫協勦皇

工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呂中之私勞而輕念遠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求征將夫問之以為吾

屬捐軀命為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邀天衷之

眷注母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上諭速來將士披露眠沙

朕豈不念發帑病膏隨依祈請且內廷恩澤與聞外大計

有何干涉姑不究

己酉奢寅據永寧衛城督稅同知王胤昌被陷陰遣夫費印

繳成都至二年五月病卒

癸丑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募兵七千餘人以土目樊龍葵虎  
領至重慶聽聞

乙卯奢寅反於重慶故巡撫徐可求守道孫好古駱日升李

維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應科叙州同知

熊嗣先遵義參將萬全指揮王登爵已縣知縣段高選縛總

兵黃守魁後遇害前輩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入城敵賊過伏

死募兵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俱遁奢氏種人裸羅也世

宣撫使數傳至從周止子崇明以疎屬得立性陰鷲謀為恭

順凡微調俱赴人狎之子黃元雄獲勇力納止命奸民何

若海等為之用謀不軌奏提精卒三萬人搜逐因益治器械

遣其黨樊龍等往重慶故增其藉宿所調撫臣往蒞之索餉

人十全弗繼激其衆為亂時土兵數千列江岷城內砲震皆

起應之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一出綦江一出瀘州一截棧

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全督兵赴重慶

城守空虛崇明率衆奄至署印通判袁任先期遁賊遂焚掠

納谿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燬以合州知州翁登彥力

禦坎江津知縣洞孔嘉報失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卒

集子起大死後贈光祿寺卿歷錦衣正千戶  
石砮宣撫司女官秦良玉勤王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連力  
戰死弟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賂秦氏求助良玉  
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卒萬人同弟民屏侄翼明擐甲疾趨潛  
渡重慶營於南坪閣抗賊歸路遠兵夜襲而河焚其舟以沮  
賊泛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帛兵一千多  
張幟旗護守忠州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瞿塘為工  
下聲援

丙辰陵工成尚書周嘉謨王佐進太子太保徐陞賞有差輔  
臣劉一燝韓爌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詹中書舍人何宗彥朱  
國祚沈瀛進太子太保詹監舊輔方從哲詹中書舍人  
壬戌故司禮太監王母辛王體乾喉客氏忠賢逐降南苑淨  
軍以劉朝提督絕其食飲而繼救之崇禎初賜昭忠祠  
蘭賊逼成都時叙瀘郡邑瓦解檣木龍泉諸隘俱失指檣舟  
世洪雷安世翼美周邦泰張愷率眾拒之邦泰至甯陽遇賊  
不戰降舟世洪等至九泉賊據山臨下世洪安世美俱死之  
張愷走免賊遂薄城內僅鎮遠營兵七百人及珣至松茂  
龍安兵一千五百人御史薛敷改左布政使朱奕元登陲而

身初奕元以蘇瑞就道買王真首世運留之連據賊自營使  
土司坤汝常指揮常恭乘賊賊其終次日賊以革牌進矢石  
不得近用火箭擊之殺數百人及暮賊又以鉤梯數千薄城  
奕元戒士卒第放砲石以撐遏明賊屍丘積時濠水涸賊偏  
難民凍薪盡土構草如屋伏弩仰射盡蕪蕪矢乃夜起壯士  
持膏粉焚之潛決都江堰水至濠濠賊治橋得少息因緝  
內奸二百人懸首陴上賊立望樓奕元曰賊設瞭望必出剿  
掠其中虛命死士五百人突擊之斬其三將焚樓而還

十庚午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壬申王三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劾客氏請外  
戊寅御史王心一言科臣論客氏不過謂諭旨不可不信家  
法不可不守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罪坐之愆也不意  
有干聖怒即加誅詞音唐高宗欲立武氏群臣苦諫李勣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沃禍唐室倏言之言往  
往類此工責其引前代事悖謬不倫降三級調外  
甲申閔洪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己丑朱奕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許便置行事

十 卅庶子給事中毛士龍利蔣順氏有巫訂職忠亮以互許也

壬子淮安大雷

壬戌進葉向高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蔣高賢司丞賜金五十幣四雙劉一燦韓燦少師兼太子太師蔣中書舍人金幣如之何崇考朱國祚少保兼太子太保蔣監史繼階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蔣監金幣亦如之前輔臣方從哲吳道南各蔭甲書舍人金幣同  
丙寅四川石柱女官秦良玉奏川兵大變率眾討賊 上嘉之

御史陳九疇劾大學士劉一燦負君誤國給事中孫杰亦劾之併及冢臣周嘉謨

夫都尚書周嘉謨罷初喻一燦嘉謨並逐並向高毅一燦忌之簡討總昌期自焚主試還見向高曰南昌漢陽不逐應內傳不可奉答曰 上所傳何不奉昌期曰吾師老臣以去就爭之必能過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始改溫旨

總昌期曰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逐矣福唐待其獲智可獲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

其積源豈非天哉

十 壬戌辰朔建 覆廣寧以兵屯海州

壬申張我禧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軍務賜尚方劔陝西鄆陽巡撫暫移漢中夷陵應援  
起董其昌太常寺少卿

已卯御史江東琪言經撫不和幸有明旨會議，者曰化貞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豈戰勝而可無事乎也萬一不勝而入將何以守也大學士葉向高言經撫會議漢史趙克圖平西羌難主

也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今廷弼能為克圖且留化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於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同官皆爭之豈臣一人所敢獨任本兵張鶴鳴與廷弼素不協謂化貞膽略可任職方即中鞅如杞主事鹿善繼皆袒化貞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勝以標下兵盡付化貞跡曰化貞有功臣不敢與分功若化貞有失臣願不與同罪云化貞志大而慮淺見朝堂右之益自謂廷 今朕將剝史塔盡取四衛屠隸江坎毛大龍於爾畢堡文龍不能拒乃去之及島者焉

張問達為夫部尚書

辛卯川兵復安岳

癸巳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雲南巡撫沈傲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工部尚書除及皇  
祖初年雲南方面多轉開府清卿近何絕響此藩其優處之  
當議也從來藩臬遷轉惟論資俸往、今歲雲南後移內地  
今何一入雲南再無內望此遷轉亦通之當議也九邊司道  
考滿即陞二級今滇中處、瀕邊而朝問不通為音不至其  
若更倍於九邊乃廟堂不一於恤宜恤九邊則之當議也滇  
中郡縣不無循卓而清華之選絕無一人則有志之士孰肯  
就途此有司行取之當議也善地有司陞轉滇南豈無一時  
愛憎乃現驅萬里受事方新交謀隨及之則後之陞者如墜  
深淵孰肯冒險來乎此察典宜怨之當議也除官者三年不  
至地方不得其用今宜嚴為之限有不願赴者退還繳部以  
便銓除而規避之人即革職永不叙用不得任其貪緣銓改  
善地此憲限之當議也滇中雖遠然以待川貴之人則壤地  
相接不為甚若以後宜先盡川貴人才而後及於別省此就  
近除之當議也

乙未川兵復集安石柱一軍奉良玉率兵三千人至成都

壬戌元秋二年

正月朔朔賊數千人出為早收形如若高犬許長五  
百丈樓數重樓間旂葦葦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裝伏到居  
中數百人各披機弩牛羊運石敵行之旁翼兩雲樓如左  
右廣備現城中老穉皆哭喪元曰此呂公車已破之非敵石  
不可以巨木為杆柱置和柱間轉索連杆千鈞之石飛擊如  
彈丸賊舟不得近復募死士擊賊之禪將劉養觀言訪生范  
祖文陷賊中遺孔之禪米言賊將羅乾乘欲歸正與元即遣  
之禪復往與乾乘供米與元與飲成樓而後還旦乾乘誓以  
死報趙而出後賊營織悉畢知者乾象之力也又使牙將周  
斯威詐降督其來預伏之崇明果至而懸一人工守兵不知  
而崇崇明走免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謀逆乾象內慶四面火  
起崇明父子板營走乾象承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  
歸重慶

辛丑會謀經撫張問達主責成經撫功罪一體正紀嚴經

略月如若專司連橫黃克績周道登李崇廷身任經略張屬  
 翔謀經略應制級待罪何士晉令有二臣分任其事王永光  
 主撤經略陞巡撫任之 工掄其協心并力功罪一體同論  
 禮部主事劉宗周上言亟伸討賊之法簡撫順清河縱敵得  
 志巡撫李維翰也棄關原而逃推官郝之范也通 連禍經  
 略楊鶴總兵李如柏也航海逃迹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  
 帶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境上理約停國監軍牛維祺也身  
 坐 族不自歸里又以知縣陸金市者於 午也亡功使上  
 賞逃判山海不能輯和撫臣必喪全速今經略熊廷弼也通  
 表故繫奸瑞盧受也受之黨叔君滿綢奸瑞從文昇也凡此  
 諸臣異名同罪異罪同情覆以五刑而輕重布之又何運焉  
 時漁賊乘起在震益曰故科曰李賢在平夷曰補昨亦佐曰  
 安應龍在羅平曰阿慈在武定曰張世臣而羅平為劇海海  
 道副使黃 監軍援徐次由靖水而土同知安邦彥科長  
 效良同叛校都司李天常楊明廷滇兵職焉  
 甲寅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劾能廷弼  
 丁巳建 破西平堡初敵分三路入自柳河三金黃泥窪聯  
 沐為獲乘派至伏處渡河直攻西平恭將羅一貴功禦傷敵

甚乘圍敵日不下化有遠總兵祁秉忠劉渠往援而巡撫中  
 軍孫得功及黃進前通敵令攻中路於是二將俱沒一貴力  
 竭死之屠其城  
 戊午廣寧兵潰時建 屯鎮靜堡伏而未動經略自右屯營  
 援敵亦防變駐沙嶺遊騎前哨得功欲生縛巡撫以為功  
 訛言敵已薄城迎降者免死人多昇香亭迎之總兵江朝棟  
 監軍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有方圖署不知也朝朝棟掖之  
 出城乃免邦佐自經其僕高永亦從死熊廷弼聞變乘死過  
 化自於前也化有深洋廷弼但西而已逃賊營入關所過悉  
 令焚毀云無以資敵於是關外民居蓄積為盡乙酉建 始  
 入廣寧河而派入及逃兵亡慮數十萬奔竄入關前晉王在  
 晉移鎮山海板來奸兇閉關不納廷弼極言保任得入報至  
 朝廷震動  
 壬戌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乞賑渡海連民命發帑金十萬往  
 賑  
 癸亥黃克績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視師進太子太保賜蟒玉尚方劍  
 押子魏養家為南京兵部尚書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糾五而首士高如廉順天首士林惟動  
查廷構浙江首士錢千秋疏中

乙丑諭兵部令厥銜稱京城奸謀禁居民放炮及各官歸擊  
貢士私選者罪之

水西賊攻安順安莊永寧諸城土司羅應彪偽順天王沙團  
珍偽忠順王何五偽成天王

二期辰監軍高出胡嘉棟再逃之

辛未命大學士何宗秀朱國祚主會試初擬額東謀副考工  
以首科特用二閣臣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請招遠東清兵派民從之

夫部舉卓異布政洪翼聖等二十二入

壬申王在晉言撫臣王化甫派軍駐前屯同軍前道張應吾  
相守聞芝蘇灣尚有米二十萬石費華島米六萬石事尚可

為也宜收復寧前自贖於法可寬上從之

癸酉御史江東謙劾尚書張鶴鳴初中耿如杞

甲戌夜月犯天關星

丁丑逮王化甫免熊廷弼聽勅

燕派諭加派以此道標額年項累免之有司團練知兵運民

未詳內卷發職廉清俸監問日錄其習勇  
王紀為刑部尚書

水西土司安邦秀反犯貴州初蘭賊入圍成都班報請夷云  
克武都以金帛賞購諸蠻水西安氏與蘭世仇宜慰使安位

幼弱邦秀以支庶擅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撲然而蘭賊  
交依為逆解化暗結又招合諸夷毋復逞

乙酉雷益叛首設科坎平夷衛陷之

丁亥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右會都御史經略遼東

壬辰刑部主事王之采言國仇未報者三一為李可灼誤用

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仗用藥主使者誰一為張書紳深入敵  
巢致銀三千兩帶書嫚罵則虜受為之節者也王之方從哲

聽之其一為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以風爾具  
奏胡士相等以膏藥成招矣總之用藥即通之術通之即

挺擊之謀也 工以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癸巳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覆奏右庶子張鶴鳴諭而之策

曰虎墩兔慈牽制諸部即廷元亦屬之往年慈祖父嘗欲我  
有市王爵如德谷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如踞速

陽甘肅斷其衣余之路乎且以廣軍至山海諭之其市有高

臺堡與水堡鎮遠閣大福堡太康堡共長六十惟利長亦非  
落既衆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馬牛  
非我亦不售即一切思逞各部亦不相從我力不能守廣寧  
敵未至先潰彼完而歸我則數十萬金亦何足惜令長為我  
獲通即加爵許有養我兵力亦轉敗為功之策何閉閣絕約  
他日道肩背之刺庸哉 上是之

甲午勅陽武侯薛濤奉命招集潰兵王在晉工言潰兵已過  
通州玉田無可招莫若令招其保土兵各五千入許之

乙未王永光為尹都尚書總督倉場陳薦為南京戶部尚書

車駕至甯來斯行言臣昔任永平推官詢臣委劫北岬海道

自天津北至灤河至芝蔴灣前也等處土人言樂亭海外有  
諸島可居幸而臣調河間白之撫臣早自嚴道官閱之云自

樂亭出海三十里有曹賢店青坨將軍坨白魚岡皆周圍不  
過二十里或十里而離西北岬青河口約二十餘里地名月

坨周四十里與前曹賢店相離南可望登萊東可探金復北  
可瞭山海西可衛天津誠要區也又青河口北十五里馬頭

營永樂間曾移輜重營兵千人在彼防禦至今有坐營官一  
員守兵百名時撫臣分天津水兵發營大營金冠應援遠海

僅新招三千六百名陸兵一百二十名今且發三千應援矣

臣之愚謂宜令營大營金冠之兵盡歸月坨立寨屯田而遠

民來歸者安插其間敵不能飛渡而西也留新兵三千名屯

馬頭營山海有警朝夕至策無加於此者命議行之斯行

弄陸天津監軍道又言成覺華島其侯有六一不由彼途絕

其牽制一舉招叛將恢復廣寧一燒毀浮橋斷其援路一徐

施方略可冀連陽一同探取陳疾趨蓋奎一分兵旅順照應

朝鮮故覺華者前茅也山海者中權也月坨者後勁也一應

聯陣之物皆造於馬頭港也燕閩整以待可濟海島可援榆

關又言天津自大沽出海至旅順有二道南道自登萊而往  
一千六百二十里北道自順永而往一千三十里自旅順至  
鴨綠江七百四十里今詢之燕海道者又曰月坨與旅順正  
對日月坨不歷北岬徑渡可五百里而由月坨趨覺華島亦  
不必由山海軍前可二百里而至焉

三月丙朔大學士劉一燝罷

戊戌給事中周朝瑞等糾奸相沈澗典兵募五百人營據鞏

或或同大內隱事以告人既不往連又不往甯歲糜金錢六  
七萬近又遣門客顧思忠募兵一萬矣情狀短精意欲何為



請以問之流又陰交門客舉日華潛入大內請劉朝等練兵引賊入空耐馬王島竟自招兵副至親王招兵長史亦招兵矣

解經邦辭經略遠東之命刑籍

癸卯改科改官兵於黑橋結要邦秀齋買逆欲犯曲塘敗於元江

甲辰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薊遼

李長庚為南京刑部尚書

已酉給事中德世揚等復料沈澗

四川巡撫右僉都御史朱榮元遣羅萬象復江安

年亥策貢士三百十人賜文震孟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寅御史陳保泰劾登梅陶朗先并募兵何棟如

給事中侯震賜詔諭輔臣未及朱國祚典試特由中旨宜謝

事國祚遂請告

庚申洪科攻陸涼州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四副貢刑給事中朱童蒙等糾張鳴鶴何棟如

川兵復新鄭初奢賊據新鄭橫威積累為守計因陷安岳攻

保軍人心大震去錦副使劉芬據明廣監軍桂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鎮賊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猷等夾擊敗之遂復新鄭賊逃隨州復遵義府時涪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涪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惟重慶尚為賊巢

戊辰雲南巡撫閔洪學上言黔者滇之門戶黔有梗則入滇

無塗為今日計惟有通粵而一路自廣西田州連滇之廣

南須於其地添設公館措置廉條工從之

己巳德勝門玄帝廟枯槐自焚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上言釋疑銷隱禍乞將茹養性一家

發回原籍李如楨崔大昇速正典刑

登萊巡撫陶朗先免

辛未姚思仁為工部尚書袁可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余茂衡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李邦華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天津

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綱常大分宜明賦逆頭形難掩

李可灼進紅丸乃方從哲所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者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處焉速剝自裁義之上也聞

門屏業義之次也乃單然夫辨可灼僅果回藉豈以已賈獲之恐與同罪乎臣以為縱無誠心却有其事實錄中即欲為君父隱諱必直書方從哲進紅丸洎史 帝崩恐無能為萬世解矣乞 皇上令廷臣公議置之極刑 上令廷臣會議以聞

庚辰熊廷弼王化貞獄上諭死

辛巳董應舉為太僕寺卿兼御史也田天津至山海關安插

逸民

癸未左都御史鄭元標上言乾坤所以不斃者惟綱常而綱

常所以植立者惟信史 先帝一月仁政煥美先帝宜速登

信史乃纂修諸臣謂 光宗大事令人聞筆近諸孫慎行踪

神骨為悚既不中討賊之義又行賞奸之典即謂方從哲無

其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

丙戌邳州桃源沐陽大雨雹

己丑京師大雨雹

琉球國世子尚豐遣毛鳳儀蔡璧入貢請封時登極大婚詔

夷使私請費歸巡撫商周祚以速夷不請大體始置之

辛卯故科攻索蓋

五丁可給事中章允儒言頃見織造太監李實奏知府張宗榘等 皇上因而罰治之此端一開後將何極乎

癸卯刑部尚書王紀糾沈澗御史潘雲翼復劾之

戊午復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脩德官

山東巡撫趙孝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匪野人以白蓮教

惑眾與深州王好賢景州于弘志通眾約八月望日三方同

起而鴻儒以他事先發在下眾屯刑牲誓眾家梁山泊據

梁家樓為巢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遁遂據之曹濮騷動

諸軍進逼崇慶初崇明父子據瀘河依樊龍為據龍踏重慶

已九閏月其城三面臨江春水泛漲瀾漫不可渡其出入必

經之要道惟佛圖閣至二節閣一路賊自通遠門至二節閣

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總兵杜文煥率將楊元順直攻

賊營秦民屏率石砦兵迭出其後賊驚敗遂復佛圖二節閣

殺賊三千餘人進逼重慶

壬戌四川巡撫朱燮元復建武長寧擒偽相何若海別將及

兩陽石砦之兵殺樊龍張彤遂復重慶

六朔員于大學博士方孝孺祭並

丁卯鍾期正為左金都御史

四川巡撫御史張翰言：蘭賊奢崇明，糾水西賊攻破長寧、珙縣、叙州。

庶于城賊攻，知縣署印通判鄭一傑遁避，以滕縣知縣姚之胤遁時，括餉保蓋，至是無餉可給。魯王捐資保城，工賜重賞。襲之山東都指揮使廖棟破武安賊巢，斬三千餘級。賊奔梁家模，都指揮使楊國成斬賊千級。官軍復追之，又斬二千餘級，遂復鄆城、鉅野。

乙亥，貴州宣慰同知吳邦彥叛，邦彥妻充臣別支也。充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葉兄種，臣世職。充臣死，妻奢社輝子，女位幼，和秀挾之，及與土目吳邦俊、魯連、吳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俱叛，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攻沒於早節，參將尹啟昂自烏撒奔回，雷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亦為賊。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偽降，誘至壺水，鋪伏，發全軍皆沒。於是曲靖、武定、甸、嵩明之間，騷然皆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破瓊、吳製、偏沅，以斷我軍。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進土目吳萬化糾苗仲九、朕據龍里，邦秀自統蜀賊苗仲歡、萬進、周貴州。自二月初九，薄城百計，攻城，撫臣李棟、接臣史永、吳志力禦之，賊四面伏。

路以斷出入，孟極墳墓，殺掠甚慘。總兵張彥考將兵三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

辛巳，吳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初，水西未叛，良相詰李棟曰：奢賊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棟以力不能止，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將長策保此一方。棟亦泣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叛，賊破良相自縊死。王三善進兵，平起兵止萬人。副總兵徐時達、參將范仲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賊於甕城河，戰不利，時達不救，敗績。馬一龍自強，破焉。

戊寅，吏部奏：如隸馮應京、吳爾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志、華鈺、王之翰、吳應鴻、俱贈少卿，為一等侯。則顧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傅好禮、惟于仁、王教、涂本、范備、何選、楊文煥、王之棟、黎初、春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尚、承、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顏、文、選、于、孔、蒸、楊、天、民、陳、嘉、訓、述、中、立、張、同、德、時、偕、竹、鹿、久、微、劉、仕、瞻、郭、邦、秀、耿、隨、龍、馮、經、翰、宋、素、恭、道、里、林、培、載、士、斯、興、養、養、務、深、劉、道、亨。

陳希來王紹先軍時謀陳維泰貴必與萬國秋劉文卿彭應  
參朱長春王學曾朱維京喬胤王士麒吳文梓馮生虞劉弘  
賢劉為樺諸帝賢榮格俱贈少卿

已卯給事中沈惟炳初沈惟振鵬鳴濼引疾求去不許

已丑刑部尚書王紀初糾屬官徐大化曠職九月不入公署

引蔡京為言蓋刺大學士沈澶也至是遂上言宋奸臣蔡京

天資凶頑與同文館獄立奸黨碑道禍宗社茲輔臣沈澶公

論不盡以罪人擁戴而玷禁席內結其援外連僉士招權納

賄非一日矣試取忠世楊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之跡細按

其事其結交魏忠進與京之契合董費同也乞京董羽宸與

京懇款陳確同也要盟即輔忠孫杰與京之同結吳處厚同

也顧命元臣劉一傑周嘉謨之罷逐視安累呂大防蘇轍何

異持正官江象謙侯震暘之擢斥視延請當安民任伯雨

何異尤可訝者頭交婦寺竊美或福中皆頻傳而不悟朝

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蔡京百世合符者也

選庶吉士倪元璐黃道周等三十六人

壬辰李可灼在文昇戍南京

四川巡撫朱英元復瀘州

七朔成故尚書黃克績罷進太子太保

辛丑丹慈妃范氏

甲辰刑部尚書王紀刑籍以久稽終卜年集也初張鶴鳴行

逸泰杜茂終卜年謀叛事卜年任河間知縣茂匿其署中三

月合謀遣茂同其二僕往李永芳約叛事下刑部尚書王紀

尚當何如主事顧大章曰兩人同謀三月情既親信論其理

當見妻子豈二僕尚不能舉其名乎且往逆數千里而不問

僕姓名今嚴訊不認大可異也紀然之杜茂原登撫陶朗先

于總給千金使募兵茂浪費不敢歸報乃匿薊州寺中被邏

者獲之証以奸細其入陶幕或卜年為之也後卜年論死

丁未山東巡撫趙彥恭奏帛秋班戍軍勒賊可省招募之費後

之給事中李春燁劾其養賊貽患

戊申賊據夏鎮掠糧阻運總河陳道亨告急把總姚文

慶集鄉勇敗之運道復通

賊賊攻曲阜知縣孔開禮率民兵力禦賊去之都指揮使楊

國威遇賊敗精游擊張榜死之賊僭稱大梁興勝元年

景州賊賊也阜城武邑焚掠四十餘里官兵誅之

賊賊劫永朔備稱安民王聚黨二萬餘人官兵破之獲永

則臨刑藉藉罪人云

妖賊攻兗州總兵楊肇基擊賊殺千餘人賊回滕縣

庶戎設科攻亦佐知縣封存章賊未至先遁

辛亥南京御史王允成跡劾陶朗先之罪

禮部尚書孫慎行罷

沈澶免進少保予廢賜蟒靴歸兵部尚書張鶴鳴免

青州總兵楊愈茂敗績於江門白杆營推官郭象儀死之逆

兼後隔

丙子孫瑋為刑部尚書

己卯大學士孫承宗自濟督師經略遼東軍務進太子太保

賜蟒王金幣

壬午顧秉謙為禮部尚書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關鳴泰為

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

丙戌封 皇弟信王 由檢

己丑設科祀越州衛

壬辰董漢儒為兵部尚書陳薦為南京吏部尚書

九月丙寅兵部給事中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

設門戶之漸太公之世偶生門戶則象集必作職業之外分

用身心則責任不專臣初諭二臣立廢此舉攻鄒元標馮從  
吾也

己亥加贈張銓兵部尚書何廷魁高邦佐各大理寺少卿  
李長庚黃汝良為南京戶禮部尚書

辛丑左都御史鄒元標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和正係  
於學術臣等所講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且若分門別戶

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臣等講學宜放則切磋道學一語直  
濟窮振苦良方非虛性致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矣臣又言

馬前東林諸臣有文有竹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  
見一倡眾和幾付清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詩云相彼烏矣

猶求友聲臣等求友未得平和之韻先來同類之駁願罷臣  
以為倡學之戒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言國家以農事開國、

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旋復舉行人人  
稱快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巳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

日間諸臣曰 朕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百將何以置對也  
壬寅設科攻羅平不克後攻烏撒衛隔之

乙卯臨洮地震  
己未初命吳江峇氏出留 上諭內閣吳氏朝夕侍 朕今

自出宮午膳至晚未進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着時過內奉慰  
外廷不得煩激

辛酉演象所災

壬戌臨洮地復震

山東巡撫趙芳攻滕縣賊黨縛徐鴻儒出降梟紳民二萬  
七千餘人獲驛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寸刀  
十明子給事中侯震瑞論各氏不宜自入乞收回成命切責之  
乙丑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巳御史馮鳴奏言日見 聖前保母外出憶念痛心夫以

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廢其胤子則嗣不為不厚矣若內廷  
謂護則中間有主而官順承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畧氏既  
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應、不忍到使絲綸批經喜怒弄精  
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極言不便有六 上欲廷杖以輔  
臣揭救奔歲俸

庚午王之采為刑部左侍郎

贈朱應泰兵部尚書歷本衛正千戶

辛未改科攻震益州尋復復攻陷之

甲戌給事中郭興治糾郭元標譏學之非大學士葉向高疏

元標致仕進太子少保  
陳道亨為南京兵部尚書楊廷中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巡撫偏沅蘇茂相為三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

戊寅武庫員外郎顧大章以御史楊維垣論其繁賦辭曰論  
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疎亡慮數十揚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  
九地之下衆論不同舉朝聞且見之臣誠昧心則廷難末  
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願亦自謂持平即聖臣所指八議之  
說不特臣有之全招具在想聖臣或未竟覽也今諸臣並論  
碎矣毋論臣非帶獄之人且業已碎之又何驚焉亡何維垣  
又攻之

庚辰階樞文震孟上劾攻講學時內必為偶人之戲其畢  
忠賢曰文狀元跡中以偶人化萬歲殆難窮傳者杖八十問  
臣力救柔罰歲俸有旨放歸

辛卯庶吉士鄭鄞言樞文震孟既命決旬未蒙報可其  
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是壅遏之前也壅遏不通是竊弄之  
機也本朝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  
蓋因權璫之賜寵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善養臣屢稱大

丹凡召札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  
屢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閣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絃或以陰  
清 聖慮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類 皇工早  
圖之也 上諭朝儀大典累朝成規文震孟如何比擬偶人  
斯郭黨護同卿俱降二級調外

有龍見於北花房之河即太監宋香之膳房也其形長尺許  
有爪無角其鱗如碧光耀日晉以盆進之命放黑龍潭  
十一月癸巳朔貴州巡撫李棟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巡  
按史永安陞太僕寺少卿仍舊任

乙未貴州巡撫王三善大會將士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  
至吾輩死法死敵等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  
從清水江進為右都道臣楊世曾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  
都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  
戊戌倭何若海至京陳之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世本衛正千戶  
庶子倅徐鴻儒等至京陳於市  
辛丑趙南星為左都御史房壯麗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倉都  
御史總理河道

甲辰 光廟選侍劉氏封貞靜賢妃 皇弟由棧進封簡懷

王 皇妹進封悼懿公主  
己酉御史梁之棟科太僕寺少卿何棟如募兵盜餉  
辛亥 光廟選侍李氏封慈妃 東李氏

乙卯史永安奏安首自二月初旬攻省城今五閱月又攻威  
清平濠安莊善安陷安順廣順龍里赤水拔思石道副使孫  
先忠安順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鼎棟同知鄭以成舟倫  
王茂德朝綱阜番人州庶子貢士贈光祿寺卿詹錦衣千戶  
禹龍溪人癸卯貢士贈光祿寺卿詹錦衣千戶

戊午李可灼成通  
辛酉賊賊平

楊述中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貴州軍務朱燮元進兵都右侍  
郎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軍務仍兼四川巡撫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十 仁壬戌朔貴州巡撫王三善至新添三日次新婁四日命劉  
超為前都三善引為後勁起兵始却起新二人以中令驍賊  
阿成善戰起五前新之賊遂破廉進復龍里賊復大集力戰  
却之五日乘賊兵連日少休三善曰賊無備不能持久急

擊之勿夫六月三日善策馬先進來狀之去邦考返也龍洞官  
兵奔高寨七里冲來勝進兵畢節捕孫元謀以火器擊之獲  
明楷率馬羅兵並進賊大敗其渠女邦俊賊馬賊棄輜重器  
械山積時會城死守幾十月至是始慶更生三善營南門外  
坡工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諭奢社輝母子縛其邦考降不報  
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焚善營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  
期且憂之食飲因糧於敵諸軍亦視賊若易矣  
已巳永寧伯王天瑞言 本靖皇太后三十歲因鄭有妃禁  
制 皇祖經年不察一見反以母妃禮事之致 皇太后積  
恐泪盡目枯請報其仇

庚午呂兆熊為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熊明遇南京蘇江右  
俞都御史周起元右俞都御史巡撫應天  
癸未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朱光祚右副都御史協理戎  
政孫居相右俞都御史巡撫陝西  
叙平妖功山東巡撫趙彥加兵部尚書除進秩有差給事中  
陳熙昌工部尚書東省運使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脩復  
孟氏墓廟 上從之命官致祭  
丙戌南京給事中歐陽明律請脩建文實錄併廟祀命禮部

癸亥天啟三年

正月午夜大星犯房宿第一星

己亥玉牒成進葉向中極殿大學士詹尚賢司正韓廟少師  
兼太子太師中極殿詹中書舍人何宗憲來國祚少保兼太  
子太保武英殿史繼階太子太保兼文淵閣承宗少保兼  
太子太保文淵閣並詹監

辛丑去邦考糾麓賊與雲南吳汝良合眾數萬并力攻陸廣  
黔兵敗績初黔撫王三善分兵一進陸廣一進鴨池一進黃  
河渡至是渡陸廣河賊斷浮橋眾兵先清眾逆亂溺死數千  
人總兵楊明楷被執死之恭將王成名戰漢城數千人賊乘  
勝攻鴨池總兵張彥芳大敗退守貴州土目柯守土見官兵  
敗據龍里衛都指揮侯章有功退守新添 苗仲復肆掠自  
龍里至甕城屍橫四十餘里  
壬寅浙江巡鹽御史傅宗龍奏辭任恭監省軍事  
已酉命朱國禎顧秉謙來廷禧魏廣微俱以禮部尚書兼東



開決澤州... 壬子賊兵進龍里賊黨何中將據險扼師援兵不進

甲寅河南巡撫馮嘉會報高州大隗山于天啟二年十月九

日午刻有大鳥高可七八彩色來集群鳥繞之十二日申刻

飛去汝州張考清身立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兩電鳥雀

凍墜止莫訖以為鳳

夜月犯銀閣星

丁巳命斯養性居於遠方

其兵敗思耳寨破之盡降其衆遂移兵師果

庶中御史陳必謙言昔年斯養性父子依恃宮掖憑藉寵靈

慶賞刑威俱出其手一時如劉廷元等奔走如鶩戴福篤者

名曰正人翼 先帝者斥為邪黨迄今奸謀大露臣子身象

計重難申討賊之義 皇上宜自為衆社計剪除逆賊以告

於 先帝之靈可也

二月丙朔羅平圍解

癸亥吏部內計

甲子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彞等拾遺糾兵部尚書黃嘉善崔

景榮張鶴鳴工部尚書趙思仁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必達前

保免之詞李之藻南京黃嘉善崔景榮張鶴鳴許欽仕韓浚

先 丁卯河南道御史胡繼升等拾遺糾前序第范爾敏前巡撫

靳子中太常少卿王紹徽巡撫徐元魁王士昌陶朗先南京

太僕少卿郭一鶴 上命王士昌許在籍聽用徐元魁郭一

鶴致仕陶朗先劾奏

己巳或以弘為禮部尚書李長庚戶部尚書張輔之南京工

部尚書

庶午滇兵敗賊於羅平三戰俱克擒賊渠阿勒圖洪學濟以

毋南長官司土官沙源改宣撫使許之

甲戌工科給事中方有度言工部開納事例其不可行者數

第一廩生納銀准有則壅選法一納通判運判投舉體統未

在至於首領佐貳納銀請封在為將謀是與謀之深得葉承

魁肥封之其竟同而販矣

丙子給事中王志道謂 神祖 先帝之誣不可不白遂上

言曰臣見會議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於 神廟之朝則為

國本第此神若孫傳之核訂為爭身死於此洗廟額命之除

事遂預勝神效於大界又與之日向為子則日為兩朝寶珠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原不傷 神祖之明有

先帝之義我當萬原中再立逆、而廷母愛子抱之疑者

人情也至 先帝之於 皇上則無間然矣無母愛子抱之

隙也無丹立逆、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圖而後曉然也柔蒸

二字又非玉儿之命非出曾掖之口不過臣子誤為不必然

之慮激切及之也喜事者從而實之臣之所大痛也 先帝

臨崩時、以李氏託此亦人情也封妃之論與 神祖立后

之命則殊矣厚恩遍天下而後龍之人何不可一靈位號豈

可傳合疑端導之以刻薄臣恐兩朝寶珠必至如宋人燭影

之疑也

戊寅諭兵部發內庫佛印檄神砲八十位袖統二百五十位

盾甲千五百二十副槍一千斧四百等三百箭如之方三千

箭三十特命太監劉朝齊赴山海關督師行營勞銀十萬色

蟒百五十匹孫承宗賜金一百蟒衣一襲

奉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而直為右參都御史巡撫福建

廣辰雲南巡撫閩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表善濟浪游

擊斬賊名復懸賞加存仁左右攻監軍藩副總兵戚名參將

獲賊餘賊來後阻其寨與孫承宗  
李已永平府永門城糧火焚三十七人

壬午鍾嗣正為工部尚書

丁亥川兵破賊於長寧奔崇明父子借力水西諸夷犯遵義

總督朱燾先合長寧納款而路之兵併進

戊子御史周宗建糾科臣郭肇棠魏思進犯特察典編緝群

臣致手餘人乘為一舟又造匿名文書於省則則弘化周朝

瑞熊德陽於荃則方震孺江來謀俱飲一網置之 上責宗

建回奏奪俸二月

三月初夜月犯畢宿石啟第一星

陳大道李崇廷為戶部尚書崇廷總督全項

已亥給事中阮大城劾大權階子款造

庶子曹于汴為左副都御史

丙午火風震天鼓鳴白虹貫日

丁未給事中薛學龍糾張我請會漢不法

已酉御史方大仁劾科臣郭肇棠通魏進忠因論進忠甲第壯

麗望地瑜判

澤宏待詔參政明上鳳鳥呈祥賦

仲夏西劉魏集年雜書新政承澤

四 庚申朔夜京師地震

癸亥光祿寺卿何喬遠薦晉江李光緒永春縣人李蘭芬同  
安生員黃文昭海澄儒士丁玉明華亭布衣陳繼儒學行俱  
優乞賜官銜風勸四方

乙丑夜大理府洱海衛地震至十二日連震城署

丙寅大學士朱國祚致仕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壬申川師復遵義時賊首楊維新在朝柄新應顯遵義副將  
孫浙祥候浪柱將兵二千次之誘戰於九接灘賊其渠林寨

復敗賊於羅鋼渡遂克之

萬賊之鑿帥也子所部降初監軍趙和清遠其黨俞文富招  
之懲心勤然以京石氏子在嵩在符國禎營未及及官兵

擊奮勇敗之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良柱遣羅良良進

陶公灘自帥親兵七百人同樂部夜理三寨至賊巢統砲震

天符國禎先逃擊羅子及部兵數千人來歸

癸酉川師復永寧初川撫朱奕元曰我之義不得志於賊者  
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駱陽為進取陰會兵長寧首  
吹清而崖派遂洞珠露澤陰而與石旺兵會進攻永寧遇

賊於此地吹清頭轉賊官兵奮擊敗之進至老君營蓋焚賊  
營官兵被二鎗樊虎亦到死復敗賊於橫山青崗坪遂克永  
寧生擒同部蔡等降賊二萬溺死無計崇明父子列營江岷  
降者日至遂遁

安邦者知官兵清復誘苗仲糾合宋萬化破犯貴州使其黨

何中符據龍里李二督回十八莊兵圍青山峯衛據道宋萬

化督洪連兵苗仲為左翼吳楚漢結一姑蕩早一莊苗仲為

右翼自統水而兵約共犯會城王三善遣游擊初繼祖統盧

皆挑在池選兵打龍裡破蓮花堡焚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

中符敗逃深菁龍里路通進泰將三建中劉志敏宋建啟青

獲斬三百餘級焚賊寨四十八莊李二中神槍逃歸水而定

番路通謀賊糾一姑蕩洪連兵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

初繼祖率兵一萬五千進剿一姑蕩焚寨二百餘處斬首五

百級焚其積聚賊糧絕謀遂獲宋萬化遣人詐降三善佯許

之而調劉志敏初繼祖潛所赴之遂擒萬化及偽軍師劉洪

祖萬化驍勇善戰初者依之至是奪氣泰民屏兵至平越復

還守龍里諸叛苗相繼降

洋化鄭廷煥為左營漸斬其黨為三進至老君營蓋焚賊

化爾謀謀時少卿漢濟世江建先帝運和臣隨廷臣後而

奉先帝諭封選侍此諸臣所共見聞也凡百臣等三次無

不以封選侍為言蓋先帝四十年青宮孝元與孝和

相繼屬天朝女承顏惟選侍一人允稱聖意故將皇上

與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尊以封青妃託皇上并

諭諸臣也臣昨歲入都值皇上舉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為

慧妃當選侍生皇八公主之時先帝愛公主欲封選侍其

心與皇上無異特未能行耳且八公主漸已長成異日

皇上不得加以封位既封其女不得封其母與其後日

因公主之封以封選侍孰若今日因先帝之命以封選侍

可以慰在天之靈可以明承先之存倘使不封實錄必書之

曰上欲封李氏為青妃已擇吉具儀上崩太子得封

不予後世將謂皇上為何如至耶上青其誕也其在

丙戌南京大內永福永壽二宮積腐木自火

是月火星在斗守百日

五廟黃朔禮部尚書歐以弘引疾去

辛卯南京御史陳必謙糾察汚太廟之吳應琦不由廷薦不

由浙推得獲杖帽燕冠公矣章糾於朝歸保孫肅傳奉京

陸洪德所撰詳敵詳江亦誌

辛丑登萊巡撫袁可三奏朝鮮廢王四月十八日壬戌龍據

朝鮮議政錢弘等云三月十三日奉太妃命以李保權國事

大李保誠逆長比安得當亟為伸討但封種多事民力不給

即當遣使宣勅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討逆復辟若

果李保迫於妃命臣民樂以為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

徐頒赦詔令祇奉國祀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

怒之或也初李松長子瑛天生子保次子瑛以計立封保為

陵陽君

林克翁為禮部尚書

川兵發永軍進勦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

降逆安撫紅漆四十八寨時總兵盧世柳捕偽御史江澤逃

偽恭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擒偽監軍夏奇雲偽給第中乳

聞過及偽印十餘鎗伏如山

丙午御史胡士奇劾遼東巡撫閻鳴泰免官聽勘

己酉滇賊攻平夷衛右布政謝存仁奏將來善拒却之

戊午河滿濼接精錄宋儒和雍子孫視二程子則較駁存五

遊騎世

羅乾象督兵克蘭州焚九鳳樓蕩其巢去劫者夫畧甲場  
水蘭界也夫漢元撫足夫落賊入深箐不可卒得永蘭已定  
拓地千餘里武欲郡縣之希封賞朱漢元曰公等皆欲自營  
不為封疆計深山密箐其民猶為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  
遂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境  
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特水而方復原師崇明憲願倦且  
病莫驍雖自如乘勢復獲蘭漢元報擊取之安民恐蜀兵之  
繼其後結崇明出沒蘭界以拒蜀

雲南亦佐縣營長女應龍合雷益戒首補鮮為亂圍羅平地  
梅閣洪學攻羅平克之應龍遁普安復入烏撒已去效良乞  
降首其縛補鮮應龍自贖放良遂縛應龍以獻  
水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薩賊奔崇明戰屢敗與和者合  
兵一犯遵義一犯永寧官兵合長軍納谿兩路敗之於芝蔴  
梅賊遁入青山

六月戊辰鳳翼為右命都御史巡撫遵義

癸亥孫承宗奏劫樓臣罪狀自戊午於難以來經歷樓臣自  
張銓詢節外樓順之簡樓臣楊一桂也三路開缺之簡樓臣

陳王庭也廣軍之陷樓臣方震孺已曾經論劾然連第一粒  
允矣王庭又充矣至震孺危極矣震孺自言曰封疆失守皆  
臣不能糾之故今連東何在死甘心則震孺心未嘗死也  
統三柳又較自揚而下連時最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  
丁卯吏部遵遺招續議閣幽美士昌等共一百十人議贈官  
優恤

己巳收內監千人

壬申內官因索冬衣累工部尚書鍾羽正

甲申大學士朱國禎入朝

貴州總兵魯致進兵擒叛日何中蔚遊雷紅崖紅崖系稱天  
險官兵未有三者總兵孫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  
池河斬首二百七十餘級

國權

六十六

國權

鹽官談遠孺木著

癸亥天啟三年

七月五朔太僕寺少卿柯朶為左通次

半邛南京大內左離宮尺

尚書少卿徐良彥為大理左寺丞浙江副使姜志穆為尚書

少卿

天啓三年四年

山東巡撫趙彥以英國公遠族扶植假英國公駱瑛赫赫縣

身被報成 上命標市

工科給事中方有度言遠左族難民間新餉歲四百一十五

萬有奇通五年的約二千餘萬頃見天津督餉侍郎畢自嚴疏

每歲山海內外研步兵十一萬有奇本折草料海運及火

將吏軍匠役人等俸給雜項之費共四百餘萬此既開兵言

而款而即現壬戌年例七萬金不與也此外已未年登恭

增水陸兵二萬天津增水陸兵一萬四千庚申年京師立振

武營增新兵三千三百辛酉年遼州增研步兵九千八百壬

戌年察雲增車兵一萬張家灣增新兵六千京師十六門新

兵八千毛文龍海上兵三萬共九萬一千有奇除登萊之備

平天本省坐派銀派試增計共開此供備僅以謀漸者未供  
餘新兵歲費九十萬不與也此外壬戌年約鎮舊兵保增餉  
歲約數萬不與也有軍則有操費之費有牧馬之費有修舟  
車之費有官役俸廉雜項之費即毛文龍海運贖費已五萬  
歲費約十餘萬不與也自山海關四百萬外各處新兵歲費  
百二十萬今之約五百二十萬矣歲派四百一十五萬毫厘  
不虧盡充軍需已缺三十五萬然而不能也今北直加派四  
十三萬免矣山東四十四萬一千作登萊兵餉併市米運天  
津矣湖廣七十一萬九千廣西六萬四川二十二萬雲南一  
萬六千俱作賒餉以上總免留用外計歲加派四百一十五  
萬又虧百七十九萬矣至水旱之不時分數之不及臣未暇  
計也以前浮於加派之外三十五萬今縮於加派之內百七  
十九萬二項共虧新額二百十四萬又舊額連餉五十二萬  
合應補入則山海一路歲虧百六十二萬矣夫此百六十二  
萬之將仍問之民間乎民生實難計天下正拱九邊額餉歲  
入太倉銀庫約三百四十餘萬今連帶加派至四百一十五  
萬視正供數則倍且餘四此外缺餉百六十二萬則於加派  
現額以隨計之洋油冷道兩無慶新師給東師張欽定

示而自道之矣而兵中世世無以備其餉而後國之也 上從之

片監生等元儀赴督轉行營

戶科都給事中尹同舉以計縣通賦求嚴考成之法凡入考  
成俱加免科等第若任俸則降俸舊降俸則降一級舊降二  
級則降三級其則刑籍雖任率任丁役等項俱究論如後  
從之

甲午延按省州御史侯恂言逆前馮陰引同我徵兵轉餉碎  
未能得其要領以勾運黨與實有為之狐兔者故必滇兵下  
盤江以斷賊之臂川兵出遵義以扼賊之吭粵兵進泗城以  
衝賊之背此全局也至目前急者一在屯陸廣蓋大方之兵  
路期會未齊不宜輕進當於乾溝列伍等處分兵戍守部署  
大軍直逼陸廣使賊租無收因相機搗剿則生因之道也一  
在清江衝黃安又隔安莊一帶危同相露然率希先沙學策  
么魔小醜得一大神既行而前不夫則就縛耳因駐鎮其間  
引濟粵之師三面環攻則立戢之計也一在守烏江遵義同  
喉之地黔督節制所不能及是川黔分而水關合也故必守  
烏江近以招標從漢秋賊黨遠以連冷綏揚南洋諸軍斷賊

路高國對進涉議敵大方為陸廣之慮使賊首尾受擊則衝  
決之象也用兵計必需詢無必需米乞勅楚撫劉惟燾餉湖  
南湖北伏之

丙申命太常寺少卿暴謙負勅旋韓莊王妃董氏及韓王重  
恭節孝

錦衣衛指揮僉事項俊卿赴督輔行營初孫承宗以夷官副  
總兵王世忠領廣寧兵三千依虎首都夷易其糧料招撫反  
叛魚皮金白諾都世忠乞俊卿為佐

丁酉安南桂林府何博入犯工恩州圍遼南掠遼祥白沙  
村廣西巡撫何士奇擊敗之

己亥大學士又維楷致仕進少保廉中書舍人  
故連來僉事 子榮莖

辛丑首禮部侍郎范醇敬以大計拾遺被糾于南京刑部  
中得志悉南京御史王允成把持法司賄庇規屬允成亦象  
范氏介橫不法請臺省謂得志借題欲翻舉與竟生先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劾范醇敬子得志及工部尚書鍾羽正  
南京戶部侍郎于仕嘉候補兵部主事盧承業 上以羽正  
得志風望茲得難為大臣

宗憲少唐事恭後年為禮部右侍郎左奉子其秉志步唐  
事國子司業恭教中為右諭德纂修實錄

甲辰英國公使惟賢等上 光宗自皇帝嘗錄實訓 上蒙  
是御皇極門內殿受之是日受朝賀

既陵民家牛生憤一日二首三足割之一心二腎  
兵部尚書董漢儒言權輔孫承宗疎逃兵糧墮可虞巡檢彭  
鯤化跡牛欄山斬兵夜謀逃散百人陝西軍夏宜府各逃兵  
而延綏所調逃七百餘人從青山口投吳矣人情蠢動且懸  
歲令贖賞格報可

刑科給事中曾汝石言款差一乘於以發奸為是夙願為  
非移官一事移官為是順侯為非至於經撫喪師失地同犯  
罪鼠竄又同則經撫同罪為是分袒左右為非信文策刑弗  
可輕也臣刑利垣立加之法問一竹之如假印者可耳倘巨  
瑞宥任欲巧借立加泄憤所傷不小報聞

乙巳監紀兵道李仙品劾可訓等報官兵於龍場瑞蓋焚香  
氏業穴崇明等無所歸總兵 率參將林兆陽兵至楠  
木坪白水崖等斬偽都司王 等三十六級擒偽都司陳  
清等四餘劄報知再無討亦不遺議略到將藤州斬偽進茶

清等四餘劄報知再無討亦不遺議略到將藤州斬偽進茶

清等四餘劄報知再無討亦不遺議略到將藤州斬偽進茶

清等四餘劄報知再無討亦不遺議略到將藤州斬偽進茶

清等四餘劄報知再無討亦不遺議略到將藤州斬偽進茶



國權四界等所獲奏實等三本前日四本前日等事  
四擒偽總兵王朝臣夷苗七十九人又經陽路都司傳元勳  
等吹白蕩毛臺新獲大羽目阿獨獬苗級二十一賊等漸迫  
總兵李維新移古蘭越各路兵  
丁未外戚鄭養性至浙欲僑杭州巡撫秋庭柏言其非使命  
擇居僻所

談遠曰鄭氏不過通籍旅廷依憑寵始非齊魯之先  
也邊疆外地亦足矣其在扶射虎樂魁我疾之已甚本  
年大抵如此  
工部尚書鍾羽正罷  
戊申辰州向石軍家承生子猪身人足一日旋覽巡撫薛貞  
以聞

已而刑科都給事中曾汝昌言登萊海國也敵即克悍余駭  
焉而中衛於舟楫雖至急不為則望萊巡撫撤之可矣但擇  
才望道臣鎮之佐以參將率兵五千懸東撫獨遠天津去海  
百二十里冒險深入兵象所忌敵未必來備亦不可少而操  
九之地兩邊牙鉞廣設道府將官甚費則會鈎却院與天津  
巡撫互辦一權歸併暨道重二員斷府而分皆海總亦一員

庫儲不與承年道判練生經權臣者甚慮生重儲儲今奉  
略獨同撫臣不如擇一撫臣加以經略俾駐節崇關巡行天  
注承年與前速總督奉密尤為得策其亦真指人全無實司  
亟宜擢斥命下所司

辛亥以實錄成監修英國公孫惟賢進太保孫監總裁葉向  
高進工柱國其尚書倭廉尚書司丞韓爌支保同孫中書令  
人何宗秀又繼得孫承宗進少傅其太子太傅未國初奉延  
禧福象謙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並蔭道已改向高左  
柱國副總裁林允俞進太子太保鄭以慎加係一級周如磐  
進太子詹事錢象坤加二品服倭廉官同炳瑛張禹進太  
子詹事二品服倭廉其昌進禮部右侍郎其慎侍讀士協理  
詹事府承宗進等各加係一級

談遠曰 光廟正月所錄我何當時其昌獨成之福清  
柄漸歸馬天龍海被頭逾涯分拘於往例不能越也  
亦請給事中周之綱奏其謀大計其論即改凡牌符內出或  
奉其差或差其人為某事非駕司堪寫明白則本科不任受  
或有違年或有賈托概收明登簿凡自外入如各鎮總兵之  
差官紛疑四出請江蘇內將攝之差遣復指無焉須其效在

各鎮凡一乘載即濫請以出及送情送行又濫佩以入至王  
府之執符驗則曰給之撫按符驗之易勘令則曰姑准換給  
內監之用夫馬動至數百出京之執原數藉口傳單皆虛冒  
也請自今撫按總鎮所請牌符若干仍遵往例事竣時存用  
若干並繳卻送科至郵符換給傳單濫用皆裁減可也令下  
却議

甲寅夜有星自大角派入上台色青白二小星隨之

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梁棟王朝忠等十二人所歷錦衣  
衛指揮使時嘗觀洗許續錦江不媽保列世襲添雙天入洛  
氏天侯國典廢錦衣指揮金軍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等  
言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外戚奉命世襲止許襲一輩或在會  
典 先朝李化龍郭子章江鐸以捕州功世廢葉夢熊梅國  
棟以寧夏功世廢李汝田樂以松山功世廢始得錦衣指揮  
使或會事其他千百之世又必樂一俾新者也今 皇上  
第見諸人勤勞可嘉或未效 祖制耳先年黃錦等例丹籍  
已考錦等後人今亦無列錦衣者可以解諸內臣之惑矣吏  
科都給事中程狂等河南道御史江泗論等各言之不聽  
丙午原監修魏徵等官於禮部仍賜金幣

兵部尚書董漢儒奏去

廣東道御史李玄進論刑籍太常寺少卿施宗文閱視之役  
做詞隱利使然廷弼不竟其用薦王化貞斷送廣軍一別國  
緝為宗文師盜餉侍官一別朝行違為誅閔撫一王猷桃蒙  
西一為宗文藏匿一賈繼春優待送侍為宗文挑激

辛亥右通政劉憲章為南京太僕寺卿河南右布政王豫為  
南京光祿寺卿

大理少卿范濟世予告御史霍麟劾濟世附賈繼春謀說  
上不問

壬子故南京兵部尚書孫毓贈太子太保孫監

甲寅登萊巡撫袁可立言今二月總兵沈有容以生員金應  
魁所齎來師復州總兵劉興詐即刺愛塔魯巢內應且求臣  
免死加銜牌票隨給去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獲之  
其後續報皆云愛塔七月來歸始四月間以金州濱海人民  
徙復州以王丙之故致露愛塔并李永芳長子械去故其弟  
劉興仁及王丙番城驅其餘及於永寧蓋州四衛已空其三  
沿海四百里之地彼盡去之而不據僅遺而千人常斯時  
也陳輝前在物次據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將

角或吹恢復才圖值看書算

乙卯南京吏部尚書何應祥終養

丁巳以玉牒成駙馬都尉侯拱辰子昌胤廢監

貴州巡撫王三善深入大壩洪紅高嶺烏共部盜望風而潰

翁汝輝安住焚毀大方軍火灼堡安邦秀逃入織金三善逃

也大方前被陷進士田景徽參將劉志敏前鋒楊明哲得還

安住遺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令擒奪賊火

子日贖三善以元兇未窮常用勦為撫由是督撫謀逆不令

已未朔安氏偽總兵何冲蔚何應良陳勝一謀於市宋玉

何年弟宋祖胤丁氏等伏誅

內使王文進殿戴進忠死下司禮監餘付法司刑部尚書孫

暉等請從法司不許

莊士元葉市士元為鄭養性及內侍劉朝草揭者

庶申大學士韓爌求如同官何宗彥刑移贈本生祖父少傅

上命特給

吏部左侍郎王舜昌為工部尚書

朝鮮昭敬王妃金氏請封下詔議

寺兩教禮部尚書徐學謨孫元振乞補廢許之

癸亥兩京游遊注惟檢為大理左少卿

甲子火星出斗魁犯狗國

乙丑發帑十萬金餉開門

右諭德錢龍錫為南京侍讀學士

江西按察副使林恭章為雲南右叅政

丙寅貴州道御史胡良機請罷內操慎考選裁徐州總兵召

還蕭如薰去京營

上以徐州總兵魏邦彥餘額有旨兵部

覆暫仍俟後伏之

丁卯大學士朱國禎釋奠太學

巡視布花禮科給事中郭鼎言以戊午嘗給布花愆期至正

月報埃將何以禦寒今後省直起解本年九月全免十月初

給放又該部歲賞諭二十萬臣謂戶部宜再委司官一同兵

部令各營衛印官預造年貌冊監閱從之

戊辰總督蘄遠尚書王象乾以請叩關請撫賞出帑金十

萬四寺金十萬金給之

庚午命大理寺丞方大熱勅旌蜀王奉銓及太平汶川二王

仍賜奉銓金綺主坊以捐餉助守也

效禮部尚書范崇錫贈飲母太師

守味鐵諸洲推解赤乘曠河流沈本積五千廿集  
甲戌巡撫山東兵部尚書趙秀選朝

南京國子祭酒黃儒炳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乙亥光祿少卿呂純如為順天府丞

汝滕縣知縣贈太僕寺少卿姬文胤予祭一壇立祠

工科給事中陳爾翼言浙事織造料價一百一萬五千兩有

奇今虧額三十七萬八千五百有奇乞於十八運成數萬或

每年暫停一運不聽

山西道御史吳維新選改刑部尚書王紀御史王祚呂亦以

為言報聞

吏部會推刑部尚書王紀前重慶首司餘各罰俸補臣揭免

丁丑禮部尚書林允俞言署會同館主事畢自肅呈稱頃嘗

三衛夷人近五百人其賞有正有補有正補加添共計萬金

乃銀段衣服靴襪菓羞不知為朝廷之賜職取而視之多朽

虛破壞手不可觸始欺夷人驕悍因其天性抑難實藉之口

已織造自有頒頒脫惡若此又玩珠等圖梯山航海而來

正使賜袍金帶從人賜靴襪等物更不理寓司生所以宜皇

恩而煥速快也或亦即稱羨精好虛說厚習以美之

刑科都給事中曹汝法言萬太常寺禮部并左給事中周朝瑞  
四川道御史張修德為太僕寺少卿河南道御史馮三元為大

理右寺丞

四川鎮平堡地震

南京浙江道御史曹汝蘭等言先臣薛應秋忠先朝驗封臣

徐大相為乞表章 皇上厭情乞之多遂蒙降調似不宜退

棄不聽

順天提學御史左光斗言先年一月間遺考再注臣與楊選

力爭移官已求 皇上恩禮選侍珠寶與曹繼春楊同繼春

卒被嚴譴迫連去繼春亦去又范濟世生平端謹祇緣引誤

繼春刻心自明是繼春方出於借外而濟世不覺入於借中

臣所為惜繼春并惜濟世也至詞臣文震孟鄒師古臣滿朝

薦科臣毛士龍徐大相均當召還 上以濟奏不問

禮部尚書林允俞言朝鮮昭敬王妃金氏珠襪率殫積為不

道淫侈思慮蒸亂之穢行道掩耳而李侗無利國之心方厥

亂樂推德其言似可為李侗解矣然不有普天之共主在一

介行李告於闕廷一廢一興誰曰不可而僅然易數十年之

儲君淹俯三韓則及不能為李侗解也爾新討者如使回惟

漢地湖備討為海禁其禁禁更甚禁下士者并無其事  
成明桓也謂不可不討而不可遠討野的臣果日放也謂今  
毛文龍請以大義察其與情國臣滿堂翼而壹臣王允成也  
謂理誠通敵則保之立非篡者御史游士任也乃毛文龍謂  
彈胃背德保改其行謀黨惡初叛之臣、等乞物同兵部再  
遣貞士信臣司毛文龍分集舉國之臣民再四細詢如李輝  
無悔逆通敵而李保募立則王法日在推得而寬如李輝自  
絕於天親離棄叛李保前不與篡賊之逆討後自值推戴之  
公憤當再張之以請聖斷從之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停朝鮮使臣持銀衣術指揮會  
事張道濬自請往朝鮮故朝鮮言之且及前孟養志宣諭不  
職狀章下所司  
戊寅復懷仁王所稱國中村充鮮爵係初款款劉光復  
故四川下川南道劉侯贈光祿寺卿李繼同予紫綬  
太常少卿胡汝政為右通政  
己卯御史盧繼過度訓為江西右參政工科左給事中郭允  
厚為湖廣副使戶科給事中陳胤表為湖廣參議御史林一  
維為湖廣按察使禮部行與為湖廣參議御史林一

國權

海江海邊漸遠漸廣漢陽麻糧等項亦皆  
壬午余懋衡為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柝為吏部左侍郎時正  
推事三才馮從者不用輔臣以為言不聽

前右督善孝標為右前德憲修實錄  
癸未禮科都給事中成明桓為太常少卿陝西道御史馮英  
四川道御史張師孟為太僕寺少卿

先是御馬監以祀所用五方糧甲等為天啟元年採請太  
僕寺等收二千區發監調習五長 上將視如越之太僕卿  
柳臣中之御馬監有三十餘區每區月食二十人日萬石  
以乘費何啻數百萬而不以供一日之用何也 上竟許十

甲申日請官禮部右侍郎朱宗道以某表請假許之  
吏部右侍郎謝以律為左侍郎大理左少卿王惟儉為右會  
都御史巡撫山東

奸人韓宗功伏謀初劉保獄同及之互長復於西成御史崔  
奇觀

丙戌右庶子成基命五日謀  
御史伊那德特御好社黨致社於不

濟州都司潘清重運濟州解州餉銀功新舊共三萬餘員其  
錢糧年法撥運銀二十萬濟餉從之

巡撫福建尚周祥報琉球中山王世子尚豐表賀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也以訪御史為職請御史皆稱  
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在舉劾得當舉劾之所以不當  
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不過曰此我之同御故舊不能  
怨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動也不劾則須舉  
之又從而過舉之貪者蓋於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則所劾  
皆貪酷而孤拙者再入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  
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臣請以後檢及差滿將所舉劾令河  
南道將所舉劾發單細方類送堂官必察劾允當而後為標  
職否則即以不稱職論庶幾省共圖百姓之安 上大  
是之

御史劉瓛劾冒濫唐某所禮部尚書蕭堂舉及光祿寺丞  
聚奎挂有根曾同升等 上以雲舉兩朝諫官今天供職餘  
下部議

九 戊子朔己丑故右副都御史李同芳贈工部右侍郎詹監  
蔡順世江親朝以靈赫成賜贖恒崇尚滿麟嶺何景彥奏

借孫承宗來國精衛東漢崇廷稽奉幣獻旗報發為有差  
其部右侍郎余懋衡辭不任竟引疾去

戶部尚書陳大道致仕

年加御史游鳳翔臣聞人也聞日紅夷為崇教幸築城彭羽  
以弄五市及中左所登岬魁掠倂以謀和愚我以同航緩我  
今一舉矣強敵入境可不為之寒心哉初紅夷魁六營砲碎  
夷舟四十七艘賊三千人又戰于科羅把總丁贊死之敗沒  
千餘人遂固官兵于彭羽且六月巡撫南谷益憂之武獻計  
曰彼水戰難敵陸戰則不如我而日本帥李且同聞人誠  
格之則必天內所可圖也乃遣黑思歡人入海嶺石除係其  
枕因為火後燒之夫不能運舟而敗又誘之陸戰俟於統帥  
偃旄過報而為大敗之而李且亦招至掄祥紅夷去之

壬辰刑科給事中解學龍言額餉富校頭兵當清軍需當節  
馬兵常酌冗將當裁若今天下而講求之亦有可得而言者  
高皇帝時文官五千四百有奇軍職二萬八千有奇 神宗  
朝文官增至一萬六千餘矣軍職增至一萬一千餘矣今日  
又不知增幾塔臣以為主爵者肯細心查度凡可裁者裁之  
雖不能盡如祖制亦何裁得餉數於焉如布幾六司其也

知水刑制... 通判謀至四五員... 府裁二員... 併與是... 馬若干... 也此文臣之... 癸巳戶科... 徵於諫議... 滇師兩路... 政使謝存... 是始解

乙未左通政... 吏科給事中... 丙中總督... 南京戶部... 戊戌陝西... 己亥吏科... 處兩派...

刑部主事... 之令案... 未有使... 送前連... 辛丑太子... 書檢人... 壬寅夜... 大僕寺... 故四川... 于戶部... 甲辰木... 歸南京...

乙巳先是... 名等為... 敬請聖... 乙巳先是御史... 名等為... 敬請聖...

研探道所錄也

前太子太保尹和尚著燕大淵閣大學士吳道南卒道南崇仁人萬曆己丑進士授編脩在史局理。自好東禮尤所執丙辰典試註誤被杖通報去所著河渠志大政議贈少保祭中書舍人謚文恪

壬子擒設科於靈蓋別寨去靈蓋六十里守備郝大極舉計欲圖設科以贊人既起麟可遠曲靖道右恭議王錫參將尹秋易召議往這數月使其在別寨因夜襲之蓋安邦考女弟安效良弟效斐婦盜魁也

十已未去却左侍郎李理等復萬曆四十五年以來延緩軍夏甘肅九捷皆奇功也宜告郊廟陞賞從之

張連曰嘗不逾時所以慰開臣而勵武節也自萬曆四十五年虛令幾何皆矣慈憐慈髮殆且半之始清郊廟叙陞賞樞臣曰例也遠人曰河清可俟亦事雖叙功夫卒未嘗有德色也

辛酉平遠總兵毛文龍報劉愛塔之死連都司張盤潛師夜復金州今欲據金州圍三衛又滿浦昌城之捷斬首三十八級得泗水總兵沈有容報三日內統師出海彼已棄金州不

守以激怒日張連風以麻洋島和城者身文等九月三日復偵全城有人謀殺二百餘人張盤向在麻洋島敵燬其城塘報五具命核之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劉愛塔等泄而金州空沈有容以兵寡不可守而張盤入據聞金州有人率眾過張若於麻洋島此金州復而不復之實也 上勅獎大龍賜百金蟒服勞夫平三萬金

張連曰張盤入金州敵所必爭為兵鼓行而前則金州可克而帥俱怯坐墮成笑而捕究、稱功珍缺吊而霄破既蓋蒙蔽者稔矣

鳳縣大風有山翅龍食黍粟利其腹貯并許  
癸亥山東右布政李右才為南京太僕寺卿光祿寺丞兼蓄為大理寺丞浙江右叅議錢春為尚賢少卿  
叙平妖功進趙秀太子太保世錦衣衛指揮俞弼賜百金蟒服袁可立進兵部右侍郎楊肇基右都督蔣本衛正千戶金五十排幣二雙李養正等三百餘人各陞爵有差

甲子袁善屢敗賊也安南衛  
丙寅廷獻李維翰楊騎李如柏等九人出入長安右門俱合以將職錄其開定刑都御史涂觀刻定事洪聲述到共為



既果其新聘並降前  
已已皇長子慈熒生放瑞中官出

禮部尚書林堯俞言禮典五年一舉自萬曆四十五年至天  
啟二年例應訪採會議從之

戶部尚書李保延言屯田太僕寺蒸餉史董應舉稱畿東屯  
地極多亦易為效折須帑金開荒止二萬餘畝黍黍稻見五  
萬五千餘石黑董粟雜糧及涿州水旱子粒未報明效已見  
董省交章請加節餼有旨加銜巡撫

辛未大學士葉向高請除嚴刑刑律

談遷曰萬曆初命停刑張文忠力爭之而正天啟初情將  
照臣方升是王弼輔臣及除為之地焉何也豈真帝德好  
生耶

壬申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周炳謙致仕

癸酉少詹事趙承忠為禮部右侍郎五日講

左都御史趙南星為吏部尚書前太常少卿陸燾起南京  
甲戌葉向高等仍請停刑

貴州總督楊述中奏副總兵左世選等破壞吳氏硯台坐羊雀  
溪等將斬計三石餘級獲人畜亡家

次經詩經選二篇為漢書  
乙亥京師地震

南京太常少卿岳元馨為太僕寺卿尚寶少卿劉天國為太  
僕少卿

丙子葉向高等因請停刑許之

丁丑轉漕粟十萬石餉元文龍

己卯 皇太子慈熒生慈妃左氏出

癸未 工告太廟已刻日生重暈旁生左右珥

微戶部二十萬金同金十五萬光祿寺順天府各五萬頒賞

乙酉巡視光祿戶科給事中陸文獻言本寺見金五萬五千  
有奇今徵五萬寺臣何為遠紿命不敢盡進不得已進三萬  
金猶未蒙俞旨望 皇上矜允命下詔議

雲南巡撫閔洪學言粵之外尚有蜀會川一徑自金沙越建  
昌計程千里可達試不若粵土司界中邊險數旬然蜀止會  
川一險而粵西田州歸順泗城安隆在 可夫乞粵蜀並開  
道從之

閏十月亥朔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若失連左必不能守榆關  
決瓊崖軍運必窮難守邊左自故再閱三百里情形以悉守

之險阻既固則得備邊無虞通以軍額於中肯所與未五百  
 有奇珠璣馬珠牡居人可三千又日一抵前屯其備將趨率  
 敢遠望其獲田禾暇若鴉之群百千欲來登其障城且歸  
 然力能使其人勞而不怨兵民可六萬更勇於公戰奪胡騎  
 四十二折其前首三使建一城不致喻同將材也又一日  
 抵中後所又一日抵中右所中後所城工不加前屯而砲火  
 若其俱精堅且地饒多甘兵民不下萬餘中右地饒於中後  
 城內築可三面又一日抵寧遠臣初以寧遠去關愈遠去  
 愈近且城大而地廣而荒姑以祖天壽司收築汪有司窺  
 造後先接河東之人萬餘令兵民不下數萬登城回築生氣  
 鬱然同思為國家遠計則此城為必據必爭之地又次日覺  
 華島去嶧十一里而近地瀕海而肥可也登嶧之兵次日  
 遍歷洲嶼則西南望榆關在襟佩閣金花之水兵與運艘  
 在土人府夾山之溝而居蓋水陸要津也其嶧城遺跡可也  
 兵二萬臣先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特於山嶺為臺時眺於  
 數百里外次日還寧遠又次日閱湯泉亦可也兵然不若望  
 海臺北望首山旁之黃毛山南望覺華之蘇軾口劉家山  
 相對如門其南麓入海河為盤蛇踞險於而於之脈起者回

海濱國因通也蒲海邊界各處共軍則亦遠計於其日  
 出寧遠二十里至雙樹堡又十里至連山堡又十里至單望  
 山其嶺可立為砲臺望大紅螺可百里若山則三十里其近  
 則西去瓦密街九百步東南去鎮堡堡三千六百二十七步  
 而海環其三面又東南有徑而險臣於先一日期全魁會於  
 前麓登在鎮堡臺南而臣從陸冠伏水議於奈可設水信  
 特令魁習風色以便策應而瓦密街東有東軍伯莊禮所為  
 寺可設山伏以西應沙河北應檜木街東南連單望山以及  
 於海又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在象高之下又東北為塔山亦  
 平衍無可守縣檜木街而西北為紅螺山迤連東南抵威遠  
 山後其東接原家臺山折而東南為螺子山遂至首山其與  
 玲瓏山相夾處當大道之衝可立闕城名以寧遠北接螺子  
 山中有平原河水環其前可為堡西北五接原家臺檜臣從  
 臣初議仍置安山灰山於中灰山不可燬灰而隨在石有  
 薪其而檜威繼光峭嶺門法為臺垣以收此二百里為內鎮  
 而山海不覺在重垣之內總之以修築固連山以策應固連  
 海以守土固連人以養人固連土以對兩遠近分布控扼固  
 該洗運使失天臣法裁爾原惟嶺間氣法固因社余泯冷

魏利運計三隻兵民亦不主餘萬可五千餘頃臣與  
撫計以幣金買牛其他耕具糧料俱為備其仍令胡維寧趙  
佑同各城堡官大集萬人裁其原隄肥硯伍士多寡之數民  
力能百種者許以三年起科又督撫諸臣議同煤鑄錢固地  
煮鹽因紅通用物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臣縣連山回遂住  
前也凡戰守之具足關門之用則漸移於外待前也既備便  
可以備前也者備寧遠矣 上大是之初承宗立寧遠同監  
軍承榮煥主事鹿善繼力主守遂任滿柱鎮之參將高見賢  
謀祖沃壽葉誠明濟期跋  
辛卯天却左侍郎蕭雲舉為禮部尚書署詹事府太常寺卿  
署國子祭酒而師仲為禮部右侍郎物理詹事府右庶子黃  
士俊為詹事府丞為少詹事  
神廟清惠順也李氏祔莊銀錢山 恭順帝在揚州皇貴妃帝  
壬辰兵科都給事中趙時用言濟然楚餉額又五十餘萬不  
宜責成焚撫及焚蕩司轉那借轉發又所謂泗而諸土兵狼  
子野心不可倚信宜如粵撫何士晉議上月板自安龍兩路  
官兵間道以分賊勢而遵義為水麓之衝泗重兵扼之大兵  
則入桂廣浙福賊源於未可遽移也得前焚餉如故餘不詳

之未大學士兼尚書高拱思請收降請翰林科道各官如大  
震孟鄒鄒毛士龍侯震賜德陽賈繼春江東蘇等七人  
上以震孟難遽釋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論給政一月人之途宜開一月人之路  
宜清一凡人之權宜專一凡人之法宜一 上是之  
御史劉維忠等言門軍數百索辱御史施廷慶宜懲治下却  
連核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言陳鼎相以女通齊人庶孽滋  
相自負知兵法謂虜虜王苗裔又嘗動天下謀舉兵幸與  
相母叔兄弟發之并執虜虜以聞  
沅陵民家牛生犢二首三尾又民眾在承人及隻目旋斃  
戊戌刑部尚書孫璋改天部尚書署左都御史  
吏禮部右侍郎張邦紀清黃  
兵部左侍郎張經世為戶部尚書總督兼揚巡撫天津右副  
都御史李邦華為兵部右侍郎左僉都御史斯三俊為左副  
都御史  
平遠總兵毛文龍報涼馬佃牛馬之稅新三百三十五級賜  
金塔勞輝三萬石臣等聞知此事臣等亦不詳

是亥軍及後軍更其舊之換清郊廟之祭儀  
山東道御史劉惟忠為太僕寺少卿福建道御史彭際遇為  
大理寺右寺丞

庚子兵部右侍郎劉曰梧予告以給事中蒲東權劾其逾年  
未任也

辛丑太僕寺少卿侯執蒲為太常寺卿光祿寺少卿彭瑞吾  
大理左寺丞楊鶴文選郎中李逢節並為太常少卿尚寶司  
少卿錢香為太僕寺少卿

壬寅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續圖綿曆降祉以重宗祧朕  
以恥躬紹承鴻緒夙夜祇念 皇祖 皇考儲社稷庶詒孫  
翼子祈繁早昌嗣緒以慰在天之靈蓋三年於茲乃荷 皇  
穹眷祐九廟居歆以今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子誕生繫 皇

貴妃范氏出嘉慶集於邦象懋條洽於億兆肆頒渥澤誕被  
多方應有恩條開列於後 云於戲震得男而應索通開長  
發之祥與申命以臻恩用佐維新之政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甲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言河工 祖陵之衝宜周海上接  
應之謀宜急仕路澄濟之要宜留報聞  
乙巳禮科給事中斯興治言漢昭陵疎勒德之不明介祭

之革至朕私崇萬壽之隆胡其孤高介持朕效承承而志  
者又以為矯激排擠中傷如禮部主事程國祥兩令嚴成冢  
侯四壁而凶人視為當門之蘭兵部主事劉永基兩任縣令  
無苞並無賄賂竟不行取如廣東羅定道副使張大猷等權  
閩浙暨節省七十餘金而泥濘變相瘡兩地且正學粹品  
之馮從吾清風高節之下承憲而不用如察典久棄之祭獻  
臣未斥露的候國之何棟如未罪烏足以清仕路而神激賞  
我事下所司

戊申廷寧奉 都督同知卜失免阿不害等貢馬  
翰林編修侯恪等頌詔各藩尚寶少卿陳元等頌詔各省五  
戶科給事中孫紹統言銓政宜舉 祖制以京堂言之定制  
南北各正卿一各少卿與丞或二或三總計不過三十員自  
起廢之途開一概添註大賢起老庸亦起大奸大貪一察再  
察者亦起有一署至二三十員而京堂之制失以部屬言之  
部員職掌亦日匪輕 祖采朝題准戶刑工部司屬無致不  
得輕謂若勤慎者與夫禮兵部一體序選部分何嘗限人不  
謂厥尊於此規觀於彼而部官之制失以臺省言之 祖制  
三年一政三年一舉取俱見缺取用冷需次候缺後至三年少

亦年餘而升取之制夫以據置官也神宗朝令各道推官  
歷任年久方許推陞今席未暖而推報已至功方新而旋旋  
又移而撫臣之制失以司道言之陞轉太易修其條藩近且  
人人熱心京師矣不知世宗朝會事適陞副使按察使參  
議適陞參政布政使不必驟更教易者何居而司道之制失  
以府州縣言之神宗初年題准守令以兩考為主知府歷  
俸六年上下乃得陞遷近來知府有三年始陞至於州縣有  
三年兩調而即邑之制失所坐守邦治者為定功令而後外  
官始修備官職地方始受實政也章下所司  
工科給事中亦有度節今日生財之孔已盡惟有節之一途  
言節必自官闈始今官闈之年例日取其盈海宇之物力日  
受其縮如 慈妃冠冊之內辦 順妃之制差節省已見於  
天下矣尤望益私偷德擴而克之於百姓不聽  
庶戎陝西三邊總督李起元為南京戶部尚書太常少卿楊  
遵為左金都御史大理右少卿程鳳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  
辛亥吏部尚書趙南星言干進之害居官者皆欲得京堂為  
爵者皆欲謀為京堂補原道即故是撫爾然撫即欲即欲若

能無救民之意者夫官以救民漢過於其權其次則知府最  
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實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  
而用之久任而推之也 上是之  
御史楊廷烈劾順天巡撫去和聲白馬關失事及賄受將吏  
不問  
叙畿輔平妖功保定巡撫張鳳翔進兵都左侍郎世錦衣百  
戶天津督餉戶部左侍郎果自嚴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  
郎天津巡撫李邦華已陞任仍加俸一級各賜金三十幣二  
采斯行等各選奏有差時議天津二撫歸一命畢自嚴兼巡  
撫  
癸丑協理式政左副都御史朱光祚進兵部尚書  
甲寅廣西道御史宋師襄論假尚文病憲周應秋無骨衣可  
立無功皆當去不去須之考覈緣轉項臣純如傾官實子儂  
不當來而來 上不問  
乙卯雲南地震  
御史張應辰劾何棟盜餉一萬有奇陝西梁之棟劫賊逃  
問在去年季冬 今廷歸何也  
如劉如屏孫張山聲製此淫辭三人深不可測

十一月丁巳朔冬至 工部知選御皇極殿止宴吏役於左闕門

戊午御皇極殿受賀

己未推恩外戚太子太保新城伯王昇進侯子錦衣指揮會第王國典進指揮同知從子國泰正千戶都督同知張國紀進右都督指揮使王學政黃彝並都指揮會事 皇貴妃范氏弟錦衣衛指揮會事范守仁進都督同知守義指揮會事 葉向高進工柱國兼夫尚書休養尚書司丞韓瀛左柱國兼夫尚書休養中書舍人何宗彥孫承宗並進少傅兼太子太師朱國棟顧承謙朱廷禧進少保兼太子太傅魏廣徵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並詹監 再申右庶子唐大章改左庶子右諭德林欲楫為右庶子並署坊印右諭德張廣為右庶子南京國子司業葉燦為左中允編修劉鴻訓起右中允

辛酉工部左右侍郎周應秋推尚文供予告

甲子刑部左侍郎喬允升為刑部尚書保定巡撫兵部左侍郎張鳳翔回都署右侍郎事

監譯布政使謝存仁右參議王傑副總兵袁善會於普安一

乙丑慶慶樂成

丙寅推恩日講官鄭以律錢象坤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協理庶事斯趙來忠進太子賓客二品服俸成基命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姜逢元王祚遠並左諭德兼侍讀正字張邦經改光祿少卿傅應星進禮部儀制員外郎王讚工部虞衡員外郎餘如故

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魏大中言臣與同官彭汝楠辦事該科有監生陳宗虞亡父子負廢莖子負官四品已蒙例予祭請監請廢事屬違例所應得未嘗不參考生平汝楠謂子負廢閱汎海之役聞洋舉砲自焚厥師致疾沒而臣憶子負按閱時侯官令以浮懸撫臣許子遠劾之子負薦之公論不與改却典條例所云例雖應得而行當無礙之求耶

戊辰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從心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戊辰慧妃范氏封皇貴妃

張國柱詞樓御

政河南巡撫右金都御史李思濟請兵部左侍郎

庶年萬壽節兩會光朝

吏部請考選續生諸臣 上命遵三年一考之例吏科部給

事中程註署河南道御史袁化中等奏明旨慎考或當而停

考非宜未聽

吏部尚書孫璋進太子太保

甲戌慶成王敏菴薨長子求檢攝府事

陝西塞平等族番人羊加保等首馬

先是任子一品級中書舍人二品三品級五府都事各舉其

五府各舉三四年並選主事員外郎獨中書九年滿考選員

外郎中書舍人沈泰泳言其不平命以後俱五年序選

哈喇慎却夷初素貴英科三十六家秩官塔犯甲右所恭將

王極行逸至仙靈寺遇伏死之兵劫尚書趙彥珩下營撫衆

所殺者章嘗治罪而後許之撫賞如故

乙亥貴州巡撫王三善出師抵大方賊走向克大營據險負

固伴乞降實求援於各土司進堂陳其愚妄邦云凡邦後之

死友也來降三善信之為所誘久居大方欲劫縣其地

為子禮料漸於帝御德也楊為於歸時少加

兵部尚書趙芳奏據山海關總兵馬世龍報回虜人云敵進

西之囉、車三千餘輛傳家牛鹿頭目每家作西、衣帽欲

借西路往善峰臣等以敵既得志何嘗一日忘西顧之心今

西、罷守口夷人稱兵挾賞而東報適至始知西、之敵不

可恃也今關門有南北官兵十三四萬不為不多矣宜及時

選銳其營其將為前鋒其營其將為奇兵其營其將為援兵

皆責之衝鋒取敵又擇善守者其營其將為正兵守糧重兵

營其將守關門其營其將守隘口皆責之畫地固守此分布

兵馬之當豫者一也昔連廣之失守雖人心不同今關門三

大將前鎮二大將皆一時人傑宜以忠義感動大小將領而

下同結保人、知忠君報國之義此固結人心之當豫者二

也自有遼事以來人謂敵強我弱不知彼之必勝者勝壯而

力強我之不及者勝怯而力弱也五大將當宜諭各官軍奮

勇力戰共建奇功進而後、臣當立至獎、感力何敵之不

可破此鼓舞騰力之當豫者三也山海綏路固天設之險而

三揚各邊皆層巒疊障亦天之所限華表者其水、空挾其

象衝其火衝令處、有備、至善峰、為入有大路敵所垂涎

與、滿、計、何、特、以、禦、敵、近、通、列、天、肆、於、朝、野、陸、兩、營、塔、洞、而

將領赴子峰口防禦王武領道又領三領大將計明度  
 中協則總兵王威移善峰口西協則總兵孫祖壽移善北口  
 東協則副將移桃林界河口崇川至明年二月終而止此固  
 守險隘之當豫者四也我故知彼情形全在哨探哨探火夜  
 不可尋常泛差須擇志勇之士厚於身家十倍於營軍仍給  
 衣物財貨令結敵之左右敵之聚兵營在一月前某日統領  
 某校入犯先期探報我得扼險堵截哨探得報唯首功陞賞  
 以勵其後至前鎮臺兵始於威繼光皆義勇壯丁敵所憚服  
 而不敵動令改募北人成法蓋原當仍募南兵哨守庶有保  
 而窺伺不生此哨探守臺之常豫者五也敵兵正銳難以力  
 爭我兵未練當以計勝五大將各派兵分地堅壁固壘勿遽  
 與交鋒設疑以擾之多方以亂之使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預  
 因敵日銳氣漸衰必潛師東渡五大將各分兵進擊其情歸  
 勿輕視於一擲閃外之運民乘兵馬多矣敵守不可知倘有  
 清敵情察嚴防不先動糧宜核軍前各屯堡有城堅糧足及  
 覺華島可以保守者量守敵其中固守勿戰以待大兵堵截  
 或屯堡不能盡守者可徐收入關內毋得驚惶以誤人心  
 此堅壁清野之常豫者六也臣等五將用始不難惟在戰之

兵功強或得法者有亦威新賞不補獲此在皆內外皆  
 軍此撫天代謀之常豫者七也元文龍被孤軍於海島軍制  
 三年矣出奇設伏屢獲大捷亦敵之所畏朝鮮權國事李儒  
 以李瑄通敵為名獲奪其位今請命天朝力願報効宜降勅  
 發登萊撫臣差捧至朝鮮令發兵數萬同元文龍列營於附  
 近海島間不時出疑兵奇兵以擾之悉加哨探伺彼動靜如  
 有過河即竭老巢以攻其必救此海外牽制之常豫者八也  
 上從之其李儒新界國事下禮部即議  
 揆遠曰拒却豫計非不弊然可竹竟實效在哉一條列  
 一題覆謂其職已盡此外任當事目為之不必問亦不能  
 問也餘人皆然習紙上之績伏向中之規天下事不願至  
 極清易所抵哉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以主權失事殊逆將同繼武等十九人  
 因求免不許  
 丁丑吏科都給事中程柱言天下最急莫如邊左而前門其  
 咽喉也次莫如滇黔而偏沅其門戶也頃督臣王象乾以受  
 閩銓臣議推補忽為中止以拒輔驛跡斯重將謀撤馬意謂  
 勦撫源流一為迷頭將標必無異議撤諸費史阻齊臨將誤

一五八八千...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人未必不資權輔之力若之何自撤藩蔽也偏沅總督已平  
告而賊尚未定或欲去督而專撫或欲去撫而專按臣竊  
沅有撫舊矣曩征播州以支可大移鎮後用江鐸事急則設  
事平則止不獨同楚之固而正以壯黔之援今黔中告急風  
鶴皆驚數百里曠悍之苗非一中丞鎮撫其間何以恬然受  
我戎索哉章下兵部

吏科給事中却工曹言京堂添設太多晉陟無地計實係滿  
歲則放假回籍遇巡撫缺出按才望而用之監司缺少  
率虛占於例轉之官慢若命慢地方此不可訓也宜自命下  
為始逾歲不任吏部臣作缺另補而本官仍請查處分得旨  
京堂填選因推陞太多以後例陞轉毋徇情濫推其方面  
不到任即作缺另補不必一年

川師入龍場奈貢中列而逆擒奔崇明妻妾氏并崇輝及偽  
軍師蔡金肯偽經略李健偽丞相張高極偽 王三思等  
斬十餘級

戊寅督理屯田太僕寺卿董應舉進右副都御史  
巡按直隸御史潘雲翼言督臣王象乾以憂去請代初素糾  
倉谷累時齟齬於閩外敵聞其不克戎索人又皆歸咎於撫

狀新督象乾仍委心料理俟得狀而相揚輝方許離鎮後之  
已卯戶科給事中朱敏相請前鎮據險脩邊其地形不外三  
等曰山梁曰平地曰水口在山梁宜刺崖削峰在平地宜掘  
溝開壑在水口宜安木城架火炮其守壘也不專恃壘而有  
險以衝壘其設險也不專恃險而依壘以據險 上是之  
巡按貴州御史侯恂言舊撫李種迎取安邦秀全益勇昨實  
乃御史蔣允保風聞之候令允儀回奏允保再疏詆種仍下  
部院議奏

朝鮮陪臣禮曹參判趙懋等進程大蓋席等贊萬壽及冬至  
節賞賚如例

總督貴州兵部右侍郎楊述中免

壬午工部右侍郎蕭近高改左侍郎太僕寺卿高攀龍為刑  
部左侍郎大理寺卿饒位為工部右侍郎通政使吳用先為  
添設右侍郎督理門工

太常少卿王洽太僕卿程正已魏雲中左通政徐良才為巡  
撫右倉部御史冷浙江止已保定雲中寧夏良才宜府

貴州巡撫王三善勅復黔總兵官麻鎮據險進善借募侵餉  
延瀾觀望致誤圍城於紅淪賊

保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各不過十以練兵營則和  
各營二三百頭緒紛紜於是并為五營可裁余書一真定亦  
七營亦不過千三四百人練車營則和為營亦三五百亦頭  
緒紛紜於是亦并為五營餘皆裁每營車軍一記總領五  
百人不設千總兵部咨到加銜官共二百四十餘員正考留  
九員 上從之

甲申進村 皇長子慈然為懷沖太子

乙酉錄川貴楊果麟園功進朱慶元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舊督楊述中陞倭一級進王三善兵部右侍郎兼右

倉部御史薛貞右副都御史徐進秩有差

恩蔭諸大臣尚書天部趙南星孫疇戶部李宗延張經世禮  
部林允俞兵部趙秀刑部喬允升工部王舜禹侍郎又部曹

于汴王圖戶部陳于廷禮部錢象坤周如繁張邦紀汪輝兵  
部李瑾高第朱光祚李邦華工部周應秋張尚文都御史鄭

三俊大理卿饒廷太常卿洪世俊胡允倫胡世賞侯執倫林  
熙春盧大中曹珍太僕卿黃運承程紹鏡仲柳坡王之宋丁

啟濟光祿卿洪翼聖何喬遠都右官李本固南京尚書沈傑  
給事中蕭近高沈傑卿蔣應舉沈祿卿魏時舉遂得齊隆送

法選司

十丙氏朔連來巡撫張鳳翼言今日請初該部收拾人心為

第一美速官無祿者准舊餉補支運士無歸者准前衛設官

署重速人陷未還者准撫賞內濟贖凡指揮千百戶文武

生童及不被男婦行閱內閣外寧前各道查明安置更概

發軍需以資急用原設運東每年馬價求查務亦馬扣夜如

議

恭軍等衛夷人妙克等貢馬兩頭賞衣段本色絹靴鞋折給五  
是並承折價禮部為請

工科左給事中楊維新言屯田董應舉收紅白稻一萬五  
千餘石今閩外缺餉常本色抵折餉聊濟斗米四錢之厄從

之

丁亥貴州巡撫王三善會師十萬於明宗渡分五路道臣宗  
其仰等監之伍賊敗之進渡河復渡烏江七戰皆捷

戊子御史蔣允儀巡按陝西魏光緒巡按山東高推巡視亦  
管

己丑辰刻金星順行盡見於寅位  
故難天巡撫右倉都御史王承恒浙江巡撫右倉都御史列

一類其子並沈崇基斬獲之禮科左給事中魏大中言余  
都御史四品會典無予莖之例 上命停給

戶科給事中朱欽相議裁登極召孫承宗斬歸歲一巡行以  
警勅將吏四十七年以前通負蓋與民期免盜餉如陶朗先  
何棟如梁之垣等贖私巨萬絕不見分毫宜行撫按嚴追得  
旨輔臣需召不得輕言餘下部

命監國公沐昌祚撫按料理其孫致元毋預兵事初巡撫  
閔洪學言假監辱命一日沐昌祚再曰沐致元臣見昌祚莞  
鎮之矣矣持重畏其所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

似朝論倚之太重為望過殷也致元一揮狂妄人下軍國何  
事而輕以付之二月部報得沐致元授監之旨類臣感然曰  
必用致元事將大壞巡按羅汝元亦言之故有是命

真賞刑部右侍郎牛應元為左侍郎

辛卯也田太僕寺卿兼監察御史董應舉進右副都御史督  
理順天屯田上言其難十倍其利亦十倍何也故而委俸遠  
民是欲藉遠民以之也屯于直隸天津至山海等處是為京  
師擁護左臂也藉遠民以屯是以賑救當召募不虛費其銀  
于賑為京師擁護左臂是以屯賑當召募不虛費其銀于募

此二者皆難辦也田有法可用者其難乎若成功其利亦十  
倍何也救涿民便不生亂一也左臂厚京師益安二也溝田

積牙固成地網列樹參差胡研不得長驅三也農隙講武壯  
戶速暢一或捐心四也閱兵精銳民忘戰有屯助其聲勢  
安固其心五也于屯田處為儲敵臺至則入望烽火相屬  
易過京師六也也衆收多米草之價自平國餉不虞七也清

運艱難也田稔歲令清民就糶可省其疲八也民不疲勞無  
束亂九也屯事既成用不募之兵同不漕之粟人不畏敵兵  
不虞饑進可戰退可守十也此如何功力而令臣不才任之

乎臣聞忠臣受任必計成功夫成國圖必慮大費今以遠民  
數十萬擄其子孫衣食其情至慘一聞安插之令所在擁其  
其費必大矣掃一戶須土室牛種田器教食皆具而後可耕

三百畝一畝臺大小相錯器械必具而後為保有耕作之資  
而無收保之所難至棄之屯事不成欲得其利必督其功  
欲督其功必給其費不知朝廷有以應此乎有以應而後臣  
敢任無以應集者必苦必亂臣將無以自明臣不敢任也  
且既有屯田御史又以并臣一柄而孫遠民既任經界總督  
請賑故論臣安插一兵而安插安插之市頭與都也相聞衙門

新故必有分任之官聽月之人俸糧工食于何處給察地借糧于何貢成一有阻格務必難行推不能行之亦邑臣亦不敢任也今臣受命候勅候閔防則種期已過必須給食至明年夏所費益衆私計委押遠民一萬農房牛種器械政臺等項須五萬金可月給食至明年麥熟而止亦須五萬而委押三萬須三十萬有奇明夏以後麥不自給乃可省此而籽粒猶不能入官後年秋麥熟乃可計畝輸糧輸糧積為閔餉用朝廷費三十萬銀而待輸于兩年之後議者必以為連臣能終其事乎臣愚欲十家為保、有保長十保為聚、有聚長十聚為連、有連長四連為帥、有帥長而後統以屯田分司畿一縣其有作奸藏奸鼓衆煽亂寇至處保人保不嚴守者須同族牌行法又須中軍參將守備把總等官乃有次第法可施行不則臣亦不敢任也

冬氏及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梁棟又蜀張大元李賢王朝忠劉應坤安進各世錦衣衛指揮金帛  
前江西副使陳切學為南京光祿少卿  
再旬知府周仕國進光馬少卿署雲南府事  
汪辰孫承宗言今當裁經略仍以兩總督之總督時一問為

擬請選遣如宗然臣難聞其主推不推總督以臣督兩撫以防欺歸撫臣若家雲居軍前又言登撫未可遽裁登鎮仍當早計 上是之

癸巳登萊總兵沈有容罷免究總兵楊榮基代之即裁來究總兵故參將

禮部尚書林堯俞言朝鮮李保乞先頒勅令登萊撫臣速官同陪臣至其國令受王號仍發餉資毛文龍恢復有緒始遣勳戚大臣捧節冊封庶幾字小之仁不失國圍之迫從之

談遷曰李保誠誠既不能討又討廷之非制也談自高皇帝開國絕仗必矣建以逆命若拒三韓之好毋且淪入於建、計之在也力不足莫摧後其請非窺隙而有所動乎

甲午勅華陽王至遷終末諸宗以舟城另居且漸近變洞攻也

廷安督糧同知改捕盜街駐黃龍山

吏部右侍郎曹于汴予告

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改吏部光祿卿何喬遠為通政使太常

卿林熙春為大理寺卿

錦泳巡都察院恩泰奏省步以鞫如功

錄延綏十甫等夏歷功文武臣楊應祥等二百九人城爾衛  
等二十四人初伯祿等百八十八人陞賚賚恤甘肅巡撫進太  
子太保賚錦衣正千戶巡撫徐養量進南京兵部尚書攝左  
侍郎事賚副千戶並世襲甘肅總兵李懷信進左都督需用  
世副千戶先後總督楊應祥原賚錦衣副千戶今進指揮同  
知劉敏完進太子太保需召原賚正千戶加一級李起元進  
太子太保世指揮僉事陝西巡撫金志士原賚錦衣指揮僉  
事加一級陝西總兵官東志原賚本衛正千戶加一級軍夏  
巡撫臧爾勅進兵部左侍郎賚錦衣百戶總兵蕭如薰贈都  
督同知世本衛百戶先後兵部尚書崔景榮進太子太保原  
賚錦衣副千戶加一級黃嘉善進少保原賚錦衣正千戶加  
一級張鶴鳴進太子太傅原賚錦衣正千戶加一級並世襲  
餘叙錄有差

丙申申道御史高推論首推青善善其難其失事狀今廷  
綏叙獲世賚何計而處此 上不問  
南京御史陳本言滕縣妖盜後有數千人婦里有司稍苛求  
之致數千人攘臂而去宜申招撫之令黔蜀之難將官檢擄  
至子共相遺謂宜下劫掠之罪重下所司  
恩典及錦衣衛官駱思恭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王世威都督  
僉事李不矜都指揮同知史世載都指揮僉事楊汝敏指揮  
使俱仍任進張懋忠右都督楊汝華都指揮同知俱僉書張  
道濬指揮同知吳流年都指揮同知沈光裕都指揮僉事劉  
僑都指揮同知各仍任萬邦學都指揮僉事而鎮撫司僉書  
工部右侍郎蕭近高予告  
丁酉吏科給事中許崇卿言年來爵賚太輕紀綱日替 而  
朝堂極 皇子誕生三品京官以上人、廷賚子孫至錦衣  
世襲非軍功不得濫予而今保母之屬閹戶之沐紛、傳奉  
兵部不敢執爭故曰爵賚太輕也載奪官餉早出脫逃之類  
兵部有柱史近屬管轄之門卒所尤異者則內監李實之恭  
楊善也實雖奉勅督造欵五品府官使首善必不甘實跡入  
則所提問定病懸腰佩各則所寵養之病飲酒紀綱日替也

工秋重趙舉師以新巨損秋奉俸年等  
戊戌京師地再震

己亥陝西魯班等七寺喇嘛僧林鎮桑卜等首方物

先是韓城妖人劉買得如時左臂有痕曰云周龍因糾黨署

偽令等官巡按御史高弘圖捕獲之又聚及鄠縣等妖人俱

擒巡撫孫居相上其命叙撫按品兆熊高弘圖等

原于少庶事黃立極徐光政為禮部右侍郎充纂修副總裁

右庶子林啟祥右諭德李標右中允楊景辰理語勅

平丑兵部尚書趙彥復言開路通漕之宜封糧之事議制不

如議因聞新不如開舊漢諸葛亮而征雅閣日越為入而五

月渡瀘者即建昌路也又按輿圖自四川雅州入雲南省城

驛站相距餘於百里者無幾不過添驛遞四五所而不足於

百里者更相其山川之險易人畜之家疎以增郵役請除却

餉六萬為建昌開路費從之

壬寅立春順天戶進春 工御皇極殿受賀

癸卯陝西工已羅等族番人及鋒族城等族番人焦吉已等

貢馬刀甲  
乙丑給封李綜朝祥國王先命登極遣官同陪臣賚賜候事

軍機處

丙午南京戶部尚書黃右都御史王永予告

撫治鄧陽右僉而御史漆復一劾四川募兵復應知縣戴大

其領兵都司胡文選馬倫守隘候放詐等驛驛沒掠命玩之

逐妖人宋明時初譴張益以異才為兵部行新督驗試過屬

夷胡素挾骨令試之攻墮總士凡三七日謂不耳與戎大款

隨祝改文潛消之後胡素退任功且云胡素法豈不又在立

春竟亡恙六部請寘於法 上命逐之

該選曰古未有符咒賊敵者當其法為即軍移部逐之外

以嚴左道本兵不之察猶冀一別始圻罪法使律條試安

在為月人哉  
丁未封成妃李氏

江南北地震

己酉總督貴州兵部左侍郎楊述中報巡撫王三善入巢各

捷必邦者奮負等僅以引先首功萬二千餘級抵京亡案官

軍行過河 工悅諭戶部勞天卒三萬金

廷議以替輔在侍總督惟偏沅仍巡撫及總臣督餉從之

總督劉運少傳兵部尚書王象乾言丙午三年撫民共金三

總督趙國英都右侍郎朱燾元正總兵官李維新監軍副侯  
李仙品余第剗可剗等各五道進兵入龍場擒奔崇明及偽  
軍師蔡金奇并婦安氏斬千餘級  
廉以補故兵部員外郎楊繼威諭差以保足巡撫張鳳翔之

請命太監魏志賢總辦未暇  
嘉亥王三善自刊兵瓦全銀山時忽拔已集我師老食盡

壬子大學士葉向高一品滿考六年轉填一品考滿三年進  
尚書倂  
向高上柱國太僕詹尚書司丞曠左柱國詹中書舍人並其

乙卯給祭太廟

黎維祺妻女而都統使初黎維新于萬曆己未年死維祺僅  
十三齡攻在求目至是遣官請祭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六口五千一百  
六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四十七萬九千三百十九  
頃八十三畝有奇米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石一斗有奇

甲身英敗四年

正副辰朔初皇極門內殿災

戊午青州巡撫王三善以大方餉盡議班師陳其愚輸情於  
賊私樹標馬賊急追我副總兵秦民屏被殺秦佐明祚明突  
圍出賊勢復張

己未葉向高轉填辭新命

庚申已刻天津三衛地震有聲

御史黃尊素言余懋衡曾于汴陪推察點相繼押天子吳劉  
宗周快引于先跪位堅請于後此皆數十年之培養老或不  
可不惜也

辛酉 上祭太廟

癸亥王三善至梅家海賊大至三善獨保一山賊退始至內  
莊

御史王業浩請補高祖攻南京尚書王華贈議不許

甲子始日諱

乙丑王三善兵敗于鴨池自刎不死擁衆執之不屈過雲初  
賊偽款至是畢至圍之官軍不相顧遂潰監軍岳其仰同知  
方明棟梁思恭守備田有龍並洪三善永明人崇禎初贈兵  
部尚書瘞錦衣守臣廷錫賜祭差

行部尹都右侍郎孫承恩改吏部禮部右侍郎湯師仲為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右侍郎溫體仁並佐都兵部右侍郎高第為左侍郎太常少卿楊鶴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前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為南京右都御史

大學士葉向高等言添註一事祇因 皇祖時遺蹟過多

皇考與 皇上蓋行收召人浮於官勢不得不出於此項科

道屢言將添註遞停大添校既停則京堂之壅滯愈甚言者

欲令其請假引疾此於政體實為不平何也請臣雖年力才

品不同其速者皆沉淪推柳二三十年近亦累資而得今諸

臣之起不二三其至九卿八座者僅數人而卿元標鍾剛

正馮從吾輩又不究其月以去所存無幾奈何又生厭薄欲

一舉而空之也命仍之

戊辰詹事黃士俊為禮部右侍郎仍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

府少詹事施鳳參為詹事右庶子兼侍讀林欽禛為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同禮部右侍郎黃士極五經筵

己巳協理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黃士極充寶錄副總裁右中

允楊景辰撰誥勅

庶許少傅兼太子太傅尹都右侍郎高第試法嚴於學世河保秀

崇禎五年冬入籍隨州萬曆七年未進生籍選授翰林會官持

正統一見稱於時贈太傅撫文毅

巡按廣西御史賈蘇祥言粵西之患有三曰交夷曰土司曰

猺獠見設之兵約但防猺獠而交夷土司不與焉今交夷擾

侵地計二百七十二村矣水西之變泗城南丹陰遜安苗思

州不受調猺獠伺掠賓州一寨為群盜根株土台名為我月

軍相窺隙宜相度險要增兵防守章下其都令撫按勘奏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言今賞罰不明 皇上試問罪瑞遠而

謾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遠患

煎易者何人賄脫盜庫而一網善類者何人而今劉朝斤元

而天下之為劉朝者甚衆當罰例置逆黨滿網毋乃以獲紅

丸之攻獲風瀛以輕封疆之攻輕爵奪乎 上切責其泛

壬申御史崔奇觀劾漕而道副使程再伊德副將張某受

紅丸三萬金許彭切互市

癸酉庶吉士授官方逢年別心邊陲具慶悅元略黃道周為

編修張士範謝德濟張四知王得邦之玄屈可伸徐時泰王

啟元朱之俊陳璉孫之辨文安之李顯孫許士崇黃錦為薦



劉勝漢家制洗滌汪馮等林三策陳維新為科給事中  
楊玉珂梁元柱為御史

上芭離等族番人濟中等貢馬及方物

左都御史孫璋言五事申壹綱重巡城釐陋規御史非奉旨  
會薦不得濫舉市恩御史欲弭盜防奸必先嚴行保甲教可  
甲戌青州巡撫王三善抵化筑水西鴨池之界賊畢至圍我  
我據山上賊藝草火斷官軍不相顧逆潰三善墮馬過署監  
軍道 岳其仰及 同知方明稷梁恩恭等副將奏明

屏守備回有龍等血戰並沒百有餘人已巡倭御史侯恂言  
兩河失利先是王三善奮戈解圍軍聲大振以為殲寇技止  
此耳不無輕敵之心又念餉匱利於運戰於是決意進兵一

出陸廣以總兵劉廷建旗鼓楊明楷李世將等謀馬漢土兵  
共三萬都清道會事楊世嘗監之一出鴨池以總兵張秀芳  
建旗鼓黃運清秦明屏等謀馬漢土兵三萬首軍道副使  
何天麟監之一出黃沙渡以都司藍補家統盧光祖等合廣  
西之兵分道搗勦撫臣謂夷在日中矣豈意夜賊甚眾驅餓  
卒而推搦危致有意外也哉三路惟黃沙渡全師撤回陸廣  
連獲新軍計此而餘數國糧不繼獨此州出官粟糧使新先

遊軍兵淨北濱河轉重盡棄天役也楊明楷被執不屈諸將  
妮旺等二十七人刀戰死官兵亡三千人賊奔攻鴨池初故

傷相當秦明屏既亡石砬部下游擊軍處化藉口得腹糾衆

同回衛救官兵百餘人餘盡潰去此臣確核最悉者目分別  
督撫道將罪狀

乙亥通政使何喬遠請老進戶部右侍郎

貴州道御史張彙言兵部添設三侍郎當裁湖廣巡按當增  
下天部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應召道奏東林黨魁李三才籍黃正賓

汪文言交通趙南星高攀龍等力為引援 上是之

丙子太僕寺卿丁汝濬引疾去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言科道之設雖悉狀糾彈各有司存自  
東事告急執薦舉逸才軍詔一頒廣開起廢於是有人憐徑

請有託介求容而人逆相治萬舉之當夫獨不知科道之職

掌字請尚方之劔吾責也發諸輪之傲非吾責也滿庭府之

網吾責也狀招隱之章非吾責也 上是之

丁丑工部右侍郎饒任欽任

歎入汪好辭朕徐鴻儒而進至後獲錄

減損防微子張廣以左庶子右諭德丁組執李原先李棟為  
右庶子右中允錢謙益為左諭德各兼侍讀右督善孟紹虞  
曾楚卿為司經局洗馬燕修撰簡討馮銓為右贊善兼簡討  
兵部侍郎拔鳳翔孫翕之廢錦衣衛百戶

刑部左侍郎于應元予告

蘇州府同知楊善刑藉以織監李實奏其種戒袍服得展奇

巡撫周起元言姜守官清正特賜織監不行命禮已罪被誣

竟奪職起元之禍難矣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請脩正史言史家之體有編年祖之春

秋紀傳本之三傳我朝列聖實錄祇仿編年而事之首尾

不相貫人之本末不可知况乎革除土不至公崇未定其

間一姓遞承委聚無恙乃操觚者拘其忌諱致令參稽尚仍

夫靈簡祇為襲舛何以傳信至家乘野書皆得以肆其私筆

寧非 聖朝一大闕事哉今宜從尚纂脩正史刻期告成願

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其其人曰其其書曰其其體 上命實

錄成議之

甘肅松首銀足等思後故錄犯松山西軍道 馮任恭

將李維新選之大湖沙新六十五級

已卯太常寺少卿鄒德泳為右通政江西恭政朱萬春為太  
太僕少卿

辛巳吏部推鄒元標南京吏部尚書不聽左副都御史謝三

俊為戶部添設右侍郎時與元標同推獨用

南京工部右侍郎陳長祚改左侍郎南京太僕寺卿周汝登

為通政使大理右少卿王遠宜為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吳

用先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南京刑部主事樊玉衡致仕進太僕少卿

大學士葉向高請召還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鄞給事中毛

士龍侯震賜熊德陽御史江東譙賈繼春等不許

工部尚書王舜鼎言各鎮若甲自造不得專乞京庫虛其根

本從之時前鎮樂和聲總兵王或各求發京庫

裁施歸兵備倉事

癸未日旁有黑子相連凡四日

二月丙戌吏部再推鄒元標南京吏部尚書 工老之不

允葉向高言元標精勤可任不聽

有男子朱八云慶成府宗室頌冕乞右封祿禮部以趙閔

奏獲仍錮於邸



改訂家法博學而兼其釋其太學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今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復  
皇上勅臣曰寧遠廣寧及河套土平漸圖恢復乃擬天下大  
議似專守關以內而近且曰國家失河套大軍不為全武  
何必復遠來然而遠來不復關不可守欲復遠以守關則關  
以外必不可不兵也必不可不修築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  
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塞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  
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亡輪糧料不繼即其繼  
地不遠不詳而生食使自坐困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  
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則勤士兵而  
守遠以內則遠兵亦容也故隨遠人之便安插於兩衛三所  
二十七堡間以土以屯以連人守連土養連人使關外之  
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况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淺薄守在  
寧遠則山海已為重關神京近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  
及此乎再以此言之臣之初抵關見募旗車推運則車一登  
障而腥羶之氣撲人目報初救議速撫場而通官難之得廣  
寧道謀合初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為二百里以  
而協根路將分足控地即燕即防初探亦少今議撤關外之

防為年關內則仍入關為撫而八都三十六家仍環懸於  
關門且寧遠有道軍前有道鎮曰遠鎮撫曰連撫而安插遠  
人於寧前則曰胎禍亡論十餘萬土靈何地安插而既無寧  
廣之土地人民何獨存寧廣之賞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  
以戰言之賊薄寧遠則以軍亡置死之兵今與之與死之衆  
心堅敢死氣勵已生而外無可掠甲無可布砲矢既倍兵民  
既濟其以海出其後山峙其前亦伏聞出賊必破馬即或越  
一城而前寧城已緩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  
沈即或五抵關門不瀕而前有崇城後有勁兵自可立見得  
蕩又或兵意及海則覺華島之駭師與望臺之泊紅相控而  
長鯨必投首於波臣又或下關臣之精甲進圖恢復則水師  
合東陸師合北水陸之間奇兵一出沒無端故拒賊門庭  
之中與拒賊門庭之外其勢既辨而便賊於二百里之外與  
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有心  
在天下而邊塞之情形未悉開通道路之口以為憂疑亦有  
心不在天下而邊塞之憂危不顧祇念身家之計以為傲倖  
伏望 皇上立斷無損衆議庶臣之肝膽有藉而土宇可復  
庶無憂矣



戎子亦籍等族番人財木等貢方物  
 孫承宗言臣謀合款防為一器以兩撫臣分任前遠緣 皇  
 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各分其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蓋  
 其見邊事不宜紛紜非總督妨臣抑亦臣妨總督私念臣與  
 總督不必兩設非謂臣可久留而額員可裁也自今糧料不  
 繼而料且絕矣去年採青我二百萬遂可省金十二萬有奇  
 而今且絕却價不發 皇上所發幣金為軍需者亦都借三  
 十餘萬而闕城如洗近令馬步戰船為軍需者十而器具不  
 備雖新請運邊城歲可得計六七萬而亦敢信若馬價不  
 足撫賞不足何以應卒至於臣竊邊務稍暇十餘日以觀  
 天顏邊事重大一、而奏仍與朝臣一、講明其事臣仍任  
 之豈其把撫臣之初抵闕也有給發無議論既而燕之今日  
 有議論無給發闕撫明而有給發可謂有寸其議守與臣同  
 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自撫臣來凡更調將吏如滿桂之  
 守寧遠陳九德之守北山馬曠之守中右孫懷中之守高臺  
 陳一元安邦之招連兵皆議於鎮道決於撫臣其未從撫臣  
 者獨撫臣教言臣不可出闕恐兵馬少無以威敵蓋老成之  
 見臣念闕外務必用彼於其言而竟未能從撫臣乞 皇

上下廷臣難議主客之兵可百久或本折之斷可百久難議  
 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棄置也築戰守可否與舉再舉今日之  
 敵果至坐待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為百年計祇及五年間究  
 竟何如勿快取快目前今當事之臣任其極重不迫之勢也  
 上報曰其約戰守卿前後條奏應便舉行不必廷議巡撫  
 官意見不同恐不便行事該部議奏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言廷去冬之米非其來今春不來非  
 真不來也今秋亦曾有的米春收買馬鹿硝磺鹽甲曾驗有  
 三農供運凍手謀法乃三樹路滿江汗途為治第之消令以  
 疏博營房每間價六金鎮博使趙費不五六錢馬料為草十  
 如其半至於撫賞藉此以紓邊鄙之傲非特此以撤兵戰守  
 之防今果何如哉 上切責其冗漫  
 戶部等衙門指揮懶充等請旨  
 叙河南平妖功前巡撫今宣大總督馮嘉會為兵部右侍郎  
 詹監賜金三十幣二地樓御史丘兆麟梁之棟各金二十餘  
 札錄  
 廣貨廣東布政吳中偉為光祿寺卿  
 奉卯汰樸將如鏡神為刑部左侍郎高深戶部右侍郎由所

知以江部改時御賜假致注大禮寺御柳在江部右侍部  
右僉都御史楊遵為左副都御史廣西道御史王一中為太  
僕寺少卿

故河南道御史湯兆京贈太僕寺少卿兆京與人萬曆壬  
辰進士知豐城有巨盜范氏居都村深劫表臨吉贖之間結  
左右伺官天念息延京察擒之陳最授御史署河南道給事  
甲趙興邦侍太軍趙興安忠連章勅之辛亥京察力斥湯窮  
尹及其黨斯之麟韓故初省尹有威名群必附之察侍列其  
罪常事錯愕一日朝會省尹問人曰孰為湯內黨人指之窮  
大慄然

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致仕

巡按直隸御史湯雲翼勅後先按運諸臣言楊一桂按運而  
撫順之變起陳于廷按運而回跡之師敗方東瑞按運而廣  
寧之城棄然各有心跡非所能挽回 上是之

壬辰兵科都給事中趙時用為太常少卿御史王尊德李時  
營為太僕寺少卿

總督參將戶部尚書張經世致仕

癸巳禮部尚書林洸諭江都左侍郎陳大祚同欽天監王國

守憲釋還以贖神水河

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言恤民常懷三窟曰奸害飛流民糧  
曰有司火耗太重曰戶丁逃亡量行補賒用人常協人情而  
邪元標推而餘不下余懲衡曹于汴時陪推然用避嫌而去  
諸臣請到格不得考選人情欽崇 工下所司

乙未工科給事中陳爾翼為廣東右叅議郭興治為河南右  
叅議四川道御史姚祚瑞為四川副使河南道御史扶植為  
陝西副使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為山西副使福建道御史周  
汝璣為陝西僉事吏部考功郎中倫崇修為河南 叅議  
巡撫順天去和聲亮

戊戌兵部左侍郎朱光祚奏核練餉節省昔先是元年發練  
餉三萬二千發幣三十萬逾歲費殆二十萬情帥將徒出入  
莫問光祚核銀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餘勒石貯庫

丙申始御經筵

御史張潑為太僕少卿彭觀化為大理右寺丞山西左布政  
韓策為太僕寺卿

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疏救楊善請 大學士葉  
向高等亦以為咤不報

按明紀事本末

丁酉大理左少卿左光斗為金都御史南京通政侯林學曾

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添註太常少卿葉茂才為南京工部右

侍郎兵部給事中李精白為都給事中

沈徵所仍南京工部尚書

薊州永平山海地屢震壞城郭廢倉廩

戊戌御史李應昇言山東災民復業被驅請速圖消弭之法

時部縣知縣田吉以平妖後驅逐

決科而給事中程廷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山西參議劉

復初為光祿少卿廣西參議曹學佺為廣西副使

南京刑部尚書李養正致仕

己亥御史汪泗論為太僕少卿高推為大理左寺丞

翰林編修陳子壯方逢年劉必達陳鼎履况元璐充赴唐注

鎮衣衛都督俞寧許濟詳進都督同知

總督楊述中奏青州巡撫王三善敗陷英珩酌下兵部議

巡鹽河東御史劉徽陞辭跡及給事中周士樸等 上諭內

閣并遣徽葉向高揭啟不報

前甘肅總兵韓永壽侵餉以巡撫李若星論逐

癸子夜月食

太常寺卿桂有根致仕進工部右侍郎

辛丑應天府戶部總督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俞場

鄂漢為右參都御史巡撫順天改撫治鄖陽蔡復一為兵部

右侍郎兼右參都御史巡撫貴州

右通政王伍為太僕寺卿鑄而珞南京太僕寺卿兵元聲為

南京兵部右侍郎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請復平朝而奏 上以嚴旨尚不遵行

何又干朝而奏也

壬寅東廠太監魏忠賢奏戒香以仗之

國子祭酒蔡汝中廷字學要覽命梓之

祭壇工部左侍郎陳長祚為尚書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胡

應台為京南刑部尚書南京太僕卿林材為南京通政使趙

喻安性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己巳大理右少卿武之望為太常寺卿太常少卿孫鼎相為

太僕少卿

丙午起吳仁度兵部左侍郎太僕寺卿柳佐為工部左侍郎

太僕少卿成石為右參都御史巡撫南贛順天府丞畢應

源蒸活檢御改權詔即陽

四川布政李仙品為右都御史巡撫備沈光祿寺吳亮為大理右寺丞禮部郎中周爾賚為尚書少卿

巡按貴州御史侯恂言極弊事宜曰簡重臣撫臣候望羅綱督臣常戴罪料理今撤集士馬再視大舉若令督臣獨肩此

事恐不能收戡定之略也曰設沈德賢中兵餉一仰給於焚非有人專督勢難源、入點曰擇大帥意致馬爛既為敗

軍之將奔鼓無主則大帥不可不擇曰扼要地新添平越偏橋節、宜住一道臣各自募三千人彈壓路苗曰速協撥勅

滇撫發兵仍下盤江以緩賊之志背勅勅發兵仍退畢節以衝賊之胸脇并勅粵撫簡銳進普安或進和勻為懸將角

至營兵尚四五萬人作何整飭貴陸商賈統集深移作何鎮定省會食禾不過四千餘石新添而下尚有儲積狀轉輸甚

難惟不兵運作何事處置附板土司沙學溫如培輩昨皆獲降今作何駕馭苗仲龍蔡半載以來多方撫勸今何作羈縻

是在當事圖之矣 上大畏之

左通政鄒德泳疏論斯養性逆稟滿羅不報 巡都御史高奉欽仕

川湖總督張夔元奏分轄備九將添派新道覆妻母氏滿州

廓清變元請以赤水河為界河東龍場等處屬黔河而赤水

軍屬蜀永軍改道府與邊義建武營執聯終若黔省非便則

蜀自郡縣整仍衙所下却議 丁未以風覆取誘邊臣 大理少卿張廷登為太僕寺卿添設尚書司丞王時熙為太

僕少卿 吏部尚書趙南星言變通銓法四司官額十五人今僅八人

昔時司官皆堂下自選無咨訪之說且每省五恒二三人每

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備歷四司再請咨文選考功

即事任在重傷之人則他部調補陸先祖鄭汝璧輩是也近

有近者皆薦人自代議者遂有頂替之榜於是偶有員缺發

草咨訪於其卿之宗堂科道而又以吏科河南道非其卿者以示大公為請絕請也然而舊人日多循習起用遠者難到不得已就近推補限期速至其速而不能行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速者至而後以一人避之昔年呂坤弼充念督軍使人而同時司汝霖傳作兩皆江陵人此臣所親見也浙此他道則向夙之因回司無端而致致可舉矣

之  
戊申大理寺丞倪思輝為右少卿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臣以天啟二年抵關門獨趙率款以  
二千餘人拮据前屯及萬世龍來分五部三十營雅有條  
次其後尤世祿王世欽相繼遣人項有生色今謂世龍納明  
貪淫臣百口必其無臣亦有心胸其深暗而不擇致用臣  
人以保天下臣願用乘崇煥制詔之彈力瘁心以急公不願  
用腰纏十萬之通臣閉門誦經之庸庸臣願用博火強毅之  
馮世龍少許漢魏之尤世祿王世欽不願用燕快通脫之奸  
猾臣常概論諸臣如王在晉關鳴泰尚欲有為而時或未及  
夜且推而即來未嘗求脫此皆君子之使即無廷擢矯一有  
略王化貞勤、在東倘御其道皆更有為蓋泛駕之馬在御  
所馳之才必操乃若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投時巧於避  
患曾不知天下有忠義之肝膽當其欲拔莠也僕入危極歷  
任既久不展一籌而徒假手以撓天下之是非此廷擢策所  
唾而在晉等所羞然幸且去矣乞 皇上使聽臣言立為分  
列母以臣庸貽累 上是之  
前連總督王象乾款屬長韓獻求款并斬梅賈先是十二月

象乾以湖廣等處糧餉乾冷在廣任職民等謂郡長千人土  
家雲諸夫以備邊勞苦領賞不及神漢不平象乾責以賦款  
王極又改其人抵法方賞有使歸報明素於是偵為未款打  
來明暗多案名台吉却美伯秀見太明素令之縛獻至是三  
十六家共五百人叩善峰輸象乾令恭將朱梅等謀賞  
欲嚴再賞視神漢梅不許而明素等領哨運砲亦營苦雨給  
九百五十金必春防亡虜方給其幣俟次年加一至四雙而  
止所款將九人救兵八人各罰三九共馬牛羊二百九十七  
上命叙錄各官

南京新辦解限十三艘毋獲驛

已而進錦衣衛田司耕少保兼太子太保魏良材等各陞級  
以緝捕功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劾督臣楊述中坐視王三善敗沒且下  
巡按御史勘奏從之

庚戌尚書司丞黃正賓為少卿右通政胡汝攻為而京太常  
寺卿

辛亥太常寺卿少薛鳳翔李若瑋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前連總督王象乾款屬長韓獻求款并斬梅賈先是十二月



必為我月即請... 不遠為我月亦可以... 我與役爭而月之者也 上是之

吳制敵之隙在離其交而... 雖夜不即為我月然敵而入... 於彼則無策矣王象乾僅知市賞且白首伏成志與時違... 意安得充國仲淹其人與之語歡策之事哉

壬子夜有星洒東北... 如星光赤自即位星西南近至濁... 朝鮮國昭敬王妃金氏... 遣議政府左議政李慶全等... 禮科左給事中魏大中... 請雲貴主考就近撫按... 道梗卸覆雲南仍遣京官... 貴州如議

癸丑大理寺丞吳之焯為左少卿... 黑日暈歷於日旁... 孫承宗言臣見捕獲奸細... 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 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 捕皆經略之人甚至寄咎... 孤兒立殺受賞三勅所司胡刻寬嚴... 毋以連民之在苦而疎於... 防毋以連民之可殺而苛... 於誅 上是之

甲寅辰刻京師及順永保河... 其地震宮殿搖動有聲... 銅缸之冰漏波瀾繼舉... 停鵲猶在地裂... 以誦之天餘地黑

正不據

江西道御史劉璞言... 遼事自文臣死第... 外杜松之剛愎而... 死王宣之慷慨而... 死趙夢麟之避恭... 馬而死劉綎之竭... 力馬而死麻承恩... 之善避馬而死... 尤世功之力敵... 馬而死朱萬良之... 出戰馬而死諸... 臣死事不同保... 無媿於疆場也... 至於祖天壽之逃也... 仍守覺華島魯... 之甲左輔之逃... 也仍守軍前已... 立功自贖可勿... 論如許定國以... 加銜游擊逃... 有何功而今授... 參將任登州中... 軍也王興業以... 參將守遼陽... 值上逃歸而... 逃陝西江朝棟... 以參將逃復... 借征妖希副... 將其他屢逃... 屢用莫可指教... 不分別懲處... 何以儆將來乎... 上然之

安南都統侯... 熱推謀侵英... 故寬分兵三... 枝一攻高平... 一攻歸順一... 攻順一上廣... 南次歸順者... 故二前故寬... 太子日別... 且及少子三人... 俱視擒故寬... 與太子逃入... 山中復回高... 平三月朔右... 通政郭尚書... 為太僕寺卿... 大理寺丞... 韋藩為右少卿... 並添註

初廷議裁... 前遠總督... 以山西道... 御史王祚... 昌言仍之丙辰... 置大總督... 兵部右侍郎... 其在金都... 御史吳用... 先改總督... 前遠廣西... 巡撫何士... 晉為兵部... 右侍郎其在... 金都御史... 總督

兩廣 京師地震

兵科左給事中章允儒論總督楊述中禍幾不足又禍天下  
貴陽之守食人我盡而不可下鴨池之潰成師十萬而撫臣  
不歸非兵少也今復調浙廣之兵動經數省萬一乘釁起者  
則吳粵皆重慶而樊龍軍將接踵可不寒心遂下部議

丁巳 上疾良已

陝西巡撫右僉都御史孫居相為兵部右侍郎尚書司丞濮  
冲任滿少卿禮部主事曠鳴鸞為尚書司丞並添註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王象乾去冬開赴兵代去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

廣西道御史宋師襄言終日籌邊務矣飭吏治矣旃盜賊矣  
而終不能行也何則委臣條上即云盡職而條奏之行否置  
勿問却臣題覆即可了事而看議之行否置勿問聞臣稟擬  
印為絲綸而稟擬之行否亦置勿問 皇上勵精圖治日覽  
章奏日下嚴旨而某事能行某事未行誰還報 皇上上故  
毅然更始噴然力行臣敢望之 皇上併以有之臣工報可  
登謀地撫索可立罷

戊午天理若沙漸傳報有為法宗少卿添註

夜京師地震

庚申南京吏科都給事中姜習孔為南京大理右寺丞  
辛酉南京戶科給事中歐陽綱律為南京通政右叅謀行人  
盧時泰知縣李恒茂為禮科給事中

梁頴等衛都督花丕等進頭目可脫赤等首馬

戶部尚書李崇廷請發帑八十萬救賑 上命却先借十萬

借問價十萬餘俟外解毋請賑塞責

浙江道御史袁化中言旃災實政請召鄒元標王紀毛士龍

熊德陽侯震陽江東撫曹維泰文震五鄒鄒徐大相等上

許之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言時第十夫封疆多攻劫殺疎庸聞  
儒將所在而是一也 一未見伏 去燕怡悞國喪師者蒙  
血守孤城者薄酬二也 會推啟事捷如飛電昨日所進人云  
資倭已深今日所推忽而復圖改轉三也 和正雜標忠諫並  
進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四也 速人窮困來歸  
奸究風影搖撼致劫順之不動愁坑窰及側之子從中煽惑  
返也 戶部要務不於廣籌弄精履厥行不問六也 市井止

類語其詳以漢山文訪五風候今孫德承等請補移七  
 也門巷街衢道其充滿吮血股骨希營窟穴也大臣依違  
 毀譽之念轉為模稜情而之心旁觀卻顧致候軍國九也議  
 論龐雜當局莫措十也若夫百姓愁怨司農仰屋京邊尚少  
 二百餘萬倘內庫錢糧改折金花舊額暫濟便可救急而必  
 云內庫仍解天下誰之天下而用此朽腐為也至阿保重於  
 趙姚某旅近於原末蕭牆隱禍憐於夷狄異日有敢言不救  
 欲問不得者 上怒奪降三月  
 壬戌太僕寺少卿魏說為應天府尹  
 癸亥山東右布政程汝南為南京太常寺卿南京福建道御  
 史譚錡為南京光祿少卿吏部驗封郎中張守道為大理右  
 寺丞  
 甲子河南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馮孟會改總督  
 宣大陝西參政宋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太僕寺卿董  
 元儒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太常寺少卿王命璠為寺卿  
 乙丑左通政涂喬遷為南京太僕寺卿  
 日諫官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趙東忠還里改差賜金幣  
 丙寅兵部職方郎中郝維璉改吏部稽勳司時驗封主簿吳

前文亦江西電求去吏部尚書趙而呈言羽文求去曰江西  
 不宜兩人維璉亦求去有從吏維璉者曰是不錄咨訪夫同  
 知不嫌兩人臣前已言之而又求去意臣老不足與有為抑  
 別有所畏耶其應有到任候裁 上命即到任毋避  
 丁卯戶科給事中周之綱請裁豎督處分鎮道便恤死事諸  
 臣奏明屏等下却議  
 天津巡撫畢自嚴言天津海防營水陸見兵三千五百人歲  
 餉四萬五千金前撫汪應蛟同海濱亡餉屯田一千餘人耕  
 田畝歲徵銀石共征四汗八百金操練盡廢清糧器械皆不  
 存今兵初欲以萬石兵移歸屯田添作力田仍令津撫兼統  
 過敵聽調一柄兩持也操練廢不若水兵練臣增足二千陸  
 兵千人分練也臣兵部尚書趙亦執如故  
 戊辰阮大鍼為吏科都給事中  
 通政左參議李茂英為右通政刑部郎中張肇枋為通政右  
 參議  
 己巳戶科都給事中朱欽相為太僕寺少卿尚書司丞金士衡  
 為少卿河南按察使潘文為太僕寺少卿並添註  
 翰林編修方逢年奏廢齊錄

庶年大理右少卿謝應祥為太常寺卿  
辛未太僕寺卿程紹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太常寺卿武  
之望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戶科給事中郭華為大理左  
寺丞

進士普軍徐天為奏又朝綱以已榜任貴州安順府推官珣  
安苗之難却覆上贈朝綱光祿寺卿于祭墓祠道 廢錦

衣正千五

壬申尚書少卿姜志禮為尚書司卿

戶科給事中孫紹統疏利元輔葉向高奏休六月

癸酉 上視朝

甲戌四川左布政林罕為太僕少卿

工部尚書陳長祚覆御史姚應嘉條濬濟渠請開河始事

尚書劉東星侍即李化龍即中梅守相等 上從之

乙亥瑞安公主庶子萬長祚廢錦衣衛都指揮使

尚書司丞陳以聞為卿

王維同薛國觀補戶科給事中

貴州道御史張鑣請逮督臣楊廷中并罪鎮道諸臣不問

左都御史孫瑄請即奏使回道考察舊制已今多稱廢不

蘇沐瓊請淘濬秀容回道俱定於御前復命連限二月以上  
昭會典恭慶太御史果疾在地方巡撫代題如列京臣院代  
題不得日奏從之

河南道御史趙則預言時事因糾吏部郎中張國紳賄污不  
報再糾之仍不報

巡撫五諫御史彭觀化請却坎戶部尚書李三才不許蓋三  
才赴官未任

丙子禮部右侍郎何如罷公為禮部左侍郎買珠副總裁

左庶子張廣為少詹事右中允劉鴻訓左贊善繆昌期為左

諭德撰誥勅

進回爾科少傅燕太子太傅

陝西巡撫御史劉廷臣請祀宋儒張載公廸於款聖公祠下

禮部

戶科都給事中戶同昂言銓途大弊已清早局弊端猶或選

者不論先後陞者不論淺深願例不測惟意所為即州邑佐

貳兵馬之缺至教百金千金以上他可知已請序考納先後

皆俸淺深類刻一版人給一冊視缺出方補推之内外官亦

皆被此亦都酌覆

計其罪惡... 彭汝楠言其... 不聽

總兵蕭如薰... 黃越... 青州... 提督... 王雲鵬... 署

而罷... 聖躬初愈... 神氣易驚... 奈何... 遠志... 飾... 全... 致... 之... 聲... 如

昨不聽... 巡撫... 青州... 右... 副... 都... 御史... 蔡... 復... 一... 工... 六... 謀... 曰... 審... 美... 情... 懼... 鬼... 惡... 主

虐之... 不... 怨... 于... 年... 未... 嘗... 易... 姓... 向... 者... 首... 惡... 未... 擒... 厥... 辜... 先... 定... 決... 把... 皆

有不... 全... 之... 心... 却... 司... 亦... 懷... 狐... 兔... 之... 惑... 遂... 欲... 擢... 鬼... 而... 致... 死... 於... 我... 所

謂自... 樹... 敵... 也... 今... 止... 以... 必... 得... 罪... 人... 要... 邦... 君... 為... 主... 翁... 社... 禪... 晏... 位... 視

有歸... 順... 准... 官... 請... 日... 把... 投... 降... 者... 管... 事... 如... 故... 能... 擒... 邦... 君... 代... 其... 土

同知... 之... 職... 雖... 同... 逆... 能... 相... 擒... 斬... 者... 盡... 宥... 前... 罪... 而... 賞... 其... 功... 凡... 夷... 目

念... 女... 氏... 先... 人... 即... 宜... 共... 獻... 首... 惡... 方... 可... 全... 矣... 氏... 之... 祀... 曰... 清... 官... 道... 臣

度... 逆... 賊... 未... 攻... 省... 城... 必... 突... 出... 偏... 鎮... 濟... 興... 之... 間... 煽... 誘... 仲... 愚... 二... 苗... 掠

我... 規... 運... 梗... 則... 我... 師... 鐵... 道... 絕... 則... 人... 心... 震... 故... 今... 通... 道... 獲... 運... 敵... 為

急... 務... 獨... 山... 土... 知... 州... 蒙... 詔... 願... 稱... 忠... 順... 凱... 且... 司... 土... 女... 亦... 自... 可... 用... 今

恒... 獎... 賜... 蒙... 詔... 和... 柔... 以... 清... 年... 公... 楚... 路... 苗... 之... 常... 如... 苗... 神... 拜... 拜... 道... 路

此... 為... 故... 初... 獲... 異... 凱... 運... 生... 存... 亦... 如... 又... 遂... 降... 生... 司... 相... 機... 操... 縱... 得... 就

街... 勒... 彼... 以... 乘... 亡... 之... 司... 而... 天... 同... 惡... 之... 助... 日... 亡... 能... 為... 矣... 曰... 嚴... 法... 紀

土... 司... 之... 叛... 股... 土... 司... 者... 激... 之... 路... 苗... 之... 梗... 毒... 路... 苗... 者... 梗... 之... 事... 難... 追

論... 匪... 天... 其... 所... 失... 至... 於... 用... 兵... 青... 嚴... 紀... 律... 株... 拏... 浮... 糧... 已... 傷... 降... 民... 之

心... 即... 旅... 師... 之... 日... 輪... 重... 婦... 女... 累... 載... 於... 何... 以... 不... 復... 欲... 聞... 夫... 土... 先

樹... 夷... 人... 凡... 何... 兵... 擄... 掠... 者... 副... 將... 以... 下... 治... 以... 軍... 法... 仍... 行... 然... 奈... 曰... 明

協... 援... 之... 信... 地... 自... 應... 發... 難... 奉... 者... 協... 援... 未... 有... 其... 實... 則... 信... 地... 不... 明... 之

通... 也... 奈... 矣... 既... 合... 則... 局... 勢... 決... 不... 可... 分... 矣... 在... 宿... 重... 兵... 進... 義... 以... 附... 賊

之... 替... 而... 扼... 其... 吭... 且... 今... 總... 兵... 率... 維... 新... 統... 精... 兵... 四... 萬... 住... 邊... 義... 使... 以

沙... 溪... 等... 處... 為... 信... 地... 聽... 臣... 謂... 度... 策... 應... 而... 重... 南... 兵... 五... 住... 畢... 節... 廣... 而  
兵... 五... 住... 普... 妻... 妻... 擄... 其... 胸... 脇... 新... 偏... 沅... 撫... 臣... 李... 仙... 品... 素... 得... 邊... 義... 民... 心  
宜... 託... 彼... 開... 府... 治... 兵... 由... 閩... 道... 度... 滿... 嶺... 嶺... 暫... 住... 與... 邊... 義... 相... 應... 而... 上... 下  
請... 衛... 隱... 然... 有... 虎... 豹... 在... 山... 之... 勢... 蓋... 邊... 義... 去... 水... 巢... 近... 而... 首... 陽... 天... 遠  
異... 日... 賊... 賊... 終... 必... 踪... 之... 曰... 重... 無... 制... 之... 事... 權... 貴... 州... 皮... 骨... 半... 存... 喘... 息  
未... 屬... 之... 國... 也... 全... 賴... 蜀... 楚... 為... 用... 三... 楚... 之... 物... 力... 辰... 沅... 之... 轉... 運... 皆... 所  
以... 固... 於... 而... 邊... 義... 軍... 兵... 則... 所... 藉... 以... 固... 賊... 也... 用... 楚... 者... 其... 勢... 濶... 而... 節  
長... 周... 蜀... 者... 其... 勢... 險... 而... 節... 短... 若... 兩... 臂... 不... 運... 先... 為... 朽... 人... 可... 以... 搏... 賊  
諸... 將... 川... 涿... 朔... 南... 壯... 燕... 刺... 諸... 將... 斬... 賊... 臣... 以... 軍... 法... 治... 之... 朔... 朔... 必... 決

有呼必應一切濶制俱同本屆度更示致無事年仍舊同  
 正失事之法班師失利鎮道與撫臣偕出而不偕入此從來  
 同兵所未聞也中軍標營官正法以徇監軍道總兵俱令  
 總督分別處分才力可用者戴罪任事領兵官裁賊自贖毋  
 邦者能斷指救血效獻露之覆而我行間夫一巡撫恬為固  
 然何可令叛夷見也 上大是之復一又請湖廣下荆而道  
 右參政劉子烈也鹽道提舉使 為監軍助陽游擊將  
 吉嗣改貴州行都司會書為建德遊擊系陵知州劉炳文  
 荆州經歷九印監造軍器九江道副使陸萬龍正陸貴州參  
 政前湖廣參政李世德可赴貴州參政臨洮知府葉懋中可  
 改貴州副使令募延綏驍騎五百尚有可大用者山東右布  
 政徐文燦前四川僉事趙其志皆貴州人倘川湖隣省有缺  
 移而用之必有成績 上許之  
 已卯諭兵部京城端蓋  
 左通政鄒德泳為太常寺卿攝少卿事  
 慈濟社包寺等族番僧馬你完卜即刑已貢方物  
 吏部覆天科部給事中阮大猷疏懇乞凡撫按論劾各官  
 監私現任追之本任未任追之原籍載入考或轉詳戶部如

可棟不解、不如法并地方官恭慶儀之  
 庶民巡撫鳳陽呂兆熊奏獲徐鴻儒遺黨金神馬嘉華俱偽  
 造符箓誣誤江淮間命誅之餘仍緝捕  
 年已南京戶科給事中歐陽調律請 建文君廟年廟祀言  
 臣備員南垣數趨陵廟及望東陵奏若有失夫 建文太子  
 廟貌宛然歲九祭而 建文生為帝王致無謚號既不得入  
 附太廟又不得別享一祠封墓莫識魂魄安依 二祖列宗  
 必有不安至編年一事 成祖詔中原無降附位號之說前  
 此祇屬冰說今即列 建文年號於 永樂之前亦何憚忘  
 而強附之 洪武後統系不明乞初廷議教然舉行成一代  
 之美不許  
 癸未太僕寺少卿陳伯友為太常寺卿攝少卿事大理右寺  
 丞易應昌為右少卿  
 大學士葉向高等言今歲夏至祭地工部營繕司官及巡視  
 工程御史何臣等言 皇上親行其禮當預備祭服祭服  
 等距期月餘日夕併工亦未能及求來歲舉行臣等謂方澤  
 大祭豈得稽遲職掌謂何但祭期迫近不得據實以請如  
 祭典有舉廢廢略加備修仍令舉行尚以昭祭母寧新違官

恭代 上命來歲親享

戶科給事中孫紹統言群募僉派之累命却嚴禁其擾

東江都司張盤議守金州必柵南關嶺禦敵方擊工敵兵驟  
至被獲死之

六十

天啓四年五年

國權

盟官談遠稿

甲子天啓四年

四甲申朔 上親享太廟

乙酉吏部尚書趙南星催補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并

汀州知府沈應奎並清劾從之記事炳恭補行人左右司副

煥元薦戶刑部簡較

刑科給事中顧其仁言蜀土重困乞擇守令毋以贊郎署篆

從之

丙戌總督雲貴楊遂中免總兵魯欽禪將尹伸等並載罪止

調南京浙廣兵

延綏生豕一首二身尾八足

戊子南京巡營吏科給事中姜習孔言冗員當裁選鋒當增

比練當周馬匹當減營官乘輜當革名色把總當疏通從之

己丑大理右寺丞吳亮為右少卿山東按察使孟習孔為太

僕寺右少卿並添註

陞徐麟爵授職龍錫名庶子行錦賦鴻沙藻滿漢特請學士修撰錢士升為左中允兼編修俱纂脩實錄

禮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採萬曆留中之跡分三百快

又做史贊例各附筆斷共四十卷且薦南京太常寺卿李維

禎文才 工是之

談遠曰雲間雲社並良史才迥慕修之期不專贊其成亦

宰相之過也

石柱宣慰司總兵秦良玉奏弟秦明屏戰死報籍等從子佐

明翼明突圍走固追叙援速之役兄邦翰邦屏等戰死渾河

先後都司沒萬三千餘人 上褒答之贈明屏都督俞子

或遠衛百戶秦瑞明按本衛指揮俞第

廣宣兵部覆貴州巡撫蔡復一以偏沅巡撫通黔楚之脈過

路尚之梗初住沅縣來往平清間飭戎備鈞若成府遊義便

於治兵遂於催鈞宜如初行延綏距貴州七千餘里南北風

氣異宜、聽其應中而募不必取盈五百之數餘如撫臣議

從之

蔡復一為總督雲貴湖廣辰常等軍務兼巡撫貴州

四川總督朱燾元以擒番崇明提報報擒者崇輝非崇



朝也勤勤洪朕不問... 壬辰何如龍為禮部 侍郎

總督朱燾元吉前遣參將林兆坤等以萬人徑抵大方見點  
撫命為前鋒通路畢節復於永寧命總兵李維新金事胡平  
表以兵二萬仍督兆坤由畢節進攻不意狡夷偽款伏阻歸  
路官兵苦戰之餉路梗蜀兵無可為計已檄維新等相機撤  
回矣

癸巳禮部尚書翁正春乞休目上三禮八歲 上慰留之

禮部注塔爾湖注事畢自肅清夷宜擇有約宜明有道  
運清即併宜選有限宜定有賞宜預有御宜用伏之

丙申光祿寺少卿楊廷筠為順天府丞

南京左府金書察承勳提督浦口池河二營

丁酉陝西道御史張翰廣東道御史劉廷宣為大理左右寺

丞命諭為陝西右布政

廷試歲貢生

命偏沅巡撫李仙舟駐偏橋

庶子南京大理寺卿張五其許終養

侍且禮部... 禮部... 禮部...

新命新為南京大理右寺丞

癸卯太僕寺卿王之采以前疏張差事疎政曾道唯岳駿聲

上不問

談逸曰張差風暴王之采收、何為身長挾私勢不潔清

不止也

甲辰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志賢各乞祠題禮科給事中霍守

與古此却與也在身後不在身前在二臣為非禮之請在

皇此點雖禮部計不聽

禮部即中秋先房為光祿少卿

侯世德為 將軍都督 總兵鎮守夏

陽西榆次地震

貴州巡撫御史侯恂上監軍初曰言水西之向不遇剿撫而

端臣為要其指歸曰法當剿勢當撫道當以勦為撫而已撫

臣之失不在初入大方在易敵而不之備伏來用兵軍有懸

軍深入而不顧後初預兵火住而不受中變者督臣雖有會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難將選...

德懷誠無諛進奉善先遠敵後敵勝則齊陽遠圍休  
 勝則身受其利督臣自募苗兵之後寸莠未展坐視喪師豈  
 得委罪撫臣我為今日計兵將不可不備也軍器不可不備  
 也招苗仲諭土司以解孤危之患購渠魁寬脅從以離豺狼  
 之群而又滇師下盤江粵兵移泗城蜀軍住邊義以合犄角  
 之勢一舉萬全賊乃成擒侍安邦者後首安位母子悔罪後  
 死然後許以割地自贖但約束却落劫糧馬如舊 工是之  
 刑科給事中傅禮言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色取行違臣  
 以知其非德類也如內閣中書舍人汪文官本秋縣原齊竊  
 賊擬成逃京師父事王安改在營納光斗不能逃諭而且引  
 為腹心中初其資斧招撫都司攬泊陞邊借權端為不祥  
 奸實收其利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又受其名不惟使疊案之  
 罪夫惡巧榮近且令一時之仕路盡出旁蹊世道陵夷官且  
 貽國送下文官顧撫司光斗大中不問  
 談遠曰仕路如甯端人則士擇地而蹈隨者為馬別放輕  
 其刃於磷緇雜還之場哉汪文官脫逃刀筆鴻王安之慕  
 快。東眉好言官府左視目為異人廷舉公賜問招權所  
 與身漸其怨而漸釋其怨為權者權權者權始權

初未聞諸君子推重而詳履之也  
 南京御史張繼孟進論備輔方從哲敗壞邊事所善同鄉錢  
 象坤 工不憚奪俸三月  
 丙午賜貴州總督蔡復一尚方劍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言宵小之志最不便於銓院又垣有  
 東正疾邪之臣冢軍銳意治平求賢若渴得鄭維樞程國祥  
 用之於銓而魏且自危光斗余既大中蔡又垣而魏又自危  
 故逆維樞國祥并及吳羽文繼以臣等擇人而食既詆君子  
 為小人必以真小人之尤號為君子奉壇玷之上外有僞內  
 有援而魏之招權納賄始得矣 上慰答之  
 談遠曰魏大中與魏同官也雖薰蕕之異而辨且似不宜  
 詔宜詳不宜於事本末易明而抗辭吟誦何哉  
 左俞和御史左光斗言汪文官之昭雪前司魁前總憲也題  
 授中書舍人今問臣也於臣何預魏結束厥理刑傅繼教為  
 兄弟繼終機終長安冷觀又矣 工不問已傳魏珠掛傳繼  
 教本繫同宗族屬往來誰能廢之也  
 國將祭酒舉數紳止願規君者由本海約官曰古不為輕尚

請書章程

大理寺卿林熙春致仕進戶部左侍郎

吏部尚書趙而星以部中吳羽文新推選不供職維礙揭引

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獨司馬光乞結責二臣何以不達明

命誰為章惇蔡京者得旨如其言

丁未南京鴻臚寺卿劉文徹致仕進太僕寺卿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劾給事中傅樞還私逐賢舉國將空

上令各脩職業毋廢口

賊帥江西道御史劉黶法古吟歌勸亂叛天亦為黶紛在

朝廷何謂紛兵私揭太威二疎語多隱幸處分太速亦部

太文一票奇且異 上是之

已而渝仍竹當十大錢嚴私鑄

諭楚王進鯉鮓百斤黃魚十罇精茄瓜善菓各一器入中

宮鑄鮓鯉鮓鯉鮓各百斤並斬免餘加額

魏希孔詹綿衣衛百戶

工部尚書王舜鼎拜舜鼎字 會稽人萬曆戊戌進士並

仕刑曹歷四川恭以按察使至今官學有淵源居官清慎贈

太子少保謹

欲勅臣及臣柱錫科臣章九儒陳良州詔屬多瑞奉旨到任

後三日披逢人煖罵及轉考功忌刻瑣甚迫同官吳羽文即

日出城臣不得已拜跪求去彼一再搗臣且及新推給臣程

國祥計甚狡矣臣引章惇蔡京不過喻個人如惇京必竟亡

益而為人所次如執如先必竟亡損坐謂臣即賊先臣即

有惇京哉 上令維建及羽文還署國祥可即列任

太監魏忠賢釋私鑄廢賞廣而道御史劉廷佐言 皇上於

忠賢可謂有勞則錄然蔡錄兩之奸非殊報也安之為功從

此殃及已事林連致似官可勝道哉不聽

命嚴訊汪文方大學士兼向高等言文官係臣題充又館舊

名汪守恭前即輔忠蔡其監生值故得復諸臣見稱逐錄

用之今得罪乞令法司確擬 上不報因乞歸不許

庶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考壯履平告

辛亥王時敏徐元采並為尚書司卿

叙徐淮禦妖功總督清運李養正進太子少保詹藍賜金四

十幣二總督陳道亨等陞賞有差

赤州巡撫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潘復

五 賦餘辦糶亦與商賈能望新時難辦糶民兵米能節  
 其又皆驅市人之兵之窮如此餉則臣借節庫二萬搜括款  
 千金明旨給戶部太僕寺二十萬今亦至也餘米每斗七  
 錢水而夷亦饑甚而以大方所掠餉金十萬倍價購米苗寨  
 苗米至省遂募我兵日餉四分僅禾半并截路掠米米益不  
 至餉之窮如此協復明旨非不森嚴然兩年來其款可規源  
 兵不能越江德臣閔洪學塚可考天啟三年春周世臣等  
 領粵西兵聞陸廣河失利遂自奔清撫臣王三善督之又自  
 謂粵官不受煎制三善憤其不可用因有辭兵解餉之議令  
 春粵兵雖住卑節實未至大方也糧之窮又如此用人則黔  
 中文武界，選調視如虎穴又徑兵疲有或亡增州縣之人  
 至借才御官而御官亦蓋矣人之窮又如此臣前疏請兵十  
 萬兵部亦需五十萬之費臣前疏請長緡而漕米不  
 滿十萬石月共十萬歲米四十萬而中地荒蕪留南漕非  
 二十萬石不可將才難得願兵部精擇預發入題為代價之  
 計又和門致諭兵本嘉嘗捐賢制若協擒何中蔚屏假以一  
 街軍前自效從之

辭時疏載之因自官黃初及南臺黃伊爾及都百  
 工部員外郎高明瑞編官錄案地稅盜亡何獲盜所搜官錄  
 俱都縣編職者同刑籍  
 乙卯南京光祿少卿李文熙為南京太僕寺卿  
 先是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奏辨奉旨到任及報鴻臚寺而  
 思成傳旨至奉未結何得到任於是御史劉芳言大中到任  
 皇工命之也決辰之間自相矛盾不聽  
 丁巳賜毛文龍白金蟒衣一襲餘將吏陞賞有差仍給初百  
 道將有功者時秀冰諱昌言為登萊叅政毛文龍藥運人右  
 職傳昌言得之原與解孟湯旬日云清乞命皆違人已言  
 其冒編為奏  
 戊午太僕少卿黃龍光為右通政光祿寺丞涂一榛為大理  
 右寺丞南京光祿少卿陳采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己未翰林簡討顧錫疇兵科給事中董承業主考福建刑部  
 主事劉餘祐大理評事馬之陞主考四川兵部主事吳時亮  
 中書舍人曹師稷主考廣東戶部主事林榮開工部主事王  
 廷相主考廣西  
 葉而高復宋白世叔葉孫忠思節臺臣黃公權次孫臣儀

五 朝 綱 錄 承 爵 攝 國 起 身 執 綬 權 用 創 備 繼 究 注 未 盡 制

漢御史張芝神紐於湖西險峻地法起輝蒙神諸  
多稱其清修恬靜毫無管謀收一犬與日有公評亦何庸如  
具之通計乎

巡撫浙江王洽以浙兵驕易鼓亂求免謂復默許之  
辛酉兩陽宣慰使再耀龍以東而赴胡墨款及其弟見龍珣  
連陣亡千七百人餘請春如命下兵部

壬戌順天尹禱雨  
增鹽課除陝西河東池鹽雲南應額不增兩淮兩浙長蘆山  
東福建廣東四川共增課五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三兩

貴州總兵黃斌求沿途召募不許

兵部尚書趙彞言諸臣僂力秉事可必亡慮然與其來而制  
之不如制之使不來在應而一携其文濟毛帥以率其應也  
朝鮮向為文龍所倚居其地資其糧不宜久稽其封察臣中  
掄保同心合力以制敵報如謀

癸亥木時乾清宮東丹輝旋風驟作將內官蓋之欵片如屋  
頂者盤旋如紙隔于西輝燈旬若雷

甲子浙江左布政周廷光為先祿寺卿先祿少卿劉復初為  
差通欵法讓軍卿錢春為右通欵而接察使張積為太僕

詳沙歸

沈濯卒濯為程人萬曆壬辰進士選館歷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文淵大學士濡跡瑞媼見崇不休遺跡引宋司馬光仁明  
武三字非仁無以容衆非明無以燭奸非武無以決事為獻  
贈太保諡文定

埃遠曰烏程素無疾倉卒易者其遺跡殆子弟意也撫按  
不以計問烏程婦上書求卹允之并責撫按可以知烏程  
矣

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疏陳時政言府之惰意尚隔臣子之  
言未修寬嚴之調劑未平聲教之途徑常濟乳黨之欺言易  
止工不擇貢其沽名

廣西道御史劉廷佐言自戊午發難於前七年兵不可用餉  
益不足備於敵國弱也借撥於西亦弱也誠求振驚伏爰  
整頓討軍實而中做之至餉則厚務施於曉勇分廉稱其才  
使使一餉有一餉之用於以減軍中之冗濫而寬閭左之然  
愛又乞免立枷寬法外之刑不聽

欽土司獲蜀功石柱宣慰司女官恭良玉子宣慰馬祥麟而  
陽宣慰司恩婁亦天散各賞賚有差土司知陳忠虞長官楊

沈澗

己丑戶科給事中尹同昂為太常寺少卿

丙寅總督劉遠吳用先官抵任後即歷呂勤坊路及山海關

外至寧遠衛周遠二百餘里樞輔訂事可無慮臣之憂非關

外難而關內難也關內三協建寨二千餘里精銳盡調以東

關內軍務不得不募新兵為合之衆未習操練不逃則並攻

練新兵不加練舊兵善峰口白馬關大水谷漸河川柘林口

界角口人馬俱通在為要官先年有塌臺降喉明暗尖哨近

來冰通洞泥波潭遠山海三年未築臣樣為估計補葺以

待兵集歷簡難可固 上吏之

丁卯孫承宗來去舉趙者自代不許

甘肅松、銀定台吉杜海而古六台吉謀犯甘肅榆林兵備

宋禁游擊司世顯以報巡撫李若星豫備之總兵董繼

輝擊斬二百二十七級，大刑去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請先立枷不報

命中書舍人陳之遴樂諭四川土司

庚午以早造英國公孫惟賢告南郊恭順侯吳汝胤告北郊

尚書魏衛暉塔社稷李宗廷告山川林苑命告風雲雷雨壇

順天巡撫右金都御史鄒漢言前鎮十二路來自山海西接

黃花鎮延袤二千里臣頃編歷三協各關口雖無處不險而

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常資夷出入之路則善

降滿蒙口為最昏中協地也臣駐札處距十八里而近計

通中協四路頃增兵五千連東協共增六千共增則餉隨增

然不效項主計也於所屬地方一預查開即充月通州蘆平

萬餘強半度月斷宜截止留兵四千守舊城西協九千人其

款道即內撥二千以補中協所省多矣章下兵部

平遠總兵毛文龍請餉百萬部議四十萬報可

廣西巡撫何士晉言安南都統侯恭維謀政在項日蕭松、

洪子杜椿爭土構致去南大亂高平莫敢寬乘間而入維祺

走海上杜擊敗散寬維祺復國但權歸斯杜、恨高平封何

輝諒山副總兵改募欲犯宣化廣而兵餉單弱先年增兵五

十請留本省選餉六萬有奇餉新兵至天啟二年而止乞再

留四年章下戶部

登萊巡撫袁可立陳發兵出海之期言海上諸島對登州者

旅順也陳則詳請巡撫廣虎諸島在焉他島但可往來停泊

惟願疏城計所統兵如應設制在場海濱進亂運陽  
此島又為緩地矣旅順以西有平頭山可不泊舟而則雙  
島可住舟但薪水給於老岸亦便也轉而西有麻洋島再北  
則松木汶湖島皆隘淺不堪住再北則中島南口也三  
島皆環海其去所遠者六七里近者三四里陸地抵復州三  
十里蓋州百十里水路抵蓋則半日程東南風利抵三島  
覺華一日程耳如由蓋入蓋州不十里由三島入海不四  
十里由海州入連陽百二十里且三盆沃野百里井泉茂林  
即沈瀋之金城不是過之欲借登兵以圖恢復則三島誠為  
要路海外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而守則旅順東  
各島毛帥業已兵也且迫近金州頃兵如據金州當為毛帥  
進兵之地自當領之果鎮旅順以西則去平島最近恐東鎮  
鞭長難及也今擬設五中等兵在旅順雙島之間與旅順  
制乘進等兵住兩汛中島之間與覺華特備南汛中島潮  
落可渡防守且最至隆冬凍合則皇城島又為大兵出入歸  
著之處東西東應之衝議以派承祖守之事下兵部  
辛未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燁言臣奉命核登撫陶朗先募兵  
御渡游法任招練則及劇國籍前保除任國籍易結外獨

始願沈沈魏魏練天隆學歸本遊問皆許既閱而錄其錄  
到何也又何棟如八萬之証宜久下廷行尚入京核謁何怪  
乎於日言清餉而餉不清終日言懲貪而貪愈甚也  
壬申右贊善蕭命官為右諭德  
張女為中軍都督府僉書  
故刑部郎中贈太常寺少卿馬德澧子嘉柱詹國子監  
甲戌工科都給事中楊維新請發帑助慶陵并嚴那借考成  
之法言外解虧百六十餘萬非盡在民也或州縣解府解  
司各移而用之上下相蒙撫按不核安得不愈久愈多耶今  
限州縣解銀係某項即擊某項子於上及年月冊上之府  
冊上之司、並府州縣冊上之却則那移之獎可祛矣立考  
成之法應解錢糧一季作何罰治越二季罰倍之越一歲則  
漸加焉以十分為率免及八分止罰虧二三分作何罰治四  
五分罰倍之六七分則漸加焉府不責之州縣則罰府司不  
嚴之府則罰司撫按不嚴之司則並及撫按斷在必行如此  
而猶虧額臣不信也 上以金花銀不許餘如故  
乙亥南京禮部右侍郎張鳳予告  
成願沈沈魏魏練天隆學歸本遊問皆許既閱而錄其錄

檢可計明湖通利新利... 談遠曰長興雖有治聲突死於盜平昔之杆概謂何而贈

廢祠祭得符全典於法溢兵繁縷之情不季誰共人哉

已卯南京禮部尚書黃汝成致仕進太子少保

夜有流星如蓋大青色自歷入於天倉二小星隨之

庶辰翰林編修陳子壯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主試浙江簡

封丁乾學吏科給事中鄒士膏主試江西編修方逢年兵科

左給事中章允儒主試湖廣吏部考功主事孫昂齡禮部祠

祭主事丘履嘉主試陝西

年已昏餉部左侍郎畢自嚴言海運始計一年共額十萬

七千人與調列兵共十四萬每人月支五斗該海運米八十

四萬石春秋兩班防軍各二萬七千每下班日支米一斗合

八萬一千石共九十二萬一千石以料量言馬廩三萬二千

七百匹各鎮調撥可四萬匹每匹支全料一石二斗六閏月

共二十八萬八千石放青六月支芫九斗共二十一萬六

千石二項共五十四萬四千石乃津門之糧運何如哉却議歲

額米八十萬內米完米二十萬原以該省加派銀十二萬八

千兩補補水兩江錢運分作為糧本每石價六錢有奇道

海濱增陸亦以賦給所辦米雖止萬六千如者論而計之

一耳部議歲額蓋三十八萬內保定八萬石該銀四萬俱取

給於雜項該府以提一萬一千兩夫以原派米並尚庫、不

給今額外欲增米十二萬一千石並三十萬四千石斯豈易

為力哉臣與司道悉心而議一議加本色今折漕符至截米

十二萬一千石而人以銀五萬二千於河間買十萬四千石

轉運閩門此一策也一改給折色閩門見銀四萬九千二百

餘可抵米六萬一千五百餘石仍列補滿十二萬一千石折

色之數料量每石價七錢仍以銀七萬二千八百滿十萬四

千石折色之數今山海餉司於夏秋間量支折色米並一二

月銀盡而止此又一策也命下部議

父早至是大雨輔臣奏賀

同原華亭大雨雹傷稼又塞上大旱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科震丘知縣鄭廷祚東魏六十金下

撫按訊之

壬午督師大學士孫承宗上軍營圖說計騎步二十四營各

為車營外有前鋒後勁騎兵七營合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

計六款內步兵四萬二千五百五款六款俱長騎兵五萬五



其馬宜六萬三千六百十三匹今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擬  
於京營量選三千五百太僕寺量充三十一百其各營所需  
細大之數約七十餘萬已發帑金二十四萬工是之發十  
萬

其南極州前年德成故何博采獻初何博入魁上恩德祥焚  
掠甚慘為患二十餘年至是撫臣撤去南極之所侵打尚志  
復

六期沐湖勒海間洞術應誠王在給盛德并旋其長子肅諒利  
腹李行從周王喬漆之婿

左副都御史楊選勅東廠太監魏忠賢身擅旨意多出傳奉  
公然三五成群劫逼聖政事之堂喪成開市罪一交通孫  
杰論去閣臣劾一蝶象臣周嘉謀急於剪已之忘不容皇  
上不收父之臣罪二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  
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郝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引疾一則  
嗾言官劾去顧於獲黨氣賊 聖母之人曲意網羅終加蟒  
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罪臣王札為司魁  
執法如山鍾雨正為司空清修如鏡惡賢一則杖不恒辱之

國權

法一則與魏陳赫爾之刑籍顧於制籍顧於制籍案後者規格照用  
加一品以歸罪四國家最重也如故卜忠賢力阻孫慎行或  
以私望其欲門生宰相乎罪五去歲兩太常北少軍皆照陪  
推掉其不測罪六滿朝薦大震五等抗論稍作傳令降斥屢  
經恩典竟阻賜環女去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銷  
罪七去年 皇上南郊傳聞宮中有人以白粉荷籠忠賢恐  
其震已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刺殺罪八 崇祀以  
有善傳封忠賢假借旨勅今日重罪九 中官有慶已輕成  
甥仍擬擅誅如之釋此為飛腥墮明之跡德賢與奉聖夫人  
實有謀焉罪十 先帝恭宣四十年所獲侍從王去一人志  
財以私忿矯旨掩放於南海子餘內臣種種擅逐又不知其  
哉千百也罪十一 今日求獎賞明日立祠明王言聖靈近河  
間毀民居建坊築慈築慈引恨不擊罪十二 今日廢中書明  
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未乾初之館日不裁丁如魏良  
卿良弼良材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三用立枷之法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人其罪隔皇親被使動三官也若非  
閔臣獲持官糾正椒房之戚我與大獄罪十四良卿生貞  
章士德以事殊靈傷其噴脉託言蘭疏狀死罪十五恩欺

其南極州前年德成故何博采獻初何博入魁上恩德祥焚  
掠甚慘為患二十餘年至是撫臣撤去南極之所侵打尚志  
復

胡遵道後為賊地控海務獲罪計亦因士樓執科職在工  
 言工竟停其陞遷使因項以去罪十七非然係司劉傷不肯  
 殺人婦人竟令刑籍罪十八科臣視大中列任奉旨鴻臚寺  
 報事忽傳詰責罪十九忠賢受事果敢鴉犬不羣野子傳慮  
 星等招性引納陳后恭傳繼教助之片語違忤為帖立下勢  
 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禁之碑不己者罪二十韓宗功潛入  
 忠賢之家事露始避發銀七百刻肅軍新城可作耶瑪罪二  
 十一同奸輔沈瀛刻主內標安知無大盜利客身右象丁倘  
 獄羽疎河為罪二十二近口忠賢進者涿州鉄研簇擁  
 嶙玉巡隨整翠傳字婦則罵四馬羽懂亦蓋天擁環運入恭  
 來謀叩馬獻策有實項有徒罪二十三忠賢今春走馬御前  
 皇工射其馬貨以不死進有微色進有忠言罪二十四奉  
 聖夫人容氏又所縫其罪及而進錄其回裏改換廷和城即  
 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  
 憤容氏保后外宅無辱其妻  
 甲申太僕寺少卿曾陳易為大理右少卿  
 魏忠賢辭東廠之罷 工愆陽之前聞言增惕不一異操更  
 見外心蓋魏癩瘵所傲淫楊遵跡尚細中葉物高華新并發

恭錄而下選跡勤奮無辜瑞浩其物而特左賢恭林楊期前  
 楊大洪跡何易也染於 工前時有匡正 工崇覆飛鳥渠  
 不令工小瑞瑞排比而禁之亦誠慈人也蓋何高懼禍謀而  
 全竟不能力持  
 乙酉丁元薦為尚寶司丞  
 故吏和尚書梁夢龍贈少保于祭墓  
 給事中傅繼陳良訓御史張勳各跡攻趙而星左先斗魏大  
 中鄭維理等俱有首功責  
 丙戌秋贈禮部侍郎謝紳所係嚴忠廉監  
 遼州斬兵謀叛計愈以清折為金鉤之  
 丁亥行人左司副史記事為尚寶司丞  
 保定地震壞城郭人畜  
 以建昌道使命雲南試官如壬午科例聽巡按徵濟前道官  
 還京  
 戊子 工柳皇極致遣使各藩冊榮府仁和王由格威單王  
 由格惠安王常淩周府奉新王肅淋代府吉陽王爾季  
 己丑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劾魏忠賢種、罪案 皇上  
 制為親裁種、送狀狀為分利即賜魏跡列復聞、處事陳

神詠... 何以無疾而暴卒是 皇上身為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弄性命於忠賢與容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 上以附會不問

御史劉樸劾忠賢八罪不聽

太常寺卿胡世賞等劾忠賢不聽

江西道御史楊廷烈言邪維連調部同卿之踪獨相尋不休亡何而傳概又波及左光斗視大中且借汪文言為議論矣 皇上簡發諸疏會議從之

巡撫寧夏右俞都御史魏雲中請修黃峽宿寇防口石閘三

道蓋自神劉亂後 桑穢毀三閘墩臺堡漸頽我兵遂不敢

上賀蘭山我巡在外而 夏內之 上令如議

壬辰南京戶部郎中彭遵古為南京光祿少卿添註

癸巳午刻南方五色雲見

葉向高等言 皇上誠念魏忠賢當求所以保全之莫若聽

其所請且歸私第遠避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

忠賢亦安 上以舉朝閤然殊非國體卿等與廷臣不同宜

逸刑釋諸臣之疑

記沐禮卿... 命劉瑾汪且馮保諸人已自裁也不聽

魏學伊曰大霧既開而北司訛言如沐沐內者曰早朝將

面奏沐外者曰官中事將向鞠碩聞而奏之罪名驚為則 立擒楊公方璿璿不經發而內已懼之一日早朝祥東甲 以出氣息惴然甘靈之受在旦夕而一時家宰所推次輔 所擬內又且唯、相奉以求成故諸君子始獲之御使持

之益激必而鞠為而鞠 皇上必袒內不袒外、初也將

起大獄外強也或致急兵縉紳因因之塗炭官禁亦因之

動推追答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

丙申大雨雹

皇子慈嬪薨道悼懷太子

丁酉傳淑訓為太僕少卿

內官胡進等騎入禁門仍傷守卒命內官責降

夫科給事中陳照昌以魏忠賢事問臣宜一力據當劾諸臣

所不汲劾之忠諫何以朝拜司內也亦聽

滅賊諸將為英爵軍帥

工部也田司署即中事員外郎南昌萬燦言臣向承乏寶源

局目擊銅斤虛之人言內官監廢銅器不下數百萬但一移

文旦夕可立臣因移文請發數月不報三月二十八日具疏

特請志賢蓋怒旋出中旨何得再請嗟、以廢銅鑄錢令陵

工早竣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效何所制不務哉臣猶記

二月請陵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所營墓彷彿陵復曾不以

營墳墓之急而為 先帝陵寢急於廢銅鑄錢一事新引

手之勞而不以救萬分燃眉之急也 上怒其狂悖杖之百

削籍燦速赴午門先被毆竟卒杖下

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朱光祚言馮政一領馬得人一辨官

軍之費一增鑄管分大小印以杜虛冒一車駕司勅合宜留

意一立團師謀篡欲針瘵之法從之

撫軍侯朱國刑論魏志賢命聞住奉祿三年仍命錦衣衛速

書奏人及舍人

庶子陳宗契為太常寺卿高推為少卿

辛丑南京太常寺少卿余政元致仕進太僕寺卿

汪燠謙請封胡尚英補簡討

洪節獲樂料哈第冲吳點樂峰陸誠誠珠宮建湯以五街八

所抵四十八洞寨之蠻探頭軍五萬有餘屯糧五萬有餘內

地協濟糧米十三萬有餘今僅存五千二百餘人欲以禦千

五百里之鳥道其可得乎今自永寧邊共萬餘隨精銳成

越為亦急則治標之者即以開路銀六萬為餉所薦余第明

平表都司陳廷對即留任鎮守建而從之

速巡城御史林汝肅杖之百削籍時內監傅國典曾進等杖

人命初歐汝肅杖之司禮太監王體乾奏聞旨下世肅亡去

關人執斬百餘以謀向馮卿人索於私第環詢之向高以問

拜願等亦言元老無端被命且汝肅暫避不出亦軍死 皇

上之杖不死中使之歐耳萬無逃理亦不聽亡何汝肅杖前

撫節漢以聞仍還杖之

霍州高時正家生承二月二眼象英回耳四乳

甲辰命馮履少卿王守謙往開門勉留孫承宗防邊

乙巳刑科給事中傅地奏命為惟原有常規增差內官大違

明制萬燦被歐林汝肅不過畏內瑞之光終恐不得以正命

死耳內官百十成群執之歐之虧損 聖德莫此為甚 上

命汝肅為撫節漢文武官獲仙奴與斬保即給奏

臨許繼原為湖廣巡撫

丁未四川總督朱燮元傳偽和督李遠達等二十五人至京

戊申朱萬春為左通政

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燁等請罷魏忠賢并治內臣矯旨違人擅政者不聽

江南大水巡撫應天周起元巡撫浙江王洽俱告災

大學士顧秉謙請按田派米戶田萬畝派糶米千石餘以次通降一議以折一留閩稅一准贖罪一減織造下部議

已酉孫之益為太僕寺少卿

應天府丞孫學敏致仕

庚戌著欽中為大理左寺丞徐國鼎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辛亥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原妃

歐陽炯律為太僕少卿張廷拱為大理右寺丞

敘前遠撫美功滿桂楊元吉趙率教各進署都督俞事進朱

梅副總兵閻守信游擊黃應甲等守備

壬子彭際遇為大理右少卿

吏部主事徐燦行人周銜主試河南工科給事中熊奮渭兵

部李繼順主試山東尚書周御漢巡禮部主事熊師旦主

試山西巡撫

七月初順天巡撫右余而御史鄂漢言林汝霖畏罪潛逃

如萬燦命群瑞之手 上命逮入杖之

己卯御史潘雲翼言群瑞毆死萬燦有傷國法 戊午進禮皇次子慈煇為悼懷太子

辛酉大學士葉向高引去

壬戌兩廣提督胡應台言廣州民變以米貴由于私販嚴知府程光陽辱及按臣三斬首亂五人乃定

朱光祚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南師仲為南京禮部尚書

癸亥御史劉廷佐言 皇上杖燦猶可言也 皇上為忠賢

杖燦不可言也忠賢得旨而杖燦猶可言也今群瑞日竊至

午門歐斃不可言也

御史李應昇訴萬燦之冤言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言觸忤

獲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杖以侍違厚利也危

言以招戮窮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全榮妻于肥

家財之計而博此虛名特為用之況乎傷殘遺體倍所獲妻

以從龍此於九原此視傲所以不顧為忠臣也廷杖重典殊

深士心為左右計則得矣 聖德不重傷耶

祀通商涼給第紳滿辣胡繪志賢等也柳丈起應潮楊五  
珂文効之

巳巳太常寺卿盧大中言祀典宜明開明所封三界伏魔  
大帝神威遠鎮天算直捷勝亡據詢其所自云萬曆甲寅年  
中官奉袞冕併神號胡特封者並不據却今茲兵無特非所  
以昭祀事而安神靈也

庚午南京太常寺卿申月懋言其父萬曆時定儲之功

辛未太常寺卿鄒德沐言申時行同官進備冊至時行獨上  
書言曰昨日之楊臣不與知只此數字時行之罪足矣尚何  
言哉

丁丑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整等會言忠賢惡

習既滿必不可容楊蓮孫詞通真必不可棄此輩宜仇于忠  
賢而此呢于楊蓮我先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做心小苟忠其  
大道邇來朝政參差固勢捨擯物力凋耗豈無召類而然乞  
將忠賢罪狀即賜處分不聽

辛巳閩都天科河南道至乾濟宮大啟時 工吳的諭視學  
侯明等行之

明年左都御史孫輝等言謂謝汝篤庸丁丑進法道孫篤勳

三操無元端江紀孫輝新種湖江等年亦大張玉滿朝為等  
乞行錄用贈太保

時推楊遵署印不報御史李先春請總憲簡推呂望以給事  
中陳良訓疏補總憲簡在朝体深者意戶部尚書李宗延  
已改先春及之

太常寺卿鄒德沐上 列朝議筮書規正錄八則

戊戌禮科給事中霍守典劾都督李如恩乞恩乘轎之違列  
壬寅給事中羅志尚言內廷之帛中漸多刺及忠賢

癸卯高攀龍為左都御史

給事中王鳴玉劾葉向高陳長祚

辛亥李維祺為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子朔初各省搜訪志傳條文館從御史劉芳之請

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燁為湖廣右叅政

已未工部尚書陳長祚免

庚申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奏株婁氏黨陳其惡其愚山衣

多計至是後誅

戊辰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秋楊遵孫廷弼王化貞求末貳

遺賊賊無難不河無彼廷弼北蘭救無攻之望敵兩相博

為探得嗚向敵任任人以情其誠而歸沐冲判人不多言根  
一人其何愧之辭至于休卜年始付臣為招降之用如其事

有可疑臣從軍中法易行耳諭楊鶴等 朕姑待以不死休  
卜年果係事機再與奏定奪

刑科給事中顧其仁等請誅連左失事之臣李維翰楊鶴  
廷柄王化貞

左都御史高攀龍劾兩淮巡鹽御史崔呈秀貪穢命奪秩劾  
奏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御史陳九疇劾參督撫謝應祥力言其

可月謂邪尚天謀弄撫以族之也

庚辰馮從吾為工部尚書

十月丙寅子沐為南京右都御史

已丑戒諭百官勅曰近日蹊徑岐分意見各別愛憎毀譽附

和排擠大臣顧惜身名動思引去小臣百風望氣依違自合

職業不修政事廢廢當由紀綱不肅結党徇私以至於此特

戒諭爾等務慮深思更私易職

辛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程紹遠劾使張夢鯨進玉璽云

九月九日鄧陽澤次郡一奉科于漳河而得之鑄紐方四寸厚

程紹遠所劾張夢鯨等謝應祥來高攀龍等亦劾謝應祥  
稱賀頌詔天下賜程紹遠張夢鯨金幣

壬辰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劾魏廣微驕譽祀  
太廟不至視科律 疾視諸臣廣微遂引疾乞休

甲午會謀陳九疇參謝應祥及魏大中夏孟過相許事 上  
以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雅常屬目欺且云輔翼以門

生招謀大中欺 朕勿冲把持會議夏孟過陳九疇互相攻  
訐成何政體大中九疇孟過各降三級調外給事中沈惟炳

疏救降一級滿之

丁酉吏部尚書趙南星乞休許之

命馮履寺僧 諭參魏廣微

己亥左都御史高攀龍罷

辛丑戒諭群臣有元氣已放祥小未安之語

壬寅給事中許崇卿等申救趙南星請之

丙午前大學士朱國祚卒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癸未進

士及第 一授修撰己丑分校禮闈辛卯歷洗馬諭德丁酉

轉左庶子戊戌陞禮部右侍郎壬寅陞吏部左侍郎准養病

庚申起而除禮部尚書地保備選來國大學士傳德文恪

甲寅 慈曰湯有之鶴鳴和師士然中尋改漸道蓋生  
試未有不動物者格心納膝亦由斯道也己三朝內章之  
際人所難言士大夫俱以意氣相高務名而不務實計身  
而不計國家孰若朱太傅門可羅雀清芬自遠而名實手  
於上下卒先幾完節以去非至誠惡能若是乎及當事變  
宛轉墮麓聊存國是而於宗社至計不惜犧牲以回主德  
洵哉仁者之勇矣

己酉 夫却右侍郎陳于庭左副都御史楊連左金都御史左

光斗刑籍時推喬允升馮從吾為太軍謂黨庇也吏部郎中

張光前御史房可壯表化中並調外

十一月 亥朔五日瑞進永軍侯郭振明進博平侯

甲寅 青輔臣乘機失常近乞肩與已進侯卿概應如擊平章

謂何進念去輔在時或未有肩起市并至此復掄次輔勿坐

視依違

己卯 四川總督朱燮元加兵部尚書毛文龍為左都督

辛酉 諭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留鎮關上可急還山海

壬戌 以崔景榮為吏部尚書李宗廷改吏部尚書署都察院

己巳 伏學士韓廣引羅范休許之初葉何荷親厚微相左臨

際世殊國類百端樂物所時雖遠送不得不過清洲更  
非其敢必不能父子宜早為歸計卒如其言云

壬申 給事中陶宗道言四事俱是居去故秉慎命在釜下情

降三級誦外以疏有旁議借徑語也

諭近則聘各官多不公徐大化孫杰可陞京堂霍維華和興

治勇繼春楊維垣俱起原官以御史潘士良著河南道許宗

禮為吏科都給事中

上出內帑六千金給宛平大興煮粥賑饑

十一月 辛巳朔征南將軍陸國公沐昌祚卒自隆慶三年副將領

鎮五十六年命其孫放元代鎮

甲申 巡撫陝西右金都御史宋集奏兩當民變故知縣牛得

用

己丑 周希聖為南京戶部尚書

癸巳 雲南巡撫閔洪學言沐鎮莊田臣前跡爭之一時逆料

其害奉旨不必遽更今逾一年矣驛駭更甚已命有司徵收

以救此一方民命仍該鎮徵收嚴戒員役不許生釁

丙申 御史張劬劾趙南星壞政十罪 上命張劬指其事言

南御史江汝成以陸視河莊難難程潤祥夏漢遇胡知



亦陳誠觀江吳矣命侯制籍初拘兄權管理巡撫不得放憾而呈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劾北蘭首士周鳳翔王良伍新兆雲沈必成原九經別世科浙人李喬春提應祺江右人黃以敬人並寬籍宜奉命回原籍俟後科會試

壬寅大學士朱國禎罷初蘇松兵備未重蒙憲死告災者民大闕遂引疾回槓擬乘允朱廷禧擬權不宣國禎遂引去刑部尚書喬允升罷

以黃克燾為工部尚書鄒尚友巡撫保定張樸巡撫大同此外應天地震如雷

乙巳命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冒煥沈應奎仍照計典章任毛士龍制籍王元翰李邦華閣位孫禹相魏大中回籍聽勘汪文官仍遠治文官著列人珍事喋可惡早出必夜分始歸昏夜叩諸貴之門言無不從方得志橫甚舉朝皆震以一見獎借為榮及返獄苦榜不承然志賢已預為著書列所惡姓名以上人猶稱之曰奇男子云

巡撫應天右金都御史周起元制籍以珠杖同知楊善博首油流汲前劫珠還家也

乙丑天啟五年

正月戊朔左翰德終昌期罷

辛亥許崔呈秀復官

甲寅給事中李魯生言朱重榮蹂躪講學已何列轉遽以病去皇上特旨留之而周起元恭疏主矣諸奸傾陷正人動曰中旨大旨不自中而誰出我執中為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官之聞說王妾之交通閣部之雷因而後為否則古真外吳相小人得志海逐隨良如阮大誠珠爾翼故素養李尚張捷等武例轉或病去願皇上再起之命召阮大誠等

丁巳南京禮部尚書李維禎引疾去

壬戌戶部主事譚世謙先任順天推官見劾遂奏辭下吏部重論

戊辰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王象春劾奪官措兵科陳維新科之

壬申吏部舉卓異簡夢得等二十四人甲戌改首善書院白忠臣詞從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之請

前迭蒙 諭旨 宗周刑部官塔以矯情厭惡也特刑部者主

已亥董其昌為南京禮部尚書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言三朝輿論漸明略曰吏部職司用人

趙南星年老資疏為祥小所欺舊淮撫李三才居子中其魔

術小人利其重賂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單科臣章九儒

謂郝維理先營尚賢壘御機營浙江提學遂入為考功覆疎

年例多出其手汪文言罪人南星聞釋兼向高題入內閣中

書代李三才管陞南星何如人豈不欺 皇上乎謝應祥推

山西巡撫夏嘉遇於會推前一日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請

嘉遇見署河南道袁化中南星何如人豈非欺 皇上乎陳

九疇薦疎謝應祥師也大中門生也高攀龍為南星京房之

門生師居吏部門生當察院為檢遺計月大中又月化中化

中入臺第一疎保鮑應登曹于汴等三才黨南星知之乎王

德完忠臣大中以德完會推不舉三才疎終之南星知之乎

會勘九疇之疎同事則高攀龍某呈別郝維理矣口舉大中

曰品高如山冰山乎太山乎嗟 南星受委臣敢糾正如此

丙子禮部右侍郎何如寵利疾命閣住胡通錄未竣引疾規

隨地

丁丑喬應甲言時局門戶略曰歷年故卜傳自官席外廷不

與馮李三才任淮撫十三年加總督尚書孫大拜當年授意

南道既然疎有 祖制廢弛已極內外登庸宜均蓋為三才

地也嗣是議論蜂起有保三才復有參三才有保而參即有

參復而保此門戶所縣分也後三才眩私難掩又區疎增稅

銀出一奇策借勢願憲成投閣和院三番、從宜大起接吳

亮封入疎內臣東林人也又保三才臣一言以蔽之曰不貪

此東林之名所自來也今我二十年私人推戴力排公論有

東林則有利翼張問運假門戶以翻局趙南星假門戶以回

局已 皇上直啟然吳亮之疎付之史館為時局門戶之証

明日應甲又言科臣傳捷臨去疎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賄

孫陞房可壯特薦取旨如寄可壯之薦三才云人言三才奸

雄臣特患不奸雄一特正氣正臣交章恭劾王德完吳啟邦

徐楊先周崇建皆參三才與魏大中為敵此外朱欽相劉弘

化張模徐景濂已各疎付史館明白記載

戊寅慶陵成進孫承宗少師兼太子太師初東璫朱廷樞少

師兼太子太師魏廣徵少保兼太子太傅徐學士人將顯

魏志賢廢和督同知工部尚書柳佐等各陞賞有差

己卯南京兵部尚書陳道可罷

二期辰朔湖廣山東江西福建主考官方逢年等各錫三級賞

外以策問語機利也

甲申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徵主禮闈

大理寺丞徐大化言 聖政宜常以次勉而呈遞命錄因

乙酉許何熊祥王永光推南京御史申用懋推巡撫并起朱

一桂陸卿宗王沅秦聚奎汪慶伯徐務先郭華劉廷宣即稱

忠姬宗文范得志

丁亥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言撫臣王三善太剛則折督臣

楊述中太柔則廢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今二人不能同

心是以有與尸之凶然撫臣全城捐軀即以功論可也謂督

臣志撫臣以為孤注其無後初糧餉不繼臨撫臣於死而督

臣既辨謂三空斯塔鴨池陸廣徵道將四路並進非以撫臣

為孤注也至于候聽奸猾之口言撫臣執不死則督臣昧

心之言也撫臣死矣督臣不可不謀罰也

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徵主禮闈得道士華然等

戊子御史劉廷佐錫三級賞 以黨教考官也

辛卯偏沅巡撫右金都御史李仙舟太常寺卿李應魁順天

府丞楊廷筠被劾罷以南京給事中楊朝棟科之時糾及王

之臣魏志賢以魏廣徵薦之言之臣遠才不易得仍任廣徵

通內之札簽云內閣家報自惜薪司太監王朝用轉達

工部即申徐在中免同官門洞聞發其奸私仍聽勅

丙申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以為祭處都縣知縣郭人吉錫

三級賞

辛丑命京堂自陳振鶴鳴申用懋王永光許弘綱商周祥俱

需用徐良秀錫三級 從御史崔呈秀疏薦也

癸卯前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引疾許之

南京 道御史張錫命為阮大猷

己巳下李承恩鎮撫司以擅用積資袍龍金等承恩係 世

廟成平公主子魏志賢利其宅不應榜卷預以束服龍爪者

若東厥承恩方赴宴被執掠其家積資袍一寶先年公主優

人物色且論竟論死

刑部右侍郎汪家深劾奉昭諾郭崇楊雅垣論其伴切月進

三子工部主事曾欽程論周宗建私刑和黨吳煥張慎言肆  
毒同臺安伸盜曹縣庫三千金後令石三畏畫出劣處王官

李應昇專護法東林黃尊素薦為庶師鄒維理有旨並削奪官  
誥宗建慎言仍下撫按追駁蓋慎言日壽張洞曹令入臺繼  
任曹守助後則石三畏三畏會是以文選郎中張元芳為慎  
言同鄉疑其劣已改欽程劾之

劉璞 徐世紫 黃公稱 萬言揚 履化整並

刑奪官誥刑科給事中霍維華論之

癸丑王在晉為南京吏部尚書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自蔽為南京右都御史

甲寅 上幸太學內臣魏忠賢王體乾皆賜坐大臣不得賜

茶

丁巳烏撒叛目安效良寇肅益炎方不克副總兵袁善宣撫  
侯沙源力戰敗之

戊午命選募兵御史游士任下鎮撫司并 嚴叔孔以

盜餉以給事中薛國光劾士任侵餉能明過黨庇也

御史喬承詔錫三級預 以悞舉解經邦不遵旨回

道托疾辭 辛酉禮部右侍郎張鶴劾奉官誥謂詐疾要名也時閣推纂  
脩實錄官

補吏科給事中陳胤業禮科給事中陳爾翼山東道御史李

嵩福建道御史張稜山西道御史高弘圖貴州道御史楊春

茂雲南道御史張養素山東道御史馬逢華

甘肅巡撫右僉都御史李若星刑奉官誥以汪文官引其五

千金開府也

壬戌前尚書少卿丁元薦卒元薦長與人萬曆丙戌進士授

中書舍人致官事已亥中考功法庶成起官廣東布政司經

履遷禮部主事又言事去以氣節講學名

癸亥策貢士於 賜余煌華瑛芳吳孔嘉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乙丑御史崔呈秀領魏忠賢助修城廡都督金事賜物以旌  
白所知為工部尚書管左侍郎事

戊辰貴州總督蔡復一言將領攻遵節制土兵倡叛逃潰損

失二千餘人參總兵魯欽劉起失律初欽起克歲頭寨乘勝

深入遂繼全敗績

龍金嶙又金四萬嶙行一二百十以備賞

已巳謝啟元為大理寺丞

太僕寺少卿王尊德言職師大清命授督移住遊長餘撫更

推

御史王大年薦范濟世徐景濂去職聲命維字拔之並起原

官所勅

前運總督

吳周先并罷

甲戌省州總督蔡復一免移總督川湖陝西兵部尚書朱燾

元無貴州

李長庶為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天津督理糧餉

乙亥命選楊選左光斗秉化中親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同汪

宋言追訊其受賄各官趙尚星王之案熊明遇惠世揚毛士

龍繆昌胡那維理黃龍光黃正賓郭漢李若星虞化蘇徐良

考錢士晉施大德並別籍命撫按勘問必追贖六萬金

淡遠曰兼鳳不共音兼輸不共與汪文官以齊文之賦貢

附王女其人何足教者或泣或笑託換圖本投合善類群

嗟玩爾諸君子獨不思元及久矣朝真何為即清舊如回

寶彼擁植耶難黨論符假清深可濁而失足眾等借叢依

窟研問通貨不云全証人必自侮矣請君子於九原諒無

為醉香也

四甲已汪文官死於獄

甲申周應秋為刑部尚書協理刑事

丙戌刑科給事中霍維華言三朝慈孝無聞一代實錄當確

工是之命毀監生楊維休私刻泰昌日錄

宥李可灼成

前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何士晉刑部官誥工科給事中虞

廷陞吏科給事中黃承吳請其賞護王之果

癸巳南唐益為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王之臣為兵部右侍郎

即總督前運

戊戌阮大猷為太常少卿

余大成補兵部職方郎中禮科給事中兼有聲論前大學士

劉一燝私屬職方郎中余大成事令一燝刑奪官塔

庶子復王業浩游鳳翔御史高攀龍刑籍鳳翔刑轉廣州知

府江蘇防兩蔡龍肅泗源有濫廢禮原滋疑之殊賦忌西屬

項漢通判籍地

甲辰前御史方震孺制籍遠入戶科給事中郭興治劾其黨  
比熊廷弼也

己巳御史田景新曾應瑞各論總督張我續及職方部中方  
孔昭判奪官誥

五朝中朔少詹事錢謙益 沈正崇判奪官誥御史陳以  
庚戌兵部尚書趙秀罷商周詐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朱

欽相為右俞都御史巡撫福建

命徵王之果監二萬金還都養性京師從前刑部郎中岳啟  
聲之奏

浙江巡撫右俞都御史王洽罷

烏撒叛目其效良敗而互清勦傾水而女和彥兵至墮倉復  
攻靈益效良者和彥之親也順逆惟水而長視水蘭皆叛漢

撫閩洪學以兵力不足暫廢之今擒賊自贖效良亦伴順擒  
女應龍以獻至是見陸廣洙師入靈益有撫背扼穴之勢遂

合蘭水靈益女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攻靈益副總兵朱美宜  
梅伏沙源力戰五日夜破走之

壬子河漢子葉燦先祿寺卿錢春遷化道接舉使張光緒並

刑籍御史周浚新論漢書

起毛堪添註大理右少卿彭宗孟山東道御史王志道汪慶  
百並添註太常少卿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並添註太

僕少卿錢策南京太僕少卿添註王建泰九賢並刑部主  
事范得志南京刑部員外郎俞繼宇廣西左布政使

御史崔星秀許括保定河間民兵鎮江保倭軍需并嚴追贖  
捐助於是檢括帑羨勒派助工陪京都國所在騷然

丁巳詹事府禮部尚書翁正春罷

己未守制天科都給事中劉弘化刑籍南京太僕寺卿吳炯  
罷以御史石三畏劾之弘化貪橫黨奸烟失身獻媚也

禮科給事中楊祈脩明奏三集原欲明倫大典命史臣成書  
以示天下

庚申賊至馬龍副總兵袁善擊破之斬三千餘級已犯尋甸  
又敗之

南贛巡撫右俞都御史李成名疎謝祀御諱免官

癸亥罷 趙昌胤劉惟忠及張問連刑奪同嘉謨官誥御  
史周維持論之

乙丑江紀北御御諱而乾逆流火液泥身自刺舟二瑞

一第乙乙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3 版正內

被巡相瀾嶽陝塔墜瀾總泉突歸獲銀四米內遊彈散入  
水救 工二瑞皆淹斃

復李桂芳都察院司務原甲考功法至長奏辨

丁卯刑科給事中杜齊芳論南京太常少卿陳幼學兼月勤  
免

禮部尚書翁正春罷

庚午太常寺少卿甄淑刑籍光祿少卿張先芳罷御史汪裕  
糾之

糾之

前禮部右侍郎徐光啟罷天部驗封郎中馮時來刑部官供

御史智鉉參光啟招練無功時來訟私狼藉也

辛未高第為兵部尚書

六月丑朔傳制各藩又科部給事中陳鼎昌冊封光澤王

延安大風雪三日是歲大饑人相食

戊寅御史宋師襄劾盛以私以私濫項外

禮部尚書蕭雲舉罷

壬午御史田景新科次賴朱廷禧

延綏巡撫右舍都御史翟鳳翔刑籍

汰僕少卿廷習孔南宗參謀等卿趙興雁卿次傳選參太

五種巡撫御史胡良樞不候代出境刑籍

庚辰濟南飛蝗蔽天終歲秋禾蕩盡

辛巳太常寺少卿蘇傳罷御史陳世俊參其和黨

兵部左侍郎張鳳翔刑籍官塔及廢御史陳朝輔參之

二兩起商周祚兵部右侍郎燕右舍都御史趙督兩廣

王紹慶為左副都御史

丁亥四川道御史李喬崙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前吏部

精潔刑部張國紳並刑籍仍奪喬崙勅命刑科給事中潘士

聞參其和黨

戊子大學士朱廷禧罷

朔州道兵備 王維章刑籍御史倪文煥論其貪虐

庚寅翰林簡討施希孟刑籍南京光祿寺卿游漢龍罷工科

給事中楊所修參之

南京兵部左侍郎余元聲罷

刑部巡撫右舍都御史畢懋康前吏部左侍郎李騰芳刑籍

官塔御史王際遠論之

河鹽汰監驛世錄勅參知縣與縣既會疑許法逐官選天

大理寺丞劉恩壽奏林郭承順為相充力辨並請三級補  
士辰黃汝良同如繫為禮部尚書署理庶事府

丁酉選庶吉士楊汝成等十八人

刑奪前禮部尚書王圖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程正已吏部

主事程國祥禮部主事趙昌運南京光祿寺少卿彭遵古御  
史李日煥官誥 御史劉弘先論之劾其黨邪之源

起陳于庭補廣西道姚祚瑞補福建道王雅量補四川道游  
鳳翔補南京廣東道御史

庚子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杖官軍有旨  
切責文煥

切責文煥

前御史田一甲言臣前糾孫輝李三才胡忻朱光祚等今值  
纂脩之候業容通於一字之斧鉞命宦何史銀工部尚書朱

光祚太常寺少卿胡忻並劾籍錄一甲京堂

吏部一司 劉行義王任忠罷御史周維禎參其賂私

七月未朔南京刑部尚書胡應台罷御史莊謙劾其黨

楊遵月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顧大章袁化中下鎮撫司令五

刑部一司 刑部一司 刑部一司 刑部一司 刑部一司

海濱沈謙清海濱沈謙清沈謙清沈謙清沈謙清沈謙清  
某為南星所引先岬與文不同宗也

癸丑北鎮撫司許顯純等奏請楊遵等送法司追症定罪有  
旨楊遵等黨化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權移官一事陽

朕不孝罪惡滔天許顯純等何種求送却明屬徇私還着  
嚴叱不得寬縱

諭刑部罪囚陶朗先游士任方震橋唐紹先等角巾色衣非  
法於是主事林曾引罪

刑科給事中林齊芳請郵政貴州巡撫王三善不許

缺人蔣應陽等事熊廷弼版校守備至是候廷弼於獄東原  
廷執之以跡揭方矢等云故書不執委

封畧妃任氏

前太僕寺少卿何棟如成淦州以募兵於浙使運東使餉也  
庶中前在副都御史楊遵卒於獄遵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

令常熟治最擢給事中戶兵二垣歷今官員氣節實任放任  
獄卒承指致死之有純筆同獄五叔孔穢為許顯純并救汝

孔又火其血書百一十字珠尚某記之得傳血書云遵合元

秋亦漢漢沈謙廷恩直仇以不為張倫也此亦為楊漢教藥

秋亦漢漢沈謙廷恩直仇以不為張倫也此亦為楊漢教藥



故性命與之期是謂其子遂謂其不遂時在望蘇和  
殺人獻媚五日一叱象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缺石有命而  
已雷震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子招獄難言而得死所  
惟我身受顧命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將此一念可以  
見先帝對二祖十宗與天下萬世矣連沒仍下撫樓錄  
其家德安知府李行先故簿募完應山知縣夏之者捐資助  
納崇禎初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烈

陳仁錫曰痛我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故之死後勒退  
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奈人倫天道

何然子孫賢不可故青史廢不能故人心活不敢故則亦一  
自殺其心而已卒之全給謚廢建祠賜額而後知楊公之  
死而生矣向之論一說一曰謂生榮者今安在哉  
談連曰詔獄諸君子楊文孺氣最初禍最慘而死亦先之  
方其兵燹工書又先廟特召對預於顧命增臣之奇違  
孰逾文孺宜感奮而不顧其身也推闡定位移官避嫌俱  
首自文孺真有杜延年李固所不敢望者事定之後諸人  
影附響集欲共其功議論相尋始而衍中而激末而清於  
朝廷不難訖之矣且為最之聲矣嗚呼文孺自是死餘死

諸師淵淵欲未用其忠也

錢謙益曰初詳小詳移官之名正故坐監罪故公死後  
大暴鈞黨轉相連染死後廢禁速捕相望乃為閱定三某  
刊要典借公為質的以欺誣天下而群小所以殺公之本  
謀始大震然後知公之死不死於繫蘭而死於移官定計  
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某之小人也世之議公者  
有三曰以移官會功大以先帝之長主操心慮忠猶不  
先入鄭李之殺中况勿冲之君付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  
何帝阿母群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謀者不深惟國家之大

要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於陳翰出官之頃斯已淺  
矣漢廷欲窮治趙昭儀議即敢有謂不當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空使誘謀上及小陵自古事閹官禁更固泰公之臣  
動而禍從杖持邪說者往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  
間評揚為詞幸則為撤蓋不幸則為移官一成一敗何常  
之有萬曆之不指翼儲為沽名天啟之初日移官為生事  
終天儒臣異口同喙此可為歎息者也曰以交泰鈞首登  
亦人臣也懷恩單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  
需明張詠呼未既帝仁其除年之歸官三向之先身皆願

能乎當 某宗出就濟時去撥於後英國奉右閣臣一嘆  
 奉左公奮出班行手格群奄置朝之人成爲耳目是謂  
 之交結乎當矣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國致公卿乞身引  
 退及其身沉灰冷願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多衛取滅  
 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曰以攻寇激禍孽如猛虎一搏  
 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爲也其可乎  
 繼祿妃害皇子危中官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  
 雖凶堅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  
 以寢移鼎之誅正參夷之罪公一跡逆折之也聞老門生  
 之訴交煽於公朝刊章錄牒之籍既獻於私室用是氣林  
 手滑照目語難今汝慕董不採之功而議一掌湮河之失  
 逢寇者不以教隸正罪而擊寇者欲以撥虎退羽爲此言  
 者是與於寇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之才之志身  
 無歡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夫為人臣託孤寄命其安社稷  
 其爲用亦不小矣不且蘇以自屏不引刀以懸君慷慨對  
 簿從容絕命于載而下讀枕中齒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  
 蕭容榜提蹄泗相與激忠節勸儀者此誠如著國終其漢

前陝西道御史康正揚上言聖政日新有奇玉揚爲沈一貫  
 鷹犬令借端圖用下廷議  
 甲子兵部右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林枝喬并劾奪官皆廷駁級其講學書院御史倪大煥參  
 之  
 丁卯吏部尚書崔景榮罷命 李宗延回部代之  
 癸酉 李三才 顧憲成 曾于汴等並劾  
 奪官皆于汴除籍御史石三畏論京察三才也  
 前大學士韓爌劾籍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請杖卜不拘資序蓋陰爲少詹事觀廣  
 微地也  
 薛三省爲禮部尚書  
 丁丑朔辛巳追奪故戶部郎中李樸改刑部郎中于玉三贈  
 官以御史姜伸言也  
 毀天下書院劾奪都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應衡官始罷斯  
 三俊畢懲良以御史張訥言也  
 前漢科給事中觀大率卒於獄獄中嘉善入萬曆丙辰進

汪伯倫以補給事海州人汪禮字道遠初附太常寺卿

汪伯倫曰魏孔時好立黨居常韋布峭厲絕俗意見編滯能當其意則駭駭為燕鐵拘而跡峻一見汪文吉奸情偽貌遠相激當汲引同輩來此紛紜雖面目無媿而追原禍始要自有絲長子學浮扶其柩歸得疾死後議者并以其旌凶事偶會務極標榜嗚呼東漢黨籍其家人獨無死者子何以當時失傳也

甲申以解奸人蔣應陽功加詹觀志賢一級

前左金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光斗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自中書舍人擢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司是阮大猷與魏大中爭掌吏垣不得大猷遂附馮銓傾光斗等補崇初贈左副都御史錄一子入太學

埃遠曰左中丞被禍同於楊魏等崇禎更化獨斬其易名末年奏請天子諱所以待者一時不敢明其說予嘗聞之士大夫中丞在西臺多通少介視數輔學政不絕請託故較諸人有遺議焉然其太節娘、人目矣  
式子論內閣曰朕用法裁以疎厚廷先都屬精圖治而東勤

大德謙滿於海洪濤快暢遠流特等移督六部皆先帝之深恩臨朕躬於不孝又能廷弼等喪連辱國寸斬尚有餘辜而楊道左光斗各初請求脫即五刑不足以伸其法而在朝大臣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致言路各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聲明其罪國家養士竟何賴焉自今以後務改過日新共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力封疆再有陰懷觀望借題報仇或擅毀言希圖翻案朕極祖宗紅牌治以欺君之罪

周如碧以原官兼東閣丁紹祚黃三極為禮部尚書馮銓為禮部右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  
乙未前御史袁化中卒於獄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任坐監六千金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廉監弘光初謫忠愍

高汝斌曰秋梁公承天而人服其智請公承天而死人固有幸不幸焉說者謂進比之日何不一死嗟乎鈞黨禍起陳善劉邵李雪謝弼之傳死掠棄者不可勝數虞翻一日之中傳榜四獄、吏勘自引謂曰寧服歐刀以示遠近假大陰滿時有冰凍者利難就振不休我不得與絕死之患矣

代氏王紹徽為左都御史徐大化為左副都御史吳崇禮為  
南京刑部尚書

大學士魏廣徵予告廣徵既罷相具原摺於魏忠賢王體乾  
等及至家又各以厚餽履歷之恐呈秀等下石也

禮部尚書林允俞罷  
故蔣應陽先一日日請早轉臣丁紹斌等出刊有像連東傳  
俱云此准廷擢作 工覽之恐諭內閣至加兩觀之誅庶快  
萬民之憤

壬寅故經略兵部尚書熊廷弼傳首九塞時早刑部山東司  
主事張時雍奉駕帖主獄廷弼知有異櫛沐出胸囊一對球  
時雍曰爾不誦李斯傳乎因安得上者廷弼曰此趙高言也  
廷弼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授保定推官進工部主事改御  
史樓連卜其受視南嶽學政進大理寺丞宣慰連東進侍郎

再鎮連海就誠王化貞賂市人群詢廷弼頃化貞添開大內  
其竟終崇禎朝不白初生時十七萬妻陳氏繫屏縣廷江夏  
知縣夏爾玉索其子貂裘布古玩一不遂有之長子兆璉

自別崇禎已足次野死壁斷免大學士韓廣楊泰始收葬

高法然自廷弼慷慨揮灑者餘滿養溫養則不足高古雄  
氣不肯下人世多以剛復虐憐目之自有連事以來再任  
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謁問終日焦唇舌與人爭言

大計視國如家第以經撫見在復與中樞風怒動輒掣肘  
憤激坐視遂廢顯傑悲哉然當事者亦無意即故自楊左  
起而廷弼之死決矣故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時局  
不死於法天而死於奸瑞也瑞謂不以封疆事移官則不  
能制大獄不以封疆受明詔諸臣則不能作清深之陷宰  
不殺廷弼則不能借想追贖加諸臣以身後之誅夫討侯

封疆伏法何辭然終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時局不死於夫  
議而死於奸瑞是以九泉之下目不瞑耳

談遠曰吳故伍子胥宋故岳武穆亡國培款冤痛如新熊  
氏之再鎮遠也燃於垂燼補漏救焚此為金湯令得究其  
用即全疆未復何至捐河東而棄之天不祚 明有王化

貞以角又袒以福清及事在司敗於廷弼意細之於化貞  
意矜之然則殺廷弼者獨逆瑞之罪我福清先其意逆瑞

後其權也廷弼死填運者益非其人早其詞疑其說為狡  
滿腹為德為經計必遠勝於於強悍而殺殺隨之崇禎將

六部總管會古而免痛如子奉式積也  
起行許教年志變趙興邦原官

太監李永貞叙啟門功自閣臣外來厥太監魏忠賢司禮太  
監王體乾等協理侍即胡世賞巡視科道楊夢霖崔星秀即  
中李泰洛等

太僕少卿田生金免

九月未前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卒於獄臨濟人萬曆丁未進士

崇禎初贈大理寺卿詹監弘光初授忠教

辛亥呂飛熊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大理寺卿曹珍罷刑科給事中滿士開論其給假曠官也

壬子給事中吳國華糾曹欽程同時難汪之貪險 上以

欽程在陵不問詩雅汪及國華以徇私並刑籍

癸丑御史吳之仁題閱我致慶坐免引疾命開任

甲寅前登萊監軍會事佟卜年卒於獄初卜年任河間知縣

有政聲無廷弼為監軍佟永年為前鋒參將壬戌四月張

鶴鳴行邊証通建州遂遠詔徵無實坐派時惡廷弼併及卜

年下刑部獄刑部主事張時雍矯詔日孟諸子七依遂從監

氏歸裝

矣... 閔光罷

丁巳前兵部左侍郎孫居相尚書司丞史託第並刑奪官詔  
工科給事中虞廷臣論其黨李三才也

前南贛巡撫梅之煥以出越南星之門刑奪官詔戶科給事

中陳序科之并及孫居相賄賂詆託言問魏至二萬一千

有考又累取共金九千餘兩令撫梅速訊追贓

戊午總督河道工部右侍郎南右益刑奪官詔吏科給事中

黃承玄論其倚黨蹟陞也

右金都御史楊鶴御史江東漢夏之令刑奪官詔起後瑛余

合中林一柱原官以御史卓邁跡糾薦也

起刑輔志順天府丞阮宗文太常寺卿各添註起行許教趙

與刑給事中李微儀年志變御史

己未刑奪同道登官詔以黨故

壬戌前吏部尚書崔景榮刑籍御史倪文煥初之

御史夏之令詆毛文龍我候封糧命逐之令及吳之瑞吳世

科並下詔獄世科以千金寄弟之瑞事覺後並成

癸亥禮科給事中許崇勳論編修侯恪刑奪官詔御史督

前我庫員外郎顧大章卒於獄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前為  
刑部主事時稍右廷弼袒化貞者怨之遂及株坐監四萬崇  
禎初贈太僕寺卿弘光時謫

丙寅督補孫承宗發兵襲耀州初三至河南鹽場堡建勅  
其地煮鹽苦之遂因圍其外夷者陰乞師別總兵魯之甲  
請乘巡河為計承宗令前鋒參將李承先左輔及之甲日右  
也抵三空河約水將金冠姚與賢等明日渡柳河會二眾

丁卯刑科給事中霍維華請株木開化縣之雲霧山  
御史張鯉刑奪官誥以風聞長泰也  
庚午先是兵部尚書高第與孫承宗相左總兵馬世龍以茅  
指止師姚與賢等水師不至承宗不知也惟金政保以漁艇  
七至遂渡之三日渡獲八百騎也河畔泥塗中不能立敵悉  
甲出葦葭間薄我承先射死之甲錢應科自溺我騎失亡者  
半左輔自工沐至缸城缸城人殺固山一甲士數十收生口  
五百有奇還師志者諱言速之精銳十萬俱盡兵部以聞高  
第錫魏忠賢伏地而哭忠賢錄之

下若非忠者見阻則蓋糧竟可復也惜哉  
談遷曰柳河之役亦東征一奇也日連難以來我曹無片  
甲翔翔于河上敵志稍偷今五搗耀城坊校畢至得勇勇  
先登足號其魄而將相失權謀同謀舍一人鼓之十人梳  
之幸其敗以自全嗚呼將相相調和則士豫附自古識之矣  
南京尚書司卿傅宗昇以邪黨削籍  
壬申在告兵部右侍郎李瑾禮科給事中劉懋則奪官誥柳  
又趙胤昌論之  
括而京大內舊銅鑄錢  
賜魏忠賢帑氏金印各一篆曰欽賜初命元臣忠賢印欽賜  
奉聖夫人客氏印各重二百兩初萬曆中兩宮災燬 皇后  
之寶竟未補造而閣媪特給可異也  
太僕寺卿王佐罷  
遷惠世揚仍退揚遊左先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  
遺賻後世揚論死  
癸酉李從心為工部尚書總督河道  
甲戌兵部左侍郎王國瑄刑奪官若柳又孫承宗其以不

大儒... 南京兵部右侍郎... 元聲... 奏... 詔...

初甲申陳子先... 劉使余新民下又初重論

直隸巡按御史喻恩... 奏出巡撫鳳陽呂兆熊不許並罷之

十兩子朔皇子慈吳生容妃任氏出進任景春錦衣正千戶

庚辰南京先祿寺少卿文翔鳳吏部選司員外郎謝三選... 三級補

被舉御史康正楊成邊初正楊珠辨楚藩故書二事部覆工... 以掃門權相邪媚貪酷久掛察典刑籍未盡其事

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南石益薦龍溪貢士張燮學行

南京尚寶司卿傅宗鼎工部 張醇儒刑奪官詔 呂

漉罷起何早御史

壬午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宣王文華被賜尚方劍及蟒

王金絲

癸未廢魏忠賢都督金事

庚寅霍維華為太僕寺少卿

甲午王永光為兵部尚書

此朱刊部右侍郎... 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 侍郎劉

某... 林進奸也

兵部職方主事徐日久刑奪官詔以奏奏總兵馬世龍也

趙昌胤世隆

庚子詔曰國家累德存仁聞馨受祉天必錫予胤嗣以昌世

行祚於無疆朕即位以來夙夜祗畏因致怠荒致嗣所以盛

昭格而大庠美幸賴玄宮森恭暨我 皇祖 皇考丕顯之

靈今十月一日誕生 皇子為 睿任氏出是日寶曆初頒

于官拜養而履伏天錫喜自內傳知爾萬方普同懽悅特授

舊典用沛新恩合行降例履列於左云云於歲用朔辰、敢

忘仁厚之訓克天賜、用戒雍洽之休恪爾奉行朕我新政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罷總兵馬世龍免

已亥前登萊巡撫右僉都御史陶訓先卒於獄

壬寅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裁巡撫第抵鎮撤撤錦右軍前之

兵相閱外地四百里軍前道副使袁崇煥爭之力止罷錦右

之戎及屯田兵民入於閩

十一... 已而進... 漢... 聖... 紀... 聖... 漢... 為... 漸... 同... 知... 任... 應... 奎

御史邢昺德科周如璧奏不朝賀大不敬

庚戌南京工部主事劉志選劾葉向高為孫慎行

辛亥經略高第以戶部主事田吉改兵部職方主事齊璽

翰林編修陳子壯及父吏科給事中應昌刑籍子壯以甲

子主試浙江程錄誦也 有屬主夫權英主攬權等語

癸丑大學士周如璧罷

南京戶部員外郎胡芳往言為胡永順陸師替易應昌孫陽

並刑籍

南京大理寺丞王命新請三級滿

軍夏巡撫右僉都御史郭之琮罷御史余城劾命新賄營京

堂之琮妄議採銅也

巡撫運東右副都御史喻安性罷

已未逮揚州知府劉鐸 詩三首書古女僧本福廟上懸棟

禾違崇山前烏欲飛各人頭戴笠百執項派緹陽至君恩重

除來國事非崇禎明聖出火木好桑衣其一本福走京師錦

衣街田爾耕籍為談訛并逮鐸

魏元龍其都右侍郎唐世濟 徐如翰制

御史王時英劾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劉可法墮墮前

吏部文選司郎中唐暉會奏並刑奪官語

工部 侍郎胡世賞罷工部 侍郎王惟儉閣住

通政使王孟震 御史使李守俊 參政蔣璫並刑奪

官語御史田景新劾之

癸酉前文選郎中莊致隣太僕少卿孫之益刑奪官語

刑部右侍郎狄克儉罷 薛心湯刑奪官語

太常寺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刑奪官語御史張拒科

之

太僕寺少卿滿文罷

甲戌刑部主事彭參言東林黨跋上以恭原左先斗私人遊

與 陳鑑 徐日升刑奪官語

南京兵部右侍郎蕭高前刑部尚書喬允升 馬之振

罷戶科給事中薛國觀劾之

十仁丁丑督理也田右副都御史董應舉罷

已卯前太僕少卿馬孟禎河南道參議韓萬象前吏科左給

事神劾有度並刑奪官語御史王業浩劾之



史部稽勳中劉廷諫次選外郎孫必顯大理寺少卿章  
蕃並刑奪官誥御史陳廣謀糾之

辛巳吏部尚書李宗延刑部尚書李養正罷

癸未吏部文選郎中金世俊江西按察使朱萬鍾王繼模並  
刑奪官誥世俊下撫按追贖御史倪大煥糾之

勅禮部左侍郎周炳謨致仕大理寺丞張廷拱刑奪官誥

史石三畏糾之并罷南京工部尚書沈傑介

乙酉御史陳世俊劾南京兵部右侍郎和名宦太僕寺少卿

羅汝元先祿寺少卿王國瑚和臣倖進並刑籍

丁亥禮部尚書薛三省罷

戊子太僕寺少卿歐陽明律前御史程刑奪官誥禮部

左侍郎公孫履禮科給事中葉有聲糾之

廣西巡撫右參都御史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春刑奪官誥

御史何可及糾之

御史盧承欽奏清和黨劾大理寺卿曹珍狎主和盟也田右

副都御史董應舉侵撓鹽政給事中李選知薦舉獻媮並刑

籍

籍

禮部尚書薛三省充林其芝

巡撫中用懲罷五隸巡按御史洪如鍾糾之

己丑王紹徽為吏部尚書

癸巳戶部主事李柱明盜北新倉粟下鎮撫司

甲午御史趙胤昌劾大學士丁紹斌模稜反覆如柳河之吹  
議馬世龍去留不決也

乙未大理寺左少卿吳之皞湖廣巡按宗都御史斯宗周工

部員外郎何顯宗並刑奪官誥刑科給事中潘士聞糾之

前吏部尚書趙南星戊辰振武衛子清銜代莊浪衛

御史方大任 通判方學周 汪應年 王弘楷

並刑奪官誥

丁酉大學士周如鑿卒於京師簡田人為曆代進士以原

授簡封丁未較禮閣主事江而主考禮部應天主事

轉右庶子丙辰南京祭酒己未少詹事辛酉禮部右侍郎

協理詹事府事癸亥轉左甲子一月陞文選郎右侍郎

御又練國事未去王祚昌霍慎楊折期並刑奪官誥吏科給  
事中趙興邦糾之

戊戌李嵩為右倉都御史巡撫登萊  
應天府戶部員外郎科給事中顏振佐南京禮部主事張萬

敬並刑奪官誥御史劉弘光科之

太僕寺少卿劉蘭吏部 即中呂維祺工部 即中呂

克孝南京戶部郎中董述並罷御史陳以瑞科之

南京通政使魏時應前吏部稽勳郎中戴澳除名御史何廷

樞科之

庶子御史丘兆麟禮部右侍郎趙東忠依權御史劉芳和黨

並削籍

壬寅江西道御史吳裕中初次輔周如鑿裕中與熊廷弼連

上責之其送私報獲祇大臣廷杖之削奪官誥裕中卒杖下

崇禎初贈太僕寺卿

六十八

天啓六年七年

國權

丙寅天啟六年

監官談運稿本著

正己卯周應秋改左都御史和聲右金都御史巡撫順天

已酉改御史方震孺永成

壬子遂外戚新城侯王昇

癸丑陸卿榮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浙江夏居木任

工部 兼太僕少卿曹欽程刑奪官指所領陵工神木厥

銀鑿訖許歸刑科給事中潘士聞論其不暇改詳也士聞與

欽程同門

談運曰潘士聞非稱端謹猶以曹氏為不簡改詳則欽程之穢權髮難數矣

丙辰工部尚書黃克纘罷克纘八旬重德魏忠賢悔之

左副都御史徐大化論投幣九門主事呂一秦徐州管倉主

事張璠九江鈔關主事王行儉北新關員外郎馮士杰并請

毀孝三才張雲翼毛士龍生祠

工部 員外郎劉錕長刑奪官指以奔疑也

迨東部覆起前連東招練副使劉國縉以糜帑被論不許

是未論內閣白... 皇祖早定先武歸國... 德壽壽源無

間然而奸人王之來程鳳洲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

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我 皇考曰哀得疾此亦預彰奸人

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

以快私忿迨朕緒纘正統相傳奸人楊連左光斗惠世揚周

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

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官眷視若寇仇臣

子之分謂何敢忘之義安在幸天降朕衷仰承 先志原妃

聖恩禮贈加祀三崇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

因伏朝政肅清特允祀院科道之請命史臣編輯成書啟明

倫大典故事輔臣少師顧承謙 丁紹斌太子太保黃立

極馮銓為總裁禮部左侍郎施鳳來右侍郎楊景辰詹希美

逢元 曾楚卿副總裁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左金都御史

史謝啟元翰林脩撰余煌編修朱繼祚張紳華瑛芳吳孔嘉

簡討吳士元楊世芳纂修中書舍人喬燦泰之垣李相勝錄

擇庶午閣館名三朝要典

甲子尚書司少卿范鳳翼大理寺丞姜習孔吏科右給事中

孫紹統伊都汪事傅梅... 部郎中吳鴻慶並以都察副齊...

諸部失魯應歸論之  
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提督城守軍品老房壯麗工部右侍郎

戊辰張棟為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宣天山西

陳庶以失儀削籍

己巳閻鳴泰以原官兼右金都御史整飭薊鎮邊備巡撫順

元 建 統西 渡河五六萬騎攻寧遠副使朱崇煥倡總兵滿

桂馨將祖圻副總兵朱梅等力禦之連發西洋砲相持三

日夜敵氣沮退走反山斬二百六級初 勢張甚人心惶駭

欲遁自崇煥堅拒氣始振聞外九城得屹然拱護山海

永平通判義馬金祿保用大礮却之固中火毒烈死贈山東

參議子玉振齋錦衣千戶

吏部 夏之令卒於獄

二 丙子御史高弘圖言東事方殷請暫停營建不許

李春燁為兵部左侍郎郭允厚添註右侍郎 時推新於中 洪學不允

己卯總督兩廣周祚言禮部以各省提學闕防蒙犯御名

欲鑄准江臨山保江西未換全廣東亦應改鑄伏乞

御史石三擢刑籍以務疑在案為舉失當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刑部官誥跡內悞山西為山東

甲申軍選獻捷

己丑前太常少卿曾汝召參政魏士前及前降都土膏方逢

年章允儒顧錫時丁乾學熊喬渭李繼貞並刑部官誥土膏

仍退贖南京 道御史徐復陽所劾

忠世楊論死

御史田唯嘉遠限三月除刑籍

陳大綬贈光祿寺卿亦徐復陽跡絕棠根也

原魏忠賢都督僉事仍宣付史館工部左侍郎在呈秀言其

觸事懷忠也

辛卯前御史張慎言坐監守自盜永成肅州衛 從山西巡撫

張遜曰曾欽程之延商諸君子也俱下詔獄死獨張侍御

就訊撫按或勸其撻杖自隨不之聽為城令撤職成補伍

之日不得眾別一觸嚴網殆無人理嗚呼罪狀維輕侍御

殆不幸中之幸也

連前 三 道御史張慎言保建遠新德錄書期

魏忠賢為禮部尚書並可成為工部尚書早日為南京戶部尚書張鶴鳴為南京工部尚書仍太子太保  
癸巳改廣南知府周維翰贈參政以家人瘠沒撫按聞之請  
卹

戊戌孫杰為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

御史倪文煥疏中外諸臣勦餉

海運通列吳世科以千金弟中書余人之瑞事發並戊

夫許弘綱南京兵部尚書

癸卯郭葦為大理寺少卿

吳月建一攻飛華島焚右屯共燬糧七十萬石總兵楊棟不

故烏將姚與賢李士登王錫斧王燾李一榮張其性曹繼昇

徐國藩金士麒俱改沒

三卯辰朔連東總兵楊麒制籍山海關主事陳祖苞克工部左

侍郎崔廷秀論麒應授不前祖苞科索取怨

東廠獲連人武長春云擊前南京禮部郎中洪敷教女月餘

女天權李永芳女入京覲伺遂重論長春竇和使李鳳兒爭

之見誣敷教後推保兒守不許敷教辨其非婿不過以連官

謹一人祈獲死再

逃獲阮巡撫所給劄據明決死前發部員外郎周順錫  
副都御史高攀龍御史李應昇黃尊素浙五織進太監李賓  
恭其邪黨貪婪也實近魏氏意空奏印入其黨則若愚草上  
標及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龍

丙午經略兵部尚書高第引疾免

戊申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封壽寧伯世襲賜誥券

武長泰

喻內臣出鎮司禮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御馬太監陶文

紀用協守御馬監太監孫茂霖武俊王廷朝分守中軍並駐

山海關時聞臣進揭兵部尚書王永光等特疏更部尚書王

紹徽等以疏止之丁福斌又再揭上覽之心動欲從而首

揆意右內臣工科給事中虞廷陞入內閣工魏忠賢同閣部

云何各相顧未發馮給曰上意已決即行何害

原戎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

關魏忠賢都督同知時有賢蟒幣於外戚王仲良者厥校索

之不得還械死

辛亥劉志選為順天府丞

紀承前左都御史高攀龍評無錫徐為澤已丑進士簡連寓

趙秉國職歸子細端緒逸致之辭亦以顯其兼承魁技於國  
池表曰臣雖刑奪舊條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  
伏屈平之還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云云又別友人承僕將孝  
元禮范五傳遜於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學無  
生元何幻曾之至懸子崇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忠  
愍

庚申南京戶部右侍郎臣大倫應天府尹魏敦賢奏官誥河  
南道御史何早論邪黨漏網也

御史年志英靖追張問達莊命青十萬助餉

給事中亦詩敦允御史李懋芳論之

事而後人以周順昌之遠祥啟從較李國柱元之官置類佩

章等五人於法

癸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

津登萊閩粵秦總督蘇進

翰林學士成基命罷以久休門戶也

蘇崇光

周大成罷

汪汝祥

汪

對刑部官誥從閣臣之請

禮部生澤澤均滿滿澤前道參議吳和職方主事孫元化贊

續

丙寅 差逢元罷以呈身門戶也

己巳刑科 給事中周洪謨罷以久休門戶也

魏忠賢廢都督同知以捕盜功

四 嗣子二部左侍郎在星秀兼右僉都御史僕御史田景新之

請

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言蘇州民變

上切骨之

兵部右侍郎熊明遇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徐漢考功郎中

邢維建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徐良考並改氏右通政黃植

光氏邊金惠任

給嘉厚伯一萬九千金治第工部尚書董可威為新

已卯命南京守備太監劉欽楊國瑞遺胡良輔劉文耀蘇應

天淮揚鹽運司各庫銀約百五十餘萬助工

癸未下周宗建總昌期鎮撫司

甲申孫國禎為太僕寺少卿

戊子叙寧遠功進顧東嶽太保廢錦衣正千戶丁紹斌黃三

猛馬銜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廢副千

涉源承宗狀吏部尚書蔭正千戶魏廣徵副千戶並世襲  
忠賢蔭都指揮使劉應坤正千戶胡良輔紀用陶文百戶並  
世襲王承光兼太子太保正千戶朱崇煥進兵部左侍郎餘  
官如故蔭正千戶並世襲巡閱御史洪如璫候推京堂總兵  
滿桂趙率教進右都督世本衛副千戶  
已丑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刑奪官皆大受連限心一狗情結  
劫也

壬辰工科給事中虞廷陞言要典告成請禁天監錄諸書點  
辭錄初錄同誌錄詔編錄為鑒錄等書從之時太監湖良  
輔從子岐山伯吳興蔡奕琛因遊至海軍吳中者家同嘉  
興其成天監錄專許東林分注共五百七十人託撫標把總  
其致之忠賢行五千金謀召中者  
乙未下李應昇鎮撫司

丙申故光祿寺丞劉光復贈太常寺卿蔭子入監  
戊戌太僕寺少卿文翔刑奪官皆以素依門戶也  
南京 道御史張繼益刑奪官皆下法司追贖大理寺正  
許志言參其賄汚邪惡也  
命撫按速漢等入京初錦承千總張應文抱之豹至蘇州

國權

直隸獲洪瀾帖編址故有誤命商吳汝道候職  
庚子吏部文選員外郎李自春刑奪官皆初顧承讓引之入  
銓不以貨報或曰請俟異日象謙仰其堂曰我老矣何見物  
安用此道學語也

大學士丁紹斌卒紹斌字文遠貴池人萬曆丁未進士改庶  
吉士授簡討戊午福建主考歷督善諭德廉子少庶事纂修  
實錄加禮部右侍郎己丑八月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九月叙門工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丙寅三月叙授加少保  
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四月二十三日卒贈太傅

五期左諭德繆昌期卒於獄昌期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  
授授蘭封遷左贊善辛酉主湖廣試程繁利時及楊廷勳  
氏為案定奏草又韓魏氏墓碑益見忤羅織益死仍追贈崇  
禎初贈詹事禮文貞蔭入監

談述曰予讀繆當時自序云福原求揭諷工惟忠賢退歸  
私寓過加優渥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  
入大拂內意福原懼禍言此揭我門生所迫沫言應山之  
跡出於吾手嗟乎福原名寬大豈真欲殺我耶不過借以  
誣辭之借福原以用其教者使然矣其死之際應山家

活現宿滿可異事不勝情悅發亥之出托少子於其親友  
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為江西事然跡之上也相  
城方贊成之而未我成於我、恭維州、夫擊內者只爭  
呼吸耳一不甲而國象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襄可  
我俾手相城默日以應山留跡上逆知其有今日也皆天  
也

故左都御史贈太保孫璋判奉官陪府陝西巡撫喬應甲劾  
其邪臣漏網也

夕鬼火見正陽門樓上如數百帶火合之如車輪

丙午前給事中毛士龍成 俞妻往文選員外郎夏嘉遇

城旦尚寶司卿姜志禮判奉官陪府陝西巡撫喬應甲進

士崇禎初贈太常寺卿

丁未王恭厥尺東白順城門北至刑部街壞民居萬餘區男

婦五百三十餘人蓋大藥局驛發也 臣聞樂者三疊出自廟

中見有大起深出騰空而去東方編日依東城擊如霹靂天

地昏黑 上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俱傾大股工人墜

死二千餘人凡死傷俱裸體赤體無恙石駙馬街大石獅飛

出順城 已而崩修葺

江浦靖饒饒城似欲以新清視上

大理寺左寺正許志吉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各并

辛亥薊州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如夢又掘一老人亦活

俱京師飄望者州離京百十里

癸丑改御用監外舍為忠民厥移貯神器

行人司行人派員如改名昇

甲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永光言脩省之實如刑獄禁生

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或謹之也今罪因半歸詔獄追贖

即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母乃未愜予甚望

秋後與不時并律彙者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于天和目

今以往輕重罪因悉付法官使罪法官自視自作之孽比附

者幸邀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消雪城凡之一錢罰

當其答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後繼以陽春此

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土財為急而急土

木不如急軍儲謀揆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

可括而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

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

軍前此親親獲淇濟及之錄錄並見 聖心之悼大快釋宇



蘇濟每先堂構於為遠

丙辰崔呈秀請停百官俸助工役之

丁巳命外戚張國紀回籍治喪別給祭葬母喪陳乞

已未納采世陳氏楊氏周氏

辛酉前御史黃尊素下鎮撫司

乙丑閣臣進三朝要典

丙寅朔天宮災

薛鳳翔為工部尚書

葉大受刑籍時吏部推職方部中旨謂其張美是非

推陷正人

辛未安南故都統使黎維新子維祺遣陪臣阮進用陳偉補

貢萬曆四十五年四十八年入鎮南關之昭德臺拜謁如禮

庚午給肅寧伯地七百頃

是月貴州都指揮使張雲鵬擊安邦秀於趙官堡大敗之初

邦秀率眾渡江魯欽力禦之因之拘置鐵欽自刎死苗仲後

助逆貴州大震巡撫傅宗龍遣兵攻河沙羅鬼黨俘之定番

青岩白袖苗黨奪氣繼遣雲鵬討賊四日賊潰歸道路復通

後贈欽少保贈少傅贈少師贈少宰贈少保贈少傅贈少師贈少宰

六 湖洲伏罔... 裂出黑水

丙子 承宗墓下 某元儀州籍時擬副總兵街元儀故文名游孫

范濟世為工部右侍郎協理工程

丁丑 皇子慈貝 堯璉獻懷太子

雲南地震有聲

壬午諭群臣毋狹縱橫之術憂惑人心自是詔獄諸臣益絕

生望

丁亥詔曰書言堂構詩詠似續朕自臨御以來未嘗不寤寐

深維之也朕 列聖相承有宥之宸居迨 世宗肇錫皇極

之嘉號爰及 神祖運值更新乃物力雖隳於儲養而垂工

尚稽於制作留厥鉅典昇在朕躬追念先猷敢後經始乃者

藉我宗社社稷之休祀與爾卿士庶民之齊從六府鳩工百

重受職冀茲崇禎運乎舊觀朕用敬於九月二十五日肇稱

敷禮告成 祖宗雅見群后於歲仗非得已永思志事之遠

居豈承安式副播承之重顧名思義建極敷言俾予一人躬

有今緒亦爾萬邦之克有風俗也特撰明諭用昭盛舉布告

中外咸使聞知

戊子太常少卿韓懋思罷南京右都御史喬應甲致仕

前太僕寺卿劉文徵卒文徵雲南人萬曆癸未進士會新都

歷南京鴻臚卿加今銜

己丑南京 道御史劉之鳳罷

前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卒於獄順昌長洲人萬曆癸丑

進士授福州推官天啟初年可權吏部橋熟主事惟圖一肩

而已壬戌轉文選員外郎其下獄被榜最矣挺不挫故死

庶幾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贈忠節

庶幾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贈忠節黃立極馮銓禮部左右侍

郎施鳳來楊景辰蔣鼎孫孟紹虞曾楚卿戶部左侍郎徐紹吉

左僉都御史謝汝元翰林脩撰余煌編修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

孔嘉蘭討吳士元楊世芳中書舍人喬輝通政經歷司知事

李相共表工御製序曰嗟乎小人之禍人國甚哉指官闈為

穢功之地則累載莫出其先誣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肯

居其後且事極密而攻張之踪本者而攻文之或十餘年或

五六年或成或竭或沸或美之世宙藉非 皇祖 皇考朕朕朕

朕則其浸漬其何結局之有當我 世宗時慮統嗣混而

不得其親欲其善注於朕大親在朕今日慮其和清而將

不先於誣其親故是書主於剖大親令天下萬世親是書而

悟曰前星立矣藩封遠矣即有風潮立付帝命於國本無恙

也其無容疑者一兩湖之悼實慕綠津篤疾以甚深孰得以

一月天子掩其為千秋聖人哉其無容疑者二災疫集蓂此

何時也遺言未往封號在心官自當移寧侯偈而後移其無

容疑者三雖朕甲與之業不敢望 世宗或庶幾可免於疾

乎

甲午前 道御史周宗建卒於獄宗建吳江人萬曆癸丑

進士自德清仁和令入臺慷慨敢言特詣君子在獄榜掠甚

苦心知其命橫半眩日蒼枯於庭鞭笞入納不應則繫家人

絕索饑夜半片顯純片紙入立報氣屬又戒毋出性。立

腐骸目不忍視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贈忠毅入監

張溥曰歷觀治亂寺人之禍無有大焉者也東漢之季小

臣盈朝破合柱壞冢余發其奸於勢宜衰止一不振而海

內賢人皆頊其手况彼方夾者乎自古外廷與內角不聞

一勝豈盡不界者縣其陰賊善心葉近勢使也周公誦

不濟期以除在在之惡不憚再廷欲誰在國而使正公固不

三 傲說即傲說洪河時

高汝栻曰壬子之際縉紳盡與婦寺為緣獨公與婦寺為難此豈恃破柱埋輪之虛言哉義氣所徵意欲清君側之惡耳正人盡斥逆黨盈朝豈臂當車祇成齏粉矣其有常之言曰七八可輕今果枉七八也七八輕而名重如山惟謂七八之徒輕乎也哉

已亥命速欽縣吳養春養春世以賢惟肖與弟養澤爭黃山巡按駭曾奏其半入官音不下養澤沒養頭吳榮得罪脫入京許養春私黃山事賍六十餘萬株及富室程夢庶吳君賢等

庶子兵部郎中吳淳夫論翰臣馮銓聚馬之習仍在輕浮之氣未除意欲太奢交游不慎致山人墨客履為盈斷梗死灰望門而至蓋指門容程夢庶與弟元儀輩也御史劉徽陳朝輔皆糾之朝輔尤剴切

雲南大水

閏六月辛丑朔京師大雨水壞房舍溺人良御至城溺武清東也如之

壬寅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潘汝楨請立魏忠賢生祠許之

初魏忠賢題廟額稱魏忠賢祠之請張門外於監律澤隘之更創於北山規則開故為汝栻祠額時繼幣缺頓且議採雲霧山水汝栻意更民困遂疏聞賜額曰普德官守祠沈堂錦衣衛百戶

趙維寰曰丙寅以後中外鎮撫皆臣為魏瑞建祠其議始自吾浙潘撫不能力持未為元咎然浙祠成於唐崇禎遂於李賢事在己丑秋冬間而潘撫蒞浙在丙寅四月因風馬牛不相及也知意在為民請命與他省之無因獻媚者絕相遠乃廟堂不深惟本末竟以首倡重慶

大學士馮銓免速監生程夢庶初銓與崔呈秀相妬呈秀伺其賄報示魏忠賢遂陰遣人入銓家刺其胷一日朝罷語銓宜少絕夫兵居間樹無有忠賢曰若極富貴軍少居間三千全耶銓漸甚忠賢退叱曰爾耕曰大候我事此庸、可作相耶

談速曰焦芳劉宇之不察於理魏廣微馮銓之不察於忠賢橫閭闕指轉賜易御倖進者猶寒寒濡足以陷之何也太常寺少卿趙興邦罷

前山東道御史黃淳策率於致薄素徐疑人萬曆丙辰進

自厚淵離瀛嶽之澤... 柳子祭墓凡訪公死... 獄卒葉文仲手後事敗... 孫死

劉一燦曰 蚤廟乙丙之際余... 忍言之哉余事 先帝

積然仁主也如水未取自宵人... 入關其受負良楮落別用

一苗除驚會矣之天物情大變... 諸君子既不能措牛殞不

於先人不能孛號於後使以... 議論折衷壻問內之奸此受

禍之所以益烈也 國家二百... 六十年闔禍三見而誅殺

任意衣冠屠僇怨血生燐未... 有若今日之甚也振瑾所事

諸君子以天日之苦心而先... 罹失身之顯禍不亦悲乎卒

之移山有力蹈海無人 天子... 不名群情眾附稱功勳進

之章不戒新莽而神若屹然... 天授有德謂非公與諸君子

之浩氣有以然攝之手

舒曰故曰魏閣內挾妖蓋外... 樹群小昔異王威故雖天地

告凶而果於誅劔亦錄諸君... 子履虎擦蛇第揚廷即戎是

務而孛號有屬亡閩焉獨公... 延然遠覽欲破方隅以通天

下之志而時無和者未能... 通志所以致命遂志公復何憾

人所憾者... 以死國... 氣... 獨... 益... 益... 益...

之聞禁世道者大也公祖... 項履漢末黨禍名節有自... 承矣

談遠曰黃真長風志秋亮... 受禁閩... 晉人所謂耻不與黨

也聞之李實任浙司務黃日... 新宗附其長日新... 謹死所以

駕其禍小人不可與作... 緣汪文言黃日新不... 斂之鑿耶

丁未謝啟光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

戊申前福建道御史李應... 昇卒於獄應昇江陰人萬曆丙辰

進士... 兼仕南原推官在... 西... 應... 擢... 權... 崇禎初... 贈... 太僕寺卿

弘光時... 謫... 忠... 故

吳偉業曰公以始主之氣... 有力之才早負威名未... 歷... 任

雖天地百塞... 冤... 逐... 深... 離... 天下... 稍... 望... 以... 黨... 禁... 終... 閔... 足... 竟... 大... 用

而橫為奸臣所... 陷... 畢... 命... 宰... 予... 暴... 尸... 道... 旁... 眼... 鼻... 出... 于... 足... 穿

爛... 獄... 中... 裂... 雲... 齒... 血... 訣... 及... 手... 香... 自... 去... 三... 十... 餘... 歲... 使... 作... 一... 世... 人

矣... 嗟... 予... 常... 終... 軍... 賈... 理... 之... 年... 而... 受... 陳... 蕃... 李... 固... 之... 禍... 百... 世... 而... 下

請... 公... 傳... 者... 未... 有... 不... 為... 之... 太... 息... 而... 派... 洋... 也

辛亥順天府尹... 秦... 聚... 奎... 罷

乙卯戶科左給事中... 周... 之... 綱... 罷... 以... 依... 附... 邪... 黨... 也

戊午... 周... 廷... 元... 旗... 撫... 周

記味法歸詩神源宗英罷

癸亥吏部尚書王紹徽免御史朱鯨劾其賤私狼藉也徽實

清介但此賤小人排陷正士卒為司類所攻惜哉

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報亂民顏佩章等五人正

法

戶部左侍郎徐紹吉罷職方郎中鄭履祥及吳殿邦刑奪官

誥

丁卯刑部尚書徐兆魁御史溫國奇罷國奇為劉鐸求寬於

兆魁入詆魁方沈震孺也

刑部侍郎沈演刑籍以司官開報舛錯也

廢魏忠賢都督同知總督薛貞碩其故火功

是月廣州大旱

黔兵攻句哈諸苗初安邦考之叛藉其眾數掠清平斬添至

是都指揮張重鵬率兵攻擺沙大寨乘夜襲破之賊遁入菁

會兵復攻高平峯古諸寨斬首二千餘級

七月未朔江南北大風雨驟涌大許

御史方大任罪城旦

壬申汕海潤映彌冰

甲戌汝丹汝保吳喇滿清江泳光罷仍決傳

工部 李廷芳托疾免

周應秋為吏部尚書 已卯房壯虎為左都御史馮嘉會為兵部尚書薛貞為刑部

尚書 蕭茂相為督倉戶部尚書李春舉為戎政兵部尚書 河決淮安逆於駘馬湖灌田宿

壬午王繼曾為尚書司卿 史孔吉罷以高攀龍邪黨也 李起元免以郭允厚代之黃運恭為戶部尚書督餉

丙戌戶部尚書趙秀罷仍乘傳 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為禮部尚書燕京開大學士互閱 丁亥大理右寺丞呂鵬雲罷

薛增思誠為陝西法部武庫部中吳澤夫改職方部中

董象恒為武庫部中

劉天錫刑奪官誥以周吳建邪黨也

丁酉袁可立魏應嘉為兵部左右侍郎

已亥朱童象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福建總兵俞咨畢議撫海寇楊標楊策等據據時彼之日是賊日熾

八初午下劉鐸方景陽等鎮撫司初釋事白許還任而司獄外

戚季承息之子端求釋於御史溫國奇偏刑者徐兆魁事泄

鐸復下獄投林狀體乾其同道士方景陽咀咒厥臣令谷

應選立速治之

御史侯恂 給事中杜三策刑奪官誥時刑轉科道

刑之待周宗文王會圖杜三策狀賜雲侯恂竟刑恂三策

辛亥郭鞏為兵部右侍郎魏應嘉添設左侍郎

鶴慶地地震

癸丑鎮沅石屏州地震

乙卯張體乾進和督同知谷應選恭將

疾練滿涼州新尚書吳傑禮罷

雲南詳建德司火星如月時舉如砲

壬戌總督兩廣商周祚進紅夷砲十之初為磨木紅夷缸沉

砲已解京三十二尚存其十也

甲子進程夢庚等贖十三萬六千金吳養春六十餘萬其費

山木價三十餘萬俱助工詹魏志賢世錦衣指揮使

孫慎行為吏部主事

通政使馬傑龍請告勅致仕

丙寅永昌地震

丁卯被揚州知府劉鐸廢人萬曆丙辰進士鐸未微方景

陽羅織成獄蓋刑部尚書薛貞意也鐸對辨貞曰今時國身

之功名何他人為鐸曰一昔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

恨之崇禎初薛貞抵死贈鐸太僕寺少卿

高汝斌曰詩辭即真不過語言文字罪耳何至詔獄詔獄

矣而審非筆其舌復原官可以去矣居間說何為也惡

得無罪獨怪司刑者讀聖賢書為天子執法臣不能以去

就爭而殺人媚人耶夫殺人何事咀咒何律豈兩造不面

質祇一紙成案忠賢致阻而身益之薪忠賢操刀而貞授

之柄是初惡也

欽此時... 戒外戚張國紀省改下徐自強等刑部順天府丞劉志選布  
瑞意劾國紀恣肆謀陷國紀因憾 中官也

前登萊巡撫右僉都御史武之望許選里  
陳王庭為太僕寺少卿彭汝楠為太常少卿

廣西按察副使曹學佺刑籍毀其所撰野史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言三朝要典允稱信史 光廟賢跡亟  
須裁定 上具之

九月 朔吏部 司 周文煥免

上傳太僕寺卿顧從久疾家居罷之各官年表者各宜恬退  
南京工部右侍郎盧大中罷

癸酉刑科給事中黃承昊刑奪官  
兵部職方郎中吳淳天無太僕少卿

姜雲龍刑奪官  
甲戌大理寺丞余合中罷

丙子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左侍郎攝右侍郎  
禮部侍郎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左侍郎攝右侍郎

禮部侍郎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左侍郎攝右侍郎

御史梁夢環清核速餉也  
能廷弼前餉闕外十七萬二千金下撫樓錄其象取工以御  
辛巳通政使韓國藩 須之彥並門戶刑奪官  
政右參議楊紹震加通政使呂嗣南為南京右通政使  
廣西巡按御史王政新罷以疎薦曹學佺也

壬午雲南巡撫右僉都御史閻洪學請優忠勤土司安南長  
官司沙源進宣撫司龍在田設為昌明土巡簡司王顯祖  
為龍馬土巡簡司各給印吾必至改築元謀土縣丞從之

前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卒於獄海澄人萬曆辛丑  
進士授浮梁知縣鋤強扶善盡成茂著已已調繁南昌義後  
悉置學田葺書院壬子授湖廣道御史侃 敢言會攻東林  
之謀起起元歎之丁巳出為廣西桂平參議終太僕少  
卿昇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丙寅春李實特誣陷逮入  
罪崇禎初贈兵部左侍郎詹監弘光時謫忠惠

甲申... 禮部侍郎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左侍郎攝右侍郎

甲申... 禮部侍郎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左侍郎攝右侍郎

漢演辨一

辛卯李待問為右金都御史總理糧餉巡撫應天

壬辰大學士顧秉謙免進太師府尚寶司丞行人

歸京謙老悖無耻妨事忠賢餘賴效之張翰蓋滋

都轉運使汪承爵刑籍以刺商抗瑞也

刑部左侍郎吳中偉乞休許之進尚書時老臣多湮積中偉

獨在

談遷曰司吳勉齋靜人也不可則止既允蹈之而虐厥方

騰游湖瀕佈如劉錫之獄注以薛頊故張釋之徐有功值

此當堅不暑業時未聞吳司勉之職筆也薛竟反坐吳亦

盾詞或難以無知委之天道耶

甲午 上御皇極殿受朝賀諭停刑

章光岳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蔡獻臣以重罪

少卿王守謙寺丞霍景霖外使駱驥並免

丁酉 死瀋陽子

十庶子朔魏永卿進肅寧侯世襲賜塔券太監劉應坤紀用巡

撫法標煥

塔被劫諸將等三

莽賊伍車里宣慰司五次上江執宣慰司刀韃猛及子召河

痰而退莽首召肅浪烏罕者昔莽應禮之後曰莽曰緬曰阿

其巢穴曰擺古曰翁陵曰洞吾即緬甸宣慰司去車里六千

餘里莽侵五民府五民求助於車里宣慰司刀韃猛遣僕子召

控章援之攻今報復刀韃猛年八十餘急於求解出美女金

幣戰馬餌之莽首知其子召河敬有女召烏岡色絕青獻之

充以他女莽怒來攻巡撫閔洪學泰其事曰西南諸夷其大

者三宣六慰今三宣無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緬

甸宣慰司即緬也其一車里宣慰司又一日一百一日木邦

一日孟養一日老撾各自雄長犬牙相制嘉靖初緬甸為孟

養所滅其酋莽紀舉族皆死惟莽瑞體兄弟散人走克入

洞吾司募洞吾即緬甸宣慰使司借其兵力復仇日漸强大

四面瓜併拓地幾萬里嘉靖末滅一百萬曆八年擄孟養前

思過再以十八年逐思過遂滅孟養十年擄木邦再以三十

二年擄罕羅遂滅木邦以嘉靖間破老撾之籠字趨已失來

偏惟西偏僅存未服屬緬然亦久不通中國六慰既盡勢將

及於三宣瑞為計即未能懸開緬甸邊疆



紛之則強而持... 思禮食其地... 天朝印今緬... 所及者而去之... 里之憂亦有可乘... 開聯終諸夷隨... 談速曰阿瓦車里... 未靖故瓦兵一至... 關法... 應納... 耳果爾與師去... 壬寅南京... 癸卯左都御史... 甲辰錦衣衛都督... 丙午以皇極殿功... 給諸券賜田三百... 壬子工部...

豐城侯李永祚... 叙殿功太監魏... 棟石元雅... 襲金同幣... 閻鳴泰... 指揮俞事... 俱賜金三十幣... 指揮俞事仍監督... 新傳... 二徐太化... 左侍郎仍署右... 吳汝胤... 劉天錫... 成銘... 允升... 三十幣... 工部尚書... 佳漢...

獻廣維華籍兆先潘士聞度廷陸魁札易何廷桓何可保王  
拱張桓陳朝輔梁炳邢紹德衣踪王時英曾應瑞俱全三十  
幣二立復黃黃鳴俊焉若吳吳淳大張爾嘉齊之翰田古董  
象恒張著銘鄒忠胤朱本吳蔣觀俱進一級金十五單明朔  
張文郁改京堂金如工李養德加服俸二級金二十呂濬許  
原官改仕何宗聖陳欽衣煥馮運泰湯齊楊維和俱進二級  
改京堂金十五周地吳國貞曾國貞馬維陸田大本吳炳劉  
有慈鮑國忠許觀吉朱國威徐四岳范珍陸懷玉周鳳岐蔣  
艾滿謙德祖祺進二級徐應選杜大夏奉為光祿寺卿金  
十五齊光社張三綱張凌雲陳大同吳師禹俱進一級金十  
馬斯位于光輝李應龍俱全十張景景揚齊芳王四維俱紀  
錄

田爾耕廉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金四十幣三許 吳堯年  
鄭士敬許顯純張元孫李大壽于日升俱進一級金三十幣  
二楊霖孫雲鶴各右都督在應元 都督同知仍北鎮  
撫司理刑原隆指揮金第世襲孫世卿進南鎮撫司金書別  
應站將細細世教給進一級

張承錫為太僕寺少卿楊洪用國為改尚寶司少卿王爾  
龍改光祿少卿各加俸三品服即銜德為禮部儀制郎中袁  
承恩唐思忠各員外郎周承昂主事黃繼光為大理左寺副  
楊振龍進正六品俸原抱奇于權鯨朱國詔各大理左寺副  
李 唐虞際沈廷松各左評事顏名遠文華殿中書舍人  
而輔忠進一級金二十幣一姚宗文許宗禮阮大誠曹思誠  
劉廷元羅尚忠馮三元各進一級金幣司餘各有差  
丁巳 賜魏忠賢由千頃加祿五千石  
張之郁葉憲祖進太僕少卿仍舊任  
滿達以熊廷弼黨削籍  
順天府丞劉志選參外戚張國紀怙惡不悛有云外戚驍睦  
則 國母之壺德彌光威呢請張即 聖主之優容亦過恐  
區、習禮尚愆未拜官方之請而塞道路之口甚至營及於  
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入臣之所不敢深言也 上責國  
紀洗心滌慮毋自取罪  
張選曰國樞訪張義親承 后肥相張門之影造統廟之

已未兩廣總督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註各下撫按追贖給事中沈惟炳劾奪官誥驗封主事程良箐以註之子除名永不敘差直隸巡按御史梁夢環論之

高汝栻曰逆瑞竊柄報復之害父子兄弟戚友橫加報累如因程註及程良箐因孫后相及孫鼎相曰楊廷及楊

廷通國觀說并及親光緒回測解陝劉滌瀾回厚應昇汲張授司周起元及張廷樞司張光前及雲張鵬司劉大受

及王心一此類未可枚舉其禍莫愈廣令人莫可憐揣嗟嗟今軍國之大計而修同世之小憾以有用之精神而報

兵部左侍郎魏應嘉罷  
王成范景文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添注郭興治陳王

履賈餘祥並為太僕寺卿少卿舊任給事中周用賓彭汝栢御史王夢尹王業浩並刑奪官誥時天都敘錄敘功分別刑

御史單明調進太僕少卿並仍舊任

沈應明 周汝弼刑奪官誥巡撫陝西御史王丙負徽州知府石萬程刑奪官誥以託疾故

給軍國公田千頃并前田共二千頃  
陝西參政王則古 竺繼良坐門戶刑奪官誥

朝鮮國王李係奏調助兵食且訴其國有首覽王奏忠貞之

批得於表朕雖遠之其深效懸連陝離漢故王皆朕不坐

照萬里之外乎雖然亦非愛王之國而不味也毛帥在中朝宰制之若在王國亦原盡之形海上勢執既近該部區畫

丁丑秋濤陵功廢源臣魏衣指揮諭事注醫乾梁棟李  
永貞石元雅徐文翰各到于南京大監別放楊國瑞明良  
輔副于王可進劉文耀李承恩楊登各百戶南京工部尚  
書扶鳴鶴廢入監餘賜金幣

給事中張鵬雲刑奪官皆以門戶也

己卯南京戶部尚書畢自嚴兵部尚書許弘綱罷

趙士煥免

以緝獲賊廢廢臣錦衣指揮同知

壬午 韓子澗刑奪官皆以違限入門戶也

滿時行為太僕少卿釋而歸

癸未南京右都御史朱一桂勒免

以山海關工後廢紙臣錦衣指揮同知劉應坤正于紀月

陶文副于孫茂霖武俊王蒞朝楊朝百戶各世襲

乙酉外刻南京地震

丙戌廢廢臣魏衣指揮使陶文正于戶楊朝副于戶世襲以

修喜峰口功

田吉為太常寺少卿仍署職方員外郎

己丑右副御史新尚賓州濟寧特維刑部左侍郎

廢魏忠賢時未衙都指揮同知以順天巡撫劉詔秋防也

辛卯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

兵部左侍郎袁可立進尚書致仕

壬辰田仰為尚寶司卿

禮部右侍郎屠大章左諭德劉鴻訓國子司業劉鍾英並刑

奪官皆以門戶也

特命太監葛九思鎮守宣大山山西張守成李應江副之田奉

張大興為中軍各駐鎮城清軍核餉

甲子軍夏地震

陝西道御史高弘圖罷托疾規避也

乙未順天府戶李春茂報賑餓云 皇上施行於前廢臣繼

踵於後

叙甘肅功廢魏忠賢錦衣指揮使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

雅徐文輔李實劉應坤各指揮金帛世襲

進黃立極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廢錦

衣指揮使世襲賜金五十幣二坐蟒衣一苑鳳衣李國楷張

瑞圖並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廢指揮

金帛金四十幣二

李保廷賜金三十幣二董漢儒趙秀進太子太保金三十幣  
 二廢錦衣正千戶世襲王在晉太子少保金幣同馮嘉會太  
 子太傅廢錦衣指揮會事世襲金四十飛魚服一表可立耶  
 蒲忠金三十幣二朱童蒙霍璞劉其忠各金五郭興治金十  
 五李魯生蔣國觀袁玉佩各金十吳淳夫金十五張爾嘉耿  
 如杞董承詔郭世隆廖起燾各進一級金十五其署印見任  
 各加金十田吉算之翰各金十劉永昌等同享起元進太子  
 太傅世錦衣指揮會事金四十排蟒衣一季從心太子太保  
 世錦衣正千戶金四十飛魚服一總兵董繼舒進都督同知  
 世本衛副千戶金二十郭之軍錄用金同勇司收進俸一級  
 吏部紀錄餘奏叙有差  
 丁酉五錄巡按御史梁克順以門戶刑奪官塔  
 浙江布政司 恭儀戴君恩加太僕少卿  
 御史李應魁免以巡城時病聞  
 諭褒起忠賢宣勞潛邸不言丙吉之舊恩戮力中樞式啟周  
 宣之新運特賜羊酒銀幣仍宣史館於戲四星帝座參元象  
 於三台六典同官重吉士於丙戶  
 戊戌 游士任 楊嘉祥 亦可杜並侵幣各

國權

下據據訊之勒期進解以御史張汝應諭之  
 江西布政真憲時以楊連薦刑奪官塔  
 楊邦憲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安邦考以白紬司官軍擊敗之諸將分道出戰各有功  
 十仁已亥朔寧國公府成命工部尚書徐大化落之  
 漢子類奏錄獲功廢魏忠賢錦衣指揮使楊家孫雲鶴進太  
 子太保  
 壬寅後府經歷張汶下鎮撫司英國公張維賢論其貪酷  
 政也汶多更議宜擇後亦議如清翰河  
 丁未吳淳夫為右副都御史著太僕卿事  
 楊州知府朱大典罷特推四川副使譚久依門戶也  
 戶部主事唐以晉刑籍  
 庚戌 張惟任勒致仕大理寺丞彭惟城刑奪官塔謂  
 久依門戶也  
 辛亥大理寺卿董光宏應天府戶祝以幽 陸夢祖  
 歸子顧各請老許之進工部右侍郎  
 以解盜功廢魏忠賢錦衣衛指揮同知  
 壬子遠前刑部右侍郎王之果以順天府丞劉志選劾之

連東巡撫袁崇煥遣西番喇嘛僧予建於瀋陽以建金  
明遺台什至獻貂參銀鞍事聞有旨驕則速遣之則則徐問之無  
厭之求慎毋輕許有備之跡須使明知嚴燒五月標縱並施  
勿抵其怒勿墮其狡

巡城御史門克新緝吳人補同寅孫文秀下法司應廷弼嘗  
贈同寅玉帶同寅私祠廷弼陳帶而興文秀有予廷弼詩又  
排謗論一首

己未吳淳夫為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吳應璫為大理  
寺卿商周祚為南京工部尚書

寧夏不寧寺壁地震山崩  
壬戌御史馬鳴世劾奪官給以初黨也

南京太監劉欽請祠魏忠賢賜額崇勳  
癸亥起丁秋濬南京太僕寺卿適廷訓為應天府丞

徐天衢劾奪官給明久依門戶也

交首莫敬寬襲歸順州初歸順土官岑大倫與敬寬結盟締  
好同黎維祺侵之敬寬襲歸順乘敗縛寬送維祺遂執寬妻  
收所有後莫首脫歸遂襲歸順挾州印搗倫及子繼紀繼綱  
繼常而去

丙寅許給雲州歸化三泊南軍河陽元謀各備學印  
時撫臣宣諭莫首獻印留綱常為質歸繼紀還項又說違常  
還常乳父章登欲常永襲許終莫殺綱以絕多端莫首聞常  
已襲索賂登悉綱已死背之莫首後脫歸順

丁卯天啟七年

正月初未遠山西懷來道右布政立志充至下鎮撫檄以鈞金三  
千托太醫院吏目王象棟營京堂東厥跡之論死

壬申先是諭兵部折陞前鎮西協副總兵崔毅秀進府街運  
府今多事不宜紛更盧抱忠仍西協副總兵改王維成南京

北教場至是兵部奏上竟進抱忠總兵銜仍西協副總兵事  
王維成貪怯別籍崔毅秀如議

應天府丞適庭訓為應天府戶

錦衣衛指揮司知沈嘉慶為南鎮撫司僉書

癸酉兵部言三王之國順天戶李春茂徵車四千四百四十  
三輛役八千四百九十六人量借因金萬有五千餘金戶自  
措上命問寺給二萬勅治中滿驛馳會各道謀之

甲戌 上規享太廟

給山海太監紀用初草

命五南撫撥入吳養春贖六十萬

諭內閣以司禮太監徐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太監在

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嚴京通等倉

乙亥傳太常寺昨享太廟捧爵執事官躡短白鞋珠襲令核

上

給順天尹李春茂萬金助藩費

丙子刑科給第中杜齊芳刑籍以門戶也

鎮撫司以丘志充獄上坐監九千金有奇廢魏忠賢錦衣衛

指揮使初等金幣

鳳陽署戶李春光等請主魏忠賢祠賜額懷仁

丁丑御史何廷樞巡按應天汪裕巡按遼東府

戊寅庶事蕭命官推南京禮部右侍郎坐門戶刑奪

庶事府禮部尚書駱拱宇罷吏部左侍郎汪輝刑奪時從字

推禮部尚書輝次之

殺太倉監生孫文男崑山監生顧同寅

兵部尚書王永光撤各班軍修山海四城 上以邊地早寒

令秋班與春班偕至便工作

己卯光祿少卿倫肇修為大理右少卿

刑奪堂人大理寺右少卿陳胤叢

魏忠賢以賜第餘金脩山海寧遠城世錦衣指揮使

黃限諸生熊子單欲奪袁二婦龐氏先殺幼女自剄命主

坊旌其烈

南京鴻臚卿張崇禮為南京通政使

御史智鉞言連東督撫王之臣袁崇煥以利麻一行執意各

忤國家不堪再悞不若謂王之臣於家雲舟禦西詞聞鳴

於於閨門香之樂泉下却謀

巡按 御史朱泰頌雲南巡撫閔洪學奏雲州歸化三泊

南寧河陽元謀宜主儒學給印下禮部

辛巳夜月犯軒轅大星

勅後府吏戶禮兵部曰朕弟信王年已長其歲祿萬石今在

京歲支米三千石鈔萬貫待之國米全支如會典選王府官

今在京先給校尉三百軍一百

壬午勅戶部給三王儀衛祥妝等官又校尉軍士俸廩工部

給后費

仍設五河致總官

甘肅巡撫王家福言松、銀、夏、近犯鎮番酋長三見台吉刺死逆糾套。土巴台吉分犯威勝堡坊處總兵徐永壽率鎮番副總兵官惟賢而協副總兵陳洪範涼州副總兵等分禦之共斬百六十三級。決旬始通事下兵部。癸未大學士黃立極等議總督王之臣巡撫袁崇煥仍如故便。

甲申諭刑部前喜峰口差官楊所見盜市賣馬與參將馬士

麟、燕、瀕、司、官、不、奉、旨、私、訊、其、奏、上。

諭兵部傳毛文龍整兵揭、業為閩寧後勅。

雲南巡撫閔洪學巡按朱泰禎報災異定邊縣大水鵝度

鎮沅巡撫安石屏雲龍俱地震十崖宣撫司隕星

雲南巡撫閔洪學言土司沙源龍在田王顯祖吾必奎力戰

五年沙源祭安南長官司今擬陞置撫司龍在田王顯祖祭

土舍擬即昌明龍馬槽寨二地設土巡簡各頒印吾必奎本

元謀停募土知縣擬世襲土縣丞從之

乙酉建、教萬所製朝鮮義州陷之投節制使李德等已至

定州安州救防禦使金凌等平壤黃州不戰而潰李德走歸

丙戌京師地震不警

戊子盜殺柘源知縣管九功掠庫獄典史林天相僅身免

兵部覆山海太監劉應坤凡應乾原麻錦衣指揮使進都督

同知中府帶俸

工部尚書薛鳳翔言工部郎中徐伯做稱南京搜大內廢銅

鑄三千五百萬錢給工廠臣魏忠賢輸資五千金市銅助鑄

上善之

涿州盜殺守備蔡文龍

廉價、信王辭景府田租六千三百餘金命以汝王福王道

租給之

類叙三年捕獲功魏忠賢世錦衣指揮使提督張體乾右都

督郭欽左都督副總兵王家賓游擊王六烈等各陞賞有差

太常寺少卿田吉進太僕寺卿仍職方事兵部郎中董象恒

進太 寺卿

兵部尚書馮嘉會覆登萊巡撫李嵩運雲島之捷島在覺華

島之左距三望河四百里建、屯而作番

官兵夜

襲盡焚其營斬十九級命進李嵩又道臣岳駿聲一級總兵

楊國棟再進一級



平州太常寺少卿王志道為右通政刑部光祿少卿王伉以

黨故免潼關武陽權稅從陝西巡按御史莊祖謙之請

吏部尚書周應秋覆前修撰文震孟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

鄒以孫文才等株累奉旨並削奪同誦厥臣功德報可

趨前兩淮巡鹽御史徐稽芳贖四萬四千餘金助工

壬辰福建左布政黃景章為南京光祿寺卿攝鴻臚寺尚書

司卿王繼曾為大理左少卿

唐沛李孫茂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陪推詹事曾楚御制奪以

小張萬門

御史吳尚然巡按御史劉重慶罷以楊廷燾也

原額等衛夷人充正打喇罕等八十三人貢馬

巡漕御史何可及言漕事一則運放坐船一則運運空船一

委官催空船得旨申飭剏運餘下詔

癸巳尚書司丞蔣一駉為光祿少卿

甲午南京禮部尚書朱宗道為禮部尚書兼學士南京工部

右侍郎李逢節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部御史總督兩廣軍

務巡撫廣東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建寧法金方細溫台什九人來款語

其起兵云穰耳來便掠而決不款擅入寧前又搜漢文天

稟將向時皇帝改汗字如虎墩之稱而仍彼个號因遲其書

留其來目暫放一二前歸令易天聰年號違王朔方與代

奏上報曰聽信非易侵地當諭令選叛人令獻

不止去借號正朔一紙其書數字改換便可釋憾銷疑也

丙申左中允林鉉為左諭德兼侍講著國子司業

前通政使馬從龍為尚書司卿

大理詔許江許誌書往淮揚同撫按籍吳養春刊鹽貨產志

吉初請速盡幹者任之即命馬以故相許國孫嚴遠卿人無

不切齒

山東巡撫李精白言三王道費乞如福王創支庫金八萬

八千米六萬石上以時址視順天府而裁天津巡撫黃運

泰言福王往例實一萬七千九百餘金米二萬六千六百

六十餘石今三王並封支應倍其二乞准留七年馬價五萬

三千金發天津倉米七萬九千石上不許如順天例

應天巡按御史毛一鷺王拱三魏忠賢祠於虎丘山宣大總

督張樸巡撫秦士文巡撫張彥恭各祠魏忠賢上善之

福建解傳道副使蔣英制奪謂久依門戶也

刑部尚書薛貞履前甘肅巡撫李若星以賂越南星聞府擬  
成從之仍下撫按杖之百

二成式刑祭太社太稷造成國公張惟賢

故南京刑部尚書吳崇禮贈太子太保詹監

倉場總督蘇茂相言津撫黃運泰暫借凍糧以帶運抵補許  
之第帶運速糧則不夫耗而清額每石耗七升尖四升二合  
今津門截漕夫耗共足十五萬 上如其議

禮部署事左侍郎李康先言親王就國一辭改一辭奉先殿

禮部禮儀一列國儀注惟辭授重慶呂平氏准令三王同  
謁少寓節省從之

刑奪行人司正李徽儀以首薦夏嘉過也

巡按浙江御史劉之待役竣引疾命削奪

己亥夏各衛自正月來地震百餘城郭廬舍亡其人多  
露宿

進田吉太僕少卿領職方司如坎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引疾去不許進太子太保還部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去年餉餉七萬餘石軍士告饑今天津

餉臣所裁凍糧求速給

庚子 信王 由檢婚也月凡

登萊總兵都督同知楊國棟進右都督

前兵部尚書董漢儒世綿衣正平

御史梁夢環誣外戚張國紀革管人命魚肉細民擅收皇稅

強取民房前府臣劉志選踪跡謂謀幼官婢又有登及於丹山

之欠藍田之種等語有旨切責國紀令回原籍省愆保全終

始毋貽後悔

南寧府右侍郎林學予告進左侍郎

鎮守宣府太監葛九思劾梅崇祈市改正官蕭大中唐嘉瑞

曹宗洪乾沒帑金改正濫惡致失夷心命下鎮撫司

司禮太監王體乾等言進封 皇貴妃冊封容妃等軍德長

公主遂平長公主信王各婚禮三王之國共金百四十餘萬

宜承運庫御用監各一分幸厥臣樽節緊竭 上善之廢綿

衣指揮使賜金八十幣六鈔五千貫羊酒仍賜勅

辛寅廷臣謁 信王稱賀

國子祭酒馬之騏為詹事編修孔貞運為左中允五日講

遼東巡撫袁崇煥乞終制夏登不允

奏 上視朝身光漢特軍前列者衣甲鮮整其後隊服白  
議失侍衛體已責成成伯李守新仍宥之  
信王妃謁太廟

大學士黃立極等言今早聖諭進王之臣於中樞閣為恭坐  
鎮前門策應閣上表崇煥防禦軍遠以調度榆閣真土伯亞  
旅之相侵又何患於！夷哉然臣竊有感也厥臣魏忠賢失  
蓋報國碑赤籌邊克副 皇上之託內鎮諸臣策勵綱緝又  
善體厥臣之心中外臣子何獨不協心并力以釋聖明永顧  
之憂乎

兵部尚書馮嘉會子映 詹錦衣指揮會事世襲  
工部計蘆溝橋石限十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九金命部給五  
萬餘俟內府

甲辰山海城濠吉攻進總督王之臣關鳴泰太子太傅巡撫  
朱崇煥進從二品服俸劉詔從三品服俸並賜金三十幣一  
道臣王應勇張春並進右叅政早自肅副使並十金總兵趙

率教滿桂並進一級賜金二十  
中書舍人朱慎登捐金助工 工善之  
總督劉運鴻為泰西天巡撫劉詔巡按魏文煥各領魏忠賢

捐資撫軍發粟賑賑請刊於景忠山報可  
上念惠王新淮判師夫庶傷處事權不一特予勅凡朝賀未  
箋封塔等悉款王類進

諭遣總督登津鎮守海外便宜行事御馬太監胡良輔提督  
登津副鎮守海外御馬太監苗成中軍御馬太監金捷郭尚  
禮俱駐及島與毛文龍協議給幣金五萬行二百布四百及  
砲甲等  
夜月犯井宿東北第三星

兩將驍勇萬盤天師庵深錫勳德各得亦  
海軍遠等路城功魏忠賢詹錦衣指揮使賜金五十綵幣  
四鎮守太監劉應坤紀用陶文並詹錦衣指揮會事賜金三  
十幣二孫茂霖武俊詹錦衣正千戶賜金二十幣一督餉尚

書黃運泰進太子太保賜金三十幣二道臣早自肅進一級  
賜金二十部司沈承訓等加級陞補  
兵部主事孫元化謀贊畫免

四川巡撫尹同昇言去年九月初到遠恭將楊明輝齎入水  
西示安位等如翻然悔悟擒斬首惡其餘脅從盡行赦宥祇  
必邪者殺之邪者已渡鴨池離成清二十餘里下營又報奔

崇明使終請苗執不就惟當聚餉練兵而兵非數十萬不可  
可狗非百餘萬不可在督臣自有石蓋臣惟屬兵秣馬聽督  
臣指揮耳下新謀

四川巡撫尹同昇又言陝西涿盜由保軍入川蹂躪廣元神  
宣之間天啟六年一月神宣指揮吳三桂禦之斬三級一係  
賊魁十二月又從眉林溝入犯守備王虎等禦之斬紀守恩  
等十二人追至軍界秦蜀兩道事權宜裁制乞勅陝西各  
道府多方緝捕從之同昇又言松潘龍巖番保不時出沒火  
劫滋深飛逃難經款制不可不備

山突出展武游擊胡守松龍孔奎試率官共襲殺敵八十月  
間全城又殺傷敵數十人十二月間犯小河我兵與敵之令火  
「云報仇夫小河要地游擊舟天龍已獲賊乞即調全城小  
河游擊以建武游擊潘之玉補之殺可  
福餘等衛夷人部指揮使打都等遺項目阿伯克等七十三  
人貢馬

刑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標朝謂久保門戶也  
廣東傳中貢士莫大猷刑籍房考 劉軒儒先錫二級下  
撫標其獎賞

丁未大學士施鳳來釋其大學士  
御史趙孔昌巡撫福建刑奪陪推御史陳以瑞以門戶故  
戊申賜魏良卿肩輿

已酉始御經筵  
庚戌戶部郎中朱明時主事馮斯作為瑞府長史國子監丞  
孔元德學錄羅世恩為審理中書舍人王胤永陳可信為紀  
善刑部郎中陳沃心主事李選和為惠府長史國子監丞徐  
鴻起學錄王瑞錄為審理中書舍人吳士傑朱日臨為紀善  
江都郎中蔣汝陽汪傳沈在義為瑞府長史國子學錄沈德  
先母忠為審理中書舍人何廷玉王昌胤為紀善

貴州巡撫王域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孫右俞都御  
史陪推南京標江右俞都御史胡東漸勅免  
通政使趙飯山西巡撫曹爾補為兵部右侍郎  
張曉改左侍郎陝西巡撫張維樞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刑部左侍郎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陪推兵部左侍郎王之  
采勅免  
遼薊州兵略道胡士魯以赴任獲驛也并前兵部檄通州表  
御江其後研史致仕潘濬不其撫司

辛亥命清履遊王舟餘分行兩所以急輸論什橋也

山東右布政使張馨為光祿寺卿

登萊巡撫李嵩報建己抵三空河東岬揚觀則向開門鼓

柁則通海路業分水師遇之報聞

壬子兵部尚書馮嘉會言督師王之臣報建次克艾州昌

城又往鉄山鉄山毛文龍所居乘其孤而攻之業檄登撫航

海策慮又命餉臣補餉七萬石因眾屬廉西以擇建

速遵化道副使耿如祀以順天巡撫劉詔論其舉動平張官

職謹陳也詔新漸濟寧巡撫潘家相拜瑞如臣禮稱况汗

九百歲因刻三祠舊傳只如祀宋往後科時文書官李守賢

等傳內因裁遵化道員五極等言未易裁即如祀之罪願少

酌處俾代者任封疆之寄也如祀竟坐監六千三百金論碑

登城知縣張斗耀比糧被殺

甲寅工科給事中顧其仁御史周邦基吳姓梁九柱謝奇舉

吏部員外郎張其賢並例轉刑籍謂久繫門戶也

丙辰 瑞王 惠王 桂王 司辭諸陵

代世子胤淵嗣代王封代王妃郭氏夫祿如親王先是代原

汪自浙寧汪進封禮部以崇藩條例仍天祿祿改特給焉

先海州柘源田租十之五餘即泗臨淮清河宿遷睢寧鹽城  
十之三泰虹瑯山盱眙五河蒙城頓上靈璧鳳陽興化泰興  
十之二並只異議折

宣大總督張樸大同巡撫王點宣大巡按張素養各領魏忠  
賢功請祠於大同從之

督師王之臣言聞城東去中前所三十五里東北去鉄場堡  
三十里折而南去可十餘里則一片石邊口也若兩地再拓

也以重兵則我有負隅之勢東南至海亦三十餘里有芝麻  
灣糧運所泊近築城與神前鉄場灣及盤峙選山海新卒各

兵千住於三城以固御難民實之仍主倉以備海運歲春秋  
班軍約五萬即酌此派築從之

丁巳命兵部尚書即輔忠獲送 桂王兵部右侍郎趙板都  
督鄭士毅獲送 瑞王兵部 侍郎呂純如錦衣衛都指揮

使張元孫獲送 惠王  
順天府丞劉志選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標江五推太僕

少卿王一中劾奪以門戶故  
右通政呂國而為通政使陪推光祿寺卿唐爾達羅以門戶

故

吳球球使臣正議大夫蔡廷等禮部左侍郎李康先主之

故青州總督兵部右侍郎蔡復一贈尚書廉監護清恩同安

人萬曆乙未進士總督時坐揭崇失利免 候代治軍頑餉

不報卒軍中後按臣言志勤勞瘁遂得贈卹復一學博才高

詩出漢唐間不子不年人皆惜之

己未巡撫寧夏右 都御史又永安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

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榆林兵備左布政司廷是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陝西太僕少

卿許志讓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陝西太僕少

刑部右侍郎陳九疇為左侍郎鄒陽撫治李若璉為刑部右

侍郎

詹魏忠賢甥董芳名錦衣衛指揮使

庶中罷 御史李懋芳時推陞以黨斥

前 科給事中郝士膏以程策訕上劾奪至是撫按籍贖十

三百金擬贖杖從之

辛酉推舉夏巡撫以太常卿白儲昭太僕少卿張捷並勅免

壬戌右通政王志道為左通政太僕少卿郭存謙為右通政

浙江左布政廉新民為光祿寺卿

刑部御史姚應嘉時推陞以黨斥

謀修隆德殿

工部尚書言而銅鑄訖 上以厥臣佐急大善之

癸亥山東左布政梁應澤為右金都御史撫治鄧陽

甲子戶科都給事中林宗載為太常少卿御史田珍為大理

左寺丞

毛文龍授朝鮮擊建於義州敗之

恭將王家賓進都督余事

也思陝湖選師許凌龍為太常少卿

御史知原新免以辭差被斥

工科給事中陳維新奏工部四司額派料銀八十六萬有奇

今外解自萬曆四十四年迄天啟六年共銀一百十三萬九

千七百餘金總由考成不嚴莫若將工部錢糧悉如工部京

逃例注入考成稽覈通負類造吏部不准給由陞遷再違參

論謹擇其要領禁之一回司不得 先夫一撫按不得題

留一郡縣不得那借日頌厥臣搜括內庫蠲免外帑所節省

二十萬 工以厥臣節省不下幾百萬此云二十萬猶未十

之一餘如議

丙寅辰刻金星順竹於危宿

丁卯 瑞王常浩 言約承隨侍厄人廉人等浮費 上取卷

之 惠王常潤 桂王常瀛 各言節愛 工曠恭如前

太僕寺卿洪瞻祖言國初為政甚重事界不分於邊軍賦不

隸於都自宣德正統間暫紓民力以馬而銀則長改折嘉隆

之際老庫積馬價千有餘萬新庫歲額復四十餘萬總之銀

即馬也馬身給國營銀則給邊費今之虎敬炒化加費之用

而馬不為邊政也銀亦不為邊餉用也儲備復為種馬之用

制樹洞不得擅取而給一切以備為制也萬曆十一年空

倉三劫三十二借共銀一千二百九十九萬九千八百六十

一兩二部十借共銀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兩光祿寺順天

府各一借共銀四萬兩近奉藩封另刻萬八千金而內庫四

朝之積皆盡矣馬價軍團急需得任其精通以致庫貯臣

乞乞初核所借稍補百分之一外解十之三餘限續完許臣

等年終類奏之日恭罪量處章下兵部

京廠太監魏忠賢請蠲草料命加原釐二級賜金五十綵幣

二酒料及新鈔三千貫仍賜勅

進德所左右長史陳沃心淳建和桂府左右長史蔣友筠沉

進義服休僕三王并也先熱瑞王請加長史未明時馬所作

服休

進觀布克左都督世襲錦衣指揮使

降天阿引等投奔寅首歸初總督朱燾元重購降夷阿引可

又等伴得罪去懸賞捕之住邊界久之寅不復疑同得通

外間約死士斬其愛將阿友榜掠甚毒至刃穿其左足終

不服釋之寅益不快報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寅稱官兵至

除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至是燾元移鎮重慶再討水西

建謀誅賊出雲蓋過邊致乘舟應敵而別出詭計捕弄向以

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三路而別出龍場後以奪

其險陟兵由普定渡思隰河徑趨邦秀泉而陸廣賜池橋其

虛廣而出泗城分兵東應然後由道義鼓行而前會受去未

行

三期辰朔前初替 杜文煥為總兵鎮守寧夏

前督師王之臣言遵承撫賞諸獎有獎在官商收貨濫惡凌

冒有獎在委官給散兼賈侵欺有獎在監守抵換那移天刺

不還希圖乾沒臣自去年八月核管一季額外省一萬九千

六百七十九兩全有請願均還運官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九

奇余及代之際必致有弄兵督臣聞焉亦極自來崇德已  
皇上酌定以便歸一命下都

已巳夜有流星見東北如碗大色黃赤尾光炸散燭地日天  
格星西北入紫微垣徑少宰星入鈞陳尾跡化白雲而沒

庶午以緝獲秦魏志賢錦衣指揮使世襲賜勅及金幣酒犒  
前川青總督張我續捐金助工 工善之

兵部上毛文龍揭云朝鮮人招一軍職一堅守不拔所傷僅  
千人一恨甚殺鮮人六萬燒粟百餘萬石移兵攻鮮得古屬

國師法漸而少則一益強亦非吾利傳諭文龍相機應援

勿懷風燭悞大計

順天府尹李春茂賑饑民乞頒敕臣憂國起瘡 工善之

卒未 上聞建極殿工

庶吉士施明恭雷瓏龍服除授簡討

南京兵部右侍郎謝欽光免時搜獲私札

先是軍撫袁崇煥請修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漸期進取謀

春秋班軍戍之兵部酌四萬出關督師王之臣請修山海一

路邊場及中前所缺場堡芝麻灣等城言班軍五萬已派四

萬凍終綿義紅餘為不足供收兵部覆劉鎮春秋班軍共

五萬他鎮無有宜聽督撫而緩急派用伏之

五隸巡按御史楊春茂以黃山冊工言黃山介徽寧間延袤

二百餘里山西北距太平縣八十餘里細民之業山東南距

歙縣百二十里共計山七千七百餘畝其吳養春山三千四

百畝前者要價三十萬自養春之山論也期多年木植利不

下二十萬似概山而論也除養春三千四百四十六畝入官

之山罰其通稅變贖助工外至原屬百姓零雜採納稅 工

從之

夜冰渥逆犯勢窮歸一星沐渥不之

特江浙湖廣漕艘回滯今泊瓜儀各巡撫糧道募民紅給軍

其耗米補贖費至開蕪松民極言不便未允而郡縣拘民紅

不勝其擾漕卒莫厚糶又不利民相謀竟廢初議

壬申早泰寧等衛夷人脫孫李羅等

瑞王 惠王 桂王之國各賜馬百匹

戶部主事李自儼行人汪邦柱主武重南刑部主事林甫行

人宋鳴梧主武貴州和桂鳴梧以門戶罷改命行人李昌齡

往雲南馬懋才往貴州

前運總督閩馮泰順天巡撫劉詔道信神協長街英若善峰



口以其當三衛夷使之貢道也界秋預厥臣給料項賞鎮臣  
陶文等稽核河工壹貳俱修訖其火董界口脩碑城二十三  
大橋五洞計役九千餘人賴以薊鎮班軍派東西二協者再  
留二三千餘需主兵從之

癸酉兵部覆督師王之臣委任督撫賞言撫夷之處在關  
內如滾兔等賞於柘林口柴狗等賞於寬甸峪他卜能等賞  
於黑峪關長昂等賞於義院口伯桑戶等賞於標崖子騰毛  
大等賞於界首口綏素等賞於羅文峪胡婦大壁六等夷酋  
元國等賞於湖河洲趙亮等賞於大小峪伯汗兒咀拜等賞  
於喜峰口此司各夷近前政市賞必於薊地在關外如煖兔  
罕賽等賞於開原鉄嶺互有虎墩兔慈黃台吉抄化拱兔等  
賞於平堡長安堡廣寧鎮神堡小互青等賞於義州大康  
堡拱兔等又賞於錦州大福堡此司各夷近遠政市賞必於  
遠地自河東失而移廣寧辛酉事也非廣寧類賞也廣寧又  
失而移關門壬戌事也非關門類賞也寧前既復而移寧後  
乙丑事也并非寧遠類賞也此關內關外撫賞之大較也今  
督臣關鳴泰撫臣朱崇煥熟諳夷情均堪任使但二鎮遠近  
如用一人恐艱長不及謀令關內關外各轄之以為兩使遂

命鳴泰任關內崇煥任關外分據責成

豐城侯李承祚議江西兩贛吉安仍食淮鹽開珠池採銅鑛

工以銅鑛開久不許其食鹽下部議已部覆以吉安食淮

鹽從之

甲戌御史陸世科以堂罷劾奉天部考功郎中蘇繼歐以庇  
楊逆也

朝鮮國王李係乞回使市稍黃如先年例上念其忠  
順時報許之

朱翊聖撫李精治言某州民王九常家牛生犢如麟以圖工

陝西總督王之采言瑞府滕田請三萬畝地不加拓藩至瑞  
府而五畝難取盈今漢中報四十餘頃之外亦即並無餘產

如酌派十之一臣當任之餘不能措或障者分給畝猶易供  
命下部議

雲南巡撫御史朱泰禎叙平定武勇崇功三年間百三十三  
戰俘三百七十四人斬四千六十一級兵部請筮日置換報

可

乞改禮部署南左侍郎等原先皆親往道經及就國之後宜

賜 祖陵三王俱經南京宜竭 考陵 瑞王過承天 惠  
王 桂王就國俱宜竭 顯陵或念繁費遣官祭告得吉供  
遣官祭告

秋太僕寺卿李如楡贈工部右侍郎詹監予祭墓

許中書舍人朱慎登考選慎登係滿乞選頃厥臣內輒得人  
師濟在列

丙子 瑞王辭奉先款未刻兩電

制奉吏部 却中徐柄以門戶也

廷擬巡撫守制陳陳濠廷鎮法詳察選領三十餘萬軍士

告饑乞先半發因頌厥臣勛勳力殫綱綱計周遠左宜雲武

備或修街邊共倚再請守制命戶部即給餉重家務物料理

跋選曰廷鎮靜謐何以奪情也詔寺制柄不有其君又何

柄私親為

丁丑進連東總兵趙率教左都督

浙江巡撫潘汝栢言閩浙北隣突有閩人王清等駕巨舟稱

義兵磁磁越境恐其託橫乞嚴海禁從之

戊寅 瑞王之國

談遷曰三國並遣時儀冰樵四粗米吳皇馬為相錫圭

或議遣瑞私忌利諸王之我外也夫則不然諸王富於香  
秋業故爵土各居臨一隅又復何待命以 愆廟升選之  
速先界維城過疑逆瑞非待平之論也

都人陳文漢吳守義等請立親忠賢祠許之

戶部覆登崇巡撫李嵩珠言臣初歲於米二十萬石養兵而  
遠民聽其屯種自養今嵩請加額宜於登州歲省十萬外加

買二萬石故時津糧為首運俟抵鮮回空再發登糧必值秋  
季風動馬沒今於年前改運次年春利涉至民間輸金准本

免稅納免其以米賜錢以錢賜穀次

兵部尚書馮嘉會言登崇巡撫李嵩報朝鮮叛臣韓潤等導

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與自焚死餘盡遣僕我往援都司王

三桂等俱沒平壤不戰而消，又攻黃州矣通朝鮮陪臣金

象憲等在京呈稱宜及此時速發偏師乘虛搗穴俾首尾牽

制狼狽莫敢臣計南有登鎮東有皮島北有款，須責專遠

撫臣期會並進勿水兵僅援不為搗虛計也遂命速撫選銳

乘虛如和議

談遷曰計不豫定未可以應卒來，敵我屬國彼獨不為

根本慮浮虛而集之路入新明也速撫果風戒早籌引輕

騎而東專閩外之役其推曰不可而文表初奉成於本

兵稟命於廟廟迫蒙鑿允坐移際會扶繁牒奏邊臣以請

事為長才內朝以却覆為稱職餘何聞焉其曰奇寧遠撫

臣期會並進度兵甲幾何易餉幾何謀議往復動經旬日

徵發兼程又未知所卜奈何輕言之哉奈何輕言之哉

廣西巡撫曾應瑞言南軍太平粵西內地屏蔽沿邊土司為

二和藩籬萬曆二十五年以前思明府龍州龍憑忠遠等土

司頗稱強盛安南祿夷稽首稱順及二十九年思明土官黃

泳祖湯黃以儒效歸州夷酋連連窺犯思明二十一年間

議增兵於南太設參將三十一年叛臣陸祐蕩平連禮檄獻

天啟二年盜幸公禮等分路焚劫議裁參將以總兵移往南

太前和院胡應台奏罷總兵復參將博坊長情金謂參戎改

而土司率多宰制相時度勢裁參戎改守備一員統舊兵五

百與思明地羸管守備將角協力其權不重其勢不孤從之

已和翰林簡討張士範五日講

禮部左侍郎李原先奏 瑞王之國道經襄府不便出會若

唐殿頃刻供應千金止 惠 柱二王所經王府不一概免

出會教可

國權

通州人街萬民群國湖等許三魏忠賢祠賜額懷仁

廣辰宣雲南之捷告郊廟

前遠總督閩鳴忝順天巡撫劉詒巡按倪文煥梁夢環連章

請祠魏忠賢於泰雲等警山賜額崇功

幸已以滇捷進輔臣黃立極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詹尚書司丞賜金六十綵幣四坐蟒衣一施鳳

來張瑞圖李國楷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並詹中書舍人賜金五十幣二坐蟒衣一魏忠賢加恩三

游賜賜勅錦衣指揮使詞禮太監王體乾等七人加恩等

世錦衣指揮金事仍金幣兵部尚書馮嘉會進太子太師原

保世錦衣指揮金事照國公沐啟元進太子太保並賜金幣

大臣即輔忠傳宗龍等武臣戶部易金為首等土司沙源龍

在田等各陞齊有差

談遠曰遠功叙及閣部非制也中葉以後治為成習於內

臣何預身非行閱事非送歷數曆景風之賞則本兵迎附

所當首論矣

壬午前遠總督閩鳴忝前遠相趙鍾百餘里遵化無太平

國權

善峰二路不設一監司非便宜併於薊州道其遵化道可裁從之

癸未晏柔顏等衛貢夷

御史卓邁巡撫順天

花馬池副總兵郭威振等免察夏巡撫史永女糾其入安

定堡失事

禁閉霸易派房山涑水礦洞從內監李承貞言

甲申以緝盜加魏忠賢原廢二級仍賜勅

薊遠總督關鳴泰請東協諸將檢喇俱一都獨江燒餅未款

二月五日注以二百餘騎屯柘林口外大威谷嶺陰圍虜犯

分鎮內臣楊朝介馬而馳率守軍擒其三人注即叩關願罪

楊朝同道臣張春等諭以威德願罰九主盟誓一夷為我

坐門始還其三人司須殿臣赤心報國全策籌邊命廢忠賢

錦衣指揮侯世襲楊朝世正千戶張春加服俸一級黑雲龍

等各進一級趙朝月等各賚十金總鎮大陸劉應冲陶大谷

廢錦衣正千戶分鎮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莊朝各廢百戶賚

金有差

乙酉德王辭去洗殿

刑奪吏部 部中其世法同推度以重權

鳳陽巡撫郭尚友請釋高墻物改罪宋槐山朝璽等十八人

歸坊府給廢人廩從之

丙戌戶部發年例銀單夏綬延各三萬五千金 上聞廷鎮

繁饋再奏給

薊遠總督關鳴泰言悉鎮海荒原解運差二萬石折值六錢

三分陸運至閩今每石約費一兩五六錢貧民何堪乞如永

鎮例增值并改減折色仍寬限運送天津命下部酌覆

丙寅禮部請特加韓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太常寺卿趙宗文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廣湖山西左布政使

督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單夏

南京兵部右侍郎毛一鷺為添設左侍郎浙江巡撫潘如栢

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刑奪大理寺右寺丞彭鯤化兵部職方郎中劉永祚以和室

也

先是湖廣巡撫李棟鳳言惠桂二府分封荆衛給賜膳田按

廢運及襄陽王絕產民間淤田共萬頃計畝收租可三萬金

分之兩藩各萬五千餘畝必有司徵輸民切禁從若自行做

收必激亂戶却尚者邪九厚言福所膳田不足二萬僅及滿  
府之半則今日兩府有福府之半亦不為薄然皇澤隆長猶  
存見少極湖廣廢府有九除湘遠見存棟括景地量撥潞府  
外尚有漳谷二府坐長沙邛梁二府坐安陸岐府坐德安雁  
府坐衡州其所遺田雖變置改撥多寡不同然而里界之隱  
沒家積之侵占暨各郡藩之私收恐不止一二處也遂命撫  
按清理務足二王經費

戊子以釋獲加魏忠賢原廢二級

先設總督漕運河道欽監薛湖道薦籍清山東左布政朱國  
威有旨加銜吏部尚書周應秋復言厥臣拳六巨手報國赤  
心親漕輸運河伯效靈裕國通糧倉庾漸富進國或太常寺  
卿蕪山東按察使仍故任

談遷曰嘗見朱國威自言平昔不一識魏忠賢竟被黨右  
意薦以內臣何必承謙忠賢哉

陝西巡撫張維桓言登城知縣張斗耀并徵生變見故命捕  
首禍

兵部尚書馮嘉會言一攻朝鮮毛文龍請援登容擲為孤注  
除搗巢之師總舉撫胡度今宜南海口覺華島選水兵三千

統以復將先就文龍龍相橫進止續發天津水兵為後勁登  
萊亦選三千人出海策應可乘則全旅以擊之否則多方  
以候之因舉恭特檢遊擊宋承憲塔統兵報可

己丑 惠王之國  
太初山玉虛宮災

總督前遼闊鳴泰巡撫順天劉詔巡撫倪文煥巡閱梁萬環  
請立魏忠賢祠於昌平通州賜昌平祠曰崇仁通州祠曰章  
德

魏忠賢所廢錦家特擇校較納司丞以疏釋滇功也

廣西恭將原承爵以兩江兵屯貴縣擊潯州六斗窠盜胡扶  
記斬之

辛卯右僉都御史李嵩進三品服俸光祿寺卿岳啟聲為太  
常寺卿覆連雲島原儀也

云尿管三山太僕寺卿何宗聖請祠魏忠賢於香山賜曰景  
德

談遷曰 先朝附瑞傳進有之矣未聞乎以內群頌而祠  
也士節不同林於威禍變置原白侍冰山為碧石之安竟

子曰禮義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天武之季  
漢、有亡徵焉且舉朝皆中惘矣

兵部尚書馮嘉會言：速掠東江街故疾趨出朝鮮不意  
今塘報昌城太守力守又瓶山兵大敗雖偏王京八十里  
然鮮注重兵於河必不敢渡來其半渡而擊之所以制其  
死命也又報瓊山伏兵截餉道殺 又速撫奉揭舉  
之命選銳作連珠三帶滿桂以三千騎往而策應又徐璉  
水兵千人東往如此攻一豈不田師以自顧其果乎

癸丑諭賜禮部尚書林先俞卒莆田人萬曆己丑進士

改福建巡撫右都御史陳子貞贈兵部右侍郎廣監  
工部尚書薛鳳翔請搜節慎庫及太常寺光祿寺庫舊銅器  
資鑄錢報可

甲午前禮部尚書林先俞卒莆田人萬曆己丑進士

崇禎初贈少保溫文簡

乙未賜琉球使臣蔡廷等金幣如例

丙申戶部覆陝西總督王之采言：瑞王驍田灰省母執六  
干項乞款宜添任其一四川山西河南分任其二從之

薊鎮邊外虎墩兔以通貢青哈喇慎與兵伐之虎墩兔為東  
夷長故稱慈是右柳漢劫與建州降哈喇慎宣大邊外為柳  
屬歲貢慈夷之宵以建州程懼為所併知卜石兔移牧於  
西卜却竟夜遁陝西邊外柳漢遂從新平口日肆求索

四丁酉朔 上享太廟

許雲南鑄錢初舉按副使孫同倫專理錢法  
陝西總督王之采言：今春銀足矮木素刺麻窟元班記諸  
糾土膏火力赤等自黑水河突犯副總兵陳洪範官惟賢等  
禦之斬百八十餘級甘肅巡撫王家楨疎知之

貴州總督張鶴鳴言：黔事久罷平定宜速一多餉以壯軍氣  
一多將以振軍威一簡兵以資實效一靖劍以攝衆心一省  
謀論以清國是一嚴賞罰以服群心一選監軍以資運籌一  
討器械以備銜鋒 上遂賜尚方劍餘下部  
下刑部右侍郎王之采於鎮撫司

戊戌諭太常寺：昨享太廟牲牢悉具其乘員役典簿莊士麟  
等免官

工部注事呂下問：報徽人倡亂命先官聽勅歸費山事於許  
志吉初下問：許恭林溫室郡人火燔燬初印棄妻妾脫身

夫軍國

吳光言齊光裕制籍

以輝事功進魏忠賢子弟入二級

天壽山守備太監孟進寶言盜陵不遺英命詔祀總趙應奎等

已亥例轉湖廣按察僉事王會圖復御史補貴州道

瑞王內監張邦詔以私戶私鹽聞詔責侍郎趙敏珠

網令戴罪獲行

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馮嘉謨陞河間人進士登仕

寇城徵拜御史至冷官贈少師道忠襄廢中書舍人祭

十一壇諭差

庶子協理兵部尚書王之臣改兵部尚書

前浙江按察副使吳伯與入朝誤歸而班罷之

謀脩瓊瑤河橋

登萊巡撫李萬言破朝鮮商義州設節度使李堯等連陷

郭山凌漢山城及晏州節度使南以興防禦使金汝等將吏

數十兵民數萬屠傷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已至甲和

游騎出入黃鳳之間又分雲從島國王逃於江華告急夫

之患鮮以鮮之服我聞軍在前無浪在後一實有意而向而

患其尾之也夫鮮以事我舉一則我自當擊一極鮮不待再

計命下戶兵折閱軍二撫謀之內及款其有奇向日款議雖

軍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閱軍別無胡度何以

明不為狡之所辱母為屬國口實乎

辛丑魏忠賢孫魏撫民廢尚書司丞撫民本優重善豈舞忠

賢言之乞官願文不願武也

廢大學士黃士極子藻若尚書司丞苑鳳來子時升張瑞圖

子治夫李國樞弟國傑誣仲諸人

喜峰路參將馬士麟報塞外燧泉窺賊百餘擒四人夷司卜

刺度等悔罪就盟廢臣錦衣指揮使仍勅齊總鎮太監別

應坤陶文紀用分鎮孫茂霖武俊王莊朝楊朝各廢錦衣指

揮千百戶賜金幣有差

鎮撫司訊王之采退贖八千金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虞廷陞言妖僧妙鮮身藏火具二十六

同左衛白蓮教邪黨等誘約入都焚草場下刑部

王黃叙滇南功雲南巡撫謝存仁加二品服俸前兵科都給

事中今山東巡撫李精白加三品服俸洛仍巡撫兵科都給

事中許可徵進太常少卿餘量度紀錄

光祿寺丞許鼎臣罷因推陞以門戶斥也

兵部都給事中許可徵言東江危迫毛文龍遣都司毛永顯領千人以救宣川永顯除約民舡載家屬而逃被旅順參將張繼善擒獲石城島游擊高萬重偕言鉄山雲從界失司席卷島中貨物子女奔凍紅為糧航海窺歸河而又都司禹承助李續新繼魁等而逃皆徐敷奏倡言探惑所致也請寘萬重等於法從之

副總督閩馮泰以巡撫袁崇煥頌厥臣請祠於軍前賜曰

元功

癸卯作 信王府

浙江按察副使唐際威為右叅政

工部主事崔源之作戰紅二百於海上

總督宣大山西張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跡頌厥

臣請祠於五臺山賜曰教功山海太監劉應坤請祠賜曰懋

德

御史姜仲泰毛文龍原援三戰三捷已困於銀杏山向借

款修備今端出所推拓

甲辰命 信王府 信王府

左副都御史馮三元致仕進右都御史

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虎首標漢兒王子與伯言等皆款夷也乃標首與把漢哈喇慎索人馬成隙俄權兵壓哈喇慎之境堵情急求援邊臣來告我兵若助哈喇慎則標必肆不助則哈復致怨宜令邊臣選象唇和斛即不然我亦有詳於彼但夷情叵測或聲東擊西文武將吏仍當料理勿謂兩素啗我餌自相繫食莫予毒也 上從之

著旨署官庶給計博諾琳等請親德賢賜曰感恩

元已松江於薛昌世等請祠親德賢賜曰德馨

延綏巡撫朱童蒙請移中協副總兵於保寧歸其兵鎮城大

營故長樂鎮守備從之

丙午 桂王辭奉先殿

丁未獲送 惠王內監趙東與劫交河知縣田首鳳及主簿

夫侯命都院恭履貴呂純如護行不以聞事設回奏

賜惠府坊曰天輔親錄書樓曰博文

魏忠賢原廢甥孫董芳名進都督金事傳之琮進都指揮使

宣府巡撫漆汝文請修欽誠山邊墻目頌厥臣功 上善之



戊申錦衣副千戶王先通稱故新建伯承勳嫡姪應嗣乃堪  
齡子先達詐冒屢奉旨訊久停難結命速之

建國錦州兵趙率教左輔朱梅力禦之砲擊傷甚衆總兵  
滿桂祖大壽死後

已酉順天尹懷雨  
予故總兵左都督蔡國柱祭葬

戶部尚書郭允厚言餉軍全賴本色乃運并折納各糧廳折  
收異日又折放全錢未可充腹請塞獎源上從之

庚戌召石叵總兵尤世祿軍夏總兵杜文煥前總兵侯世祿  
俱選銳到閩總選

辛亥廷試貢生

前南京工部尚書盧大中卒大中永年人萬曆癸未進士日

輝令權南京兵科給事中至今官賜祭葬

貴州巡撫王域工餘功下兵部

刑部尚書薛貞履未故保定巡撫程正巳賄越南星聞所擬

站配不准贖從之

壬子貴州主試林曾憂去改刑部主事徐大傑

楊暉授督西司馬官旗

罷工部尚書徐大化大僕寺少卿管寶源局葉憲祖屯田郎  
中周鳳岐以大化借柴薪銀八萬五千大工銀十九萬市銅  
鳳岐認奉堂札憲祖種給也

癸丑桂王之國

隆德殿殿殿魏忠賢錦衣衛都指揮使賜金八十幣四益祿  
三百石

巡撫豆府秦士文再頌厥臣功請祠賜額除勛

甲寅宣大總督張樸再頌厥臣功請祠賜額德勛

昭潭夏總兵杜文煥改花馬協守總鎮即以副總兵杜弘域  
陞任

兵部尚書王之臣以督師復命頌厥臣并叙內鎮臣劉應坤  
等督撫道將閻鳴恭等上善之

乙卯魏廣微卒廣微南樂人萬曆甲辰進士選庶常授蘭封

天啟癸亥正月由禮部侍郎陞尚書萬曆末閣大學士加少保

乙丑六月用籍復叙恩加太傅丁卯二月十九卒贈太師

談遷曰南樂以介蕭允貞之子時談見排挺而走險因隋  
其家聲不自顧惜終受鉗忌妻而去之郵大患失徒被污

惡名以死何不成哉

前使御史潘李宗廷卒宗廷汝陽人萬曆丙戌進士歷陽令  
擢御史忤罷忝昌初徵拜光祿少卿及典銓立糊籤之制贈  
太子太保蔭中書舍人榮二壇諭茲道

宗室為錄其妻奉祿三年

東寧伯焦夢熊求給肩輿不許

王之采卒於獄仍令撫按徵贖八千金

談遷曰王之采筮仕清苑幾墨敗幸入比部視獄重案張

差矯託羽翼而步武一座不難矣夫事之本末易明罪原

無遺故肆其說危其舌即莽何羅觸怒不唐馬寃獨內監

亦云已甚末遭嚴網身填牢戶武者假手兼腐以釋其陰

也

丙辰馬允昇充總兵官督防延寧

太和山內監馮玉頌厥臣功請祠賜額昭德

南京戶部尚書范濟世致仕

丁巳命廷陞暫攝隰川王府侯拱亭請名後仍歸之

遼東巡撫袁崇煥言十萬掠朝鮮十萬守何所見而妄

揣穴之虛手我我欲傾伍搗之亡論懸軍不能深入即深

入亦損於彼而流滿新併妙化意殊巨則都令審令新通於

而仇於我萬一我兵以東一騎北出而襲我聞事此時救  
人耶抑自救耶無已則水兵先發外以趙率教選精騎五百  
三空如有可圖不妨渡河一試如無隙可抵我兵但列河西  
彼或疑而不以全力東向惟此庶幾耳下却集兵科給事中

李魯生請招合虎首東進解朝鮮之困

戊午蔭魏志賢外孫王選劉應坤後子學禮俱錦衣指揮使

學禮仍都督同知銜

鳳陽武平衛總孫均光等請祠厥臣於亳州東門賜額旌德

記味澄津內監瀛謀終唯濟蓋養性後子也

庚申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張樸為南京戶部尚書正推南

京戶部右侍郎倪斯蕙勒罷

漕運總督內監崔文昇言漕艇事宜午節後截回空以待民

艇兼月江廣紅省民力上是之

辛酉蔭內監楊朝俊子國臣世襲錦衣正千戶係右府都督

銜

梔林口太監楊朝頌厥臣功請祠於建昌城東賜額崇德

工部監督兩山節中魯國栢頌厥臣功請祠於蘆溝橋賜額

陰恩

云戎右命都御史許宗禮為左副都御史

刑奪天津兵備道參政楊廷槐以漕運內監李明道糾其久倚門戶也

天津巡撫黃運泰報遺孫應龍平登雲以千人出海獲朝鮮因言海多盜搜運姑留半兵獲漕報可

癸亥以建一切警命杜文煥駐軍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進總兵駐大凌河滿桂駐仍開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賜尚方劍從別應坤之請

尋外派陳正誼際蓬

甲子初起各省捐餉搜括等銀二百七萬八千四百有奇勅期諭京師

建一解錦州之圍攻寧遠巡撫袁崇煥擊卻之滿桂尤世祿等兵至多搜

以絳佟惟奇功奏魏忠賢錦衣指揮使賜金六十餘四新酒

新鈔賜初明良翰尚成各廣錦衣正千之金搜初尚禮遣進

朝聞成各廣百戶推官司汝昌以送烟下夫初議遣遂安置

西邊

乙丑大學士黃三極等擬陞坊內官六人左諭德畧國子司

業林軒修撰莊際昌編修朱繼祚並冠編修並曰廣蘭討胡尚吳丁進並刑奪初監生陸萬齡等請祠忠賢軒堅不批允曰廣以朝鮮使回不歸頌厥臣也

海盜斬芝龍聚衆數萬舟犯中左所飽掠三月去之芝龍南去石井人也派入海島捕振衆黨為盜後振衆死衆推一人為長下能定共禱于天以劍揮衆中各當劍拜而劍躍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劍躍於地遂為魁

五刑黃朝耿如杞入監六千金俟刑

汪考福建翰林翰封汪鐸科給事中滿士開四川刑部員

外郎康四海大理評事孟兆麟廣東禮部主事曾棟工部員外郎張懋勳廣西兵部主事魁從化工部主事董中行

順天尹李春茂祠厥臣於宣武門外

辛未漕運太監李明道參五隸巡按御又何早候運刑奪

通政司經歷孫如列請祠宣武門側賜額茂勳

巡撫延綏朱重蒙請祠厥臣賜曰祝恩

壬申奸姻周汝昌下河南撫按安置西邊

王珉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尚總督糧儲

張崇禮年衰勅致仕 錢謙 杜詩 汪起鳳跋

黨不丑并免大理寺右少卿倫榮隆又依門戶兵部主事沈  
恭並劾奪

李夔龍為左命都御史張廷登為右命都御史巡撫浙江  
送一佟惟奇等棄市

巡視中城御史黃憲知請祠殿臣附於順天

太監劉應坤彖積餉 上彘之廢魏忠賢錦衣指揮使應坤  
等各廢賞有差

乙亥建大學勸錦州

丙子給及烏金汁萬贖天津之象五萬

丁丑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合拒之連攻十四日不  
下趙率遠

己卯午刻建渡河至閭陽驛距錦州四十里擊言徑往山  
海

命祖大壽移山海滿桂移前屯趙率教左輔紀用移錦州表  
崇煥移軍遠黑雲龍移一片石

沈景初以久依門戶劾奪

倭故黃陂諸生熊于宣亮于宣育身婦龐氏死抵罪湖廣巡  
撫溫 奏于宣物故也

衣崇煥牒本兵馮壽會曰犯朝鮮二十萬過河留守尚十

萬何所見而謂穴之虛也關內馬步五萬能守者十之四

五能戰者十無二三關外馬步六萬能戰者不滿二萬餘僅

可馮城即傾伍以出東向揚矣亡論孤軍不能深入而虎首

新併炒化意不可測都金塞合新通於夷而仇於我萬一我

兵正出又以輕騎北上而襲關軍此我之虛怯而之所能

為者此時救人乎或自救也况軍遠至三至河六百里而遠

往逆需幾時日今兵馬便可趨險赴援不令發水兵外以總

兵趙率教擇數千從東進軍遠道監之直傷三至河如有可

圖之機渡河一試如隙不可入急令全師我兵陣於河而彼

或疑馬不以全力東向此倖於萬一也

癸未張曉為兵部尚書總督宣大軍務孫國禎為右副都御

史巡撫登萊

封藩事煥廢魏忠賢錦衣指揮使

江月世以久依門戶劾奪

辛巳官軍敗建於柘浦屯塔山

甲申浙五商人前一元等頌厥臣功祠曰顯德深芳

武清侯李誠銘頌厥臣賜祠鴻勳山海關太監陶文請祠曰

廣惠

工部尚書崔呈秀奪情視事

田生芝為南京通政使

王熙

曾易龍

丙戌滿桂遣兵攻塔山，鑿三重濠於錦州城外，為兵困之。

五月

己未復圍錦州，止萬礮往來，斷其出入，夜則舉火樓之。

自領大兵攻寧遠，于灰山首山窟，各連山而海，結九大營，內

臣高起潛欲城守，滿桂不可，與總兵尤世祿等也，教場

丁亥魏撫民為尚賢司少卿

己丑傅平侯郭振明請祠，賜曰德芳

辛卯張翼明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大同

鎮守宣大山，而太監萬九思請祠，賜曰嘉猷

袁瓚以越南星邪黨，削奪

壬辰主考浙江翰林簡討陳盟，吏科給事中張維一，湖廣簡

討李明，詹兵科給事中李魯生，江西編修倪元珪，禮科給事

中蔭剛，觀陝西吏部文選主事姚昌，蘇兵部車駕主事胡福

弘

給事中葉有聲，以久依門，削奪

癸巳袁崇煥出軍，遠城十里，大至，諸將擊之，殺王子浪蕩

崇煥，箭傷召力，死，及同山四人，牛鹿二十餘人，退東山坂

次日發紅夷砲擊建，斃八百餘人，俘八人，俄滿桂尤世祿

楊嘉謨等各至，合戰，走之，屯一里山，錦州圍解

是月浙西大雨水

戊戌禮部定使，不滿

侯黃世澤，行人吳履，中使蜀府

靈璧侯湯國祚，刑科給事中蘓兆先，使岷府

侯沈評，行人查日俞，使吉府，誠憲伯劉孔昭，工科左給事中陳維新，使

代府，簡討黃錦，行人宋可久，使襄府

侯崇宗，中書楊

傑，湖使崇浙，脩撰徐煌，行人阮震亨，使同府，太常寺少卿楊

維新，中書龔而安，使

府

侯陳懋德，行人談惟修，使光

澤，王府禮部主事游王庭序，班高兆，使新昌，王府初

楊文岳，使蜀

工特簡之

禮部左侍郎李原先，罷謂久繫門戶也

廷綏，巡撫朱童蒙，奏奪之功，廢魏忠賢，錦衣指揮使

誅指揮韓九思等，清課虧額

己亥昧爽，悉眾攻錦州，主營于教場，督攻，諸將禦之，整

暇，明日始去，是役也，祖大壽有子，前臨建州人，願獻之，至是

始信其無他

庚子建，也。小凌河戰城場

辛丑工部奏邊餉鑄錢齊魏忠賢錦衣指揮使建，赴大凌河

太監李賢請祠厥臣於蘇州許之

延綏巡撫朱童家奉情視事

發御前金五萬勞軍遠更卒

商人某等請祠厥臣於臨清許之

癸卯袁崇煥再報捷

湖廣太監李希哲請祠厥臣於承天賜曰惠鴻

太監胡亥請祠厥臣六十萬不給許增本折四十萬

山東巡撫李精白請祠厥臣賜曰隆禧

庚戌命應天山西撫張遂程跡毛士龍士龍就戍而逸

辛亥袁崇煥又報捷 上以一月三捷大悅命侯世祿住山城堡將角錦軍

癸丑建，招誘遠人書有南朝文武俱婦人等語止知關

口談兵豈知鋒刃之苦 云秋亦書報之

總督漕河太監崔文昇請祠厥臣於淮安賜曰瞻德

太常博士汪始河以久繫門之罷

甲寅直隸巡按御史盧承欽請祠厥臣許之

前遼總督關鳴泰請祠厥臣曰旌功協理侍郎吳淳夫請祠

曰萃德保足巡撫張樸請祠許之

丙辰督餉御史劉 總督漕運黃運泰各請祠許之

丁巳巡按山東御史黃憲卿請祠厥臣賜曰湛恩

庚申 上不豫閣臣候安

壬戌祭崔呈秀母四壇移其一祭父奏內有在元之靈等語

癸亥順天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詔巡按御史卓邁請祠厥臣

於涿州賜曰弘毅

甲子登萊巡撫李嵩請祠厥臣許之

福建巡撫朱一馮報海寇

陳其慶張士範為翰林侍講

國子司業賀逢聖以久繫來林削籍

總督漕河太監崔文昇巡撫郭尚友巡按宋禱漢何可及巡

鹽許其季請祠厥臣於淮安向門

七月五朔尊國公魏良卿攝祭太廟

袁崇煥罷議者以輕遣番僧請款

丁卯賜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之臣尚方劔督師前遼登萊

天津軍務善巡撫速來右都御史  
侍講陳其慶張士範主試應元

海盜鄭芝龍突犯漳泉銅山殺傷官兵亡集

己巳主試山東

張養

陸一麟山西

蔣

一騶

陳省或河南

王應泰

劉仲時禮

却推

劉先春吏科給事中虞廷際

馬任遠並係

門戶制奪

諭禮部工科考官方逢年章允儒熊喬渭李繼貞丁乾學郝

士帝額錫疇陳子壯及貢士謝錫賢劉正衡艾南英程祥會

孫昌祖等訕上場政已加懲處茲特申飭不許紙毀

田吉仍太僕寺卿署太常寺少卿事太僕寺少卿徐揚先制

奪官誥以久係門戶也

宣大總督張樸巡撫張翼明巡按汪裕請祠厥臣賜額一代

崇功

太監劉應坤頌軍錦功廢殿臣錦衣衛指揮世襲賜金八十

癸酉 工御門受俘告太廟

庚辰叙軍錦功封魏鵬翼安平伯世襲賜券歲祿千一百

石齋太監紀用錦衣衛指揮同知胡明佐正千三孫茂霖武

後副千戶楊德玉黃友德孫玉斌百戶並世襲孟應祥等試

下孫如列於鎮撫司如列方建媚祠尋多賍斃獄中

玉果比西制奪官誥

宣府巡撫崇士文報捷歸功上公遂廢魏志肝錦衣指揮使

萬九思千戶張守成等應江百戶並世襲田奉等百戶上公

之稱始此

終未衛王常漢亮

廷樞梁棟廢太監徐文輔錦衣衛指揮金事世襲王之臣進

太子師廢錦衣指揮金事霍維華進右都御史廢正千戶

田吉右副都御史許可徵太僕寺卿並仍舊任王之承廢錦

衣指揮金事史永安朱重蒙並進右都御史廢錦衣指揮金

事前巡撫張九德加銜二品服俸楊葵太子少師廢錦衣

正千戶餘陞級有差

賜安平伯田七百頃

庶吉士蔣德璟李若琳江禹鎮授編修錢受益張維機項煜

丘瑜師雅勛褚太初王廷垣授簡討楊汝成閃仲儀馮之驥

劉岳賢並禁門戶制籍仲儀之驥以出此希孟門岳賢等之

弟李覺斯授禮科給事中  
吏部推張雲鶴為刑部浙江司印中以能廷擢之成制奪官  
誥

乙酉進黃主極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世廕錦衣  
指揮使賜金六十幣四坐蟒衣一施恩來張瑞圖李國楷並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並世廕錦衣指揮司知  
金五十幣二坐蟒衣一以錦州功  
戎政兵部尚書李春燁乞終養從之

護送太監王敏政添銅陵知縣劉運清 金世章不俸夫

役命刑奪官指仍下撫按

滿鳴泰仍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理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賈維華以表崇煥未叙請移已廢之 上怒崇

煥議款不許且責維華市恩

戊子洪瞻祖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而贖

戎政兵部尚書李春燁終養

八 甲午朔司禮太監梁棟被督蘇杭織造

乙未壘城侯李承祚請厥臣如徐達兩公世爵之例

侍請徐時泰侍孫之蘇士斌順天時正推孔貞還雷瓚龍

叙授錦州功太監孫鎮高進忠李進善馬吉祥威欽馬進忠

王鎮孫朝王永壽曾斌並廕錦衣試百戶魏廣徵加贈一級

王之臣進少傅並廕錦衣指揮僉事馮嘉會贈一級霍維華

進兵部尚書廕正千戶並世襲郭允厚蘇茂相李春燁薛鳳

翔崔呈秀孫杰楊夢家張曉並太子太保廕入國子監曹爾

禎張我緝吳淳夫並右都御史仍舊任許可徵右副都御史

仍兵科都給事中段國璋郭興吉並太常少卿李魯生陳維

新並太僕寺卿仍舊任倪文煥太僕寺卿仍御史梁夢環太

僕寺卿劉徽少卿侯滿推補田吉右都御史仍舊任廕錦衣

副千戶世襲洪瞻祖右都御史仍舊任馮時行太僕寺卿加

滿鳴泰少傅仍協理戎政廕錦衣指揮僉事黃運泰太子太

傅廕入監郭尚友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並仍舊任表崇

煥進右都御史廕錦衣正千戶世襲滿桂太子太師廕錦衣

指揮使趙率教太子太傅左世祿左輔並右都督世錦衣正

千戶餘陞齊有差

起太常寺少卿阮大猷 參政莊祖誥以倪文煥薦也

戶科給事中加兵部右侍郎郭肇助工 上以久不至勅免

不受助



辛丑秋殿功封魏良棟東安侯世襲府第田祿視前軍侯又  
詹忠賢世錦衣指揮使王體乾梁棟李承貞石元雅王朝輔  
郝隱儒趙象泰冷文輔李賢劉應坤王敏政崔文昇並詹錦  
衣指揮僉事李承光蕭若霖正千戶劉忠等副千戶吳國泰  
百戶  
李誠銘進太子太師  
郭守仁為工部侍郎徐應遵杜大盈為光祿寺卿  
進軍國公魏良卿太師  
翰林院編修楊世芳報使校以門戶勅免  
太監崔文昇請祠厥臣於濟軍賜曰表助  
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施宗文請祠厥臣於荆襄賜曰陰仁  
時上已疾陝西巡撫巡撫莊祖謙亦請祠者奏人知  
第且變遂不上竟免於賞論  
上不豫召輔臣於乾清宮之內煖閣諭以監臣王體乾勤練  
厥臣魏忠賢忠誠又昨召見信王  
給東安侯等價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二金歲祿二千五百石  
田千頃  
丁未改崔呈秀兵部尚書仍其在都御史

沃而總督文永安請祠厥臣於國原賜曰茂異  
奉聖夫人客氏世詹錦衣衛指揮使客氏為定興侯二婦年  
十八入乳又二載娶居侍上朝夕常私魏朝魏忠賢而閔  
上命歸忠賢供帳修葺成行宮掖至是諭兵部曰朕昔在  
襁褓氣稟清虛賴客氏事勞苦保衛恭勤不幸皇妣早  
崩顧托鄭重朕起居燥濕饑飽涼煖皆奉聖夫人業既  
節宣周慎艱險備嘗效力十六載及皇考登極五月遠棄  
群臣朕以幼冲並失怙恃復賴調劑若更倍前晏捐已係助  
工助軍今三殿廣成捷音辱奉朕感念懷昔嘉尚良深許不  
云乎無德不報特加恩詹用彰殊異初擬詹弟姪一人上  
少之命再叙  
揆述曰何保之功盡人而能之即被寵加淫僅行其意可  
耳何至温旨婉篤援及皇妣皇考所引諭大非制也  
故述之以見政府之陋  
叙三殿功薛鳳翔崔呈秀各少傅世錦衣指揮僉事孫志揚  
蔣家各少保詹中書舍人吳淳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黃克  
縉太子太師各詹入監白所知范濟世太子太師董可武太  
子太傅同應秋郭允厚各太子太師詹入監曹思誠太子太

保慈茂相太子太傅曹爾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曉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李春燁少保各廢入監霍維華副輔忠太子  
 太保呂純如兵部尚書趙煥右都御史劉遵憲太子太保馮  
 嘉會加贈一級廢入監王之臣少師廢錦衣正千戶王之采  
 右都御史袁可立太子太保閻鳴泰少師協理京營房壯履  
 太子太傅廢入監許宗禮右都御史李燮龍右副都御史呂  
 圖西張九德各右都御史李養德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廢入  
 監張文郁右都御史廢入監魏良卿廢錦衣指揮金第李斌  
 銘少保廢錦衣正千戶郭興培陳維新各右副都御史楊文  
 岳太僕寺卿仍舊任楊維垣楊祈修郭興治各右副都御史  
 張維一太常寺卿改國璋右副都御史滿士問太僕寺卿王  
 鳴玉參政何廷樞王珙張素養各太僕寺卿陳王廷倪文煥  
 各太僕寺卿蘓兆先太常寺卿汪祚太僕寺卿何可及陳朝  
 輔趙胤昌汪若極張文熙李應薦李曰馨曹應瑞袁際梁  
 安仲李應公王大年晏春鳴劉鏡各太僕寺卿單明翊右都  
 御史添注兵部左侍郎廢入監朱國威右都御史田吉改兵  
 部尚書岳駿聲李春茂各右都御史其餘郭紹德王時英等  
 杜如慈孫際可等馮運添陳映湯森楊維和袁燦王秋錫范

鈐徐由微許觀吉曾國禎孫廷綱周迪等著及徐四岳恭慎  
 行向日升李精白李從心王之柱董志稷趙齊黃儒登林宗  
 載劉玉安陸錄金高光社賈元沈日彰蔣一馳白太始等  
 楊齊芳魏持衡張景祚承爵楊餘洪周國典馬應坤王世美  
 王子龍郭樹德王繼袁恩康常心周承禹楊振龍原抱奇黃  
 維先朱國楷李桐康虞際田佳璧喬巍等田弘慈王穎吳考  
 明袁志學等亦希禹等田爾耕等在應元等王崇德等吳英  
 儒等葉派春等張凌雲陳大同吳師禹劉福遠等趙應冠等  
 各加級有差

談運曰昔 上疾甚諸人至於自責乘龍馭之漸紫玉盈  
 朝最下亦開九列矣魏氏攬權即萬幾清軍猶手次章奏  
 了不為忘矧危嗚嗚、哉雖然鐘鳴漏盡水涸石出諸人  
 縱命冒無已獨不思異日能自堅乎又未嘗不嘆其愚也  
 白儲昭紋仕  
 田爾耕廢錦衣正千戶內外優叙凡六百九十八人右都御  
 史朱國威以工部薛鳳翔跡不預又別取中肯也  
 癸丑楚王華奎請祠厥臣許之  
 福府承奉徐進請祠厥臣於洛陽賜曰桑懿

巡按山西御史李燦然請祠家臣賜曰褒勳

兵和尚書霍維華罷魏忠賢欲加廢客氏封伯維華引疾初

上不豫維華獻仙方靈靈欬後其藥固效忠賢遂忌維華

維華不自必力讓寧錦之廢轉身

談遠曰當權閣外廷柔於統指惟惟諾霍氏略吐其

舌少自發舒劇論權閣之前然迎合無異也未途見忤一

塵去之非能自去也元日難中知在轉瞬作此理、留為

後地諸人終附霍氏附而賣之誠哉智如轉鏡也

元卯江崩於懋德啟壽二十三工次漸召信王入諭

後事魏忠賢有異志私語都督田爾耕唯、崔呈秀不恭培

之曰恐外有義兵乃意沮初三救成後有烏大如鶴擊如梟

屢鳴殿上聞者異之

詔曰朕以眇躬仰紹 祖宗鴻業七年於茲深惟 皇考取

法先帝之訓既、業、不敢怠違通者三殺告成先復堂構

夷氛屢控邊圉漸安方銳意治平與民休息不謂重賦虛弱

自青宮已然及臨御以來東而多弊朝夕在念益用憂勞多

思傷脾遂致綿悞今乃復觸風恙翊血陟發馮几痛留殆不

能起有負 先皇初託之命朕月盡傷若夫凡生常理人所

不見凡終第及之六五報倫帝即皇帝位勉勵令德親賢躬

親講學勤政寬惜民生嚴修邊備勿過數傷內外大小文武

諸臣協心輔佐恪遵典則保固皇圖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篤屏為重

不得取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依禁不許擅去

職守各止於本處朝夕臨哭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

縣土官俱免進香於戲兄弟大倫幸社稷之有主君臣至義

期天輔以為忠尚體至懷用承末命

談遠曰閣戶之禍劇於 燕廟并過微而二之矣、薛、

國事大壞與極難持自 武宗而後所再見也其好獵樂

四遊嬉悅佞無一不同第八破未馳尚無預和招之味湛

溺昏酣 皇儲並索然 武宗權或自出劉瑾前磔錢寧

後因凡百諫嘗不盡指掖令 燕廟終始於魏氏五恭之

間大經或命左傳有云政繇寡民祭則寡人追論此語殆

為寒慄在廷諸臣非無忠謹好跡喧規楊左放逐之後恐

手側足舉朝望塵之不做庸問天理民彝之事哉二三相

國方氏則庸葉氏則禡顧氏則禡松心砥柱各非其任欲

如商文毅之罷袁承李文正之規逆孽必不得之哉已雖

然既德多矣朝者若奕功令若增時月若泥沙原其所自  
 不盡帝之失也 成祖立皇太孫身於教之朝夕 上側  
 過兵言其過最言農過象釋文藝言象釋文藝攻 宣宗  
 欲決如沐卓稱令主 神祖則大異矣身絕朝議之席  
 帝生長慈寧宮不聞外事欲沃銀學日闕寺宮碑之與俱  
 安往而不相深也獨陳有繼折開礦拒之似於 神祖為  
 得且輝然於傳位之際死王之馮玉几何以加焉

六十九

天啓七年至崇禎元年

國權

鹽官談遷稿木著

思宗紹天釋道剛明恪恭祭文奮武敦仁茂孝烈皇帝 御撰

由檢光宗皇帝第五子母才人劉氏萬曆庚戌十二月廿

四日生天啓元年九月 封信王沉朗英敏令望蔚著

中外知其潛德魏忠賢橫時善自戡晦忠賢心憐之故不

敢奸顧命七年二月 冊妃周氏

丁卯天啓七年

八 明午朔乙卯 嘉宗皇帝賓天 王即日入臨至乾清門

而向坐 王時自危袖乾糲以入不食大官饌也群臣亦

無一人至 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瑞携劍過即取視其

劍由几上許以賞聞巡徼聲勞苦之間左右欲給以酒饌

毋從取乎侍者云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歡聲如雷群臣

俱在邸卜明日入朝且否厥明至殿門閣人不令入告以

宜用喪禮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

三哀訴閣人得入臨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

體乾語各部備喪禮忠賢且睡無所言群臣出少頃獨

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忠賢

欲自慕而呈秀以事未可為止之也尋群瑞謀梓官需乾

清宮如 神祖光宗時 殿下新寓殿廡閣臣謂第與子

不同梓宮奉別殿 上御文華殿如 世宗時又中官移

慈慶宮諸貴妃附焉或謂不當附乃止

桂王府成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柄報東江之捷

丙辰禮部上登極儀注

丁巳信王即皇帝位於中極殿昧爽乘冕告天地竭奉先

殿仍詣 大行几筵及庶祖母宣懿昭妃 氏并皇后午

刻御殿受朝母賀朝時倏天鳴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胡廷宴以回原關舊餉十五萬九

千餘金兵有十月不支者乞部速給章下所司

稱餉戶部尚書黃運泰言關門馬草冬春二季以三百六

十萬為額每象價五分該銀十一萬兩向繫永前召商買

納滋弊今請以召買之價竟輸關門收買誠使從之

戊午諭禮部上皇妣貞靖賢妃尊諡及祔葬

己未頒即位詔于天下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庚申命大學士施鳳來同太監李永貞詣天壽山擇先

帝陵定於滄峪

止命婦入臨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禎叙毛文龍宣川功頌及厥

臣

上問司禮監太監王體乾立初之弟對曰專處鉅惡 工

曰亦慘甚

癸亥大賚文武諸臣及邊士共二百三十萬金

九甲子朔分鎮柅林口太監楊朝報神漢虎墩兔以醉為婦

哈也刺死神漢地名元小王子之裔嘉靖間神漢打來孫

避德答之強與子土蠻大成等自宣府塞外移遼左順福

餘諸部以自立土蠻生卜秀卜秀生虎墩兔原與德答吉

囊兄弟同姓實神主而德答臣也德答封王後至卜石兔

得素囊之妻兼併其地虎墩兔復強卜石兔走河套建

雖畏神漢以其深貪失取易餌也神漢日西向蠶食白言

諸部

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任不許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不平五事乞身求代不許

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太監魏忠賢乞免戶部喪禮香燭三萬金從之

西虜犯寧夏鎮朔堡洪廣營總兵吳盡忠拒卻之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蘇茂相請復放折兩月之例從之

丁卯司禮太監王體乾辭任不允

戊辰平遼總兵毛文龍訴乏餉

災頌詔使臣

己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國諱印色藍易濃濁請錢糧事

獨殊印許之

庚午巡撫宣府右 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右侍郎兵科

都給事中楊所修為南京通政使

戶部奏令山東河南北直漕河黃河兩岸二百里內都縣

應解金太倉京邊各照時價改本色運至河上官自為解

庶軍民交濟 上從之

巡撫天津戶部尚書黃運泰預計閩門內外糧料計閩

內兵六萬各月米五斗歲夫共七十六萬七千六百石班

軍兩防該米七萬二千石馬騾二萬四千匹四月至十月

月九斗十一月至三月月一石二斗歲共二十九萬五千

二百石預備料並二萬石計閩外兵八萬歲支米四十八

萬班軍二萬歲天—四萬五千石加預備糧米三萬五千石馬騾三萬五千匹歲支芑四十三萬五百石加預貯料芑三萬石通計芑一百七十八萬三百石米派臨清德州倉餘米廬鳳淮揚召買芑派畿郡召買外有鮮米十萬石鮮布萬匹俱宜先期料理卸覆從之

壬申御門

丙子朝鮮國王李倬告困諭 先帝已棄群臣朕嗣位其知之

瑞王府成督工漢中工部郎中王惟先入朝奏頌厥臣戊寅叙三殿功廕內臣錦衣衛指揮金第十二人正千戶四十七人

故貴州總兵官魯欽贈少保謚 立祠廕本衛指揮會第世襲

己卯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使楊所修言兵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少卿陳殷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重蒙俱奏情非制 上責其輕詆工部尚書薛鳳翔求發帑百萬有司山陵命半之

庚辰進寺從心太子太師李精白劄詔兵部尚書崔呈秀副都御史

進張繼世山東按察使孫繼錦山西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仍故

壬午許太僕寺少卿陳殷守制其兵部尚書崔呈秀不允癸未軍容百餘騎犯 參將高勳拒之擒七人

甲申上聖母貞靜賢妃劉氏尊謚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此天鍾聖皇后

丁亥國子司業朱之俊論監生曹代何陸萬齡儲異奇詎祠秩適宜罪命下獄

戊子諭停刑

替師遼東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西虜都令色俾乃蠻黃把都等以數萬人東撲建 幸其部落多不願往建 亦疑忌不令渡河其部衆已大半而撲虎墩克慈今乃蠻黃把都部落夷目能乞免金歹青等男婦共五千七百三十來降臣令總兵杜文煥充世祿侯世祿朱梅副總兵王收民租大壽受之下部議降夷置塞外 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奏廣納事例

太監魏忠賢已止建祠 上優答之其前賜額許如故餘

已丑巡按陝西御史袁鯨上言秦隴以西巖險馬道一夫當關萬人俱廢過此階文徽成番漢雜居曠徒嘯聚又過此河洲之西即海虜蘭州之北即松廣海虜九第一枝兵十數萬乞慶台吉黃台吉最點黃酋見住西寧七月內叛番黃明策為引導縱橫於松山鎮間每借市馬入城勾連北虜今且炭、矣甘鎮兵馬咸於援遼京運緩於呼原至臨沅靖、洮岷兵糧俱西其鳳翔平涼頗編民運今久至一二年何以稱有備無患也

庚寅立妣周氏為皇后嘉慶周奎女選也 日投至南城兵馬司副指揮今進 軍部督府同知

進張素養右副都御史專理京營姚祚端為太僕寺少卿朱大啟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陸文獻為太僕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為太常寺少卿

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吳平伯魏鵬翼並給鉄券 辛卯詔曰朕聞坤順承乾兩儀乃以尊位內治贊外六合斯以蒙休王化欣閱典禮是式朕荷天眷命序繼洪圖深

惟儀刑於萬國且首崇位於母儀妣周氏受命 先帝朕朕潛即含章體順懿範克紹前徽率禮蹈謙承德允稱作合是用祇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九月二十七日冊立為皇后正位中宮於戲佐一人以主壺弘開有道之長叶三靈以永綏益祈無疆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先是詔曰朕惟思深鞠育孝大尊親自古帝王暨王暨我 祖宗列聖膺圖冊祚莫不致隆所生蓋以昭罔極之報而教民孝也恭惟 聖母光大含弘幽閑貞靜輔翼 皇考誕予眇躬勤顧復之洪慈劬勞靡替廣啟迪之懿訓諄為有加朕茲獲以幼冲寅承大寶既維兄終之及宵旰慈慶之鍾至德難名尊養靡及爰舉京崇之典或昭追報之恩恭稽禮文尊崇謚號乃於天啟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祇告郊廟社稷奉冊寶恭上尊謚曰 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光遐禮於九京播休聲於八表於戲至哉坤元詎模聖善之彷彿渙茲大號用昭祥發之根原布告華夷咸使知悉

癸巳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各疏頌厥臣請祠不許



十甲午朔廣西大盜胡扶龍平初潯州之龍山扶龍據之而  
寅掠上黃村及於武平守備蔡文龍敗洪廣而巡撫王尊  
德以副使潘應龍剿之集左江兵三千七百人以參將康  
承爵領之徵右江兵四千餘人以參將范景文領之二月  
進師得賊黨廖扶四為內間知胡道貴為謀主遣土舍陳  
威說道貴初賊歸舊巢威等伏兵於旁執之兩江之盜始  
息

丙申工科都給事中郭興治言五事開經筵勤召對慎起  
居補考選課職業 上是之

丁酉陽和衛正千戶劉致祖村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  
揮同知封弟姪文炳文耀並兵馬司副指揮周奎為都督  
同知皇后父

司禮太監徐應元詹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王之政王國泰  
王永祚詹指揮使又詹徐應元周世德商朝明正千戶曹  
文學張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黃一魁李天壽副千  
戶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范壽寧百戶又藩舊御前太監  
王佐陳東政齊本正張永康王永年詹百戶並世襲  
己亥故大學士魏廣徵贈太師故 凌子優贈太

常寺少卿王繼曾為太僕寺卿諸允修為南京光祿寺卿

鎮安伯徐汝孝進太子太保

進大學士黃立極太保施鳳采張瑞圖李國權左柱國兼

夫尚書俸各詹中書舍人

翰林院檢討師雅助等頒 考純皇太后於諸王

太監涂大輔搜太倉節餘銀萬二千金進備恩膏 上

善之

庚子 上 熹宗達天開道教孝篤友章大襄武瑞靖穆

愍皇帝初本哲 平定為愍

辛丑頒詔於天下

遼東前此火燬三千八百餘眾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言南京通政使楊所修奏仰體聖

考諸部臣屢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無事而播弄多

端葛藤不斷聞東林餘孽編布長安欲因事生風憂不在

小乞初下厥衛五城緝訪有旨群臣沆品經 先帝分別

澄汰已精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

風影致生枝蔓

談遜曰甚哉舍人之過慮也現竟將銷免處欲避遂以

緹校箱結將來之口李斯督青詔試新主幸未中共說  
薄示優容彼輩益自以為得計矣逐漁者濡逐獸者趨  
無足怪也

御史李蕃曾繼春為太僕寺少卿

許浙江提學副使樊良樞致仕

辛丑詔曰帝王威德弘施昭懿範於常時者皆有顯號今  
名祔諸廟享傳之萬禩蓋非獨表章前休正以永垂後美  
也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仁孝承先憂勤勵治兩朝聖德  
經闡釋而炳若日星三極履后善繼述以垂茲堂構王道

正直挈絕準於朝端聖武旁昭暢威靈於遐域蓋惟知人  
而善任以致外攘而內安御宇承乾於茲七載故休教之  
疊至謂膺敷其未失何期一人宵旰之勤竟昭率土攀號  
之痛顧余涼德肇緒至基念在耳之遺言愴因心之難報  
適追前烈用率舊章協衆論之僉同薦鴻稱於不朽乃於  
今十月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奉冊寶上 大行皇  
帝尊謚曰達天闡道教孝篤友章文義武靖穆莊勤愷皇  
帝廟號嘉宗於戲宵天之駕雖遙敢忘陟降載德之名無  
敢尚見美墻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曹履吉為光祿寺少卿添注

壬寅翰林院侍讀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君琳補日講官  
大寺理右寺正許志吉報籍吳養春家貲共六十萬五千  
有奇程夢庚十三萬

大學士黃立極等請開經筵命侯明春日講而十六日始  
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忠賢廢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贊襄典  
禮也

增武舉二十人

命 中軍都督府 總兵王世忠出關撫夷世忠故南閩

遺裔也仇建 來歸與虎墩兔愁為姻嘗使候其營故督

師王之臣奉遣

姚士慎蔣士聰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王濬為太僕寺少卿吳光義為南京太常寺卿

朝臣各捐助陵工

甲辰鑄山海中路總兵關防

議大行陵費二百餘萬

錄東江功太監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等及胡良輔金棟  
郭尚禮各條錦衣衛指揮同知苗成指揮僉事郭尚禮于

戶邊進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戶崔呈秀等除錦衣衛指揮  
同知餘賜金幣有差

乙巳劉宇亮為南京光祿寺卿虞德隆為南京太僕寺少  
卿

諭追尊 光廟莊妃李氏 上念幼時撫育也

丁未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與舊輔馮  
銓爭權嗾吳淳夫攻之淳夫一節官不數月已躋卿貳於  
是群趨其門未幾河南道關越次用倪文煥其弟徽秀為  
浙江總兵尤可異者以不祥之人經理三殿工程云呈

秀奏稱兼求守制不允

己酉始日講御文華殿禮部 侍郎孟紹虞王祚遠 中

允孔貞運翰林院侍講徐時泰檢討雷耀龍李若琳倭直

是日講大學堯典各首節帝繼圖說一則 上退御便殿

召閣臣講官示以御書故事日講官一直講一直讀、五

次御隨讀始講是日免進讀越三日免講帝繼圖說改祖

訓通鑑

庚戌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南星字夢白高邑  
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汝寧推官己卯擢戶部主事癸未調

文選司員外郎憂去癸巳進考功郎中佐內計澄如水鏡

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黨首相沈一貫橫斥一貫銜之

借他事削籍家居三十餘年泰昌初起太常寺卿歷工部

侍郎壬戌冬進左都御史癸亥主內計旋進吏部尚書

渴善仇惡風行斧斷初家居時以丙辰丁巳內計趙典邦

亦詩教等亂政掌錢計典著四凶論以斥之具方入朝

也大理寺卿金壇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懽南星益鄙

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長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

微以父執自居固力排之中旨別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

其賍追論成振武衛子清衛成莊浪衛明王中履成永昌

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崇禎初赦至巡撫年志焚護璫必

需部符方釋卒於戊午年七十八再贈少保謚忠毅予祭塋

廢清衛中書舍人

高汝斌曰高邑自司理以至統鈞劾節剛方以砥礪朝綱

主持世道為己任中間觸忤權逆保護忠良心惟不昧

合則留不合則去丰稜凜、有古大臣名而其大者尤

在剖露良心惟不昧良心是以自來性命一切置而不

顧甚而室家永訣骨肉投荒舉不足動其一眚意劉忠

宣曾以逆瑾遠成高邑方之忤瑞事既同受禍又復不  
異仗得天假以年其事業足以忠宣終哉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又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淫橫肆及  
吳淳夫倪文煥李應薦等上未即罪

壬子海盜鄭芝龍鍾斌破海澄入中左所總兵俞咨皋回  
部

癸丑順義王卜石免上表貢馬自萬曆癸丑襲爵與邑令  
台吉多事屢率衆脅遠七月同哈喇慎王子五格台吉與  
棟漢構擧住威寧海子大同總兵張家初嚴為脩至是始

丙辰工部都水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與  
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稱功頌德  
為事厥臣親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

寵喻開國爵列三等蟒玉編宗親京堂滋乳臭也外廷奏  
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視釐編於  
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降莫此為甚云云上不問  
丁巳巡按直隸御史曾繼泰劾崔呈秀不忠不孝報聞

戊午兵部武選主事錢元憲上言通年以來百辟紳士不  
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與廝賤隸賈緣板附立躋顯要玷列

卿行污濫朝署常伯有結貂之玷爛羊與閭內之誣甚非  
或世所宜有也厥臣親忠賢以帛獲之妾供緘衣之役

先帝念其眼勤左右假以事權群小謀附勢漸難返稱功  
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矣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

臭焚如梁冀之一門五侯編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  
之狡兔三窟與珍寶寶藏積滿軍幾如董卓之郡馮自固

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劔士類傷  
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除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

桓温之壁後置人廣開告奸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  
言網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料

其威權趨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橫竊亦必有以  
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勞貸之不死且勅歸私第敢士

輸蓄藏使內庭無屠火之憂外廷無尾火之慮親良御革  
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第士汚此典章

速令解組視紳長農沒世至告奸獲嘗之張體乾鐵煉陳  
貴之楊震夫頭乘禍之張凌雲委官閣視陳大同號稱長

貴之楊震夫頭乘禍之張凌雲委官閣視陳大同號稱長

兇之田爾科軍國與友之門太始其明等凡為牙爪俱  
明暴其罪或疑或放奸黨肅清九流澄徹報聞

已未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  
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並  
免

刑部廣 司員外郎史躬武論魏忠賢罪狀舉天下之虛  
耻漸滅盡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  
舉天下之生靈血肉盡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報聞

御史吳尚默劾崔呈秀之去即與魯司兇兩親之誅何異  
凡負譴而獲免與顯擢而詭得未有不夤緣於呈秀也金  
珠非異而市麗姬銓司之權煇或之推輒行罷斥不知幾  
何人也且臺臣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虎而四憲臣有之  
自呈秀始總憲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坐而兩有之自呈  
秀始 先帝不豫不親政務而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  
爵群臣謝恩即宸天之日以此足賦臣之罪梟而魏忠賢  
之某亦可以言也茅土傳於一時廟食遍於天下誠使賊  
臣以問厥臣能無愧心石

庚申首生海鹽錢嘉徵上言敬觀忠賢之罪曰並帝封章

必先開白至頌功德上配 先帝及奉諭旨必云朕與厥  
臣從來有此恭體乎曰茂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戒旨不傳致 皇后御前而折  
逆奸遂羅織皇親欲致之死類 先帝神明祇膺薄愆不  
然 中宮幾危曰兵 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

工內偏宮閹操刀劇刃砲石雷擊曰無 二祖列宗 高  
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仗馬輒  
斥黃毒縉紳美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違腹重地漕運咽喉  
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剋剝藩封三王之圖莊田賜賚不

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士田掠進膏腴不下萬  
頃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  
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  
居然襲尚公之爵覲不知有曰邀邊功建 祀順以來墮  
名城職士女殺大帥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廣軍稍  
損表崇煥功未克終席不及暖忠賢冒封侯伯假遼陽廣  
寧復歸版籍又何以酬之乎曰朕民脂膏郡縣請祠不下  
百餘計祠費不下五萬金欲骨剝髓取非國家之膏血曰  
通同關節順天鄉榜二十六日折卷而二十四日崔鐸貼

出復上賢壽其黃緣要結不可勝數疏上報聞

予故大學士朱國禎祭墓文肅

東 揮漢西次擺言台吉哈喇慎諸部諸部多潰散或入

邊內避之

辛酉戶科給事中改國璋劾吏部尚書周應秋

工部 郎中領太僕寺少卿湯齊奏薦 姜曰廣

陳仁錫楊世芳給事中王夢尹黃承吳虞廷陞報聞

許太監魏忠賢引疾辭爵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

使東吳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吳平伯魏鵬翼改指揮金

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 郎中周良材劾免

太監涂文輔辭監視倉庫

兵科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

侍郎滿汝楨及崔呈秀子鐸倖舉報聞

吏部 張元芳免

釋鄧漢遺戍

壬戌 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督師王之臣疏示

之曰王之臣自云胥員又云虛構非內臣牽制之耳可蓋

撤各邊內臣以勅上

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上八事保聖躬正統體重爵賞敦

名義課職業罷祠費開言路矜廢臣報聞

工部尚書吳淳夫太僕寺卿白太始 官生 尚書司卿魏撫

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王體乾有罪免

肝甲子朔巡撫宣府石 都御史秦士文報揮漢兇即虎墩

兇慙爭哈喇慎所分部落謀犯塞且豫為備時虎墩兇慙

傾巢而來以舊遼陽議建 殺哈喇兇直抵殺胡堡克歸

化城奪銀保寺收習令色等

戶部主事劉鼎卿劾大學士黃立極報聞

東廠太監魏忠賢具置鳳陽論曰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

大權人臣無所有位之炯戒我國眾明懸三尺嚴繩大慙

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具已洞悉竊

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過專逞

私殖黨蓋異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暴皇凡懷

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令免未雪傷裕妃張氏

立致棄生借古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又同心腹聯  
刑嚴拷誣捏眩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蹻痛於杖下桑良苦  
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自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  
臣未有之榮通同各氏表裡為奸先帝彌留之時猶叨  
恩晉秩亡有紀極賴祖宗在天之靈天厭巨惡神奪其  
魄罪狀畢露朕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貯庫傳國異珍異寶金銀等物比侵盜幾空  
本當寸磔念梓宮在瑯姑冥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官其  
冒濫宗戚俱烟瘴永戾於戲大奸既距國典用彰苟鹿於  
辟情罪允乎初上神明白操忠賢黨林莫其奸楊維  
垣首糾崔呈秀始自相携貳猶未利忠賢也陸澄源錢元  
懋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乃詳盡忠賢不勝情哭訴  
於上不動容魏相併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  
忠賢屈身事之魏之異賢結弟兄告以辭東厥印應元果  
為間至是謫忠賢鳳陽祖陵司香命太監張邦詔等籍容  
魏二氏

談遷曰逆閹在於肘腋若急遽迅雷以處之第或巨刑  
惟探驪如睡市虎不驚彼志漸疑忌稍思長保鄙

鳩當不失為富家翁始出之外宅再置中朝紆徐容與  
然後司寇操三尺以律之或曰良卿革俱屠沽下劣崔  
呈秀田爾耕輩俱淫黷逐臭諒不同心作賊何事過計  
噫長木之標無不仆也瘼犬之噬無不噬也與其一擲  
寧為萬全

諭禮部復先帝成妃李氏封號

釋前鎮兵備道耿如杞獻復原官

吏部尚書周應秋免

夏允彝曰當逆藩時舉國皆狂最甚者為五虎五彪然  
皆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葵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  
甚焉者如周應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  
不在虎彪下也

工科給事中陳維新論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報聞

乙丑太僕寺少卿署浙江道御史合肥龔萃肅太僕寺少

卿署江西道御史淄川晏仲各劾崔呈秀等報聞

吳昌徐應元於顯陵明年二月成鳳陽

張凌雲陳大同各劾免凌雲等俱正從官太僕寺卿

河南提學副使滿曾劾奏薦前翰林編修陳子壯方逢年

累臣耿如杞等 工是之

丙寅兵部尚書田吉免

戶科給事中李覺斯奏薦東林諸臣前兵部尚書王永光  
詹事蕭命官司業賀逢聖慶吉士楊汝成馬之驥閃仲儼  
等宜開其禁錮從之

太僕寺少卿劉徽言四事君德主權王道人情報聞

丁卯諭兵部曰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竊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狼如狼虎本當

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將素畜亡命

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狡然令錦衣衛

官旂扭解押赴跟隨群奸即時擒奏

太僕寺卿署浙江道御史張文熙奏薦前御史高弘圖糾

提督操江右金都御史劉志選命削志選籍

戊辰撤各鎮內臣諭曰軍旅國之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

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文護力均則相擊自

非審以期何繇出令制勝 先帝於宣寧閣前軍遠東

江等督撫外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此取內

外督臣意見參商嫌疑萌構彼此自命咸稱督局得且相

蒙失且相却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視兵古未有戎

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撤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

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經督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

相軋以藉其口各內官速就驛回京原領在官器械馬匹

如數交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聞數具奏其自備器械

馬匹帶回毋阻

庚午復撫軍侯朱國初俸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鶴免

部尚書李虞葵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朱童蒙免

左副都御史署工科給事中郭典言論崔呈秀魏忠賢之

罪 工是之

福建道御史王會圖劾崔呈秀妻弟蕭惟中本倡家今

任察雲都司濫秩至此報聞

罪監魏忠賢宿阜城尤氏旅舍其黨函報 上旨知必不

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少欲博無賴至為傭汲念而自

閹客其資之且東宮侍 皇孫以飲食中其欲初且東宮

有風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常朝立旂花滿地

紅雲氏 七量糠車過壓塔蘆溝橋忠賢祖基直蘆溝橋忠



賢後欲報容不再值

辛未禮部儀制部中劉夢潮論都察院右都御史署順天府尹李春茂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黃憲柳俱媚祠春茂免春茂奏辨不聽

壬申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劾崔呈秀及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黨奸又薦舊輔韓爌等命削呈秀籍追奪告身陳爾翼之疏自矛盾命冠帶閣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爾翼又疏辨守履當上早朝御門出班面糾爾翼

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調免

下魏良卿鎮撫司獄

癸酉刑部陝西司主事耿應昌言四事釋累臣遵法律重

招獄禁告密

戶部四川司郎中加貴州布政司右叅議劉應遇言天下

六大者諸臣速繫諸臣獄死諸臣追贖仕途去就新進禁

錮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遷死各臣贖銀盡免之釋其家

屬

甲戌復故太監王母官予祭墓主慈勞祠

戶部尚書張我精刑部左侍郎陳九疇免

初部院曰巨惡魏忠賢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家聽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蟻誣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囚蔽日沈黑彌天究抑所積工干玄象致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情稍舒而詔獄游魂猶鬱銅籍舉髮未伸豈所以成朕維新之治今應褒贈即與褒贈應廢卹卹即與廢卹卹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時崔呈秀歸薊州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自經

降刑部主事耿應昌三級調外應昌先請裁革求厥再被詰責故有是命

乙亥工部尚書楊夢泰請停新例停准貢停納通判選判停納附學生停納王官長史

丙子崔呈秀子鐸復試僅構二義命削籍後氏遷刑部尚書薛貞總督蕭遼兵部尚書劉詔免

戊寅夜月食

己卯廷推閣員孟紹虞錢龍錫楊景辰薛三省朱宗道李

標蕭命官周道登劉鴻訓房壯履曹思誠是日 上召大臣及吏科都給事中魏紹來河南道御史 於乾清宮拜天訖卜之遂九諸臣名納於金瓶筋夾之得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閣臣以時艱求益復得周道登劉鴻訓而次所夾王祚遠為風墮頁之無跡事訖則九落施鳳來身後也於是進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官召龍錫標道登鴻訓

趙維畧曰論相須評品望拈枚非體昔五季時唐廢帝從珂嘗納數名琉璃甌中挾得盧文範後相業亦不光蓋 上英智特借此以破阿黨真謂是能得人也 諭月食脩省求直言

南京兵部尚書劉廷元參太監劉文耀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直糾諸臣最著之咎如 田吉 田爾耕吳淳夫及兵部郎中王登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等報聞 庶辰乳媪容氏赴況衣局掠死太監王文政主訊之招宮人任貞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觀如呂不韋

稍更數月事忍言哉幸天奪之速也子侯國典下獄 辛巳錦衣衛指揮 方弘璘奏陳本衛利弊且薦南鎮撫司劉僑前北鎮撫司徐本高 上是之 大典知縣饒可久訟故左副都御史楊連之枉且乞改三朝要典 上以要典未易輕議錫二級 壬午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報聞 工部虞衡郎中劉鍊加太僕寺卿 癸未監生山陰胡煥獻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常魏忠賢專權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 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又總督 張樸史永 晏巡撫毛一鷺奏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 光巡按卓邁盧承欽許其業劉弘光黃憲卿俱請祠乞加 寃奪而薦舊輔韓爌 劉宗周 林鈺故修撰文震 孟爾錫時方逢年庶吉士鄭鄞給事中沈惟炳都土膏章 允儒熊喬渭御史王心一等宜加錄用 上以遲隱輕詆 下廷訊論杖除名時法司引卧碑惟生員不許言事律 降太監李寶奉御吳置南京冷文輔小火司香鳳陽 工部尚書楊夢象孫杰左副都御史李燮龍死

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逆黨大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  
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景崔  
應元為五彪

乙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陸獻明言其位雖以水西為  
穴而貴陽城北綿亘千里謂之水外步、仲苗時、報賊  
賊一過河仲苗群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在西粵則泗城  
等州而蜀之鎮雄四土司皆賊之應援而奢崇明結賊同  
謀於水內故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若得蜀兵五萬分扼於  
永寧遵義滇兵五萬進感於雷益烏撒一帶黔兵七八萬  
分布於思播三全陸廣之東西同時並進則賊可授首也  
今滇蜀既無協應黔兵僅五萬止分布一面其能困賊云

巡按直隸御史卓邁言司禮太監李永貞習於文字復於  
題跋其校過於忠賢乞下法司明正其罪遂下永貞獄  
丙戌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左都督楊六奇蓋魏忠賢  
增走蘆溝橋執以聞  
故右都督張國紀拆寃復之  
丁亥巡按山西御史劉弘光言四事劾召對廣考選辨寃

抑惜人才 上是之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削籍籍其家爾耕婪毒好羅織都  
察院經歷許九皋劾之

戊子朔廣通御史曹谷以戶部主事陳此心請解禁錮并  
改三朝要典獨不思要典為三朝慈孝作也必不可更報  
聞

張惟一李魯生滿士聞並辭 寺少卿

己丑司禮太監李永貞成顯陵初永貞辭任聞逆賢敗其  
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於是魏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  
政各五萬金谷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李永貞知之即遁久  
而獲之赴戍所

大學士黃立極免賜金幣廢子尚書司丞遣送行人歲給  
廩役

瑞王分封漢中莊田八千頃私稅三分有司輸納本首不  
過 頃四川河南協取之

止蘓杭織作諭曰朕自御極以來政、民力艱苦思與休  
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蠲豁織造雖上供急需  
朕痛念連年加派終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

生朕甚聞焉今特藉杭見在織造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回員闕暫停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矜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主意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蘇茂相言京軍歲放三百餘萬石今京通二倉米止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猶以舊積支吾後將何繼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人逆瑞增補見在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十七萬有奇文思院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補見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查數上從之

曹思誠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改蘇茂相刑部尚書趙睿維華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張鳳翼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起袁崇煥都察院左都御史史蕙兵部右侍郎添註王應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順天

辛卯沈自彰辭兼太僕寺卿光祿寺少卿岳駿聲辭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太僕寺卿梁夢環劾免

癸巳戶科給事中李覺斯言京中五虎五彪之孫王守履且疏具遺五虎之一臣訪為仇文煥命下文煥獄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特由佐大計

是月種漢虎墩兔慈興習令色盟歸化城以合犯氣

喇嘛守之東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首

甲午朔廷議崔呈秀罪狀有旨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

雖死尚有餘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乙未監生王之鼎言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害民

命免志吉尋下獄

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許宗禮乞休不允刑部

左侍郎李若瑋疾免

曹繼春為右僉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左侍郎

丙申翰林院侍講孫之麟言三朝要典近謂逆魏禁錮人

才之書意祖宗在天之靈慨然不與乞皇上親序其

首仍命史館以處分觀崔事附錄庶要典自明逆黨自正

矣

揆遜曰孫之麟誣護要典也護纂修要典者也度不自

堅駕求宸翰心勞日拙人見其肺肝然意將棄廟序不足重乎亦自見其矛盾矣

工科左給事中加右副都御史陳維新言要典不磨母容更持兩可報聞

丁酉嚴親忠賢戚屬諸閣濫陞

戊戌解經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謝文錦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己亥上皇嫂張氏尊號懿安皇后居慈慶宮

劉漢儒等十一人為給事中甘學澗等十四人為試監察御史

故貴陽府同知王胤昌祭整立祠廡于世駿錦衣衛百戶

撫軍侯朱國瑞論戶部尚書郭允厚媚璫報聞

洩戎吏部周家椿劾免

崔應元王蒞民魏持衡俱免

耿如杞為太僕寺卿

前富平知縣劉勅上八頌八箴覲復原官切責之

庚子郭存謙為光祿寺卿

辛丑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秦臣等近為

監生胡煥猷疏論杜門省咨荷蒙溫綸令臣等入閣辦事

臣等思從來大臣罪過深重至為逢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煥猷以魏忠賢碑文書臣等不能拒而阿意為之不知臣等實未嘗為忠賢作碑文也彼

其食客考士能為忠賢劾筆札工說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嚴命索臣等官銜臣等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

也然以忠賢之勢取旨如寄而謂臣等敢惜其枚銜以櫻

峒虎之怒乎至於取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大書官稱工

命使依稟擬之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

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為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但稟

擬不能盡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

隨臣等之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

死亦輕也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為

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今四年來乳虎蒼鷹羅紺吉網

盡徧天下去就死生之爭其效可見於此矣不得已徘徊

其間豈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臣等區區之心耳

黃道周曰嘉廟朝故卜十二人而預附逆者六人可謂遭逢之不幸然其不得已之情亦昭可見觀黃施

李四公之辨胡煥猷則當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其固位獲榮之意歡幅可蓋當局諸人生平噫國家危注意相亦何取於此輩為哉

壬寅大學士來宗道進太子太保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癸卯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加太僕寺少卿

甲辰諭廷臣曰通者上天岳戒月食太甚傳日月食修刑得非無辜含怨兆民愁苦致然與九卿科道各陳安民察吏富國籌邊之策朕將採行之毋虛文塞責

禁章奏先泄旨抄傳

裁光祿寺員官八百二十一人

乙巳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與勒入臣名

翰林院檢討陳盟言前四川督憲 寺少卿劉時俊有功被寬章下所司

釋故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時

刑部尚書蔭茂相謂律借用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

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無死法况 世廟之親甥乎 上

從之

丙午劉漢儒鍾价楊時化閻可陞仇維楨彭祖壽張鼎延

曹師稷祖重燁顏繼祖郭充言為給事中充言南京戶科

甘學潤范良彥宋景雲張養林恩陰李應期梁天奇羅元

賓李炳黃仲暉李遵揚中樞韓光先朱健為試監察御史

朱健南京

少保英太子太師 部尚書李從心改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許宗禮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劉澤深為

順天府尹

任中英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浙江徐鎮都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丁未順義王卜石免來貢

故建文臣練子寧裔孫一奎奏求恩卹下部復其官

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宋禎漢請卹故工部郎中萬燦籍田

爾耕孫雲鶴張體乾楊果許顯純諸家報可

已酉巡撫

尹同昇王尊德並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

南京山東道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耻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

命吏部清汰加銜其例有納賢諸生母優免

太僕寺少卿曹繼春劾李虞葵追卹萬燦劉鐸楊運勳繼

歐錄用李若星張慎言從之

魏良卿侯國興伏誅容光先容瑞容氏凡姪楊六奇等永

戍

裁南京兵部左侍郎

選給韓燦劉一燦馮銓措勅致仕

起林鈺國子祭酒錢象坤為禮部尚書李康先唐大章為

左右侍郎汪輝為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為詹事劉鍾英為

國子司業蔭際昌為左諭德丁進為右贊善

張九德為工部尚書義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

張維樞郭增光為工部左右侍郎賈兆元丁啟濬為刑部

左右侍郎楊所修為右副都御史張守道為南京工部右

侍郎

癸丑李從心仍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攝右侍郎事

甲寅諭吏部凡會典類外官如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

又大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總兵官實有功者不得加保

傳等衙下吏兵二部嚴加清汰

乙卯大學士施鳳來釋胡煥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古

人無譏何臣之未諒也

談遷曰平勃仁傑有古幾人乎先臣李文正頗似之亦

蒙譏於世乎羽情一報以藉口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

男子也

復故 嘉廟裕妃張氏封號卜葬初裕妃忤容氏魏忠賢

被譖幽之誣死

文安之為南京國子司業

丙辰命定逆案先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刑部議在呈秀

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刑秩奪誥命田吉李發龍視職田爾

耕許顯純當逮論楊果孫雲鶴崔應元等常刑奪 上以

未該法下再擬發龍淳夫文煥吉追贖遣戍爾耕顯純論

死應元雲鶴案成邊

丁巳錦衣衛都督 鄭士教奉命裁數冒濫言舊額旗

役三萬人不許命同部科往

吏部右侍郎許宗禮辭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戊午工部尚書施思仁進太子太傅

庚申召故御史張慎言等

還給李思誠吳姓誥勅

前尚書少卿黃正賓言臣成大同內臣尅成馬僧各軍鼓噪毀官署劫典舖將天叩頭求免比時撫按劫內鎮之威莫敢奏聞邊防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故聞官者天下禍本也交結速化作備者親廣徵發繼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產冒籍京師以考察節節不二年驟躐尚書督理大工尅減工銀無算程呈芬妬其專利詆於忠賢令閣住大化賭瑄局必敗與表姪楊維垣家謀令首參呈秀為翻局地乞視秩逐之上命楊維垣不許住京師徐大化令回

原籍

辛酉袁崇煥廢錦衣衛指揮金事

折嘉興湖州灾租有差

時棟漢虎墩免愁駐獨石塞外舊開平所骨賞且東侵豐

州難奈虜爾難勒吉能告援

孝純劉太后耐慶陵初慶陵去宮稍廣其制故前耐孝元

孝和二太后今耐孝純適相當也

是月諭戶部遣覈海外軍餉

遼東 前鋒總兵官朱梅私喧建 之喪且議款其語

時 上切責之

初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爐烟覺陽升慈動心疑之出步階城間乃定命撤爐香諭司香內官此何來曰宮中舊方上叱之後不許造錢其餘太息曰 皇考皇凡皆為此香誤也

戊辰崇禎元年

正月亥朔 上御皇極殿天下官來朝

永年縣大風雨晝晦

丁卯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典試復命入都邸抄凡攻魏崔者必引東林為並集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魏崔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



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教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絕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後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偷手自遠謝華靡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尤澹漠寧靜純乎君子也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謀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死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特已甚之論苛者吾徒亦所謂憐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嘉傑泐無沉埋况奉恩綸屢禱酌用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缺羔雖或薄彼滿雪未引同升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

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改而<sup>何待</sup>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齟齬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事理甚明逆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又伏請<sup>聖鑒</sup>鑒知之諭深仰天聰知人則哲而廷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之相紫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大臣聞黜曠獨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大張曠抵觸投劾今推較不及點灼<sup>情</sup>徒以稟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闕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sup>有在之</sup>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同輩憚其方嚴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肯再下慘恣之談日甚加之竊盜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從龍以為之兄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起降羨已然然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何魁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

謂停而主別白臣論韓曠文震孟不多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又故憲臣鄒元標蒙旨優卹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至於海內講學書院經進瑞燭者折毀者併宜葺復如致蓋書院生祠相為負勝生祠毀書院豈不常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進言失儀陛下慨納其言薄錮其級時經三月倘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天矣有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用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各書院不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言畿民之困宜悉蓋於難以來征派無虛日而最苦者莫若招買並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貴賤既不相同而緩急又不相應是名招買而實加派也向者督餉臺臣欲以京邊錢糧微料並本色有司每稱未便臣以為京邊實數筭作料並定價令有司自行招買勿派民間則民免剝削而有司亦省給筭請明年為始凡府州縣三分為率二分解本色一分解折色上是之下所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言裕軍需恤窮民略曰軍需首臣糧

餉次則兵甲硝磺等物聞津運之餉關外者米並半折乾健兒得銀易於蕩費羽書孔棘而販不至即有銀其雜手如海運多埋沒其存留者遂不報此計部日運而關外日匱也兵甲不堅利得我甲胃三而造一臣知出硝出黃出鉄商販至價不時給即給而抽扣常例之費十去其五嗟乎上下相蒙如是而欲士飽馬騰何可得也海內民窮極矣不獨困加派也亦貪殘之吏藉口考成多方賸削以盈豁望之欲敲骨見髓國家有貪酷拿問之例而曾不知懲則撫按之責也大抵循良者惻惻無華或自負居官無媿不肯逢迎而快熟無骨及狠辣有手之反獲上而駕其上虛聲進而實政抑撫按之舉勅多與民間之是非不符何以令暴汚知戢乎故察吏毋使民毋使瓜分漏網即足食之上策也章下所司

戊辰大學士楊景辰入朝

錦衣衛指揮同知許夢麟奏許顯純孫雲鶴楊象王淮民罪狀

前兵部尚書霍維華奏辭新命且述忤瑞始末薦同道登郭鞏不允辭

遼大理寺正許志吉

已巳太僕寺卿郭興治辭右副都御史

巡按直隸御史曹繼春奏薦故輔韓爌兼向高部臣張問  
達孫居相曹于汴喬允升蔡毅中御史馮從吾詞臣錢  
謙益列卿翟鳳翀梅之煥臺省高弘圖張慎言倪思輝王  
大年張論周士樞劉廷宣周昌晉田瑜張 德安伸練國  
事陳必謙房可壯阮大鍼王志道汪泗淪王一申張揆  
庶午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揀選之綱宜速開黃山之局  
宜早結起廢之特典宜慎逆瑞之遺穢宜除 上大是之  
壬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  
南直而至蓋從山東北直而至率從東近畿道府餉司又  
實董之諸臣終歲經營而軍中時告匱臣攷其故皆運收  
要官折乾為之也夫折乾無鼠耗無脚價豈不甚便但主  
計之運籌轉輸之趨督一切疏撤臚列皆本色非折色也  
此折乾者皆私也彼諸委官未免侵漁即盡入軍手乃五  
斗粟糧可飽通月而折銀不過三四錢市脯沽酒不兩三  
日而畢矣據臣部之措發無顆粒之欠向各倉庾而視之  
實無顆粒也章下所司嚴禁之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日講

趙總督張鳳翼赴閩移順天巡撫王應晉於善峰口

起前兵部職方郎中余大成王繼謨員外郎鹿善繼主事  
沈榮

癸酉翰林院檢討項煜言去邪起廢各當酌 上是之

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

甲戌馮時行為通政使司將一驄為太常寺卿

上御文華殿講訖諭九卿曰月食修省令條對卿等大臣  
何未之見也因手勅示之

陳盟為國子司業黃近朱為吏部文選主事

戒諭百官曰朕聞除奸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  
之大節故必藉勅繩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為爾  
文武百官明詔之通督師王之臣奏安種為夷者逆惡罪  
梟表裡為奸招 群狐盜切國柄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  
累 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爾諸臣所自見也幸天  
厭大奸早正國法彙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  
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朕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各  
務襟肺濯腸各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愆忽誕慢之

習勿得苟懷私圖致債國事動接之種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習尚未清釐該部院自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回國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揀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規圖營者朕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闕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其大法小廉乘速寧邇以佐朕神明之治

命司禮監斥曹魏忠野田宅因以賜第請 上曰不必估

直俟東西底定仍賜第以待功臣榜為策勳府

督師王之臣奏安插屬夷分置閩西薊鎮宣大凡千五百餘人

減黃山僧仍十二萬金前許志吉增共二十五萬巡撫應

天李待問奏城之

乙亥工部尚書薛貞免仍乘俸

丙子夜月食

于丑江西道御史林棟陰言六事重票擬申公論惜爵賞

嚴核實慎言路審機秘報聞

代寅吏部大計外官命下俞官於理

何吾騶為左春坊左中允

己卯禮科給事中周可陞言六事保聖躬恤民困復邊疆

起廢官扶吏治廣制額報聞

兵部請移王文龍於益奉下廷議移督師於閩門

畢自肅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禮科給事中仇維棟劾吏部驗封司郎中周良才保定府

同知王象復太僕寺卿署工部郎中徐四岳太僕寺少卿

梁夢環俱堂逆漏網報聞

庚辰南京戶科給事中陳堯言六事定聖志除泰交惜人

才慎邊功息紛囂重名器 上嘉納之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節是龍生長於泉虛實了然

於胸聚艇數百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一

人作賊一家亡恙一姓從賊一方可保而總兵俞咨魯與

吳夫為兒女姻丙寅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

其收楊祿楊策以為用然撫寇之後必敬以原籍領以的

保而咨魯招之海即真之海商民任劫今日受撫即明日

為寇昨春中左所之變朱一馮嚴撤楊祿楊文者然無踪  
咨臯始縮舌無辭劾副將陳希範并及咨臯而錢神有靈  
冰山足倚聽強寇蹂躪內地同安海澄間故閩帥不可不  
去也朱一馮忤淳天不異其位而在閩人才識並練不妨  
加銜久任故閩撫必不可不留也 上是之速咨臯下法  
司御史黃仲璋亦糾之

御史羅元賓言國家不得其理者無窮心任事之臣則門  
戶為之崇也自東林出聚徒講學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  
標榜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因而排異已侵朝權於  
是有攻東林者出夫攻者攻其願辭以借之大道可也乃  
於人則引繩批根於己則堅營固壘以彼為我敵明以我  
為彼敵又或自處多瑕呼朋樂善當攻人之時已開為人  
攻之際各攻各守通勝通負有自來矣今奸邪殄滅世道  
一新然所誅羅瑞耳罪根耳何與於門戶亦何與於攻門  
戶者事也而得毋喜其局可翻伏機設罽以圖報復惑也  
又得毋切、然憂其局可翻力為防遏以彌縫其間亦惑  
也夫君子小人互相指之名今日之世革道也不惜革小  
人恣禍之階并宜革君子道長之名不惟革借門戶以錮

人之弊并宜革借門戶以圖報之端 上嘉納之

辛巳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御史楊維垣言詞臣持論之偏指倪元璐

壬午工 皇嫂皇后張氏懿且皇后尊號居慈慶宮

以常州去年水災折絹有差

進再悅孔左都督盧抱忠都督同知

癸未始御經筵

錄外官卓異二十四人賜宴禮部仍紀錄

復故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元聲官

甲申劉廷宣為大理寺右少卿

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工部 即中朱國威辭太常寺卿自免

命安置降夷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請處之山

海關三屯營不許

頒 懿且皇后詔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官

丙戌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臺臣楊維垣有詞臣持論

甚謬一疏辨甚力怪臣或稱東林以東林之專李三才而

護能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璉及根  
問崔呈秀之高攀龍子且當時之議三才也特推其揮霍  
之略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特未即而市之誅未嘗不  
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天刑也今魏忠賢窮死極惡積  
贓亡莫維垣猶曰厥臣公厥臣不受錢厥臣為國為民而  
何况李三才以虎彪之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奉有嚴諭初  
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取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  
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或稱韓煥夫舍燻  
觸璫嬰禍之蹟加以說情固利已非矣如廷弼燻特票免  
一鼻未敢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為楊左  
諸人追眩也耳逆璫初擬用移宮殺楊左諸人以難於坐  
贓吹封疆之業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  
說乎至不附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  
望較王之宋不同紅丸謀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  
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責直趙盾亦未嘗  
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或稱文震孟夫  
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以參沈淮忤逆璫而  
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

試觀數年未破帽策驢之輩較趙階輩級之儔為榮辱自  
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驢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  
玉駝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而以臣為  
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或稱鄒元標天元標之為兩截  
人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妄錢多藏臣雖斬首  
穴胸不敢奉命謂都門聚講非耳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  
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  
邪謀必不可逆璫之驅逐講學諸人折毀書院意猶學士  
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  
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  
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  
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  
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  
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  
高攀龍楊連外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  
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造  
如越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餘被廢諸臣不敢冒薦存  
汝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而曰臣大謬

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直小人待其肯滿可攻而去之崔魏  
之滿貫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乎維垣以無可奈何  
之時為頌德生祠解朝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進瑞其  
徐諸臣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進瑞  
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  
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患耳不當以崔魏為對  
某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某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  
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初節不阿或逐或遠此  
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總之東林在  
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  
馬代逆瑞分誘斯亦不善立論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  
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願維垣之熱計之  
也 上是之

閔紹隆為南鎮撫司僉書

丁亥劉廷元為兵部尚書潘士良為大理寺卿周維京為  
通政司使許崇禮王祚遠為天部左右侍郎鹿善繼為尚  
書司卿士慎為南京太常寺卿

孟紹虞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習逢聖為南京國子  
祭酒

禁光祿寺鋪墊陋習去冬十二月萬壽節行戶進鹿例輸  
六金閣人苛索至費十四金內監崇進喜不之收太常寺  
卿署光祿寺少卿事岳駿聲以聞

戊子丘兆麟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河南王從義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並提督軍務

刑部尚書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大

理寺左少卿以魏忠賢等獄上命魏忠賢屍於河間斬崔  
呈秀屍於薊州又斬容氏屍魏志德希舜希孔撫民希孟  
楊文昌胤昌祚昌馮繼先傳之琛董永忠崔鐸王祿俱永  
成瘞地魏良棟年四歲鵬翼三歲崔鏗七歲翰三歲以孩  
穉釋放李發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各追贖原籍文煥五  
千金淳夫三千金餘各千金田爾耕許顯純逮至論死崔  
應元楊震孫雲鶴成邊

錢中選侯世祿為 總兵官鎮守陝西臨沁尹啟

易為 將軍總兵官鎮守廣西

己丑御史李燦然言積貯繫國家大命近米價驟高民間

嗽、每歲漕糧早入京倉而買糶之法決不可不為講求  
乞將籍沒權奸充餉銀十萬兩充糶本委戶部一官不論  
救麥稻黍隨便收買至米青日平市新舊相仍、子母相  
轉可備水旱有益於國家經久之計章下所司

是月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請合美天啟時奸狀略曰汪文  
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杖王晏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  
疏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眷之始也御史賈繼春疏揭  
力爭汪文言等喉首被王晏佐楊左繼春削職此中外  
謀殺言官之始也吏部尚書周嘉謨故雅重熊廷弼復任

經略文言等重處廷宗文馮三元等四人自是所處必曰  
宗文三元之黨此又中外謀傾封疆之始也汪文言等處  
霍維華以謝王晏諸閣故之逐或訖撤中官此又中外謀  
厄母后之始也

談遷曰甯菟決之會涇渭迴懸而邪孽深固謂富貴自  
彼致之護萌惜芽餘說四出陳爾翼楊維垣阮大鍼革  
各文飾奸言回惑天聽孔子所戒為患失之無所不至  
而大鍼又尤無所忌覆及邦家貽禍後日其得枚昇豺  
虎以杜其源乎

二期已朔遼東督師尚書王之臣奏遼地千里擲於腥膻者  
七年今欲尺寸而收之惟在以遼民實遼土民有力者聽  
其自墾無力者酌借也本為資俟秋成徵還自軍遠以而  
及左右近城者頗舊骨可仍自此而來久為戎馬之場故  
地須分三等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為上則三年起科稍遠  
而瘠為中則五年起科至於窮邊為沙鹵之場為下永不  
起科部覆行之

甲午 工部章奏冗長論各衙門條奏須簡明毋出十字  
如詞意未盡再奏

貴州道御史張鑑論媚璫之臣三等漏盡鐘鳴如劉志選  
等希榮干進如楊夢家李養德等乘機報復如朱童蒙等  
各賜處分志選宜下依律擬罪

乙未諭選官妃

少師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主禮閣

辛丑命自元年十二月所發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如仍  
稽違部科互劾

癸卯翰林侍讀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國莫先富民富民莫



先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清政壞於奢  
軍之貧運官之不肯把總之需索曰民安俗化莫切於用  
賢縣令欲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又撫按之監察  
曰天下臣僚善於其職者從來久任曰小停止進學納附  
曰免官舖助餉助工章下所司

張承詔等六人為給事中袁弘勳等十人為試監察御史  
四川監軍參議曹大受秦西南土酋獨異氏為勦其所據  
之巢又為天設之險其受地則水內水外悉皆沃壤一年  
耕可足三年之食其頭目則夷把漢把過有警各率所部  
果糧持若不肯土人斗米寸鉄今欲剿夷非黔蜀交攻不  
可何也貴陽距蜀千有餘里而遵義永寧又隸於蜀為賊  
之後戶黔急則走蜀勢必有然宜令蜀撫兼制黔事以調  
遣遵義水西畢節三路之兵如議剿而圍大創在相天時  
而察地利何謂天時其氏寓兵於農常三四月間民方急  
農驅之即戎必不悉眾以赴此以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  
也若論地利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深險天之限南北也  
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基置難進亦難退僅可據險  
而守獨畢節一路與四夷交通今為賊據如進兵必先取

畢節臣據自永寧至赤水約百五十里路無險礙赤水有  
城可也宜結一大營厚集其衆非十萬則七八萬進百六  
十里為畢節至大方不過五十里大方震恐必悉眾來拒  
此必鼓勇一戰可奪而據之據畢節則四夷救援之路塞  
然後遵義永寧之兵同日並舉彼方欲救畢節而又恐遵  
義之撤其後欲守遵義而又恐永寧之搗其虛彼應接不  
暇其鋒自折此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不過五六萬餉乏  
兵少莫若據險而守斷各夷應援之路絕其商販禁苗仲  
耕擊之利此守之策也若師老財庸且馳諭滇一二道臣  
為夷人信服者先會鎮雄西陽二土司議定後上疏請首  
定奪不三四月自可成功蓋鎮雄女主為其位之外祖母  
每諭位令速撫以脫已罪以外母諭外甥使一也西陽之  
長子冉天胤朱總督題為參將向來傳日記之書因以通  
安夷便二也得此二便曉諭禍福何慮不輸情而自服此  
議撫之策也章下所司

丙午禮科給事中閻可陞言起舉盛典如魏忠賢未用事  
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參又如初受忠賢喉使  
擊排善民後無甯其意亦速斥逐自宜徐為商確若毫無

區別概據訪冊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愛憎互出毀譽  
並存不幾虛走用之屢旨而負憐才之聖心乎 上善之  
丁未劉鍾英為司經局洗馬

建 駐兵河上邀截降夷雜民總兵官滿桂遣守備張守

印以三百人潛渡河殺者甚眾斬三十二級

蕪松常鎮應天水災命折先祿寺白糧一年

汰工部加銜官

徐宗達為光祿寺卿攝尚書司卿事復趙母信中書舍人

吳江民訴災下戶部議折征

免楊連等能廷弼等誣駑

吏部奏寬陷諸臣復原官給還誥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尚書周希聖侍郎區大倫禮部尚書李思誠李騰芳孫慎

行侍郎張鳳翔孫居相李瑾岳元聲郝名宦解經邦

劉策沈演朱世守工部尚書朱光祚右侍郎南居益董應

舉都御史曹子汴喻安性郭尚賓程正己畢懋康楊鶴劉

可法通政倪思輝徐一榛王孟辰韓國藩劉宗周寺卿曹

珍馬應昌韋藩陳胤業倫肇修寺丞蕭敬揚一鵬彭觀化

姜習孔彭惟成詹事曾楚卿錢福益翰林 葉舉文震

孟侯恪陳子壯方逢年姚希孟庶吉士鄭鄞應天府尹談

自省太僕卿莊欽鄰曾一召姜志禮韓策陸完學滿朝薦

劉維忠張涂孫之益馬孟禎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張

模涂喬遷汪先岍史弼徐如珂王沈錢春王國明盛世承

彭遵言傅宗舉陳之聞汪之彥司丞吳毅臣

戊申 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先臣萬傑周起元周順昌周

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終昌期丁乾學宜贈祭陳子壯顧錫

疇方逢年彭汝楠游鳳翔馬鳴起陳序莊欽鄰劉麟長徐

應秋徐天衢馬任遠張孔教蔡思充邢紹德顧景孟梁廷

棟秉業泗且起用劾李師沆聶慎行命下却議

戶部尚書曹爾禎刑部尚書蔭茂相並免爾禎前撫山西

祠魏忠賢至是劾去明年追論削籍茂相亦不厭眾望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卿梁善環逮之

壬子戒交結近侍論曰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

臣守正奉公文通甚為非法昨魏忠賢在呈秀表裡為奸

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

營別賢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

朕方廣詢博諮達於階階歷位爾後宜各愛身名倘蹈前  
轍許科道糾劾務醒積習

建 二萬餘騎屯錦州塞外以都令為嚮導攻克拱兔男  
青把都板城盡有地產青把都道復西誘禾不的與冷不  
聽我兵亦出哨截之回巢  
前戶部尚書汪應蛟平蕪源人甲戌進士

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尚書秦士大並免

罷前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督師前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

遼東總兵官馬世龍失事下獄

癸丑始御經筵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施鳳來知經筵大  
學士張瑞圖等同知經筵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等十  
六人直講讀編修倪嘉善等展書是日講大學堯典各一  
章賜宴及全幣

遼順天巡撫右 都御史劉詔以御史高弘圖等論其濫  
欺如祀媚瑞也

丁巳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照如言易名之典如周順

昌高攀龍魏大中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聖諭分別褒卹  
臣謹採輿論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宜謚李邦華孫鼎相  
姚希孟錢謙益許舉卿吳姓侯恂劉芳孫必顯鄒維璉徐  
大相華允斌又劉宗周孫慎行文震孟耿如杞宜起用周  
順昌魏大中冢徒四壁宜贖給章下所司  
已未御史周昌晉言欲除海寇必先除內地之奸宄又責  
潮漳副總兵協救漳泉狀之

庚申侯世祿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復巡倉御史

下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賓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  
監秉筆導虐李賓往蕪抗織造誣劾周起元周順昌等若

愚悖冷典故永貞每指問之俱為言官所劾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請內外官久任至召對薦舉並做  
世廟西內常直之法通政司限字並做宋人貼黃之法又  
會典宜重修丘濬大學衍義宜刪補 上嘉納之

三月戊朔熊膏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熊文燦為右  
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耿如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並

撰督軍務

起王永光吏部尚書改王在晉刑部尚書商周祚南京兵部尚書起郭華兵部左侍郎周延儒馬之麒為禮部右侍郎張鶴南京吏部右侍郎王家禎徐紹吉為戶部左侍郎家禎督理邊餉紹吉督理京省錢法

高弘圖為太僕寺卿派注

癸亥禮科給事中閻可陞言媚瑞諸臣李蕃建三祠李精白建兩祠迎像真足九拜呼九千歲毛一鷺建祠於應天姚宗文張翼明建祠於湖廣大同朱童家建祠於延綏月

琉璃瓦劉詔建祠於薊鎮冕旒金像吳淳夫建祠於臨清毀民萬舍祠河南斤民居萬七千間祠江西斤澹臺或明祠又江夏知縣王爾玉刑傷熊廷弼長子 自刎於獄廷弼妻稱冤裸杖其二婢會暴何如也又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楊連之節義沈惟炳劉懋皆力救楊連尚淹其故事杏一原官餘復何望哉命召沈惟炳劉懋等

甲子巡撫延綏都察院岳和聲言鎮餉京運歲額四十三萬三千七百三十九金四川協濟歲額四萬金今歷欠百五十餘萬以奉言之言能物故諸子幼弱首婦以罕同

空名統屬之是以干戈為妙計旂牌等首自天啟五年特盟入犯又款市賞兵部欠馬價八千三百六十金今春何抵乞以陝西新餉二十六萬給延綏抵解邊餉章下所

禁漳泉入販海

王在晉改刑部尚書王永光改戶部尚書各仍太子太保乙丑 大行皇帝發引已已葬德陵

故 楊東明贈刑部尚書故 郭肇贈南京工部右侍郎

丙寅河南道御史羅元賓言按地盈列相業且先自棄向高以來除陽閔樂彼此彌縫骨鯁之風微養廉不顧今結輒可更積威所劫如粟擬張凌雲陳大同之侵欺科臣郭興治請笑明而曰不必苛求閔撫失事聽其規避寬張體乾田爾耕之罪此專擅行私之漸也馬用彼相哉

戊辰前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翹工部 侍郎何宗聖張文郁刑籍前吏部尚書周應秋閑任革職以吏科都給事中魏紹乘劾其媚瑞躐進也

榆近來措勑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今後撰擬不由詞臣繕

寫不由中書者俱按政使中書舍人李不代之請

御史吳煥言五事清軍餉汰冗吏嚴循良懲貪墨戒加派

工是之

密雲卒乏餉而罷事聞命戶兵二部速給

許章奏如古貼黃法節其要粘進著為令大學士李國楛

李國楛工十事屬必為之志務典學之益教總覽之要廣

聽納之方謹內侍之漸崇節儉之德嚴職掌之實精用人

之衛恤下民之苦循久任之法 上大是之

補章允儒等五人給事中喬承詔等十五人御史

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言邊事曰甯布置之法三

方並建毛鎮居東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開旅順

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滿若令登鎮以全力移守相地據

險收集遼民為屯牧進取之基後責軍鎮協力並舉恢復

河東曰明戰守之法偏箱車重大難旅溝壑惟田車為便

若得千餘輛驟引之無事轉輸有事列營外列拒馬木布

置槍砲內藏精騎逐北曰慎沿邊之防云章下部覆行

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免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 先帝

時稟擬不歸閣臣遠繫俱出中旨長吳噴有繁言魯生明

目張瞻謂者不從中出而誰出甚創執中為帝定為中王

之說牽強附會長忠賢矯禮之意天啟五年七月既枚卜

詞林猶資拾級人、覲覲為得真才而用之且老成云者

成即為老、於識非老於筆蓋陰為馮銓地也丁卯與試

湖廣試錄後序荒唐頗僻謂屈宋謔妄所用之又云據

所欲言朝工而夕報可亦小臣呼吸上通帝座之驗已明

取旨如寄不敬莫大焉命部議處已削精明年遣戍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並免各進太傅蔭尚賢司丞遣行

人賜金幣廣後

兵部尚書閻鳴泰免明年遣戍鳴泰前薦前總<sup>諭</sup>王象乾

云往事不具論自天啟二年二月廣寧陷後以中樞自請

行邊至關門率撫夷諸將王牧民朱梅等至八里舖呼虎

首之中軍者英倫等而勞之各賜璫從命時象乾年逾八

旬下部議

御史高弘圖郭興言張文熙俱為太僕寺少卿胡承詔為

南京太僕寺卿

工科都給事中陳維新調山東布政司 參政

戊辰禮部左侍郎李孫宸署翰林院事

己巳錢謙益為詹事

兵科給事中楊時化論高平知縣喬淳貪虐下獄

魏紹乘為太常寺少卿添注撰督四夷館楊維垣李耳培

各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壬申授遼總兵官毛文龍奏建 遣司、孤山馬秀才等

五人至皮島求款

癸酉盜焚劍州

丁丑奉 嘉宗愍皇帝神主於慈寧宮

己卯戶科給事中鍾价言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理

鄭漢等誣賍破家今日沒者郵吏宜贈廕成者釋吏宜免

帶廢者用吏宜勅注

舟擬如北城兵馬司指揮彭大科以乙榜不往賀賜筆工

梁推工部主事半載不下竟調景東府 棄去雖乙榜

亦不可輕也

辛巳昧爽陝天赤如血射牖隙昏赤

壬午虜入大坂口尋遁

初倉漕大臣通惠河司官各先期浚河毋阻運從巡倉師

史李遵之言

重脩 光宗皇帝寶錄成 光廟紀事僅周月先成因國

本紅丸多煩詞命重脩以進

刑部 侍郎黃兆元卒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御史張三謨言今日群下非他即張半第魏忠賢媚崇呈

秀之流盡伏之鼠忌明靈塲之鬼宜夜其心固不次世界

先明也此輩反覆布置必欲使揚左不為忠臣鄒趙盡為

邪黨意原被魏忠賢厭薄斥去者本為黨類可急引為同

調至會題差處者可歸罪忠賢已耳獨首被推折之徒皆

彼合謀并力以攻之而細不及言猶在耳諸臣若來邪

正難掩不得不舉王晏為對某借李三才為葛藤同市并

之白賴顧左右而言他尚恐聖意猶疑旁觀未厭遂言澄

汰已清紛黨可禁徒見其張皇太甚愈增狼狽矣夫自逆

瑞發難雖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除用逆瑞又各用之以報

怨爭寵今禁錮塗抹往日諸臣索垢尋疵謂不可用孰一

定之某據相尋之鞅永忠於魏崔豈不悖哉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廷選左  
會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書馮從吾應天巡撫右僉都御  
史周起元給事中吳國華魏大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  
史吳裕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員  
外郎周順昌工部郎中萬燝吏部郎中蕭繼歐左諭德繆  
昌期翰林檢討丁乾學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揚州知府  
劉鐸刑部員外郎張汝本贈賚有差

前大學士方從哲卒從哲字 德清人籍錦衣衛萬曆  
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今官予祭葬贈太師廕尚  
寶司丞

癸未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薦麻籍諸臣陸文獻斯以偉能  
明遇李邦華徐良彥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黃龍光熊化  
鄒維璉徐大相樊尚燾溫國奇練國事沈華初又申用懋  
劉永基吳默妣希孟錢謙益王志堅劉錫玄陸康稷未利  
黃運泰董懋中  
甲申四川道御史吳煥劾太監崔文昇曹欽程等罪命下  
法司

乙酉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別如綸言三朝盛典史臣斷

某多與聖意矛盾云云有旨要其纂脩雖在逆璫竊柄之

年宵天啟前事史臣如曾楚卿徐紹吉謝啟光朱繼祚楊  
世芳等被逐幾盡善成絕不加恩善中人品不同議論各  
異孔子云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朕仰承謨烈俯察品  
流存是善以定君臣父子之術庶其心以善用舍進退之  
法本自盡一有矛盾別如綸妄言姑不問

發帑金五十萬濟陝西軍餉  
丙戌 科給事中顏繼祖薦彭汝楠周國賓王夢尹添註  
京室及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俱不許

是春掃漢虎墩兔慈救那木兒台吉  
四期已策貢士曹勳等三百五十人賜劉若宰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故事廷對三月望日以 先帝山陵移其期

南京倉庫告匱命撥江西湖廣漕運濟之  
命禮部禱雨

薛三省為南京禮部尚書喻晏性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御史總督前遼保足等處軍務

岷王幹陞薨

丙申黃克纘為南京吏部尚書杜士全為南京工部尚書

呂國南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糧儲  
王祚遠張鳳翔為吏部左右侍郎祚遠尋署部事李成名  
為戶部右侍郎唐世濟為兵部左侍郎丁啟慶王尊德為  
刑部左右侍郎

李邦華為工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崔爾進為戶部右侍郎督理遼餉巡撫天津等處督理  
征東軍務楊嗣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督理軍務  
前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卒  
向高子進卿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

南京禮部右侍郎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大淵閣獨  
相五年時 神廟久不朝章疏多留中向高善因事稍改  
神廟心重之天啟初再相邊圉日棘魏忠賢竊政向高  
欲詞劾中外更莫其禍識者悲之年 十 予祭並贈太  
師謚文忠詹尚賢司丞

吏部尚書房壯履免  
前吏部 侍郎黃儒炳卒

命六科進稱頌魏忠賢紅本

庶子兵科都給事中許可敬奏清錦衣苑籍曰澄銓轉之  
源祖制世職與本銜原籍科目者無用流官止許帶俸令  
大索矣有不宜堂上而堂官不宜筦事而筦事有假軍政  
參處有冒籍本銜有胥卑止命借加納名色儼然冠裳當  
一一查汰曰責或功之實曰申敢獲之規限懸牌之頌清  
改授之與蔽滿網之誅防造言官政之漸 工從之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追論御史石三畏陷張慎言請召慎  
言處分三畏報聞

御史高捷言魏忠賢時工部主事楊惟中冒右副都御史  
之銜索贖乙丑進士筮任八月秩進太常少卿彼何術而  
速化若是陝西新營督臣史永晏王之采其疏祠瑞全互  
誣閱其章奏終不能詳編修吳孔嘉怨同族吳養春等甘  
事逆瑞黃山獻說流毒鄉井乞此五人或斥或劾報可  
洪瞻祖年志獲免

諭各科章奏繁冗今廷臣遵降貼黃式否則會極門內臣  
不許入  
禮部 侍郎羅喻義直日講  
故 知縣王碩輔子傲 歷昇節衛正于三



遼東前鋒總兵官朱梅致任告老不許

孔聞詩王猷禮式相陳獻策余昌祚劉斯垓張國維王都  
為給事中聞詩文科猷式相戶科獻策兵科昌祚斯垓國  
維刑科都工科萊君錫許國榮許世蓋孟國祚祝世美盧  
兆龍顧國賢張元趙京仕韓一民王家彦馮思理鄧鏞  
萬應斗張鏡心劉安行陳績化李春望馮志王維廉王道  
直江應元陳廷謨曹暹史堃馬如蛟李完郁成治黃宗昌  
徐尚勳毛羽健張學周梁子藩高欽舜龔一程周維新馮  
明玠戴相鄧啟隆鄧欽祚吳玉倪元珙趙洪範任賢化張  
茂梧顧其國李嵩美兆張統京王應斗田時震王相說牛  
冲玄高春明劉調美為試監察御史萬鵬為南京科給  
事中馮承聘韓相劉養粹沈希韶任俱倪成章王之朝為  
南京試監察御史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郭增光疾去  
壬寅御史范復粹言復速必先守蓋套蓋套必先南北汛  
口蓋套抵三岔口風半日西至覺華島一日聲勢可張林  
木森茂進而營蓋套因進連雲海工設伏三岔河進牛莊  
進如寨敵至則我歸敵去則我駐而毛文龍之子承祿

官都督僉事且分兵守汛口成而衛進迫之勢報聞  
癸卯雲南道御史潘士遴劾巡撫福建朱一馮緩則擁節  
急則鼠竄

南京戶部右侍郎王域以按察使數月起黔撫歲餘入司  
農其何解於通閩之罪乎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各劾太僕寺少  
卿兼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道啟中肯繼祖并及李藩  
許代王全祿不為例

甲辰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別如倫請郡縣專練鄉兵

乙巳遼東叅謀都司胡以昇上言方略若蓋套若長生島  
若鎮江鳳凰山若鴨綠橫江等處皆可出奇為疑伏為時  
角而右也廣野膏腴之地大可興屯又於三岔上設十二  
屯堡又言遼之地東海北山中土膏腴山有五全之利海  
有魚鹽之利地有五藝林木之利今能效趙充國之屯田  
又效管子之鑄山煮海何加派重額之為又言使流常謀  
者故閩實常罰者與之贖重則謀遣遼東以實遼塞  
御史葉成章言柴炭商人拘送借薪司之苦又濫而不節  
者冒破之端也積而無用者朽蠹之物也 皇上誠召惜

薪司而問之比歲供十有一厥者果盡輸大內乎蓋輸果無屑越無贏餘乎有之則清其耗歲可省十之三核其虛冒歲可省十之二 上是之

王業浩為太僕寺少卿周宗文為尚書司卿

太僕寺卿李蕃免

丁未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免

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己酉諭通政司近乞卹典太監如會典例不合毋封進

張道濬為錦衣衛僉書

司禮太監王永祚提督東廠王文政署司禮監印

濟陽衛指揮卓銘乞開採奪俸五月戒以後瑞利

庚戌王伉為右通政

諭吏部諭前大學士韓爌

建 千餘騎自收臺至閩陽驛投一夷援書而去大略謂

我鎮撫不能戰又不肯和是欲用刀兵而收民命耳又云

揮首西遁其頭目歸之者衆令我東西受敵云時建 告

饑缺資款也

御史李炳言揮首戰撫機宜云虎墩兔慈駐牧遼邊素稱

款夷今吞哈喇慎諸部乘勝西偏卜石虎墩并得卜首諸部市賞要挾無厭今惟有講折與撫賞兩則講折之說揮首以下初賞頭數萬今數年來邊加至三十八萬恩不少

昔一也前邊撫賞三十八萬宣府諸部止十八萬大同卜

首止十一萬多寡相懸奈何舍多而就少二也卜首願分

以與猛酋猛酋不可以分卜首三也揮首分兵同攻不惟

自絕於天朝亦自輕其部落四也宜明布文告抑其桀驁

之志至於撫賞在邊左諸部如揮首虎墩兔歲十二萬揮

漢下小歹青歲二萬六千有奇拱免二杖歲一萬六千五

百有奇哈喇慎歲二萬七千二百餘又有色今等部零費

今既多為建 所吞則此七部之賞宜酌歲願以賞揮首

如揮首欲得王號以雄於諸部則如順義王例加封奈何

致其渝盟要挾哉章下部覆行之時虎墩兔於宣府塞外

張家口十里聲言欲得卜石兔市賞詔之使指陽和講誓

初犯殺胡堡恭將孟吉計卻之

江西道御史郁成治言易名之典聞有明旨該部十年不

覆得母子孫或徵不能載誓而先容當事予以私害公其

此為甚乞核部速覆以俟聖裁并請周宗建 上是之

癸丑王繼光為太僕寺卿署少卿事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豐入貢

存問前南京戶部尚書林學曾

孔貞運為少詹事

甲寅冊貴妃田氏淑妃乘氏

議自錦州右屯廣寧至三岔河築城

丙辰翰林院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朝要典成於逆豎其書

當速毀請詳其說當帝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擬擊者力護

東宮爭擬擊者計甚 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

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擬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

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

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瑞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

水火不官塌麓此一局也既而梯連二十四罪之疏發親

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瑞殺人則借三某群小求

富貴則又借三某經此二借而三某之面目全非矣故凡

推慈歸考於 先皇正其項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

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諸奸刻

立私編標題要典批根今日則象正之黨碑死他年即

上公之秩券又一局也以此而視三某者天下之無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某自三某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

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擬即紛黃改亦多事臣所見惟

毀之而已以閱豎之權而屈從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

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

模大典則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權崔呈秀可與張孚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詔 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

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假

竊詔妄當毀三史局將開館抄具傳七載非難稽之世實

錄有本等之書何也此聯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

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果則非主三某者之累而爭三

某者之累又纂脩三某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某諸臣品原

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

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

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其本末炳然雖有悖

者莫或能加之也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

臣高明之視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悖

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讎

政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  
 斧鑿先懸美途元閣筆一歎朝聞夕述楊世芳吳士元余  
 煌等備極調維其於竹璫諸疏有居其全文有刪其已甚  
 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專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  
 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  
 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  
 初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板毀焚仍命閣臣開館纂修  
 天啓實錄捐化或心編纂信史勿以恩怨橫胸一切妖言  
 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語新騰選佛之說毋妄形奏牘則廓  
 然蕩平矣有昔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著禮部會史  
 館諸臣詳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上言抵擊事贈卹劉先復而於王之  
 寔斬之不平者一紅丸事孫慎行尚雅款啟事而李可灼  
 先登訪冊儼廢棄諸賢並列不平者二移宮一事楊連左  
 光斗一時激烈未始非杜漸防微今必欲為連罪案何居  
 手不平者三封疆為重熊廷弼梟首西市而楊鶴王化貞  
 竟逆道福堂不平者四楊左與王母初非有交結之情乃  
 今動以王楊魏崔為對果不平者五宰相為諸大臣之綱

造毒之親廣微逐腫之顧秉謙媚瑞取厭之馮銓瑄敗彌  
 縫之黃立極顧竊息綸擁留貴不平者六  
 戊午御史黃宗昌言矯旨不可不辨偽官不可不制命數  
 之

庚申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李明睿言要典會議存歿曰歿  
 則誠宜歿曰存亦何必不存、而後 皇上之放殛所遺  
 者可盡得其所是不至稽誅於極禘之朝 皇上之所側  
 席而求者可盡得其所非不必更勞乎夢卜報聞

建 以二萬騎經廣寧西助種漢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請營軍盡日而操非日  
 加銀三分不可其月糧一石且定某倉專領營馬原額二  
 萬一千二百餘匹每匹月支芻豆銀八錢六分不若精選  
 萬匹餘歸太僕寺變價貯庫可省料萬餘金將選鋒二萬  
 人分兩班日加銀三分常操部覆行之

五 辛酉朔翰林院侍講孫之翰言要典萬不可毀泣訴於朝  
 命廷議

吳自勉為鎮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延綏王承恩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臨洮楊國柱仍都督金甯總兵官鎮守浙

江

壬戌陳必謙補南京道御史

癸亥時兵部推協理京營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工科顏繼祖言以維華行而逐之臣之去是欲庇之臣也以維華署事而緩者崇煥之來是不欲用崇煥也維華狡人瑄熾則借瑄瑄敗則攻瑄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甲子歲以刑科給事中倭回師倭侍郎倭尚書倭宮保無叙不及有卷必加臣所不能為維華解乞立行罷革以微官邪遂罷維華行違命王之臣不得移鎮

前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子世炎廢入國子監

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進太僕寺少卿

左副都御史楊所修落職閑住御史田景新削籍以科給事中張國維論其獻媚邪黨也

丙寅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落職閑住御史鄒胤祚等屢劾維垣為逆瑞私人占氣最先轉引最捷俞天為功賣名市重如韓曠鄒元標馮從吾楊瀛文震孟皆極力抵誣而李恒茂與之聲勢相倚亟宜處分

故有是命

丁卯王永光改吏部尚書進太子太傅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國計民生戰守撫剿之局宜計也田之舉行宜力鼓鑄之利病宜講加派之額數宜均如山陽止派七千三百金有奇桃源又派八千二百金知城正賦止二萬四千金遼餉加一萬一千有奇織造之錢糧宜問上善之

己巳燬三朝要典論曰 皇祖皇考泊於 堯皇止慈止孝戴之寶錄足昭或美乃復增要典原不能於已明之紀網復加闡揚伏刻深附會編賦不倫朕無取焉今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免維華為給事中時排楊左紅丸移宮之議例轉 按察副使楊左去復原官累遷兵部侍郎至尚書天啟末叙寧錦功忤瑞引去今起官被劾閑住明年遣戍 采顏衛夷目首蕪不的即長昂孫三十六家同伯顏阿亥

等却與棟漢虎墩免愁戰於教木林棟漢失利殺傷萬餘人

許大學士李國楷終養進少傅詹尚書司丞賜金幣廉役行人護行

喬允升為刑部尚書岳駿聲為通政使起王洽工部右侍

即武之望為南京刑部左侍郎署右侍郎事陸文獻洪如

鐘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湖廣楊述程梅之煥為右僉

都御史巡撫廣西甘肅

庚午翰林院侍講孫之祥引疾去御史吳煥劾其對君無

禮拜跪不日進呈而曰投入 上以回籍不問

老曹于汴都察院左都御史鄭三俊南京戶部尚書改李

邦華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辛未劉重慶為大理寺左寺丞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免言官劾其附璫躐進也

太常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啟甲子

吏科都給事中關宜補大鍼而魏大中得之後左魏被劾

出大鍼意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免前御史張綱削籍御史馬如蛟劾

紹吉在揀垣時黨附為應甲等攻國本諸臣丁巳堯察除  
正類殆盡及魏忠賢擅權又使其姻家張綱首劾元標  
馮從吾輩蒙自此起同在魏謀劄要典把持恫喝故有是  
命明年紹吉削籍張綱遣戍

御史王相說奏列民窮在在有司弊四曰火耗之侵剋曰濫

詞之罰贖曰代折之打劫曰佐領之橫噬在在地方弊四曰

田糧之隱冒曰強賊之擾害曰東右之欺凌曰游惰之兄

食在衙門弊四曰庫藏之侵漁曰徵解之扣除曰命派之

駭擾曰儀文之借取在功令弊四曰加派之積欠曰雜稅

之保奸曰防察之嚇詐曰查盤之罪名凡此之弊總竭民

膏血而除此之弊則惟巡方能之而其要在選擇賢令而

已 上善之

棟漢夷目宰生等百餘騎至宣府新平堡宵宵初約五十

騎修諭教譁喧恭將方裕昆誘入甕城城之自焚聞將軍

廟折牆敬切毒款以自解

終丙故大學士高拱孫則益詹中書舍人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楨言內官王國興擅到海上

稱察旨召毛文龍踪跡詭秘 上謂初撤鎮使未嘗輕遣

丙臣命速國典下獄論元

海盜鄭芝龍掠福浙海上御史戴栢言防禦失宜要地宜防奸民宜絕私紅宜禁軍餉宜清保甲宜申捕兵宜練章下所司

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到黃扉岸然自命先鋒殺氣揚眉宇間同僚拱避沃旬之間革職閑住引退無虛日也此果皇上之內降乎抑輔臣之辣手乎最可異者楊所修曾繼春楊維垣天攻表裡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錮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手章惟亟燬要典謂玄黃水火是書為祟今燬矣玄黃水火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准魏房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反借之以惡思良以暴易暴長此毋窮且詆其奉使朝鮮貂參滿載云云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疏攻鴻訓

甲戌裁各部添註官

太僕寺少卿李蕃免御史王之朝劾其督學時建祠也初禮科給事中李恒茂御史李魯生李蕃號三李諺曰官要起問三李

停禮周士樸為太常寺少卿房可杜為山東道御史

山西道御史徐尚默言四事稟擬且一選館宜公因窮且恤內地武備宜修報聞

丁丑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大學士劉鴻訓先朝削奪朝

鮮一役舟壞僅以自免乞諭楊景辰劉鴻訓速入直立著安攘之策至袁弘勳之借題相身張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 上是之

左舍都御史賈繼春免天啟初繼春在臺爭移官忤楊左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御史 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給事中劉斯垓劾其變幻巧詐明年削籍

戊寅御史史堃高捷俱劾劉鴻訓得罪

己卯予故通政司使林材祭葬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追諭前大學士顧秉謙等媚璫以去輔不問

田珍程註為大理寺右少卿田仰為太僕寺卿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為編修

發帑金五十萬餉邊

西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拒却之

壬午南京戶部尚書張樸免

癸未兵部尚書劉廷元免御史任贊化劾其御史時挺擊

一某主風癩之說也

前刑部尚書薛貞別籍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游王廷言自遼陽加派以來催科甚

亟不肖有司則勒火耗民奈何不窮請嚴禁之章下所司

甲申御史吳玉恭太常寺少卿趙興邦逆黨

上召諸臣於平臺諭稱臣未崇道等曰粟擬之事須悉心

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侍郎王祚遠復請添

注不允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冢預引

罪諭兵部邊事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內使授筆札錄進

諭刑部天旱凡用法務效先朝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

龍辨冤問累枉石科道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寬之各頓

首退已順天府丞邵輔忠劾士龍下廷議

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

訓奏官員更調甚速若不竹久任之法終鮮實效又云海

內差繁賦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吏調遠則民滋投官

久任則課成功今後藩臬郡邑官務擇人相地宜俱如舊

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轉改調言官薦舉人才不無過

私市恩今後吏部以薦疏成冊後或贖職債事舉主連坐

遼陰兵事未結加派前已不少該部將新舊兵餉造簡明

冊進呈撫按官查有司私派即參處三尺具在斷不爾貸

司展繁軍國命脉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卑白

歲才品兼優戶部尚書闕速行推補

起畢自嚴戶部尚書李長庚工部尚書孫居相戶部左侍

郎督理京省錢法能明遇兵部右侍郎賈毓祥左副都御

史楊鶴為左僉都御史張宗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督理軍務

丁亥建 入犯河西高橋界隈塔山又圍大興堡誘我

降夷桑昂兒介順不聽誓之見執總兵朱梅砲卻之越數

日工擾書求款邊臣不應去之

張可大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登萊朱梅為前鋒將軍

總兵官鎮守寧遠等務

光祿寺少卿康新民等言臣等川人也天啟辛酉八月奉



宣發難以底平定時閱七年文武將吏尚未邀羊通之輪  
乞下該部覈功如總督朱燮元御史張論監軍胡平表亟  
賜賚耀章下所司  
走韓繼思光祿寺卿

常自裕朱文煥馮可賓文士昂藝而晏為給事中中乾陽李  
長春劉光汴羅世錦黃昌吳春謙為試監察御史昌春謙  
南京

戊子韓一良補戶科給事中  
己丑奪前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恩廢

棟漢夷目肯英哈為虎墩兔愁塔校備善用兵將衆既死  
新平堡其妻元浪哈大帥衆自得勝路入犯洪賜鎮川等  
堡折墻入忽報虜至孤店三十里初不傳烽以喇嘛僧止  
戰也急保倚北閣為營遂圍大同肯英哈妻元浪哈大主  
之大營可五萬騎也海子灘則虎墩兔也代王昂渭同士  
民力守知縣王 搜奸謀二十餘人虜知之分也四營  
流掠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二百餘里裸淫婦女耐飲  
五日遣夷至總督張曉所賞曉遣西僧王哈嘛往諭時  
昔旱乏水草我援兵漸其乃退其北道副使任丘李貞守

借幣金千八百有奇勞軍左衛城守後失補削籍

熊明遇曰諸遺積獎先以虜犯某處入塘報隨出塘夜  
襲斬正濃劉斷帳索如單魚射砍交加立時割級上  
馬馳歸若侵明別部來救則無幸矣王威寧越沿路設  
伏斬一百級於威寧海子封伯以此後人踵襲此錦衣  
沿世之所以累也田樂斤松山不為無功然以燒酒  
醉市夷閉門室中盡殺之以堵截聞食報在田爾科王  
象乾聞用之數多冒使去隨以行邊功加詹賞家藏  
金銀不皆然盡為孔有德所擄崇禎初棟酋大入雲中  
殺更民萬計亦由新平堡夜燒殺講事夷肯英等百餘  
人參將撫將盡死西市矣可異哉然猶曰殺者也至  
殺路人發冢中新死人願以盈功數是何忍耶劉大將  
軍健曾為余言南蠻功更固甚至有修功臣能改婦人  
屍作男形者而臣以修功名可矣亦可恨也然一級  
賞五十金百二十級為大損文武皆廢錦衣即抄報功  
必百二十級若有定限然者事理明甚  
廣寧兵截建 西走建 退  
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林克俞贈少保益大簡

是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各  
襍之而不為害七月止

七十

福建山寇大作 道董象恒剿敗之

崇禎元年二年

鹽官談遷孺木著

戊辰崇禎元年

六朝寅朔 犯大同山陰知縣劉以南禦卻之

奪前工部尚書孫杰官廢禮科給事中仇維損劾其邪黨也

辛卯故 鄭鼎和贈光祿寺卿廢錦衣衛正千戶

故巡撫延綏右 都御史金忠士廢錦衣衛正千戶

丁字庫火

壬辰禮部尚書孟紹虞致仕賜金幣

太僕寺卿高弘圖引疾去

癸巳揀漢虎墩兔愁出塞

兵部左侍郎郭肇右副都御史張素養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陸文獻並免言官各劾其附璫也

工科給事中劉安行巡視太倉銀庫奏預支官俸之弊積

侵三十六萬命安行同戶部清覈自某年某月某人歷

查明限旬日奏上

乙未 上召廷臣於平臺問揀首若何來宗道曰 出口

近已少寬因許發帑十萬戶部左侍郎王家禎曰已解去

八萬金 上責家禎不為預備又以刑科都給事中薛國

胤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閔門虛冒 上善之復示諸

臣召兵部問揀首狀王在晉對訖時報 退 上問何以

即退則訖訓曰 志流掠項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 上

是之召提督京營保足侯梁世勳諭以訓練問吏部以袁

弘勳事何久不勘奏也侍郎王祚速曰考功之法至為民

而止諭刑部所追陳大同賍助餉論科道以民為邦本復

出御批文冊今編閱

陳洪範為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蓋提督大教塢

尚賢司丞李日華言興文教四事曰代言詞臣口代天言

何如鄭重獎許之中微余訓誠近編緝詞務極研覈甚

有曲揆微美代祝壽祺王言之藎甚矣曰進言 神祖久

御厭蕪臣下藉浮章奏閭置攻訐譏詭概賜宥覆今則字

字俱經慮覽毋得不擇一示慢侮者乎示剋懲乎曰法言

部院諸司歲委屬官一員專理條例遇有更張隨時酌定

曰立法令部國各舉者儒將郡邑山川形勝戶口人物畜

產田畝編緝成帙類送學臣申達禮部為纂修天下圖經

張本章下所司

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注

太僕寺卿田仰言寺馬專給團營騎操自種馬廢而改依

馬俵馬起而分本折也己非立法初意自行太僕寺廢苑

馬寺廢各逸皆仰給於臣寺之折也而馬制蕩然矣近

歲入馬價不過四十五萬二百餘金 皇上不時賞齎不

預馬今各省直又適自數多乞責成撫按勒限完解捕其

尤者題然一二從之

麻登雲為 將軍總兵官鎮守山海關等處四路楊嘉

謨為平羌將軍總兵官鎮守甘肅尤世祿為征西將軍總

兵官鎮守寧夏祖大壽為征 前將軍總兵官鎮守遼東

前鋒

起張濛太僕寺少卿署光祿少卿事

丙申前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吏部尚書周

應秋並削籍以御史梁子璠劾其媚璫也

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御史卓邁削籍以御史田時震

劾其黨逆也

丁酉何如寵為禮部尚書胡應台為南京兵部尚書武之

望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李若星為工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理河道田仰

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魏昭乘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江

西劉重慶為大理寺右少卿

太僕寺卿郭興治削籍御史徐尚勳劾其媚奸也

大學士楊景辰罷景辰新被命議者以傾修要典故屢請

告進少保廢中書舍人行人護行

御史郁成治請復京官肩輿 上以科道官擅乘肩輿經

革今又隱其名竹堉請 典史

時彙顏三衛頭目來不的與虎墩兔慈構兵總督張鳳翼

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兒者帖木兒以來世効忠順棟漢

奪爾巢穴爾聚兵報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

乃濟合閣欲與建 合彼會詐無信何自投陷罪也

命予楊連魏大中周順昌廢謫且祭厥 銜冤覽者於京師

祈雨壇

戊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以缺類請元年五月以前凡加

納准貢通判運副運判等各倍納若干即註見闕不許

葉燦劉鍾英為禮部右侍郎協理庶事府傅冠為左春坊

左中允

己亥征蠻將軍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啟元年  
胡繼美為大理寺左寺丞

庶子故禮部尚書劉楚先贈太子太保廢中書舍人

翰林院侍講徐時泰免賜金幣

辛丑誅錦衣衛都指揮使許顯純

總督陝西吏部尚書王永光蒞任

壬寅大學士錢龍錫入朝

耐馬都尉輩永固尚樂安長公主

禮部主事陳鐘誠言永固年餘未婚非制也命擇日成婚

趙歡月閨媼仍隔絕如故鍾誠復以聞上怒其褻降二

級調外送永固太學演禮三月

兵部議掠漢虎墩免慈講嘗得勝口有首得勝口無險可

恃狡謀巨測勿輕許上統精邊事欲審其更款以市賞

日壞徒耗金錢願軍實因卜素汝並其賞雖邊臣屢為掠

漢請弗允也

談遷曰胡部合則強分則弱掠漢以元裔國初嘗遣使

聘問今處其衰再世不貢而順義王逃敗之餘獨虎墩

免為勁力能扼建漢不離烏孫匈奴且卜素虧費

者八年借以糜之禪不與建合亦伐天之道也我拒

之堅彼計求一逞勢必合建寧有餘力以兩制之哉

事有似正而失之膠者棟議是也

乙巳前大學士馮銓削籍

總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罷

故貴陽府同知嘉興王胤昌加贈光祿寺卿

談遷曰王氏城陷後疾沒民舍其事與慷慨赴義遠矣

惟蓋之恤稍優以一階其思已涇蒙廢金吾幽秩加等

不已過乎季世而下勸忠之典遂闕濫竽視之不足為

榮如王氏者未易一二數也

司禮秉筆太監王敏政有罪免降田維章承節

夜月食

丙午予故禮部尚書翁正春祭塋正春字侯官人萬

曆己卯擢舉任在漢教諭壬辰預南宮廷對第一授翰林

修撰累官禮部尚書天啟初起原官尋卒方毅敬重不與

言矣朝端式其風采

大學士周道登言三事守祖制秉虛公青賢效

丁未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芝龍本同安人于流本日  
本夷主女妻之一日擊舟亡歸無賴蟻附求逐內地軍帥  
納其金與約遂寇掠

已酉誅前提督巡捕營都督張體乾將谷應選  
起朱燾元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  
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州湖北湖南川東  
偏沅等處移駐晉竹燾元在黔周視形勢奏黔中山林深  
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衛一道徑通逆苗慄勇嗜殺當示  
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關穴中將勇者勝若舟在拊循至

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於茲矣計不素定  
緩急失序首尾斷決爵秩太易則衆志斃將領太多則號  
令赫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誘兵馬  
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敵之術兼者將將校坐糜廩食  
無以塞竇竊取小功自相誇誇此最無益邊計所設或係  
他種非天者或掩倖降人報功失變良心違聖朝柔遠之  
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  
良民已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為墾耕者若故不當罪是驅  
之歸賊而自樹敵已臣當使肘腋安足軍伍充實觀粟而

動用奇逆出期於賊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 上是之  
朱燾元撤雲南兵下烏撒杜婁邊助逆路四川兵出永寧  
抵赤水扼四夷要害而親率兵出六廣備大方鬼師莫德  
諸邦彥曰婁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  
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昇奢氏取建武六縣以昇法舍  
然後挾烏鎮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  
互費等防六廣烏迺等防遵義阿蘇怯等守臨池三盆各  
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  
戶部左侍郎王家禎言各省共通八百萬有奇命魁之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 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  
千八百金 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金  
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金其他京支雜  
項萬曆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金邇來放至  
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金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  
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少百五六十萬况外欠節  
欠黔餉三項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成卒安能無脫巾而  
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勅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何一  
增不復減至京支雜項萬曆何以少天啟何以頽加三十

四萬九百有奇勅各衙門各自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輸部邊粟皆賤必復 祖制關中輸邊之法或先行於一過次第行之九連十年盡復其故西北多曠土青有司開荒東南多水災加浙直巡鹽御史兼管水利又禁私鑄 上納之下戶部即行 辛亥申用懋為兵部左侍郎

遷翰林院庶吉士桐城方拱乾青苑孫從慶鉛山李國球順德梁衍泗休寧金聲先山周純修順天張星紫陽劉其德嘉善曹勳上虞陳美發歙縣姚思孝莆田黃起有山陰

周鳳翔井研胡世安睢州李夢辰高平王邦柱韓城解維樾揭陽郭之奇宜興陳于鼎宜黃劉之綸平定白士麟全州張昌胤招遠楊觀光歙縣吳廷簡王文企長洲徐沂新建朱統鈺龍溪魏呈潤新城王與胤沂州宋之普先是科給事中瞿式耜請 皇上親試定去取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士範進士張星各請廣館額庶吉士朱統鈺有言宗室不使入館改授中書舍人即告假去 建 侵錦州陷駱駝大興等堡 壬子禮部右侍郎葉燦羅喻義教習庶吉士

諭閣臣曰朕覽御又顧其國系駭極累民莫甚於驛遞朕思國眾設立勘合馬牌專為軍情及各處差遣命官之用近多徇情將勘合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甚至看見貼婦以應之或措處不前背井離鄉等傳示兵部改舊例某項宜用勘合某項宜用馬牌其餘例禁俱細開奏用清弊源

大學士來宗道免遣行人護行賜金幣宗道在官散散編修倪元璐屢陳事宗道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清香若耳時謂清客宰相

御史劉大受起廢奏臣忤奸始末 上曰故輔魏廣微逞臆借威箝言朝正將國家大柄授手逆璫毒徧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會論僉同朕不敢私以先朝其芳例除名為民追奪恩蔭誥命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 先是肅州城外駐夷哈罕頭目綽庫光以三百人叩嘉峪關求賞總兵官徐象壽伏地砲以待之誘至多中砲綽庫光僅以身免於是忿恨合海虜黃台吉謀大舉入犯邊臣告急 上以象壽啟蒙前立報斬獲今張皇請撤果下堂 訊

唐大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國棟罷

陝西道御史馬明言日講宜勤晉接宜隆銓衡責成宜

嚴邊將倚任宜專末言招撫海寇非策報聞

乙卯叙四川解圍復城搗巢之功張鶴鳴王在晉董漢儒

吳弘業董孟倫俱廢錦衣衛千戶朱熹元張論俱錦衣衛

指揮僉事總兵杜文煥廢本衛指揮 李維新薛來胤

俱本衛千戶

陳仁錫曰武臣世爵自公侯而下即數錦衣文臣如于

忠肅其扶危定傾之功而當年身後之廢止於外所一

正千戶迨其後亦止陞襲外衛指揮比至萬曆年始更

定指揮文臣得一錦衣若斯之難也況邦政條例非親

斬不世襲乃文臣亡論崇卑或稍奏捷必廢錦衣而武

臣即百戰沙場身膏鋒鏑之元戎止廢外衛不平孰甚

焉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以御史吳玉疏錢糧弊竇示閣臣問

何不名指也玉對曰此風弊非經一人一事無可指名

止曰然問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士範所請廣館選名旨

何來士範謝不知蓋出新進士張星上怒其泄旨李孫

曰前東閣會議稿云六名上問誰令會議劉鴻訓曰會

議曾以聞上詰士範至再又出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

既至京支雜項錢糧問戶部左侍郎王家禎何滋增至此

曰皇祖出數少入數多故太倉積餘七百萬內帑又止

其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請三鹽法閣臣請復

祖制開屯種引上然之又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

旗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不略之恐貽言之日至欲賂之

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發掠

宜按臣勘報不煩旗尉且幸大同城得全上曰朕疆事

伏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不輕我中國哉劉鴻訓

曰講款權也王在晉曰遼蒙且十年東援之兵止者不歸

者不伍今邊餉匱乏至三月上以問王家禎對曰延

綏關甚上又問閣臣情面何義對曰即面情也問刑部

左侍郎丁啟濬以李賓事追取空印奏本為李永貞草上

其墨壓殊何未具獄也時會訊李永貞引故貢士吳江

趙鳴陽

七期申朔大學士李標周道登劉鴻訓錢龍錫各進太子太



保文淵閣大學士前大學士韓爌朱國棟各進太保李國楷太傅劉一燝文繼偕朱廷禧各進少師燕太子太師並賜金幣廢中書舍人

辛酉戶科給事中韓一良言 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受錢一語然今之世局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受錢之人 皇上亦知文官不得受錢乎何者彼原以錢進焉得不以錢償臣所聞見一督撫也非五六十金不得道府之美闕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并佐貳之求闕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館選亦然臣之風聞如此臣起縣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給賄之魁諸臣言囊民者俱歸咎守令之不廉然州縣亦豈得廉係薪幾何上司票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賄衝塗過客動有書儀多則十金以上少則十金以下欲結心知不在此例歲送不知幾許至巡按薦謝每百金旁薦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於例過考滿朝覲或費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號為開市臣兩月內辭書儀可五百餘金臣寡交

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創懲速其贓甚者嚴勅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受錢之世界若止該部中臣未見其改也

壬戌午刻太白晝見屬楚分

癸亥召廷臣於平臺命韓一良誦前奏嘉獎之吏部尚書王永光請命一良指劾一良以風聞對命五日限奏一良曰命部科數紙未結及權重望輕資俸驟躐或陪推倖點一一臚列即可得其人矣已一良露奏終不盡對命章疏內凡天地祖宗字出於朕毋敢並

甲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士範前籍庶吉士張星免  
乙丑戶科給事中韓一良起為右僉都御史 上嘉其清直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略熊廷弼之冤曰廣軍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而廷弼止援遼兵五千駐右屯去廣界四百里化貞逃潰獨以五千人至大凌河付之與慕容垂三萬軍獨全相類奈何與化貞誤用而虜同日道哉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聽  
丙寅罷南京守備太監王應朝

道御史石三畏劄籍

諭兵部緝都下盜

丁卯徐國鼎為太僕寺卿

遣使各王府

禮部議諸諸臣

己巳吳宗達仍吏部右侍郎回部孔貞運為國子祭酒仍

經筵日講起張鳳翔吏部左侍郎改周嘉謨太子太保南

京吏部尚書滿士良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李待問為戶部

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鳳陽

巡撫四川右 都御史張論失印被劾

忠安伯張廣臻總督京營滿桂為征西前將軍總兵官鎮

守大同王永有為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浙江

總督河道工部 侍郎李從心疾去

張曉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宣大

真午俞誨為南京太僕寺卿

嚴 皇考遺恩宮臣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於平臺 上慰勞甚至崇煥

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 上問廷 何日可平崇煥漫應

曰五年為期慎既請兵械轉餉命即出關紓邊民之患凡  
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呼  
應始可成功 上從之

上又出 科給事中許譽卿所論黔事李樸楊述中漏網  
問閣臣若何對曰臣向里居未憲譽卿曰其位繫秩李樸

索金益致禍 上問廷臣果否御史毛羽徒曰臣在蜀聞  
貴陽被圍李樸力守時功罪頗不一下廷臣會議賜崇煥

食出至午門或問以五年果效否崇煥曰 上期望甚迫  
故以五年慰聖心也識者卜其無成時朝議憂度島毛文

龍難取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而去  
故 曹兆元贈刑部尚書

太僕寺卿姜仲光  
乙亥嚴禁私驛

丙子康新民為大理寺卿改南居益戶部右侍郎督理倉  
塲曹文衡為右副都御史兼理糧餉巡撫應天

丁丑御史黃宗昌劾前戶部尚書張我績通政使岳駿聲  
工科右給事中滿士聞南京戶部右侍郎呂圖南御史王

珙皆魏忠賢遺黨命我績削籍餘免官

誅罪監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九萬金

已卯錦州城成

辛巳故吏部尚書張問達子祭墓贈太保廕中書舍人

張士範張星及中書舍人周承禹下刑部獄以承禹泄其

旨也並論城旦

王尊德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壬午海軍蕭山大風雨海溢溺人畜亡笑傷稼

御史涂保泰免王世鯤削籍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朱一馮免

癸未賜表崇煥尚方劍

張鶴鳴免改陸兗學光祿寺卿

初廣寧塞外有妙化燧光者英諸虜前鎮三協有三十六

家守門長所云而虜也皆受我賞建 雖強其勢未大合

至是中外迎 上指謂通建 並革其賞諸夷已聞然會

塞外讖請粟 上堅不予且罪關出者於是東邊諸胡群

起颺去乃盡折入建 不受漢索矣

甲申遼東軍遠運之糧四月因大譟執巡撫右僉都御史

畢自肅自肅曾奏請戶部未終悍卒露刃排幕府縛自肅

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淳 州同知張世榮置煎樣

上極擊交下自肅傷殊甚而血兵倍道 郭廣新立身

翼自肅為解始全有索餉 括撫夷金及朋搆得二萬金

不厭益紛小粟借商民足五萬始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

左所八月丙申自經表崇煥至省首惡楊正朝張思順誘

捕其黨推按多廣武及車左右營卒斬十六人治本帥罪

有差畢自肅字範九淄川人萬曆丙辰進士知定興遭禮

部主事歷郎中擢寧前道僉事累進今官年四十九軍受

時述餉至五十三萬有奇變聞削秩其兄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自嚴三工章以己官贖弟職不許

鄭以偉曰自有東事以來每推一經略一撫出便視之

如膜外各袖手旁觀以故胡殺其外法殺其內非無人

才也而若若秋葉零落畢公之殺非胡非法而獨死數

百悍卒手不允痛哉乃考其終始又不死於悍卒而死

於却脅及議論間也就使不死悍卒亦必陷文不活矣

藉第令司饒者執、不絕而猶蹉跌方可咎公奈何不

然說者或責以恩感之威之不著天撫不母若楊子腹

而望兵順慈愷不能何威之施是嘉靖至萬曆兵凡六

七變如五堡大同遼陽浙都浙江軍夏非陳奇格則激  
大化公皆無焉且募兵如倒植浮屠欲執其末難矣彼  
雖撫子非有韓范窮年塞上之久一旦峰擁承天一書  
生寄其上強則窮亦欲縛其腹使不餐則窮脂欲箱  
其味使不肉勢必無撫豈非天哉

御史鮑奇謨劾免

大學士錢龍錫周道登往德陵

乙酉召廷臣於平臺出御史梁子璠所請汰兵餉疏問戶  
部左侍郎王家禎兵部尚書王在晉何兵餉冒濫至此也

二臣各有對 上入出韓一良前跪及指狀周應秋聞鳴  
恭張翼明褚恭初等以先後矛盾奪其右命都御史銜又  
出大同總兵官渠家禎奏辨失事者閣臣言其罪 上然  
之并答督撫俱犯構

給袁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

丙戌呂維祺為尚書司卿

丁亥誅故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戊子故 部 侍郎臧爾勅贈兵部尚書廢子八國子監

八 明丑朔諭通錢法

庶貢毛大龍慰諭各島值風泊登州  
召廷臣於平臺

辛卯都督 趙率教為總兵官鎮守永平薊州轄馬松

大石曹塘一路

改胡世賞刑部右侍郎錢象春通政司使呂兆熊南京戶

部尚書攝右侍郎事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

禮部右侍郎徐光啟補日講馬之驤補經筵

壬辰 上於乾清宮大殿額曰敬天法祖

太常寺卿蔣一駉疾去林采載為太常寺卿

癸巳福建道御史張三謨言君德無為臣道代終固知固

無君德所肯 皇上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宜總其大指以

責成功令閣臣盡心輔導或有所失言官不能執事事關

一節無干清議惟常就事論事固不得為輕薄抵毀之言

以傷大臣之體大臣亦不得因小言輒去務秉虛公以成

休容之風 上是之

王象乾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督師行邊宣大 樂

甲子令吉安人如會典准食淮鹽

南京刑部尚書潘士辰免

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共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宜召

頭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呼吸相通今除成暑祈寒之外

朕常時御文華殿參詳章奏

乙未李日華為太僕寺少卿倪應春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已亥起唐暉尚書司卿攝司丞事

命邱故吏科給事中侯震揚東陽人萬曆進士為太僕寺少卿

辛丑李叔元為光祿寺卿攝太僕寺添註

壬寅起禮部尚書或以弘協理庶事府朱大啟為太僕寺

少卿添註楊規光為南京太僕寺卿

乙巳章光岳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添註起都土膏

兵科給事中

翰林院侍講徐時泰孫之麟

士周錄除名應秋子

丙午起謝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神廟德妃許氏薨附葬張順妃園

丁未前兵部尚書即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黃憲卿削籍

上始御文華殿參詳章奏翰林科道各二人備置讀中書

舍人二人侍班

戊申吏部尚書王永光言三事會成宜戒冊報宜信揀避

地方宜罷從之

已酉彭惟城改南京太常寺少卿

庚戌起劉定國太僕寺卿

故吏部尚書陸光祖孫瀾故山東參政譚昌言子自知並

入國子監

前漕運戶部尚書郭尚友戶部尚書郭允厚俱聽議前巡

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年志茂御史游鳳翔同維持太僕寺

少卿陳敷俱免戶科給事中陳良訓論其黨逆

建 犯黃泥窪袁崇煥令總兵官祖大壽擊卻之斬百八

十級獲馬騾百二十

辛亥周之謙為太常寺卿

壬子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做時故恣族人吳養

春及登第因其逃僕許泰起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御史張汝懋劾免

甲寅司禮太監胡承詔李

協守南京

乙卯御史饒京劾

張維樞

山西陽和衛地震決日不止

是月福建盜竊發劫會昌蔓延於上杭武平

九朔午朔故吏部 郎中夏嘉遇贈太常寺卿故吏科給

事中侯震賜贈太常寺少卿

庚申諭吏部嚴糾貪墨慎選撫按

辛酉改國章張振彥俱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劉大受

擬應嘉俱太僕寺少卿添註

故巡撫雲南右 都御史李材贈右都御史

御史吳玉恭惠母伯張慶綏贈兵部尚書王在晉閣臣劉

鴻訓及中書舍人田仕璧改劾

癸亥協理東營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甲子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閻洪學罷

丁卯夜京師地震

戊辰右副都御史許可敬削籍

己巳誠科道官曰朕宏開言路日御文華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乃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市恩糾劾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謹及朕詰問棲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

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非朕虛懷樂諫推誠始納之初意也今後務捐精習秉公忠條奏必繫、可行彈劾必事、有據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習治亂在茲各宜誌銘

解學龍劉先春為戶工科都給事中

辛未召廷臣及督師王象乾於平藎問象乾方略對曰神

漢大酋虎墩兔慈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

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二酋俱棟漢分部歲貢自黃台吉與

棟漢閣棟漢不貢隆慶庚午德恭受封開市卜哈部夷屢

掠之去歲卜石兔而走哈喇慎被擄白台吉僅身免東投

建 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無

幾柔顏衝夷三十六眾今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三

萬人諸夷惟永即卜最強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兔之

兵可禦棟漢 上曰棟漢意不受撫何對曰當從容籠絡

上曰如不款何象乾密奏語不盡聞也 上善之命往

與袁崇煥共討象乾請發撫賞銀五萬

甲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斯芝龍既降當責其報

效今後切勿用閩人從之

貴州分守貴寧道左布政使胡平未進太僕寺卿

命錄因吏部尚書王永光主獻

故 魏時亮贈太子少保廢子入國子監

丁丑故太僕寺少卿周朝瑞贈大理寺卿

戊寅董承業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雲南道御史之羽健劾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楊維松吏部

驗封司郎中蔡奕琛邪黨

己卯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正供之邪借宜定犯贖之追

法宜復有司之協濟宜力知紳之捐助宜均授納之方便

宜行濫觴之生祠宜變替廡之公署宜除士民之義舉宜

勅 上從之其正供邪借監生加納俱不行

河南道御史方大任言人心風俗惟 皇上首為磨礪

工是之

庚辰諭王象乾曰前年臺召對卿奏晉年款一合彙顏三

十六家布慈免八大首費七萬金歲兩市今備倍之至三

十六萬卿可傳示泰崇煥督撫喻女性確查入告

命會極門中刻後母入奉其軍情不論

辛巳予故右僉都御史唐順之謚

壬午大雷電

癸未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調外

諭祭故 楊道寅

乙酉予故兵部左侍郎李楠祭葬楠嘗撫陝西有墨聲至

估奠價成寧知縣張允登面折之以允登清執得民忍而

啣之

丙戌故 潘應龍贈太僕寺卿廢子入國子監

裁登萊巡撫羅孫國楨

丁亥謫巡城御史鄒毓祚以擅逮人也

是月棟漢虎墩兔熊與卜石兔永即卜戰私卜五榜什妻

敗走都令色令軍生台托氣喇嘛追殺沃夷都司吉能兵

馬之半又屯延軍塞外窮兵追卜石兔而佯請款於督師

初請款七萬今倍溢不敢以聞

旌都城孝女劉氏蓋劉蘭閨女事母張氏不嫁年四十六

母八月沒遂絕粒死之巡視東城御史曹暹以聞

十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詳表崇煥請酌疏示閣

臣聞臣求允發 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云

汰兵減額今何仍之乎兵部尚書王在晉曰減汰當於未

歲閏臣請發三十萬金禮部右侍郎司延儒曰閏門昔防胡今且防兵前軍遠譁即餉之又錦州馬各邊危而放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天實即日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許太僕寺卿新興言終養

庚寅右諭德陳子壯訴父 科給事中應昌寬狀命錄用

辛卯補李過知許世蓋張鵬雲馬思理給事中過知吏科

世蓋戶科鵬雲禮科思理兵科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述前被陷始末及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徐世業萬言楊等有旨一官止薦一人毋替

申諭邊臣

丙申續考選黃紹杰顏光祖為給事中劉士榜劉學周

毛九華楊通 辛金鉉崔應登袁耀杰張嗣榮為試

監察御史金鉉等南京

丁酉觀學瀛訟父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寬及凡學泮死孝

狀又血書阮大械傳梟之傳 上命學泮附父祠贈大中

太常寺卿制曰夫光岳凝翁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貞之節如劉陶陶陶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魏大中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禽緇蟬蚓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鷄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賴軒之使陟於瑣闥之班洎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焚惟坐劾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無容假使銅錕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媿當禁京童貫之時士亢居宗閭實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壝逾峻尤為縉繳所先

貝錦一吹雄羅遂及詔求鈎黨獄署同文府滂碎首於黃門香回恭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天際天字重由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教顯秩震雷一夕已跼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時追贈爾為太常寺卿以爾臣忠彰為子孝泮瀟之義生死同揆卞壺誠奇王象可念於戲位於箕尾讖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星醫入地甚弘之血

戊戌 上御文華殿以御史李懋芳疏兵餉示閣臣李標曰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并責成司府議甚善 上命



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新舊賦額詳奏又出御史李長春論  
吏部積弊及革頂首充餉閣臣稱善又命御史吳玉讀前  
劾王在晉失事匿不報又劾馮訓據改張慶臻初書等疏  
李標請放歸在晉 上曰事常有是非何輕去之已因問  
惠安伯張慶臻行賄總理京營改初事閣臣謝不知 上  
曰卿等先奏請兵部及慶臻有揭帖何言不知也隨問慶  
臻慶臻中書改初 上叱曰初豈可妄增問之各臣俱  
謝不知兵科給事中張鼎延曰慶臻果行賄改初 上問  
閣臣誰增者閣臣猶未受 上閱兵部揭帖則劉鴻訓批  
兩房字蓋初書俱舊稿鴻訓自添入也立命閣臣獻票又  
命會推閣員  
起唐世濟兵部左侍郎熊明遇程正巳右侍郎世濟正巳  
添註黃龍光為太僕寺卿署太常寺少卿事方孔炤為兵  
部職方司郎中  
起李養正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陳于廷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劉澤深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  
已亥故禮部左侍郎周炳模贈禮部尚書徐中書舍人于  
祭墓撫大簡

國權

兵科給事中張喬渭御史吳玉讀外前召對喬渭和語  
上聞而責之  
壬寅山東右布政使王化行辭光祿寺卿以河工不能  
甲辰起甄叔太常寺少卿  
輸停刑  
丙午沐天波嗣贈國公  
丁未左春坊劉宇亮予告  
戊申兵部尚書王在晉免大學士劉鴻訓伏罪削籍及職  
方即中苗思順俱論死後改中書舍人田佳璧論死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罷  
庚戌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言前山西道御史劉弘光  
福建道御史汪若極陝西道御史門克新俱媚奸害政章  
下部議  
乙卯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略陽勾土賊三千  
餘人入略陽逼漢中官兵追至寧羌階州後復還趨略陽  
拒戰執閩南道中軍王道成以追急棄之  
丙辰戶部左侍郎王象楨巡撫遼東右 都御史畢自庸  
總兵官朱梅並落職

戶部中更部會推問員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禮部右侍郎錢  
 謙益 鄭以偉尚書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咸  
 以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吏部尚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  
 御史曹于汴尋禮部尚書溫體仁御錢謙益許其天啟初  
 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  
 戶科給事中黃承玄言鹽政一事曰給商庫價宜頗設先  
 朝商人中鹽即走場支鹽自運丁困過商久候於是內商  
 買邊鈔水商行鹽而過商若絕塞非隨到隨售能無怨望  
 隆慶二年都御史龐尚鵬以過商竊候許膏送運司給價  
 令內商如官價承買暫留銀二十萬備用後遵行之稍改  
 先給二錢五分餘聽內商互易後內監劉文耀搜括以餽  
 逆瑞庫價不給而奸商投在觀之門留正綱之鹽起行浮  
 課蓋新引者而舊引賤也今庫價僅七萬餘金已暫留那  
 用曰禁私販曰銷舊引往年運司袁世振減鹽斤每包止  
 四百三十斤蓋行舊引銷盡仍舊五百餘斤今宜四百三  
 十斤為准曰革商獎每引獎價五分非 祖宗二斗五升  
 之舊又加雜費毋得不困乞令內商交易立限禁其短價  
 曰罷加派 祖制罷丁歲辦七十萬五千餘引過商納泉

五斗五升走場支鹽二百五十斤為引自鹽法沮壞先臣奉  
 錢創餘鹽之法每正引帶餘鹽共五百五十斤為包行之  
 久矣後鹽斤消折於是每引折價二錢給過商令自買鹽  
 後若久候將折價及倉鈔併與內商其後以折價輸即抵  
 虧課之額不復給商近引四百三十斤盡買補之餘鹽而  
 祖宗正鹽無存矣今大工加派數萬金工畢宜蠲曰寬  
 過粟斗斛曰行邊也田曰謀兩淮稟鹽 上納之  
 癸亥召廷臣及溫體仁錢謙益於文華殿體仁謙益相質  
 辨良久 上曰體仁所奏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甚衆  
 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俱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  
 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則  
 冷局今卜相為 皇上慎用人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  
 君子天啟朝可鑒 上叱之遂下錦衣衛而禮部以錢千  
 秋試卷呈 上責謙益引罪而出立命廷議閣臣請謙益  
 回籍下千秋刑部御史房可壯乞如閣臣言 上曰君前  
 臣名何所之稱遂停枚卜李標錢龍錫固請 上切責諸  
 臣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並故套僅一二  
 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 上大稱善

夏允彝曰：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適啟。上疑耳，其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為之助，或云內庭已有為之應者，共費金八萬，官所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並揚，不知也。倏蒙召對，謙益自知以為枚卜定於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樞溫言如湧泉而錢頗詘，因事出於意外也。先是錢與韓敬為仇，韓同浙人，錢欲與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以上文又勸以緩，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實冤而詎以為非此不能扼之，視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於上。前枚卜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洞壞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工始終敬信之，然與虛紀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又溫之所為而操守益甚，收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東林過激，以致此遂致天下左衽痛哉。

倪元璐曰：自祖、神、中、葉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中之

局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窟穴中特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克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即亦我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獸之耳。然其時君子雖恩禍悉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鉗，難以絕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害君子。其君子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斬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乙丑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劄籍

辛未召軍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筠、清平伯吳遵周、故憲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對。上即用守筠總督京營。

會推閣員，失常河而道御史房可壯請外。

甲戌白水縣盜王子類等合眾來逃，兵偽冒服掠蒲城，韓

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祥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右  
 金都御史福漳胡廷宴庸老惠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儼  
 妖也掠至明春後自足矣於是各縣不以聞盜偵知之益  
 恣劫耳君縣獄走首苗溝通白水縣役楊發蒲城王高等  
 購遺盜王嘉胤等五六千人分三路掠鄜州延安初西吳  
 慶陽延安有山綿亘曰黃龍山易藪盜萬層戊午秦府長  
 史 秦閩中多盜白蓮無為教或行妖書邪術煽惑  
 愚民宜下有司逐捕解散 工不聽是年饑府谷王嘉胤  
 倡亂王子順苗美馬惟鵬李自成等流劫於且洛間也清  
 潤卧龍寺司衝事者利其財捕王苗妻子殺於小城塲賊  
 情甚鄭延村落成墟李自成者米脂縣雙泉里人初惠驛  
 卒便狂逞稍行劫邑令晏子賓蘇得其狀曰及今不萌終  
 成滔天之惡順朝廷兵甲也於是杖自成械遊於市至是  
 與同邑張獻忠作亂

癸酉故 張經贈太僕寺少卿  
 甲戌楊麟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保定  
 速故刑部尚書薛貞  
 丙子張澄為太僕寺卿署少卿事為承招為少卿添註

丁丑呂維祺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戊寅改刑部尚書王紀贈太子太保廢子八國子監  
 庚辰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前戶部左侍郎王家禎削籍  
 以斬餉逮兵再詳  
 裁豐城侯李承祚侯爵  
 辛巳御史張慎言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壬午楊一鵬為大理寺右寺丞  
 癸未 上南郊  
 故 吳國章贈太常寺少卿  
 授遼總兵官毛文龍辭疾不允  
 甲子亥朔左副都御史曹鼐祥疾免  
 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曹珍為戶部右侍郎楊鶴為左副都御史徐良彥為南京  
 大理寺卿  
 庚寅故 沈應文贈太子太保廢子八國子監  
 禮科給事中閔可陞勅大學士周道登  
 嚴私鹽  
 辛卯劉宗周為順天府尹

壬辰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予祭塋立祠謚忠介

陳子龍曰鄒公歷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觀其  
進退以為治亂雖位登九列立朝不滿數載何用之難  
而舍之易也方其為諫官吏部則以崇大體敦吏治寬  
民力為本主 肅宗時天下多事公為大臣則勸以勤  
學速任拔不羈之才收度外之士若其推賢讓能自少  
至老孜、不倦蓋忠愛之至回時所急期有益於國此  
豈迂遠難行剋居以自為名者哉

加封河神靈應英濟侯

甲午李騰芳仍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乙未穆却右侍郎錢謙益除名逮錢千秋

丁酉太僕寺 李思誠疾去

戊戌故 張孫繩贈工部右侍郎詹子八國子監

己亥官兵剿上杭武平盜大敗之明年二月平

癸卯解學龍為太僕寺卿房可壯為尚寶司少卿

陳洪範仍原官總兵官鎮守居庸關昌平

甲辰胡尚英為南京國子祭酒劉鍾英為南京吏部右侍

即加服係一級 諭德吳士元為南京左丞坊左庶子署  
翰林院事

乙巳傳陞陸完學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己酉 劉標贈太僕寺卿

許成名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貴州胡說義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新添偏橋

庚戌固原饑軍民數百人劫州庫掠市捕斬三十二人總

督武之望以聞總兵錢高翰解之

命提督軍務汪子夜月食

故提督孫江南京石倉都御史劉志選故太僕寺卿梁夢

環並論死

御史李嵩劾國子司業陳盟 科給事中張維一元款丁

卯立試浙江試題魏、子惟天為大惟老則之魏與魏同

形以媚瑞也

山東道御史吳姓言京察在通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

奸若輩非考功之法所載也如搖動國母偪封三王曰佐

逆門戶封種借題殺人曰害正建祠聚飲要典抵認曰媚

瑞瑞皆加銜一歲九遷曰速化此輩居濁入察與非法之

平丘命部院科道受叙前職各註事官於舉前命疏  
請旨特賜處分其職業不修考察如例 工從之

錦承衝都督李不矜鄭士教互許免

順義王卜石免私通建

癸丑周順昌于茂蘭訟寃 工是之以故巡撫毛一鷺媚

奸建祠備追論今已沒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察體後患禁

時贈順昌太常寺卿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

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原嫉俗轉快志於懷沙其

弘隕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吏部文選

司員外郎周順昌希聖得清擇節取若伍差絳灌哭是守

生之才光命融修罵亦禰衡之氣常共出為從事入典銓

衡並以肅心章其茂節會當龍元副致去併時則指鹿之

惡浮於望美出疑之威極於珥寺采周羅吉符網四張喬

固腐滂措欽相結焚原盜岳不可通親固有懼禍之夫閉

門而拒岑暉知與之士築室以擬袁閔而爾獨持虎執履

冰湯席鎖班荆悲咽尊酒豪捷俠尤左儒義儕鄉浩忍捐

愛息以狗壘擊本有荆柯湛族之心不止印成分宅之德

於是飛章告暴權卑下歛而東乃成斌吳幾為沼至於焚

香進食以禮遇囚飛魔投竿而救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洪

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關飽置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

然而噴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

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街第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

懷此從容者矣今挾輒阮旋萊錢並設碑陪元祐大升公

正之群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贈爾太常寺卿國家

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二正歲寒之節見

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於

戲舉聖人之中單存狂狷精忠臣之報彌媿奸回

是冬誅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總兵官渠家禎謂

舊總督張曉非所駁城議戍 新平堡參將方裕昆委

咎土人僅免官

御史陳乾陽參李永貞劉若愚事汲及趙鳴陽有旨逮之

是年前戶部右侍郎許維新卒維新字周翰崇邑人萬曆

己丑進士知澤州甲午進刑部郎中戊戌知寧國改松江

癸卯進河南按察副使甲辰察處已補河南 道歷任

有聲癸丑錄卓異甲寅進尚書司卿調南京遂家居八年

光宗初改兵部職方郎中尋進右通政光祿寺卿乞休

一五八八廿九

加戶部右侍郎致仕癸酉予祭壘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國權

鹽官談遷稿本著

己巳崇禎二年

正月己朔 上御皇極殿受朝賀

建渡河官軍拒之時而虜覬建之餉

壬戌撫治鄧陽右舍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

時撫標止步兵三百人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等奏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

岳和聲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

石泉宜川綏德葭州靜寧澄城閿鄉平閿金鎖關等處流賊

恣掠

先是為應甲撫奏置盜初不問賢讓其禍今珥盜之方在

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

戒之法 上是之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檄商維道副使劉應過剿

白水盜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

丙子 上幸太學釋奠御英倫堂國子祭酒孔貞運講大

禹謨司業倪嘉善講易泰卦大象 上善之監生江旭奇  
伏甫道進孝經疏義

孔貞運曰臣祖孔戣孔穎達俱為先朝祭酒迨我 太  
祖御極前望酒孔克堅來朝特為遣祀而穎達唐貞  
觀臨雍時講孝經所著有釋其頌迄今猶豔稱之臣以  
六十三代孫忝竊同於列祖實斷家學時自衍聖公及  
族人外又有給諫孔聞詩大行孔聞籍皆以孫子秩  
在列、明德之後用賓於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

裁光祿太常寺庖人及兩殿中書舍人月廩

逃兵掠富平

庶辰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定逆  
案諭曰冢臣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容氏首逆次及  
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須有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阨卿等  
密與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內閣評閱如事本為公  
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  
可責其後效惟是首開搆附傾陷擁戴及頌、頌美津、  
不置并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  
等數日內確定不許中書參預閣臣看詳訖分款書名再

同刑部尚書喬允升據律例各附本款尋有謂永光陰  
附逆辭不入初逆瑞處後即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  
爌端而厚錢龍錫和而撫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  
以請 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  
臣又以數十呈 上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導連化且  
云忠賢一人在內尚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  
亦庸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 上曰豈皆不知特  
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入指責祿所累若干曰此皆紅本  
瑞實蹟也宜一、揆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曰臣等職  
司案擬三尺法非所習也 上召問吏部尚書王永光對  
曰吏部止請考功法不習刑名又召刑部尚書喬允升  
壬午逃兵掠涇陽

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協理詹事府  
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祠詩刊本 上問體仁謂錢謙益  
造陷又出御史任贊化奏體仁疏其疏藜 上不懌責朝  
廷挾私攻訐後必正法尋誦任贊化  
乙酉逃兵復掠涇陽執游擊李英  
是月故山東布政司 參政嘉興譚昌言予祭贈大僕卿



二月亥朔庚寅 皇長子慈煥生皇后周氏出

談遷曰李延壽南史云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

惟殷帝乙生紂宋文帝生逆即焉並非今於我朝 孝

廟生 武宗今又見之 武宗即有愾德不隕其祚痛

哉季末禍同殷宋史語為不扭也

御史吳姓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聖式邦今

又斥任贊化班行削色似非美事乞因新慶召還言官不

聽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言冢臣王永光表率未正大同失事

輒援、貢加銜督臣則封疆之法壞貢奎馬斯作派注刑

曹則添注之法壞匪人濫推則久任之法壞指奸何等重

起李泰正司馬何官漫推崔景榮則會推之法壞媚果村

前却覆鞞欺弁髦則考功之法壞尤可異者霍維華之

九項津、列於未領何敢於欺 皇上以欺天下也曲庇

看大借為已地路人知之矣夫一媚足以概生平十壞何

以持銓政

甲午刑科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有旨驛遞原為奏報

解送奉差及大臣以禮致仕與奉旨馳傳者方應付近濫

給不遵致驛遞困歇今改劉懋兵科專管驛遞務節省歲

例兵部確足我項應付凡勘合火牌出兵部者准給發銷

注有犯重治仍設法查核不時糾奏年終撫按類報各驛

應付之數於部科如節省若干即減編額派工食以蘇民

力

李邦華為兵部尚書仍協理京營戎政

贈越南星太子太保

乙未楊鶴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張發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

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參定逆果

辛丑吏部內計京官

壬寅巡撫宣府右 都御史李養沖疾去

督師王象晉言欵、撫賞有旨聞外第不中制酌量具奏

足奪卿自有籌略何待會議三鎮類賞該部即與續發又

輸兵部曰制勝在我不得一任要挾有大國體爾部與邊

臣議之

詔曰朕惟帝王膺天眷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

以眇躬嗣服丕基夙夜祗念我 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

深緒速仰昌嗣續仰慰昭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祏垂祐今二月四日第一子生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冢嫡之先萬國協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祈有恩條臚列於後云於戲震祥肇毓坤元贊乾始以凝庥渙號洪宣解澤履吳申而布命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乙巳頒詔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中書舍人方有矩往遼東侍講朱之俊行人姜應甲往浙江南京侍講許士柔禮部主事周心鏡往江南侍講王錫霖中書舍人劉守揚往雲南貴州禮科給事中仇維楨禮部主事王宗昌往河南工

科給事中劉安行禮部主事何闕中往湖廣禮部員外郎劉夢潮中書舍人吳襄往蕪湖常鎮行人李世祺和都賢往畿內山西行人譚性學江桂往四川陝西行人李日登郭維經往江西福建中書舍人李日燁陳之翰往兩廣行人郭建邦李一獻往山東

郭邦棟為左軍都督府舍事

閣臣上通集

丙午錦衣衛帶俸右都督周奎封嘉定伯歲祿千石

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入犯中

左所巡撫熊文燾詔以撫擊新粵中

已酉禮科給事中葉有聲為浙江按察副使楊文岳為江西布政司參政御史劉有源江鼎鐘王大年為山東福建江西參政晏春鳴王際遠為山西浙江副使吏部郎中郎捷春為四川參政

庚戌郭之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兼理軍務

李成台錢春為戶部左右侍郎成名督理邊餉

傳制封各藩

命督餉部院及屯田御史清大天津口視課入為功罪設

同知專責從戶部尚書畢自嚴之言

辛亥吏科給事中沈惟炳拾遺命巡撫浙江張廷登留用

陳王庭調南京呂純如將一驄潘士良勒攸仕王之臣閣

住巡撫四川田仰已有旨

河南道御史蔣允儀拾遺有旨李棟鳳着在籍調用王大

智調南京吳弘業勒致仕吳仲開往楊嗣修勘明議處

壬子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

汴於平慶問張瑞圖來宗道何在逆案閣臣云無事

上曰瑞圖善書為瑞所愛宗道祭准呈秀母大稱在天之

靈其罪著矣問曾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侍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真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於是集列甚廣幾無一遺  
癸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莊際昌卒際昌字景說晉江人萬曆己未進士禮闈廷試俱第一以制策試字見辭亂予告天啟初授翰林修撰丙寅忤璫削奪崇禎初復秩歷今官年五十二先治生壙  
是月總督陝西三邊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武之望卒

陝西簡洛道副使劉應選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之兵敗賊略陽賊也恒口計散其脅從練兵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賊被殺猶手賊級不置也賊走漢陰應選令都司解文英同吳國輔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屢攻之又夜劫其營擒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三百人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國權

三丁已朔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謝在仁自陳罷

命外夷乞恩通政司母上

孕顏三衛及建大饑三衛夷羊入於建東不的求督

師表崇煥聞難於前也之南臺堡市我貂參邊臣俱不可

獨崇煥許之蓋東不的為建客米謀犯薊西雖有謀報

崇煥不為信

戊午宋裕本湯國祚為後軍都督府僉書張懋萬邦孚

為錦衣衛僉書邦孚南鎮撫司

己巳華州妖人張南峰借修華山廟構黨謀逆國號大侯

永豐改金斗元年軍師苗光臣餘皆照品銅印約三月戊

寅起兵勾州人田學孟訴巡撫劉廣生下長安知縣孫

雲杰捕獲之

庚午高勳為南京左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池河浦口二

營

周士樸為太常寺卿

命禮部禱雨

裁工部添注司官

命都給事中闕論倭序陞轉

兵部左侍郎唐世濟罷

進韓曠太傅廢中書舍人李棟錢龍錫並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廢子入國子監以皇子恩

前府帶俸左都督楊國棟由陞山海關副總兵轉登

萊總兵逆賢祠於皇城島進南京軍都督府僉書特留

任進都督同知右都督轉左廢錦衣衛指揮先巡閱

御史王會圖劾之至是巡按直隸御史方大任劾其貪橫

廣西道御史劉士栢請修賦役全書

辛未閣臣上欽定逆業

南京戶部尚書署吏部事鄭三俊等論計典屆期附瑞諸

奸或未恭革猶榮蓋錦謹一一臚列上聞原任大理寺右

寺丞謝啟光附馮銓投逆幕總裁偽史棘丞兩年修躋九

列原任吏科給事中郭如閏等通頌瑞原任河南道御史

何早喜壬憎良惡好拂性私張聚垣虞大復薦馮威明游

鳳翔原任浙江道御史李時馨加毒楊連侵也苛罰原任

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拜偽祠諛辭滿紙原任山東道御

史劉美四川道御史徐復陽原任戶部廣西司郎中魏勇

原任戶部山西司郎中胡芳桂見任南京戶部福建司郎

中張聚垣原任禮祭祠司郎中虞大復羅鵬原任精膳郎

中葉天陞原任兵部車駕司郎中周宇見任職方郎中李

際明見任職方主事郎存性原任工部營繕郎中魏孔政

原任屯田郎中葛大同原任都水郎中歐陽元材原任江

寧知縣今南京工部都水主事夏之禹以上皆媚瑞有據

乞照例處分

戶部四川司主事劉鼎卿參尚書張我績原領幣金四十

五萬未濟贖銀十二萬未結因進其常日會課一冊

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言屯田第一急務乞專官總理今遼

東之屯督師袁崇煥身任之又戶部尚書畢自嚴委屯

津此外如登萊山陝鳳淮田地雖荒各省直皆當請復開

糧種乞勅各撫按及守令任之

壬申南京戶部尚書署吏部事鄭三俊主計降斥六十五

人

兵科給事中馬思理乞比試應募官舍如國初例報聞

乙亥諭曰監逆魏忠賢擬校下材備員給使倘回巧智黨

籍阿保初不過規... 位莫假其羽翼... 國寶繁有徒或締好宗盟... 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 弘明効首功倡和已極... 節致長僚原及朕大寶... 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 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 却院六臣列擁戴詣附... 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果... 視其情罪輕或者另疏... 赦不問其果自魏忠賢... 却尚書崔呈秀寧國公... 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 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 史梁夢環倪文煥兵部... 右副都御史劉詔太僕... 許志吉刑部尚書薛貞... 工部尚書吳淳夫右副...

黃龍豐城侯李承祚監... 許顯純都督同知崔應... 俱詣附秋決日結交近... 部尚書徐大化吏部尚... 張勅總督尚書關鳴泰... 署御史楊維垣南京兵... 考陵太監李之才俱遣... 魏志德東吳侯魏良棟... 督同知魏希舜希元都... 錦衣衛指揮楊文昌昌... 千戶馮繼先都指揮使... 事崔鑑太監徐應元劉... 石元雅司雲禮高欽王... 應江胡明佐日詣附擁... 胡良輔崔文昇李明道... 王體乾梁棟張守成商... 八人俱配贖大學士馮... 香郭允厚工部尚書薛...

孫杰戶部尚書張我續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章蒙工部尚書楊夢家右都御史李春茂兵部尚書李春燁即輔忠吏部尚書王紹徽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劉廷元兵部右侍郎謝啟光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右副都御史楊所修右金都御史曾繼春南京戶部尚書范濟世工部尚書李養德光祿寺卿阮大鍼巡撫湖廣右金都御史姚宗文刑部左侍郎陳九疇巡撫河南右金都御史元詩教太常寺少卿趙興邦傅槐太僕寺卿晏仲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楨兵部左侍郎郭鞏兵部尚書馮嘉會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禮部尚書孟紹虞南京戶部尚書張樸禮科給事中李恒茂漕運戶部尚書李精白兵部尚書秦士大太僕寺卿張大熙右副都御史楊惟和御史何廷樞陳朝輔卓邁盧承欽石三畏劉徽吏部右侍郎許崇禔右都御史太常寺少卿陳爾翼右副都御史郭興治太僕寺少卿智鉞工部左侍郎何宗聖太僕寺少卿王銜江若極右副都御史陳維新御史門克新游鳳翔田景新周維持徐復陽劉弘光溫車模鮑奇模陳以端徐吉劉述祖李燦然劉之待兵部尚書呂紀如尚賢司卿吳殿邦戶部尚書黃

運泰倉場戶部尚書李從心巡撫江西河南大同右金都御史楊邦憲郭增光右都御史王熙舉明胡南京工部右侍郎李嵩巡撫山西甘肅右金都御史牟志葵張三傑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鷺戶部尚書曹爾禎右都御史張文郁太僕寺少卿李應公黃憲卿許其孝汪裕龔萃肅李應薦何可及王大年曾國楨馮士聞右副都御史張素養南京御史梁克順李時馨劉漢夏敬承太僕寺卿何可及宋禎漢陳殿大理寺少卿余合中大理寺右寺丞張汝懋右副都御史許可徵翰林院侍講孫之麟編修吳孔嘉檢討李若琳吏部主事李寤庸張元芳員外郎周良材中書舍人阮鼎銓上林苑監丞張永祚戶部主事張化愚李桂芳張一經兵部郎中周宇南京戶部郎中魏景監生郭希禹徽州知府顏鵬南京兵部郎中李際明南京工部郎中魏弘政通政使岳駿聲參政郭士望河南參政周鐸永平道參議辛思齊太僕寺卿徐四岳監黃州知府胡芳桂曰祠碩照不謹列冠帶闈往四十四人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吏部尚書房壯履工部尚書董可威督師遼東兵部尚書王之臣禮部尚書李思誠巡撫陝西右金都御

史胡廷宴喬應甲右都御史張九德左副都御史馮三元  
右副都御史<sup>陳鼎新</sup>部郎中朱國威通政使馮時行大理寺丞  
呂鵬雲尚寶司御董懋中御史周昌晉楊泰茂曹谷兵科  
給事中虞廷陞太僕寺少卿徐景瀛陳保泰徐揚先右副  
都御史郭興言南京通政使周維京戶科給事中陳序禮  
部主事朱慎望南京吏科給事中郭如閣南京御史何早  
江西參政虞大復廣信知府南京禮部郎中葉天陞南京  
兵部主事即存性袁州知府葛大同南京工部郎中鳳陽  
知府歐陽克材江寧知縣工部主事夏之鼎刑部主事張  
九賢吏部考功郎中加太僕少卿李宜培順天推官譚道  
謙 天府治中陞戶部員外郎潘壽曆 殿中書舍人  
吳士儁中書舍人徐溶李三楚 銜經歷童海臣經歷  
陳守瓚

都再建逆果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  
談遷曰往振瑾之敗士類汚染多矣而逆魏為劇塵迷  
京維至枚射錄此指不勝書無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  
士哉聞閣議主於錢龍錫而擬希孟出龍錫之門劾筆  
為多故姑賴人獨不預雖羅入呂純如原非賴人所歸  
也古人云受克之誅不能稱克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  
後龍錫中禍亦此業孽之矣

丙子流盜掠真寧  
耀州官兵控賊賊不敢零掠圍聚六七千人  
戊寅流盜掠寧州安化三水  
已卯連剽梅順天右 都御史王應芳以年餉數變巡按  
御史方大任論之  
命戶部遣司官督催各省直邊餉  
諭宣府西路失事官  
程啟南為通政司使沈惟炳為太常寺卿蔣允儀呂維寧  
為太僕寺卿添注  
程正已熊明遇為兵部左侍郎起魏允升兵部右侍郎明  
遇允升添設

徐光啟為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侯恪為南京國子祭酒

陸彥章為南京刑部右侍郎蔡思充為南京太常寺卿署少卿事

張論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河南按察使王元雅為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王沆為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建昌畢節東川等處管理軍務兼督川省兵餉

楊其仍以原官為總兵官鎮守陝西

是月神漢虎墩兔慈納款

海盜鄭芝龍降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於軍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舶入海毛文龍累奏其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

旅順議之

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十五萬騎犯

軍遠及抵關不見一騎入犯也問之曰往朝鮮矣抵高臺堡知未不的為神漢買婦女為建積穀軍遠武進

士王振遠陳國威以門生見仁錫曰東不的居關外陽仇

神漢實肥之又建烟也部落不滿萬駐軍遠關外者六

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可利也夜半若狂

須今夜蓋建哨在東不的內計四百餘人不挾弓矢揮

漢遠在漠外馳救不及斬頭履內建氛息矣此機會四

月間四慈先至秋冬諸王子幾夫入必舍遷而攻薊

宣動天下之兵何益仁錫言於關內道雖壯之竟不

果後建入犯之時之地俱如二生言

談遷曰秦儼晉閉之難同好猶然况屬民為異類校計

巨測而高臺堡之粟轉而塞外我戰輸之難車殆馬煩

十致其五彼器參無限而又無濟於急緩黎民脂以餌

之為建玩弄於股掌之上誤國如此督師之內其足

食乎王陳二生謀刺東不的其畫甚奇亦傳介子刺樓

閣之意泥於庸臣彼巾幗之儔曷足語度外事哉噫

四丙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戊子賊

走馬蘭山

時朝臣捐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為國興利剔弊

朝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

己丑內承運庫內官監太監車天祥提督南京織造



甲午固原盜復犯耀州督糧道恭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幾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劉應遇以千人偪漢中盜於五丁峽寧羗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通時守道程師雍巡道許都皆懦甚尸位而已

逮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李養冲以侵帑萬四千八百餘金八月瘐死

丙申胡世賞為刑部左侍郎朱世守為刑部右侍郎禁各官考語四六

戊戌王業浩為右通政謝陞為太僕寺卿仍轄東路都土齊為太常寺少卿兼光祿寺少卿

壬寅朱邦相襲五經博士命張巡許遠配饗武廟

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張肇林求升轉命閑住

癸卯鄭宗周為太僕寺少卿轄京營呂維祺為太常寺卿兼少卿提督四夷館

丙午命京學同民生康貢不必另設

丁未裁河間府歲政同知

嚴鑄私錢

孔貞運為詹事纂修寶錄戶部郎中王光賁放布花延緩降外

已酉吏部請清吏塗從之今後非三考歷滿及戶部實納不許冒題

復顧憲成原官加贈吏部右侍郎孫元化為山東布政司叅政登萊道兵備

故 戴燦贈太常寺卿廕子入國子監

庚戌韓繼思為右副都御史士毅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陸完學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

翰林院庶吉士陳演為編修壬子胡從義為署都督金弔總兵官鎮守保定在世或以原官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甲寅劉定國為光祿寺卿馮英為光祿寺卿兼少卿鄒維璉為南京右通政

乙卯倪元璐為南京國子司業故 文球贈兵部尚書故 全秉乾贈禮

部右侍郎

命釋輕繫

閏丙辰朔 建 渡河官兵拒卻之

戊午議封琉球

張夢鯨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督理軍務

令科道言事各列名款即單跪不得挾私請奏

御史梁子璠請重御省役之

已未督師王象乾報揮漢虎墩兔就款

熊明遇為南京刑部尚書兼教中為太僕寺少卿兼光祿寺丞

辛酉前通政司使魏時應卒

壬戌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三事曰調卸宜禁刑名錢

款皆王事也何必厭戶刑而禮兵之快曰撫按官題宜省

曰察處不宜使補 上是之

停督撫總兵官閔行符驗

壬申召對記注官顧錫疇時 上諭朝廷以科道為耳目

凡要緊諸司全巡視查對果奉公節嚴監督尚畏憚之何

况吏胥乃後先放尤澄刷何賴朕除知有知故因工臣疏

速究務清風弊以慈將來若大臣被誣自當剖臆控陳宣示史館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論謝陞推前撫即引疾推太僕寺卿

即出蓋畏東明神漢也且許王永光 上切責之

癸酉工科給事中王都 御史高齊明工部郎中劉

鱗長各削籍追贖下獄

甲戌工部尚書張鳳翔劾內監趙進家人運大石盜幣十

四萬餘金

湖廣道御史劉調羹言自冬徂春苦旱彌甚古者遇災大

臣修省今何應位者之多也偏過言及動廷辨求勝恬然

受事而諫臣或奪俸或降級人情之不平一也王應冕遺

悞封疆先已就逮而軍士未盡正法又人情之不平二也

殿工冒濫各議削兵門工陵工同也何以不預在京罪囚

業微明旨戒畱在外毋知無失刑者宜一體清釋 上是

之

南京 道御史韓相奏邇來用人失平有六救敗之失

有三小臣一鳴輒斥大臣被論一概溫旨失平一也丘志

充張慶霖行賄同志充大辟慶霖罰俸失平二也常祿賄

中考官薄降錢千秋以假閔節汲及主考失平三也清吏如程國祥鄒維運張璋華允誠等不失選敗類貪夫反操廟堂之上失平四也李開詩劉鼎卿撓察於察後以貪重處薛國觀撓察於察前終養錦族失平五也察典以懲不類向以閑住削籍處此今以處浮躁是借察典為人伏罪之地失平六也東胡棟漢固未易言而水蘭一局為力差易若仍前鞅不撫不剝既疲於北又驚於南速延數歲精神滿矣此預圖之第一義也兵以衛民而軍遠固原延綏薊鎮處、鼓噪皆田督撫道將威信不孚所致此預圖之第二也南京重地搜括殆盡助餉二十五萬江西改漕四十二萬又關額九年此預圖之三也 上是之

禮部 主事賀煥避諱改名世壽

乙亥武進人蔣淵等訴白糧之累萬曆時定米百石加耗五石鋪墊等定七兩九錢今加耗五十一石增費三十六兩乞復其舊不允

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千總王權德逐之出塞、斬至七八百騎權德敗沒於將高 中軍任秉德千總白慎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島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璧乞收葬父骨 上許大學士韓爌從其請 朱國彥鎮守永平薊鎮再管馬松喜六石曹增茲建十路 兼備倭總兵官曹鳴雷鎮守保定兼備倭總兵官各仍原 官

戊寅承運庫內官言改匹織解稽延命督催各有司 已卯予改 顧憲成謚端文

聞喜等縣大風 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剿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 魁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魁夜蕩中左所 庚辰陳弘道嗣 侯 應天府尹黃景章疾去

南京廣東道御史吳善謙奏去年戶部侍郎王家禎上御覽冊開新舊餉歲出浮於入約二百八十餘萬頃兵部尚書王洽奏自天啟六年崇禎元年二年過餉共虧五百二十餘萬而臣於部奏不能無疑如雲薊永昌三年額餉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今欠二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是實虧一年餘七月又宣府三年額餉八十九萬七千四百有奇

今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零是實虧一年七月又大同三年  
 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零今虧七十六萬二千  
 五百零是實虧一年八月及稱餉餉則前門止云半年應  
 餘一百三十萬宣大止云八月應餘八十萬不詳此欠後  
 補去其云餘者歸之何所乎如云延綏三年額餉一百三  
 十五萬一千二百今虧八十二萬一千七百零是實欠一  
 年十月固原三年額餉五十六萬四千五百零今虧二十  
 五萬二千三百零是實欠一年四月及稱餉餉則延綏欠  
 三十一月固原欠二年半是所發延綏失九月固原失十  
 四月不識失者又歸何所乎至如軍夏欠十之四甘肅欠  
 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恐亦未必與關目符也乞分遣風  
 力道臣覈兵數餉歲造冊送科合內外而覈之以足歲額  
 壬午故工部尚書馮從吾故 李光先各贈太子  
 太保廢子入國子監故 林梓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故 劉時俊贈太僕寺卿  
 叙拒東渡功廢袁崇煥錦衣衛正千戶祖大壽本衛正  
 千戶進何可綱署都督同知劉恩署都督俞事各賜金幣  
 有差

大學士韓爌等揭曰日發粟能此璧一本先是江西道御  
 史饒京言能廷弼遺骸未掩擬着家屬收葬 皇上御筆  
 刪去茲當再擬不敢不奏夫廷弼引任經略因廣軍陷沒  
 同撫臣王化貞論辟乙丑八月命傳首九邊其遺骸至今  
 埋棄荒郊即令廷弼正法於今日我 皇上必做古掩骼  
 埋胔之意毋重傷海內慈孫幼子之心許其歸葬臣等用  
 敢擬稟以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肯且廷弼罪案始末亦  
 有可言戊申己酉間以御史按遼時建 尚款育早策其  
 遺患請核地界修營伍聯絡南北聞大聲疾呼人莫為慮  
 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  
 撫順清河陷沒起廷弼代鎬年餘築城浹濠修守待戰廷  
 議以緩於秦凱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事  
 常未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 先帝思廷弼復以經  
 略時撫臣主進戰廷弼主守群議皆是撫臣非經略廷弼  
 連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踟躕以五千人  
 駐右屯撫臣兵十三萬駐廣寧欲過河而廣寧清右屯俱  
 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以殉封  
 疆豈非奇男子即不然撐軍前驅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

破悉尤可圖桑榆之晚緒乃張皇風鶴借王化自入關意  
以為我固嘗言之而不聽罪固在則廷弼私見挾曖昧  
之私秉誤種場之大計其故身以此今傳首邊庭亦足為  
臨難少患者之戒然揆封疆失陷之條堂、正、偕同第  
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泉尤當目瞑乃先賍坐楊連魏大  
中等作清流之陷寧既刊冀書借題殺身死尚懸坐賍十  
七萬庫及妻孥長子兆珪追迫自刎則廷弼死未心服海  
內才臣義士亦多竊歎特以封疆破口不敢訶於 皇上  
之前耳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營私者凡幾廷弼  
不取一金錢不通一覬覦終日焦唇歎舌與人爭言大計  
如其家事忠賢盜柄獨膺顯傑慷慨赴市快烈未泯傳首  
已過三年收莖原無禁例 皇上垂仁臣等所以及此或  
未以為私也 命許收莖  
陔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官兵剿平之知府曹司收到總  
兵賀虎臣功為多  
安南莫敬寬寇下雷州旋遁  
先是二月兵部以陝西巡撫胡廷宴題全陝大饑軍民盜  
劫奉旨查覈匪盜巡撫御史吳興言奏寇賊掠古所罕有

陝撫胡廷宴粗於稽起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過兵至延  
綏巡撫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而撫欺  
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涇陽三原富平耀郊三  
水淳化蒲城白水韓城朝邑等處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  
之七月則逆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統動至七八  
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曠之也  
總督朱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同畢節道鄭朝棟回永  
寧復赤水衝而水西吳邦彥莫德周奢崇明等欲渡河攻  
赤水時赤水乏食榮元撤兵還永寧賊即追至川貴大震  
五月丙朔日食 上以欽天監分刻限不合禮部禮部請  
查例修改去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朔日食欽天監未時  
正一刻兵部員外郎范守己候中初一刻書累疏致正  
宣府山海關及鎮安堡大雨雹  
乙未大學士楊景辰卒景辰字載甫晉江人萬曆癸丑進  
士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致仕列逆某閩  
住  
丙申督師袁崇煥巡鎮江再宿勞軍東江尋至雙島平遼  
將軍毛文龍時詣登州請餉聞報駛還

已酉巡視錢糧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上言七事曰歲  
 解宜折福建廣東廣西歲解群襪鞞等件萬曆五年俱  
 折色公私便之後改本色福建正天啟四年廣東自天啟  
 四年至七年廣西正天啟七年解一費十存貯朽爛曰木  
 運宜折廣東欵榆木百段花梨木一百九段淡榆木百段  
 棗木八十二段紫榆木三十段於南京丁字庫交收此不  
 甚需用枉費民力曰布帛宜停織染局例外解官用布絹  
 歷欠絹至七千二百匹布至四千二百八十四匹該局十  
 年間染戶却四千餘金買稀絲不堪曰織造宜核供應機  
 房歲解袍服先年由巡視科道驗閱近來不經會估奸偽  
 百出曰板枋宜減三監走運板枋額費一萬四百金議酌  
 減半曰占役宜汰御馬監額馬二十四馬役卒三百零六  
 人今至千八百人費餉二萬有奇誠屬濫費曰冗濫宜裁  
 織染局春秋二還袍服先年禮部侍郎 及禮科給  
 事中朱維藩請裁鋪行召商買辦本局僉書監工掌司不  
 過二十餘員今增百二十餘員致各商逃亡殆盡請行汰  
 革

吏部尚書王永光言宜與監生湯啟奎呈父原任河南道

御史湯兆京萬曆去辰進士知豐城陞陝西道御史巡按  
 宣大福建憂去起河南道管內計再擢順天兼攝學政推  
 陞大理寺丞未命貴志以沒天啟四年贈太僕寺少卿未  
 幾石三畏誣劾卒亥京察追奪夫辛亥同事今左都御史  
 曹于汴刑部尚書喬允升也使臣父而在必叨擢用請如  
 顧憲成例請復原官誥命臣又因湯兆京外天啟中成朝  
 追奪誥命者查照原官俱准復給免其子孫自行清贖以  
 于天聰因列孫正揚改吏部尚書湯兆京陳大綬故太僕  
 寺少卿鮑應鰲故太常寺少卿贈光祿寺卿張廷故戶部  
 浙江司郎中贈光祿寺少卿李倬改刑部郎中陞 知  
 府贈光祿寺卿于王立故刑部郎中贈太僕寺卿李樸故  
 戶部郎中贈太僕寺少卿李三才故南京戶部郎中胡忻  
 故太常寺少卿趙秉忠故禮部右侍郎王之采故刑部右  
 侍郎董元儒故廣西巡撫鄒漢故順天巡撫施天德故陝  
 西參政江東謙一故山西道御史賴良佐故刑科右給事  
 中方有度故吏科左給事中舒榮都故湖廣巡撫韓萬象  
 故河南參議王則古故陝西參政俞懋衡故南京吏部尚  
 書趙昌運故禮部精膳主事丁元薦故尚書司少卿徐可

求故四川巡撫真憲時故江西布政使荆籍乞先復原官從之

裁澤州訓導一永平盧龍二衛知事各一

甄淑為光祿寺卿莞尚賢少卿事

庚戌督師袁崇煥至雙島

辛亥大學士韓爌等以能兆壁求贖欠廷稱道駭承允具

揭以請六即今廷稱法於今日我皇上從古稱道時之意也

壬子南京江西道御史劉養粹上言召對之機務會議宜

預章疏之留中批發且速放小之大臣簡板宜決內臣之

予廢名器宜惜貪官之查奏功令宜嚴報聞

癸丑平遼將軍總兵官毛文龍請餉初文龍報兵二十餘

萬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曰廣詣島聞視報十

萬及登萊道王廷試於崇禎元年六月定額二萬八

千人文龍大不平故有此奏上

南京廣西道御史袁耀然劾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李待問

穢狀

六明寅朔毛文龍過表崇煥於雙島崇煥慰勞備至

兵部尚書王洽奏次年深武弁無薦者四十八人從之

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奏庫出納之弊皇上下王都高

查明劉鱗長於獄并責臣等庇護臣等謂是役也事非一

官、不一品美則相與改則迭累有以前官累後有以核

官累前有以科累道有以道累科有以視累監督有監督

累巡視此際不可不核也扣扣二八之說四六之說至於

七分私費三分完公工臣自能細核臣等所聞庫兌每百

金扣二金凡解金故意短少及發商又短二三金不等今

日又有兌支京門外瓜分近有木商某某揭稱庫莫如

現給多領不如少便爾等若肯新價扣二價扣三當即概

給如是而豈非臣子負皇上哉

乙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請進講大學衍義

吏部文選司郎中徐大相推起廢其具上不得錫一秩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申救

命會議廠庫錢糧監督收放巡視科察失職之罪於是給

事中祖重燁吳阿衡視秩同王都訊問部郎中高齊明

錫三級劉鱗長錫一級詞外顏繼祖李炳陳廷謨任贊化

各奪歲俸  
議汰冗員核撫一切文武官員奏上母下吏裏責蒼梧

等處佐貳即裁之

巡按直隸御史任傑言積貯事急罰不可不重比較不可  
不再收納不可不稽積弊不可不革火耗屯官不可不核  
報聞

平遠將軍毛文龍言督師禁海改運有旨謂自當稟受方  
略

袁崇煥報行海程期及借給東餉從之

增平涼府馬政同知關防苑馬寺 監儒學印

工部郎中孫延洞舉可芳作東師器仗不堪命追贖議罪

司禮太監魏國徽糾兩廠造作不職命杖王承恩餘降奉

御有差

鄒維璉馬鳴起為大理寺左少卿余大成為太僕寺少卿

管兵部職方司事詹士恒為南京光祿寺卿

阮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書入貢請封遣戶科給事中杜三

策行人楊倫往

丁巳故 呂兆熊贈太子太保廢子入國子監

戊午督師袁崇煥殺平遠將軍總兵官左都督毛文龍於

雙島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初崇煥於寧遠復後

即令番僧往信奴

意議和會罷歸未就再出無以

塞五年平胡之命聲言折衝慮毛文龍泄其計遂自入島

誘文龍至攜夫卒三千五百七十五人給餉金十萬是日

閱射於陸崇煥列圍止文龍兵於外以部曲百人從崇煥

慰勞部曲且拜泣俱感泣遂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寧遠

輸至亦甚便將軍何專折色召貝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

分旅順東西約束餉銀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

餉欺君而何命執下文龍欲抗辯崇煥曰我今不復遼願

試尚方劍以賄爾命又諭其部曲若文龍不宜殺爾輩即

殺我部曲錯愕命水營都司趙可懷以尚方劍斬之分東

江兵二萬八千人為四協副總兵毛承祿文龍養子旂

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總兵陳繼威各領之東江諸

務屬繼威新伯明日祭文龍而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

寧遠奏數文龍十二罪云臣前入朝商於大學士錢龍錫

也文龍錢塘人世海州衛千戶既繫秩其舅兵部職方郎

中沈元祚遺書同年王化貞授千總遣之藝鎮江城有功

因駐皮島當遼東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掣金復

海蓋四衛時 藝建 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新驕恣所上



事多浮參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莫能難也唐寧再簡乙丑失旅順丙寅失鉄山連圍寧遠錦州數月不即救其才亦可見而建以扼其背甚忌之陰通款崇煥求殺文龍而崇煥中其計不覺也惜哉

姜曰廣曰建之有東江也猶人身之有發氣也提攝之則無虞着手聽之則吮膚而不寧其言牽制非也歎長不及馬腹也然則移蓋奈何如曰石根難斷潮落道通猶鹽場堡然皆絕地也東江之師非荒忽宛在胡馬父既殺之同鉄山盡矣然則無閑輕重乎曰中國能以夷攻夷則中國輕夷能以中國攻中國則夷狀勝使無東江則彼得用遼人耕遼土矣  
談遠曰島帥初陷鎮江開皮島人俱以為功寔一日久又俱以為罪物故之後傳烽大舉人又思之不置將東江偏隅果足憚建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較遠牽制本影響而建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南鶴也各塞則有餉部皮島獨不設專利則專禍旅服尚方彼伏波功成珠犀之榜猶不免焉別島帥乎哉袁

氏贈解不道之罪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

使驕且吝又中建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

吳孟明為錦衣衛金書誠意伯劉孔昭領右軍都督府

辛酉都維理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攝應天府丞

癸亥光祿寺丞鹿善繼加太常寺少卿

上憂旱御平壘諭百官修省自齋宿文華殿誠禱命成國

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尚書畢自嚴

告社稷壇何如罷告山川壇林欽楫告雷雨等壇諭錦衣

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僞緝盜諭科道直言又令中外諸臣

清獄毋民開倉賑饑

甲子巡撫順天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應參論死

乙丑陳必謙為南京通政司右叅議

丙寅國初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孫李世選奏先臣善長封

韓國公子祺尚臨安公主善長沒後太祖痛公主不絕

如綫之脈尋賜遺旨仍手書皇封工初賜勳臣皇親外甥

李威慶威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閣精溪縣二百

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主開拆復將藏之八世近

於今日不知封中所言何事今欽限已滿臣父應龍年六

十七歲瑛遜莫臣居嫡長代父晉請命下閣部驗之有皇  
歲所藏 太祖御書恭對大學士韓曠言 皇祖御書  
官捷而所進不從疑一 皇祖戒諭出自親裁載在史冊  
何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法不類若此貶守龍閣亦  
屬無據疑二據云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  
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疑三封面稱李威慶封中  
稱李威世選疏福慶延慶威慶三名玖駙馬子二芳留守  
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恒停襲並無威慶等名  
疑四封面胡惟庸誤書容李祺誤書棋缺五篆文永昌查

尚寶司寶十有七無單用永昌字疑六又善長自臨在二  
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是春榜列功臣猶首善長而封面  
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則給勅乃有善長未死之  
前其謬可知禮部尚書何如寵禮科給事中孫紹統並論  
其偽後世選論死

談遷曰陵雖孤恩深亦負德每痛此語未嘗不為李韓  
公扼腕也世選所奏遺勅據閣藏遺墨辨其偽然謂有  
數字相類中幅不同一時走筆字義大概如此人雖至  
愚豈有作偽於所必無之事自取大體哉若曰載在史

冊則當時宸翰流落頗多史臣所遺錄在 太祖念及  
唯蓋而年遠滋疑如魏其侯所奏遺詔輒同詛罔意獨  
不少為韓公地賜秩金吾耶

代王鼎渭堯

丁卯以大雨許百官復邸舍

戊辰予故工部尚書馮傑吾祭塋

己巳予故

吳用先祭塋

傳制封蜀王

鑄周府安鄉王印

辛未改岷王禮洪妃鄭氏奏叛逆朋黨云王暴薨速殞命  
縱校速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及較尉彭倚聖彭學禮張  
天粹許國祥余承明仍令錦衣衛僉書 往同撫按勘  
罪宗善化王長子企鉅等

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御史田時震劾吏部尚  
書王永光不問

刑部以工部郎中高道素侵沒挂印獄上有舌道素用五  
千金侵冒甚多仍詳詰三日具奏

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大理寺卿

註上

兵中諭兵部曰朕以來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圉恢疆控馭  
將角一切閩外軍機便宜從事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  
鎮有年動以牽制為名全無事實剿降獻捷欺誑朝廷器  
甲芻糧盡耗軍國屢奉移鎮明旨釋慢閩奉進招降偽  
書詞旨驕悖而且剛愎自用彈劾無休節制不受近乃部  
署夷漢多兵泛舟登州繫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形崇  
煥目擊應機躬親正法據奏責十二罪死常厥辜大將軍  
峰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再變機事猝圖原無中  
制具疏待罪已奉明命仍著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  
任道將料理仍榜諭東江各島餘從寬議家屬子弟在島  
悉放寧家冒姓查已歸宗者并親信諸人咸從赦宥將領  
量才授任洗濯維新軍士給糧勿致饑困久戍勞苦願除  
名者聽遼民精壯收伍給屯老弱而歸量資濟渡朝鮮聲  
勢相聯亦與移論毛文龍死後總兵官沈世燧等統其衆  
屯種廢壞已從寬奏崇煥既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  
即惠徵宗社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存建州何憚不  
為又奏令建 易去年號方為代請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上言督師袁崇煥對 陛下曰五年城敵臣心壯之怨恐

此語非平日成美迎於顧問粹然以對耳臣今有五問一  
問方略從古禦胡攻守兩策故有鞏庭掃穴亦有墾田積  
粟今督師果屬兵秣馬往擊之乎抑繕陞治堡彼來而我  
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數來我將何以待之一問兵  
制從古名將料敵治兵有以八萬而破百萬之衆亦有攻  
剽終始謂非六十萬人不可今督師果止用閩閩見卒之  
十二萬乎抑大舉時或別有調發也如止用見卒則以少  
擊衆十圍五攻攻未足言如別有調發則沿邊勝兵不下  
三十餘萬何不見一疏一檄以備調遣乎一問糧運我  
成祖北征先議儲運今督師果因糧於敵乎抑師行糧從  
尚須內地之暫輸也如果因糧於敵則極目平沙無糧可  
因如尚須轉輸則自有遼事以來舊餉虧百萬新餉僅支  
目前司農無兩年之積未見講積貯之法何悠、也一問  
局勢遼事初起有五路進兵三方布置及用而虜用朝鮮  
之說俱不可今督師之於棟漢果必款之可恃即不為我  
用亦豈為我害乎其於毛文龍果見此兵之得力可以牽  
建 又以可未建、此之局勢不可不察一問善後連土  
陷沒久矣五年不能復獨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復連瀋間

冷日泥沙千里無烟我即得之彼毛憐海蓋諸天開原鉄嶺諸衛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轉餉乎今兵十二萬以守關門而有餘他日兵三十萬以戍遠而不足今餉四百萬以養關兵而尚不足他日餉四千萬以養戍遠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遠事有不忍言矣野師於此未見明陳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報聞或曰袁崇煥主款羽健因借五問以覆 上指云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厥衛訊鞠之濫 上以故事不聽

癸酉吳南英款邦魁欽州

乙亥故 總兵官達奇勳戍邊

戊寅復張國紀太原伯

楊崇獻為右軍都督府僉書

加勳戚諸臣歲祿有差仍賜金幣謂謚典襄祔禮成也

己卯進 陳光裕太子太保陪祀首臣

故 李起元贈少保廕子入國子監

起王志道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庚辰工部郎中高道素論死

著已獲吳州南京太僕寺卿

壬午始修 嘉宗愆皇帝寶錄先是 上諭內閣曰寶錄

傳信將來最要虛公朕昨閱 皇考前錄頭失寶蓋時政

予奪或意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

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略存當時始末聽後來評釋

庶幾初意不悔今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載

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補見滋或傳疑其於寶錄之義何

居今 皇凡之錄未竣應加申論又今士鮮實行人多虛

飾其於薦獎乞恩尤甚以自擊耳聞之事輒妄欺人以載

鬼說夢之言敢於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

善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內之多故耶祇足貽譏後世見笑

識者亦當禁之

癸未以南京吏部右侍郎唐大章莞軍職賜黃

都督侯世祿進太子太傅王家賓為署都督同知

七 明中朔故湖廣提督金事馮應京孫 入國子監

手故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祭墓

乙酉司禮太監曹化醇提督東廠 丙戌給陵工銀十二萬從德陵總理太監孔文源之請

戊子戶部左侍郎李成名言邊餉郡縣以九分為率 上  
不許令通解

癸巳開平衛貢士趙養蔚有城守功特試中書舍人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郭培元嗣武定侯  
乙巳召廷臣於平臺

文震孟為 春坊 諭德署司經局

辛亥夜興化地震

壬子揮漢虎墩兔愁兵自而東迫白兩關外據溫布等首  
卜喇庫等不能拒求寄輜重母妻於關內邊臣以聞兵部  
尚書王洽議閱其窮而來歸為擇使安置惟用此賈資其  
外藩惟邊臣便宜行之耳洽又言 巡撫張呆衡云揮  
漢叔桑我養素不協有兵若干不受節制駐牧西邊搜殺  
荼虜動稱請賞即此人也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病不至疏謝慰諭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申議御史回道考核有旨回道

稱職仍任不稱職奏罷之邇來無一不稱職即平常亦無  
以激勸今雖平常無過不對品調外外轉司道仍是風憲  
豈得以不職廢之須另行降罰

許濬祥降都督僉事

是月廷訊罪監劉若愚言故貢士趙鳴陽並不曾入魏忠  
賢幕也蓋陽嘗館秉筆太監魏學顏家非忠賢得杖贖

七一

國權

鹽官談遠孺木著

崇禎二年三年

己巳崇禎二年

八 明寅朔召北鎮撫司千戶李若璉於文華門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路周道領誥勅語步蹇溢命致仕

乙卯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兵備副使劉可訓在永寧出兵  
遇賊少失利即入城貴州兵不之救賊遂據沱江壩

戊午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張論總兵官侯良柱討蘭賊  
時偽梁王奢崇明合偽大元帥安邦彥兵數萬攻永寧論  
簡兵八千人屬侯良柱令兵備副使劉可訓懸重賞購賊  
至五峯山扼江壩大敗之斬首萬計後張論以軍中失印  
罷去蓋奸弁求冒功不得結死士竊其印以去之也

庚申侯良柱許成名約并力攻賊賊恃其山險方飲宴蜀  
兵乘霧進搗其寨賊倉皇接戰我力擊大破之賊兵夾進

賊去入驚頂嶺徑長而隘及官兵追迫矢刃交驟賊人馬  
感蹈傾陷亡其

辛酉安邦考敗走官兵追之

壬戌已刻追安邦考於江土川貴州兵爭為功時斬獲大  
首百四十三人初邦考先至赤水朱熹元謀知之密令守  
將許成名佯不勝拔營去之永寧誘賊深入薄永寧城賊  
中誘即令林元鼎自三至入王國相自陸廣入劉養親自  
遵義入邦考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  
挑戰許成名與永寧將侯良柱鄧玘等約夾攻賊兵始交

政名與羅乾象統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擁壓死  
甚衆崇明邦考莫德等悉受劍官兵斬其首時夷人崩潰  
可盡殲之而蜀將爭級發憤板營先歸餘賊得稍遁

乙丑建 三千騎屬夷東不的三千騎自大鎮堡分二道  
自杏山高橋鋪自松山且薄錦州

丙寅又至焚掠

庚午陷雙臺堡

辛巳建 出大小凌河駁石屯衛城而去

丁亥命工部收驗軍器  
己丑督師袁崇煥以建 欲而先請駐軍遠增成閩門至  
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王元雅謂虛警遣歸  
而建師詭秘竟不出  
辛卯葉燾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壬辰劉先春為太常寺少卿徐楠為光祿寺少卿練國事  
陸世科為太僕寺少卿  
甲午 劉鍾英 姜逢元教習廣吉士  
丙申卯刻月食雲陰不見  
己亥官兵定烏撒安邊安氏來降  
辛丑孫居相改吏部左侍郎成基命以吏部左侍郎寬右  
侍郎事趙羅汝元太僕寺少卿轄東路  
吏部文選司主事程國祥為稽勳司員外郎  
癸卯起駱汝禮部尚書何喬遠工部右侍郎  
督師兵部尚書王象乾致仕  
丙午予故 陳道同祭墓  
驗養性為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  
戊申吏部奏言 皇上汰冗員臣以為莫先於清廢兩京

三品以上官及糧場大吏例廢其子念其祖父勞勳也乃有父兄罪刑而子弟恩廢如故有逆暴遣戍徒民而其廢子得官如故又有考滿得兩廢如萬曆時會撫陳用賓激變獄死而子反封二廢居祿任夫廢以酬勞臣非恤罪臣也宜驗封司清核請裁以杜僥倖 上是之

魏雲甲為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已百高勛仍都督 總兵官鎮守湖廣謝弘儀仍都督

總兵官鎮守福建 庶戎王夢尹為太僕寺少卿

奪毛文龍世廢錦衣衛 毛雲龍除名

故經略楊綽棄市

辛亥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趙南星謚忠毅故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馮從吾謚恭定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王紀謚莊毅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高攀龍謚忠憲故日講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王圖謚文肅故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楊運謚忠烈故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贈禮部尚書周炳模謚文簡故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謚端文故吏科都給事

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謚忠節故吏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謚忠介故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劉應秋謚文節

是月巡撫陝西劉廣生報維川縣曹店村宜川縣龍耳嘴各賊混天王王子順等千餘人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夫利督糧道參政洪承疇同撫院中軍李滿倉屯都司艾穆千總費邑率擊破之賊走清澗

時總督楊鶴以益仕長晏知縣借行却修并州之意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 陛下屬精求治宵旰非寧時舉

祖宗故事召對文華殿蓋躬勤細務朝夕致勤恨回奏

庶幾太平之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何

以知唐虞之理哉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遼事乎臣

以為遼事不足慮也往者建 得遼地不能守無意窺中

國久矣 陛下銳意中興知 常此三空四盡之

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其一

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現、於利小者非理財

一事乎民力竭矣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歛

之術正項不足繼以加派加派不足繼以火耗又三四年



并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條例紛、大抵展轉病民甚於加  
耗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  
課而黜陟之法亡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  
堂之上不勝其煩夫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而捕之  
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相溷而法令滋張頃者嚴賂夫之誅  
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  
不盡息也導之者未盡善也其後國事急裂真如宗周言  
大學士徐光啟言十五日奉旨往局測候日食自卯初一  
刻至日出俱雲陰不見據欽天監靈臺官俱依郭守敬推  
時曆法初虧在卯初一刻推新法在卯初三刻回、曆在  
辰初一刻法之不同如此今布陰雲是法無從徵驗

十 子朔

丙辰閔蕙得為兵部右侍郎起郭尚書兵部右侍郎添設  
戊午進督師袁崇煥太子太保  
長安知縣梁州未改嘉善尚書丁嗣奴庶子也得罪而逃

冒山西籍得第至是事發免官下臺訊

壬戌廷臣請立 皇太子未允

甲子傅淑訓為太僕寺卿方孔炤為尚書司卿

乙丑廷臣力請立 皇太子許之

己巳薛獻祖嗣陽武侯

庚午召宣大總督魏雲中於文華殿

甲戌屬夷朝浪伯彥報建 謀犯喜峰馬蘭大安口

戊寅建 阿卜大以數萬騎入大安口恭將周鎮死之世

祿子分入龍井口游擊王紀臣恭將張曼德敗走又分入

馬蘭谷恭將張萬春降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以兵援先是

薊鎮塞垣頽墮又汰兵益關伍而三衛屬夷貳於我故建

大舉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王元雅遣兵援馬蘭谷而

潰

己卯建 圍薊州

庚辰京師聞警或言建 及東不的合兵或言建 倭漢

合兵無確耗

套、慈于兒罵犯單夏總兵尤世祿擊斬之

是月棟漢犯延綏官軍擊斬八百十級

十月五年朔京師戒嚴

督師袁崇煥自寧遠趨山海關聞警急趨榛子嶺調援救  
巡撫保定右金都御史解經傳馳赴

崇未諭兵部曰昨降夷報足 一西虜合兵製梯分犯校  
情近真各邊添新兵自足戰守今胡謀如此勢難復議  
調援前遠軍大山延等鎮各圖據險設伏必令匹馬不入  
自遠內畿輔山西各郡邑修防儲練屢奉嚴諭未見改觀  
今須開款城堅池深濠內添築短牆開甕設砲城門設吊  
橋近城作何收歛遠村作何歸併鄉兵火器糧草俱量地  
大小定數勒限司道親督至寧錦各城應慮持久龍固原  
平并圖預防如此布置再種早禾使千里無資胡勢自困  
畿輔山西郡邑若干每處須藏膏砲一三眼槍一令模製  
之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奏君猶天也父也臣猶地也子也今  
寓內氛氣充塞似有聖主無善治此何繇哉以 皇上獨  
勞無諸臣以輔之也 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  
御以來明法勅罰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  
亡論為政為誤俱視奉成配不少貸甚則下獄榜追幾於

刑亂國用重典矣 皇上急於求治臣謂天下固不治也  
而已以治之心治固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  
之法治之又自亂也諸臣欲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  
夢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俱失此而欲鼓衆志之氣奏精  
勤之理不亦難哉夫媚於天子威明之象也至狴犴幽除  
之地本繫外微禮表之屬而欲以置中原冠帶之倫析楊  
憐毒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偏以施之勞臣任士臣痛  
之且諸臣之接跡蒙譴者 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  
徇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結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

凡銓司一應遷擢為聖慮所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啟  
事如致慶舉髦無積薪之歎而似黨似徇亦解矣 皇上  
或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  
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憲為  
明問所及者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各舉毋廢庶小人無  
倖逆之心而藐抗亦遲矣 皇上或以屬官之失并罪堂  
官然今堂官之外又有堂官故公忠之屬統領以一鳴斥  
而瑞亮之長欲引以去何如還其堂局之常可以事權而  
課功罪也 皇上或以官守之故并罪有言責者今之有

言者亦難矣言者之中又有官守身掖垣而務諸曹精力  
既若守管合封駁而勤差謬輕重又不測例置乎何如專  
其言責可足功罪而廣忠益也 皇上以策勵望諸臣於  
是多戴罪然未試之吏節制之體統多清持否之使數揚  
之故事亦隔夫不聞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將戴罪無已  
時矣 皇上以詳慎望諸臣於是多認罪第臣誼過常歸  
已而恩亦待察若不斬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寬之并  
認罪亦或故登矣精謀封疆之庸撫似之宜也恐法紀易  
伸情而難破今之建牙者豈盡感 主爵為昔已哉封疆  
有限庸撫無窮在不以輕任為輕僂侵欺糧餉之墨吏速  
之且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胡來而我勿豈盡以呼庚  
終者過哉 皇上宜稍寬大吏聽其蒐繕願私士蔭死問  
又在不以清吏拙能臣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帶征餘征  
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 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  
一分在民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 皇上官府之  
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守勿  
畏勿怵錦衣禁獄非有鬼賊奸宄不可入理待者必不可  
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茂績長康者未之有也

吏部大選司員外郎年道行言會推扁臥臣主持臣絕不  
預聞 上以天飾錫一級侍即傳叔訓署吏部印  
甲申翰林院檢討楊觀光言兵變乞登萊酌議蠲租以示  
優卹報可  
乙酉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遇 戰於遵化中矢死  
之  
丙戌建 國遵化奸人內縱火各奔救泉清巡撫石金都  
御史王元雅自經推官何天球保定推官李獻明知縣徐  
澤教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死之連陷撫軍  
召廷臣於平臺青邊計無一效問方略命廷臣暑舉分曹  
諮試  
起前登萊總兵官楊國棟鎮守通州青薊邊總兵官朱國  
彥以退屯三屯營戴罪自劾  
丁亥遵化報至人心大震  
翰林院庶吉士劉之綸奏國家養士三百年豪杰誰不思  
望風而自劾於闕下者但此輩不屑奔走於庸夫俗子之  
前而又不能受緣要結以展布其用若招徠而致舞之則  
一人可當千百人之用矣代惟 皇上惕然改圖破腐俗

之謂開功名之門選任豪傑凡戰守之方特角之術一切  
惟其所欲為如能決策捍都城使戎騎不至近郊予之爵  
賞能控通州昌平決戰不犯山陵不扼餉道予之爵賞又  
奸兇易生及今預驛又上三事各薦舉選援將選通州天  
津漕糧議城守

日講官左庶子丁進言邊事

都督大同總兵官滿桂以五千人入援 上召賜玉帶貂  
裘封東平侯請馬三百

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夜遁總兵朱國秀怒甚榜逃將名

氏於市散督亭士壯拜同婦張氏自經

戊子巡撫四川張諭至瀘州水西毘位乞降以原貴州土  
司令請於總督朱來元檄毘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叛未  
決其群目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三十萬以抗我來元大會  
諸將賊之曰水西地深昧而多山險豁谷——望著之間  
霧瘴陰雨莫辨昏旦林多蛟蛇猛獸即不戰鬪而兵易疲  
且隘不通車水不度舟奉饌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陷伏卒  
以此敗因欽之闕未可輕也必也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  
除使資儲空竭賊必自斃自是漸進擊擊百餘日新獲過

帝得檄導賊黃雲果就食賊甚斗米五六金劉春與  
遣人入大方焚官室懸榜而出與位大恐已降與元要  
四事而欲降者當如先朝制通九驛獻故初通挽者及蘭  
却通人并貶宣慰秩與位從其二集四十八日出降著不  
叛與元受之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  
己丑諭諸臣率眾入協同城守給守卒人各五錢  
召戶兵大臣錦衣衛官於平臺

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

閣基命力薦孫承宗立命承宗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尚書兼中樞殿大學士督理兵馬控禦東陲駐通州起家  
陞見

庚寅增兵部職方司官郭士奇為郎中劉維禎李孔度為  
員外郎龔可明主事俱添註

召黑雲龍楊肇基及諸廢將  
禮部請立儲命侯來春

下禮部作提督軍務勘合

督師袁崇煥入薊州以改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等守

山海關參將楊春守永平游擊滿庫守遼東都司劉振華  
 守建昌參將柳宗武守豐潤游擊蔡裕守玉田昌平總兵  
 尤世威仍還鎮護諸陵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阮其西  
 下保定總兵曹鳴雷遼東總兵祖大壽駐薊州遇敵保定  
 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又游翼鍾守中軍王應忠  
 李應元為右翼繼張弘謀而進中軍何可綱游擊靳國臣  
 趙國忠孫志遠陳景榮陳繼都司劉撫民為中權繼朱梅  
 而進祖大壽為後勅繼何可綱而進崇煥居中應援  
 辛卯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諭兵部募智勇  
 上御札付提督 宋尚忠等凡差官選官出城俱驗放  
 三日一回奏  
 翰林院庶吉士金聲奏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  
 兵特角而天津漕糧湊集尤急未敢為見將足任也革澤  
 義士曰中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伏 陛下威靈同  
 申甫練敢戰之士為 陛下逐敵東南 上從之申甫本  
 游僧善小術嘗夜觀乾象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  
 踰旬聲跪入立召見利口稱知兵授都指揮倉書副總兵  
 遂作戰車

上聞接前各兵入城命問臣令兵部議營城外聯絡特角  
 敷成科道監守城門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洽下獄洽不習邊事聞營倉皇無  
 以應遵化陷每日始得報 上怒其偵探不明  
 壬辰勞督師兵三萬金  
 連兵值建 於馬伸橋敗之副總兵周文郁啟督師曰馬  
 伸橋去薊城二十里必建 前哨其後大陣我常預計督  
 師宿東城以待  
 以都城懸簾狹薄下工部尚書張鳳翔及主事史維堡唐  
 昌世於刑部獄  
 申用懋為兵部尚書翰林院庶吉士劉之綸為兵部右侍  
 郎協理京營戎政金聲蓋山東道御史監申甫軍給七萬  
 金造車募兵  
 令總兵滿桂王戚里雲龍禦敵宣大總督魏雲中宣府巡  
 撫梁廷棟保定巡撫劉策河南巡撫范景文山東巡王棟  
 義山西巡撫耿如杞皆入援而應天巡撫曹文衡總理河  
 道李若星鳳陽巡撫李待問陝西巡撫劉廣生鄧陽撫治  
 梁應澤浙江巡撫陸完學俱令勤王

癸巳建 晨過石門驛被擄承 袁崇煥移營城外建

以二百騎嘗我聞砲而逃竟日不再見一騎

立賞格購擒斬渠帥世都指揮使餘以是為差

甲午袁崇煥偵敵將潛越薊州而西即而追之犯薊州經

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皆陷

丙申袁崇煥至河西務議超京師副總兵周大郁曰大兵

宜趨敵不宜入都且敵在通州我也張灣去通十五里就

食於河西務如敵易則戰敵堅則未崇煥不聽時命崇煥

不得過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句建 而崇煥不知也

黑雲龍補山海關總兵官楊肇基補薊鎮總兵官

命 林弘衡盧承業催運通州糧楊國棟發兵護餉天

津糧以漸致之程從義呂應仍各守要地劉策任 解經

傳駐通州

丁酉孫承宗入朝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滿

下始馳奏建 薄城下都人統謂崇煥召敵 上不能

無心動

滿桂侯世祿至京

命錦衣衛金書吳孟明與禮部左侍郎徐光啟分練京營兵

以成造太監馮元昇等募軍北始下戶兵部發餉又太監

呂五勞軍萬金青鹽千斤米百石酒十樽羊百頭

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大小臣工豈無一人足以常信任

者而以情面二字槩從猜疑識者空之今日以第一 開

示誠心為 之本如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

至文武之途分矣視奉天下無與於國而田舍一二內

臣無可同患難者自古未有官官與兵不謀國者不知危

急敗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其危 皇上亦

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可

建 營通州北二十里分向彰義門天津密雲居庸關良

御固兵

已亥賜袁崇煥玉帶彩幣六祖大壽玉帶彩幣四餘大將

各雜蟒衣一襲戶部給各軍為粟已饑再日私掠

令參將劉天祿夜襲敵營至高家店知有備不得入

諭太子少保提督京營家城伯李守琦協理京營戎政兵

部尚書李邦華右侍郎劉之翰料理守禦事宜特命禮部

左侍郎徐光啟翰林院左中允李建泰楷校訓練

一第... 冊... 8... 頁...

庶子建 大至宣府總兵侯世祿大同總兵滿桂俱也其  
德勝門世祿避敵桂獨戰城上發大砲誤傷桂兵殆盡桂  
負創臥闕將軍廟中表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  
祖大壽陣於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  
敵騎突東南我力戰敵卻而承胤從陣南避敵還而西刀  
及崇煥材官袁昇高刀格之而折復免一而兵復合敵稍  
却我力戰游擊劉應國羅景崇于總管濟等追之運河敵  
駢多冰陷殺傷千計我亦傷失數百人乙夜收兵 上賜  
酒食勞軍

詔曰朕惟憂民爾夏自古不無雪耻除先又藉群力朕奉  
天御極思與華夏蒼赤共躋乂安建 本我命天德恃餘  
恩憫為不逞起速犯前入我邊城將吏玩法忘戒致彼蹂  
躪漫薄都城已命六師于撤警備於內閉軍諸兵堵截於  
外奮爾醜類尚肆咆哮凡我臣民共宜蘊憤乃入衛兵將  
自大同宣府保定先至山西續報至山東河南延綏已經  
遣胡尚未達起遠延日久掃蕩無期赤子虔劓朕心何忍  
茲特詔諭省鎮文武官吏凡督府有建牙之責即選精銳  
整若甲儲糧餉簡校賢將星馳赴援近地撫臣躬披入衛

不拘部調原領所部人才有智略出眾勇力超群師隨軍  
奉聞其道將以下及副參游各官有志勇吞胡才優克敵  
及廢閒將領家丁可常一部撫提驗給遺發京城內外不  
論官士軍民能募士出奇或夜劫營或焚攻具論功叙賞  
朕無所靳若奉調兵將逗留不前再聞東欽坐視罔聞速  
問懲處有祖宗之法在

辛丑刑部尚書喬允升薦故都督馬世龍故御史吳阿衡  
上從之即釋復官世龍故敵自效阿衡監軍  
壬寅開德勝門甕城休滿桂餘兵

癸卯建 徙也南海子薄暮命督師進兵  
甲辰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及兵部尚書申用懋  
於平臺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先張皇  
敵勢憐朝臣冀成款議見 上亦然 上慰諭久之崇煥  
懼 上英明終不敢言款策力請率兵入城不許賜貂裘  
銀盈甲滿桂解衣示劍 上深閱之俱同出  
丙午袁崇煥求外城休士如滿桂例并請輔臣出援不許  
丁未建 攻南城官兵拒卻之  
都察院都事張道澤論奏兵部尚書王洽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尚書李邦華報華以放砲誤傷軍士遂罷  
戊申袁崇煥遣鄉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砲潛攻建 於  
南海子頭駭遁

已酉改李成石兵部左侍郎添設  
錦衣衛 劉備提督東司房  
庚戌召大臣於平臺

是月巡撫陝西右佾都御史劉廣生奉命入援適于疹對  
督糧道洪承疇商難道劉應遇而泣留八日始行至陝州

命急斌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沈天玉等擾延川米脂清  
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妻刺泰將李重榮副之初賊至  
清澗田莊堡參將石在廊與戰手刃數賊死之

十月辛亥朔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互提督九門及皇  
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  
張弘謨等躡敵聞召議酌入見 上問以殺元文龍今通  
留何也並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遣太監車天  
祥慰諭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

大壽分理遼東兵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固自  
任城敵一旦胡騎充斥惟死戰庶足晴而值敵輒避去或  
謂其貽糧易食品物論籍、是日敵移營而南

按遼曰當滿桂戰敗時謂督師對壘不發一矢非也桂  
戰都城北崇煥戰都城南頗有殺傷第先後間縱敵貽  
患方在薊州獨不能隨其後掩襲之耶聞石門驛一小  
若驛軍某率土人壘石塞徑被攻終日而陷尚矢志厲  
舉剪其零騎但飲寇不敢散掠過其鋒於通州決一血  
戰無馮鎬都門之下庶免於戾而崇煥智不出此豈刀

在其頸不覺冥臨之耶至謂召敵脅款此無心胸者為  
之崇煥當不其然但敵鋒方銳冀盟城下如唐渭橋之  
事稍遲目前則崇煥微意有在然亦愚矣馬曰百且乘  
致寇至然與非耶

南居益為工部尚書錢春為戶部左侍郎督理遼餉曹珍  
康新民為右侍郎新督理錢法

壬子建 陷固安蓋奸人導之自民鄉至也典史朱德死  
之知縣麻城劉仲道走雄縣後遣戍初陷良鄉知縣党還  
醇典史史之棟教諭婁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死



之

袁城伯李守筠奏城上懸簾未備命杖工部且申許觀吉  
管玉音朱長世周長應下錦衣獄觀吉長世創重卒

諭各營曰袁崇煥自任賊胡今胡騎直犯都城震驚宗社  
夫閱軍兵將乃朕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遠來入援崇煥  
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騎搶擄百姓殘傷言之不  
勝悼恨今令總兵滿桂總理閩軍兵馬與祖大壽黑雲龍  
督率將士同心殺敵各路援兵俱屬拱衛仍同馬世龍張  
洪謨等設奇邀堵一切機宜聽便行事

癸丑 皇次子慈烜生中宮出

甲寅給甲寅新兵所募多市乞識者知其必敗

遼東兵潰遼兵素感袁崇煥滿桂與祖大壽又互相歛大  
壽報率兵歸寧遠、近大駭初召逮崇煥時大學士成基  
命視大壽心悻狀同相首請慎重者再敵在城下非他時  
也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自嘉靖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一  
力仍足相常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  
將不為無見而袁為人疎於大瑞少所結好毀言日至

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  
非宜哉乃都民亦群然以為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  
敢言之

乙卯兵部左侍郎閔夢得為尚書協理京管戎政

修賦役全書

丙辰袁弼賑饑民

諭孫承宗曰朕以東事付袁崇煥乃胡騎狂逞崇煥自任  
督師不先行偵防致深入內地雖兼程赴援又箝制將士  
坐視搶擄功罪難極暫解任聽勅祖大壽及何可綱張弘

謨等血戰勇敢可嘉前在平臺而諭已明今機有別乘軍  
有妙用今乃輕信批言倉皇驚擾並宜憬省自効或邀賊  
歸路或直搗巢穴但奮勇圖功事平論叙天閱寧兵將乃  
朕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又卿舊日部曲可速遣官宣布  
朕意仍星馳抵關便宜毋釋大學士成基命奏以袁崇煥  
手札招大壽又條上規畫 上俱從之

丁巳兵部 主事錢元慈改吏部驗封主事

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督理軍務孫  
承宗奏遼東清約萬五千入自通州南趨張灣臣聞之

臣手札慰諭祖大壽并傳檄三軍令游擊石柱圍飛騎追之僅及其尾方刀相向柱國力諭諸將校亦多乘洋但曰主帥已僂又大砲破我故勉至此柱國又前追大壽遠教十里諸將校且泣且戒柱國奮不顧臣思大壽危疑之甚又身貴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驚疑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盡叛也宜亞初閱內閣外兩道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人心 上從之 大壽抵山海關宣聖諭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 歸路自是大壽稱疾不復視事矣

錦衣衛 史世載提督而司房

戊午金之俊為大理寺卿孫居相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禁抄傳塘報

壬戌禁婦出城

癸亥建 夜傳矢同安趨諸部合戰明日出良鄉棄婦女 亡笑

甲子孫承宗至山海關

丙寅許梁廷棟陞見諭勳戚大臣助馬騾

張懋忠為錦衣衛南鎮撫司金書

江西道御史高捷劾大學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某自定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前逮崇煥時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颺去此非龍錫崇煥排激之哉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家語手書不一崇煥疏有龍錫低回私商之局可覆按也又崇煥與王洽書言建 屢欲求款廟堂之上主張已有其人又云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無猜否則斬其首崇煥効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刀之謀宜今日龍錫皺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有旨 輔臣佐理忠順豈有是事龍錫亦奏辨

陳盟曰或者謂大龍不殺建 未敢深入崇煥欲與和

天受其間貝錦之譖雖為毛黨造成而崇煥專殺適自 階禍可慨也夫

丁卯拔文武經略以梁廷棟滿桂為之各賜尚方劍營面 直安定二門桂始也宣武門甕城內謂敵勁援寡未可戰 中使起之亞桂不得已揮洋而出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 戰安定門外並敗沒麻登雲黑雲龍被執申亦以七千人 戰柳林大井蘆溝橋亦敗沒都人大懼 刑部囚逸百七十八人即獲之

廣東道御史劉廷佐遺家出城錫一級守門刑部右侍郎  
朱世守錫二級

戊辰諭刑部閱囚

薊州城東南角樓火

霸州道 周詩棄城走命逮之

己巳奪刑部官俸三月

壬申大學士錢龍錫引疾去

楊士聰曰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  
議者執以為辭於是連及龍錫逮獄論死初華亭陳繼

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主陳家

詬厲也年未大早釋死罪六臣龍錫與馬使其常近日

韓城宜與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

手滑也

癸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援兵

清於良鄉援兵皆沿邊劫卒竄走剽掠秦晉間李自成與

之合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自成為闖將

建 陷張灣守備房可宗遁

召周延儒李若星李成名羅喻義吳阿衡趙延慶喻思恂

於平臺

甲戌兵部右侍郎劉之綸以二萬人出京禦敵

乙亥總兵官馬世龍值建 於良鄉

進馬世龍武經略賜尚方劍

丁丑建 陷香河殺知縣任光裕攻三河不克

戊寅攻寶坻知縣史應聘拒卻之

刑部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致維榮下錦衣獄

禮部 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兼來問大學士直文淵

閣

己卯總兵官祖大壽奏述遼兵入援始末 上諭之復遣

化援遼

建 陷玉田知縣楊初芳降

庚辰何如寵錢象坤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大

淵閣夜滿二十刻進辭表得旨赴受事

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求入通州城戶部主事林弘衍將

魏都梁不納即道掠

是年御史 追卹故經略袁應泰殉遼陽之難招議

卹父之應。太子有士楷奏父死事狀并上其臨難遺疏云。臣受命渡遼之日。見人心不固。逆知遼事不可為。是以有差遼之疏。今建。攻遼十九日。殺敵頗多。二十日。固守二十一日。力竭而死。乞。聖明收拾人心。為恢復計。臣臨死。無泣不知所云。上聞之。于祭蒸贈諡。交首莫敬寬。送卒繼綱。思歸順。撫臣以綱副職。土目韋登。猶袒卒繼常陰圖內難。撫臣檄中軍黃金玉擒登。禁之始定。

庚午崇禎三年

正月初巳朔四方塵晦

壬午宋偉以原官為總官鎮守山海關。同梁廷棟馬世龍。征進王國梁以原官為總兵官鎮守山西。雁門等關。鎮山西。援兵列營防禦。事平回鎮。

故庶吉士張星進鉛藥

刑科給事中王鳴玉以失科刑部。逸囚請

命卹。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彭守印李標。時兵部職

方司印中余大成以緩奏奪太僕寺少卿。加銜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錮一秩。

建人東趙永平。夜抵果莊。距城五里。初袁崇煥留。楊春千人守永平。滿庫五百人守遼。安。

終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孫辰。回部韓繼思。為刑部尚書。張慎言。為刑部右侍郎。

刑部郎中陳臣忠。錮三級。詞外晉承着等八人。奪歲俸。員外郎蔣紹隆。奪俸五月。袁養和。奪俸三月。時逸重囚三人。

仰札設大砲城上。

趙總督楊春。茂。赴任。母。面。辭。

諭卹故副總兵申甫。

甲申召戶兵工部尚書各科於會極門。令註銷某贖各委給事中一人。查理。六曹。勅。期。奏。報。

左庶子丁進言。政府蒙蔽。引用。匪人。降三級。補左贊善。

諭兵部傳文。經略梁廷棟。遣偵騎。速探。如敵。尚。留。昌。平等。處。即。合。剿。如。絕。跡。即。督。各。將。截。於。薊。東。約。樞。輔。孫。承。宗。督。同。祖。大。壽。於。三。屯。營。豐。潤。間。聯絡。犄。角。四。面。蹙。之。母。令。聞。

七三

道統製我後戶部即催外解收買糧芻工部市硝黃鉛藥  
製砲甲戰車太僕調備馬匹京營選將領輕騎巡警盜賊  
京畿西山慰遣良弱軍家張慶發督通煤道順天撫按招  
撫流移寬卹凋瘵良御編派民壯添設火器

南京兵部右侍郎傅振商等入賀元旦為道梗疏聞命徐  
入

建 陷永平府先 人伏文廟承塵上晨登城守將楊春  
及導之兵備道副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  
龍教諭趙允殖東勝衛指揮 張國翰武舉唐之靖等

死之國昌先令諸生擊楊春死中書舍人廖汝欽故副總  
兵焦延慶守備趙國忠諸生韓原洞等俱力戰汝中軍程  
應琦罵賊被殺建 登城即召故漢兒莊副總兵楊文魁

曰昨歲三月嗚着內應何至今費我三日力予報之三百  
廢將孟喬芳戶部員外郎陳此心同知張萬壽堵生宋應  
元首降於是知紳 布政白養粹行人崔及第兵部職

方即中賈維綸 卜文煊俱降明日焚東門投白養粹  
巡撫永平都察院右都御史崔及第永平兵備道副使盧  
龍知縣張養初為永平知府兼縣事同知魏居謙為灤州

知州命養粹等募卹縣庫二萬二千餘金粟六千餘石豈  
三千石為萬未建 欲發掠各官說止之 慈 首至東

去廟故總兵麻登雲侍側勞孟喬芳等貂裘各一鼓吹而  
入 再東行留子某稱留守王府命括城中金帛諸生  
廖師周祖恩杖之籍其家同知楊爾俊解髮不中程斬之

選巨室女白氏崔氏禰馬白有珠色養粹女特獻飾者又  
遣聘選女兵部左侍郎郭鞏女輩通拘其妻餘縣昌黎撫  
寧樂亭等力守如故

丙戌速蓮化游擊趙宗普以私逃也  
命瘞城外戰骸  
諭戶部括京師官民牛糞運米於河西務給贖費事平叙

兵科都給事申張鵬雲言敵騎內犯半月矣諸臣所料理  
如通州津安昌平山陵人 皆知其必犯而不見布置之  
方遵化以南有豐潤稍北平谷皆屬間道未聞奇伏偵騎

不下三百而敵之多寡者然則司馬之責也各據將如雲  
如雨日費木色數千石折色數千金今果沛然有餘乎不  
即求接濟則司農之責也最亟莫如火砲而鉛石滾木等

或闕或少則司空之責也

丁亥文經略總督援兵兵部尚書梁廷棟回部

內官周世德降南京淨軍

都察院請遣巡倉御史不許

戊子灤州陷知州楊濂迫於搜兵自刎

太僕寺卿馮運奏先遁

刑部主事陳垣奪奪職係

南京提督大教場都督 總兵官陳洪範入援以洪範

東人止之

建 攻撫寧四日不克撫寧去山海關三十里先以參將

黃惟正力守之攻轉昌黎還永平

己丑劉之綸報敵兵分往永平遵化屯遵化三千餘騎自

東門連營至漢見莊臣駐薊州俟兵到移三河求備通州

糧以濟總理馬世龍亦至

建昌中軍白衍慶以白養粹義子遂勸主將馬光遠降

庚寅速蒞總督劉策總士張士顯涿州知州陸燧

前尚賢司御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招寇 鎬抱奇一

級

辛卯先是陝西邊盜王子順號左樹子苗美遠連逃兵掠

綏德敗參將石在廟衆至三四千南下圍韓城破前鋒鎮

總督楊鶴會巡撫劉廣生調兵

速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

命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綸追敵及於遵化如回兵逆戰

癸巳兵部揭泰近旨禁塘報衆奏抄傳却報寂、或覽者

謂本部袖手視變漫無事、非其情實臣不敢不白

乙未兵部言各省都司入賀元旦不即進命指參之

大學士韓爌致仕賜金幣行人孔聞標護行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文命入援命守涿州時涿州

參將孫潭守涿州畏警率衆託言追敵而逃下臺訊

丙申總督陝西楊鶴等至旬陽解韓城之圍斬三千級賊

遁復犯清湖之華家寺奔懷寧河官兵追逐敵十里王子

順以百十二人降總兵杜文煥受之苗美分二部走宜川

安民官兵斬七十級更降三百十二人餘大奔苗美叔苗

登霧復殺差官褚國恩等嘯聚於安定仍掠鄜州中卻宜

君分巡河西道蔣士忠總兵杜文煥擊賊敗之副總兵李

卑滄屯都司艾穆等兵大集賊黨費虎復乞降

七七

七七

戊戌巡按直隸御史董羽宸奏殉難香河知縣任光裕良  
御知縣党還醇典史史之棟教諭安上達劉導李廷表驛  
丞楊其禮宜邱光裕還醇各贈光祿寺丞之棟等各給郵  
符歸其喪贈之棟良鄉主簿

建 東向遣二騎持檄致書祖大壽求和孫承宗斬之建  
遂西承宗令游擊劉天祿設覆以待

庚子建 七永平城外十里我伏兵雙望參將孟道等誘  
至寧羅嶺伏發大敗之斬百四十九級兵氣少振  
劉之綸報石門伏地砲墜千餘人

壬寅候補將周應乾奏釋罪撫工化貞謂妄託下兵部  
論罪

廣東西洋澳夷陸若漢進大銃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屯遵化之娘、廟山  
敵望而射之中矢死總兵馬世龍在薊門不援劉氏一軍  
俱沒初巡按直隸御史董羽宸言之綸不任職 上責之  
而之綸領新兵初募四萬出彰義門已失其半素無紀律  
特賞糧以及於敗之綸字元誠四川宜賓人崇禎戊辰進  
士改庶吉士上書起拜今官贈兵部尚書詹錦衣衛指揮

會事予祭墓

高汝栻曰劉之綸以小臣驟蒙知遇非常之值也驟昇  
崇銜非常之舉也書生而驟許談兵望之殺賊亦非常  
之責也受非常之恩宜償以非常之報是以壯心一往  
不恤輕進勢雖搶攘必不欲與賊俱生若人、而公也  
則天下多立功報國之士矣惟貪生畏死所以藏頭蒙  
面托言持重不敢一言及戰耳以是青備公者謂死天  
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死而無益於事雖死何益果爾  
高枕不問任、來往於自得矣其若國計何

談遠曰方建 發難時劉司馬抱趙貞吉之情投筆請  
纓兵將俱非素習名据其上而勢已輕矣潰決不支委  
七尺於荒城之外司馬即無憾得不灰任事之氣乎握  
士為將得不償失雖為時所譏要亦慷慨奇者流語  
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其劉司馬乎

癸卯李原先改吏部左侍郎莞右侍郎第仍加二品服係  
韓策為刑部右侍郎  
張鳳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兼理糧餉洪承疇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延綏管理軍務仙

克謹為右副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宣府總兵官侯世祿以懼怯劾免

建 攻昌黎三日知縣左應選守備長安石柱國<sub>在</sub>之

殺傷遂引去昌黎小邑獨抗賊人壯之

甲辰都督王威提督團練

乙巳都督俞瑄提督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丙午遷安故兵部左侍郎郭鞏逃入京奏乞師自述有書

卻聘 上問其書云何鞏錄呈多傲謝枋得語兵部尚書

梁廷棟劾其稱大金非法命下獄論死久之戒戍廣西

談遷曰郭鞏嘗排周宗建致隸丹書其人褊激非可

備險者也庶沛卿聞妻女為辱志家告急效秦繆之哭

一語倉卒做大利譏幾陷大逆因誤書以快夙讐死灰

更沸嗜其甚矣郭氏可死彼白養粹輩不識何以真之

抑無以服郭氏心也

丁未左應選同祖大壽進建 於燕河等處多斬截自是

諸路敢戰大抵非建 乃神漢零部也時建 潛師飽颺

官兵無聞焉

罷兵部左侍郎程正己工部左右侍郎畢汝良劄可法

戊申瑞長大長公主薨

已酉時議中外七品以上官捐俸助餉 上不許諭天部

都察院曰設官圖治詔祿養廉朕方潔已奉公望諸臣而

尚廉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子諸臣果真心為國與利別

英朝廷受益何必捐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

有正供諸臣能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夙逋復完舊額

則太倉自盈司空何訕若大小事情俱從君父起見必忠

必力圖毋身家之利而貽害公眾此即福國經邦第一策

朕又身庸總、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朕民肥索欺

侵公課修捐賄道此不思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

真重典以儆積偷惟爾諸臣其慎思之

談遷曰既諭止捐助而捐助者後且不絕也則前論如

弁髦矣時廷臣俱例進獨順天尹劉宗周謂養廉不可

廢真一時矯、也

庚戌以去夏速故刑部尚書薛貞未至謫刑部郎中曹師

稷王繼燕其員外郎余昌祚錮一級主事楊登綱錮二級

命順天撫按令各屬課農其殘破處仍勸相給種免難擾

民失業廢時朕深軫念爾撫按等官宜加意拊循稱朕德



意

是月祖大壽遣參將張存仁帥騎兵都司劉雄帥步兵守樂亭昌黎亦能協將王維城守臺頭管副總兵何可綱守石門馮明英守燕河各工首功蓋山海關西南撫軍昌黎樂亭三縣城西北則石門臺頭燕河三遊城俱濼永要徑也六城固可以合剿軍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安輯關外八城斬獲首一百有奇關連無虞督師孫承宗令祖大壽戍關平四百人關內道副使王樞署都督僉事朱梅謀復建昌而建昌守將孫承業千戶蔣若愚參將軍尚信等密通款承宗令朱梅協燕河臺頭兵祖大壽以都司陳可立等隨往安撫并購歸正人三屬衛夷為建請款

巡撫陝西劉廣生甘肅巡撫梅之煥及總督楊鶴遣五路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入衛延綏總兵吳自勉領榆林兵沿途散馬又遣留賄放兵騎巡撫張夢鯨念死

遼盜王嘉胤陷府谷縣

而虜掠漢虎墩免慈以十萬騎抵宣府脅京議四十萬金止指八萬予之

國權

二朝亥朔子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敢紫莖滿桂謹

立祠

壬子進祖大壽太子太保

程鳳翀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鎮軍務兼理糧餉巡撫順天

軍夏征西將軍總兵官尤世祿陞見命兵部三調遣

甲寅速湖廣府推官許憲一以貪暴不法也

乙卯吏部尚書王永光薦諸臣邊才王之臣石聲楷曹文

衡程鳳翀王之采王繼謨

昌黎知縣左應選加山東按察僉事

張顯謨為征西將軍都督總兵官鎮守軍夏

丙辰製皇太子冊寶

程啟而沈演為工部左侍郎演兼右侍郎事李成名宋槃為兵部左右侍郎王國初為添設右侍郎易應昌為左副

都御史

丁巳官軍復建昌誅叛人白衍慶郭毓偉趙定國等

戊午祖大壽入建昌敵大至統城而戰連旬斬一百八十

餘級

己未日講官

丁進罷

庚申冊立皇太子慈煥尋遣太監惠進奉宗周張應朝于潤世通書各王府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曆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繇茲道以裕貽謀朕祇紹丕基兢懷付託乃荷皇穹眷祐胤嗣早開長子慈煥睿託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起敬承之頌八人表協應之符昨歲文武臣民跪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穉祿謙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昊誕彌之月禮官

復申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改舊章式詠吉日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授冊習立慈煥為皇太子以仰承累葉無疆之緒悅懋兆人胥戴之情大典告成環垓同慶所有寬恤事宜條列於後云云於戲位定承乾思尊甲異惟嫡惟長萃全盛而衍重熙是錫是敷保庶民以歸皇極播告天下咸使聞知

官軍復遵化

癸亥進李標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成基命周廷儒何如龍錢象坤並太子太保大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太

子太保並廢中書舍人賜金幣已馳諭承宗曰卿元老壯猷中外倚毗朕閱事委卿付託甚重近日欲躡永平安窺山海卿常審機戰禦制勝萬全總兵祖大壽前鋒控敵軍氣已揚茲發二萬金犒關軍軍士朕訓養有年必能奮勇殲大壽等赤心鼓噪朝論共推卿還宣布朕意備諭三軍朕念卿與諸將支折衝勞苦日履於懷卿須問道遣人飛報情形以便彼此策應上又遣鴻臚寺丞董用極渡海勸勞祖大壽等并發此鱗甲紵之屬千餘賞功司禮太監宋晉王永祚李鳳祥郝儒曹化醇各齎錦衣

衛指揮金帛內官太監李承芳詹正于

乙丑兵科給事中陶崇道言梁廷棟在通州奏遵化三屯營易復良鄉回安難破自謂料敵神策今難者易易者難矣又漕運總兵久不用勳臣靈璧侯湯國祚等乘多事覲位廷棟故為兩可伺昔大臣固如是乎丙寅起高弘圖左僉都御史許如蘭為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蕭毅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

丁卯諭吏部曰國家用人惟求事理民無庸都之徒不堪

內外若拘資俸其人得矣如國事蒼生何且薦舉必甲科  
通判多不肖以及堂司隱弊勢要閱說諸如此類通條來

奏

建 又大至建昌官軍擊斬八十一級

工部 員外郎陸澄源劾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不

問降澄源順天府照磨

杖 方應明六十削籍以漉河不力見劾

謝陞為吏部右侍郎

刑部在紫霸州道

周詩自經刑部

顧燕詔錫一

級

己巳錦衣衛南鎮撫司金書張道濬言臣里居聞禁入衛

道見吏部郎中熊世法御史劉芳乘傳入京中道退避又

前御史毛羽健所奏五問殆專為袁崇煥地命逮世法芳

庶午耿如杞張鴻功獄上論死

爭未周邦基張捷為大理寺 少卿朱萬鍾為太僕寺少

卿

皇次子慈 錫

壬申陳仁錫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謝德溥為

國子司業魏尚

癸酉故 郭廣贈太僕寺少卿

甲戌劉策張士顯獄上論死

丙子代府宗人索祿遮巡撫張宗衡與大譁

戊寅巡撫陝西右 都御史宋槃憂去

先是禮科給事中葛應斗言我 太祖諭足食民在禁末

作足民衣在禁華靡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民家不許

錦繡誠有鏡於治源為萬世程至明也承平既久風俗日

侈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耻儉約而愚

百庶男則女飾女則道紫嗟、育民、口終歲勤動水旱

正供若難卒歲而富商大賈操奇平贏利獲倍於農金生

粟死管子所歎我 皇上首罷織造減珍羞節儉以先天

下豈容臣庶侈靡制宜嚴禁之報可禮部覆曰近日胥

史裁冠切雲儻隸倡優錦綺曳地朱碧紅紫利繡縵組日

異月新一倡群效以立居室器用無不夸奇豪貴一筵抵

窮民歲費無惑乎公私得竭財月日耗蓋蓋多不飭也謹

遵明旨逐款開具一定品官士庶中帽及品官與馬蓋扇

一定士庶妻女衣飾一定品官士庶房舍一定僧道尼姑

不許貯無絀絹紗羅一疋官吏士庶之家牀榻椅褥一疋  
官吏宴會若血用古銅器一禁民間聚會

庶辰禮部請故兵部尚書趙彥邨典以前撫山東陳魁冒  
捷不許

己卯候降刑部郎中陳臣忠求回籍不許謂捕官未補觀  
埃陞遷俱禁之

是月督師孫承宗以七百騎援總兵楊肇基於三屯營擊

斬百三十四級肇基合擊建 斬六十六級

三月己朔大學士李標罷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 祖宗設六科五十人各道御

史百有十人歲二月科陞正一人閏一人外一人道陞

正一人閏二人外二人合百六十八人決歲而十陞其一正

陞論係閏陞論皆年來降調接踵資俸陞者無幾伏祈

皇上察科道除二八月外無陞期除正陞閏陞外無陞法

乞賜題補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署院事

壬午建 千騎抵房山有二人呼城下則良御萬千戶子

及千戶第實出偽檄招降卻之已萬千戶至云都督榆

林臧調元降敵以房山陳故忠前任延慶府同知時有降  
調元感勵求相見亡何率百騎通利舊治生效忠答以侍

散生又一騎大呼曰房山是金大定年設縣以獲祖陵爾  
官吏宜出迎知縣楊齊芳力拒之彼持斧來攻諸生李元

勲猶愈曹耿源下城說之曰既近祖陵人民不宜加害騎  
引去隨傳辛卯祭陵及期果一二千騎經城北呼諸生

人陪祭九龍岡蓋金章宗墓典生金榜臣亦往中刻款退

禮部請正文體從之

故御史劉芳下獄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 皇上命梁廷棟調度各鎮援兵

仍令回部受事令勿推督兵大臣夫此大臣不過加武臣

之掣肘之上又加掣肘增大臣之觀望之中又增觀望况

督將多微俸成功先立意見為卸過之端故無好水之先

着而徒咎任福之違令如今止以布置之概為調度則廷

棟與臣書言聞承戰守言糧餉水運言奇正布置略此具

臣所能亦中樞所能也如程縱疾徐斟酌深則中樞所

不能亦臣所不能何也兵交原野受計倖倖變在須臾只

謀于里勢有所不可非獨才有所不能也乞 皇上察臣

之言止以中樞調度諸將至可進可止可守可戰今監紀諸臣隨在調戡既無掣肘安得觀望 上是之

鑄兌理前鎮陸運餉閱防  
癸未叙甘肅累捷功總兵官董繼舒進都督同知陳洪範  
右都督張顯模都督僉事徐永壽署都督同知張爾奇署  
都督僉事授柳紹宗副總兵加劉國棟吳三畏副總兵餘  
文武陞常有差

甲申改 韓獻明贈光祿寺少卿廢子入國子監  
國子祭酒顧錫嘯以庚午秋闈 皇上首科請廣制類從  
之

吏部左侍郎孫居相言邸報馬蘭路殺將張萬春通建  
為之御導萬春本都人后月牙巷曾任京營千總中軍大  
號頭等官乞下巡城御史搜萬春家從之

復張居正大學士二廢

御史朱泰禎以東瀛吏部大選司主事解學夔事發學夔  
詞外論泰禎 府知事

乙酉下邪輩錦衣衛獄

起閔洪學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太子太保王之采都察院

右都御史黃寬兵部右侍郎事

丙戌南京戶部尚書斯三佞言六事預積蓄廣事例通權  
變議勸輸議搜借議贖罪

工部主事李逢申言用人聽言宜悉宜確利大學士李標  
成基命謀國無能又梁廷棟司道之才宜有餘中樞之才  
不足

丁亥謝陞為吏部右侍郎

臨洮援兵露宿安定門外聞入民舍大閱聲砲都人以寇  
至驚亂尋定

戊子刑部尚書韓繼思刑籍罷左侍郎張慎言以耿如杞  
獄上輕擬

御史徐尚勳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有三常罷五不可留

疏 復建昌都督朱梅送劉邦成都督祖大壽送劉應選  
力拒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議調東江兵於寧遠錦州分關外兵於  
前門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東江原為牽制之用但據非  
其地若移於要害足成牽制且可圍大其兵其民實十餘  
萬兵來則民不獨留以取渡恐不能急應且為邊防計在

遠鎮不宜全用邊兵又安可用之前門也雖邊民無可疑  
事久變生一倡百和合兩邊二千里宜防於始 上從  
之命副總兵茅元儀陳繼威周文郁往龍武中左右協率  
制東江

戶部員外郎陳此心逃自永平命法司訊之

臨洮總兵官王承恩陛見

貴州都司陳謙等次 瑛苗敗之

已丑前軍都督府火

錢繼登託疾規避逮之

庶員胡應台為刑部尚書韓某涂國鼎為左右侍郎

許兵部 侍郎王國棟終制

辛卯祖大壽進兵石塘村擊走之

壬辰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調浙江右叅政御史田時震

調江西叅議黃仲暉調撫州知府

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王從良初免命范景文還河南

上聞兵部主事王建侯才特命齎餉甘肅

癸巳左副都御史易應昌糾御史史莖狂悖奪莖俸六月

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言諸臣捐助原未有銀先以數聞

或隔一二月至或累月不至何濟於急請令通政司通撫  
按奏報捐助驗無實銀不得封入從之

甲午進王永光少保兼太子太傅賜金三十緡繼二劉遵  
憲袁可立魏應嘉各金二十余大成仍加太僕寺少卿薛  
國觀各金十五葉大受劉永祚孫元化各金十以卻敵也  
永光辭不受

乙未魏光緒楊一鵬為太僕寺少卿一鵬東路光緒西路  
錦衣衛都督同知徐本高為左都督劉僑等十人進二級  
南莊鎮撫司成昌國等十人進一級指揮千百戶孫光等

百四十人各進署一級並 東宮覃恩

吏部會議故貴州巡撫李棟非婪賄敢叛不聽命確覈

丙申兵科給事中陶崇道言臨洮援兵露宿安民門外本

兵梁廷棟指民居可宿於是爭入民舍而闕前固原總兵

楊麒憂援兵乏餉廷棟曰民自有糧何得全仰戶部其發

言召亂乞賜處分 上下問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言本月八日得山西道御史史莖揭

帖疑、千言述當日去國之跡昨十一月莖於高捷具呈

求資稱出自堂官傳諭河南道史代馬代收必俟曹于汴

出國門而後反唇也于汴有恭陳職掌一疏臣願名疏末  
其是百臣與于汴分任而莖瓶一則曰堂官之疏同此操  
縱一則曰堂官為時勢把持一則曰堂官敢侮皇上夫  
叨為風憲之官當行當止何以操縱且恪遵職掌可謂之  
把持乎且家臣初疏起用後疏亦曰俟院咨到日題補則  
家臣已洒然於臣院之職掌不敢奪也莖瓶心術而反噬  
耶 上奉 聖 旨 六月

陸考章久不赴罪之

葉茂才祭墓

丁酉令惠世伯張慶孫以萬全探煤西山  
今有司雇民舡轉運並給直戒閱津需索  
南京江西道御史劉之鳳請舉謀勇止援兵練土著盜偵  
探選守令報聞

工部尚書南居益題開納事例

宣大撫夷總兵王世忠赴任

戶部奏補漢修首命舊賞即給新賞春秋分發該督撫頌  
行王恭乾所定賞額與今款有異着額報為永例  
命餉部主事宋獻料理東江各島饑民不得以催餉留營

國權

吏部修上員詹雀呈秀詹錦衣指揮梁夢環倪文煥並詹  
監田吉劉詔詹錦衣千戶李發龍詹監吳淳夫兩詹監魏  
廣微詹錦衣指揮詹錦衣指揮詹錦衣指揮詹錦衣指揮詹  
華詹錦衣千戶關鳴恭詹錦衣指揮詹錦衣指揮詹周應秋詹  
監三馮鈺詹中書舍人顧秉謙詹監四詹中書舍人五詹  
尚寶司丞三詹錦衣司知詹各一宋宗道詹監詹中書  
舍人郭允厚詹監三薛鳳翔詹監三詹錦衣指揮詹李  
蕃詹監三張我績詹監一朱童蒙詹監一楊夢來詹監二  
李恭茂詹監三徐兆魁詹監一劉廷元楊所修陳九疇詹  
監一即輔忠李善德詹監二孫國棟詹監一馮嘉會詹錦  
衣同知一詹監四詹中書舍人一曹思誠孟紹虞郭尚友  
李精白楊維和郭興治俱詹監一秦士文呂紀如詹監二  
何宗聖詹監一黃運泰李從心詹監三岳駿聲詹監一郭  
增光單明調詹監一李嵩詹監二張文郁詹監二張素養  
宋禎漢詹監一許可征詹監二黃立極詹錦衣指揮使一  
詹中書舍人三監一尚寶司丞一施鳳來詹錦衣指揮同知  
一中書舍人三監一楊景辰監一中書舍人二房壯麗詹  
監四李思誠詹監一王之臣詹錦衣指揮詹一監一楊

維新未國或馮時行監一周維京察監一  
 建 益兵攻建昌官兵共卻之斬千五百六級  
 福建道御史初彪住言司道之陞轉自憲長而下通如流  
 水方伯而上難苦登天京堂節鉞經年未推適撫南臺十  
 不一二閱歷之時愈久任事之念易灰似酒以平常者嚴  
 加考核表著者設法陞遷宜疏通者一有司之參罰錢糧  
 有數目催科有經營完解有時候必一一不爽然後後罰  
 行而功令信令或今年經營先坐明年至未履任而替其  
 通未起微而勒其項且起解在途完納在司誤罰錮俸疊  
 被責成眼穿開復臣請立為法先論時日歷征見征帶征  
 皆以開征日始總計一年每月應若干而以一年殿最之  
 經營或一年或數年或一二月逐月派完數某季某月尚  
 欠撫按覆核而參罰之戶部總計一省完欠何項何數何  
 官分別懲處摺摺提綱法莫善焉又薦原任戶部 侍郎  
 周汝登難進易退明體達用所著聖學宗傳四書宗旨足  
 模後學易名之典方為不愧又選都邑德行之士大縣三  
 四人小縣一二人充入兩雍疏上報聞  
 成或改南金仲 吏部尚書傅振商兵部尚書馮英刑

部右侍郎並南京巡撫河南右 都御史范景文為兵部  
 右侍郎添設都土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沈琦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整理營田提督軍務  
 京師火藥局災  
 庚子御史饒京言科場閉節之弊命以後部科磨勘  
 癸卯劉定國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建 濟師萬餘入永平會官軍敗於大晏口馬世龍不救  
 建 吏部復圖豐潤移屯榛子嶺聲言往灤永攻大城通  
 州然喝竿自永平浙治歸計  
 甲辰國子祭酒顧錫嘒監生胡煥猷橫議飛噬不循監  
 規命除名  
 煥猷曰胡煥猷前上章排諸律相有劾陶陳東之目矜  
 激為名不自矜慎并喪其所守士母以一節沾、觀於  
 煥猷得視身之罪矣  
 前禮部右侍郎蔡毅中上六經註疏  
 乙巳獲叛臣賈維翰李致和  
 右都督陳洪範為總兵官鎮守浙江  
 議開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戊申戶科給事中許世蓋言三事省詔獄停駕帖免廷杖  
是春秦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是月威鼎自鳴

四 癸感入并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犯積尸氣  
庚戌朔呂維祺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糧儲

辛亥吏部尚書王永先等請釋繫臣喬允升等不聽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吳鴻虞以遠推董中行鑄二級時議  
久任

朝鮮國王李保奏辨通建之誣報聞

錦衣衛都督鄭其心王文烈累績獲功進右都督

總兵兀世祿屯梁家橋建遣冷喇嘛僧求秋世祿令守

備和應詔于總虎大威往報總督張鳳翼糾其未怯

癸丑馬世龍克大海口

乙卯 上齋居文華殿禳旱榆百官修省命成國公朱純

臣 侯陳光裕告南北郊禮部尚書李騰芳告社稷壇

溫體仁告山川壇侍郎李孫履告風雲雷雨等壇

故刑部尚書薛貞論死

九

東江舟師集南海口抵覺華島通劉興治以及島族興治

故將興祚弟也初興祚居開原衝陷於建重塔之名曰愛

塔及遼陽陷謀歸正癸亥春守金復令幕客金某通登萊

總兵沈有容渡海內應中軍王丙以告建訊興祚兄弟

及李永芳之子不承誅丙屠復州人十餘萬興祚等

雖免而疑之甚興祚因購毛文龍空札若干填同陷人名

氏夜投各營以試人向背迨曉來自理者無幾嘗犒魚皮

生且陰曰毛文龍密約在又日凌其妻相詬許先隔后

趙數夕擇貌類己者醉之衣以已衣縱火劉氏兄弟哭曰

愛塔自焚矣建驗之信不知其走皮島也戊辰春袁崇

煥以聞官副總兵已已夏崇煥殺文龍召興祚及弟興基

亡何建入犯崇煥與祚謁孫承宗於山海關西而軍前

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委兵八百人俾西援或疑之興祚不

敢前承宗令斬一亨斬國臣張汝行王承胤石國柱同興

祚合四千人專援永平建昌道臣不可遂令一亨守豐潤

興祚同臺頭營將王維新太平路將睦自強建昌路將馬

光遠永平道中軍程應琦叢建於青山營官軍二千除

夕大破之興祚先登諸夷習故急莫能辨斬五百九十三

九

級畜產稱是還太平各歸鎮庚午元旦興祚至兩仄口俄  
 值建 數千騎馬不及甲步關殺傷過當突中流矢死第  
 興賢祇執先興治留皮島構而協事素武健忿死未卹  
 又怨署島副總兵陳繼威伴薦興祚諸將來言殺繼威及  
 調兵官王遠督糧經歷劉應鵬等十一人引眾迎見興祚  
 於長山島大殺掠孫承宗以聞命承宗調戡兵部言劉興  
 治與沛據皮島以叛拘商船兵舡此不而走登萊西叩榆  
 關則縱橫諸島間據為扶餘是建 之外又生一敵國矣  
 今遣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嚴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  
 萃島倭副總兵周文郁劉應龍前往相機招輯如定亂即  
 佩大將印且易登州道 王廷試 上並依之周文郁  
 入皮島諭興治又督餉戶部即中宋獻駐旅順島諭各將  
 毋輯承宗又遣諸生吳廷忠諭之興治等稍戢  
 談遷曰劉興祚雖進亡之餘食棧懷音百計營脫與宋  
 之李蹟思魏勝何異青山之戰賈勇固堅即身膏野草  
 自當錄先登之績閱死綏之忠崇以廢贈彼興治輩將  
 奮力圖報之不暇敢禁鰲以自騁乎本兵愆忽於島帥  
 不幸後視若替麗議內徙其兵民已屬非計及聞變倥

如廟議更憂海上矣世人觀於眉睫驕語遠略識者所  
 以扼腕也  
 初大兵集南海口命嚴鶴詢孫承宗眾奏核之 上諭曰  
 朕東事委卿使宜布置其用聞須詳審勿墮狡謀搗巢  
 牽制自是勝着清嚴錢糧容徐俟之  
 丙辰南京工部尚書杜士全罷  
 丁巳吏部奉命條列天啟時恩廢瑛定奪  
 已未兵部 侍郎李世名  
 陝西邊盜苗美西奔官兵追至白家嶺多斬獲解散清澗  
 庠生李攀龍逆殺美於習家灣  
 史世載降右都督  
 壬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從其子錦衣衛南鎮撫司  
 指揮使昌國之請  
 祖大壽偏建 於永平設三覆以待誘敗之殺其渠帥四  
 人逆薄城下時謀恢復先遣化後漂永孫承宗謂也豐潤  
 王田以奢逆永當先漂州至是授上有旨常乘機用力漂  
 永勿專待邊城聲援致生遷延諸將因辨治攻具  
 終亥禮官請遣官催取纂修天啟事蹟不允

丙寅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大言河南僉役大戶之累 上是之

劉崇嗣為光祿寺卿

丁卯青州道御史畢佐周請徵嘉靖庚戌時議通派昌平各募練鋒勇經略

都督僉事王業隆為總兵官鎮守貴州

工部尚書南居益竊一級郎中王守履錫三級時製槍砲不堪責改造

馮保孟抄傳家報下錦衣獄

辛未起斬于中南京工部尚書

烏思藏僧來貢

癸酉故兵部尚書王洽卒於獄仍謀罪

甲戌孫承宗令恭將黃龍江子靜携攻具持十日糧赴集

亭昌黎游擊傅以昭也撫寧副總兵劉應選鍾宇等屯集

亭恭將孫存仁游擊孫足遜蔡可賢合大兵圖遵永

丁丑許唐事黃士俊省養時父年百歲命有司存問

賊王子順陷蒲縣蓋山西自河曲保興以至蒲津千五百

餘里與秦中隣河最狹賊自神木過河陷蒲已分二部東

獲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賊號橫天一字王戊寅諭戶部講屯鹽良法

己卯宋可久申為憲阮震亨傳朝祐為給事中王之良吳

煥中孫傲蘭龔守忠甚思詹陳奇猷范圖著李崇著王肇

時為試監察御史

是月鳳陽大雨水

太白晝見熒惑復入鬼宿犯積尸氣占主泰亂

光祿寺卿何喬遠薦德行文章之士內及華亭布衣陳繼

儒博綜典故諳通時務亦備加以一秩如先朝大徵明故

事章下所司

延綏東鎮黃甫川孤山神木等堡設在衝遠砂磧不毛仰

食山而大盜起山西斷渡軍民請開漢山西巡撫宋殿統

奏令起盜之處不關、被盜者

五廟辰朔以未孫承宗誓師

己酉大兵向灤州先是建 知我終兵從開平監紀主事

丘承嘉及豐潤總兵尤世祿求款且求代奏承嘉以白孫

承宗及兵部世祿代奏 上切責之趣承宗曰閔寧兵將

付卿討足雙望之捷建昌之復非不有功敵尚盤据內地

且出入更番引類狂逞我兵東西視望絕無舉動仰亦蓄  
銳未盡激發督率之方朕朕焉東顧炎蒸海宇手把騎汗  
敵騎將困不即奮懷待秋高馬肥鳴笳四起始圖驅剿豈  
兵事堪茲留處飭該部馳解當全悉索厥駟精運本折資  
仰調度仰其環念艱虞灼觀機會亟振衣胡之氣務張捷  
代之威稱朕眷倚特此馳諭承宗回檄總兵馬世龍屯豐  
潤待合擊檄總兵朱梅以游擊靳國臣取遼東檄協將王  
維城路將馬明英張國振同參將孫承業劉邦域等候大  
兵趨灤州合攻以牽遼東之南援檄中軍何可綱參將申  
其祐游擊岳惟忠等分襲望谷山壹永平之敵義兵游擊  
劉法守備劉啟職合三萬人屯灤州之蓮泊各持白楮為  
聲援萬柳導馬承宗駐撫軍祖大壽來聞平會之  
談速曰庚午歲建 求欵屢矣或曰乘其代請稍示曲  
折勝日後馬紹愉之專遣也當時朝議堅誥師武臣猶  
爭先處程高陽布置進止動中殿會改能恢復灤永不  
至為唐之世西北庭宋之靈夏則祖大壽革功不可沒  
也其後祖於前敵謂深入無害不妨徐瑛其敗於是種  
禍莫可拯矣亦庚午事有以誤之耶

石

石

河南饑多盜

丁亥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萬翰林院侍講署司經局事  
文震孟言臣講日輒焚香告天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聽竊  
見自逆醜匪茹聖心其勞世綜彞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  
峻猜疑漸放於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禮章勅培養士氣  
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愴、為臣見命將出師莫  
有定其功罪未審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  
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臣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  
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心臣見群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  
逆案故於子語魯太師樂曰章願剖析是非辨別邪正曰  
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平生無  
耻惟殺諸賢之呂紀如且藉其援而思辨雪矣又見吏部  
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橫行私隱故於甘誓章言戰勝攻  
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又見永光年例變  
亂 祖宗永制考選擢片清才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  
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  
其隙臣知 皇上天縱聰明猶為此語者則憂威危明之  
極思耳疏上命指呂純如憐殺其援及王永光變制擢才

一一 賢奏

夏允彝曰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永光亦清  
執王恭厥之變其孰獨侃、或云此司馬張履端王陞  
所勸為然亦永光之矯、之微也乃東林必欲逐而去  
之至永光情激為難引用袁弘勳張道濬等再啟玄黃  
之爭實已甚之故耳

已丑祖大壽抵灤州攻之明日總理馬世龍軍夏總兵尤  
世祿廷綏總兵吳自勉三屯營總兵楊肇基固原總兵楊  
麒臨洮總兵王承恩及兵科給事中張鵬雲俱至城下總  
督張鳳翼巡撫許如蘭監軍御史吳阿衡薊州道副使賈  
克忠四川監軍 劉可訓以總兵宋偉等攻遵化掣其

東顧

辛卯復灤州官兵分攻梯而上建 出戰東門祖大壽預  
伏弩大敗之始遁伏擊又大敗之走永平

壬辰復邊安

錦州參將黃龍為征、前將軍都督俞弼鎮守登萊東江  
龍至皮島建 至擊敗之耿仲裕倚凡仲明為奸利除與  
建 市龍討誅之

國權

癸巳復永平建 屢敗力不支而遁何可綱等入之諸將  
俱至孫承宗等檄監紀王事兵未嘉等曰彼走西北遵化  
城必虛大兵躡擊彼索重而避易及也仍輕騎追於塞下  
祖大壽如其言至冷口斬九十九級馬世龍斬級如一  
流盜破全鎬關殺都司王肅時總督楊鶴在耀州胡榆林  
道 張福臻鎮將王承恩等赴剿

甲午復遵化總兵宋偉同關外副總兵謝尚政川湖副總  
兵鄧玘等先登敵自北門遁是役也復灤州永平遵化遷  
安大城四各堡十二轉戰三百餘里斬三千二百餘級俘

二十二人併為獲知府張養初首擒偽都御史馬思恭偽  
兵道 賈維翰偽知州楊熠偽都督李際春偽守備呂

及第偽備禦張克明石國鼎及內應蔡通朱運泰卜文燧  
其叛官白養粹崔及第張養初妻女皆在前太僕寺卿陳王庭

經其母與崔及第張養初妻女皆在前太僕寺卿陳王庭  
刑髮未任孫承宗入永平撫慰士民仍回山海關

乙未駙馬都尉侯拱辰司禮太監李奇懋往勘岷王府故  
岷憲王子常寧王幹坤以失愛早夭憲王收其田宅逐其

庶子國英國偽及憲王薨長史以經寧王長孫金鉉報巡

按御史黃宗昌巡撫洪如鍾以國英事聞  
庚子 傅懋禮闈入朝上章見糾特宥之

故工部尚書劉廷元卒廷元平湖人萬曆甲辰進士知南  
海庚戌擢御史乙卯巡城五月張差挺擊論罪且指為風  
癩議者不平庚申劾罷天啟乙丑起太僕寺少卿歷南京  
兵部尚書至今官崇禎己巳論黨逆城旦

甲辰 神廟皇貴妃鄭氏薨謚恭恪惠榮和靖  
戊申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仙克謹宿清源公署盜屠永  
福利之未殊克謹劄籍

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督理軍務孫  
承宗以收復四路上露布曰天子萬年玉振累朝之鴻烈  
聖王一怒廓清千里之妖氛九野懾騰三靈氣老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體天地之生成神化同流  
覆載奉 祖宗之法度治功邁跡唐虞防已密於未萌道  
更弘於無外蠢茲妖孽逆我顏行結藜養之犬羊作突奔  
之豺虎既闌內地載瀾東徧憫予赤子之流離恧爾蒼生  
之仰望然窮兇極惡大罪方盈乃共憤同仇天威遠播於  
時兵部尚書梁廷棟斷以成謀戶部尚書畢自嚴精以析

計工部尚書南居益葦以塢工總督兵部尚書張鳳翼督  
餉兵部左侍郎兼巡撫程鳳翀駐涿州巡撫兵部右侍郎  
解經傳駐通州兵部左侍郎范景文駐昌平兵部右侍郎  
侯恂巡撫順天 金都御史許如蘭提督緬紀操縱紀權  
兵科給事中張鵬雲戶科都給事中玄默工科都給事中  
顧其仁中樞軍實磨厲將吏監軍御史吳阿衡巡按御史  
董羽宸巡閱御史張學問督餉御史沈猶龍巡漕御史蔡  
一桂恩布軍中法嚴關外太僕寺少卿兵部職方司郎中  
余大成監紀職方司主事上禾嘉謨資職方司郎中周夢  
尹完閱職方司郎中陳瑾齋幣職方司主事王秋祚閱兵  
職方司主事安國棟略預授鈴力嚴鎖鑰戶部山東司郎  
中薛邦瑞閱內餉司主事刁化神閱外餉司主事王四聰  
天津餉司樊維城薊州餉司主事蔣範化通州餉司主事  
丁汎芳員外郎路來賀傳國俊宅運餉司林弘猗雲雲餉  
司主事孫士髦昌平餉司主事宋開春易州餉司員外郎  
劉為瑄河東餉司郎中宋獻一勅報笑載藉著壽永平道  
張春閣內道王樞軍前道孫元化薊州道賈克忠雲雲道  
孫止秀四川監軍道劉可訓昌平道盧維屏遼餉道張志

芳天津道石聲諧霸州道方一藻易州道沈榮善皆文武  
合昔兵民總理 鎮總兵官馮世龍前鋒鎮總兵官祖大  
壽三屯鎮楊肇基遠鎮宋偉延綏鎮吳自勉寧夏鎮  
固原鎮楊麒臨鞏鎮王承恩提督京城王威昌平鎮尤世  
威通州鎮楊國棟署平遠鎮朱梅立功總兵官賈承武倡  
中和汝戮力同心臣承宗臣總督張鳳翼同奉威綸共承  
蕃錫以私門刻容合間左丁男既牽制於河東遂合兵  
右於是巡撫俞都御史許如蘭以幃幃籌策澤州總兵官  
宋偉親兵勦楚更牽東謀之謀於是總理鎮馬世龍統精  
騎提兒同總兵官楊肇基尤世祿楊麒吳自勉王承恩擢  
甲沙河蕪緞而後之路於是監紀職方主事丘禾嘉提戈  
開併以共啟祛於是監軍永平兵備張春融騎樂亭以分  
犄角於是餉司主事刁化神同監軍閔內道王楫握著撫  
軍以急供饋於是征遼前鋒鎮總兵祖大壽以壯勇忠肝  
鼓仇讐義旅乃以署鎮朱梅所檄協路副總兵王維城等  
盟忠建路以觀遼安乃以臣所命副總兵何可綱等  
拔旆盧峰以牽永郡乃以義兵營加街游擊劉法劉榮職  
等結綴龍山以張其勢乃以義兵營加街都司邵思忠宋

三畏等隨征蓮泊以大其聲乃以祖可法祖澤潤孟道蔡  
可野為左哨以韓大敷孫定遠曹恭誠為左協營以佐之  
乃以張存仁黃惟正鄭一麟于永綬為右哨以羅 景榮  
孟繼孔趙國志為右協營以佐之乃以張弘模劉天祿鍾  
宇為次左哨而以黃龍左步營佐之乃以劉應選劉定邦  
李正恭為次右哨而以汪子淨右步營佐之乃以祖大樂  
祖澤洪儲定邦劉定國于應選楊汝梅為後勁而以左夷  
營海參代劉漢唐右桑營桑昂李正美張兩翼佐之於是  
祖大壽居中勁中權以吳襄同賈承武統馬步漢夷鎮兵  
義兵十餘萬而馬世龍尤世祿楊肇基楊麒吳自勉王承  
恩適至群雄并力四面分功公營先挫其前驅布陣隨惟  
其中壘惟東將員直前之氣因薄先登乃東兵決必死之  
塗魚貫而上若夫雨洗天兵而將奮風及火而樓焚六花  
雲捲一公草木變旌旗之色七萃風行三箱雷震雜草鼓  
之聲於是祖大壽設伏 涼林兵上壁暗夾北奔之路倂  
開解網之方歸寇窮追盡殄擒虎落一城載武仰依天  
地鴻恩於是新國臣等以是日入遼安九日環攻早寒暑  
膽於是何可綱等以次日入永平凌晨西向遊獵驚魂於

是張鳳翼許如蘭朱偉副總兵謝尚政亦以次日入遵化  
援將屬士奮勇登陴七月盤桓三密已窮於狡兔十年仇  
耻一朝少雪於前才蓋金泉再合平灤龍紀重開長善慮  
河駝嶺頓還孤竹清風鹿角龜灣復見露山明月夾碣石  
而標漠懺挽天河以洗胡塵萬馬驕嘶一戰奏合圍之勢  
六蕪宵遁三方成破竹之形立縉士女於玄黃盡脫生靈  
於水火此皆我 皇上以有征神略運不殺仁恩故內決  
勝於成謀外握奇於獨運山河大地基隆百二金湯日月  
中天明備三千禮樂萬姓仰光揚之武烈千秋誦赫濯之

聲靈風起雲飛真見四方猛士浪恬浪靜應知中國聖人  
臣等無任欣躍惟忭之至承宗又續報鄧垓等遵化斬五  
百五十五級吳自勉灤州斬一百八級合前露布共三千  
一百五十八級

談遠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僅復四城雖師武臣  
力而彼為獲棄我為瓦全祇奏事狀足矣露布侈捷天  
耻以示功高陽號經濟鉅公亦徇時為之耶

六月朔朔庚戌馮銓為郭鞏訟冤謂論死非其罪

四川監軍道 劉可訓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都督俞事殷體仁為總兵官鎮守陝西王用予為總兵官  
鎮守臨沅沅虎臣為征西將軍都督 總兵官鎮守寧  
夏

壬子左副都御史易應昌以輕擬喬允升等下錦衣衛獄  
成基命請改下刑部從之

王嘉胤攻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據之  
乙卯前東江副總兵毛承祿訴父文龍之冤不聽

庚申楊述程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癸丑王嘉胤兵二十人圍孤山堡榆林道白昭清遣

狀體信擊斬一百十八級賊魁金務希伏誅賊遁入府谷  
洪承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斬八十一級

辛酉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談遠曰前臘月連拔三相今夏又二之蓋意無舊相名

廣開員習以速其去也

甲子先是遷晏徐雲透白榆並萬曆已未進士瑜子養粹  
娶雲透女先後致訟及養粹陷逆雲透以尚賢司少卿頌  
詔畿內蒼頭逃至天津被訊巡撫程鳳翀具言其情時籍  
白養粹地四十二頃有奇崔及策地八頃有奇楊增孟喬



芳梯文魁地各有差俱虛龍麟

襟早諭百官脩省

工部左侍郎笈右侍郎事沈演言未大創兵貴先人今  
援師集城下餘十萬東江大帥雖死其兵尚二萬八千其  
地迫近火劉興治與蒙深可以計攻擇有機智思信  
素著者撫定其衆勅以効命自贖使悉銳擬其重地必  
自疑愛塔素重於中內應必不少使以易將夾攻蓋營  
旁收四衛以備遼陽焚其禾稼剪其游騎彼將自用乃封  
殖二衛復建海西此一勞永逸上策也或將才難得大舉  
尚遲則彼肯受我戎索二百餘年其巢穴皆我故地今  
仍領當仍為假道順逆不分戎心益肆宜乘此兵威革  
甯門罪衛其中堅驅其牛馬使買路之資不足償失剪其  
羽翼而自不逞中策也又或以兵貴萬全大征危事亦  
酒大設軍容耀兵塞外將所入之道開塞令斷深溝陝  
壑以限馬使高下險阻皆非故道乃以邊內盡復收臺  
如先臣戚繼光更加嚴密留銳師一二萬於各口廣間謀  
設瞭望會合情形昭然目中先其未至出塞踪散之  
兵不多必賄約各部偏敗衆乃携兵此以攻不能及遠聊

以回圍下策也章下所司

談遠曰吾讀沈司空三策而歎於時俱非所用也歷時  
動衆言之易行之難日者劉興祚來歸怨建次骨勢  
不反顧常宜召問令條列建情狀彼兵數多寡何  
若號令進止何狀將領大小何若諸部分合何若宗戚  
智勇何若戍守堅瑕何若一一探錄他日用為御導倍  
他間多矣彼建深入胡地單虛假與詐為鋒潛出萬  
騎持十日糧逾遼河極其後利則進否則疾返雖未即  
勝令建知我不測援而突來將來未敢輕自我也今  
膜外真與詐毫無揀擇惟攻一城則併援攻一堡則併  
守於彼已情形甚如也夫見在可用之人可乘之會而  
更忍借箸坐待數月亦計之晚矣嗚呼  
乙丑宋統殷為右金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巡撫山西王  
順行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改許如蘭巡撫廣西  
許西虜棟漢虎墩虎慈慈奇  
丁卯劉應遇為右金都御史巡撫甘肅應遇先為商維道  
平漢南盜故有是命  
工部尚書南居益免郎中王守履廷杖削籍時試砲炸裂

戊辰改禮部尚書或以弘贈太子太保  
 庶午諭兵部武場特拔勇母拘牽文法  
 辛未江西道御史張養言聖諭咨訪鹽屯臣於屯政未曉  
 於鹽法常巡視兩淮頗知得失謹列六事曰重邊商以准  
 祖制洪武間每引銀八分永樂間每引米二斗五升官征  
 至薄商利至厚無所謂餘鹽也餘鹽起嘉靖間關中本色  
 每引至五錢運司餘銀每引至八錢九塞艱阻商人不能  
 趨赴邊商止有其名不過金報需戶攬納則國家以餘銀  
 奪本色之利也今不能蠲餘銀亦當守正課商非本色不  
 許關中引非邊中不許行鹽曰禁浮課以絕占寓正鹽每  
 引邊中五錢納運司八錢引吉內商餘費實一金循次派  
 鹽嘗待數年或加引價越次收吏其利數倍如近日節商  
 則有占寓除吉等鹽無不皆然浮引日增邊中之引日滯  
 今若言增引宜均派邊中之引庶占寓之少哉曰疏存積  
 以應急需則初鹽法有常股有存積歲常股七分存積三  
 分常股謂常行鹽也存積謂積鹽在場過邊警關中今量  
 增引目一二十萬綱商均派成於常股中納之准其超掣  
 或輸金運司或輸粟芻營伍因事而增事平而止曰革則

沒以清甯與兩淮制鹽正數外零鹽作論罪納銀曰割沒  
 載可得九萬金或十萬金解戶部蓋兩淮歲引七十萬五  
 千一百八十為銀五十六萬有奇則於歲課六十餘萬之  
 額不足故借割沒湊之因無定額百歲叢生然割沒以夾  
 帶私鹽也因正課不足許商人夾帶明導之以利不如每  
 引加鹽百斤增餘銀二錢則歲額完而到沒可杜曰專委  
 任以責成功兩淮巡鹽御史例限一年所至雖止恩慮淮  
 揚已歷四五月又兩次再京製造冊復命須兩月鹽政凌  
 雜初未曉解迫得其緒迫於報滿嘉靖間太僕寺丞姚奎  
 請兩淮鹽臣擇選才識移家三年受代此議實可酌行曰  
 躬交代以防侵欺從來正官交代惟模差不拘誰任後胥  
 吏為奸且兩淮鹽臣新舊面代章下所司  
 太監祝明階濫收軍需丁賦失驗錢糧俱廷杖  
 貴州糧儲道 李 泰巡按蕪琰當其位力承告急未  
 月待死遺謀託賊首劉養親引見琰屏左右承語膏花幣  
 鼓吹導出又送酒十甕白鹽二十包酒為金鹽為銀都司  
 莊烈亦得重賄於是餘民忿甚因漢把左之府等來核款  
 柳官馬文卿等赴院控阻俄衆其者萬人擊斃賊七人登

堂喧吳罷市三日督臣補首事六人斬於市招吳瑛意在  
株連紳富遠七十餘人臣等奉法成徒杖二十人猶敢罵  
不已臣等不能留批勒致仕有此憲典否

工部左侍郎笈右侍郎事沈演自製火器上之  
故刑部尚書喬允升遣戍  
壬申沈演閱視德陵工程

上齋居修省遣大臣祭南北郊山川壇禱雨  
祭南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祈天永命

寧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

兼恢金復海蓋兵部營畫主事丘禾嘉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元化為劉興治所憚特用之  
甲戌翰林院庶吉士黃起有周鳳翔孫從度解胤樾為編  
脩陳美發楊觀光徐沂吳廷簡劉其德朱兆柏胡世安為  
檢討魏呈潤宋之普周純修李夢辰為給事中王邦柱王  
與胤白士彝為監察御史李衍泗為禮部主事  
乙亥南居益職任軍需不能率屬精辦致令侵尅虛糜及  
武壞種、又共事諸人扶同 奏殊非大臣體國之意刑  
籍不許推用

國權

禮部 侍郎徐光啟為尚書  
丙子改劉遵憲為工部尚書

是月修三屯大營喜峰冷口建昌等城堡

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臣提兵入援賊乘虛直圍韓城  
合剿擒斬三百餘人宵遁今臣奉旨回鎮委剿總兵杜文  
煥分巡河兩道 蔣士忠揭報益見招諭又督撫令各  
道進兵夾擊延安知府張鞏領回兵於延川斬二級都司

艾穆於清湖無定河斬十 級盜始末撫蔣士忠遣故降  
人李光燧入其營招諭王子順一名王之奇張述聖姬三

此俱降時神一元一魁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  
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鶴及陝西巡撫劉廣生各遣材官  
持牌票四出招盜魁黃虎小紅狼一火青龍江水掠地虎

却小泉等俱先後給免死票每置延綏河而延廊間皆  
降丁矣賊不焚殺耳其淫掠如故村氓吞聲有司莫敢告  
寇患成於此矣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工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  
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賊為鄉導土賊倚邊賊為羽翼  
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頗仍愚民影

萬十九

附流劫於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常事以不習戰之卒  
 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  
 掠而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群聚無食仍以劫為生名降  
 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江粟銀三錢管卒乏餉又  
 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奈兵民何哉聞門納  
 賊民盡盜也紳將投賊兵盡盜也即新撫洪承疇力能辦  
 賊抑能盡剿盡撫乎能為無米之炊乎自非聖明慨發數  
 十萬帑金以收拾貧民補一年關餉以安撫饑兵又清盜  
 之源惟責成督撫恭速貪酷有司甦民生培元氣蓋近來  
 介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糧一金有告捕一盜而破十  
 數人之家有完一疇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為盜  
 乎至於兵曠伍且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既  
 不堪戰又不練習甯督撫清汰操練以備需用也  
 是夏山西流盜犯石樓永和破蒲州路安官兵敗沒  
 七月朔王應熊為禮部右侍郎林鈺為詹事各協理詹事  
 府解經邦為兵部左侍郎  
 沈演請陵工銀許之時總理工程太監孔大源  
 辛巳大雨竟日

癸未謝時雨 上宿文華殿  
 甲申 上御午門受俘誅賈維翰等  
 乙酉進孫承宗太傅張鳳翼太子太保並詹錦衣衛指揮  
 俞事進祖大壽少傅提督 詹指揮同知宋偉馬世龍  
 並太子太保尤世祿楊肇基太子太師吳自勉左都督餘  
 文武陞賞有差  
 丙戌兵部職方司郎中李繼貞加尚書司卿  
 己丑巡撫山西石會都御史宋統殿蒞任壬辰即駐蒲州  
 辛卯進兵部尚書梁廷棟戶部尚書畢自嚴俱太子太保  
 詹廷棟錦衣衛指揮詹事王之采等各賜金幣  
 大學士成基命司廷儒何如寵溫體仁錢象坤吳宗達並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詹中書舍人  
 壬辰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慶陽守備李極值賊於廊  
 定之雷公嶺陣沒直羅巡檢陳其佐被殺守備白邦政重  
 創失戰馬四十三匹撫臣劉廣生稱疾不出邊盜日來未  
 已而巡撫延綏洪承疇亦移文告吳巡撫山西仙克謹稱  
 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益千餘戶陝西大同集口之益合二  
 千餘人蟻集峰屯此時事之大可憂也

盜陷府谷縣御史王道直言盜起於饑請發兵餉銀買本色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庶收拾人心解散室附不報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蒞任報前日賊在木瓜園殺將破堡時邊盜饑民約二三千人聲言南犯韓城以督臣遣游擊夏有啟領五百騎自耀州三原直出韓城蒲州又游擊李養棟五百騎自慶陽葭州經洛川宜川躡賊之後都司許國忠領省兵為援而參將李昇於六月戊辰後屢戰斬三十餘級盜少却即南下王慎行尋引疾

庶子李孫宸為禮部左侍郎魏光緒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大餘忽移五十餘步士負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孫居相落職初戶科給事中陽城楊時化劾高平知縣喬淳楚虐事下撫按計贓二萬三千金有奇淳家京師上書求移訊法司且許時化嘗屬事見隙時化方夏居通居相書有報札淳蒼頭喉都門守卒搜奪之內云國事日非和泰益惡上怒責居相對狀丙午錢春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國權

萬年

萬年

是月國子祭酒顧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兩廡共六十二人會典所載來自淳堯咸明至額澮三十三人兩自應不齊至步叔泉二十九人位次多紊於是有漢儒次不儒下有所以安先儒也宋羅從彦李侗雖萬曆時從祀而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者也既從祀不可不論其世胡中朔甘肅固原糧儲道參政郭應擢奏繳天啟四年冬布花銀數上以違甚詰查戶部令其回奏

辛亥御史史望論罪督袁崇煥有旨崇煥講欵致逃擅殺逞私失誤封疆限刑部五日具奏錢龍錫私結遼臣下廷議子時撫按為留任監司亦行久任吏部言其有礙輕從也

魏廟容妃韓氏薨

癸丑鄭宗周為太僕寺少卿

甲寅提督總兵馬世龍罷世龍玩愒入永平大殺掠

曾珍劉重慶為戶部左右侍郎曾珍督理邊餉

丁巳王嘉胤勾套虜二千入犯我師斬馘數十賊迫送縣

印道去退守大小寬坤等寨倖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

戊午工部左侍郎范右侍事沈演言強兵裕民原有兩利

之策天啟二年臣嘗言建堡聚民一利保民即以保國權

錄前疏備採令養兵費八百萬有奇久無變計物力何支  
定制立法當自畿郡始人情情盈則思奮奮困則思離不  
於此時施金賑卹以周其困鼓舞振厲以作其氣使勇於  
公戰如報私仇更何待乎惟精擇守令委之事權而課其  
成如張春左應選各假京銜提督其間兩人能得人死力  
補助窮民然後逃兵在、可收束伍簡銳以圖恢復廣屯  
足餉寬恤民力 上是之  
己未鄭以律五經筵  
巡按甘肅御史張 覆奏西虜內附 上以事殆二十

年今日始覆選政精玩至此命下部中飭  
庚申故禮部右侍郎張邦紀贈禮部尚書  
辛酉改康新民戶部右侍郎宋師襄為太僕寺卿錢士貴  
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癸亥殺督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袁崇煥 上御煖閣先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俱入諭曰  
袁崇煥付託不効專事欺隱市粟謀款縱敵不戰散遣獲  
兵潛携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諸臣  
頓首惟命 上曰依律家屬歲十六以上新十五以下給

方ナリ

功臣家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謝 上  
問諸臣更何言輔臣曰其罪不宥遂命刑部 侍郎涂國  
典監典因戒群臣洗心務慮毋仍前欺罔問戶部尚書畢  
日嚴曰各餉司侵壓本折屢至譁噪何久未覈奏也對曰  
新餉疏今日上舊餉疏明日上邊餉款已給七分近兩年  
緩於往日 上曰非優也彼何朝宗云何自嚴謝罪袁崇  
煥字自如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知即武以勦略自誦至  
成入覲自陳願備兵加兵部職方主事監遠東軍旅加山  
東按察副使備兵永平天啟甲子八月進軍前道參政奪

情守鎮丙寅正月卻敵功加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關外  
丁卯又軍遠卻敵加右都御史與魏忠賢有隙引疾去崇  
禎初起兵部 侍郎添註戊辰四月加兵部尚書督師出  
鎮遼東己巳十月加太子太保以入援三日五賜金幣宣  
勞親為飲至而遷延不戰至擅殺毛文龍朝議謂踐款宿  
約至是聖諭袁崇煥謀叛居結奸黨國新帥以踐約  
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未肯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  
及戎馬在却頊兵視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  
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辭其家屬本常依

一第2722册續修四庫全書第0反E4

津正法姑赦不論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財產盡沒入官

談遷曰藤縣之於東陸亦勤勞多矣初經略高第議棄寧前錦右米如其說則遼西將非國之有也賴藤縣力持成寧遠之功邊士氣少奮仗鉞以來極次知過兵勢不加於往日強敵尤迫於目前思以押闔縱橫出表餌之愚計其失在懷疎怯戰避難規利也范仲淹卷元昊書岳武穆陰間劉豫古人未始無之特所用喇嘛非神世衛之清澗僧王嵩耳今俱謂其通建一特難民忿

禍衆喙梁山而爰書三尺真同及叛安能折其心使不  
斷地下哉嗚呼成之辟之可也寸而磔之果法之平  
乎

夏允彝曰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中縣令分較閩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復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欲者乎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已破膽必肯獻地講和自言五年成，了無成策給諫許舉師而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

萬廿二

國權

諫極言 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覺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於 上倘有不相應即可借為弛擔地不意 上之威從所請也赴援都門召見即請入城休息 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 上曰三千騎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問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曰似甯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曰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不以其言為意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及一闕入朝端遂以殺

文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矣

甲子諭舊輔錢龍錫背公道私密謀主款袁崇煥疏語已露其終不奏聞并不重罰何以懲後削其職法司確果擬罪逮至論死

國子祭酒顧錫疇省養

乙丑丁魁楚為通政使馬鳴起為左通政

庚午刑部 侍郎韓策罷

辛未練國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癸酉揮漢虎墩免懲擁兵偪大同巡撫張宗衡議戰總督

萬廿七

魏雲中議欵御史白士邁言藉欵以修守固守以待戰報

丙子曹珍為工部尚書徐國鼎程註為刑部左右侍郎

九月且朔己卯黃甫川賊仍勾虜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擒斬三百八十餘級山西兵殺獲亦三百餘級賊始奔潰

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請先全陝從前遺賦并起新撫練國事之任

諭廷臣曰袁崇煥通謀叛罪不容誅爾廷臣習為崇獎

未見指摘今後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

甯水而降人其位先是龍場壩本水西地水蘭相仇殺爭

地時屬蘭時屬水其後結盟奢崇明賊水西假之居抵大

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等峻險不產穀蜀人欲設

官屯兵以自廣總督朱燦元奏禦夷之法治以不治既來

則安居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欵噶蘭安故蜀同

惟帝明定疆界使諸夷自耕牧遵往制職有賦歛世之利

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

入險此地陡臨夷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

石

守之轉運繫膏捐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蘭夷必死之關

外挑水西扼吭之機兵端一關未易止如臣襲雷同之見

創可善之談誇開封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

之福也 上未之許後推勘地界辛如議又朝論欲用兵

郡縣水西夷元委不可遂傳檄夷日布朝廷威德諭以出

降夷自感服爭納土獻重器夷元分諸夷以俾世守奏曰

安位珍絕殊族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納土

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

公土宜速朝廷各目私土宜早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

珠俗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而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

或兵足以至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

氏天播奢氏天蘭是氏天水西滇之定番疆九小州為長

官司者十之七二三百年来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

而足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傳世之策

也今臣分水西之境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

夷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象用漢法可為長利制曰可

西南悉軍固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

漢同安便一地益壘關聚落日繫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侵

漢同安便一地益壘關聚落日繫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侵

石



賦民地使三登地落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  
便三國用方得以太府金幣勞請將不足以爵酬之爵禮  
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經久遠永為  
折衝使五大小相維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  
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使七從兵民使願耕者給之  
毋耕且成衝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  
糧以屯課耕其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  
便九

壬午令戶部給事中嚴遵鈞

癸未左副都御史張捷議鼓鑄也田權墮亟宜講求良法  
章下所司

乙酉進家城伯李守琦太保詹錦衣衛指揮僉司

進閔夢得太子太保詹子八副子監康新民周士樸為戶

部左右侍郎

丙戌詹第林鈺署國子祭酒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兆麟卒

趙傳宗龍太僕寺少卿監軍四川

諭吏部曰朝廷設官分級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

國權

銓政詭隨如傳陞京堂本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  
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於監司知府官階隆重  
祖宗特選朝臣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皆違舊制統  
習舊風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人將輕視京堂希營卿  
貳矣今添註開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  
兼優者准陞典司風力稍遜陞知府若才品勞勳並懋及  
司道卓異准予京堂永遵為令敢陳臆奏行必真重典  
辛丑京師大雨雨雹

是月巡撫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洪承疇同總兵杜文煥家

計剿盜水時以游擊左先領百騎火煥委副總兵趙大  
胤守備白邦政託攷送為名適流盜白汝學等四千人攻

綏德州將下應第拒卻之同王于順苗登雲等迎應期  
於城內縛斬五十七人又次第搜斬四十一人先欲內應  
者也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請借布政司三年來裁扣  
驛站銀三萬金為募兵買馬費命下部議

陝西督糧道 洪承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皮島劉興治築建 於青山島風堡處有新獲孫承宗奏

興治斬三十餘級雖未足贖罪而決意樹功誓仇建一稍見其心上褒答之

十丙午朔卹錄入援故將王邦政大光等

辛酉夜月食

建 謀合西虜棟漢虎墩免惹犯冷水口

乙丑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請改朝鮮絲登州禮部議暫從覺華島兵部以貢道改陸從海已七年忽改覺

華島非便從之

丁卯應天府丞周爾登予告

癸酉禮科右給事中王猷言順天貢士俞世瀾高岱金允治俱武生籍

先是延綏大盜張獻忠等以五六千人掠靖邊安定綏德

米脂間攻清澗鄉紳惠世揚康運泰募壯士百餘斬獲百

餘級延綏巡撫洪承疇同總兵杜文煥擊斬一百餘級獲

頭日招撫十八寨凡千九百餘人

是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故游擊李顯宗已入臨府谷大盜

李老豺於鄜維中劫間糾三十餘人攻合水縣總督楊鶴

徵軍夏總兵賀虎臣馳剿

甲子朔

己卯軍夏總兵賀虎臣於藍谷擊賊擒斬六百六十級

都督祖大壽率兵出塞二百五十里至駱駝山襲建 斬

二百九十三級獲畜產二千四百有奇

甲申工科給事中孫晉言左庶子丁進主考關節實輔

臣溫體仁私進於南御史黃宗昌劾進止奉旨降級體仁

奏辦事初發除嚴究外別無他法俟情得之後真否既判

罪有攸歸孰能寬之科臣職議論不難低昂臣職在看詳

簡揆其平耳

丁亥 神宗皇帝實錄成 庚寅賀虎臣於鄜州斬賊八十八級

壬辰德陵工凍沮俟春月

進前經略遼東兵部尚書高第第家灤州前聞 警舉家

遁灤人立潰

山西總兵官王國梁追賊於河曲發紅夷砲 炸我兵自

亂賊乘之我大清恭將李春芳先逃 科給事中馬思理

請誅此二人再遣大臣督蜀將秦良玉與杜文煥特角不

報

萬世

丙申閏內官兵擊斬中部賊八十五級  
月十二日朔大盜神一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邊營

丁巳破寧塞縣據其城殺參將陳三槐

庚申圍靖邊昨夜副使李若梓固守微救至幾陷

己巳旬虜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已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杜文煥曰文煥於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官兵三千  
便宜撫勸遣官持檄諭降清澗賊王之舜等七百餘人  
而苗美苗守義等以一百人遁去官兵追美等於梁懷

寧河斬飛天夜入等數百級再以餉乏駐紮三日美  
復嘯聚潛伏小滴流山再破之追及白羅城山險不能  
進賊遣人約余過鄜州受降遂延十日不至余料賊必  
北去移鎮安塞縣晨至鉄葉寨適與賊過單騎馳入其  
營美叔登雲登霧皆下馬羅拜而美復以百騎餘逃矣  
乃遣都司王仲學二百騎追之曰不得美無還也及之  
於賀家灣賊黨斬美首以獻而延東黃甫川積寇王嘉  
胤齊王等以延撫標下副將李釗求貨於賊、憾甚夜  
襲破黃甫清水木瓜三堡洪公承疇以鎮西將軍印推

石印四

國權

靖邊李若梓羽書云寧塞饑軍神一元等攻陷西路新  
安寧邊塞營柳樹澗三堡且以重貨勾虜靖邊勢甚岌  
、寧塞為余所居宗人等皆被其難余乃留曹文詔合  
晉兵以圍河曲拜表而行神賊聞之遂棄寧塞陷保安  
勾套虜使入余諭以威信無為賊用套虜曰賊詔我以  
將烏合習不知杜公來且我四十八台吉猶畏公不敢  
抗今日敢與公戰乎然多受賊金弗忍棄請說令而縛  
鞬門可也及套與賊合將挾套合犯而套疑未足余  
分佈諸將塞賊南下要路親移師檄直搗套巢套駭語  
賊曰今不得復顧汝矣飛騎馳出塞迎余曰願以千騎  
從公共破賊余止留百騎以五百人服其裝為前鋒賊  
自套歸不能支吾從間道奔往合水縣出不意據之以  
頓其弩尋圍慶陽府余軍至前鋒麾之曰我台吉也  
降杜公若輩不早服俱死矣賊奔不可止斬首止美先  
是賊偽降總督楊鶴楊與余有禮節之嫌乃勸撫與見  
遂信神一魁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趨寧塞安  
掠官兵如安殺一賊者兩兵抵償余歎曰賊襲陷寧塞  
畏我而逃今借名城為盜首我宗人可與賊同處此土

石印六

三三三

全討之今先擊齊王黃甫東山諸寨以斷嘉胤聲援陣  
 於山神堂祥退誘之返關大破賊、懼求入縣約嘉胤  
 同降余不許勒兵警衆四路俱進陣斬王嘉胤王天雲  
 張德黃一等東山諸寨俱下而三堡之人復歸守如故  
 雲布八告 工子招復嘉馬時大旱民饑延安四郊賊  
 大起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聞余至陽乞降余亦  
 陽許之以為後圖竟討清湖保安之寨諸賊、首上天  
 虎大敗獲其靈掃地王而橫天王隔溝飛懸燈子等向  
 攻清湖縣亦奔延川南白此塔寺據險以守余分遣副  
 將三路合擊賊潰去入於安樂寺避賊搗諸處破賊二  
 里虎倒坐虎等俘斬八百人而府谷餘孽王冢用等復  
 起遂夜渡黃河陷山西河曲縣大司馬梁廷棟請拜余  
 為大將軍提督山西陝西兩省兵兩省撥兵一萬以為  
 標兵發十萬金為行糧兩省巡撫親履行間起運糧草  
 紀察功罪余至魚河關命即馳赴河曲之郊家用向出  
 掠無忌一聞杜家軍閉門堅守其城天險又值近寒官  
 軍露宿雪中梁公飛檄催戰余持不可曰冬月與師古  
 人所戒今斷絕糧道使其自困未亦可一鼓下也會得

石中

石中

子遂徙其家以去時韓城而安又告急余又有芝川之  
 捷腹背夾擊賊大營俱潰聞賊二賊突圍走河濱山寨  
 據守余移鎮撫鎮計日蕩平而楊鶴以主勦殲其撫局  
 百計中傷余以此得罪而一寇復叛聞賊四出山西以  
 提督既去不復守河賊從延水關潛渡蔓延豫楚成燎  
 原之勢矣  
 丁帝寇楚為石會都御史巡撫保定善曰廣署南京園子察  
 酒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上言乞餉莫若搜之本省為便恭中  
 八院各有公費有吏承撫賞司道府廳亦有公費有脩理  
 銀谷州縣有備用積穀等項巡方陞罰除解京外有餘剩  
 貯庫不足再益之驛站裁節計通省可得六七萬其召募  
 莫如簡練衛兵為長久之計并嚴厲貪官既不報

七十二

崇禎四年至六年

國權

隨官談遷稿本著

辛未崇禎四年

正月亥朔 上御殿是日風霾

丙子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故帝歲莫祭太廟陪祭官  
子初既朔早赴午門謝昨文武僅十餘人而班少一御史  
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友既如此况君賜手陪祭則印疊  
綬若謝昨則落晨星臣所不解也 上切責諸臣宵之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加派不可 且云近日奉旨議者

皆憑臆而作謬語奉旨推者皆隨聲而循常事倘以 皇  
上日月照臨其上復賜宸斷以行諸臣誰敢不竭其肝膽  
即大臣誰敢執私意以熒惑乎 上責其回奏

己卯夜盜陷保安巡撫遣副總兵張應昌擒斬百七十三  
級神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

庚辰吳執御言製籤之法創於冢臣孫丕揚以標丸之習  
為挈瓶之守在當日公行之尚失政體况近日假公以濟  
其私乎特請宸斷罷之此治吏第一義也若撫按所舉卓  
異指臣乞進之於廷適聖意或拘以時政人才或地方利

病痺據實口對因察其醫百才庸而甄別焉則 皇上之

目過賢於諸臣之耳食百倍矣命部覆議

辛巳覆試順天貢士俞世瀾全允治高成除名

壬午督師大學士孫承宗出關由前屯軍遠抵松錦原

由三道關歷石門燕河偏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

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上邊勇曰先封疆大臣曰先

部大帥曰分戰守曰前鎮備守曰速鎮備戰曰合前速戰

守曰防棟漢曰復城 上善之於是有大凌河之役議修

築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後廷棟去朝議撤工且青撫鎮

回奏上示嘉懼盡撤防兵島班軍萬人運糧萬石以給之

承宗曰且未撤兵敵至而戰上策也據見糧以守中策也

委空城疲敵下策也

癸未流盜掠平陽

甲申吳執御回奏臣見戶部題覆云今日生財無踰加派

夫古今生雖曰多財有以賦民為生財者乎所謂憑臆而

作謬語也去年十一月兩廣總督關吏部會推戶同舉奉

旨回話借墨練以解備日皆銓臣執物主推而預推諸臣

唯命所謂隨聲以徇常事也若此二事私乎非私乎

熒惑有其漸矣 上責其支飾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郝士膏罷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黃道周奏救錢龍錫調外

初逆瑞一果諸奸憾龍錫欲借袁崇煥亦起一逆某以相

報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廷儒溫體仁寶主之欲發自兵

部而尚書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人 上英斷不能

遽起大獄也至是道周疏上廷儒意稍解

已丑顏繼祖乞武進士未授秩者給銜盡東江聽連東登

萊二撫調遣不許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

甲午進午門大朝鼓

丙申吳執御言理財加派原不得已之心而姑行之其停

止或年外遲或三年然不可不即停者近畿保定河間等

六府地多砂磧此二十二萬歲之有可捐於涓涘哉至捐

助搜括二者尤難為訓有旨加派原不累會捐助聽之好

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撫按稽察亦可不至病

民

榆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

非赤子類連若斯誦切痾瘵可勝憫惻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者肯歸正欲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已亥命御史吳姓膏幣金十萬賑陝西饑招撫流盜余大斌何應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河南吳士元為國子司業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奏臣於三年六月抵閩造船委中軍官楊鍾會於廣南買物料出洋被劫斬於海道下廣州知府徐在中訊其真偽而囚之且杖死以快賊乞嚴究在中等從之命遂在中下法司論死

庚子停浙江貢士龔廣生會試三科廣生大考卷代書提學副使柳嘉生磨勘奏上

罷總兵杜文煥以去冬十月二十七日在延川敵部將李重榮殺鄉民曹益孝等男婦百九十九人知縣王道行呈驗於按察使李天經為御史所劾

內監鄧文詔奸奏前遠總督曹文銜上召輔臣九卿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汀南道御史喻思恂及各省監司於文華殿召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問浙

百且不貸各臣退謝又召左都御史閻洪學左副都御史張煥高弘圖至諭洪學曰卿初任首疏甚善但未實行御史巡方閱繫甚重巡按賢則守臣皆賢百姓受福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旨申飭回道考覈分稱職平常不稱職何近日俱云稱職欲註平常又云不無可惜洪學曰臣任後御史回道六七人只福建巡按張三謨以註銷不及額其實任工俱妥故議降二級任事上曰今後嚴覈毋拘又曰卿與吏部若實心任事天下可治乃退

癸卯副總兵曹文詔擊王嘉胤斬三百二十六級朱元麟戰史村斬二百七十二級降二百七十餘人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剽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逃不支乞再發京營或調邊騎五六十人剿命下兵部委該督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之竟無確盡

二月己朔羅汝元為右通政

召廷臣於平臺

己酉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周延儒何如龍王禮閣

辛亥夜定邊營降丁大諱蓋關餉五旬各求散守備張天  
禮同游擊馬科巷諭乃晏降丁仍逃二百餘人亦前曹文  
詔所收山西降盜也以文詔智勇之紳其部卒之狼心鷹  
眼者尚復如是能則用兵於凶荒之地豈易言哉

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等合軍圍保具神一魁勾查虜  
于餘騎突圍出堵軍怯走一魁糾眾數萬劫軍及都指揮  
王英兵潰各道將兵進寇棄城南奔

丙辰吳光義為右都御史巡撫河南  
戊午神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等擊斬五百餘

己未然將張全昌以巡撫練國事令邀洛川鄜州之賊至  
是戰於梁家嶺盜四營半迎戰斬六十七級又追敗之共  
斬四百六級

庚申戶部告急請幣不許

壬戌四川建昌夷羅羅千餘人作亂

癸亥秦聚奎為南京光祿寺卿

丙寅福建流寇數十自長汀賴坑突犯瑞金縣殺諭王飛  
春署邑諭民兵禦卸之擒三十餘人斬四十餘人魁走福

建古城

丁卯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督學一官綱紀學校近日多  
徇情昇人萬曆初議吏禮二部會舉學行者聞者久任責  
成臣謂允宜慎擇其人於未任之先然後責以久任若教  
官在貢士宜做永樂間單用一榜一切乞恩近例不及改  
教俱罷在歲貢應勅提學官歲選年壯品純者送廷試部  
用其龍種老邁即題校冠帶不必赴京授任之後不論科  
貢但進德修業造士為先而明經課文次之三年一考六  
年再考撫按會薦俱陞部寺京秩若教範平常貢士外任

歲貢致仕又漢武設太學博士唐制郡縣始有學宋制諸  
路州縣教授共五十三員我朝遠踰前代郡縣儒官多至  
四千餘員白器稍濫竊見順天應天附郭宛平大興上元  
江寧四縣總於府學今將各府附郭州縣學俱併府學不  
減其康增附額但以府學教授五人董之各州縣學有學  
正教諭加訓導一餘可裁省命下部議  
戊辰白賄清為右都御史巡撫甘肅  
流盜萬餘圍慶陽府城前鋒抵寧州寧州告急時慶陽獨  
推官馬一省已居處揚鶴在加乾不即援又置居盜趙和



尚等南規涇陽三原又韓城澄城各盜分犯不知其數

科給事中葛應斗糾 道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

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獄弘勳受溫處參將胡宗明

賄及戶部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

書王永光而廷棟謀代永光弘勳道濬為永光所任按賍

俱有跡弘勳成 道濬成代州

己巳官兵追韓城並於葭州斬四百六級

庚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吏部尚書王永光誨會崇星

急賜禮退以全末路不允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縣

三 月 亥 朔

丁丑張應昌等擊神一魁擒斬二百三十八級鄉兵斬百

餘級慶陽圍解時議招一魁散餘黨千人

己卯賊渠劉全劉鴻儒求撫

壬午京師大風霾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

癸未賊渠孫繼業茹成台等六十餘人來降還合水知縣

將應昌并保安縣印總督楊鶴受之令固原知州國日強

於城樓上奉御座賊器并財萬載誌前列幟二書太平有

象聖壽無疆導賊入公署揭醜置聖諭訖同往閱將軍廟

令設誓諭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疏修其事而群盜視總

督如兒戲矣其眾數萬人皆勾虜辦殺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宋統殷請兵餉及行糧功賞鹽菜

之費乞留驛站裁銀十餘萬從之

軍武總兵孫顯祖回鎮都司劉敏元以三百人剿靜樂盜

逃回背道臣索餉監視太監孫霖諭解之宋統殷論顯祖

落職副總兵張應昌代之御史郭必昌上言軍武之兵逃

靜樂逃永寧逃寧鄉凡三尋罷統殷聽勅

己丑某百士吳偉業等三百人於建極殿賜陳于泰吳偉

夏曰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東川盜攻嵩明

甲午大盜劉五可元飛據鉄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

保嶺泉各萬餘苦饑於是鉄角城盜思犯平涼固原蘆保

嶺盜思犯耀州涇陽三原混天飛薄單州分犯環縣

乙未巡撫練國事剿盜中部縣斬百二十級盜南走

戊戌巡撫山西右 都御史張宗衡為兵部右侍郎總督

宣大軍務

庚子工部左侍郎沈瀛言臣累疏廷堡聚民之法以民察民自無遺奸耳目者衆內應何從措手非止本計亦兵執也從來治流寇之法勝之易定之難法在安插相其曠土隨在附籍此其內必用之策也以遠民賢逸土以遠土賤遠兵能開也者即與為世業也有軍也有民也此外操必用之策也遠故有鹽軍鹽場鹽運道臣陳新甲料理有緒特在兵復之耳抑幹濟河才才為世出精偷之後法常糾之以嚴無偏黨即正有係援即邪人自有真賢否國有真利害乞勅中外令條工便宜不論在官在籍即高士如陳繼儒真品如舒曰敬等行為世儀學曉經濟皆得各條陳所見言而可行行而可績即為真才 上是之諭曰陳繼儒等果否學識可俗採擇該部併議

賊陷武安監西源之逸賊走三原掠上郡追兵稍不及遂入武安監監正吳三十道

已亥賊詐稱官兵襲華亭縣知縣徐兆麒遁殺教官鄒邦榮越二日去之時曹文詔王性善以賊圍莊浪剿之故得乘虛而犯也

諭刑部以矜疑欽恤惟錢龍錫不許已言官屢以為請是月降盜張存孟推舉齊糧嘗復攻米脂葭州守卒卻之榆林道參政張福臻調總兵王承恩同孤山堡副總兵侯拱極都司艾萬年唐通中協署副總兵卜應第游擊文鼎新和應薦都司張天禮守備賈人龍等同撫標游擊費邑宰左光先崔重亨丁世虎等三千人 道樊一銜監之至葭州王家莊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辛未壬申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十級頗溺凶渠又擒渠帥李成林劉民悅官共集於西川雙湖峪其地千山萬徑窺若六十有四皆屬天險自元年來巢賊無窺之者於是在、設防處、堵截張存孟懼率百十騎逃關山嶺馬科等擊之又逃舍峪止二十七騎渡河守備孫守法方英擒之盡殲其騎張福臻前訪李成林等曾脅從也能招三五賊首即為功凡招三百二十餘人俱壯士承疇令賈人龍領之其脅從子餘人歸農張存孟初降時手殺賊目樊剋虎縛獻紫金龍似真投誠者但馭之少不當即颺去復為大患狼子野心洵不可以人道處之也

五朔戎朔 上步禱南郊

乙亥總兵王承恩擊宜川賊斬二百十五級餘賊屯頭山  
鎮道斬四十五級渠帥閻山虎金翅鵬等乞降金翅鵬即  
王子順姓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官兵又斬二百  
四級

曹變蛟等又追軍塞遺賊於唐毛山見山勢險隘從山上  
下射賊不支四潰斬六十九級擒六十餘人賊仍奔華亭  
又追斬十三級是役也戰張麻鎮戰關山嶺龐安司戰楊  
三川戰唐毛山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軍塞之逸賊稍  
殺矣

丙子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修省數事 上責其明奏  
巡撫練國事趙軍塞值御史吳姓於魚河是日姓至榆林  
鎮以晉兵過粥斗米六錢草根木皮為盡人至相食姓因  
秦榆林者天下之雄鎮也宿將勅兵出馬非他鎮比雜販  
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  
命恐老成謀國必不在此也

大盜趙勝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復窺芝川鎮靈州恭將  
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共斬三百餘級賊走廊州中節  
巡撫練國事復同張全昌趙大胤夾攻斬六百餘級時榆

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母大旱練國事更請賑  
賑濟不報趙勝尋降於清澗

庚辰沈演為南京刑部尚書張廷登為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王志道為左僉都御史  
禮部尚書李騰芳致仕

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成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  
之極言 上怒甚有可譴處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稅  
回殊貴力龍錫極感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  
謂非公等力林何以再生體仁曰 上原不甚怒也於是

聞者遂謂體仁所直延儒多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  
儒也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其座  
師也聞體仁語頗重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癸未吳執御言昨辦事科中見計臣疏中稱歲額四百萬  
今加至七百萬關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誠問大  
臣此關額尚應加否加則愈難於民不加則仍難於兵前  
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等皆以數百萬金錢數萬兵  
馬狼狽失守科臣史應聘臺臣張星王象雲道臣左應選  
各以一邑或破於狂逞之餘或坐鎮於嬰城之際際此

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等謂北直如撫寧昌黎樂亭遷安灤州豐潤玉田寶坻薊州平谷密雲懷柔昌平三河順義山西如大同渾源馬邑蔚州山陰朔州河曲陝西如府谷葭州吳堡米脂綏德清澗吳堡保安岢嵐等州縣除見任科甲聲績應留外餘平常各官應赴部改選今六月大選勅吏部選補進士界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此法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即援於成卒計無便於此有旨錢糧盡界任其本兵餉兵則京解民運界出邊鎮奚資不聽

丁亥宜川維川盜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等別部屯黃龍山劫韓城總兵王承恩還鎮道擊敗之  
己丑金世俊為工部右侍郎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  
正月 上以問人親官因彙塘報以聞 上謂賊勢極甚招撫為非欲之是良命吳姓數奏

是日微雨庚寅雨  
壬辰前兵部右侍郎徐必達卒予祭葬贈兵部尚書

乙未黃汝民為禮部尚書甄汝為大理寺卿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盜殺海豐大屯墟三百餘人六月七月再被害  
庚子大盜張天琳等來降選其驍悍者置營中散其餘黨一萬二千餘人給免死粟路費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俱叛去則撫局可知矣

談遷曰饑盜亦吾赤子也邊卒王嘉胤等亦因游饑而起楊腹為合其勢不固然必一大創之伏屍萬餘流血數十里震澤之餘刃在其頸然後招諭而散解也始心

恃魄奪而不敢為非蓋盜之利暫而害已踵之也今彼輩真目揭竿初懼官軍售首無暇慮值屢避繼而不相避且格開屢開之後謂官軍無如我何小勝則掠小怯

則降旅聚旅散叛服不常則見盜之利而未值其害也夫人無智愚俱權於利害之間忍饑則死忍盜則生秦人之所以相隨於綠林者曷有窮乎

壬寅流盜自合水保吳逃出者萬餘人從慶陽攻中部署印同知鄭師玄告急楊鶴遣官招之是夜降丁內應城陷

是月工部郎中李若愚請復 建文帝廟號錄殉節諸臣

章下禮部

大同襄垣諸縣雨雹大如卧牛如大石小如拳斃人畜甚衆

潞安徇民作亂於壺關高平陵川宣大總督張宗衡剿平之

總督楊鶴奏招安群盜莫強於神一魁多方誘致其受督在營同卧起砍假一魁以籠群盜改奏中不及一魁

六 朔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

吳執御言速來巡撫丘禾嘉都督祖大壽相忤命責其自

回奏

總兵王承恩等敗賊於維川縣斬一百四級

丁未大學士錢象坤罷刑部 侍郎涂國鼎終養

孫穀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

山東徐州大水

熊明遇為兵部尚書

戊申吳執御言每日邸抄例送閱內閣兵科都給事中仇維楨疏奉旨撫鎮利害何得輒開微隙臣謹據實具奏者如此臣生平強項如政府溫體仁錢象坤臣同知也吳宗

廷儒門下人蕭山李元功許臣不至其室今年正月臣請

朝宜恭奉旨回奏原任御史袁弘勳三至臣門謂臣政府

傳會議一語當以去年臺臣李玄吳尚默議袁崇煥及錢

龍錫入疏臣不敢徇臣因回奏而安及此 上切責之降

俸一級前仇維楨疏嚴封下部邸抄何日仍明奏

庚戌臨潁縣未刻雷雨後忽風霾曠民居壓死三人即至

杜畧庄監生杜迺升主簿杜恩儀家傾椽木箱匣木石

盡失飄散無跡壓死五人風霾漸至鞏家庄長五十餘步

廣十五丈磚瓦磁器翔空落地止恙鉄器皆碎

癸丑王承恩又敗賊於石堡川斬百二十六級餘奔澄城

界頭山

甲寅官兵敗賊於孤堡斬一百九十五級

吳執御言仇維楨疏嚴封下部書史毛文煥抄自兵科命

下文煥等錦衣獄

丙辰淮安揚徐濟寧大雨水壞民居田稼

丁巳官兵戰卻陽斬賊百四十五級又二百六十二級

辛酉延綏西協副總兵張應昌兵備道戴君恩以賊混天

後張益全約齊三頭司謀獲請遷先選之值於真水口斬十三級追至中湖山復值賊二千餘人圍我我力戰射賊魁白廣恩墜馬又射死張伏倉賊亂追斬四百十五級

壬戌前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王恩民辛恩民字雲南臨安衛人隆慶二年進士知縣拜御史歷今官年

一十六

癸亥賊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謀攻合水縣自甘泉之甄家灣而東洪承疇率都司馬科等二千入追之丁卯追至甘泉山中斬七十餘級

己巳考選庶吉士華亭吳楨會稽章正辰漳浦李世奇嵩縣韓四維清江楊廷麟孝感程正揆太倉張溥鄞縣沈廷

嘉汝陽張師度崇昌倪于義無錫馬世奇晉江莊鰲獻順德胡平運豐城羅大任錢塘吳太冲山陰吳之芳麻城趙

之英輝縣曹蘊清宜山楊繩山濟寧楊士聰保德王即韓城衛胤文

蔣允儀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是月鄖州宜居賊混天猴等已降

丙子犯延綏紅山官軍拒之斬百三十級南京禮部主事周鏞請卹建文諸臣

七朔酉朔官軍追賊至延川延水關

甲戌賊被圍迎戰馬科等及延母副總兵李卓等合斬二百二十餘級賊走黃河溺死甚衆洪承疇暫住延水關總督楊鶴敗賊於鄜州斬三百十三級降二千餘人

前南京工部尚書沈做价卒做价字叔永歸安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福建提學副使累遷河南左布政卓異第一遷光祿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戡亂功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至今官正且忠厚他無嗜好予祭葬贈太子少保

丙子大盜萬餘復據鉄角城突出圍合水縣游擊陳光先前戍四百人同知縣施喬相力拒之

武定府常勝營武舉官李環襲殺進首張世臣於納樟戍寅賊入東關陳光先率兵巷戰斬七級逐走之曹文詔

自慶陽以千八百騎赴救至花園寺聞砲聲疾馳賊迎戰俄四山伏起合圍文詔幾不支文詔力聞突圍賊始敗走

追賊頭象我止八十四人賊分路趨驛馬關

丙申流賊二千八屯石佛原謀犯平涼總兵楊麟道剿  
庶子進至吳口河擊斬百五十餘級明日至崇信靈斬六  
十餘級

辛丑賊陷中部縣先是守道習師雍所撫盜田近巷等以  
六百人分駐馬欄山巡撫吳姓書止之無及吳及李老豺  
獨行狼狽臨巷等南下攻中部田近巷內應而陷吳姓行  
次陰坊鎮去縣四十里隨遣總兵王承恩屯城北副總兵  
趙大胤等屯城西共斬千七百二十級

壬寅朔程註馮英為刑部左右侍郎劉宇烈為兵部右侍  
郎

癸卯總兵賀虎臣前奉楊鶴檄剿慶陽賊劉六等計斬劉  
六是日於環縣擊斬餘黨三百四十級癸丑又斬百四十  
四級西路漸平

甲辰楊麟追賊白茅山斬五十餘級  
曹文詔等逐賊山西屢敗之

乙巳姚士慎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建大舉圍大凌河城總兵祖大壽與何可綱固守

已酉總督洪承疇至平涼以鎮原賊寇掠發甘肅臨洮兵

三千剿之

庚戌賊千餘掠慶陽之大小方山蒲河官兵登山發矢石賊迎戰  
楊嘉謀以三千人剿之至蒲河官兵登山發矢石賊迎戰  
斬四百三十八級而寧夏總兵賀虎臣以千人慶陽防守  
杰悍趙先遠以五百人來援諸將分駐保安曲子驛豐樂  
鎮萬安監耳朵城西源杯托寺三山饒陽以防其逸各有  
斬獲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庸輔周延儒一攬權一壅蔽一徇  
私何地無賢才而卒未狀元會元榜眼探花館必出蘇松  
常淮况會元首篇視貼大臣是何經旨狀元携臂挾仗而  
來通國共曉試卷既有複字何以首呈江南例止二庶常  
胡為併江址而奪之近日培報奏章一字涉夷狄一字涉  
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吳廷臣插其短  
長他日敗可以復聞功可以罪果能壅蔽不止此也去年  
吏部擬陞御史顧其國為府而延儒必以鄉人故憐然而  
勒陞溫國奇以楚廷切異同必欲斥詞臣黃景昉又黃道  
周清嚴不阿欲借御試錄重處未遂其私遷慈儀節 皇  
上以言路為治理之要六月一考先即阮謀不敏延儒於

新臣始見詔叙 皇上初意欲取教卷因廷儒再曲而止  
且公然謂諸臣不必急、於言私人如市李元功將福昌  
周素儒等夙夜入幕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通群小之所  
為哉 皇上習見廷儒票擬摘一二細事駁一二單言近  
於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廷儒陰請之尤意之所忻吐嗽雲  
雨意之所忤呼吸霜露曾借票擬以行其私乎 上切責  
之戊午執御再劾庶申又劾俱留中  
大盜趙勝一千餘人不受撫復入山西之永寧石樓榆林  
恭將苑攀龍神木救將艾萬年孤山副總兵曹文詔追剿  
盜掠沁水縣東北有甯於故張忠烈銓里居也初銓父尚  
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塹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甯莊銓子  
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眾議棄堡去霍氏  
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  
不猶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  
禦賊環攻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乃退其避山谷  
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其南兵備王肇生表其  
堡曰夫人城

癸丑謝建為右倉都御史巡撫遼東

諭武舉試技藝勇力毋專取大業  
祖大壽敗建 於五里莊  
先是巡撫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而御史吳  
姓新代巡 上命其確查於是姓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  
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嘉胤攻破府谷渡  
河犯晉西路則神一元破軍塞破柳樹澗破吳邊攻保安  
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本年移  
鎮寧州遣官招撫安插軍塞者四千有奇餘黨都臨卷到  
六等衆不下數萬五月初總督離寧州賊已掠環縣真寧  
之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餘  
軍繼掠於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幾於無民去秋沉劫  
延南巡撫洪承疇方收拾東西兩路力不能及三月間賊  
掠宜川雖水宜居中郡等縣趙勝衆號救萬自山西回黃  
龍山而安北界韓城白水澄城蒲城鄜陽宜君中郡數州  
縣被毒最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者也五月總兵王承  
恩榆林道臣張福臻以勤王兵五千南剿賊望風潛逃總  
督移鎮耀州招安諸盜遣名冊予路費待之殊厚張天琳  
等臨陣降於榆林道臣亦不下數百人賊見大兵在南遂



從而北延川安定清湖德米脂吳堡葭州雖散原籍仍  
御村打糧於是官賊之誼人、恨招撫矣趙勝衆五六  
千在清湖之解家溝花牙寺旋撫叛慶陽却臨卷劉六  
等亦受道臣同日強之撫今攻陷中詔者多其衆則信子  
招安之失策又降賊獨頭虎等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  
關道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米蓋酒肉一一  
給之惟謹要挾重背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惟集兵而  
北合剿殲渠魁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  
可為也

流盜陷山西隕州蒲州

前光祿少卿許鼎臣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  
等關鼎臣之官上六事蠲租增餉明賞罰勸忠義分信地  
破資格大抵沿習之語識者憂之

壬戌靖邊道 戴君思剿逋賊三百餘人於安塞平之

洪承疇駐慶陽復報乏餉

戊辰先是總兵祖大壽被圍於大凌城巡撫丘禾嘉總兵  
宋偉吳襄率師援之禾嘉恃屢易師期而偉襄不相能是  
日遇敵於長山寨營先亂我師敗績監軍大僕寺少卿兼

參政張春被執先一日凌城會盡何可綱請祖大壽曰可  
出以慰閣部自為大祭死之大壽以二十七人詣敵營約  
下錦州質其子而還

庚午我師劫敵營祖大壽逸出徒步入錦州敵墮大凌城  
引去張春上書請款巡撫丘禾嘉累表其事孫承宗曰春  
亦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經乎士大夫  
不能飛矢仆此行死而恐為閔說春固自媿其妻士大夫  
亦何以見婦人乎春被執不屈願求一死建慈欲殺之其  
力救慈亦歎曰非南朝請書人不能也因幽之某寺中日  
給饌春終不屈嘗元旦慈宴諸臣或曰今日須張春一至  
慈曰罷罷毋強此人也久之建或携觴酌之春色喜為  
諸人講經史大義諸人多就正後疾卒至今東人言之無  
不歎服春 倫并家屬十人議安置永平督撫以意外可  
虞今子扶柩歸里

談遷曰張春被陷時報以殉難聞詔贈右副都御史  
何書上追奪秩夫春實未曾拙膝流離殊域其志有足  
悲者此猶彼黃寧可概論宋王繼忠陷契丹上書言款  
即張春之前弟也繼忠見原春見疑勢有固然無俟言

之單矣

洪承疇大敗趙勝於山西桑落鎮

是月罷工部郎中孫肇與肇興監督孟甲厥以格詘且積負商人因疏劾戶工二部監督太監張彝憲 上怒令肇與同監造太監劉守乾回奏肇興落職

九月申朔山西流盜犯濟源

已丑神一魁復叛據寧塞縣先是一魁降後頭冒月而茹成名頗生事度不能制謀誅之遣成名於總督楊鶴所甲申鶴收斬之其黨張五金黃友才等款懼挾一魁以叛劫

恭將吳弘器裨守備范禮操守戶鴻臺辦其髮焚掠橫甚官兵攻圍之賊倉益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大盜劉國能張天琳劉九思等五部在宜川雒川韓城芝川鎮雲巖間恣掠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出戰士紳強之出報五十級驗之則婦孺首羊之也前中節之唐河堡報級百二十殺村民三十五人克之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壬辰巡撫延綏右倉都御史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道參政張福臻為右倉都御史巡撫延

經

陝西官兵逐山西賊決月共斬七百二十餘級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

乙未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大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速總兵馮世龍以招降召侮也

兵部覆試武舉秦技勇多不錄黃友才道追斬千一百七級餘賊千餘主環縣固原道斬四十六級賊奔萬安

趙勝就擒即點燈子也起清澗緝德逞於延綏奔突韓城宜川雒川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巡撫洪承疇力也趙勝其黨王自用馬守應惠堂相張獻忠等復肆

吳偉業曰語有之涓、不絕乃成江河當賊初起匹夫瓦合堡強山谷間其偏袒大呼首事作難者不過嘉胤子順輩三數人耳而皆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為苟得倡事者之首天下無事矣縱有餘孽州縣當就捕豈知後起之賊莫不可圖哉

是月故刑部尚書薛貞故延綏吳自勉俱故元

十辛丑朔日食

甲辰劉宇烈為會都御史巡撫遼東

巡撫陝西右會都御史練國事錫三級侯後效

流賊復掠慶陽

乙巳前工部右侍郎祝以函卒以函字耳劉海寧人萬曆

丙戌進士知隨州進兵部員外郎出廣東按察會事終養

十六年起補江西進於議累遷應天府尹致仕加今銜年

八十二予祭葬

丁未驗試武舉前監試御史余文燭<sup>馬六</sup>削籍

復黑雲龍原官時陷重傷來奔

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閩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

中協即希詔西協

庚戌官兵復中部縣初六月甲辰總兵王承恩屢攻不下

八月癸丑練國事繼進辛未賊突出數百騎潰圍復句慶

陽大盜郝臨巷等引眾數千自保安鎮來援謀截我糧道

甘肅總兵楊嘉謨自耀州至而曹文詔急遣趙勝為其黨

五虎所殺文詔及張福黎之兵俱至至是克之

流寇羅汝才陷且川縣練國事在三水遣參將李昂馳斬

一百十八級賊遁速知縣馮

副總兵張全昌等擊賊於合水斬八百九十七級即鉄角

城賊合於中部者敗於王承恩自宜君耀州走慶陽

辛亥封岷王金鐘

乙卯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祭告鳳陽皇陵

丁巳左春坊左中允楊世芳劉必達以主武閣削籍初武

場令合技勇策論兼優為最技勇分刀石三等刀自百二

十斤至八十斤石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策論優而技

勇稍劣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逮又次之榜出仍有言者

遂下世芳等獄左諭德蕙侍講方逢年右中允蕙編修倪

元璐覆試與前榜同者三十餘人

壬戌巡視中城御史姚孫傑參錦衣衛指揮項震命

下震獄訊之并青孫傑先提問後請旨以擅提職官降二

級視事

癸亥楊一鵬為工部右侍郎

夜大風  
甲子張全昌等敗賊斬七十九級

丁亥年朔賜武舉王來聘進士第一罷兵部郎中王陞員外郎陸澄原等六人 上力大能開勁弓來聘廉昌平恭將

丙子死敵

壬申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風變祖大壽白謂莽男子耳今死守孤城義氣百倍而披甲不至堂中國將何以威視四夷乎黑雲龍不知何許人軍法臨敵敗軍者死降者死雲龍負此二死一旦來歸又其從卒餘技謀兵力宜無不知之可家告 皇上以為後之捍禦又諸叛人在多矣即不必皆束身歸命但能離彼之交使為及噬斯黑雲龍所以自劫耳不然續命之膏未易飲况乎黃金橫帶耶

丙子流賊譚雄夜陷安塞縣賊覲邑富宦而知縣蔡國初固守至是國初積瘁死經歷胡崇故署印昧而棄遂襲掠一空時大兵俱集寧塞故賊無所忌次日即出執諸生郭汝盤以求撫

延安慶陽大雪

己卯王承恩擊賊斬百七十七級傳賊北遁

丁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遊馬茶馬吳直監視登島

戊子右春坊右中允黃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武場監試余文燭馬如蛟不能特設科條而因仍已事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能細繹明旨而過拘小嫌此臣之所為罪也然其可原即在此何者事備剗始未易精詳若夫情弊孽藪則四臣斷不敢出此况今 皇上所特拔賜元王來聘即前榜所收技勇文章四臣皆能識之亦豈謂之不得人哉 上不聽

庚寅王承恩擊賊斬二百九十一級

辛卯督理軍務大學士孫承宗還闕門引疾命放歸

上召對廷臣於平臺問東事

丁酉丘承嘉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方一藻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軍錦英尚標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奏祭告鳳陽皇陵禮成未述鳳陽土地多荒廢合舉落園陵灑養一策蕭然周咨其故皆

言屬土殖瘠在江北諸郡為下下民居塗炭一遇水旱葉  
如歛戢孽妻搭子乞活四方戶口既以流亡逋賦困之歲  
積催徵則絕其反顧招集又疑為空言有司束於正綱不  
得不以適戶之丁糧派徵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  
而見在者又轉而去之他兵昔李特之亂巴蜀米於驅逐  
流民劉弘之撫荊州在於大給田糧故流民之始不過蠲  
租寬免以守寧安其而有餘及其亂也至於選將調兵合  
群力剿除而不足今天下賦重政苛民窮財殫而於政施  
仁但先帝御時特為蠲減不過太倉之稗米耳而可以招

流亡可以廣開墾固本生財聚積於此  
劉宇烈還朝別用

已亥王承恩擊賊斬三十二級餘踏水過河入山而賊首  
羅汝才渾天王等

一聞子庶子朝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閔德得罷

東廠太監宋普成考陵

戊申賊譚雄復據安塞參將李早駐兵城外總督洪承疇  
計我若株守軍塞必至各處蠢動乃命副總兵曹文詔  
道戴君恩等圍安塞自率所同總兵王承恩等夜趨安

塞城下子庶子總兵王承恩亦自延去至即訪譚雄等五人  
出斬之

癸丑夜盜陷安塞縣大盜不沾泥張存孟等三十餘人自  
魚河川因內應入之有先降丁以迎縣官走清澗又回縣  
勸諭各賊

戊午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原任右  
中允黃道周學行雙至今代所希天為 陛下生此人仰  
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之時間臣此說  
或以為疑所謂世人青耳賊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

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自觸雷霆過  
情獎物即 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為後世所非矣所以  
推舉本縣至誠且道周前疏林蕪輔錢龍錫忤旨降詞未  
幾而其言卒行道周抗疏之時同輩危懼而道周慨然  
進說此誠至難至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侃且有  
氣者今人多畏禍多其身家又聞者中使街憲四出動以  
威倨上官驟加於庶司臣懼海內士大夫之氣必化為統  
柔 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道周既獲罪議  
者遂摘其試錄論及科場以其經史為子書以其精詳為

益浪此可歎也道周而外又原任順天府主劉宗周清恬  
鯁介既罷職投閒道周以譽謗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  
又不能用如此安望天下有為 陛下奮其忠能者乎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應降  
官級此猶棄瓊瑤得良玉也 上不聽  
甲子王承恩等克婁塞斬五百三十六級擒六十二人  
乙丑王承恩等即刺婁定賊、潛走綏德清澗之間叛服  
不常

降丁陷甘泉縣劫餉十萬、千金殺知縣郭永圖河西道

張允登戰死允登解民運銀為降丁勾盜掠馮總督  
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刺而自以四百人赴甘泉以甘  
泉郡延咽喉也時賊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允登四川

人萬曆庚戌進士和咸陽咸寧並有善政而不善黃緣  
房師湯賓尹惡之東林人又謂黨氏也舉卓異僅除刑部  
主事在郡延常荒盜之餘僕極勞苦士民聞變俱夜服哭  
迎聲徹十里罷市三日事聞贈允登 贈永圖

總兵楊嘉謨等於三水縣斬賊五十七級  
丁卯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於吳橋

初東江劉興治及屠皮島皮島舊副總兵張憲與興治之  
內戚沈某合謀圍興治未發會登萊巡撫孫元化薦舉將  
黃龍為都督兼守東江總兵至島興治遂叛元化以  
兵部尚書熊明遇督援切急從海上命參將孔有德等以  
三千人赴閱外繼以二千人有德遭颶風幾斃歸復命從  
陸遂下勝怨望也鄒平月餘進至吳橋亦叛時僅步兵六  
七百人破吳橋

戊辰孔有德圍陵縣破之

副總兵張全昌於河津斬賊百五十七級韓城西境遂安

是月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於萬泉縣又各道擒斬二百  
二十三級俱燬子塊所部四營也走夏縣洪水鎮俘乞撫  
夜築顯祖營以有備而遁追斬八十五級

十一月己卯庚午又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枚卜考選時考選  
科道二十餘人方重國課因司農回奏混濁開復未列職  
銜再煩啟查已列籍筆侍從之班隸給事中行之署杜門  
維谷殊多未便 上以代辭青之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  
任錢糧於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罷開元鄭友玄俱請  
自後考選將及先核錢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此法制一

變也

巡撫天津右都御史程鳳種罷

孔有德破臨邑

壬申中巡撫登萊右金都御史孫元化議親撫孔有德初元化謂欲復遼土宜用遼人欲固遼心宜得遼將故徵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等

甲戌孔有德連陷陵縣臨邑商河新城巡撫余大成稱疾遣材官往諭不聽遣中軍沈廷諭以兵往有與赴陣不事介胃而敗 陶廷瓏兵往徵還青州

李孫宸為南京禮部尚書鄭宗周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天津

前大學士孫承宗命冠帶開往奪世產以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

官兵擊葭州賊斬九十七級

進祖大壽少傅左都督兼都督同知大壽守大凌城被圍日久食匱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自目逃歸或云已輸誠建約歸即舉一城盡降故建縱之然歸即為國堅守雖其子在廷不之顧也

甘泉賊陷宜君縣又陷葭州兵備軍事郭景嵩死之

丁丑洪承疇聞變自西川疾馳會總兵曹文詔副總兵張全昌合剿

乙亥余大成檄登州兵赴利津合剿叛兵

庚辰登萊總兵官左都督張可大至朱橋驛值孫元化還登州言撫局已定毋西行蓋信其不反也可大叩其詳知臣測仍西元化竟撤止之

甲申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請還原任兵科給事中魏呈潤原任南京雲南道御史李曰輔不許

乙酉孔有德攻青州

戊子陸完學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劉錕英為南京吏部右侍郎胡尚賢為南京國子祭酒

總兵官陳洪範鎮守居庸昌平

姚希孟為 協理詹事府蔡奕琛為太常寺少卿提督

四夷館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緱德州巡撫張福臻斬四十三級

前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卒喬遠字 晉江人萬曆

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歷員外郎即中言事論廣

西布政司經歷泰昌初起太僕少卿天啟壬戌以左通政  
進光祿寺卿明年冬進通政使手告加戶部右侍郎崇禎  
己巳起南京工部右侍郎今三月致仕性廉介家居日釋  
經纂史文行俱高邁所著名山藏闕書等數百卷有不媿  
古良史年七十五予祭葬贈工部尚書

孔有德過黃縣不及千騎餘俱鳴合矢亦盡惜無禦者  
庚寅孔有德攻登州初至登州泥水山困之孫元化今夜  
丁巳登雲霄諭之有德始營山下夜梯攻城東南我砲卻  
之初元化素諳西洋火器又召香山漁夫訓練賊弱感傷  
請降

總督洪承疇報撫賊張獻忠羅汝才等千九百餘人  
上憂延緩賊蔓以陝西巡按吳姓請餉及洪承疇既俱奉  
旨久青戶兵二部不覆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  
接濟秦中

癸卯大雪五日凍斃人畜  
辛卯孔有德攻登州西域又砲卻之賊回掠臨邑孫元化  
與遼將耿仲明定計招撫

甲午總兵孫顯祖於河津萬泉夏縣聞喜等處六戰皆捷

共斬五百八十一級時卿軍被賊最慘聞喜次之我軍捕  
四五百餘將周應乾被執剖死

戊戌盜掠永年縣

是冬速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王伉巡按御史趙洪範以  
逆苗善聲作亂

是年工念孝純太后無御容命新樂侯劉氏求子羊貌  
似者繪之又繪先帝及孝元太后御容於博平侯家  
並如前法並迎入大明門上早出百官多未至

楊士聰曰孝純御容偶得於新樂侯之子弟既已奇

矣乃孝元亦依倣為之豈視元之安定有一親偏兒  
肖以待夫後來之傳罵予不知先帝御容又以何人  
為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一人言者

日講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章送閣臣溫體仁裁其半以新引京營大閱等也喻義執  
不可因上疏自明體仁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  
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  
聽自媿不能表卒後進命下部議聖聰天縱喻義堯、多  
言遂闕住



壬申崇禎五年

正月亥朔大風霾

盜掠治縣

庚子登其總兵張可大令副總兵張勳與邵國祚川兵共三千六百人戰城東勳兵忽戴紅巾反戕我兵殲焉游擊陳良謀等死之

辛丑登州城陷時孔有德上書孫元化信其言午刻開門

納張勳兵二三百人蓋偽降也各官力阻不聽復之置於太平營夜漏十刻內應或云防院中軍官及陳光福

內應合開東門設官吏紳民幾盡執孫元化及兵備

宋光蘭分巡 王微知府吳維城同知曹名傑 知

縣秦世英及御紳梁之垣拘於游擊耿仲明宅脅元化移余大成書求秦赦願恢復速東賊更造舟募兵居七日適

有舡航海賊繼元化等歸

壬寅總兵官左都督張可大知水城不可守殺妾婢自經於太平樓可大身親甬南京司林衛指揮使萬曆辛丑舉

武進士歷官都司恭游軍編副總兵以左都督鎮守山東

率兵勤王 上章之專制平島帥劉興治內移為南京左

都督聞兵亂歸登州為戰守計值城陷衣冠壁端題某年

月日死難處事聞贈太子少傅予祭塋立祠曰旌忠節莊

節性孝友好古有馭雪詩集初賊攻城登人告急眾光

蘭曰自有防院元化曰別有計及陷叛兵欲殺光蘭謂榜

其為賊也光蘭曰官體宜然因自叙清操而釋有德殺故

河州判官張瑄後贈太僕寺少卿

延綏賊十餘人偽米商入宜君縣明日又至十餘人是夜

賊攻南門內應陷知縣李迎康防守峪田恭把總馬祺等

俱遁明日賊引去後迎康論戍防守官田恭論死

癸卯賊復陷保安縣又陷合水縣時總督洪承疇被劫巡

按御史李應期奏承疇真曾任事曉暢賊情猶可展布也

流賊陷山西蒲州永寧且大掠稷山絳州太平霍隰吉州

御寧巡撫宋統統提兵援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

謂以隣為壑 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奏青成秦之撫

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蓋常事之無定見如此

總督洪承疇請留陝而餉銀二十萬資剿費勸農從之

大盜黃友才逃鉄眉城與劉五劫臨菴等合營謀攻環縣署印寧州同知趙應聞懼而自經總督洪承疇貽書吳姓欲起曹文詔張應昌兵自環而南楊嘉謨趙光遠兵自環而北大舉合剿而詎於餉於是吳姓請增兵措餉命下部議

先是寧塞逸賊合環慶諸屯屯鎮原縣知縣董三謨同妻李氏死之事贈聞光祿寺丞立祠旌李氏賊屯於蒲河次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西巡撫練國事自涇州馳赴固原檄固原道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

涼道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游擊趙光遠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之互疑總督洪承疇從鄜州聞道馳至慶陽曹文詔以臨兆新兵二千至寧夏總兵賀虎臣新兵亦至會於兩隄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傷墜亡其楊嘉謨斬二百二十五級曹文詔斬三百八十三級賀虎臣斬三十級王性善斬三百二十六級趙光遠斬九十七級而寧塞之強魁盡矣惟渾天猴等尚據葭棗練國事遂移鎮原州時以西隄之捷為用兵第一

速故巡撫孫元化余大成  
終亥威縣紅風畫梅

巡撫陝西練國事報賊陷新安寧塞請延安撫鎮運兵自救

甲子陝西御紳通政使馬鳴世等奏三秦為海內上游而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年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盜利械強騎而我無鉄甲壯馬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於厥所由緣廟堂之

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也又誤視此盜為降丁也夫饑民捨衣奪食而已降丁勢窮歸命在我今勢激燎原豈可撲滅尚得稱饑民降丁乎若非廟堂大破常格至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盡揭竿誰禦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蒙允部請留本地雜餉銀十五萬驛站銀四萬但餉銀係本年立徵之數常多逋欠似為西江之汲乞勅該部於舊欠四鎮餉銀內亟措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行月犒當急圖

母戢底全秦安而谷鎮安矣

降盜申在庭馬丙貴叛據茂州之荷葉坪巡撫張福臻榆  
林道樊一薪然將唐通等以八百人擊走之斬百十二級  
又降盜党雄王得貴等千餘人攻緜德州復掠州東之義  
合驛總兵王承恩等擊斬二百二十餘級張福臻等計誘  
党雄等八人斬之

乙丑官兵擊宜君賊失利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繼劉宗周鄭鄞又有如御  
史遲大成所舉善曰廣文震孟陳仁錫又有如中允倪元  
璐所舉黃道周又臣素聞曾子汴惠世楊易應昌羅喻義  
惟 皇上鑒而用之 上青其狗濫

丙寅而丁著力先以三四百騎近塞稱掠漢虎象慈求  
款似要挾總兵曹文詔在暗門同定過副總兵張應昌同  
知趙之序議未決

丁卯前總兵孫顯祖有逆丁誘定邊降夷內應借守東西  
二門招著力先入之十總張射奎王希武等出城拒截曹  
大詔等各擊斬百四十一級十總李世科陳汝文詔恭檄  
還靖邊初夷丁哈台言原速東海而劫燕因避建人未歸

分置各鎮哈台吉等百餘人居定邊文詔剿山西盜頗得

其力自寧塞告變文詔回秦夷丁謂定邊空虛潛購套  
以畔幸天詔內戰逐之城外否則定邊非我有矣  
叛兵攻萊州總兵王洪與楊樹著不協遠屯御善戰失利  
入萊城見攻不休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三十六級賊又攻環縣吳世駉慶  
陽斬百三十六級奔追斬五百八十餘級黃友才崔大過  
俱伏誅

戊辰總兵王洪潰於新城回萊州

二己卯巡撫登恭謝理入萊州

光祿寺卿王雅量應天府尹詹士龍劾罷

吏科給事中鄭英追劾陝西左右政使沈演附瑞以借然

諷外

庚午右中允無編修倪元璐乞養疾省母不許

庚陽賊陷統陽堡

德陵成進周延儒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溫體仁吳宗達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何如寵太子太保各賜金幣餘文武內臣賞賚有

張應昌等擊賊斬二百八級

字未四川道試御史吳芳言正人蟻伏尚多和類鴟班半據如吳執御所舉曹于汴易應昌等又續薦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又奏章光岳呂純如 上以其明比下彥芳吳執御刑部獄奏事工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報可

癸酉然將彭有謀以兵三百入萊城共守初萊人乞援於總兵劉國柱國柱入山東境不進兵部督盡主事張國臣議撫中朝皆倚之謂撫成則萊圍自解姑以援遠為耳

甲戌故登萊巡撫孫元化海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徽登州知府吳維城同知曹名傑蓬萊知縣秦世英昌邑主簿李仲明等逃至天津叛兵縱之航海也巡撫鄭宗周以聞

張廷登曰登州之陷初起於熊經略三方布置為陶知府朗先陞巡撫之地毛大龍遂據皮島劉興治黃龍沈世奎相繼已成唐藩鎮自立之勢孫元化作撫遂成孔有德之變而東萊慘矣總鎮內監再設再添遂致高震一折入建州沈志祥作亂而黃監軍殺矣善子遠撫方一葉敗曰東島地處一隅一二偏將可供哨探之用

乃大帥虛設群小交聚不盡送字內金錢不味盡東省秋屢未已也大抵禍患之來必有所自起非驟至也不有四路進兵紅旗催戰則速東不欠不有三方布置遼將內用則有德何從反不有邊兵之調則派賊無自生不有遼逆嚮導則建州何故深入而濟南何自陷前車覆矣後車不戒今日猶遵其改撤為聖書何耶

丙子二十騎犯宣府黃土梁保安盜購八百餘騎夾攻寧鎮總兵胥虎臣潰走前總兵杜文煥搗始退而盜為所殲半解髮西走保安定邊遂空

己卯盜薄慶陽城下副總兵張應昌追及之擊斬百餘級圍始解

庚辰盜二三萬掠合水縣官兵追擊失利壬午金世俊高弘圖為工部左右侍郎劉漢儒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劉榮嗣為順天府尹劉弘化為光祿寺卿錦衣衛都督 劉僑光

癸未學憲適寇復熾甲申巡按山東御史王道純言三事曰分移駐新撫臣徐

從治防臣謝璉不宜並城一移駐萊陽相犄角曰須精兵  
孔有德所畏惟夷丁川兵耳合山東兵萬計保無天津兵  
四千計若再得邊兵或川兵千人曰慎招安昨見兵部主  
事張國臣於青州而商方略曰招安遼人如彼未叛人各  
有田舍各有妻子各有有司無煩多事若既叛止論招彼  
不來即來而收之保無奸人內應手樞部既用石盡國臣  
又遼人賊不敢害今過禁入登在彼招安為使也  
丁亥海寧捍海塘成

山西盜賊

西昌府推官史可法為戶部主事  
庚寅盜夜入鄜州兵備命郭應響出禦死之  
癸巳總兵曹文詔自定邊敗盜於南家全斬百十九級  
乙未盜四千餘犯武御殺守倫張一龍又樂平御兵六百  
人禦賊而敗此曹文詔殺餘之賊也  
三朔戊朔辛丑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例有公座中  
尚書旁侍郎禮也內臣張真憲奉總理兩部之命與臣部  
分甯主以辱朝廷原未嘗合內外而稱長貳也至於侍郎  
所任與真憲相值有先臣而引為例者臣無從所且不知

國權

真憲領物有公座事且否自初三日到任真憲亦即到臣  
不勝駭異戶部公座原以尚書長侍郎傳令加真憲一公  
座則臣今日之為侍郎也傳尚書手抑傳內臣乎此等  
臣不容不鄭重故僅與之川堂署主相接而公座毋寧  
已之以此大拂真憲之意而臣不顧也遂詣右堂大房升小  
公座聊應吉期該應司仍候臣出升公座臣竟謝不敏矣  
我朝二百餘年堂官受事草、自臣始臣部錄羊類以少  
存而國體所傷亦已多矣且總理兩部公署已遵旨另置  
訖宜即設一公座以見朝廷之臣另一規模臣部公座仍  
選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得平矣有旨總理已有  
公署錢糧應到部驗核着會同料理升堂公座事如舊例  
弘圖遂引疾求致不允疏七上削籍  
故逸曰 上擊魏氏之禍盡收瑞柄中而借叢斬命四  
遣特摺公卿之上高司空耻於隔事引疾堅性志節嶙  
然不污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座擬旨備出宜與聞司  
空引疾時宜與過候夫不優人以禮而私示款曲彼容  
悅之臣烏足論哉  
癸卯 上幸大學行釋奠禮先期敕衍聖公孔胤植五經

博士蕭光華等承業孟弘舉陪祀

兵部督畫主事張國臣出撫叛兵巡撫徐從治奏其非計每撫使一出則攻城益急國臣曰我不甯縱城出擊以怒之也果爾則必使叛兵任意攻圍我拱手以焚授之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甯叛兵之過青州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遣書云賊已就撫兵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熹兵已順叛兵又使熹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開門釋盜致數計萬生靈盡為塗血

今萊城被圍叛兵視臣等猶元化也雖然為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誰欺。天子分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偽報盈庭其議必以為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為厲鬼殺臣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而誤至尊清亂國是送封疆而戕民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奏入中朝下以為然蓋周延儒主之上心動命兵部右侍郎劉宗烈總督山東軍務討之

乙巳未元一品考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議兵部添設昌平鎮侍郎不果

孔有德以舟三十艘相皮島將陳有德有德隨誘殺二島將以三千人入登州又四千人往

丙午太監張彝憲奏省直料價欠百餘萬命工部開款三限嚴核

丁未大學士何如寵引疾去不允

命戶部覈原兵若干實任若干額餉若干浮餉若干增於何自始於何年逐一開奏

申軍機泄漏之禁

楊一鵬彭汝楠為兵部左右侍郎

戊申 榑廟德妃李氏薨

兵部 侍郎王國禎辭任不起

已酉河南道御史李應薦言 皇上揭太學祀先師始知國學為天子之學天子視學為國學盛事則向之禁止講院益為無名

庚戌前戶部尚書張我績下法司追贖保定巡撫丁魁楚

言其逆黨道奸也

辛亥初命提督京營襄城伯李守靖簡練三萬四千人未

一冊 39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頁 59

裁切青之

癸丑命禮部祈雨

汪慶百為太常寺卿馬鳴世為太僕寺卿

庶申命朱光祚督各官築李待口決隄

壬戌賊自武邑監陷華亭縣甲子遁

癸亥巡撫張福縑擊盜教有新獲招降四百餘人

是月內丘縣屬鵠廟廣生殿火木石俱燼神鬚如故

四 戊辰朔己巳賊近莊浪官兵至又奔

辛未總兵曹文詔追賊至張麻村共斬五百二十九級又

固原兵斬一百十七級

庚午總兵鄧玘王洪以川兵萬二十人自昌邑東援距萊

城四十五里不進且通叛兵

賊犯西安北界薄耀州鄉官宋師襄與知州范鳴珂固守

丁丑曹文詔揚嘉謨追賊耀州之咸宜岡斬一百九十一

級

戊寅於三股水斬七十四級

己卯萊城兵出外搜糧秋掠三四百人

練國事遣副總兵張全昌擊賊耀州斬四百六十四級

壬午曹文詔揚嘉謨戰隨喜司斬三百五十九級

癸未賊兵攻萊城西南隅巡撫右僉都御史徐從治領中

砲卒從治字海鹽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桐城累遷武

德道參政至今官天啟初嘗剿妖盜合力守萊城五十餘

日變聞予祭葬贈兵部尚書廢錦衣衛百戶世襲立忠烈

祠

錢謙益曰嗚呼兵部條上方略固曰萊撫守萊東撫駐

青調度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

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守雖公策不任受罪也公

之意以為東撫控壘全齊駐青不足以鎮萊人之心而

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肩於孤城示全齊之人

以必死而初之以不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

也賊盡銳合圍累旬決月慮我師之替其後必不敢解

圍長驅狼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救全齊也賊致

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

力感登三鼓氣竭枝柱撐拒不翻城內應則街尾宵遁

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

為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為功也賊以撫誤登以

撫議兼且以撫議中朝而獨不能設公死之後嗣至  
於悔明詔狀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公以死持之也故  
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種吏主之萊之撫中朝主之公之  
拒撫非拒賊也而拒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  
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  
稷嗚呼此其故難言之矣

丙戌張全昌又斬七十一級賊奔慶陽

癸巳曹文詔楊嘉謨於楊三川斬賊二百四十九級

甲午降盜叛者掠米脂官兵擊斬三百十級始眾

丁酉江寧地震

是月紅夷千餘人築城彭湖

湖廣派盜自興國直入江西泰和縣

五月初甲辰總督洪承疇自縊德至西川與延綏巡撫張

福縉合剿解散脅從八百餘人擒斬四百餘級

己酉遣中書舍人陳六輪存問前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

書丁賓時年九十

庚戌萬 監錄事周弘化救賊有功陣沒

群盜據鐵角城耕收時電傷稼乏食野掠復攻合水縣知

縣旌香柏固守  
甲寅南京吏部尚書謝陞言賊屢以撫啖我而我堅以撫  
自愚今狼狽如此聞撫之一字尚堅持不化屢墮於中而  
不之覺咽喉要地豈堪再擲也  
乙卯德王常寶薨

庚申周府柘城王肅濟薨

六月卯朔曹文詔楊嘉謨等擊隴西賊斬百餘級

辛未曹文詔擊賊方山斬七十二級降七十餘人已又斬

百餘級皆遁追勦共斬三百二十六級隴西餘孽始盡初

賊千餘人原狀餘流劫隴西官兵失利執通判張廷柱

壬申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

癸酉南京通政使毛堪卒堪字

子崇堃贈南京工部右侍郎

尉氏縣縣等大雨水郵陵至浹城

壬午楊建烈為右通政

甲申兵部職方員外郎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

刺溫體仁閔洪學 上詰而奏允誠入極言其失謂私徐

從治沈演唐世濟等奪允誠俸半年

吳人 進士



母弟洪承疇追賊於甘泉

長月江西流盜自言安屠甯鎮攻撫州樂安掠崇仁

七月丙朔戊戌洪承疇擊賊延川斬二百餘級

福建海盜始涿浙江過温入台

庚子鄉之有為錦衣衛

大學士温體仁言華允誠論臣與家臣閔洪學同邑相依

驅除異已遍布私人專欺黨擅夫六部之事各有司存家

臣少同研任同籍入司朝賦時過晤能未嘗私語乃語臣

中有岳浹象臣之位及前此求林卜節錢不為推數橫口

詆証臣胞弟育仁監生候選臣使政廢必不敢借史館初

等台色臣門生亦自有人未嘗一有報舉此而不私又

何私手其所稱庇同卿排善類其一為鄭英之參沈演是

臣同官崇極其一為羅喻義商訂請章直入閣中威氣相

加安得不據事互糾至於審分自有宸斷吳執御狗私濫

薦致干聖怒於臣何預管羅織為罪聞臣將其所措其手

足哉臣草跡畢又與御史周堪磨與允誠相和總之百千

詎堪一勘自明矣

辛丑五月推官嚴且揚入奏賊云叛兵且降欲一見防院

掛題

總兵曹大詔剿欽角賊中代失利總兵楊嘉謨賀虎臣

駐驛馬閣會總兵楊麒等

壬寅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南京刑部尚書沈演罷

遠巡撫宣府右參都御史沈黎時揮漢虎墩兔慈犯張家

口求款市禁不以聞即答書投誓宴太監王坤以聞

命禮部驗朝鮮使臣市物兵部主事鄭觀光赴會同館凡

市三百八十餘件禁城圍與馬驛部尚書黃汝良教提督

會同館員外郎潘陳忠利其厚贖遂下獄成鎮海衛

崇禎巡撫登萊右參都御史謝璉監主款遣萊州知府朱

萬年出南門出諭叛兵孔有德等下馬迎拜萬年復入

甲辰巡撫謝璉太監習升劉萊州知府朱萬年同出宣

詔被執萬年呼閉南門叛兵即殺之推官嚴宜楊從得

入午後叛兵引翟劉二太監至城下求登萊巡撫印不應

而退萬年四川人萬曆有士性勤敏預備糧芻

設守具拒賊數月人心益固萬年力也是日妻生子人幸

其有後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撫御史王道純工言遷按張

銓加贈尚書人以為宜今萬年之死與銓不殊而前官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

已酉叛兵攻平度州

推官屈宜揚自經

癸丑曹文詔楊麒等戰虎兒回共斬賊六百五十三級賊始饑困

乙卯馬士英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時報登州遠婦生子人身猴面頭二角雞足生即能言云

一月日閔將軍助陣盡滅賊、而詰見言如初斬之指

閔將軍廟卜不利毀其像

在已不癸亥紅夷犯福建銅山

戶科給事中馮元飇奏禮部尚書董其昌侍郎王應熊恨

黃汝良不聽私編肆譽傾陷何以為群僚表率也其昌乞

罷

丁巳諭各衙門奉旨立限具題未遵者申鑄之

戊午巡撫江西右都御史解學龍報旱災

己未誅孫元化其周方蕙吳維城秦世英成逸采光蘭王

徽成近衛元化松江人萬曆壬子貢士壬戌吏科給事中

侯震賜薦其才遂授兵部司務從孫慎行贊畫甲子進王  
事專覽章奏崇禎初進郎中遷山東右叅議整飭寧前兵  
備進登萊巡撫

甲子 科給事中呂

論兵部尚書龍明遇有云行文

無益今日事祇憑 上福遂罷明遇

兵科都給事中汪 參總督劉宇烈用推官屈宜揚令

往萊州諭叛兵云叛兵欲見防撫謝建此宇烈縱馳派毒

而猶委罪防撫以希自免方宇烈受命叛兵初無悔禍宇

烈一敗認希撫局奉旨不得玩泄終不聽也因而陳洪範

購叛兵鄧玘築昌邑城自固并不問萊城請兵則真保足

未足也索川兵川兵未足索關外屬夷自春而夏自夏而

秋宇烈之內寧足食哉四川道御史王 亦劾宇烈喪

師辱國今宜新撫朱大典代之尤要在立發尚方劍便宜

行事

張自烈曰孫元化余大成戰法玩寇堅持撫局一振而

黃縣失再撫而登州失萊州覆車在前三尺童子知

其下可割宇烈所以撫自愚何也古今應變異宜戰款

剿撫時違為國難款可以羈夷狄不可以養畔賊撫可

以誘饑民不可以貨逆臣今賊日酷賊志日驕即幸  
為我撫將使之征胡自贖此曹心懷不軌如虎傅翼潛  
與胡通為夏滋大將使之仍鎮登萊育嶋一方盤踞難  
拔是唐藩鎮之禍再見今日也况彼自罪既深夜黠百  
出萬一不為我撫者哉律以朝廷紀綱不可撫衛以登  
萊時勢不能撫守烈並墮街中恬不知慮今日通書明  
日遣官相師辱國莫此為甚則深恨閣臣之謀國誤也  
周延儒輔政以來建泰弗靖山陝流寇繼之沃魁弗靖  
東省叛兵繼之滇南閩廣到處驛騷延儒獨宴然不查  
一策即登萊近市信一私昵之孫元化以撫自愚東事  
既誤於始復用一庸懦之劉宇烈撫局不受東事又誤  
於終惜哉

總兵曹文詔等擊賊斬三百八十一級又五十八級  
是月派盜陷大寧縣

副貢朔丁卯吏部尚書閔洪學罷

天壽山大雨水衝塌慶陵寶頂議處前督工官前尚書王

永光申辨不問前工部尚書施恩仁落職

甲戌曹文詔等戰甘泉縣擒斬九十六級

乙亥斬四百三十六級總督洪承疇令脅從解髮者免殺  
逃出境縣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官兵疾進斬二百  
五十二級誅其渠帥餘散匿山谷  
叛兵攻高密

東路總督年文綬敗叛兵

丙子登州叛兵欲航海先移家長山島我兵奪其路

丁丑套千餘騎窺甘肅協守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柳

紹宗及西協左副總兵署都督僉事相希尹擊斬百二十

五級  
庚辰 皇三子慈烟生

白廣思救其黨來降齊一勳郝惟端俱降請殺盜自贖

遼山東總督劉宇烈

辛巳叛兵撤精銳入登州北城將宵遁總兵吳襄等遂抗

衆先登

乙酉萊州叛兵遁官兵扼城下復招遠再復黃縣始解圍

庚寅吳士元為國子祭酒

寧夏地震百聲

癸巳李長庚為吏部尚書

是月寧武兵潰於大軍鎮

盜陷壽陽時大兵東進賊於沁水又破石樓澤州殺州

人恭政張光奎後贈光祿寺卿廢監

九 朔申朔戊戌右中允蕭綬備元璣引疾去

壬寅韓日績為禮部尚書康新民為南京刑部尚書

孔有德敗入登州城官軍圍之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宗統股失事免

戊申張鳳翼為兵部尚書許鼎臣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

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曹文衡罷

王楊德為 總兵官鎮守廣西

左都御史陳于廷罷

以太監鄭良翰謝文舉扶進朝魏典唐文德提督京營戎

政

己酉流監陷脩武縣殺知縣劉鳳翔

庚戌華陽人李國恭故閣者在京遇兵部差官李國安領

牌往四川雲南國恭代行詐稱東廠訪事內使入滇見即

報許撫普名聲即至阿迷州普名聲宅傳旨訖十月庚午

還臨安名聲亦疑之訖於巡按蔡况訊之始得其實以聞

甲寅劉之鳳為光祿寺少卿

丙辰傅宗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

己未張至發為順天府丞

庚申賊掠新鄉

癸亥磁州道祝萬齡以毛兵八百人逐新鄉賊走陵川

甲子登州叛兵出戰副總兵丁思侯中砲死

西安縣兩殺其粒長於常稻差黑

山西流盜破臨縣縣天險 道滿光祖誤信招安致之

賊魁豹五等據其城李自成掠懷濟焚清化鎮河南巡撫

樊尚燦以晉人之爭左良玉也奏言賊在山西垣曲漸近

濟源請良玉移駐澤州北可以援高甲長子東可以救臨

陵川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為晉保境兼顧濟源是豫

患未甚刺也

十 己丑朔丙寅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馬士英以擅守

備又取都司庫金六千太監王坤密聞

戊辰普文詔等攻臨賊於生高泉斬八百五十九級於寧

州斬七十八級再戰於三水官家洞斬二百十二級

庚寅揚方威為太僕寺少卿恭園用為大理寺右寺丞

是月故兵部尚書趙揖孫起壹乞卹典不許

十一月未朔乙巳孔有德李九成以萬人出戰而敗棄登州九  
成中彈死

雲南阿迷州故土官普名聲妻萬氏子普福遠妻家奴龍  
得者耶構繫稱兵名聲雖故蒙恩曲宥遂縛二奴斬叛黨  
百三十二人函首以獻

十二月甲子朔故大學士李庭機加贈少傅子啓順入監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廷拱卒

丙寅登州叛兵航海半至黃縣

丁卯曹文詔等戰耀州斬賊七百三十級於翎子山斬七

十八級餘北走追殲略盡其潛伏鳳凰山者漸集

戊辰御史吳姓言河決浸及祖陵命責河南道尚書朱光

祚同漕運李待問勘奏

壬申流盜自河南息縣破光州

甲戌命順天尹祈雪

停開納事例詔曰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  
開倖濫乃十餘年來軍務煩興群議足餉計臣條奏輸贖

國權

並與選授雖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一時偶屬權宜事久  
必滋弊蠹吏塗紛雜名器混淆有賢即可博官才品俱在  
勿論甚而慷慨民牧措克取償階厲尤為不堪朕方慎稽  
流品撫恤痼疾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  
諸盡行停止不得再行援納

總督張宗衡山西巡撫許鼎臣同巡臨縣賊賊轉入磨盤  
山山方六百里閔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潞川上  
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等以秦兵豫兵毛兵  
盡集澤潞東南遂乘虛掠東北從沁州武鄉遼州榆社入

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徹臨縣之師更

顧根本矣

乙亥進禮部尚書李康先太子少保

議戶部添設侍郎

命總督河道尚書朱光祚督守臣脩築淮揚決河

丙子宗守義以原官提督京城內外巡捕

吏部尚書李長庚入朝

戊寅嚴皇城守衛

南京錦衣衛 許自強為江南副總兵

庚辰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請撤太監張彞憲略曰內臣用  
易而撤難此從來之通患今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多矣  
用廷臣而疑內臣無一焉如彞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終  
不可容矣至如金鉉孫肇興魏呈潤趙良曦曹文衡王弘  
祖馮師孔李曰輔之激直熊開元之慷慨悉皆斥廢未能  
枚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往銀  
鍊臣子委蕪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 上怒  
削其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威疏救不聽

夏允彝曰 烈皇帝大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  
當舉措則內璫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  
舍榮枯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當  
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不  
足顧而攻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  
以通內自詡者史塗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  
其得出錢自云有大璫實心寃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  
陷錢謙益於獄也謙益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發  
奸視陳張之陰謀陳與張立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國  
觀之死也廠璫王化民寃為之而周延儒之死也則又

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通內漸亦不以為醜曹璫之喪其  
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王璫喪母大臣亦多  
往送甚有倡為傳單者揚、不之諱其九卿不往唯鄭  
三俊程國祥耳庶恥道喪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璫輩  
特陰為搆弄耳其畏 上英明實甚也

甲申胡沾恩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曾楚卿等進禮部尚書

乙酉鳳凰山賊斬其魁郝惟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  
君

戊子追北 斬四百十九級

己丑命右少監劉芳擢提督九門

壬辰有飯釜戴木甌飛霍山縣前市民陸和家  
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一匹餘或合進俱納御馬監不  
過資金質之本監也否則外入雖駿驥亦却之  
是年命鬻祠廟倉舖

莆田知縣張拱機徵賦激民變免官下臺訊

癸酉崇禎六年

正朔已朔大風霾日生兩珥

丁酉流盜闖入畿南距順德百里時盜之大隊尚在山西  
零騎數百分為二道一北向窺固關一南向懷慶衛輝盡  
遭蹂躪矣

給事中孟國祚言畿南咽喉重地順南為大今晉有曹文  
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錕賊將何之乎昔之秦豎于晉  
晉豎於豫者今轉而豎之順德矣  
庚子運舟出天津海口颶風覆之

壬寅盜在邢臺於三省交界摩天嶺窄道山崖羊腸腸小  
徑直犯武安

癸卯又犯陽城恭將苗琦守備王繼統死之

乙巳總兵曹文詔剿賊霍州值賊萬餘渡汾河擊斬二百  
三十四級

史可法為江西恭政

丙午張我績論死追贖十八萬有奇

以科臣查該校邊鎮兵餉欲提綱挈要近來竟失立法初  
意但瑣屑繁苛虛文塞責甚非籌遠長策今後部科新設

查核等差俱停止

丁未總兵左良玉破賊於涉縣西坡斬其渠賊望其旗幟  
皆靡然耽：未忘中州也

戊申停錢法侍郎

辛亥京師大雪深二尺餘

工部郎中孫肇興下獄

癸丑曹文詔進都督同知

復臨縣恭將劉光祚功居多光祚前被逮得釋初分守道  
潘光祖誤信劣生梁明倫招安致城陷明倫約永寧山賊

劫我營難民縫城出報官兵詐為陝賊至山中斬之尋逮  
光祖

錦衣衛右都督田弘遇乞肩輿不許謂勳戚加恩不得自  
行陳乞

甲寅留兩淮鹽課十萬充餉客兵

乙卯蔡奕琛為刑部右侍郎

丁巳曹文詔擊賊孟縣斬九百十六級時圍孟縣

戊午前 御史黃宗昌劾籍

己未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聞視太監王坤疏恭乞罷不

允

庚申遣催外餉十一人

辛酉馬鳴世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壬戌進黃士英都督僉事世襲副千戶

大風霾

曹文詔進賊壽陽斬四百四十餘級

二期亥朔建昌軍沈學之家生豕二身一首八蹄二尾

黃道周陸辭奏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

本於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

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酉朔日食以是下

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

明實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

五爻丁卯大雪八師之上六是 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

師上六其詞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

告誠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封直六十七

年零一百五日一文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

分之四矣

丙丑大學士林鈺始入直

丙寅恭將猛如虎擊賊解愁村斬五十級

丁卯王錫衮黃景昉李建泰劉若宰管理文官誥勅

戊辰曹文詔進賊於固莊賊北走斬五百級巡撫許鼎臣

請文詔在平定是太原之東也李卑佐之張應昌在汾州

是太原之西也賀人龍佐之錄為游兵

召左都御史張廷登曰風紀重地向來考核御史之法不

能實行今察吏安民莫先考核仰其勵之

庚午召廷臣於文華殿謂左副都御史王志道曰遣用內

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煩也昨王坤跪朕已責

其率妄乃廷臣糾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

臣耶對曰王坤恭及輔臣故舉朝皇、為紀綱度之憂內

臣既可糾廷臣臣亦可糾內臣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

也 上曰朕見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於因內臣在館

未便作弊借王坤疏挾制朝廷誠奸巧也且文武各臣朕

未嘗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內臣耳周延儒等請優容 上

色稍霽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 上曰

職掌不脩嗽名立論何堪憲紀命志道退



語吏部尚書李長庚兵部尚書張鳳翼曰吏兵二部用人  
根本用一官報賄借京債赴任安得不腹民卿等須盡革  
其弊文選職方二司尤要

辛巳沈珣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壬午曹文詔戰大谷斬三百三十級賊千餘走垣曲

丙戌應天解緞段四千三百三十四匹承運庫太監周禮

駭退二千六百七十八匹責改造於是應天府尹詹士龍

言通判成克延督織造亦引咎

賊氛益熾屯輝縣之百泉書院三日尋北踞林縣山中於

是趙村飢民相望而起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左良

玉勢成孤注不得已請鄧玘兵

丁亥流賊再犯濟源懷慶中軍曹鳴鶴以兵千餘敗沒

戊子山海關永平大雨水壞城郭田舍人畜亡筭

福建兵擊劉香老敗走之

垣曲典史秦宗文以義勇百餘人逐賊聞喜死之

辛卯曹文詔斬榆林賊二百四十三級文詔屢捷惟山西

總兵張應昌逗留不進於是賊渠紫金梁老狃狃從榆社

敗北奔恭將艾萬年賀人龍斬之巡撫許鼎臣奏曰流寇

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今以皇上神威就殲十之五解散

十之三至若西賊萬餘逃潞源山內其山為王屋底柱析

城中條今李早艾萬年從沁州陽城沁水之延鬱天井關

入剿令賀人龍李杏芳從垣曲絳州之邵源關替塚村入

剿此西路之大概也東賊二萬餘遁輝林武陟山內其山

為青羊谷赤狄圍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大王莊小西天

孫贖坡箕山遼山鎮臣曹文詔中軍孫茂林自潞安之黎

城入剿而遺標下猛如虎等自遼州和順樂平之專落山

入剿此東路之大概也太汾西北有三關王劉短毛賊二

股不滿三千鎮臣張應昌恭將劉光祚任之諒可刻日奏

功其晉中蜂起之盜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州

之水頭鎮石樓之花地寇孝義之關府壽山二寨反者媚

起則皆土賊可折箠笞不足加兵冀以寬文法而上亦謂

之饑民非流寇也

諭都察曰近來民窮多盜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致妄取

民財彌縫津要所以舉劾不當貪人得志小民愈苦過聞

近畿州縣未征錢糧先比火耗又於此外巧立名色不論

有罪概加罰賄取民物不償其值或因小事以嚇取或聽

胥役以剝詐甚至逞恣酷斃無辜種種害民難以悉數即命巡按御史速行體訪據實具奏不許黨庇隱徇朕如別有所聞一體論罪又諭禮部曰設科取士專為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此皆督學司教董率乖方培養無術以致朝廷<sub>不獲</sub>用人之效朕思人才必宜首重德行如果孝弟廉謹自然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按會典提學勅書內教尚行誼以兩願俗不專論文優劣近不遵行至小學及州縣社學原欲養蒙儲才近不興舉士子惟以富貴為志竟不知立身脩行忠君愛民之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于卑乎朕欲童子必入小學過試先扶德行自儒士以及鄉會須必有實行方許入試異日敗行考官併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近來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須設法興起至於四海之大豈無潛脩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并酌議來行

三 丑辰朔

辛丑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玄默受事

吏科都給事中劉斯峻劾稽勳郎中牟道行帶爵賣官急選日掣籤私改乞禱斥之

丁巳張應昌擊賊斬二百十九級擒十人

戊午興平知縣楊天際入覲至陝州乾濠鎮值寇創甚并失税金千四百有奇各州縣入覲官俱阻巡按陝西御史范復粹以聞

己未蜀賊攻百丈關守備郭霽辰陳中敗沒

庚申官兵戰龍潭斬百餘級被圍而潰敗圍廣元七日

辛酉六安州桃源縣大風兩雹傷麥

是月發十萬金命御史陳乾陽賑山西飢

是春耶陵<sub>下</sub>築樹上形如袍衣百十為群共築一

四 丑戌朔苗胙土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鄭陽

丙寅賊破平順殺知縣徐明揚

壬申官兵敗賊於武安

癸酉張應昌敗賊斬一百八十四級擒十二人

鄭芝龍剿劉香於雷州

乙亥曹文詔敗賊陽城斬一千五十餘級文詔移大同總

兵合剿流寇兵部令副總兵李早以臨鞏兵張應昌以寧

武兵二千餘人至鳴謙驛逃四百有奇

姚士慎為南京刑部尚書劉定國為南京工部尚書

孔有德耿仲明由蓋州降於建州初仲明弟仲裕陰通建

州鎮守東江總兵黃龍計誅之及登州陷龍舉家死焉又

撫定虎島長山島旅順島各誅其黨龍守旅順計有德必

逸逸必道旅順奔建州果至逆擊有斬獲擒毛有噴承

福等前登州火器大砲與精其技者皆歸於建州矣

庚辰石砬叅將馬鳳儀邀賊於永年縣之義城城被殺

辛巳各京省積虧鹽課三百二十餘萬命有司如數全解

否則指名叅處金花銀積項分見徵帶徵勒完

禮部尚書黃汝良上昭代樂律志致命付史館

河南西路盜自輝縣入清化鎮游擊越効敗沒左良玉擒

斬六十一人其武安東盜游擊陶希謙擊之亦敗沒部議

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河南鄉紳奏請

陝西總督洪承疇提督山西河南軍務部議移承疇駐潼

關為三省交地監制晉豫二撫并曹文詔鄧玘張應昌

三鎮上不允第假晉豫二撫事權立限三月平賊

壬午真定巡撫移鎮順德保定總兵梁甫進洛水邯

鄂剽臨城賊

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却純仁高養性韓汝桂魏伯綬等

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故

故戶部員外郎陳此心忒違

癸未承運太監奏段匹欠數十萬命有勒限輸上

甲申故萊州知府朱萬年予祭葬立祠庶監巡撫謝璉復

原級加兵部右侍郎

乙酉賊犯沙河臨洛官兵拒卻之

兵部請三省撫臣親在行間晉撫同曹文詔入陽沁山中

道臣王肇生同張應昌入潞安山中豫撫同左良玉湯九

川田萬直入星輅驛同鄧玘由武陟直入少陽關保定

巡撫同梁甫周爾敬入小西天等處其偏裨各選一知兵

道府督之分剿報可

己丑戶科給事中朱文煊叅周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

群喙交功攻萬無可留報聞

賊自順德至內丘由臨城直抵却莊賊眾數犯屯小西天

山中內丘知縣王世恭擊於豹子口不利其弟世寧死之

前北城兵馬司指揮昌樂劉鳳慶去召畫工繪聖駕耕藉

之園工首於東廠逮下詔獄

五胡辰朔予故 尚書康新民祭墓

上聞盜攻交河縣勅責撫按不報

癸巳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許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

逋并豫免數年以後不許

甲午諸軍擊臨城縣賊連戰五日賊死千計仍歸小西天

山中

戶部右侍郎劉榮嗣等奏調兵剿寇非守城也近撫臣多

派雄兵株守郡邑意城池上恙可違失事之責不知賊野

掠宿飽何用攻城此名為防寇寔同縱寇蕩平無期病全

在此請城守付有司率其丁壯馮高設險調兵專主剿賊

乙未限庶吉士給假五年為期

戊戌侯恂為戶部尚書鄭茂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己亥進祖大壽孟達左都督吳永祿署都督叅事

庚子雲南曲靖府土舍安邊與安其爵其祿同祖兄弟也

其爵世為撒知府其祿欲仍受露蓋知州倚好巡按蔡侃

解諭之俱聽命

壬寅揮漢虎墩兔彪同河套五萬餘騎自清水橫城分入

守備姚之變等不能遁臨河堡恭將張問政沙井驛副總

兵史開先岳家樓守備趙訪皆逃遂薄靈州總兵賀虎臣

以千騎入守乙巳出戰敵移入屯堡連屯數十里殺掠慘

甚 上怒巡撫耿好仁尋逮之

癸卯賊出畿境

甲辰西安知府陳龍麟有罪下臺訊

丙午太監張應朝調南京司禮監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丁未起惠世揚蔡國用大理寺左右少卿

故 金國贈太子少保右都督世外衛百戶故王來

聘贈都督僉事世襲本衛指揮僉事

戊申賊薄衛輝人心洶懼撫臣馳救始安

守備梁陳甫剿連州強賊死之

張全昌為鎮朔將軍總兵鎮守宣府

己酉諭兵部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集一切功罪勤惰應

有監紀特命內中軍陳大金閏思印謝文舉與山西內中

軍孫茂林霖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

軍中監紀功過督催糧草仍着內庫發四萬金蟒素紅

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立賞

庚戌延綏副總兵張應昌擊延綏西路賊於小川斬四百十五級西路稍寧

奪故張春贈右副都御史秩安置其家永平謂陷也

壬子河套寧西犯延綏定遠營官兵擊斬一百二十七級

丙辰總兵鄧玘擊賊善陽山大敗之賊為奪氣

己未左都御史張延登劾巡按河南御史曾倜坐視慘毒規避脫卸且屬官不職膠薦不糾上是之逮入法司

庚申賊陷涉縣已走黎城

工科給事中孫晉上言徐邳而下至安山無歲不決無決

不害而最劇莫如蕪嘴建義等亟講求疏塞之方此天下

兵餉通塞之間也

六朝百朔譚弘業嗣

伯

壬戌楊嘉謨為三屯營總兵陸自強為大同總兵

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監視山永石塘等路分兵

餉犒賞軍士

乙丑川兵潰於臨縣毛兵殺傷甚眾潞王常浩告急乞撫

臣駐衛輝調度

吳偉業曰涉林安輝等縣一山所綿亘也賊屯結於林

聯絡於輝旁分於涉滋蔓於安其在濟源之賊又北從

陽城西自垣曲而來此另一黨也當是時左良玉鄧玘

之外再有湯九川京軍以羽林快飛之士從中下扼而

殲之賊成擒耳延至冬月河水腹堅賊竟由浞池南渡

河北無一人追賊者嗟乎三晉地形險固畿內河北山

川犬牙相錯神京扼之於前黃河繞之於左閭外諸君

并心滅賊辟如逐鹿於園中探丸於囊底飛走路絕形

屈勢窮乃縱使渡河魚爛土崩不可復救當事者謂宜

塞太行之口而不知斷黃河之津君子於六年十一月

浞池之事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為此中原之所以潰國

家之所以亡也

丙寅紅夷犯漳州明日突攻中左所官軍失利

丁卯戶部言錢糧奉旨蠲免二分今有司多徵十分命查

奏

揮漢虎墩兔懸犯延綏

遣文武大臣請兩郊壇

己巳天津保定大風兩傷稼壞海運舡失米十萬五千六

十六石荳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石

庚午延綏西川降盜王成功乘遠警糾眾復叛於西川掠  
雙湖峪延綏巡撫陳奇瑜總兵王承恩方禦揅漢即分剿  
於王家岔斬百四十一級

辛未河套犯靈州橫城

癸酉流盜陷和順殺典史薛君相

乙亥王承恩擊賊於膈膊峪斬八十八級王成功殲焉時

又大兩西川平

大學士鄭以偉卒字子器上饒人萬曆辛丑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脩壬申五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月考

績進太子少保以偉學極博歷官三十年雖無他謀畫而

居心平恕疎於世務嘗票重罪疏有何况字誤以為人名

擬旨何况著撫按提問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員須歷

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啓營兢此亦治亂之一閏也卒時

篋中僅三金予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戊寅延安知府張允恭為僕齊守禮所弑

庚辰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温體仁與延儒深相結延儒援

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勅延儒舉朝爭之

體仁無片語相助及王志道召對上語延書儒曰卿昨

辨王坤既日後好入史書又王坤訐二十餘則皆有蹟  
上恐起爭竟留中於是即義皇上人一語窮詰不已寔則  
用王坤之言也凡與延儒為難者體仁皆援之以進助延  
儒者皆詘焉延儒性警敏稱上為義皇上人其說有據遂

不可解命行人王芝瑞護行

壬午海盜劉香犯長樂

甲申 上以戶工二部外通一千七百餘萬當令科道分

催時督餉方裁故下階部院酌議部院請但查悉完負罷

不遺

是月河南大旱密縣生旱寇澆之乃雨

七 朔卯朔大風拔木

壬辰賊屯武安

五 經博士曾承業論死革襲

癸巳浙江江西以段匹濫惡責有司議處

四 會縣典史李逢時剽獨賊死之

以陳應元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備兵援遠恢復

金復海蓋贊理軍務

沈翹楚入京以輕信奸弁妄開遠舉也

六

九

乙未賊克彰德汾州命太監問恩印同張應水合剿

丙申賊陷山西樂平縣

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於平莖諭沈恭通揮漢欺括辱國  
明遇對曰天語嚴毅臣等不勝惶懼退而思之在遣臣處  
置失平耳於天威無損也向報建州率五六萬人而西揮  
漢號四十萬且遠避之五月薄宣府六月初薄大同相持  
數日復薄宣府繼報七慶等領精騎而東薄張口挾賞  
宣府通官與宰賽謀折請訖即徙幕而去至七月朔撫臣  
沈恭手書曰青永為哈喇慎諸部現在墻下與撫吏官惟

然道故往諭之啟其悔心兼可携建州之黨明旨雖嚴不  
亦紓遣臣之難乎明日見密封監事視王坤奏甚駭之又  
副總兵宋守義報有誓稿即奏聞其誓中二語最不倫恐  
觸怒剛之今揮漢臨邊珥耳而去俱 皇上威靈所及聖  
意云辱不過謂誓稿教語耳漢唐英主於塞外嫖書皆置  
不理即本朝款貢言語豈能盡副遠臣卻而不奏今此舉  
寔不成盟中軍都司等官與之頽頽講誓以捐俸犒勞為  
詞未聞朝廷裁處於天威何損哉初揮漢屯勝房堡沙嶺  
時撫北總兵王世忠巡撫沈恭因私犒三千金揮漢鑽刀

說誓事聞上初猶豫熊明遇力為請上以問周延儒  
伏地不對者久之上乃不允以誓文中朝廷與揮漢並  
體尋遣恭遣成罷口北道兵備范鎮赤城道劉義瑤

建州陷旅順高毅總兵黃龍  
戊戌命行人徐象美召舊輔何如寵

兵部職責方郎中李繼貞以覆梅之煇功罪不入前旨免

官  
庚子叙內臣守菜功徐時得翟升各廢錦衣衛正千戶餘  
陞賞有差

辛丑夜賊入永和守備胡貢中擊走之賊奔吉州

癸卯揮漢干騎犯延綏靖遠一官兵擊斬八十四級

乙巳曹文詔擊賊濟源斬六百四十四級

命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戊申曹文詔敗賊於孟縣斬二百三十九級

庚戌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朱光祚免以淮水薄祖陵後逮  
之

癸丑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許鼎臣免

乙卯徐光啓復官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庶中書舍

吏科給事中曹履恭下獄吏部郎中王三重俟事明奏奪  
以彭澤知縣張子廉陞運同由監生項珍居間而履恭書  
囑三重及考功員外郎弓省矩也省矩予告還里亦下獄  
履恭成雷州省矩在獄自經  
己未戴君思為右僉都御史提督鷹門等關巡撫山西  
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李待問罷  
遼河東道副使葛如麟以揮漢入犯也  
八朝申朔癸亥劉榮嗣為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

道提督軍務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樊尚燦以侈擬飾報削籍  
賦賊復犯沙河之丹井入邢臺大嶺  
乙丑諭田賦定額於是戶部尚書侯恂言賦役全書款日  
錯雜田畝丁口又率不得原額增減多少何由稽考莫若  
以萬曆會計錄為據開今額若干或增或減自何年始見  
田應徵錢糧夏秋起存等項每畝共該銀若干合派遠餉  
另立一則庶措造為易  
丙寅官兵擊沙河賊斬七十一級

庚午楊十鵬為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提督  
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賀世壽為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  
辛未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羅汝元以多海盜削籍  
乙亥張應昌剿王剛賊斬八十七級  
丙子恭將父萬年等戰岳陽斬三百四十七級時西岸降  
丁零盜數有新獲  
戊寅喻思恂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辛巳議城張家灣從戶科右給事中林臣正亨之言

湖廣大旱

壬午兵部請復石星世廕不許  
賊屯元氏縣  
丙戌總兵梁甫擊賊元氏之石家溝斬一百三十二級  
是月潞王常浩參衛輝知府苗自成闕祿斃肆命逮之  
九朝寅朔賊犯平山縣  
甲午孟縣知縣馮 出鄉間四道被賊執  
己亥張應昌剿豫賊之返晉者於平山斬百六十級獲賊  
魁張蒲義郎子盡燬池和知梁帥紫金梁五月死老狃



七月射死賊以河南畿內山澗山西深險可巢也  
孝義土賊來降

大盜王之臣等聚五六千人乞降監紀太監許之

總兵左良玉副總兵湯九川擊武陟林縣賊京兵協剿連  
敗之斬百十二級十月朔擒斬百餘級

壬寅命沈世奎為總兵固守皮島檄諭朝鮮世奎因遣恭  
將程龍檄皮島宣布朝廷德意因至朝鮮

甲辰夜懷慶大盜越獄六十一人遂遣安慶衛指揮俞事  
方久乾知縣劉之玄

戊申倪寵以原官總兵鎮守登萊防戰

庚戌馮英為刑部尚書改唐大章南京禮部尚書

以錢士升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五文洲閣

汾陽知縣賈甲鎡以監紀問總兵張應昌駐縣逼迫苦供  
億遂投井死

是秋襄城縣沙難來其形小於鳩大於鷄土色兔蹄不樹

栖自西北飛來以萬計績過不絕至冬止俗呼然雞本產

沙漠飛入內塞識者以為兵兆也

十朔申朔甲子登州兩寇

丁卯賊犯趙州及寧晉南宮

山西賊自沁水乘水渡關鄉趙嵩山

戊辰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卒上海

人字子先萬曆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丙辰進左贊

善轉 諭德中允少詹事己未十一月遣警自陳請纓以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辛酉疾去癸亥冬起禮部右

侍郎乙丑夏忤瑞罷崇禎戊辰復官己巳四月專脩曆法

七月兼練兵庚午六月拜禮部尚書協理部事壬申五月

兼東閣大學士博學善星曆性行淳謹予祭墓贈少保謚

文定

庚午兵部以五臺山數賊且近塞龍泉關屬真定則梁甫

不得盡疆蔡家峪屬大同則曹文詔不得坐視而張應昌

有地方之責更宜援桴汛掃云

賊犯行唐靈壽甲井

丙子工科給事中文士昂請停刑

丁丑游擊白安破五臺賊巢

戊寅總兵鄧玘擊甲井賊斬五十九級賊走五臺山

己卯禮部尚書林欽詳言天下所最患者曰官貪曰民窮

曰兵弱臣請略陳之夫官之貪本源濁也皇上懲請託  
 賄賂之弊法非不嚴顧巧者或藏徑實險者或捏風影直  
 景不如端臬宦流不如澄源昔魏主王惠貪墨風刑不能  
 禁及用毛玠典銓仕路肅然魏主曰孤之法不如毛玠之  
 令今之秉銓者誠絕黃綠之路則銓叙之法自清民之窮  
 者本業微也國家歲額四百萬石仰給江南今江南民力  
 竭矣臣渡江而北濠徐青齊以抵畿輔榛莽極目其民轉  
 徙無常溝洫之制耕耘之事不知也宜募江南貧民就  
 耕北方官給牛種每夫授田若干俾為世業三年始征有  
 司巡行阡陌疏通水利其密過河淮者鑿渠引之以資灌  
 溉又就窪處多濬河塘旱澇有備使西北無不耕之田即  
 歲漕可漸省也兵之溺弱者訓練非也今之團操灑上見  
 戲耳必欲化弱為強宜於練兵之時寓選擇之法如十人  
 為一隊先召十人課其弩力騎射擊刺而甲之有才過十  
 夫即補隊長十隊為哨再召隊長有才過十隊者即補哨  
 長十哨為總自把總而上必久歷行閱實有勞動而又兼  
 閑韜略者方通遷恭游以至大將將取於兵更不他索兵  
 仗其將更不相猜按隊而十人具按哨而百人具所以杜

虛冒也臂指相使隊伍不亂所以寓節制也平居則隊與  
 卒同甘苦哨與隊同甘苦邊而上之皆然情意相孚故無  
 勉削鼓噪臨陳如隊長死敵本隊不救者即斬本隊哨長  
 死敵本哨不救者即斬隊長邊而上之亦然令燕觀望退  
 縮化弱為強法莫善於此至若孔有德尚在旅順海上隄  
 防倍宜加密皮島孤懸恐不能獨支宜令登撫擇南之水  
 師兼善火器者俾與皮島特角亦牽制建州之一助也  
 庚辰張應昌敗賊於五臺之清涼莊斬一百八級賊走平  
 山大盜王剛乞降  
 壬午鄧玘擊趙州等賊斬六十二級  
 癸未揮漢犯寧夏  
 甲申 巡撫標兵復賊洪澗村斬一百四十九級  
 趙州賊至寧晉阻清水河不得渡南宮被掠甚慘總兵梁  
 甫在獲鹿逾期始至賊已至栢鄉西歸五臺山矣五臺山  
 周圍數百里南通畿輔東枕大同北接鴈門西連太原賊  
 據顯通寺窟於中臺其中薪糧廬舍皆備險阻足恃官軍  
 雖云夾擊其寔未嘗夾擊也  
 論曰 上濠服柳建極殿召濶臣相滴濕體仁竟無所平

友陝西華亭知縣孫兆麟赴任七日城陷論死上顧心  
惻體仁無一語竟棄市人皆寃之

丁巳丑朔癸巳王應熊何吾騶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直文淵閣

甲午恭將程龍抵朝鮮王京而諭國王李倅隨輸米二千  
石

辛丑錢士晉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兼督川貴軍餉  
癸卯司禮太監鄭之惠總督東廠

甲辰揮漢部巴兔等五十餘人來降  
庚戌鄧玘為鎮守保定兼備倭總兵官

官兵敗於紅蓮會  
泚州衛地震

流賊數千避官兵走順德西山保定巡撫丁魁楚分路進  
剿賊南奔陽武山中進至武安京兵敗之於陽邑之石坡  
村

辛亥兵部起保定河南山西巡撫會剿  
壬子叙州定遠堡龍洞內忽有銅鼓聲甲寅又有聲先年  
春賊敗聲聞三細崇禎二年三月有聲冰西去犯永淳

乙卯武安涉縣賊伴乞撫乘冰渡河陷浞池河南通判袁  
勳遁四川按察使劉永祚入覲過縣失勅書及御覽文冊  
賊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

丁巳勅獎朝鮮王李倅取助餉賜金綺

吏部題故左都御史溫純子詹有旨純得詹子何至今方  
請且癸巳乙丑方登二品初考及冊立大典臣子擅敢控  
功殊屬誣妄爾部詳核不得輕徇

前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卒字禮原嘉善人隆慶  
辛未進士知句容稱循吏擢山東道御史張居正欲令按

遼東陷劉臺引疾不預也壬辰薦補江西道艱去戊戌起  
南京大理寺丞癸卯進太常少卿丙午進鴻臚卿俱南京

隨進操江右僉都御史滿九年入工部左侍郎癸丑進南  
京工部尚書歷官實心任事纖悉詳盡無遺力故聲績茂

著恭昌初致仕進太子少保年九十一予祭葬贈太子太  
保謚清惠

進溫體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庶中書舍人  
是明巡撫戴紹恩擊賊武涉斬二百五十二級又剿興嵐

文賊於沈駱斬百七十三級

山西垣曲山中賊漸薄濟源

十二月初賊陷伊陽

國子監進二十一史

庚申張捷為吏部左侍郎賀進聖改吏部右侍郎

賊陷盧氏縣

兵部議調貴州鎮守兵五千禦流盜於襄陽德安

辛酉郭九鼎吳家周洪恩焯姜應甲為給事中梁雲構葛

微奇韓一元龔廷獻張壽祺為試監御史壽祺南京

壬戌令順天尹禱雪

癸丑亥李懋芳為大理寺左寺丞

乙丑督脩曆法陝西按察使李天經上曆書

唐府內殿再火

丁卯賊孟縣和順又孝義縣降丁復叛者七百人

戊辰林釭陳子壯為禮部左右侍郎並兼侍讀學士

賊抵王屋山犯西陽約二萬人官兵二千餘砲卻之

賊掠浙川內鄉光化均州

已卯吳宗達考滿陞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

吳學士唐中書舍人

辛未張其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督理紫會荆等關

兼理海防軍務

癸酉賊攻羅山掠鎮平葉唐二千餘人屯杏花山千餘人

屯沙羊口

甲戌賊犯嵩縣

乙亥劉宇亮胡尚英俱為詹事兼脩玉牒

丙子賊犯南召

丁丑賊萬人犯伊陽官軍拒走之

賊掠汝寧之西平裕州左良玉稍有斬獲餘逗留不進

戊寅賊犯南陽

故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余大成遣戍

庚辰賊假香客陷鄆西掠遂平

辛巳賊掠確山徃信陽州蓋伊汝所由徃也京營兵至橫

山追敗之

沁陽賊走南陽唐縣巡撫玄默恐東犯汝寧移駐確山

壬午叙復登州功復朱大典原官進兵部右侍郎世錦衣

衛百步巡撫御史謝三賓進太僕寺少卿餘陞賞有差進

王

七三

吳襄都督同知世錦衣衛百戶祖大弼定授都督僉事廣  
外衛正千戶靳國臣張勳各署都督同知祖寬定授都督  
僉事各廣外衛副千戶劉邦域王憲董克勤各署都督僉  
事吳三桂栢永靉各定授都督僉事金良棟署都督同知  
祖大壽左都督陳洪範太子少師鄧垺都督同知劉澤清  
右都督各外衛百戶餘陞賞有差

癸未東江石城島都指揮使尚可喜叛投建州時孔有德  
耿仲明在迫力河治舟可喜因掠長山廣鹿諸島縛都指  
揮使孫莫邦李承恩等

崇禎七年

賊破上津縣

丙戌夜賊陷鎮安執知縣趙瑞庭後釋還以城印俱失逮  
之

丁亥大風雪雷電

是年陝西山西大飢

總理戶工二部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  
之

靖邊其全討以款例

國權

鹽官談逸稿木著

甲戌崇禎七年

正朔子朔天下官來朝

庚寅山西總兵張全昌渡河擊賊靈寶縣斬二百十七級

辛卯南京廣西道御史張壽祺奏右夷子丁進主考南場

賄中鄭光昌等如程中傑關節圖書其約見獲乞下進法

司母令倖脫

德世子由樞奏汶上縣租地係佃戶收解前卿官刑部郎

中河南知府高默奏為民累汶上知縣朱汝楫等黨助蒙

旨參究問官不即見直

子故

劉憲龍崇堦

湖廣下荆南道副使徐景麟守鄖陽總兵左良玉兵至守

者謂流寇也砲傷三人事聞遂景麟

官軍擊於賀蘭山後斬二百餘級

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拔實巡撫戴君

恩宴於明日斬綱等各營共擒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

即豹五通天柱即考義土賊也賊黨供稱馬守應老狗

已死既而偵之仍在東山而西山則有翻山鷄雌閣類掌  
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而岢嵐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九  
橫會大旱災饑民日投賊

楊應瑞為南京右軍都督府提督大教場陳兆簡為南京

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小教場

駐自強以原官總兵官鎮守山西

吏部尚書李長庚等為湖廣議濟師留餉命將

張獻忠犯信陽鄧州兵科給事中史可鏡請鎮草兵數千

剿楚魁控扼襄陽德安兵部奏調鎮草五千以施南等處

兵足其數賊盡入應山都司僉書周元儒擊敗之以辰州

兵赴德安民兵赴應山此防楚東北情形也豫撫報左良

玉星馳鄖陽聽撫調度李卓馳光化與楚兵犄角此援楚

西北之情形也

賊自鄖陽金魚口渡江至界山花石街薄殺城明日鄖州

九星院主先化又明日自雙溝至新野而襄陽賊渡襄陽

蔡村過宜路六路俱集襄陽兵不能支又賊四五千人自

浙川入鄖犯南漳宜城房縣竹山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

陵與山巴東麓陽

甲午兵部右侍郎彭汝補致仕

乙未官軍戰翼城之青村斬賊百六十三級

丙申刑科給事中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忤旨

請世祺于外

賊自鈞州掠穀城遂趨襄陽

丁酉張伯鯨為右余都御史巡撫延綏

司禮太監盧繼舉封朝鮮國王

有靈州丁卯貢士陳有增陷一逃回入殺胡堡求應禮閣

不許褫貢士為罰也

辛丑賊陷洵陽偃興安而西鄉土寇乘之漢中為震游擊

唐通剿土寇而興安賊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分守道

王在臺固守與吳唐通又洪承疇赴之賊得全時練國事

移兵商維巡按御史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奔南破鳳縣

入四川

壬寅前吏部文選員外郎于省矩自經於刑部獄

乙巳督脩曆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奏月食有奇七政諸

行須晝夜考測李天經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

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

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

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曆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

雖回、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

監推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其在八月三十

日未正一刻新法其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

距八月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

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

十分脗合新法隨取輔臣徐光啓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

春秋傳曰分同道包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批

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道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

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道二至則過赤道內

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一真

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

行乎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獨

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乞禮部委司官

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又蒲城布衣魏文奎言今年甲戌

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曆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

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與

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詔尚可言哉臣年七十一謹將本年日食月食時刻分秒令男魏象乾進覽

命召文奎入京測驗

丙午另賊自鈞州經穀城

辛亥殺胡堡守備葉逢春報達三千騎與降夷相殺自

水口入犯

癸丑賊犯遼安縣

大學士錢士升入朝

甲寅鎮筇副總兵楊正芳敗賊於舊縣金沙鋪

乙卯楊正芳破荆門州土賊

賊攻房縣明日夜毀民居門板昇攻坎城入之又陷保康

丁巳禮部磨勘御史摘貢士順天董茂成應天姚軒雲相

哥四川曹永嗣羅儒臣廣東宋偉祚鄒萬鎮廣西蔣誠

俱分別罰科有差

是月唐王聿鍵言南陽知府陳振豪於寇至張皇失措擅

取儀衛守牌崇禎五年臣捐千金繕城城今壞猶故乞別

選賢良命速振豪下刑部獄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報所在宜以

宿毒葉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南巡撫楊

一賜急宜豫備賊勢果東似宜移駐

逃盜王登貴等六十一人投充家丁事覺伏誅

二胡午朔己未故大學士劉鴻訓卒於代州鴻訓字默承長

山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使朝鮮擢右中允

左諭德憂去起少詹事再瑞禍削奪丁卯冬復官拜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閣歷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以

私改勅書減死戍代州許歸葬

賊犯宜都夷陵枝江松滋歸州

辛酉周宗文為光祿寺少卿

壬戌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主禮閣

賊陷興山縣

部院大計畢科道拾遺貴州左布政使朱芹山西左布政

使河東分子道呂遜免餘分別降調巡撫南贛前 參

政陸問禮留用

監視登島太監魏朝以 科給事中蒞黃獻所上太平十

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

賊劫交城縣撤收其黨牛應魁出之



總兵鄧玘以二千八逐賊鄒西山中斬七百十二級蓋商南逃餘也

癸亥賊犯萬縣

甲子 科給事中莊憲獻降浙江布政使照磨

停募戰車

祁陽王禮沂奏岷王企禮謀害章下禮部

乙丑 白貽清蔡侃俱冒濫京堂劾免

中書舍人許懌然乞旌母 氏節以私請不許

丙寅貢士初場海軍郭疑之廣州張庶泰番禺陸應驥海

澄周琦俱懷挾監試河南廣東道御史韓一光倪子義摘發除名

建義河工成

鄧玘擊南漳賊斬三百四十九級

戊辰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焦源溥報掠漢虎墩免懲避

建人遠徙部衆離散梯爰亦領于騎附建人

庚午禮部 郎中袁繼成爲山西提學僉事繼成尋工

言士以廉耻氣節爲端有廉耻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節功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有覲官費冊之令 皇上

國權

從之特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非欲群臣誦德也乃令一出靡然從風籟集守令然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 天子之先先拜內臣之座

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瑞方張時乾見義子昏夜拜伏

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

餘年未聞有此臣所爲太息也科臣李世祺論輔臣溫體

仁吳宗達等既降罪世祺復罪者選大選郎中吳鳴虞語

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符其舌擊而絀其羽養鳳

鷹何益今朝廷於言官何以異之言官括囊无咎大臣終

無一議其後大臣所甚利思臣所甚憂又臣所爲太息也

皇上所最重者廉耻而天下誤以跪拜中官爲朝廷之

令甲 皇上所樂聽者直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近爲 天

子之厭聞如此非 皇上自爲挽回其波不止先是袁繼

成昨歲主考廣東以貢士磨勘被劾於是有旨典試錄卷

方經摘卷既陞提學即應免供本職何得據拾浮議借題

卸責張彞憲奏辨謂覲官恭謁尊朝廷繼成又上言尊

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

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杖冊吏部各衙門典例也先謁

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杖冊吏部各衙門典例也先謁

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杖冊吏部各衙門典例也先謁

三六七

內臣亦典例通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外事創真憲即  
長擇祇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中服靴帽皆與外臣  
有別而猶嚴於交結非內外異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  
禮內臣不得與外臣相外臣之不得與內臣若必欲以內  
臣與外臣會典所不載 工仍切責之

談遜曰張真憲令外官投丹奔走海內設其時有朱雲  
之折角抗章以請止論啓交結之漸且印冊去本任或  
遠甚其何以辨 明主可與忠言要在其難回也一時  
結舌甘誣其膝來臨侯言之雖晚猶侃 自命逐漁者

濡逐獸者趨逐闕者唯、諾、吾於是而追思高司空  
之未易企也噫

知貢舉禮部左侍郎林鈞奏以貢士顏茂猷初場作五經  
義凡二十三篇騰錄恐違式貼出又重其才有益以其該  
博許騰錄

辛未 上早朝聞橋南人聲命詰之

官兵擊沈水岳陽饑盜共斬百六十五級戍軍斬百五十  
級

速陝西鎮安知縣趙瑞庭以城印俱失

壬申提督倉場戶部尚書錢春改南京  
岷王企鰲劾和陽王禮沂奪侵人妻徐氏并入其二子章  
下禮部

夜月食除雲不見

賊入瞿塘陷夔州殺署印同知何承先道臣周士登通判

王工儀推官劉應侯奉節知縣譚楚良俱道免蜀地除而

瘠雖陷夔州不能甯甯

癸酉議蕪湖戶部權政歸併工部

先是南京工部尚書劉定國鑄錢惡濫南京兵部謂不便

大學士王應熊以足國座師也撮舌庇之大學士錢士升  
以南鑄樣錢約重一銖俸錢約重九分餘皆帶鑄于文直

七錢五分民間苦之蓋私錢不難禁而以官鑄濟其私猶

私鹽不難禁而以官掣行其私也禁之為難業草揭溫體

仁讀之曰不必揭第擬嚴旨工之曰錢法繫朝廷大權近

聞而都鑄局除樣錢俸錢外夾帶私鑄非銅非鉛純用偽

物薄小輕脆如同鷄眼以致鑄息竟飽囊腹民間絕少制

錢增局雖多徒增滋弊孔該部委任何官其查奏於是司

官梳罰俸蓋南都督鑄司官臣領銅在外私鑄鼓鑄每千

錢取息亦千數且併其工食扣之尚書類蕃望不能問也

談速曰明季惡錢真驚眼苻葉也千文不五銀三銖最

後高弘圖任南部力矯其弊鑄悉如舊今千大准一緡

僅給歲俸售於市仍五銖也又城外其直輕鑄本俱誣

無問息矣余嘗叩其故有賈人曰自秦晉楚豫燕齊多

盜諸市豪歛錢往一走江南錢墜則直輕官無可禁噫

國家利權日趨於利薄亦垂盡之徵也

甲戌進何如龍少傅為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溫體仁吳宗達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錢士

升何吾騶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並庶子入國子監賜

金幣以復登城功並辭

巡撫大同右金都御史胡沾恩請散置降夷於河南陝西

雜民間耕食寓下兵部

禮部尚書李康先請皇太子出閣

乙亥故魏邦贈都督同知世錦承衛指揮金事時於

張應辰為右金都御史巡撫甘肅王道直為太僕寺少卿

轄東路張鏡心為太常寺少卿

丁丑叙顯陵功

廣王上言宗祿如廢城王府於崇禎六年始給萬曆二

十六年之祿工異之責向來有司何在

戊寅蠲登萊宿逋且賑之

贈田有款錦承衛指揮金事

命石砮承導遵義各兵一趨漢沔一趨荆襄聽勦魁

庚辰禮科給事中吳家周論溫體仁越次主試工不憚

錫二級調外

壬午故禮部尚書董其昌贈太子太保

溫體仁奏顏茂猷五經墨義真乙榜第一命准廷試於是

會試錄另書茂猷正榜前

談速曰永樂九年仁宗監國乙榜第一人孔鏞擢左

中允重聖裔也今許顏生廷對並變例而右大惜才於

以鼓窮經之學後來駭、有其人矣

兵部尚書張鳳翼進太子少保

甲申工祀先農躬耕籍田

乙酉予故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祭墓贈太子少保

是月海豐雨血

陝西臨鞏總兵李卑援河南謂內御無警兵部詰責之

曹變蛟招降盜五六百人至汝州仍劫掠

游擊周希諒以千人戰於定水敗沒

山西賊自宜川渡河合降丁饑民蔓延於澄城邵陽間官

兵斬三百餘級餘遁會北兵至夾攻斬百五十級遂突入

商維十三營號十萬掠洵陽與平流入漢川而盧氏內鄉

浙川上津鄆西之寇皆在三省界上

三丁亥朔建「出塞

已丑倪嘉慶仍管新餉史可法仍管舊餉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濟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

卒一饑黎一難氓宜分別剿撫 上善之命閣臣擬諭專

總督陳奇瑜料理

唐寅程註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

辛卯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閣臣退命再入問陳奇瑜今

要在溫體仁曰聞自延綏程起先推總督原擬洪承疇因

陝西三邊所恃未輕易故擬奇瑜今彼以延綏精甲請餉

三十萬 上曰已題留新餉體仁曰昨唐世濟言解散難

氓每人給百錢恐不足資遣 上右顧錢士升士升曰新

餉雖留此時官未盡徵恐不濟急至難氓必資遣方法但

給免死票勢終為賊 上低回久之諭曰鄆陽失事昨處

允儀為輕王應熊曰巡撫須得人 上曰此專在吏部近

來用人拘泥資格用已榜巡撫為怪體仁曰臣在閣住卷

甚多其空疎惟四川雲貴異遠省多遲莫不得

其用 上曰為已榜困抑所以至此又曰近來文章俱浮

習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真文章也

予故 楊守勤祭墓

官軍擊平陽饑盜斬百九十級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戴君恩題留新餉二十三萬乞准

開銷又乞帑賑命於太僕寺量給時山西自去秋八月至

今不雨大饑人相食

癸巳故戶部主事請成李泰下刑部獄

乙未南京 道御史趙志孟乞省建言科臣莊憲獻章

正宸等不聽

丙申荊州推官劉承總報賊於香溪平陽二壩斬千餘

人餘賊走入蜀

己亥大學士何如寵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

杰言但秋同廷儒去後特召舊輔何如寵入首於乃如寵

棲遲里門徘徊道路豈有所疑畏瞻顧而不敢前耶彼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體仁入閣無歲不早無日不罷無地不災無在不盜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者必怒故中外諸臣承奉其喜怒如一人常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者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者如履一疏本自有公道則懼體仁之意有所屬欲建一謀則恐體仁之忌凡此皆召變之繇乞勅體仁省躬引咎回天心慰民望也 上責其率妄調外

巡漕御史馬好善奏順濟河決四十餘丈不可漕與總河所報有異命好善馳視 辛丑策貢士李青等三百人於建極殿時閣擬策問二道聽裁 上自手書大半曰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東人本我屬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犯順而三韓不守其故何與日今三協 以及登津等處各有重兵防東也敵不滅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滅敵恢復疆如何作用且流寇父莫錢糧關頭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為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卹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

國權

即也田鹽法誠生財之原屢經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與至於漕糧為三軍精命馬匹為戰陣急需折截掛欠遂失原額何制其道何復今雖東人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遼外儘可作之第但難於東人窺伺朝野庸乏近降夷繼至作何捍禦、奈連合作何聞破流賊漸逸即廣海寇時使浙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燕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為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 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為布政典史為倉都今奈何寧不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對答毋諱朕特親覽焉舊進呈十二卷命再呈十二卷賜劉理順楊昌祚吳國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已榜顏茂猷亦高第

甲辰隨犯巴州隨州

乙巳官兵敗賊於巴州

丙午套、神漢合犯寧夏河西玉泉營總兵馬世龍擊之

斬五百四十五級歷四月未出

戊申南京鴻臚寺卿袁業泗罷

癸丑賊陷嘉定縣殺游擊李在科知縣張文耀遁

甲寅偏頭橋將桂璠芳成邊

衡州大風雨桂王府墻圯壞民居亡美

丙辰朔速撫治鄧陽右金都御史蔣允儀以失陷鄧西竹

山房縣也後遣戍

海寇劉香掠海豐

丁巳大同新平堡守口舊夷報投降

盜焚陳州哨及於堯時屯於歸德光山固始

己未吏部左侍郎李邁知等請發帑金十萬賑陝西事下

戶部

川兵擊賊於廣元敗走之

戶部尚書畢自嚴劾籍

前考選知縣嚴克賦華亭知縣鄭友玄虧金花銀三百七

十餘金因在京自補之自嚴收庫未及題 上怒其徇情

故罷

賊從 羊腸河口突出千餘總兵張應昌敗之於大牙

山

四川總兵張爾奇同監軍 率各路兵以進賊渡利州

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賊走秦節

庚申新平堡將馬珠貝誘降夷入市酒之收其奇矢詣

以軍門巡邊出迎遂驅而殲之工首功

辛酉新平堡傳烽守備王國臣馳斬八十級

流賊二三萬自石棹山奔河澗

丙申打先漢吉囊等前以三萬騎乞降宣大總督張宗

衡請追回降建人者命督撫酌處

前 科給事中莊釐獻下刑部獄

壬戌常州鎮江雨雹傷麥

癸亥命進士觀政各衙門務練事諳律毋怠玩仍以二三

甲資格選授上之

乙丑張全昌連擊賊斬四百六十八級

丙寅賊在房縣婦倍於男張全昌擊斬百五十八級

丁卯安位以兵送海邊往雷益州

戊辰鄧州由竹山竹溪追賊斬百六十二級

己巳涼州副總兵王紹敷以貪婪擅受降夷駝馬降正千

戶調烟燻自贖

張雲糧儲主事王忠孝以米豆絕糶成邊

戶科給事中姚思孝言惜才惜刑 上是之

庚午李昇為總兵官鎮守臨洮率兵還鎮西援秦隴

辛未吏部上乙丑科進士選例

吏部以扶風知縣王國訓推戶部主事謂調任未久不許

監視大同太監劉文忠奏新平堡恭將殺降洛陽

刑科給事中鍾斗言權早修省實政有一大弊曰徵輸曰

死亡曰有司曰士氣曰言路曰廢棄曰功罪曰獄情 上

是之

壬申 陶保吳州

癸酉 上詰吏部進士初制云何尚書李長庚等引狀言

選制止據會典及吏部職掌二書洪武二十六年定第一

甲第一名除修撰第二三名除編修其餘辦事各衙門內

外以次兼除二甲何官三甲何官會典亦未載故本部職

掌開二甲在內除主事在外除知州三甲在內除評事行

人 中書等官在外除推官知縣他亦未之詳也其品級二

甲支俸從七品而知州則從五品主事則正六品三甲支

俸正八品而評事博士推官知縣則正七品中書從七品

惟行人正八品今改從七品此近代銓例也

甲戌命 道御史梁炳賑饑陝西膏幣金五萬時山西

永軍州民藉倚哥殺父母而食之

川魁二三萬人也鄭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

南一鄖陽趨浙州一金漆料過河趨商洛盧氏張應昌戰

均州五嶺山失利還均州

商南有流賊千餘官兵斬三百二十七級遷河南盧氏山

中者河南總督陳奇瑜逐賊至盧氏賊已往商維即從之

而勝受降五百二十餘人河南稍安

而得勝鎮羗二堡

乙亥援剿總兵官鄧玘逐賊竹山 平斬一百四十三級

丁丑賊陷兩當縣知縣杜世薦棄城先遁下葭訊

戊寅諭兵部曰來胡日用仰賢中國或同奸人透賊或假

屬夷暗購若邊臣果加意禁絕自今坐困乃敵計備我

防甚疎向屢經嚴飭不見恪行兵部可分諭宣大山西昌

薊三協關寧登津等處督撫監鎮查遵前旨自鎮堡關隘

以及墩臺僻境糧艘商舟俱設法嚴緝彼重烟酒茶絹布

縷硝黃銅鉄粟米針線等犯有確証不分首從梟斬有功

員役賞同職級如疎透查出罪同失機仍開列應許屬夷

市物奏定尤當分別逆順如經投彼復來乞賞必受彼指

使為窺伺接濟之具即設法破除絕其嚮導

已卯鄂犯於麻家渡斬賊百五十九級

賊攻蒼溪陷兩當鳳縣先是總督陝西三邊洪承疇因揮

漢犯甘肅即漢中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川賊數萬營軍羌

州七十里去漢中三百里僅官兵四百於庚申逐棧城至

沔州撤援軍羌賊由陽平關過河奔掠鞏昌丁卯承疇過

白水江卒未抵隴州壬申至成縣議守益兵秦州見賊勢

重瀆益遣兵及兩當鳳縣連陷分道一向逸方一向漢中

知府斷棧道守難頭因賊不得至復城間道由漢王山犯

城固洋縣官兵助守賊間往石泉漢陰承疇夾擊又別部

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四川巡撫

劉漢儒以三千兵赴秦又湖廣流賊二三萬犯平利益秦

夏間楚蜀賊合於秦撫治節陽盧象升總督陳奇瑜以數

省兵力萃於楚故賊盡奔漢中與平而四川巴州通江入

西鄉者復二三千前自棧道犯城固之賊又東下原泉限

除凡各賊皆盡歸漢中與平而接於商維

談遷曰流寇劇於秦五年壬申冬盡入晉谷而自晉而

楚四出莫制幸其執蜀仍北入秦棧道迫東泉不得成

列假早得精甲萬人賊帥三四輩扼險阻擊十萬之衆

三可併也天隔其會縱虎狂逸長驅數千里奔東突兩

濟南走北卒無一便地無一勁師相乘以制之豈非九

六之運事有適然者與

雅州地震聲如雷

辛巳毛兵敗於武安失七百八十二人

癸未賊往四川阻大江謀入西吳之終南分道兩南下直

羅官兵斬百五十餘級

是月宣大收降夷五千一百九人婦女不預焉時揮漢虎

墩免慈而徙

總督漕運楊一鵬奏去冬十一月額臨額壽紅五河蒙城

泗霍五野昭天長靈壁穎上太和俱有異鳥叢集羽毛土

色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而此千萬為群不棲於樹而

田之集飛則蔽天落則滿境盡食二麥亦異災也

五胡戎胡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馬禁山夷帳千餘

燕湖權閣改北 却司官從太監張彝憲之請

有賊出黑水峪兩行至盤屋敗於鄉兵復折入南山

丁亥九江長松館居民沒古井得統軍元帥之印背鶴中



香禮部字年不辨狀中方外員南康推官李嗣京工之  
巡按李著以問

蜀賊屯平利縣之白土關臨洮營陳可受擊之失利陣亡

百戶崔重隆祀總楊永職守備焦萬廉千總楊承祖焦萬

倉大盜絡繹數百里環興安州境

臨鞏總兵李早赴援襄陽卒

報盧氏賊趙陽商南內御析川賊潛奔廬靈陝永山中

戎子議賑山西饑民

賊數百人自階州入臨江驛

尚膳監太監王永祚議三官膳著歸併大苞從之

乙丑故 胡桂芳贈工部尚書 郝名官贈兵部

尚書 馬從龍贈工部右侍郎

諭釋輕繫

揮漢部衆約三萬人在獨石塞外投建人官共出塞頗斬

獲

庚寅建昌路參將劉芳聲等私役部卒採木成逸

辛卯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此匹

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張福臻奏本鎮自荒蕪以來本色

傳征民也二租已無在粟至折色惟解延慶慶陽已輸屬

翔僅千餘金止西安河南布花銀徃歲兒十之九今西

之荒不減延綏乞却議除額餉外量設處五六萬金到鎮

設法員買將待斃軍民予以升斗之粟

賊陷大縣守禦千戶所及文縣城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

無雪今春不雨斗米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

掠廊延奔綏清金峪者官兵擊斬千三百餘級一掠延慶

亦擒斬數百皆傍終南山窟入商維

壬辰裁兵縣主簿

癸巳禁烟酒

揮漢虎墩鬼慈犯軍夏總兵馬世龍拒之斬一百九十餘

級

甲午叙禁旅功進魏寵太子太保王朴右都督各簪錦衣

衛百戶

乙未巡撫陝西御史范復粹報流寇復入漢中一日黃壩

犯軍亮一自竹溪入平洵

丙申洪承疇以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二千游擊王

永祥騎八百赴藍田蓋魁出陝西之道有二曰商維曰漢

興平時賊深入南山大峪甯近首會故逐之遂來奔綏  
峪川復入大山遠聚商維其前犯西安涇陽三原之賊李  
自政張獻忠等俱西奔藍屋鄠二縣南大山北渭河相距  
三十里各賊出入秦中專徑此遂撤撫標都司高崇選李  
世春以三千五百人戍藍屋監軍道劉三顧節制杜東西  
之侵軼

丁酉誅張醇儒徐在中翟應奎王國輔其不晉論辟錢時  
戎邊李寧蘊若霖趙之翰下司禮監柳佐許如蘭呂潛俱  
視職迨告身經管各官姚思仁下吏工部覈處以德陵兩  
壞也

故 吳世揚贈光祿寺少卿詹子入國子監

外戚劉文炳文耀進都督同知

裁大同府北路同知

前遠總督傅宗龍密陳防海疏欲盡撤皮島兵以節浮費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島帥一撤誰探建人之動靜誰  
屬國之聲援不可不詳籌也事下兵部  
戊戌太監閔思切降奉御楊開泰降大者以縱從禁索也  
官兵追賊於鄒縣之五大原斬一百八十一級

巡按胡廣御史白士遴又劾例推陝西提察會事以未回  
道不許

己亥賊再陷鳳縣知縣胡 逃二洞病死縣設於棧道中  
轄六驛去界難漢中一百里而延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  
道而陷麟游永壽來陷同安

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官兵追之長寧清水間  
參將劉光祚為副總兵署都督會事仍管東路參將事火  
萬年進署都督會事候副總兵  
辛丑故 李正中贈兵部車駕郎中

賊陷盧氏縣

壬寅予故 陸仰任 宋一桂崇差

癸卯責刑部都察院清獄稽緩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鳳縣往寶雞之賊為官兵追至鄜縣斬百八十二級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關兵  
之難榆林甘肅軍夏為天下精兵處大盜起於延綏榆林  
兵力不足遂大胡甘肅兵成功自寧夏喪師於靈州甘肅  
喪師於涼州今防種漢且不足能分以剿賊乎榆林兵止

五千陳奇瑜帶之別省三賦三而八秦防兵不過臨洮固  
原且素稱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曰關餉之難往年民  
運速而年例遲今年例足額且至而民運乏曰西吳鳳  
翔兵荒所留新餉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  
安出曰關官之難官非盡不肯感重功名愛性命荒盜頻  
仍有參罰戴罪陞轉無期有俸錢絕無望斷家鄉有追贓  
客死有失城就運道府且不樂就何况有司今官關三十  
餘員行取考選秦省無一人獨非仕國乎則關官固宜補  
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之難秦俗荒悍貢宗尤甚垂  
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遞之難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  
夫更苦十倍飛報逸情在火牌勘合之外與別省不同故  
人人思遁凡在衙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丁未二科給事中范 言收借限田 工以收借必至擾  
民限田尤屬混古切責之  
戊申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以泉在 李清店屬於賊  
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  
功罪耳追逐有諸將在有撫按道府在果如自鏡言則地  
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

國權

庚戌薊鎮火藥局災

洪承疇等自盤屋郡縣渡河抵岐山向平陽東分三道東  
往涇州鎮原鞏州而大勢盡向靜寧秦吳清水間馳十餘  
萬承疇戰兵才三千在漢中總兵左先游擊趙光遠新  
桂香兵三千四百有奇在臨鞏總兵孫顯祖兵千五百參  
將卜應第吳弘器兵二千在平涼副總兵艾萬年兵千人  
止可城守其游擊王永祥馬獻圖分戍者不預焉總兵張  
全昌等兵六千專視盜所向為援剿  
裨亡太監楊過禱贈忠勇營中軍詹錦衣衛百戶

壬子西御納溪賊四川副總兵 冒雨擊之斬四十七  
級淹斃數百人

故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朱光祚卒於獄

是月秦山盜逸出峪口欲東走靈寶西走關鄉官兵追御  
仍入秦山

六月卯朔總督陝西三邊洪承疇奏漢南之東自洵陽白  
河平利至興安石泉漢陰而西鄉洋縣漢中至沔縣寧  
羌界略陽各接楚蜀今各省大兵盡入楚蜀又五省督臣  
在後各賊必仍偪入漢南陝西巡撫練國事移駐商雒

豫楚大寇巡按范復稔以兩安久旱斗米五錢人心搖  
移駐省城彈壓深憂漢南親藩重地謂臣一移動恐楚蜀  
大盜復入但邊疆事重馳援甘肅臣難無顧見在豫楚征  
賊延鎮之兵宜遣回自願三議練兵無制一盜

張鳳奇守永平闔門殉難帝賜格入國子監

叙禁旅功太監曹化淳加級世錦衣衛正千戶袁禮楊進  
朝盧志德各百戶賜金幣餘有差

閩南兵敗賊於納溪斬三百七級

丙辰總督宣大張宗衡請許口部夷貿易茶葉從之

總兵陳洪範自請職揮漢有奇趣赴登州

丁巳故兵部侍郎翟鳳翀予祭葬

臨洮總兵蔣一陽以怯敵成邊仍准原襲

戊午諭吏部館員應先歷推官知縣科道不必盡由考選

二甲每十四授知州三甲每十九授知州俱令涉歷民事  
俸滿一體考選

己未戶部遣主事余鷄翔市銅荊州常德

辛酉禮部攝南渭王府事

壬戌故下荆南道副使徐景麟遣戍

癸亥總督宣大張宗衡報崇禎六年十一月至今共收降  
夷男婦一萬二千八百二人留陽和壯夷四百八十六人  
幼一千一百五十六人

巡撫遼東方一藻報建人西行

乙丑予故武進伯朱

祭葬

丙寅總督陳奇瑜同撫治鄧陽盧象升剿竹山竹谿各山  
魁連戰斬一千七百五十三級

丁卯兵部言宣府降夷千餘毋知非投建人作奸者宜慎  
備之報可

兩甯知縣杜世薦下臺訊先棄城遁也

賊犯鄱縣為鄉兵所溺甚眾賢難岐山義勇聞風率先賊  
敗去

邛眉茂峨眉丹稜蒲江蘆山犍為青神大邑峽江等縣各

早是日大雨至壬午水溢壞城垣田舍人畜亡莫

戊辰飛蝗蔽天

己巳副總兵劉成功柳園鎮艾萬年等以三千人戰寧州  
之寨樂順斬獲賊眾伏發被圍萬年國鎮敗沒失亡千  
餘人兵將俱重創

庚午總兵許成名鄧紀等三路攻賊於平利縣斬一千七百五十三級

報賊掠均州

癸酉有虎入嘉定州范氏樓上斃之

青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劉漢儒繼寇逸泰着各督撫協剿賊不得以尾逐塞責

甲戌先是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蓋入漢中路非華山也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弱且苦濕死者過半子矢俱脫賊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是日出山

吏部請贈故 林欽度謂濫恩不許

乙亥總兵張全昌副總兵賀人龍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百六十餘級

丙子先是部院吏禮二科議銓除考選 上責其仍執前議漫無定祖宗為官擇人意豈盡如此至是吏部議於二甲前一人仍除主事第九第十除知州餘除主事第四第五第九第十俱知州至二甲末止於三甲如舊除評事博士中書行人十之一推官知縣十之九惟館員國初楊

士奇張洪自工部密理教授儲懋王洪陳山自給事中于敬自御史劉球李時地自主事黃淮自中書舍人蔣驥自行人胡儼自知縣鄒濟陳仲元自教職今定甲戌科為始選庶吉士臨期題請亦館員應令先歷推知之明意也又科道官每三年朝期由題行取推官知縣知州與評事博士中書行人同考科道部寺等官如非親年過急關風憲照往例行取不必懸人待考部屬才著同部科商題此亦科道不必盡由考選之旨之意也

丁丑董因文以原官鎮守保定等處善儀倭總兵官

御史姜兆張降工林苑監署丞

張全昌追賊失利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之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等縣洪承疇令總兵曹文詔以三千人自寧州真寧往援

己卯蘭州知州李景時遼東義州選貢生也遭亂僑家南京舍人以河西道朱純書投左都御史張廷登求南闕被東廠緝獲下鎮撫司遂逮朱純等

流盜陷華亭縣

辛巳方逢年為南京國子祭酒李建泰倪元璐為左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讀錢士貴為南京鴻臚寺卿  
壬午夏總兵馬世龍擊掠漢於秦國堡斬一千四百餘  
級

曹文詔至真寧湫頭鎮參將曹變蛟持賊追殺三十里文  
詔率步卒從之賊散萬合四路圍我數重文詔力竭走免  
游擊平吳等陷二十餘人夫亡勁卒四百餘人

建國大同

禮部 侍郎林鈺歸省

癸未官兵於上津斬賊二百十六級鄖之江南巨寇搜剿  
殆盡江北鄖澤近商維盧氏竄入焉

甲申湖廣副總兵楊正芳擊賊於秦界嶺斬五百六十一  
級

登萊總兵楊御蕃罷

是月城固三原武功之賊官兵擊斬五百十六級

陳奇瑜於破石獅子山剿秦晉遺賊斬七百二十五級淦  
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倫還自琉球  
洪承疇駐三原雖兵止二千五百張伏設疑賊遂屯淳化  
耀州境上未南下涇陽三原再由耀州奔富平東走同州  
朝邑欲渡渭河

七 川西朔陳奇瑜等擊賊斬三百七級賊走平利與安紫陽  
洵陽又楊正芳等斬賊七十四級

降盜臨隴州陳奇瑜聞之知勿決檄各屬嚴守待師  
諭兵部國家崇重武階非功不授近來札付加銜借朝廷  
名器妨賢滋偽糜廩尅軍大非法體向查禁未見祇遵着

兵部下各督撫鎮嚴加飭核如果技勇武功量與給札至  
金書守備而止其餘罷閑雜職雖矜猾胥等徇私冒濫俱  
汰革追札禁札付加銜

戶部上錢法十議 工是之  
加築京城厚一丈

丙戌日食

光廟選侍馮氏封敬妃邵氏封慎嬪

賊出武安

丁亥李國裕陸卿鴻詹錦衣衛副千戶世襲

戊子進士顏茂猷上所纂書七種道統元集天道管窺聖  
道管窺祖訓廣義君道迪吉錄臣道迪吉錄兩都賦  
方逢年為國子祭酒

從工部請重農積粟命山海薊門等處牧場外堪耕者許  
軍民開墾永不走科

降盜執撫牌詔晉維縣城知縣李嘉彥不納賊遂攻城我  
砲卻之賊夜遁越二日陳奇瑜至獎勞嘉彥

己丑洪承疇奏見賊在慶陽西長拒敗官軍猖獗如此其  
臨鞏秦州清水興平平涼固原及懷慶以北各賊可十四

五萬大抵賊自七年非昔日比知官軍一二萬必不能先  
馳先嘗逃兵今迎敵恃其勢眾旁伏進則剿殺之難賊

皆有精騎賊每踰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  
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持庫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

喘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贖課銀  
三十萬加曹變蛟秩致其敵懾而兵部以奉人李過知等

告急請濟師措餉因言原調兵七萬二千督臣派一萬五  
千有奇扼楚者一萬五千有奇扼豫者一萬五千有奇九

千防蜀隨征督臣者僅二萬二千有奇曹文詔三千張全

國權

昌千五百張外嘉二千五百與秦中諸將部兵總二萬二

千分禦母怪字屢戰大捷也較原額尚少一萬宜督臣自  
補西兵令將王承恩撥兵五千加以二千又甘肅軍夏共

募五千及前調四川兵九千并鎮守兵可千五百俱赴督  
臣行營秦王承恩擊廓延之賊責尤弘勳虎大威馬

科劉光祚擊寬晉之賊責董用文以兵五千分駐臨磁一  
護畿南一防河北加曹變蛟副總兵

征西將軍左都督鎮守寧夏總兵官馬世龍辛  
庚寅馬之麟為國子司業項煜為南京國子祭酒

進曹化春都督僉事世錦衣衛千戶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文安棟城內守臣知為

巨魁詔以門不敵啓須縋城而上凡縋三十六人盡殺之  
總督陳奇瑜因借以為辭恭地方官紳燒燬極局激

怒命緹騎逮寶難知縣李嘉彥及鳳翔御史孫鵬等五十  
餘人下刑部獄

談遷曰南山車甫峽之役困於積潦天假其會得有此  
日倘懸險遂擊數萬之寇一鼓可殲而陳總督為其所

愚得以反噬意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庸庸誤國可勝道

延、入大同張家口又入膳房堡焚龍門關

延綏道賊穴於延小關蓋秦晉之交也延綏巡撫

延川進兵明日抵其地斬一千一百餘級餘遁

叛兵楊國棟等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

撫御史范復粹無計惟登陴固守明晨巡撫練國事在鄠

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灤畔講一日夜未決度不受

撫必西走鄠蓋屋家撤沿塗官兵餉備更設伏於盤屋境

上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火攻殲其半國

事又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工賞頃之賊黨新圍棟以

首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壬辰建、固保安懷來命軍遠總兵官吳萊山海關總兵

官尤世威以兵二萬分道援大同時速東積安頗有言巡

撫方一藻總兵祖大壽通建、故移其營於西

洪承疇令參將曹變蛟赴三原

發幣五千金蟒改二十匹紅段二百匹紅布二千匹給監

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故鎮原知縣董三謨贈光祿寺丞立祠婦李氏樹坊

癸巳京師戒嚴

進總兵官董用文太子太保王加春右都督王脩仁都督

同知洪光畧都督金事

楊文學陳三先各廢錦衣衛百戶

忻州知州史臣贊遣戍

建、毛膳房堡沙嶺往陽和

甲午予故 吳世揚祭葬

乙未洪承疇趙甯平轉入渭南遇各賊

叙州定遠堡母猪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丙申吏部前以兵部員外郎李懋學推順德推官有旨懋

學前推真定未久奉旨甚明何入遽推順德且述旨不詳

青尚書李長庚回奏文選司員外郎程良善落職下刑部

丁酉建、周宣府被砲擊退在深并天壽山守備王希忠

以聞命至收保人畜

戊戌建、四掠永寧明日官兵直之敗績

大同報斬、百五十級、退

命保定巡撫丁魁楚移駐紫荆關山西巡撫戴君恩移駐

鴈門關總兵陳洪範移駐居庸關

己亥御馬監太監黃鍾育尚膳監太監王之俊滿良臣符



國祥張國月楊君慎司禮監太監孫朝善俱提督忠勇營

洪承疇次華州谷賦聞之曰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郟陽

關鄉靈寶陣沒各官 張元祺贈游擊將軍 胡良

翰陳所學贈都指揮僉書

廷 西鎮羌得勝二堡守備許平虜降

庚子太監孫茂霖監防紫荆倒馬二關

大盜混世王等從鳳翔郿縣東奔藍屋鄠縣云犯西吳洪

承疇馳一晝夜明日入西吳預檄富平關兵及張全昌兵

自清水汧陽鳳 已到涇陽俱赴西吳合擊賊、賊至西

吳之東境我兵未出

河南 總督陳奇瑜報焚賊略盡雖上津殘寇易圍也

開漢中西御洋縣城固賊亘二百里即回兵西行

辛丑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大不可輕敵乞樞部統計

天下兵馬十抽其七飛調十餘萬以圖合圍庶克有濟章

下兵部

壬寅許思靈龍朝恭

洪承疇悉賊自渭南華州東出潼關也先令張全昌副總

兵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過其前承疇出至潼關紅御溝追

賊游擊李效祖栢承鎮力戰自辰至申賊始卻不能出關

因登山承疇自潼關馳赴藍田欲山後間道剿之

甲辰宣大總督張宗衡請禦胡用火攻募義勇約費五萬

金許之

督修晉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上曆元二十九卷星屏一

建 圍大同左衛

盧象昇連上津賊於也界溝斬一百八十六級總兵鄧瓚

功最

乙巳代府素強王爾鐔克

丙午賊登山知官兵意中夜走商維山中初太監馬守應

等萬餘先踞南維山中今又賊萬餘其地疊嶂重岩越險

阻即可出洪承疇又率張全昌趙光遠共兵三千赴潼關

大峪口截其出仍哨關鄉靈寶諸處交相備也而前淳化

耀州富平賊李自成張獻忠等東奔商澄城縣圍郟陽司

徐繼終百餘里間承疇兵至解圍由清水秦州窺平涼郟

州矣或南或東無定局也承疇上言今日官兵必救平或

萬餘合成一旅方可決戰今南維各賊外有堵兵而內無

剿兵澄城各賊臣督萬兵分兩哨合力以挫賊鋒至平涼

州等賦無兵分應則今日賦勢斷非見兵可滅此事理之易見者也

丁未王楫為右金都御史巡撫軍夏

王牒多奸領宗人府事駙馬都尉王昂罰俸半年

建 陽保州教知州閻生斗

戊申後軍右都督黑雲龍管神樞營右副將

建 西行新安堡游擊頗重耀乘平渡擊卻之

己酉建人窺朔州圍渾源州

福建北路參將鄒樞失事戍邊故 王克威贈游擊

將軍

大盜至維而總兵尤世威兵潰天津營參將徐來朝赴後道遁賊越盧氏奔永寧先派守蘭草諸隘各兵露宿三月

致疫痢不任戰游擊劉肇基羅位重創

庚戌諭兵部曰天厭尤美今來投首惟念我中國將士陷

於中向值勢窮窘於迫脅或受誘畏禍誤投羅網推無

父母妻子之想即前在瀋陽相聚西望而悲亦可見朕

甚念之今既到中國乘機作事如斬小慈首賞三萬金封

世侯斬偽王子賞三千金封世都督斬頭目賞千金世錦

本衙

談遠曰國家法網過密當其危急豈度外之士懸非常之賞卒不見信謂降賊少弛文法吏仍謀其後也如靈

州貢士陳有增陷胡脫歸求應禮閣以削髮并奪其貢

士夫陷胡削髮非其心也彼豈能矜漢人而發全之哉

假能擒斬立功必徇於胡庶或伺間逞便入於中朝又

曰爾何削髮忘故俗也功不足賞而法不容貸嗚呼此

李陵衛律之所以甘心於匈奴也

大同左衛之南犯威平堡操守大同後衛試百戶樊胤

鼎私以午三年七月六日酒二生考之遂解回南掠平

東平大水滕縣東閭龍起水淹四五百餘人

保軍廣安忠綿鄆都五縣彰明 津俱大雨水

辛酉雄南賊抵上下回縣營南河又賊數萬自維南箭桿

嶺往索塔河盧氏靈寶之交也

壬戌總兵尤世威失利被創回盧氏巡撫河南玄默撤左

良王兵自內御陳治邦馬良文等自維陽並赴盧氏為糧

慶陽賊狂勝乘勢南下烽火檄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癸亥戶部以外解不前議者或擬換之法從之命御史回

道茲加考最施臣歲終查奏奉

副總兵楊士恩追賊於石泉壩斬二百七十六級

裨漢虎墩免賊入犯軍夏廣武營官兵擊斬四百十六級

湖廣總兵秦翼明至天津縣商州賊犯豐陽豐陽古藤關

地探秦楚而明鄭棄者也豐陽後有小徑曰單川口可通

鄭西鄭陽撫治巡撫宋祖序令游擊周士鳳以六百入戍

單川口翼明夜發兵架梁入賊營後味與分兵搗其營賊

稍怯斬百四十九級

是月巡撫陝西御史范復粹言漢南與安流賊入高山度

今日之勢非總督洪承疇不可甘肅已退秋防尚遠督

師陳奇瑜急宜提旅而前鄭陽新撫盧象升亦宜顧漢南

與安督臣暫駐於漢撫臣扼賊於商而寶雞郿係賊出路

總兵楊麒禦之分局合剿焉

明寅朔姜光先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臨洮

建國蔚州

故行人楊子階贈光祿寺少卿

尤世威自盧氏東行

先是工憂寇無已時召諭戶兵二部於是以前准撫兵二

千三百楊御著兵千五百抗南賊要害護祖陵以董周

大兵五千赴彰德倪罷等兵三千牟文綬兵二千赴山東

河南協剿以河南兵一萬五千九百湖廣兵一萬五千李

重鎮關兵四千凡四萬五千並赴河南以秦賊止在商維

者入河南餘數十萬而在涇陽三原間洪承疇勢不能舍

秦入豫命湖廣巡撫盧象升加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

湖廣等處軍務俾統各路征剿其承天兵三千青巡撫余

應桂居守如秦寇盡入豫承疇督剿西北象升督剿東南

如賊復入秦則象升亦入關而豫賊有自中牟直走滑川

有自祥符轉入尉氏旋突高許長葛間而豐陽關之賊不

得出轉出朱陽關屯靈寶凡十三營其前部三營張平團

往許州王成龍往郟陵許文冲往尉氏大營在永寧盧氏

約九月向山來以誘我兵出東赴因襲汴梁也

乙卯以延綏東路叛兵與流賊合在盤屋官兵擊斬一百

九級擄兵斬七十六人

丙辰叛兵自新其渠楊林降者九百餘人官兵又斬三百

八級擒三十人是日魏家坡追剿甘泉劫餉之賊斬百餘

級

賊攻蓋屋知縣田時暢拒卻之  
督師陳奇瑜報降賊解散男婦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人  
斬渠魁十人俱延母安定等縣民並令還鄉  
建 陷代州

丁巳賊拔除德犯華亭流賊過靜軍攻除德知縣崇德費  
考芳告急回原道參政陸夢龍駐靜寧州聞警往援先遣  
把總王珍領二百人往即通明日除德陷考芳被殺夢龍  
戰除德城外都指揮石崇德游擊賀奇勳俱陣沒事聞俱  
祭一壇贈夢龍太僕寺卿

戊午夜賊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援兵至  
值於城下賊棄金帛餌我兵竟西遁  
戶科給事中吳汝請竊廢神漢不許

談遷曰神漢棄所部西遁各帳離散一窮胡耳雖踴躍  
西塞其志未嘗不覲市賞也誠發問使示以漢德 天  
子不忘爾流徙薄給金帛酬往時效順之義否則與師  
以問彼方急時何所不靡則我拜一敵以報一陽計無  
便於此而時方執鞞庭之說敵之以合於建 即寢者  
不忘起獨不念我積困耶

官軍擊 應州斬一百三十餘級  
庚申總兵張應昌擊咸陽賊斬四百九十九級俘其軍師  
劉某兵氣始振回涇陽李自成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  
屯淳化耀州據七里原

阜平人訖言 至知縣薛二樓驚過山中  
辛酉吏部題考選畫一之法有旨推官知縣考選原重官  
評何得但拘進士其考法及教習事宜俱依擬  
壬戌諭工部直省所解盔甲刀矢視崇禎五年式特頒予  
力自四以上至七止違者駁責

癸亥故山東參政陽城張先奎贈光祿寺卿廕子入國子  
監故 張重贈都指揮僉事子 黎陞嗣子戶  
劉自晏贈中僕仍卹其家致祭并旌其婦女

建 分犯東路至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金  
賊陷隴州賊屯州城及汧龍間決月陳奇瑜次鳳翔令參  
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  
前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刑籍王永光奪官銜恩廕  
鍾羽正白所知奉加銜追京賞丁茂遜王佐王舜鼎奉加  
銜陳長祚蕭近高熊尚文吳用先吳仁度追賞嚴士節祿

秩路周道白受承免官并祭處致仕官韋國賢等六人追  
賞陸之祺等見任降罰有差

乙丑河決歸仁隄

丙寅 魏肯構降補工林苑典籍

少詹事文震孟請改 先帝寶錄 上以冊立 皇祖默

定張差胃風癩然異變宜究紅丸輕進但意亦忠愛諭旨

即為定案不必議改

壽寧大長公主薨

丁卯官兵夜馳五十里曉渡涇河賊遇我失亡百二十餘

人仍回東岬 三橋岬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請極臣視師不許

戊辰張愈昌戰涇陽敗績

御兵擊華州渭南賊欲奔雒南者斬百五十餘級

旌唐王聿復助餉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次年即有流賊嗣後蔓延工年十

一月晉賊渡河掠湖廣分入漢中與平破洵陽偃與安守

道王在臺固守幸游擊唐通兵至總督洪承疇遠赴城賴

以全今撫臣練國事招兵高維楚張范復齊馳赴漢中賊

始奔蜀近境稍靖不謂鳳縣又破矣棧道並絕不救日川

賊復入秦州等處焚賊再上興安六月間自興安入西鄉

幸制臣後行委監軍道樊一蘅督兵控扼兵寡賊眾遂入

漢郡經行馳騎旬日不止游擊唐通所部三百人張疑設

伏賊不敢渡江而北今東有洋縣之賊北有鳳縣之賊西

有沔縣寧羌略陽之賊終不知作何狀也賊到處烏合簡

其精壯藉為前驅婦女老弱收為滅獲急則用之誦敵故

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不減關中惟漢中孤危去撫鎮

皆千餘里

御史梁雲構上五畫修國關頌美書重功賞撤名督逐流

倡章下兵部

己巳建 攻大同五日退西且堡左翼營游擊崇繼雄拒

卻之

巡按山西御史馮明珮報寧縣知縣教壯圖降

建 陽靈丘縣人寧代寧縣知縣教壯圖辦髮降之犯忻

州知州王凝命力守

井坪路副總兵李國樞拒 卻之

夜月食

辛未吏部尚書李長庚因推李懋學劄籍  
逮繁峙知縣蘇弘化

諭曰國家明經取士期遇甚厚朕御之初撤選內鎮舉內  
外大小悉以聽之不意諸臣營私卸過因恤民艱竟置膜  
外甚有蝕剝為陞官肥家計間一二盡謹者又拘泥迂踈  
慢視職掌或性之通警屬下欺蒙即有一二不能不瞻徇  
情私又因循推接居恒但有虛聲有事均無實濟已已  
之冬致逆胡直薄都下宗社震驚舉朝束手此士大夫負  
國家也豈是不得已昭 成祖例監槍之例分遣各鎮監

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數年來軍  
馬經制粗立錢糧稍清而諸臣或亦有苟於乘矣今將總  
理監視等官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清糧將  
竣回監供職李奇懋魏相康朝張國元盧維寧魏國樞王  
之心鄭希詔俱回京另用張元亨崔良用仍俟寇平會同  
撫按市馬王希忠除去查飭昭舊守備惟閔寧福近 巢  
高起潛率原屬各官兼監兩鎮京營內臣提督莞理昭常  
雲鎮被 登鎮縱奸俱候另議內而部司外而督撫鎮按  
道將共體時報各圖未見若復弱性恒仍二自便不惟國

典具存抑諸臣之忠誠何在良足取矣  
起王威總兵領延綏寧夏兵亟援太原仍會閔連道大將  
角之

光祿寺言外解糯米不如格申飭有司其鎮江舊無額派  
姑自八年始

庚 犯保足竹帛口千總張修身改改

癸酉諭祭故 楊爾繩

甲戌召勳戚文武於平臺問誰堪家宰總憲者命各給筆  
札即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今日所舉與衆不同

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大臣在殿東室捷持筆四顧大學  
士王應熊目偏之諸臣覺其異及下筆則前兵部尚書呂  
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  
曰總憲可世濟家宰非呂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  
長科道曰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  
力捷失色 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 上曰爾等其誦  
思之命收單而退應熊故善周廷儒而純如又與廷儒善  
者體仁陰主之  
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濟

賦附同官縣

叙安邊功進沐天波太子太師總督朱慶元少師廖錦衣  
衛指揮僉事侯良柱左都督廖錦衣指揮侯劉可訓仍巡  
撫加一級世錦衣衛指揮同知鄧玘左都督世外衛指揮  
同知盧世卿都督僉事世外衛正千戶王加勇都督同知  
楊正芳署都督同知俱世外衛副千戶范邦推署都督  
僉事世外衛百戶陳謙如署都督同知年大綬都督僉事  
方國晏劉鎮藩各副總兵俱世外衛百戶故 林兆禹  
贈太子少保故 李維新胡從義俱贈都督同知世外

衛千百餘文武陞賞有差

總督陳奇瑜專事招撫由城固入漢中降盜解散萬五百  
二十一人斬梁魁四皆廷安人也勒降人回籍行八百里  
至賢雞等縣頗殺掠官兵捕斬三百餘級且調兵俱到故  
盜復向蒲城以回廷安是日解散九千三百五十人殺梁  
魁一亦廷安人又解散八千三百餘人

丙子盜張儒黃文鼎等陷桐城

刑科給事中吳甘霖糾吏部左侍郎張捷報聞

洪永疇至富平詰朝至馬家村掩盜不備其鋒高傑甚銳

承疇還富平夜襲營殺二百餘人斬六十餘級偵大盜在

富平臨潼 南界

丁丑南京禮部尚書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上

是之

胡公曾以邊

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

戊寅大賊自華島圍靜臯州

己卯左良玉敗賊於鄆陵之張橋店

戶部請撤兵首餉為秦餉結秦局從之

夜建 出拒墻堡出塞

命總督薊遼傅宗龍駐昌平蒞陵并督運至懷來

庚辰恭將李雲程馮良文等敗賊於彭祖店鄆陵賊折而

西南奔汝州尋入禹襄城臨穎與汝魯山蜀雞結至之賊

相接

勞宣大吳兼援兵羊三十隻

御史張三謨糾吏部左侍郎張捷報聞

辛巳祖大壽以兵四千人西援命駐防薊鎮家雲

壬午以函簿大駕或賜各臣金幣

賊自靜寧州犯莊浪縣

建 犯大同右衛

癸未保定巡撫丁魁楚進右副都御史

諭兵部曰直省各郡邑修防儲練不盡遵化如畿縣各城  
羊不堪兵多不整火器不全甚至保定文安土垣破門永

清東長香河通無柳兵良鄉等縣米粟草俱乏房山無火  
器涿州不惟無糧草即城工懸蓋亦損壞如此景象何裨  
緩急其嚴飭急圖以贖前愆

是月有大星從狗國墜大同 營

剛 剛申朔進陳伯亨都督同知

兵科給事中蔣德瑗言部屬改授科道則南京亦應量改  
章下吏部

乙酉建 攻宣府萬全左衛守備常如松砲卻之

寇陷靈臺執知縣石懷玉

洪承疇遣兵擊延綏西 斬四百餘級西 道

鑄督發授兵糧料協理易州餉務閔防二給林弘衍單拱  
辰

巡撫四川右 都御史劉漢儒免

丙戌中書舍人喬可聘劾戶科給事中呂黃鍾及知左侍  
郎張稜初黃鍾言家臣閔禁甚重欲於侍郎擇用一人續  
之蓋為梗地也

丁亥建 陷宣府萬全左衛宣府把總常承恩襲建 於  
羊房堡南火攻之守備常如松指揮杜詩泰之英並死之  
賊薄平涼延安

戊子叙西鎮卻 功進洪承疇一秩添子入國子監  
己丑暹羅入貢

翰林衛布衣高廷臣上兵機諸說稿三卷以犯廟諱放歸

庚寅工科給事中范淑泰劾大學士王應熊侍郎張捷同  
謀黨附大肆欺擅 上責捷回奏  
修永定廣寧左安三門

建 出塞蹂躪宣大隴五旬殺掠亡筭總兵吳襄尤世威  
分道援大同襄失利世威却將視寬以七百騎戰大同北

門斬三十餘級又宣府總兵張全昌戰涇源州稍利或遺  
吳襄鳳冠袷服于後以耻之

辛卯賊陷崇信

王弘業王先通等襲新建伯下吏初勦賊



崇己王維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刑科給事中吳甘來劾吏部左侍郎張捷薦呂純如翻逆  
棄純如用而即輔忠張樸革更可用也

故副總兵李卑贈右都督

命鄧玘回鎮所部兵發薊鎮派防

賊陷白水縣知縣龐瑜先遁

甲午 上御文華殿日講訖仍召閣臣曰出口宜招撫  
難民各將不過零級援兵可撤者撤之王應熊曰彼利子  
女金帛耳田禾未損援兵駐城西川禾牧馬民甚苦之錢

士升亦以為言應熊又曰山西崞縣止二十騎掠于女  
子餘人過代州望城上親戚相向悲啼城上不發一矢任  
其飽掠去之 上為頃足應熊曰崞縣被陷相載三百輛  
去撤日官兵至報恢復 上曰各官俱有罪下兵部核奏  
士升曰今城守李國標守井坪第一何吾騶曰李東春劉  
光祚等皆能守士升曰實可擊失此機會吾騶曰常盡  
各省錢糧解禾圖恢復士升曰吾騶所言是廣東事若江  
南整幣並無存留且漕糧加派江南獨溢民力已竭不堪  
再困 上入傳兵部設法市馬

乙未戶部言官買銅鉛必給商引引滿百斤銅引稅一兩

四錢鉛引八錢湖廣千五百引臣部遺官山西陝西各千  
引下布政司四川千引下分巡川南道北畿五百引下井

陘道從之

刑部尚書胡應台終養

召故總兵王威

建出宣府塞議撤援兵

丙申盜陷涇州設知州要秀

江西河南雲南大旱

陽曲王府妾崔氏言其第三子慎鈿常葉而葛氏將所生

四子慎錫越稱次子謀襲章下禮部

司禮太監盧維寧逐自朝鮮

丁酉 道御史任贊化降河南布政司 昭磨

許陝西巡撫練國事暫停積穀一年

戊戌兵部申飭武塢事宜雜塗宜議核奪宜併貼式宜清

中式宜足邊腹宜分從之

己亥工科給事中范淑泰論大學士王應熊侍郎張復同

謀王維章不戴西單被劾處分之旨 上責復回奏

巡按陝西御史傅永淳報流賊自華渭敗後至寶雞以南直抵漢上七八百里皆賊盤据路梗八月始通據寶雞鳳縣蓋分三道其二據漢中延鄜其一華渭商雒復大同并平路

副總兵李國樞仍進署都督僉事

蘇元相下獄

庶子故甘泉知縣蒞來舉贈光祿寺少卿廢子入國子監壬寅陳奇瑜至鳳縣見賊賊北據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武西南則盤屋寶雞衆殆二十萬始悔其見

愚分兵出禦而兵寡矣初粵難知縣李嘉彥城守奇瑜勞之千金已見連破七州縣并劾寶雞知縣

癸卯諭吏部天下拱學官近來進取冒濫請託公行苞苴巧細皆由學臣推舉非人考覈不嚴之故也今學臣員闕務擇品行貞方學術純正如聽人管攝試用不效該部院及保舉一體追論又舉人聽巡按御史考察議未及行丁未吏部稽勲司主事董羽文下獄

夜木星犯奎宿積屍氣督修歷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進列星圖云木星之行甚遲旬日有奇始行一度

戊申錄因命戶部尚書侯恂主謀辛亥少詹事姜曰廣為詹事仍從清黃中允蔣德璟為右庶子署司經局

故寧夏總兵官賀虎臣贈都督僉事予祭葬廕外衛指揮僉事

史開先贈署都督同知張問政江坤俱贈都督僉事並陣沒

鄧茂官實授都督僉事仍加都督同知

壬子總督宣大張宗衡巡撫宣府焦源清巡撫大同胡沾

恩巡撫山西戴君恩俱免仍議罪

故孟時考贈太子太保廢子入國子監

九明寅朔陳秉衡署都督同知仍充勳衛俸

諭兵部后蕭薊鎮練助兵二萬

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唐世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唐王聿鏡上言通祿摘及南陽知府陳振蒙章下吏部

丙辰巡按陝西御史傅永淳報流寇出棧道攻陷麟游永壽此即陳奇瑜棧道中所據之賊也七月圍寶雞賊鳳翔

其招撫官三十六人蓋為鳳翔守城士民誘殺之

官兵至渭南臨潼間賊迎戰怯十餘里我追之賊恃衆拒

戰洪承疇身督陣吏卒力鬪大敗之斬七十級

予故刑部尚書吳中偉祭葬

河南盜奔內鄉鎮平壬戌至花園關

丁巳應地震

戊午大盜又入平涼之畢圍分攻鎮原華亭沂陽

己未畝縣知縣苗之庭敗賊於城一下

庚申王恭厥火藥災傷斃千餘人

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官兵斬

三百六十八級賊萬餘連營於維南關鄉

壬戌夜宣府鎮河堡草場火

崇亥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

予故 王稚量 袁可立祭葬

甲子 蔣德璟 張四知王武閣彰武伯楊崇

猷監武試

進許自強都督僉事改勅久任

乙丑日講官少詹事文震孟請告不允震孟講春秋稱晉

溫體仁詰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

賑淮安徐州和州

丙寅故 翟鳳翀贈兵部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戊辰萊陽王 與候選知縣蘓輔辰爭產王毆其族人

蘓輔世諸生蘓濟世等同大譁萊陽王同諸王入察院訴

提學僉事胡漸毀冠仆地從人因擊諸生漸論諸生各散

事聞

庚午吳姓為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巡撫山西楊嗣

昌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兼理糧

餉馮英為刑部尚書章大章改南京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曾楚卿罷戶科給事中姚思孝論其天啓時要

典副總裁也

辛未予故 楊子階祭葬

壬申叅將何人龍受司於龍州游擊王失明失利

傳宗舉為南京鴻臚寺卿

諭兵部腹馬依解祖制難以盡更仍舊本折舊收花馬餉

額前茶臣冊報七監馬匹強羊產數今欲清補收地牧軍

盡量收改各官盡其詳酌責成豈得空言設法併置大市

馬作何易買確議具奏

癸酉倪龍為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登萊防海

司禮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

禮部言朝鮮貢役其貿易一節命議之

楚府蒙陽王宗室朱或瀛工 法利弊十二事章下禮部

召刑部尚書刑科於武英殿

官兵擊維南賊斬二百二十九級

甲戌大寇圍蒙陽汜水及於縣縣河南推官湯蘭遠同左

良玉自却援寇走登封尋入白沙新莊又折而西雒山

之賊犯真陽息縣光高商城同始巡撫河南右 都御史

陳必謙上言防剿之局全楚主客兵萬八千人防陵三千

人豫撫之新兵毛兵石砭兵千六百人專備節又分鎮管

兵四千四百人備光化棗陽緩急而德安屬之隨應孝感

則參將馮時早等千五百人戍之黃州屬馬鎮臣秦翼明

領兵二千麻城黃陂蘄州戍以都司周子元等鎮管兵辰

兵三千人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鎮管兵千餘近又調

周繼先防豐陽卞兵二千餘聽約束扼棗隨之間臣上督

副將楊世恩雷時聲鎮管卞州兵三千人巡扼德黃之間

總之寇犯豫則楚兵且赴豫真保游擊陳祖之兵赴陳

其西還而固商之寇欲工金剛壘金剛壘商城境內徑道

六百餘里直通淮楚故遣陳永福自穎趨固始遏其流突

霍鳳之路李重鎮兵為犄角此東南西道路防剿之局也

其自嵩鞏以趨却而致密縣者是後西北大寇今由登封

入嵩擾澗池檄左良玉趙柱等赴剿此西路截剿之局也

時河南盜知信陽有備自光山羅山犯黃安麻城自麻城

趨羅田犯蘄水大營盡入黃州廣濟黃梅告急

鳳翔延翔賊俱入漢南援商之兵去漢南二千餘里徵兵

未到南維賊乘虛入犯總野陳奇瑜錫三級自効

兵部議大剿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唯四川兵入漢

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城蒲州

乙亥葛寅亮為左通政

諭兵部嚴花馬寶敬

丙子子欽

命事郭應響祭塋

丁丑盜掠略陽縣時盜分部一由鳳縣舊棧道還攻漢中

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翼羌犯廣元

張璋為南京尚書司卿馮任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戊寅初長邊歸官益其祿歸烏撒奉旨各具其土及吳位以內威右邊梳兵入滇意在佐開雲南總兵沐天波以大義責之旋退命雲貴四川分任其責

寧前兵備道右參議陳新甲為右余都御史巡撫宣府已卯賜武進士傳臚御殿

楊士聰曰甲戌辛未武場重技勇甲戌二場大風步箭中少監者跪請但一箭准試是所重又不任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原卷進呈往、取九箭第為狀元假 工親至武場見所為馬箭未有不嗤其

見戲也甚乃携之文武使人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揮矢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土木偶而後可也將馬用之

辛巳總督洪承疇自平涼遣副總兵左先先等率兵間出華亭明日抵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癸未故登萊總兵官左都督張可大贈太子太保立祠廢外爵百戶故 張其功贈都督同知廕都指揮俞弼

一輩故 嚴正中贈都督同知世襲總旗故 何維亮王之倬贈副總兵故 熊喬渭一贈參將故

余承胤贈都指揮俞壽廕外折千戶餘世卹有差碑止兵

九百七十二人各給其家十金

揮漢虎墩兔愁往威寧海子駐牧

是月巡撫山海關永平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奏今閏八月二十三日及九月十九日土火金三星聚尾分在永平遠瀛之間其占主內外有兵驚

七四

崇禎七年八年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中戊崇禎七年

十月甲申朔兵科給事中史可鏡劾總督陳奇瑜報撫賊一萬  
 三千人勒回延安似延安人專盜也又巡按陝西御史傅  
 永淳言漢南降盜出棧道渡渭水陷城占邑所在騷然昨  
 報寶雞縣殺百五十餘員鞏昌鳳翔西安各報麟游汧陽  
 隴州隆德 井三原攻劫皆所撫之盜陳奇瑜專主招降  
 謂盜已革心不許道塗盤詰入一邑而邑不敢問入一郡  
 而郡不敢問開門揖盜剽撫兩妨恐種禍不止三秦也  
 乙酉吏部推孫陞為戶部廣東司郎中謂嘗縱奸不允  
 琉球國中王尚真奏贖使臣杜三策揚掄辭卻之  
 丙戌刑科給事中王猷請大閱命俟之  
 代府鎮國中尉充繹言宗祿八年未給命建之  
 農壇成  
 丁亥王之臣為 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廣西

朱國勳為署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福建

戊子命兵部 同內中軍張元亨在民間往西軍

監視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已丑諭戶部督金花銀兩額二萬餘

命兵部令四川巡撫嚴飭道將扼險偵防仍相機夾剿

叙中後所戰守功進祖大壽太子太保祖大弼實授都督

同知方一藻右副都御史餘陞賞有差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吳姓言禦一須塞外若入塞而援

截其力甚難招吳流盜最宜慎重書云城厥渠魁脅從罔

治未有舍渠魁而梳散之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更遑地

窮荒無店無食給免死票遂革心易慮乎哉

禮部覆試貢士姚新雲殿一舉四川羅儒臣廣西宋偉祚

應天黃美中李懋陳貞元除名

辛卯駙馬都尉齊贊化許彥戶部尚書周士樸胡埜僧貌

皆也

命禮部下李天經魏文奎數本星逆行順行

壬辰故 部尚書趙叔純請卹下吏部

諭祭故后諭德倪嘉言

癸巳河南流盜掃地王等趨東南自廣山英山分掠潛山

太湖宿松

甲午予故南京太僕寺卿李右諫祭墓

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精兵三萬除九路城堡分戍一萬

三千七百人鎮城共一萬六千三百餘人馬一千九百餘

匹

乙未遼東總兵祖寬抵靈寶知縣滕之倫言盜三百騎突

城下聞官兵至解去距城六十餘里未陽關連營澗口則

混世王萬川口則張獻忠水頭則整齊王各眾數萬會戰

敗之斬百二十一級

祖大弼為征西將軍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寧夏侯良柱

為都督總兵官鎮守四川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英憲改司禮監提督

丙申 上連御經筵雪朝不敷諭講官尚書韓日績姜逢

元侍即陳子壯少詹事文震孟右諭德姜曰廣倪元璐修

撰劉若宰母志諱震孟講春秋 上親批仲子歸瑁講章

云正見當時朝政有關所以當講以此類推

許嘉足伯周奎暫回籍并允肩輿

都督俞永祐進署都督同知仍食金事俸

丁酉命總兵鄧垹簡銳二千五百人屯臨洛相機剿寇餘

兵還薊鎮其廷綏軍夏甘肅固原援兵屬陳奇瑜調遣洪

承疇標兵夾擊其陝西山西河南鄧陽四川各巡撫俱分

布要害扼截應援

己亥旌華亭先祿寺署正廟懿德初懿德父置義田四萬

以百餘畝助役懿德又置青浦義田萬畝

宣府總兵官張全昌大同總兵官曹文詔山西總兵官睦

自強俱失事免

庚子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范景大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周  
之綱為兵部右侍郎俱南京陳以聞朱大啓為刑部左右  
侍郎

工部尚書周士樸以公主墳價題覆家洞刑籍

予故 陳薦祭葬

尋丑御史羅元賓請考選館員并及中書舍人不許

壬寅逮河南提學僉事胡濬以前萊陽王訴為諸生所毆

也

癸卯吏部尚書謝陞工五事杜請錫禁書讀慎始進嚴操

守按吏獎 工是之

巡撫蘇松常鎮御史初彪往奏長洲故右都御史朱統政

科給事中陸聚無錫故南京工部右侍郎葉茂才皆真

忠節乞賜諡吳江故嘉靖庚子貢士張基崑山故萬曆辛

卯貢士歸子恭吳縣故萬曆壬子貢士陸宣皆真孝廉乞

贈官章下所司

甲辰巡撫河南玄默報賊數千人自商州維南突犯北朱

陽鎮去之

故都督馬世龍贈太子太傅予祭葬

乙巳賊陷陳州圍靈寶官兵擊之賊奔西 未陽諸山

丙午信陽賊南自應山德縣以犯宋家河掠京山

吏部文選 戴澳降山東布政司昭磨

巡撫廣西御史張宸極報本月二十四日諭囚有否此日

禁刑敢不遵守後并飭各撫按

右春坊右諭德孫翰林院侍講許士泰言臣備員史局親

皇考改錄世系獨略謹按原錄萬曆乙巳十一月十四

日 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 孝和皇后出此 嘉廟萬

生之自甯香也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 皇考第二子命



其名 孝和皇后出退封簡懷王已酉七月十五日 皇  
考第三子生其名母選侍王氏出庚戌十一月十六日  
皇考第四子生名母選侍李氏出此諸王誕生之日  
所當書也迨我 皇工龍興之瑞 孝純懷日之祥在萬  
曆庚戌則聖母族封號錄中當具載乃閱改錄則 皇工  
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將即之號不書也  
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且徧及諸王之生與  
所生之日花萼相輝之美鳴鳩並飼之仁不書也所書者  
止乙巳 皇考第一子而已原錄之詳慎如此改錄之慢  
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 工是之  
已酉王樸為征 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  
賊自京山不攻間道趨 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聚  
秦中李自成在乾州招之不聽馬守應在武功而河南賊  
出永寧陷靈寶  
甘肅總兵官柳 敘崇禎六年燒荒勅諭於七年八月  
上詰責之  
懦將孟應熊張大謨姚之葵各戍邊  
進沈世魁都督會事

國權

故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徐可求贈右都御史詹本衡正  
千戶一輩  
辛亥土寇引流賊陷盧氏  
壬子劉遵憲為工部尚書錢春改南京戶部尚書  
逮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練國事  
李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潘曾紘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汀韶  
總兵左先擊李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餘級  
即還富平自成陣失其弟傑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自成  
也乾州姜家莊真寧知縣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被執  
失其印三顧逆其詐早避堡上賊有奔涇原者扼於洪承  
疇東奔華州渭南者扼於趙光遠遂折入南山時官兵三  
戰共斬一千二十餘級於渭河南北而華陽南京之賊夜  
踰山中出朱陽  
是月貢士朱陞宣卒陞宣字 吳人萬曆壬子貢士四  
上春官氏辰念親老不赴辛未服闋再赴學行醇篤年五  
十六學耆私謚孝介先生御史初魁住秦薦明年贈翰林  
院侍詔

十月五朔丙辰陳必謙為南京光祿寺卿

賊自城固趨洋縣

丁巳日昏星孛二器成

進成國公朱純臣上柱國知祀攝事也

戊午蔡葵燦為大理寺卿

詹事姜曰廣署翰林院事

總督陳奇瑜請各巡撫總兵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

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

己未戶科給事中許世蓋奏外吏入覲考選之期又以錢

糧完欠為去留然不分完欠之由而概課以功令又無以

服勞史之心如甫經截恭而隨即解到功過自不相掩宜

撫按題復如道解赴部且夕可宜宜令回任又或州縣輸

之府司庫收可憑而司府那借補別項若仍作未完是下

夫代上官受罰也又如州縣輸之司府候府解入京若仍

作未完是急公因役受累也乞勅該部下撫按備查果州

縣完司底借則罪不在州縣倘州縣未解借詞支吾則據

實題參從之

庚申賊見左光先兵不出遂東走光化始追之失利

副總兵曹變蛟性戰郵縣富平時提刀負先士卒洪承疇請加總兵銜

壬戌賊自洋縣趨石泉又河南賊陷英山縣前焚霍山縣

癸亥盡免山東五年工運租

甲子命順天尹祈雪

巡撫河南陳必謙率參將李雲程等自洛陽趨偃師監軍

道 同祖寬趨嵩汝皆賊走汴之路也時李自成奔偃

師鞏縣初自潼關至張獻忠等奔嵩汝為豫楚合魁賊夜

偵左良玉在偃師也偽向開化漸西移犯河南

乙丑陳贊化為右通政

高邑知縣方際以漁利殃民成邊

祖寬擊賊汝州之葛莊楊家樸合劉肇基羅成共斬一千

四十九級俘八十四人賊西遁是日伊 賊攻嵩縣我砲

知之

丙寅殺胡堡守備劉宗傳報裨漢部夷百餘人叩關乞市

太監劉 以聞

丁卯盧抱忠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左弘勳為總

兵官鎮守宣府

萬全左衛指揮使常如松贈參將蔡都指揮金第輩一輩後仍指揮使杜詩泰之英並贈游擊將軍世襲指揮同知已巳吳江人虞遂言五事嚴御約復水利禁過雜除進誘恤民役 上是之

兵部武選主事蔣察乞減原任上蔡加派下戶部賊攻漢陽縣

左良玉還救河南賊已出龍門并歸東路庚午禮部請坎 吳賜諭祭 上以贈婦足酬其勞不許

總督漕運楊一鵬議濟河從之

禮部奏十月朔故周府拓城王肅源妃李氏奏肅源萬曆三十一年受封元妃邵氏繼妃李氏於萬曆三十九年選妻金氏生子恭祿恭頌等又妻陳氏生恭 崇禎五年五月肅源薨以恭祿恭頌氏為毒食中弒王預謀則 賈進忠 蜀也夫王妃所列弒父虐母未可懸斷恭祿肅源封而甘禽行暴食之惡李氏自稱失寵二十年將母怨其母而及其子與乞下河南撫提遣訊仍推勘長史常日告哀及請宗結保其情必露矣

辛未鍾价為順天府尹

賊犯門陽縣

壬申宣大總督張宗衡山西巡撫戴君恩宣府巡撫焦源清大同巡撫胡沾恩各遣戍前遠總督傅宗龍別籍追金幣

奏薦及其子孫請乞該部題覆贈卹等疏務核實從公不得濫詞欺瀆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倪元璐上制實制

虛各八策其制實八策曰最急莫如離 交昔漢先零解仇交質趙充國以為至秋必變今奴掠勢并虎翼飛食涇鎬之事慮在來春宜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代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之離晉秦觀武之離韓遂馬楚慕容鹿之離宇文高以並能悅膠漆為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為橋足拱胸坐承福也

一也其次曰繕旁邑以用兵無他長而微如琴琴滑產之法向以吾備閉即不趨關而趨口今知吾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前又必不逼京城而抄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嚴郡雄州或亦猶知守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墉低弱可趨而趨有如一人因此為糧即使游奕道遠我亦坐困且及時增庫繕薄大脩守具庶可以堅壁清野奪其久恃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項者豈大之役不樂不追罪繇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

臣查守兵月廩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邊賞不踰時援卒礪寒不前猶然厚奉相規而論誠似非平昔唐亦寡兵衆以神策常殊怨憤變生可為殷鑒謹條三議或量給賞發勵其守氣或倍增糧額責以成功粹有邊烽遂可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既去不拒則江統彼戎之論又非可拘於今何則以今來歸皆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氏秦鮮卑之比近者諱逃即孫我人批誘惟慮釁端已見終善為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部蓄漢不分之跡使得各

無猜貳或聽互為嫁姻視邊備內應亦何害否則要厥九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益魁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首圖必剿必可得惟以餉盾每不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邊左不以為屬今秦晉自急運使自饋又曰非宜守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茲小移必有大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於隔垣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信臣惟上智自難天授餘才皆本習成練習之功自非一日諸凡近邊縣令青部設法選掄科貢罔拘惟求英茂因著為令或俸超遷三年見能即陞本道

而自命身以至藩長志亦嚴其成績或俸加銜本方節鉞之才即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為家當塞責者稀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六也其次曰奠輦轂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潤有警則群心倚其重遷今都城蕭闕不忍見閭閻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亡賴以告密為佃漁每一波索輒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凡昔所號巨賈數家悉無蕙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刻刻公行賦此之故誠恐一旦告

急人無固心掉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新膏澤  
通草豆官買之例以省他徭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濫載  
酌延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況可小康副饒大定七也其次  
曰嚴教育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  
今以治才為實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開局又容與  
焉是化有用為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莫如教習教習之  
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速事 祖憲近事時宜  
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為處分時相問難以深  
啟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游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  
師察至報成閣臣論定以請平章之具則亦優矣至於  
撥納既革奇舉特與兩雍司成略微館條屬施鐘鐸何患  
功能不出德行不興也又制度一策曰正根本治之根  
本惟在絲綸今六曹庶務未咨政府即成誅不致工聞豈  
曰無權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俯採何云不信  
故救時之可為莫如今日誠引事懷耻秉忠絕欺體 陛  
下之嚴察以剔毒祛邪奉 陛下之分虛以育才扶正勿  
以大欺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思慮不橫其胸好  
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業

陛下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逞群謀凡至理  
必有定歸毋雙粟游移以嘗 工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  
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猷自著一  
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群論  
在今日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其危攸繫何者凡彼死  
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感傳勿 之謀已而即  
有過才之薦今見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廉  
與蟻至從茲擾 必多事端不觀袁弘敷以訟楊賈權勘  
潘國植以薦劉詒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逆某之定  
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旨錮官豈以張捷背公  
終聽颯顏就列乎息楚道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  
問夫 祖考者臣庶所敬崇戴以明忠豐邑之懷雖迂有  
道內臣者外廷所當捕剔以明異排闥之論雖懸有名如  
近日詞臣許士乘力闡先微倘於度閭惟恐世傳其說而  
陛下永言無則之義未彰昨歲憲臣王志道執事內遣  
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 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悔  
斯聞舉望冀留慮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夫致一則不亂  
涉兩則生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屬以考成之格於是撫

其不能治會... 論不得問權折會推既者群議而所禁乃在把持於是盈  
 庭之語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教試仍以文字於是開  
 却之取舍難通凡期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託盡求盡一  
 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  
 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規則兵詳必錄於將方民亂必錄於  
 紳豪武繼必錄於文尊 宗辱必錄於官玩為要終之論  
 則方將易制而詳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  
 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

衡若矯偏過平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教初凡即死之  
 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嘗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  
 武第踰年而夷轟遭被非常其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  
 有難能之綸叱取嬰山來聘先登過官法應殊卹顧及察  
 天下皆謂 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員  
 氣之傑因之沮心請自今茲懋弘斯義怒蛙駭骨俱可致  
 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以此今或見人表異輒抵  
 好名臣懼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况人惟

事者所以名隨苟其事之無才名豈得好之而可得乎至  
 於在位無才皆因骨節墮落昔人求將略於犯顏敢諫此  
 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之與鋒鏑其為亦  
 畏豈有殊哉氣至則騰其膽其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握其  
 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  
 重彈壓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債賅更置何難視速亦易惟  
 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  
 讓誠恐氣失沮喪視臨將吏非招五日京兆之玩即懷鬼  
 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也疏工有旨奴

收棟眾同問伐謀有付寄者倪元璐還確奏宣大兵糧正  
 在義議系晉呂詢及撫降夷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  
 事宜該部議覆餘置之制虛心策有旨奏內事情多係奉  
 旨倪元璐不必繼陳  
 申成召監修實錄成國公朱純臣等及廷臣於會極詞手  
 諭曰實錄傳信將來筆削最要虛公朕昨聞 皇考前錄  
 頗失實蓋時政予奪意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  
 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盡公確惟略存常時始末載所  
 奉旨一聽後評庶初意不悔今於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

去其害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貳傳誠其  
於實錄之義何在目今 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諭仰等  
即以此意擬諭來行

揀漢部目把喇獨兒領部衆千人收清水河求市大同殺  
胡堡

丙子杜三策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諭都察院巡按御史回道嚴叢

吏部推吳炳杭州知府 工部炳未赴部擬推貢選司回  
奏

戊寅 上御午門初兵部尚書張鳳翼擬宣大三鎮功罪  
聽處在右侍郎汪 單 俱罷因通政司引奏不先

聞白兵部遂無人承旨 工改命司官於是職方郎中馮  
起給出應命御史糾鳳翼承旨不至責回奏蓋通政司引

奏事件得旨某部某衙門知道正官出班承旨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署部事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

仁極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皇帝與

謀禮諸臣同心并志謂千載一遇然議制廟議張廷齡獄

猶執持不已 皇工威嚴有類 世宗皇帝公息過執與

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其政恐非善則歸君之本意體仁意  
沮自後題請漸見吹索

虛閣知縣樂應期有平徇功稱瀋府審理吏部請復其原

官改用 工以王官與各官一體叙用會典開載甚明近

來考轉承銅殊失初意其樂應期許改用

西母鳳翔地三處有聲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蕙翰林院侍讀倪元璐遵旨言用

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己我強盛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

通謀匈奴義渠吳國呂新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

人斬三千餘級羌雖小貳文亦以携阿魯台心冀部置女

直吐蕃 大皇帝片詞析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

日有所不能力不足則愈尊謀故臣以為無如用間也間

者兩疑之術若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奴使不收棟不

能疑棟使不歸奴何者棟力竭吳奴抱頭而奔又不能自

制其衆使無束向顧感日甚不歸奴何歸凡代敵謀者必

明敵情其情在於畏死救亡而吾人無能為助此雖使蘇

張復生烏能離破之哉然自臣所見亦有可乘臣見棟既

苦奴而又失賞於我失賞於我而又不能取償於奴其所

得因奴為利者無過附奴入犯耳以掠附奴入犯度奴必厚責其資糧而薄遺以爾獲如此掠雖歸奴更益窮困其不能一日弛心六十餘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句奴絕賞屢要不許此誠正論若今日竊廉又有難拘請聽過臣設計招徠即有請求無罵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為我堵截予羊常更斬獲獻功者盡給如償以此餌掠即以疑奴是即間也其入或可為者臣聞奴性殘忍得我速人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過掠衆度亦猶然果爾二憾在彼知得密通遠將勿誘掠衆叛奴禾歸或則坐漁其群即覺露

亦使相猜自賊此喻屬聖胤之術也其入未盡者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除陽施設廟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臣所慮者以今過人皆不知用間今之所為間者皆非間也凡間之道有如伎戲變山化阜吞刀浴火非有情實自難明是故陳平惠草幕容牛酒祭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乖其魚水高啟棄其性書者非徒其謀多謀遠也亦察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倖忽驟閃移情飾態使見者不覺觸之景心今則不然名為用間甚於正告如頃之役堂、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

麻飽此豈可得麻飽有錄泰之信奴 有錄泰之錄乎哉誠得遠臣竭其計教傳以神明又多寡飛越敢死游談出沒之輩飛長耳目徧膚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為凡攻守募練備禦詞問之計身責遠臣無有撓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為也臣觀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猶負氣欲明亂離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恭恭魁至推諉百出除幸藉力逃罰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 陛下神武嚴明但屬責遠臣以固圍圉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後欺玩自破何苦以其近習之人

試之鋒鏑躬冒不避過予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迄月無成哉始 陛下曰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明問推原及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蔡思允改南京工部右侍郎  
已卯召總兵王樸倪寵於平臺  
庚辰總督河南陝西山西湖廣保定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陳奇瑜落職聽勘先是八月陝西京官李玄李遇知馬鳴世等奏撫魁之誤貽害封疆賊陷生民蓋指奇瑜也兵部尚書張鳳翼以鳳翼姻與奇歸罪陝西巡撫練



國事既遠之終不能為并論也

辛巳諭宣大三鎮戰馬闕少西軍道遠費繁終非長策青  
成撫監按苑務期種馬騰壯課駒滋顯其苑馬寺御南心  
牧政者破格選用

壬午進軍文授署都督同知鎮守臨清署兼將第

是月虞兼升襲賊龍駒嶺大賊僅以身免游擊童

愬孟 死之

十月癸未朔乾清宮管第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

諭捕盜京師

監視宣右太監王坤報收合棟漢部東邊外無虞非定

實樹黨內窺

溫體仁乞罷不允

甲申司禮太監李承芳總督東廠

洪承疇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

軍務兼攝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等處軍務兼理

糧餉

進楊正芳右都督

浩勅房光祿寺錄事生應進工一統志一百三十卷前工

皇明科學大訓時降秩

乙酉左良玉兵三千至硤石擊確山賊萬餘大敗之追至

蔡家坡斬六十級是日督人龍於中庄斬一百三十一級

賊大至鄭西又賊自洋河直至興幸洵陽白河絡繹不絕

副總兵楊正芳深入同鎮軍將張上達死之

日講官右庶子兼侍讀倪元璐言道旨回奏并錄呈原復

家臣議崇曰今年夏秋之間天禮二部奉旨會議館員考

選事宜踰月未決一日偶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問及

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緣文治不能無收閣部

不便同事臣偶據意見國觀躍然為可久越數日忽舊家

臣李長庶貽書曰聞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明日

露封署曰議揭去考選一事其所以難者以上意所宗

在治行而弘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原

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問給扉

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最而二者遂是定評

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大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

顯與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

掣欲求大治恭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遠處聲

華秋詞林太難翰墨名譽已平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  
 之見請以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官其於科道  
 但擬懸銜部司照實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  
 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  
 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徵文不必分心採望其高下台  
 次以大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係給事則授編  
 修原擬御史則授簡計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始行  
 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搜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模板科  
 臣之充為館員既可尊文章於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  
 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至於教習之師理自難齊  
 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沿奎如請經濟典故之書習早章處  
 分之書諷誦易以誦說勵其欣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洋  
 其絲綸之業至於識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  
 成效時之科盡於此矣臣七月終所復家臣之揭如此未  
 嘗品題人物未嘗竊定員數又未嘗區別省分是非有把  
 持劫制之力明矣臣入都五年皆嘗張使署銓津京中經  
 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官於其前舉較何人等論何事臣  
 之理亦已可見矣 陛下即以多事斥臣臣豈有悔哉

上書之  
 丙戌起文永吳仍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左侍郎事朱  
 大典仍兵部右侍郎丁魁楚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督蒞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丁亥戶科給事中顧國賢論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陳奇  
 瑜招安情事失陷甚眾陝西京官李玄等復糾奇瑜命逮  
 之  
 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掠漠都衆投建一者十人餘二千  
 人求駐張家口餘費茶米示兵部  
 取發南場珠墨時兵部職方主事賈王威論溫體仁因  
 及於南場主考右庶子丁進賄中黃美中前推孫李悛  
 陳貞元等七人關節有據故有此命黃美中卷有奢閭嫖  
 刀綠樹青山等語 上詰部科是何大義禮部尚書李康  
 先索之甚苦後言奢閭嫖刀見苗子綠樹青山則朱憲詩  
 見性理再磨勘李悛陳貞元除名  
 賊犯節西再宿官兵至乃退  
 戊子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  
 己丑許都督王威告老

癸巳故總兵張全昌曾大詔賸自彈尤世威吳萊各下獄  
成逸

甲午李懋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兼理營田提督軍  
務張其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

宋鳴梧為尚寶司卿  
提督京營撫寧侯朱純臣罷

大同總兵官王樸請卸故左都督李成梁戚繼光及故新  
建伯王守仁有奇戚司宗罪案久定王業弘爭襲其李成  
梁事下部議

以南京私鑄或行令操江都御史青各城御史禁之  
乙未御史錢 劾總兵左良玉鄧元涇縱下巡撫御史  
詳覈

丙申總督宣大楊嗣昌奏揮漢部落實有數萬小王子至  
歸化城俟正月來講賞先求開市臣意約之不能拒之資  
敵應就其計借市馬為操縱暫示羈縻似是一策下部議  
遼東杏山城火

巡撫淮揚御史劉興秀言山陽海門沐陽桃源睢寧鹽城  
興化各穴極巨獨折不許

丁酉試考選館員有旨治行大學既經公同酌核魯元寵  
徐開禧林增志胡守謙劉正宗為翰林院編修馮之驊梁  
兆陽郭之祥賴垓張居王用予李景濂薛所蘊為簡計仍  
送館教習胡江宋學顯商周初葉高標傅鍾秀李汝傑徐  
擢申嘉言吳守英汪惟效何楷劉會輝楊鎮原房之麒曹  
景參為給事中江學顯周初戶科高標鍾秀汝傑耀禮科  
嘉言守英惟效兵科楷會輝鎮原之麒景參刑科劉昌林  
韶鼎王肇坤韓源制祚永郭鈺劉呈瑞馮晉卿張肯堂辜  
朝薦楊四知徐一範王之晉張瑄王正志郝晉葉初春魏  
士章鄭爾說應喜臣由起鳳歐起鳴陳學伊為試監梁御  
史昌浙江道銘球肇坤源江西道祚永福建道鈺呈瑞湖  
廣道晉卿河南道肯堂山東道朝薦四知一範山西道之  
晉瑄正志陝西道晉初春士章四川道爾說廣東道喜臣  
廣西道起鳳雲南道起鳴學伊南京張學顯吏部考功主  
事李仙鳳兵部職方主事已奉旨劉昌韓源制祚永辜朝  
薦王之晉王正志俱改授給事中  
夜月食  
戊戌宣府撫夷通判顧成淳盜餉遺戍

則自徽隋突入略陽河縣錢泰王祖望游擊唐通兵失利  
黃梅縣諸生瞿罕上考經註解

以南場鄭雅孫等七卷論策多同禪語考官批更妄誕者  
丁進等回奏

已亥停止事例從禮部言許明歲暫行核實不得以三年  
為例

賊犯秦陽

唐子唐王聿鏡奏臣籓廢禮八事俱引會典為言其三曰  
會典王府凡有辭見官員每日早晚俱引見今臣封內如

鄧州知州孫澤威相柏知縣羅子柱內鄉知縣艾毓初鎮

平知縣曹志暉等入城謁道府徑不朝見云云上怒有旨  
地方官特制藐法殊為可惡下禮部將文武大小官朝見

親郡王儀注及與將軍中尉儀賓相見禮并宗室構松家  
人具告等事詳制酌定以便頒示不許徇延孫澤威等俱

落職遠治

辛丑裁烏撒游擊將軍

賊掠漫池縣

壬寅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啟回應朝署司禮監

命內官太監梁洪奏內官太監張應朝協同守備

總督兩廣熊文燾奏道將信賊自臨時文燾令守道洪雲

蒸巡道廉承祖同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

祇教有旨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效命豈有道將登舟

往撫之理明繫死備墮奸尚稱兩道密商全不及知督臣

節制何事所奏蒙濶着巡按御史確覈不許飾報

鳳陽悍民殺皇陵衛指揮侯定國於西關時噴有訛言

癸卯參將馮時早賊敗於隨州賊走應山

甲辰孫顯祖為總兵官鎮守臨洮左先為署都督俞事

總兵官鎮守陝西

乙巳寶授左良玉都督俞事湯九川署都督俞事各廡外

衛試百戶

丙午山永哨兵出塞斬二十六級

丁未左良玉剿宜永山賊於柳泉斬其哨騎遂折而南自

嵩伊犯汝州追斬百三十六級

是月河南都督左良玉軍新 漫池間陳永福軍南陽鄂

地為援而山西陽汾州防河之戍多驚逃自靈丘廣昌徑

走五臺陝西鄜陽俱警云數百艘東下常德而河南為劇

兵部議徵邊兵二萬益新餉二十五萬會合湖廣山西二萬五千人討寇關中

乙亥崇禎八年

正月朔左良玉於汝州南山逐賊斬百七十八級

甲寅兵部職方主事習玉威再劾溫體仁奸狀稟擬請外  
叛兵焚五臺流盜掠沔洋城固南鄭游擊唐通戰沔縣斬  
二百餘級副總兵左光先戰城固斬百四十五級

盜劫固始經歷李氏李任徐州衛營捕盜淮安同知徐

署徐州事釋之李仍擒四十七人斬於穎州道故盜街  
之自固始至關順殺巡檢六十餘人

乙卯承天賊北自葉至鄆城唐縣泌陽遂平上蔡攻汝軍  
息縣及高水

丙辰命乙卯吏部京察

攻息縣賊東及光州光山

丁巳陝西賊自盧氏鞏東屠汜水殺邑官御史禹好善繼  
陷棗陽適知縣基謁投貢士張紹載馬德懋等走梅山

戊午枝縣貢士姜金胤以助守萊城授試中書舍人  
賊至固始又明日城陷

己未洪承疇以河南賊熾率標兵三千赴之而西安賊南  
至盤屋過渭掠西安乾州武安扶風又河南逸賊復入興  
安漢中陷寧羗自沔略陽轉入臨洮鞏昌

唐申谿萬全衛逋租

進姜逢元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建泰黃景昉張維模丘  
瑜為左右諭德

夜賊自固始薄霍丘明日內潰入殺縣丞張有俊教諭倪

可大訓導何炳若

鄆城土寇萬餘人又汾州臨縣彰德林縣各土寇如之焚  
掠四閭兵部議調西兵二萬五千人北兵一萬八千人南

兵二萬一千人更鉄騎二千以張外嘉及 總兵尤世  
威統之真定標兵四五千赴臨洮等處天津兵三千以徐

來朝統之自臨濟寧赴歸德陳州又撤白杆羅網壩兵  
三千譚大考統之由葵門赴鄆陽河南時南北濟師共七

萬餉七十八萬六千金外帑湖廣新餉十三萬四川新餉  
二萬

巡按江西御史梁雲構言流寇去歲至蜀。多山岩而少耕。引而去之。若豫楚則不然。有萬家之鎮。千家之村。無尺垣以自護。也有三里而一莊。有百步而一畦。外無列柳以自樊也。今到處皆為戰場。宜欲遠方之製。村鎮各一堡。莊畦合一堡。聽士民宵禁。有事入堡。萬堡共列。勢聯聲應。將盜賊可自緝矣。時吳姓薦張全昌曹大詔從之。釋伍自効出太原。汝寧賊趙穎州時河南賊分三道趨六安。趙鳳陽趙穎掠濮州。

辛酉巡按四川御史劉宗祥上吏部左侍郎張捷囑託私札命捷回奏宗祥素貪。知京察不免。故先攻捷。有常事者專欲用內等語。意指溫體仁也。宗祥竟上憲。陞江西巡撫。

楊士聰曰。以不易去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為無功。但發人私事。非正人君子事。况即與已之事。予以此逃察。其人不足敬矣。

陝西西陽河戰沒 歐光裕岳宗恒各贈游擊將軍光裕仍世指揮同知宗恒世副千戶

賊陷霍丘殺邑官田光廷。戴廷對貢士王毓貞。壬戌賊陷穎州。知州尹夢鸞捕盜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殺故官兵部尚書張鶴鳴。雲南樞密副使張鶴騰。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導于加。遇官生張大同。貢士郭三傑。白精表。又指揮同知李從師。指揮俞事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麒等。諸生遇害百餘人。鶴鳴萬曆壬辰進士。鶴鳴年八十五。裸曳北門。倒懸之。索貨鶴騰年八十二。編保定真定等府及景陵衛遺租。

癸亥河南賊犯內鄉商南鎮。平浙川鄧州唐縣。南召新野南陽。畿內賊犯邢臺內丘。禮部尚書李康先罷。以摘發武卷蒙狗也。裁遠東團練總兵官。

穎州賊分攻六安壽州。甲子脩南京文廟。

穎賊分犯廬州鳳陽。其趨鳳陽者。掠正陽鎮。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柏來。直走其西。舟費所集也。其趨廬州

者焚定州郭外

丙寅賊陷鳳陽以樹旗進香前騎後步賊大至而無城遂  
清燬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餘間光燭百里殺知府顏  
容暉推官萬文英等府官六人文英子代父死武官四十  
一人士民死者數萬橫屍塞道剖孕婦嬰賊魁掃地王太  
平王餘半向之取種鬻帶者也焚皇陵樓殿為盡松三十  
萬株殺司香太監六十餘人高瑞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  
樹巷戰斬二十七人力竭死衛兵千五百人賊迎呼千歲  
恣掠三日

洪承疇擊賊靈寶斬三百六十五級

丁卯命洪承疇移駐中道提調各兵

廢謝文舉錦衣衛百戶

戊辰別賊攻壽州三日去之乘賊列幟古元真龍皇帝  
已巳鳳陽賊連襲紅心池河二驛在紅心驛掠浙解十萬  
全殺守卒大掠南京兵至賊奔西南定遠焚藕塘距全椒  
十八里曰石碑橋以筵蓐於神祠不利剽掠而去村  
落為墟又大賊西返歸德睢州總兵駱舉駐師紅心驛去  
鳳陽六十里竟不進巡按御史吳振櫻隱敗不以實聞云

二十日賊已抵泗矣不言中都焚燬也

談遷曰國初睿城中都昇墮之者誤也靈秀所鍾不有  
金湯其何以守正德時睿震於流盜教知府劉祥而陳  
寢止恙今聞幽宮之骨不保諸臣忘諱無一以聞其後  
以獲穴為解又因而秘之嗟乎蒙銅之習中外積不可  
解雖主上察亦無如之何矣地脉微泄盤石失圖  
揚一鵬蓋之內豈足食乎  
歸德賊臨河上漸西下寧陵

許朝鮮參貨質售羊後不許攜至次年携參貨者于索值

不遂其欲命留其貨羊於閔外自是貢臣不至

庚午併靈丘廣昌二縣改靈昌州

官兵敗賊於孝感賊過羅山

哨卒出界至五藍把喇素之地揮漢虎墩免慈妻粟二台  
戶同夷日結力麥宰生乞慶宰生台什宰生駐牧約三千  
餘人馬五百有餘台戶以前乞市不許再求款大同內中  
軍孫良弼以聞有旨不得輕信致有疎虞  
辛未洪承疇至潼關  
壬申命總督洪承疇既定即東馳剿寇

蔡百巡樓真定御史吳履中劾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及  
監視內臣等 上切責之

甲戌鳳陽賊折回含山陷巢縣殺知縣嚴秀芳已攻舒城  
知縣遂安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之陷於坑奔潰  
死千人因掠霍山廬江合肥潛山又懷遠臨淮是日圍六  
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突又裸婦女數  
千置於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河南賊遇尉氏  
乙亥議湖廣加派

丙子賊犯碭山樂卻之  
出帑金二十萬勸餉貯開封為會兵適中地出太僕寺  
金十萬輸西安又本省餉十萬其湖廣餉十九萬浙鎮算  
等兵四川留四萬金又鹽課二十萬貯淮揚防寇進初兵  
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共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  
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草三升銀二分計  
五閱月約十一萬金各官庫共六千餘金請發帑金三十  
萬  
夫科左給事中阮震亨言宗藩事例務祈一體申飭故我

太祖重定祖訓錄頒賜諸王之法行之其說有三或重  
一以其永守或恭酌以明其辨或從飭以著其防 上以

祖訓足即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  
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秩其陞轉如常選法  
丁丑河南賊陷蒙陽汜水浙南偏鳳泗先是總兵鄧玘敗  
賊於裕州之博望斬三百五十八級  
巢縣賊陷廬江  
總督兩廣熊文煥戴罪自効  
戊寅吏部都察院內計京官

賊自舒城縣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陷之  
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右都御史范景文主南計  
吏部考功郎中徐石麒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日至二月終未賊至華陰渭南臨潼藍田長安咸寧鄠  
縣  
己卯黃梅賊陷  
賊攻無為州桐城距之七十里饑民洶思送入掠宿松  
蓋潛山太湖宿松俱無城  
洪承疇抵河南府時南陽及盧氏嵩縣等盜知承疇至又



入潼關渭華南山及商雒間承疇遣副總兵來胤昌以千  
二百人往戍西安又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  
徑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西道御史王肇道言明年二月四日 皇太子千  
秋節外官俱進筵稱賀宜京官宴然於私邸乎請是日出  
御大華殿受朝賀至於出閣講學命禮部擇吉從事報可  
叅將馮時早戰敗於黃安副總兵雷應乾指揮馬如龍死  
之

辛巳總兵陳永福戰新鄭左良玉戰密縣之東蘆村並大  
敗之時河南賊自杞自許襄也新鄭密縣山中東蘆村至  
大隗村連營二十五里蓋密在層山中易出沒嗣後土寇  
蜂起無歲不擾又賊犯新蔡沈丘商城

是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丁進除名  
全登為山東驛傳道僉事

二月午朔科道拾遺南京兵刑部尚書呂維祺姚士慎詹事  
胡尚英勒欽仕禮部尚書曾茂柳刑部左侍郎陳以聞右  
通政楊廷烈削籍

賊攻廬州

賊攻桐城不利梁帥張天琳東出統城呼降游擊潘 射  
中其腰夜走潛山

蕭錫賊攻永城

趣洪承疇入河南督剿

癸未左良玉於汝州擊賊斬一百十五級

賊陷潛山募縣官千金得之斫不死邑多山民習獵以藥  
弩寓弓散賊遂西向麻城

甲申陳光裕守備南京兼中軍都督府事

乙酉英山賊萬餘人陷羅田縣殺署印官梁志仁教諭吳

鳳來訓導度大受典史平思仁

范邦雄為總兵官鎮守貴州兼督平清等衛

賊至太湖縣城東大濠知縣金應元據之以守奸人導賊  
渡河執知縣斫之未珠自經

命總兵曹文詔剿魁陳翹

丙戌賊陷太湖縣攻桐城掠舟望江

河南賊走夏邑歸德陷新蔡執知縣王信昇殺之

吏部左侍郎張復回奏引罪

丁亥<sup>初</sup>李肇坤言近日驍兵之害乞許洪承疇便宜行事凡

鎮將以下等官不遵節制逗留怯避泄軍機掠子女沒良

冒功縱罪出入者即軍前正法從之

洪承疇擊賊於睢州斬六百十三級

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張國維移鎮安慶

賊至宿松署縣通判 遣民迎賊仍殺掠

時湖廣兵抵賊仍走太湖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以南

陽則遇應山隨州棗陽以汝寧則入麻城黃州而鳳穎之

賊入英山霍山蘄州黃梅潛山廣濟黃陂以及黃州皆援

鎮軍茅岡兵二千餘人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餘人先後

至俱分戍大都重在護顯陵既中都焚焚諸路官兵並馳

赴而嵩盧氏靈寶陝鄧浙川諸寇亦通潼關雒南者又折

入秦中雒南賊約六七萬人咸陽長安盤屋等縣並遭蹂

躪有大向管屯涇陽且北渡渭河圍興平及醴泉富平臨

潼高陵咸陽涇陽又平涼慶陽之賊果突三水淳化出耀

州富平蒲城志剽掠其河南賊馬守應張獻忠等續過商

州至於秦川商雒界秦豫又南接鄧襄山谷亘數百里其

山西寇則垣曲岳陽翼城臨汾沁源等縣並野掠而土寇

助之

戊子例轉翰林院吳廷藩為山東濟寧道參議戶科給事

中呂黃鍾朱文煥為山東江西右參議御史劉士貞為廣

東參政李宗著為湖廣副使梁炳趙振業為山西四川右

參議吏部郎中何應魁為福建副使

命張孫加同尤世威自徐淮援鳳陽又楊御蕃以山東千

五百人往護皇陵劉澤清以千人防曹濮

溫體仁揭今逮至滋陽知縣成德刊揭云二月間曾參臣

且於通政司而其所指之人之事與臣無涉謹進原揭隨

席某待罪

已丑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進儀注命攷累朝出閣年數

并典制以聞

庚寅徐石麒為南京尚書司卿

命被寇州縣免崇禎七年六年通租和滁含山全椒量蠲

仍折八年見征十之五六

辛卯故 劉應選予祭葬

壬辰張其威率官兵救宿松賊伏敗走連戰把總包文

連項鼎鑄朱士胤俱汝吳志勳力開被四十餘人賊引去

太監張與憲乞遣官惟新貨二鈞有旨第責成各撫按

諭通政司母留居章奏即冗長令刪進

御史魏士章請城荆州沙市下部議

內卿賦以盧氏官兵間通掠嵩伊陽守備周爾敏戰盧氏之灣川敗之

命金華紹興衛徽及廣德南糧俱解本色毋折

癸巳上宜御經建傳免時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聞

蘭州諸生練一魁云建文忠臣練子寧之裔乞釋軍籍禮部核其非是下許

甲午速治總漕督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

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楊一鵬巡撫御史吳振纓守陵

太監楊澤其總漕事劉榮嗣暫攝刺寇事大典代之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劉漢儒奏川貴爭界氏功遵旨回

奏當概紅壩之捷川人乘賊醉飽而殲之曰初九日申刻

安邦彥陣斬貴人曰初十日巳刻斬於紅土川及樓紅土

川去桃紅壩峻嶺荒岬非平日可到塘報何緩之十數日

也按臣劉宗祥直斷之曰此千古不易之要案詳哉言之矣

京察拾遺工部主事譚貞默李日滋刑籍侍郎李明睿

莊應會免

乙未未大典改戶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漕運巡

撫鳳陽兼海理防同洪承疇協剿

賊犯德安

予故南京工部右侍郎祝以勳祭葬

岷王企鰲和陽王禮淳交惡互訐奏巡撫湖廣唐暉以聞

蓋岷王未繫之先和陽王獨違衆議不保及位定岷王不

能忘情寶慶知府李吳滋力為講釋因選妻楊氏岷王恨

冤和陽王疑有謀求之意於元夜微服出城潛入武昌堅

不欲歸引刀以誓

丙申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璐上言

至如今日震及祖陵國家大辱可謂極矣誠陛下卧

薪嘗胆之時諸臣噉齒透參之日也但臣區區之見尚有

深憂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響應

必多又疑有通蕩魁點之徒竄為謀主翼虎放德實類日

繁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既惟孱弱多驕暴在道則虐騷掠

同舟又慮參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在庭之謀率

循庸影又非有握本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大定臣實

未見其端也若 陛下求其本謀投其勝氣願首張羅已  
 之詔頃者云皇陵罹變朕實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  
 泪下以 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為諸臣引愆即  
 此一言盈寸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三降明  
 詔痛切撫恤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馬唐德  
 宗中主與元一詔雖狂悖悍徒無不感泣坐平大難何況  
 今時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  
 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願亦未  
 敢容易與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  
 悉與蠲除斷自六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濬之卿  
 量以九分為率又東南本色雜糧糧累無紀今際工供軍  
 需萬難更議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  
 物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此二者於下誠  
 益於上則亦未之損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蠲因  
 而彼縮舍舊則必謀新計在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百  
 姓則以此現惠稍帖頭緒稍清且夫無甚畏即不廢追呼  
 亦豈必無孔道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京師百貨  
 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內庫陳之積可無朽棄而聞

聞則由此解納無煩駁換無累且法非甚害即少加餘費  
 亦非必有多取為虐之嫌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  
 二議者今於弊而速追數十年之勇糾章一工如行大疫  
 藤纏蔓引延結不休振眩而旁及數千里之人却大一下  
 如捕及虜馬涕淚飄冤號四徹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輩  
 衣食粗給之家苟一聞族屬親知呈於大網雖無魁至亦  
 每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 陛下者乎今  
 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速追贓但嚴本犯勿聽板索滌  
 性慈來垂為厲禁庶幾逸穢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  
 鹿不興懼於庖厨苟是教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  
 賦氣自奪賊黨心携及今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地非兵  
 無民非賊農桑解業商旅絕行刀劍多於犢牛斤陌決為  
 戰場 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隣國之區三尺難峻  
 亦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為珍賊  
 之謀即使韓白復生良王復起不能為臣此說 上大是  
 之俱下部劄奏

鄭府輔國將軍常潔勳東垣王蓋鄭端清世子載堉之嫡  
 次孫也載堉子二甥錫錡欽而常潔助錡欽子載堉據國

并錫以世孫終仍給郡祿喪亡子於及常潔紹封

丁酉總兵鄧玘追斬蔡賊於羅山斬四百二十二級

賊犯應山施南兵斬三百有奇

命駙馬都尉王昂祭告恭慰皇陵

工部主事鄭爾說上言脩省之實刑獄得毋太盛與賦役

得毋太繁與權折得毋太甚與鼓舞或末盡神與言路或

未盡暢與其勞得毋過用與 上責其輕率

戊戌賊犯南召縣

已亥命百官修省

唐子御史鄧弘言治亂根原間不容髮試思今日之人心

何如哉夷狄虐而叛人助之寇盜虐而容兵助之水旱虐

而培危吏助之時而搜括時而設處更為節尚更為捐助

皇上或謂潤索脂膏之美而不知皆敲骨吸髓以盡人

之財者也九厘三厘類加豫徵帶徵并累錫罰百常開復

考選百辦催科 皇上或謂好義急公之效而不知折駭

易子以盡人之力者也有循名刻實矯輕解重者如裁

置郵而勞可息罷駕焉而收可求乎重將權而不蔽失律

乎遣軍容而不防掣肘乎告密漸開而故不事失不事何

居子獄獄厚取而 辟弗辟省弗省 何居乎藩體宜崇

而舉動可旁操威損甚焉而稅亦可重困乎集旅酬庸之

殊格不可懸以策勳乎冬官樂贏之功築不以停以諸賦

乎請按崇初七年以前官民贓犯之等差一切平反之大

臣持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今昔之通患也願報鐸無虛

懸祖禹梅州不返其世衛志以沒今昔所同痛也願請籍

無永銅 上是之

辛丑命殉節士民婦女分建兩坊各列名旌表舉貢量贈

一街以示風勵初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請旌建難士民婦

女內云如舉貢死難按會典並無卹例然名既登於天府

卹獨後於流官赫、九原未免抱恨伏按近例武舉李調

禦賊捐軀已蒙聖恩贈都司會書文武一體武舉既贈大

舉及貢生死難亦同似難獨遺合咨吏部擬贈一街以慰

幽魂從之贈時新城貢士王與發張儼然俱死平知縣山

東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俱順天教授

左良玉敗賊南陽城下走東南山中丁未追及於鎮平斬

三十七級

云賈張時傑為總兵官鎮守山海關

刑部主事明江論溫體仁誤國錫一級

賊攻廬州初廬人金國光等六人論死或導賊自固始霍

丘六婁寓園光家至是知府吳大樸斬國光等擲首城下

副總兵馬煥守備駱舉兵至賊遁

癸卯諭祭改 祭國炳

乙巳 上親祭告祀廟寢廟以 仁宗昭皇帝祀在廟也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言太廟行禮始有陪祀若祧廟二廟

向無陪祀之例今脩省祭告奉明旨陪祀官通行懲飭或

遵舊例衆官不與陪祀即行欽遣各官并各執事官俱易

素服略違懲飭有旨祭告不必陪祀其欽遣及各執事官

素服懲飭

丙午陳子壯等議寬恤實政曰蠲租曰清獄曰束兵曰恤

宗曰宥罪曰豁賦曰使過曰改折曰寬驛曰省工曰旌叙

曰事例 工從之惟事例不開

丁未吏科左給事中阮震亨言宗藩事務祈一體申飭故

我 太祖重足祖訓錄行之其說有三或畫一以永其守

或恭酌以明其辨或懲飭以著其防

已酉御史王肇坤言脩省實者崇政體宥往誤廣薦舉恤

民命寬物力報可

建 四萬號十萬自滎陽西趨河套收掠漢餘部

庚戌懿妃傅氏弟國柱加署都指揮使

予故陝西固原道參政陸夢龍祭墓又諭祭石崇德智奇

勳

威縣怪風晝晦

是月洪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荊門達州與鄧襄漢中與

平復進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與河南、陽拔進鄧撫

移駐鄧襄間總漕督臣移駐穎毫與汝寧歸德近山東撫

臣移曹濮沂州間與江北河南近近山西撫臣移平陽蒲

州間與靈寶陝州撥近陝西撫臣移商州併調度與安漢

中河南撫臣移汝陽南陽河南間保足撫臣移 總兵移

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唐王棗鍵言攢衛千二百人正統末奉詔勤王第平後改

為省班之役今地當盜衝乞還班軍六百人回府 上謂

先朝必有故下部彙之

三朝亥朔大霾晦 壬子贈王稚量戶部左侍郎

癸丑援勦總兵左良玉戰鎮平斬二百二十二級俘二十四人

雲南游擊秋葵明以赴援十八寨遷延失陷成邊賊陷麻城

甲寅以天變諭修省

總督宣大楊嗣昌報吟部市馬一千五百三十三匹

桐城圍解賊夫潛山太湖潛山知縣趙士彥拒之傷馬

乙卯山西靈丘王府廷周廷埏廷起充煖有罪廢為庶人

吏部尚書謝陞考滿進太子少保

丙辰改總兵楊正考太子少傅世襲本衛指揮同知

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戊午賊掠團風鎮圍岐亭

己未予故太子少保右都督寧夏總兵官馬世龍祭葬贈太子太保

左良玉於唐縣東四十里擊斬二百四十一級俘二十八

庚申總兵許成名夜攻賊營斬四十六級

斬黃間大盜從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修八尺

黃袍圍王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衆十二年陷十州縣新姻九十有七其子日啖人心數枚身目髮皆紅

先是江北安慶賊奔斬黃總督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

江北也令總兵鄧玘副總兵尤程文振之令總兵曹文詔

邀於光山應隨問又副總兵習人龍劉成功移鳳陽之戍

分駐信陽必防恐其入豫也是日賊入襄陽之雙溝鎮欲

寇樊城會兩唐白二河溢阻渡從松林寺窺郢中總兵許

成名避之不前

諭禮部以唐王韋鏗申飭各官昭會典行事聞載甚明近

來通不遵依甚至郡王具呈親王投揭撫按司道公然收

受特制藐法莫此為甚爾部既詳查典制併議中尉儀屬

與文武品官相見禮勒為成書頒示遵守

壬戌賊犯陽邏峽

總督宣大楊嗣昌請改立四協分亮一路有警應援拱之

賊陷寧羗縣

甲子安縣知縣鍾士章以倉虐遣戍

雲南游擊楊思前守彌勒州陷賊成邊

丙寅建二千餘騎犯宣府水泉口

丁卯大同新平堡地震有聲

庚午總兵官張全昌擊魯山等賊斬四百三級

壬申賊掠乾州醴泉官兵擊斬一百七級

甲戌夜昌平地震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子汴太子太保

工科給事中傅朝祐工言十二事

乙亥報虎墩兔愁事、台戶部夷三千餘人通建、謀

犯張家口時虎墩兔愁死先諸部皆在遠西領賞丁卯戊

辰西徙部衆敗敵子幼

樂平知縣王從誨失事戍邊

丙子唐王聿鍵論右長史賀懋昭長揖 沈應化直入

中門南陽知府陳振豪推官吳中銓南陽典史陳應魁理

責職官命各奪職逮右長史賀懋昭及南陽知府陳振豪

下刑部

免王官考察

薊鎮屬夷明暗等台吉駐牧近塞乞賞

禮部奏朝鮮使回市貨共一百六十四畧前議每人不踰

四畧今彼來參買多而六年代買入有故事許之

賊犯應山隨州是日總兵鄧元為叛卒殺於樊城元素無

紀律所領男兵好淫掠俄騎營敗元避棧墜火死舉營北

竄惟步卒未動仍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領之初吏科給

事中周純修嘗糾元巡撫山西御史余斌奉命按其命云

副總兵湯九川入河南携婦女六百餘人車百餘輛驛驂

已甚下九川等訊

戊寅曹文詔擊隨州賊斬二百八十四級獲九人賊自應

隨出沁陽劉成功擊斬一百四十有奇守備周爾敬擊賊

伊陽再捷共斬四百五十三級

陝西官兵擊乾州賊斬一百三十二級擒渠帥新來虎

是月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 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

二千發餉九十三萬從七萬二千之名實不過五萬且分

之各處鳳陽焚劫四日而馬嘯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鄆元

來頑毫無慮之賊逆旅而北元世威等信尚者然曹文詔

至豫無日惟賀人龍等過尉氏以縣令開門城焚其闕

廂縣令餽數百金而去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軍櫛也

總兵尤弘勳擊賊靜樂斬三百十二級

四期辰朔慶賊西走英山六安斬首



豐潤諸生董世捐助加本府教諭銜

辛巳戶部言崇禎八年新餉除蠲荒外約解部六百八十餘萬歲出天七百八十六萬額少七十餘萬

甲申陝西總兵孫顯祖擊賊於秦皇王陽川斬一百六十五級

乙酉援剿總兵官曹文詔追賊於商州初洪承疇囑文詔寇必走商州宜自新安宜陽漫池扼之也果屯商州城外

二十里文詔逐之金嶺川賊據山以千騎逆我戰酣恭將曹變蛟力關各營夾擊卻之斬九十九級獲十九人時承

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入秦也令張應昌左程大自鄖陽循路征鳳縣兩當徽州略陽之賊轉赴興安漢中以會總兵

左光先游擊趙光遠等承疇自率賈人龍劉成功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

丙戌詔大赦 果裕榮莖 予改

丁亥總督兩廣熊文燾奏福建游擊蕭芝龍合我兵擊劉香於田尾遠洋香背兵備道洪雲蒸出紅止兵雲蒸大呼

曰我天死報國臣孽母失遂過官者勢威自焚為巡道廉

承祖恭將夏之木張一傑得脫

戊子諭吏部進士須明習政務講究律例不許曠玩堂上官仍嚴考其二三甲既有資格常作何選拔查奏

趙世臣下獄前援鳳陽不即進 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百八十九萬六千六百餘金命趣之

烏撒鎮雄土官爭襲 賊掠平涼慶陽

辛卯進士朱寶符賜名 蜀府宗貢生并朱鈺

壬辰軍夏總兵官祖大弼赴鎮經高陵巡按御史傅永淳請留之同張全昌剿賊涇陽

癸巳中南京各衙門濫私罰之禁

丙申魁萬餘自肅州金里池溝距蘭州四十里焚先肅王墓殿會兩僅存其廡明日掠東岡鎮距城二十里過皋蘭山至河干鎮水磨溝

丁酉官兵自興平抵乾州之楊河鎮擊賊敗之斬一蟒甲者云李自成之弟過天星也

予改禮部尚書薛三省崇莖

保長殉難 閩生斗贈太僕寺少卿齋子入國子監

復李師聖張文魁原官仍贈光祿寺署正國子學錄王本

立贈大興主簿

壬寅免掖縣平度田租

乙巳忠州知州馬易從會溪戎邊

右春坊右庶子蔣德環鑄三級

丙午盧氏巡檢姜從龍贈大興主簿

洪承疇次靈寶曹文詔自南陽至報商雒為賊數漢中與

平其寄徑也入潼關恐後於是以大詔兵出關緝其擄商

雒仍自山陽鎮安洵陽馳與漢中遇其奔軼

丁未建一犯馬營堡猶見峪雲州舊站青泉堡

設延慶州守備增戍三百

議水西疆界

戊申前總兵許世臣上車戰圖

巡撫湖廣右都御史唐暉免

已酉洪承疇至潼關賊方掠涇陽

故太監劉若愚論辟

是月禮部著部事右侍郎陳子壯議板貢如御試須實庫

生取甲科推官知縣同考送學臣總裁從之

故總督陳奇瑜至獄前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官孫鵬

等俱除名同奇瑜遣戍

五月戊朔辛亥諭戶部條議援納有旨停止原為吏塗紛雜

名器混淆今所議殊悉且於銓法無礙姑暫開以濟亟需

癸丑洪承疇次高陵南二十里寇走醴泉與平承疇夜渡

河

巴州知州楊文明和州同知鄭毓秀俱禁虐戍邊

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誘我大詔擊敗之張全昌

自咸陽出與平之東明日南山夫狃一等距我營五十里

我次夏杏村買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

擊王永輝往東南過其北走張全昌至涇陽解醴泉之圍

斬二百六十四級夕聞死賊連夜渡渭河走郿縣洪承疇

恐其東奔即舉兵渡河

丙辰洪承疇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

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是日承疇至盤屋聞寇在扶

風之新集鎮尋走教坊塘河

丁巳官兵至郿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等擊斬一百九

十三級自是商維之冠逃終南山中餘冠而奔興平  
總兵秦翼明自鳳翔至襄陽又屯兵新兵各五百人石碓  
兵六百人分戍郿西上津蓋冬春之間冠奔豫奔楚奔江  
北其勢多而且散今冠萃於秦之西毋鳳翔平涼固原力  
易專也然可由棧道蔽階以入漢南其商維鎮山可出內  
鄉浙川郿西上津以入襄郿  
辛酉零三千騎入渾源州殺梁之孟於車厥村  
武英殿中書舍人謝辰以潛回削籍  
丁卯速東總兵官祖大壽間建五六千騎屯九華山即  
率兵至吳錦廟迎戰卻之  
乙亥大學士吳宗達致仕  
丁丑贈殉寇貢士李讓吳之秀賈熾張慶雲各宛平知縣  
貢生張茂貞張茂恂各順天教授復范祀原官仍贈松江  
府經歷尚朝舉贈商丘至簿  
六 明卯朔予故守備江勝龍祭墓立祠  
孫顏三衛長昂等三十六家至會州楊樹川執哨總陳尚  
義求款  
流寇迫維南圍次老營

壬午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玄默削籍仍下法司  
兵科給事中宋學顯道御史張縉曾各劾大學士溫  
體仁貪擅并及王應龍以先是楊一鵬謀移鎮應龍擬旨  
不必移鎮故學顯劾之  
先是刑科給事中何楷言輔臣王應龍私於楊一鵬自認  
比之名非比之實誤之罪非故之罪然就應龍原疏敢辭  
比之實故之罪乎首輔溫體仁疏辨恨與吳振總為戚且  
云往時撫按逮問必奉改票而後敢投試思皇陵異變體  
仁何不以此速治請而徒以拘刑藉口也事屬已往臣無項  
贅疏上者有可異者二事舊例既非發抄外無由知非奉  
旨則即抄不傳臣初十日具疏原不送閣揭十四日始奉  
旨而體仁於十五日疏辨則奉旨後也若應龍於十三日  
擬臣疏語先奏辨時旨在下應龍在外定何由而知自非  
有人往來密偵其能漏禁中語乎此臣之未解一也舊例  
奉旨下各衙門必由六科看詳抄發如六科官上章得旨  
必傳本科官親至會極門接奉或密封亦必傳科官赴門  
恭接填職名簿上存押臣疏十四日奉旨臣同官李汝欒  
在科不見傳及查簿則錦衣衛旗役送到云五日百戶趙

先修甯既送錦衣衛堂上聞北臣不勝驕悍若然則跪者  
不由科抄而傳各衙門之疏可別衙門冒接逐日散本之  
制壞矣果容有傳奉令其徑送宜明說以杜矯託此臣之  
未解二也於是溫體仁王應熊各疏辨

丙戌禮部議王府官考察聽王自分別移諭各藩知之  
監視茶馬太監李奇懋奏去年八月安定馬匹掠盡

丁亥故都指揮高明臣楊守明各贈游擊將軍俱陰德敗  
沒

建、屯陽驛

戊子西、四五萬騎出套屯花馬池與武營分三千騎掠

鹽池韋州下馬関

六安州司知路之秦俞虐戍邊

李國樞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己丑陝西官兵擊賊於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參  
將王 登高山明日被砲攻又見執

庚寅建、小慈收插漢虎墩克慈妻及陝西土霸土囊等

部約萬餘人東行其精騎仍留黃河東岸自趨朔州犯平

遠路鉄山堡

丙、犯大同之巡惠鎮胡堡

錦衣衛指揮使王世或落職以訊楊一鵬遊緩也

予故遠東總兵官太傅寧遠伯李成梁崇禎禮部著部事

右侍郎陳子壯言成梁除本爵襲贈移吏部查例議復外

竊念成梁馳驅疆場者四十餘載先後血戰斬敵首功一

萬五千三百餘級拓地百七餘里至於繫連犯亥城阿台

擒王果皆名渠雄長一時威震恒赫寧震天落即古稱衝

霍之功何以加焉據科臣宋一韓疏恭撫鎮到地媚、大

抵謂寬奠六堡生聚開墾已十餘年後回戎心巨測爭擾

時起撫鎮屢開邊釁銳意招撫將種地之家概作逃民迫

遷故土以致六堡脫科臣亦知寬奠六堡為成梁所開

拓矣其拓其棄生無根因臣愚為此一節不敢執一面之

詞願備稽訪亦密聞遠東寬奠邊外百餘里地名張其哈

喇海子乃華夷接壤一舉膏腴時邊地稍寧漢人往、出

塞掘參生聚日繁輸稅於建州建州亦除其利成梁再鎮

遠東恐奸徒勾引為山西板升之續遣參將韓宗功收回

漢人皆安土重遷遂縱火焚其廬舍催督過峻值春冰未

泮人渡冰裂溺死甚衆南人吳大受有愛婿亦溺其中深

意宗功以及成梁乃為樂地之說編布都下科臣風聞入  
告惜哉御史能廷稱之勘疏留中遂致集精湮沒是非異  
同無從証據然考萬曆之年神機隔運而武功迭奏惟  
御將之得其道也成梁年老亡骸骨始終思待自丁巳建  
州發難在科於十餘年後盡抹殺其生平血戰拓地擒王  
之功似非通論古有千金市駿骨如此勲伐其骨雖槁其  
氣猶騰若出自恩命全給祭葬則所以作氣而招良者又  
可勝道哉 上從之

兵部覆洪承疇以建、突入河套另設提督料理三邊王  
承恩吳三桂祖大弼三方聲擊延經寧夏二撫設伏 上  
從之

壬辰建、趙陽和恭將丁奎光值之把總趙科敗沒趙神  
池距代州十里踰忻州不攻而去  
乙未順義縣地震

建京山知縣李春華以禁甚  
前刑科給事中李汝燦言天暑乞寬繫囚胡澥等不許奪  
係三月  
丙申建、自黑河欲犯太原回聞

丁酉建、陝西御史傅永淳劾巡撫李喬庸懦玩寇命免  
官議罪

叙太原戰功進祖大壽太子少師祖大樂右都督餘陞賞  
有差

戊戌珠故總督尚書楊一鵬其巡撫御史吳振鐸論死初  
刑部郎中紀克家引盜陵樹律論一鵬一鵬誅歎曰克家  
畫見之於暑遂作地不三日卒

己亥建、攻忻州定襄  
先是 科給事中何楷論王應熊旨未下應熊奏辨 上

以泄旨詰應熊家人王心良擅入閣禁逮五日中書舍人  
劉天錫沈庭松郭時泰王鍾雁郭忠隆張始音李蔚起吳  
彥明等七人各下獄降二級直事如故仍戒縱入私窺章  
奏者蓋何吾騶不滿應熊思傾之錢士升力刺其間

庚子建、掠五臺  
壬寅官兵值建、於定襄失利

甲辰閣臣請開通州河濟運自通州至大通橋四十里歷  
五壩俱從舟每石費若干自大通橋入齊化門車運三里  
而費與四十里等比三里河形雖具未深廣如汶之仍設

二開移提督於大通橋主事公署於齊化門外見勇萬結而歲省軍費多矣。上從之戶部覆允已以形家言止蓋忌者陰阻之也

七五

乙巳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王錫命故寧州敗城陷

丙午 上御門召廷臣於階旁列几研諭廷臣才品朕未偏知今試栗擬一跪閣臣尚書立階上餘分班試階下中官奉跪各分一帙并二小東傳諭將跪栗擬書於東上一藁一騰九卿詹翰各擬進次日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儀馮之騏張元佐張盾下吏部錄其

崇禎八年九年

年貌履歷上之并推在籍諸臣堪任閭閻者

陝西援剿總兵官曹文詔至婆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是月安慶大水

國權

監官談遠孺木著

乙亥崇禎八年

七月朔山西臨縣大水雹三日積二尺餘大如鷄卵傷稼

諭禮部考察貢士優劣

庚戌總督倉場戶部侍郎程柱劾罷

故 龍圖光贈都指揮金書

辛亥平谷遵化蝗

建 出宣府境

南陽知縣蔣惟芬密許唐王下獄擬成不允

吏部上九臣年貌履歷又會推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禮

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

壬子宋裕德別清平伯

靜樂陽曲地震丁巳又震

癸丑琉球入貢

甲寅命召在籍三臣

乙卯叙鵬剿巴香巴香功贈故貴州總兵王國棟太子少

保餘陞賞有差

丙辰命求故都督戚繼光之後止一子無孫

故隴州知州胡爾純子宗環入國子監

戊午工部右侍郎李過知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庚申陝西寇奔清四出

辛酉工部侍郎程紹欽仕

壬戌遼東寧遠衛中左所井鳴沸三日不絕

癸亥寇陷澄城縣知縣毛昂霄他出

青山西總兵尤弘勳逗怯縱寇

甲子 工作小學新序

癸酉巡按湖廣御史余應桂言有司私派之官 工是之

下部重處

禮部前議王官考察命仍遵祖制其屬官賢否具聽王分

別自奏文移即用欽依不許用知會等字至撫按三司亦

必先啟王

命取除慶四年大學士高拱違才疏

命今後紳會科場珠墨詳列考官職名便覈

大同總兵官王樸援山西

甲戌少詹事文震孟刑部右侍郎孫士發為禮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震孟引疾不預票擬蓋特簡  
也溫體仁揭薦陳子壯蔡奕琛

丙子召廷臣於中左門除正堂不考餘皆試時改選才論  
又出各疏命翰林官票工

甘學淵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諭戶部運糧用車戶何又僉派紛擾其更議濟運長民之  
策

兵部考選軍政

河南蝗

田惟嘉孔自運為吏部左右侍郎倪元璐為國子祭酒張  
四知為南京國子祭酒

戊寅朔

辛巳議城鳳陽命科給事中林正亨同欽天監官戴國  
往鳳陽會南京科部視地相度

壬午總督漕運劉崇嗣以駁馬湖淤運請稅黃河自宿遷  
至德州開河注之計二百餘里估費五十萬上切責之  
以修工未半取請勘銷清決日久何虛糜十萬金錢也

癸未南京左春坊左 王鐸署翰林院事

屈可伸許士柔為左春坊左 閃仲儼劉若寧為右春  
坊右 黃景昉丘瑜閃仲儼直日講

總兵官董用文核保順

甲申調王承恩兵五千甘肅軍兵五千鎮寧兵五千馳  
赴聽洪承疇度調

山東援剿副總兵劉澤清改延綏東路

命科部各官分地督運俟太監張彝憲之言  
丙戌命謚理學遊國諸臣

張鏡心為南京光祿寺卿

戶部議江兩大水乞改折不許命撫按加意軫卹  
丁亥出太僕寺金三萬給總督洪承疇備犒

子故 李應星祭墓

庚寅諭工部省直應解軍器庫項式未遵茲特頒予工部  
庫各存其一餘分頒省直做造自九年為始

乙未南京 道御史郭維經言元兇漏網國法宜平宜  
正溫體仁之罪奪俸二月

丁酉商維冠盡入河南犯查氏



戊戌魁六十餘騎自武安塔徑趨遼州火日又數百騎  
知縣寇遵典不以聞青塔距縣百餘里

已亥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胡江以撤稅監因次溫體仁充  
帝罷 上怒下獄削籍

癸卯命董用文赴彰德夾剿

巡撫盧象升進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理五標河  
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洪承疇剿西北寇象升剿東  
南如魁入秦象升進兵合擊其監軍道河南戴良湖廣  
苗昨土南直史可法各徃來并催運各營糧餉

甲辰梁廷棟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宣  
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

乙巳夜祁陽王火府撫按議分城各居命徙於鄰縣

丙午諭致治民全在撫按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  
肅年來推陞撫道內地競管邊徼規避或其老耄庸腐又  
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後吏部務在詳核  
見在撫道不堪者科道直料按 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  
着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  
論科第貢監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官各舉州縣

官一人亡拘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生其議  
始吏部呂大器

張自烈曰進士舉貢監生中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可  
任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  
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  
專屬之監吏士民吾未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  
有不知進士科貢其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其具  
堪任州縣者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  
貢監吏士民其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其堪任  
知府者然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  
及撫按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吾又不敢信也夫  
取人必因其才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  
士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  
任知府者舉主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科貢  
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  
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賢必隨所知  
不宜拘以第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舉堪任知府五  
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科道撫按實知

其堪任州縣以不常舉堪任州縣而棄之矣棄則文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吾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

命廷臣脩省祈雨郊壇

丁未王業浩改刑部右侍郎蔡國用為工部右侍郎周鼎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李玄杜三策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諭兵部流賊自杞陝豫直南一帶俱用防扼南京武備久弛着范景文同內北守備並行整飭

九月戊戌 科給事中葛應斗成邊

遠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黃水濟宿遷德州之運既鑿俱黃河故道朝河暮河不可以再今歲駱馬湖適平漕者入加不可新河榮嗣自往嗣之人而甚艱於是南京刑科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中河工部郎中胡璉坐贓多論死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人願惜之  
加祖寬援剿總兵聽征  
備將牛維極成邊

壬子涿州左右翼管委官廳得切等二千餘騎過南閘夜

夷兵逃十之一

甲寅援西遼兵五六百人以關餉自昌平逃鄉間

丙辰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大學陵夷原其所繇惟以納粟納舉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皆入矣既不復得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錄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於拾大科學於成均咨行考大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為期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歷今既取其皆

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懼皆畏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為二十四月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計留之三也故援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發耳遭逢 陛下力更獎令與才振德千古一時宜先定規模盡於八議一分合流品貢選撥納剋然兩塗請以貢選為正流撥納為閏流貢選教成不限撥期惟積分數滿為率援納則依原足撥限期滿為率所謂分也援納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嚴加選選拔其尤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惟改流其法二十

取一又懸貢選之不率者選處開流過考考科試則兩流不分所謂命也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自廣業堂進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五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判文理俱優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積至十分為及格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坐監讀書其復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選板請旨同貢選積分次亦以貢選之教一之惟不輕改流不程分數又次必使講讀律令精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倅蟻蝻亦可而增議慎選六堂六堂分司教鐸請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一品端學正一博物多聞一考成拘方一慷慨特達才地偏平則咨却詞改不肖失業即應時糾糾稱職必久任久任必優擢又助教以下同博士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議崇尚經學 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層見輩起聞萊陽諸生趙金鼎年十一通貫五經又聞有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壁觀虎闈之外且今各處有司不拘原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者悉詳撫按送部廷試終雍肄業又小學頒行并宜令諸生善治春秋一法也議中闈文體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

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殊與成體等議分別選格錄積分出身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皆錄吏部詳、勿、一日之試而足今以太學錄、兩、歲月之驗而分非使官也議召試簡校今教法盡復果有殊異卓絕特奏候御便殿召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破格擢授百即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並罰議清英歷事積分歷事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寫本雜役又復開賸歷之例聽覓替身豈養士之意今諸歷事無分正雜凡當咨撥一照各衙門分派以本監考第為期之多寡上等三月中等六月下九月教之政事一切賸寫撰差悉為並免滿日考其勤惰開教吏部凡斯一議臣所為規模之大者悉本 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疏工下部覆行其召試簡校俟後命 楊御著為鳳陽總兵官專獲陵後 戊午錦衣衛王世或除名 庚申錄囚四百二十八人張我精吳振總論決 辛酉王道直為南京右副都御史提操督江

壬戌論南京操江御史王道直曰南都武備廢弛已久賊  
艇朽壞器械鎗純兵多虛冒沿江上下遼瀾奸兇易生爾  
到彼會同操臣李弘濟及內外守備戶兵二部互相商確  
各期振作向來南官但養資俸今須實心立事大破情面  
以副委任又南方最苦盜詞牽累亟宜治刁息訟以安民  
心已經白諭惟恐遺忘特再申明勿得泛視

癸亥郭建邦為南京通政司右參議

提督太和山太監馬應辰疾免

布衣魏文奎上寶測新曆

海盜劉香舉眾六十餘人至黃華降於溫慶恭將 部

屬又千餘人

乙丑錦衣衛進活輪戰車式

己巳薛國親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工撤膳費萬五千金并各宮一萬八百金助陵工

故 密濟民吳鳳來贈國子助教虛大受贈學錄

何承光贈夔州知府 梁志仁贈蘄州知州 陳諫

贈會單主簿平思仁羅田主簿

南京大理寺卿陸世科劾罷

壬申閩臣捐助陵工

工科給事中范叔恭言陵寢失事實由楊一鵬一鵬撤防

實由王應熊使應熊不報此旨何至失事他人可捐助在

應熊不宜捐助也應熊大沮上楊引罪

丁丑時漕虧二百餘萬視舊歲減六十餘萬 上責巡漕

御史確奏

王忠為總兵官鎮守山西

陳贊化為太僕寺卿起王心一應天府丞

是日故總督陝西兵部右侍郎楊鶴卒鶴字修齡武陵人

萬曆甲辰進士知維南長其拜御史癸亥遷大理寺丞尋

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巡撫南新汀都憂去起右僉都御

史尋改左歷總督適寇莫專主撫貽累

莫貽犯太微

十 丙寅朔素鯨為右通政

庚辰湯道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辛巳巡撫登萊東江備兵援遼恢復全復海蓋督理軍務

兼管糧餉右副都御史陳德元罷吏部謂登撫可裁兵部

謂不可遂推山東左布政使時永嘉不許

丙戌大學士王應熊罷

速福建左布政使申紹芳

癸巳先是吏部尚書謝陞擬陞工科都給事中許舉卿以  
南太常請論資俸深淺分南北蓋溫體仁意難之何吾騶  
文震孟在直擬旨不必注足南北部執如初舉卿請告吾  
騶語震孟曰選以太常卿而去陞遂恭舉卿舉卿家居已  
久遷京堂非過格於銓輔而文震孟未之知也

丙申國子監祭酒倪元璐遵例引罪且曰今之人情率有  
四道曰縮朒多畏曰揣摩善覩曰畫畔自了曰悠悠生廢

縮朒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於是功稍難則欲手塗  
小險即抱頭決事惟首鼠之可委奉職以循牆為無過道  
一矣揣摩善覩者不曰事理不易而曰工意如何不曰  
余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意者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  
心畏耳目而思避之必有欲為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奸弊  
日開迨二矣畫畔自了者拘無通盤之算垣昧同舟之扶  
所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字紙之夫所牽在大墨或不  
問封疆當俸力之時坐俾民悼所天象輕其長三矣悠悠  
坐廢者官稍閒即云局外事非我之由人曰夫秋之患亦

國權

既十年碎或問之樂多失對身今之末亦既每月少可應

者惟見榜徨皆絲世務人才平夙未嘗經念迨四矣循此  
四者誤國有餘誠勅諸臣極力洗心其材自見 上是之  
兵部 侍郎鄒維璉罷

總督宣大楊嗣昌憂去

甲辰太監高起潛弟詹錦木衛中所正千戶世襲

乙巳諭曰朕以涼德繼承天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選 祖  
宗之舊不期倚任非人遂致 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屬夷  
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撫御得宜何敢逆我爾行以全盛之

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奉詐得人實功罕覩乃三八寇  
則七年師仗暴露庶類連國幣遺繼而微謂未已閭閻  
彫劫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復  
致上干 皇陵祖祠民仇責實在朕於是張兵措餉勒限  
責成仰望執訊穢染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策再  
令清決猖狂甚至大將辱於小醜兵民敢於無上地方復  
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  
除字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今再調勅兵五款元元務  
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饑寒深切朕念

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其卧深宮念其飲水食租朕不忍獨  
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  
避居武英殿戒膳撤樂除典禮外餘以青衣從事以示與  
我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冠平之日為止文武  
官亦各省察往過濟勸將承上下交修用回天意總督總  
理徧告行間資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  
直搗中堅力戰勦寇蓋賊數雖多真賊原少勦者就戮其  
餘自靡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軍深入勿得貪取遺物縱  
令奔逃仍復果報相繼勿致中塗嗣會有失機會賊首必  
誅不赦外其有從生擒又不忍盡殺量開生路預行曉示  
如投戈散去准免追求或乘間來歸即與安置已許零星  
散遣不得仍携械馬本地方一體拊循嚴禁侵侮其鄉兵  
除防守本地外有堪殺賊願從征者許另隊隨營總督洪  
承疇已奉尚方總理虛象升亦許使宜行有戎政先祿  
太僕共發銀十五萬內庫發大紅各色蟒段絹布二萬匹  
分解各路令巡撫御史為監軍監紀稽核將士有功督理  
軍前立賞格或椎牛犒當以鼓其氣務賞罰明速以免沈  
延俾冒之弊

十一月甲子日廣為南京天部右侍郎起梁廷棟兵部右侍郎  
萬石余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  
庶政何吾騶以許舉卿事奏辨云 皇上一鉤錢士升必  
實告士升因言十月十六日謝陞恭許舉卿疏御批改票  
諸臣共商臣果曰冢臣於疏原重已復述同官之意於溫  
體仁聽首臣酌議當日情事如此今吾騶疏有首臣私鉤  
之同士升臣在直後二載與首臣公見外絕無往來擬票  
公言外絕無交語而突以私之一字相加之臣不受也  
癸丑大學士何吾騶致仕文震孟冠帶閣住工部給事中  
許舉卿別籍震孟自恃特簡於溫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  
仁論度吉士鄭鄞補官體仁謂館例未例震孟曰悅生叨  
冒至此豈宜但復庶常體仁云從容再議已擬謝陞恭疏  
欲奪許舉卿係體仁難之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別籍無害  
體仁夕揭上明日二相同罷由擬票時相持相激也震孟  
負物望大拜財兩月雖關門特達之遇齟齬同官輕付一  
擲識者惜之  
乙卯賊薄河南七雉河明日以祖寬左良玉兵至南奔偃  
師時賊部二十七萬行塵 天絡輝百里

一第... 冊... 第... 版正內

丙辰賊會於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擊之斬首千餘級賊奔光州

南京工部尚書劉定國致仕

楊爾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

丁巳連前庶吉士鄒鄒維母大學士吳宗達七弟而鄒

薄於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妻等事故鄒詞林先題補始應

命鄒先來京覲遽溫體仁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已未流賊攻南日不克走魯山

辛酉夜復至河南焚閔廂而西

壬戌禮部署都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子壯奏

宗秩改授匪易臣愚參酌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

請為 陛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才而又不純用資

格以處非常之才文職四品及京堂在外五品工官有關

以名聞五品以下吏部銓注今進士初任亦循甲第迨不

次擢用若非殊庸異績及國家異變未始拔卒為將徒步

而至卿相者宗才換授非多於萬邦之悉獻也將資格可

以不論而非非常之才亦可輩出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

宗藩四民之業開大則文科武則武科今謂進士豈必賢

於鄉舉則鄉舉亦豈必賢於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

夫然則天下胥為齊民以待舉已矣又何必辛勤倍計以

待有司之績食乎則謂科舉而外遂足以盡才臣以為未

必然也科舉之制漢人經術宋人道學不出乎此其獲雋

者節義勲伐於此乎出否亦耗雄心銷餘勇亦不失為白

首窮經之士此 祖采磨勵一代之善物也有通科目之

文而不能窮理致用者未有不通科目之文而能窮理致

用也今宗藩中將軍中尉有祿食之貴請書有科目之望

可更進更勞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擬行奇榮以去誰

肯遊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愚之才按洪

武開科定制猶在未嘗以換官職與科目並著國初親王

有每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各衙門直指御前

且守鎮兵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如前徵者獨

非祖制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臣因有以知其不可矣國

初親王祿萬石改絹鹽菜亦復萬計不數年止給祿米不

給雜用又不數年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庸遼慶寧谷

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高皇帝命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

夫祿與爵一也祿猶可視 物為虛盈爵則名器所繫一

假不可即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師之求又將何以限  
量乎入河秦襄陵王冲恠顧率子弟及將與總兵官從  
征不之許也惟 陛下俛賜採納允罷前議藩規銓政所  
全實多

戊辰賊掠靈璧

壬申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下獄有旨宗室有文武才能考  
驗換職宜詳議要確陳子壯敢於非祖間親欺罔恣肆革  
職下刑部

蔡思充為南京工部尚書王善尹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

廣

總督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永晏罷

甲戌賊於宿州浮屠集分掠永城蕭縣

丙子子故刑部右侍郎王之寀祭墓

前順天尹劉宗周以十月傳召見朝因引咎乞歸 上問

其傳自何人據實奏聞

十月 寅城鳳陽

庚辰部覆巡按御史王肇坤所言援兵宜合不宜分及禁  
劉級禁貪財禁殺良捕掠奉旨逐款施行其奪獲馬驢賞

有功員役從之

壬午鑄總理直隸河南川湖山陝等處軍務兼督糧餉閔  
防

甲申前禮部尚書孫慎行應召至京疾甚免陛見

試武剛車於明德殿

乙酉先是李自成入汝州自魯山葉縣越光山固始是日  
陷光州商城屠之

丙戌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錢士晉卒士晉字康侯嘉善

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治振擊之獄獨右

王之寀出知大名府奏最歷今官年五十九

己丑以閣臣揭吏部尚書謝陞等所奏起廢除封疆永成

命酷及物故已蒙起用降用外所列張士範等一百六人

俱查原案詳述聖旨臣等伏思廢遣諸臣雷震總屬天恩

諸臣方切悔艾之誠即銓衡敢萌市德之念惟是四方多

警人才賢難或情罪微有可原才力尚堪驅使倘蒙前洗

策勵新圖 皇上自有睿斷非臣等所妄議也

錢士升曰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贖諸臣奉旨下部刑

部方共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德州為太宰即欲疏起



用余謂公意固美蓋俟刑部罪而下先釋罪而後走廢方  
有次第德州云此不可緩其意甚銳余度必敗事復遺  
書欲其少俟而回札堅守前說詰朝疏上臚列無有遺  
者併常日得罪情節悉為粉飾上大怒切責遂下選  
即於獄而事不可為矣及是覆請凡一百六員余獨在  
五因進此揭以為將順擴充之機而後撤乘僅以數  
人了局則袁國成者一手掙定同官無所聞其口矣寬  
恤德意竟成也膏惜哉

庚寅進善逢元太子少保

辛卯總理盧象升次信陽尋敗李自成於礮山斬五百六  
十四級

壬辰翰林院簡討張居以故滋陽知縣成德刊揭有張居  
之五千金史莖胡為直受同疏辨報聞

癸巳奪總兵許成石都督  
故大學士史繼偕贈少師

進祖大壽太子太保

乙未故行人楊子楷殉難廕子八國子監  
丙申故刑部右侍郎王之采贈兵部尚書

丁酉萊陽貢士孫鳳毛以城守功授中書舍人

戊戌推黎恭將羅子華擊賊於漢南敗之窮追至于午谷  
奪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聞

辛丑建 二十五騎自昌城渡江至朝鮮脅其兵三千人  
癸卯賜唐王祖訓會典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忠

經孝經

李自成陷和州殺知州黎弘業守制御史馬如蛟等直趨  
江浦焚蘆洲自成等前匿英霍夏若暑不出崇禎崇禎贈太

丙子崇禎九年

正月未朔總理盧象升師次鳳陽諸道兵早會

庚戌

常汝攝太和王府事 上惡汝字改

壬子流賊高迎祥張獻忠犯滁州攻兩日夜不克行太僕  
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率士民固守賊雲梯六地百計  
攻城以死士焚梯破擊賊死甚眾賊怒掠婦女數百裸淫  
斷首環樹堞植附而倒之憲私以厥破守陣不忍視賊  
皆裂覺斯立取圍輸如其數懸堞外樹燧燧皆發賊大創

攻益急盧象升取獲命祖寬以勁平為前鋒賊已墜西北  
兩關官軍爭奮賊大潰逐北五十里斬一千二百級獲械  
甚衆楊世恩截于定遠斬六百餘級劉良佐復扼于廣武  
賊遂突池河乙卯守禦森五百人守池河之東崗賊萬衆  
並至光輝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

甲寅李自成攻固始別賊陷靈臺

乙卯副總兵祖大樂自淮北趨關封歸德賊於龍山

丙辰左良玉值李自成於關御相持三日陳永福援之良

玉斬九十一級賊東趨江北又別賊後至自桐柏唐縣偏

隨州

丁巳錦衣衛提督東司房鄒之有進都督同知

戊午故禮部尚書孫慎行卜贈太子太保謚文介予祭葬

慎行字 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及第授編修歷令官

性恬退家居日久天啟初爭紅丸一果識者疑之去年應

召卒京師

王思任曰四朝以來請聖賢善能廉頑立懦者文介公

一人耳吾極愛薛歲星詩出即爭其長歸惟默不言恍

然凡几在望矣然而志在社稷道重綱常及起田間來

儀閣下是求威馭於孤鶴已歲寒傲其後河碩果存於  
不食木壞琴存人間誰賸王言哉

寇攻壽州

己未掠穎上

癸亥賊自霍山六安直攻廬州飄忽千里攻廬州九日填

濠坎城無遺力知府吳大樞固守遂掠全椒破含山巢縣

圍江浦南京兵部遣池河浦口營提督總兵杜弘域援之

滁州清賊陷懷遠甲子淮撫朱大典往援賊焚掠北渡

乙丑賊陷靈璧進逼泗州

丙寅故大學士成靖之贈少保謚文穆靖之初名基命字

靖之大人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洗馬

署司業崇禎己巳以禮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庚午四月首相七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九月致仕

乙亥七月卒

戶部以措餉重加典稅額外捐助從之

丁卯進禮部左侍郎林銜孫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雷躍龍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蔡奕琛為刑

部右侍郎劉崇周為工部右侍郎

戊辰寇陷蕭縣

留兩淮鹽課十萬餉客兵

己巳陝西盜陷麟游殺知縣呂鳴世

予故 推官李師聖祭墓

辛未山西官軍攻破柳榆寨斬賊四百人

祖大樂擊賊於永城斬千餘級獲騾馬萬頭

壬申別賊焚閣御明日從南山而北直至潼關不得入陳

永福敗李自成於朱仙鎮走登封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高迎祥復

多夷漢降丁堅甲鉄騎兵有紀律其在關中攻扶風敵日

破之洪承疇備在武陽渭水之南其在豫中直趨汝蔡破

光州南城盧象升尚駐信陽俱如此畏縮即日報斬復不

過別營小隊耳於賊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郿州不

過賊將當責秦撫豫賊在靈寶閩御盧氏永寧止馬守應

等教營備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迎祥在洪承

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過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

光固遏其返在象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算兵二萬由

息類直奔英山六安截其前淮撫朱大典督楊節著等也

於盧霍防其來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潯山太  
湖防其入安慶楚撫王蔭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城黃陂  
防其南樹唐鄧隨乘之聞則即撫宋祖澤也時鄖陽秦陽  
土寇並熾

楊士聰曰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疆使將帥如左右

手然 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自撫三鎮七之議

待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為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或

成尾大督撫為贅設矣既成替設而封疆有弔仍青督

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朝廷畏

之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於朝廷之上

而後可也

起倫蓋倫南京大理寺卿

癸酉何瑞徵為國子司業管紹寧為南京國子司業葛寅

亮為南京太常寺卿

河南盜自南山還商維

甲戌故

王信贈光祿寺少卿

孝陵樹雷火

二羽子翔寇水桐城不利於擊滿

射中盜寇走潯山明

日城陷知縣 先道 河南賊攻縣陳永福遣兵  
戍寅園子祭酒倪元璐以積分奉旨舉行請特頒聖諭

上謂有 皇祖欽足監規母贅

已卯寇至太湖奸人構醫官甘工違吏張如祥覬賊羊酒

遂渡濠陷城執知縣 不屈自經大殺掠

庚辰寇至宿松通判 署縣事先週更民出迎殺村人

千餘

盜犯竹山知縣黃應鵬僅種草舍棄城遁殺糧六百石賊

食盡焚焚舍而去

盜劫文城縣獄出罪人牛應魁等

壬午總兵王進忠周維壻祖寬等擊汝州賊斬四百四十

一級

伊府萬安王采鑑言臣始祖仁廟王於永樂六年分封河

南傳七世國絕有祖廟一太祖真容一臣即祖萬安康懿

王攝祀傳臣父恭宣王以萬曆戊申立福府後臣承寧縣

今盜熾乞加築縣城從之其太祖真容命進上

兵部報寇薄江上掠舟自丘縣至臨濟萬宜恐防山東保

民二撫急沿河堵禦

建 犯大同馬蓮口有大峪村諸生張桂抗敵死之

癸未王進忠等自洛陽偃師趨登封以掩其前至登封戰

斬二百九十四級奪牛馬五百有奇

乙酉刑科給事中何楷言八事訂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

會審嚴覈獄革竊店誘警冤寃造訪却覆從之

官兵援棗陽大敗守備吳 死之

丙戌 張其威等以六百人援宿松至十里鎮龍山中

伏敗寇亦多傷而遁

盧象升報朱龍閣關山之捷斬六百七十六級奪馬騾四

百有餘

陝西副總兵張外加以游擊李建功侵餉兵變被殺

在百中申寇圍涇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等力拒之盧象升救至

祖寬以精兵戰城南楊世恩以步卒出城北擊敗之寇北

走鳳陽知府支應節砲印之焚正陽鎮緇渡河而北一

奔懷遠一奔壽州餘奔賴霍懷遠無城而潰遂向靈璧紅

縣總督漕運朱大典遣副總兵劉良佐薊家游擊苗有才

等戰蒙城之陳搏橋寇走毫走歸德永寧監軍道王繼漢

同副總兵祖大樂逐之有龍山殺賊之捷

甘肅總兵柳紹宗賊患登相於寧州初賊西掠蘭河南  
犯會寧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擊破之賊窮蹙請降  
巡撫甘學淵受之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弄劫掠如故  
丁酉寧夏卒饑索餉殺巡撫右僉都御史王樞幸兵備副  
使丁啟睿撫定之斬禍首七人

辛卯滿陽降夷麻打等六人至自寧遠  
壬辰總兵祖大樂王進忠羅岱等於裕州南陽連敗賊斬  
七百二十七級賊南奔

淮長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今  
之作大孝弟與克舜同報仁義與孔孟爭軒及見於政事  
志其性情任其惡酷而民吞其聲翕而民吸其髓是政事  
文章兩既相悖亦何賴以科目取人哉曰資格用人固初  
典史馮聖任僉都貢士彭友信授布政秀才曾泰授尚書  
何嘗以資格限嘉靖間猶三塗並用今惟尚文奎又自分  
界貢舉止於貢舉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會亦如是毋寧  
會以為子孫計若進士則天下之爵皆其砧几工物天下  
之官皆其朋比橫行莫問及曰遷轉不曰其俸久則曰其  
資深故有如 皇上者諭所謂聖旨可觀募金自如者亦

國權

何取以資格用人哉曰推知行取科道舊例選給事御史  
以進士舉人教官等官項除之無行人博士中書及推官  
知縣弘治間兼助教教官嘉靖中舉貢監生一體考選萬  
曆初猶行取推官知縣進士三舉貢一今惟選進士復受  
任時先科道自居守巡以科道相待故虐民凌斃民既不  
安又能已於亂乎亦何取以推知為科道哉國家受此三  
大病章句無用堂與日或苛暴日加羅網日密惟利是好  
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而不醒矣再陳治病之藥其說有  
四而專拜大將之法附焉一停科目以黜虛文一舉孝廉  
以崇實行一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一蠲災傷錢糧  
以蘇累困之氓今之將不堪用矣仰鼻息於文官聽提擬  
於下吏威望既莫重於平時號令胡能施於對壘今當徵  
求真才聘請登壇行推轂禮一切重務聽其便宜行之有  
司官民不悖拊循不實者亦聽處分罷監制焚諂書如此  
漢高之壇大帝之細柳慈之金臺復見於今也民怨可平  
寇胡可弭矣 上具其言立授文科給事中命過勇直陳  
無隱又奏中高郵武舉張抱赤與屯書令錄上  
楊士聰曰陳啟新誌於正陽門下實由曹化淳聞之於

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階者也

談遷曰 上方銳意求治思改易茲職復國初之舊陳  
效新狂言無忌適投其會關門之與首倡俸塗後 上  
亦知其人無足重第耻於示過以庸衆人冥之則聖意  
固自有在也

乙未荆州兵獲襄陽又敗于戶張 死之

惠州知州葉景先守備查應才敗賊於盧家廟賊從歸德  
永城奔考城儀封蘭陽總兵陳永福夜襲斬百八十六級  
丁酉鍾价為大理寺卿熊文舉為兵部右侍郎

戊戌吏部尚書謝陞等疏救陳子壯不聽

己亥總兵楊正考擊賊當陽大敗之

庚子禮部議選宗才曰薦舉先由五宗保結長史據結詳  
訪啟親王核勘開才能實跡以聞曰考驗部院疏列學行  
俱卓博學多聞精於心計熟於刑名嫻於禮樂文章兼通  
屯田水利保障拊循一一叩其經綸各分差等請臨軒策  
問或召對平臺然後因才授官曰換授祖訓換授官職明  
旨謂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級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縣  
正以及教職在京則中行評博以及都曹俱並仕之秩俟

有成績而進馬令換授國屬請一循其序曰陞轉 祖  
訓陞轉如常選法曰舉動黜陟自應一體曰體統賢宗居  
藩邸則宗藩規儀出而服官體統一准官制曰解任宗室  
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則原祿具存

辛丑修太廟

李玄為順天府尹

封海神護國濟運顯應平浪元侯

壬寅故

楊呈秀贈光祿寺少卿故

平安贈都督

督倉事

癸卯大同殺胡堡有 三千餘騎殺降夷八犯屯口

甲辰官兵至殺胡教場

乙巳山西饑人相食

是月河南總兵李重鎮逐賊不即進

浙江提學副使黎元寬劾溫體仁私囑生童體仁奏辨不  
問

問

三朔午朔大同 通官兵斬五百五十四級

兗州和順縣

杜三策梁天奇為大理寺左右少卿袁鯨張元佐為左右

通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言痛憤時艱略曰 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五欲躋一世於唐虞三代甚感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多未得要領於是屬意恢遼而賊臣以五年城胡之說進更為禍胎已已之後謀國無良 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不覺日抵於壞故自厥衛司譏防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政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或自事、仰承獨斷而誦佞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教干計而好生之德意民自刀筆治繼綸而王言聚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於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核賦愈通自獻朴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欵交困天下而盜賊偏起自總理任而天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選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勤限盡賦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塗炭

國權

炭事益亟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于旌之撤嚴酷令之威維新之政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委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愆生事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此其關係於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批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 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驟為厲階遂致於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不可已夫 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念 祖宗學古之益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代之發政施仁並議附循以收天下洋洪之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象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象慎宗賢以改職之堂杜後世宗藩之象除此三大釁而苞桑之業又何虞夷寇哉此輩、潢池言撫言剿非足美但言八一

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賈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片言投契立置清華稱一時或第第本生之品未可遽信乞先令以冠帶辦事貴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 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榮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艱臣竊痛之疏上不報

都督 劉伏威為總兵官鎮守天津

兵部考選軍政罷大同東協副總兵鍾宇入王承胤陳謙

張星俱立自陳下督按申飭

丁未賊從南漳陷穀城焚掠靡遺

大興斥吏賈鳳祥時前提學御史袁鯨今鯨轉右通政許

奏鯨通政使思輝致奏

戊申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吳姓言聞喜沁源等縣人饑

相食命卹之發三萬五千金賑濟

總理虛象升薦前高平知縣侯弘大為監紀推官

己酉故 王肇生贈太常寺卿

吏科給事中陳啓新直登聞鼓言去年都司倫自化有平

胡平魁時政三疏通政司不以聞 上責之

庚戌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劾故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

錢士晉華狀并利其兄士升召雲南奏差改錦繡細問大

非體士升奏辨又士晉前沒不聞

盜陷竹谿房山知保康城空不入

辛亥臨邑諸生邢王俞上足餉四議不報

犯延綏西路龍門堡拒初之新七十一級

寇自登封邢城之控逃石陽閏時伊嵩之寇萃於汝州魯

山向兩陽往來欬忽均州土寇同流寇焚武備侵鄆西自

河渡江入襄陽復折入回浙川陝西寇亦出閩御靈賢入

內鄉浙川山中與前合巡按河南御史金光辰請速東總

兵祖寬及副總兵騎營火器營宜進伊嵩以左良玉由河

維截於宜陽永寧副總兵王進忠周維坊宜進魯山南召

葉裕而雷時聲劉肇基等預截於邾靈寶賊盡而西則秦

兵崎角合擊焉兵部足潼關以外南經宜陽羅山魯山南

召各縣至於浙川屬河南是撫陳必撫自浙川西經上津



鄧西竹山房各縣至於九江屬鄧陽撫治宋祖澤自九江外經西安南洋興各處至潼關屬陝西巡撫甘學淵各設防截賊、在秦豫山中閱其向來糧米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實取可觀而致之宜令南陽府遣官往浙川斷運報可

壬子王邦柱為太僕寺御史葉徐鑲為大理寺左右寺丞都督 趙官為總兵官駐軍遠團練

平陽參將虎大成敗賊於交城共斬一百九十一級

諭兵部勅總理盧象升及河南陝西鄧陽各撫剋期剿寇

軍令狀刻聞

甲寅大寇自鄧陽竹山平利白河洵陽西祀興安

王業浩吳光義為兵部左右侍郎王世德為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兼建昌早節東川贊理軍務兼督川貴

乙卯先是御史張壽祺揭溫體仁體仁引疾不允 上慰

其出壽祺又奏辨通政司倪思輝以聞命勿工

工科給事中郭九鼎疏救陳子壯不聽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陳必謙奏敗寇之北折也聞賊數

誘別部先從陳祀大許禹和而奔據官軍之鋒而身自中

年累登封深山僻境避諸軍之銳能官兵進擊一由葉勤奔鎮川鄧州一由魯山裕南一帶村落荒涼樹皮剥盡亦兵寇俱饑二月二十一日清入楚之襄陽亦聞走內鄉浙川別部出商南或擾靈寶永寧賊情變幻而剿局因之矣

丙辰刑部主事錢啟忠言八事停折派開撫議清刑獄惜人才獎清吏劾勞臣宥惡直恤義烈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甘學淵報北路諸賊奔慶陽之合

水真軍西路沂麟游諸寇奔單州一奔平涼之靈臺涇州

又總督洪承疇報四川總兵侯良柱協剿賊於鳳縣之三

江口走犯城固洋縣共斬三百七十七級賊逃山間總理

盧象升言李自成等大賊奔漢江南餘賊視望秦豫間豫

楚秦川大山綿亘千山賊出沒無端若奔窮追何地可

歇凡崇岡峻嶺密菁深林板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行

不能進人若於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

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

兵一自購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過賊百勝

賊否而以千兵八頭千人肩運萬兵八頭萬人肩運糧以

兵運不出十日而俱歸於盡矣

丁巳報魁掠且都夷陵枝江松滋歸州興山遠安

賊犯鄖陽總理盧象升率官軍敗之

庚申賑南陽災民三萬金

巡撫蔣松常鎮御史王一鶚薦屬官周廷儒等以濫及廢

籍責之

辛酉鄭崇儉為右倉都御史巡撫寧夏

癸亥巡撫陝西右倉都御史甘學淵劾籍以免巡撫錢守

廉論其苛索飾報也仍聽勘

甲子葉燦為南京禮部尚書程國祥為南京戶部右侍郎

兼右倉都御史總督糧儲

巡撫遼東方一藻改兼備倭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

唐王聿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

貢士黃光藻彭廷讚林崑輝劉 除名

乙丑國子祭酒倪元璐言昨見湖廣黃安縣學生鄒黃遵

旨具奏妄行薦舉及臣名不勝駭異 陛下求言若渴本

期宣隱囑函而宵人遂以干進薄孔孟為糶糶網簪紳為

桃李一月未久彘涌波騰凡夫游聞失志之徒狡獪生風

之輩無不人驚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譚優詆悉刑奏記

顛魔醉嚙敢藐天威吳鯤化以部民恭及撫按鄒黃以下

士薦及朝紳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眉昂

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 上是之

丁卯故貢士吳江張期贈翰林院待詔

河南永寧礦徒作亂

戊辰孫傳庭為右倉都御史巡撫陝西

誠意伯劉孔昭劾國子祭酒倪元璐棄妻陳氏封妻王氏

又及聽選監生許重應所著五朝典注訛上命燬之

吏部文選部中金履兼以徇情添註錫二級

己巳諭兵部曰過臣閱視須臾分投出其不意并禁錮

索以示村邱豈得與蓋招搖鋪種結綵出城放砲離信送

迎且道臣不去轉委佐貳恣索詐害若軍需防莫此為甚

巡撫所司何事今禁廷桂寶奏

辛未開封推官湯開遠被逮許行間自贖

永順桑植添平等土司進馬諭二十餘日以魁梗也仍給

全賞

大學士錢士升上四箴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併包

功過在宥大結世急六傳母職不脫不結世濟仁壽滿  
親、大哉我后曰簡以御下若網若綱至領獨挈條目畢  
張無為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術石徒  
歎章光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假然  
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騰跌市虎載鬼張牙  
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無衡稟益必允舜首教中孔  
戒已甚救災矯偏參調詳審畏平佈始因或不凜  
故總兵張全昌報登城賊非走中却宜君廟延其攻宜昌  
縣賊西走廣陽圍合水其鳳翔賊監軍道樊一衡同總兵  
左光先戰汧陽斬九十五級遂走靈寶涇山中商雄賊  
走即陽河南時兩路賊皆在慶陽止關將一部也關將李  
自成自環慶奔固原之北鎮戎所補望城復走海刺却而  
母之乾鹽池近寧夏河東及靖虜城晝夜不息又賊欲西  
奔臨兆鞏昌左光先疾趨前追斬四百二十五級  
壬申廬江布衣吳之俊上書內請開礦不許  
總理盧象升報免渡江窺鄖寨  
癸酉偏頭關參將桂聯芳失事成邊  
命引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今習武經騎射生童自十年始其鄉會期十二年  
甲戌撫治鄖陽石余都御史宋祖舜刑籍祖舜輕鬼追之  
失利亡其印符  
是月布衣泉州杜孟麟奏團練鄉兵無分毫之益而驟其  
害何以言之歌張傾之士將帥鈇鉞尚難得其死力矧  
督以御人狎見新嫗安令其走死如驚哉此無益於戰也  
即云各守身家不知貧富相凌久矣平居尚且側目變更  
快心又富人累重貧人裝輕安能強其身捍強敵哉此無  
益於守也又云富出倉倉出力患難相倚夫親兄弟猶疏  
過而逃何愛之特緩則借富倉以爲延急則藉富賢爲奇  
貨耳此又無益於緩急也近習澆漓此輩念口體迫饑寒  
使生不肖假之以聚黨置械之便是生事之富團練爲兵  
必眇視官府州縣守備單弱告捕必抗箱束必凌是滋患  
之害且御兵猶之石田也青以捕剿則藉口保家束以什  
伍又非將募迨至行劫託於捕剿益不可言是冒虛名實  
禍之害  
華陽王至滬奏請冕弁二服許之仍命親郡王以後非六  
世以上不得混請換給冠服

四  
廣東道御史唐爾選言俸俸揆選刺及陳啟新 上切責之

丙子吏部覆申外官薦舉共二百人 上召對武英殿

苗胙土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閣擬旨下之法司不聽

丁丑令有司務修練儲備母科擾

大學士錢士升上言昨發下武生李璉疏御批改票此票

乃臣所分擬原票實出血惻有不為明主忠言者自  
流魁蔓延所在蹂躪 皇上憫生民惟悴憇吏治之愈殘  
同陳啟新直言擢置者聞豈真謂其言遂謂其言遂為確  
論哉母亦借此以磨礪縉紳動其媿懼耳乃比來借端俸  
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言縉紳豪右報  
名輸官而欲行首實籍洪之法此皆末世亂政載在史冊  
目不忍觀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一忌憚益至於此  
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  
不勝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事就江南論之士民豪富數

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於富者  
萬并小民魚肉鄉里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  
也非獨貧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兵荒之故歸罪於  
富家之版削議括其財首實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  
於寡婦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必使無  
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倡此橫議  
以搖動人心其包藏異念豈真借端俸進已哉初璉疏責  
改票內鈔抄錄前諭通政之旨士升意欲申飭溫體仁曰

工欲通言路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是日召對陝  
西巡撫孫傳庭於暖閣士升出以疏上體仁止之不聽夕  
即下璉疏報不行明午有旨切責士升家勿大臣與外臣  
不同况值召對即應面奏何必退生議論即欲名譽前路  
已足致之母庸汲汲

璉遂曰李璉請搜括巨室披細人不足道者工部主事  
李逢申嘗請商賈月捐若干縉紳量所有捐助其半鳴  
呼士大夫持論如此其細已甚可勝歎哉末後搜括京  
城國庫以上則嘉善所言未可忽也

戎實冠犯洋縣

總兵秦翼明以步卒逐賊於南漳深入山中轉戰五六十里敗之秦殺均漳始無魁

建 頌歸化城

已卯故

蕭茂烈贈應天府經歷

壬午總兵鄧祖禹敗賊於鄆陽

大學士錢士升乞休許之初溫體仁結士升其入相體仁凡有所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也而士升成之及體仁逐大震孟頌引

士升為証士升亦有助體仁語及所進所退已定 士升前吳鯤化許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同高林鈺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至是士升去位自無損而常為體仁所用幾受其累體仁視之如遺也體仁立心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於胡魁交託不展一籌則凡后政府皆如是不獨體仁也

錢士升曰余以甲戌春入佐機司代言之暇身稽六十年來無輪稿簿暨起居注所載閱揭其間繁簡殊不啻倍蓰大約於局凡三變云萬曆初 冲聖委裘重臣

相國其時改地精神內與帝座相通外與六曹相攝遠

與邊鎮文武將吏相呼應指節所注疾於風霆令重臣尊議論少而成功博此一局也晚年海內無事封章十九不報於是太倉歸德山陰福清諸公爭國本爭礦稅爭起廢爭考選補大祭日無虛精甚且大聲疾呼不少忌諱而 神祖從淵默中迫而後應故其時王言少而奏牘多又一局也 熹廟之季婦寺為季燔命夷於駢詞獻頌徽者進無識矣 聖明御極綸綍渙頒天下翕然誦堯舜焉十年來勵精幹蠱綜覈名實而帝國者亦鞠躬竭慮以稱上指凡題請奏報以及錢穀刑名之靡碎斷 無稍縱合取旨輒色喜即不常取改至再則惶怖請罪更端射覆盡喪其所懷來矣故比來詔令嚴密較萬曆間日常月月當歲而還詔補贖之風遞如此又一局也

癸未故 鄭翔贈副總兵

禮部尚書逢元左侍郎劉宇亮言御試會試二三場無武經者美放榜後驗騎射如南人十不得二西北人十不得三將提學官恭治 止彼之

初御史言天下生員舉貢其習騎射者將合衆騎射禦胡  
兇中外咸曰便

甲申總兵年大綬鎮守泗州

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賢元即中設 神宗顯皇帝光宗  
百皇帝神主蓋公主存日朔望瞻拜者 上聞而按之則  
遂早長公主婚禮開司禮監送神位四墨寫大明宗廟皇  
陵 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后孝和皇后各神位又殊墨  
寫大明皇帝萬壽景命真君 光廟懿妣景命皇君牌位  
二原無 神祖顯皇帝神位瑞安大長公主延慶大長公  
主壽寧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婚禮底簿  
皆同惟廟號互異俱司禮監造送不知始於何時公主將  
薨即焚訖 上遂不問

乙酉泗河濬成

免工津等十五州縣田租仍賑粥

丙戌罷 傅宗臯

工科給事中張元始言崇禎五年以前通租恩詔蠲蚘若  
禁官透吏那移及勢豪恃頑不納豈容濶免着新按臣嚴  
查實報不許徇隱臣愚以已征在官自早查解如頁在民

當一體蠲免惟勢豪頑戶摘卷以譽將來若使五年之內  
再加搜索朝廷受天汗之名有司收染指之實聖明恩詔  
竟為掛壁良可惜也

廣東道御史唐爾達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答回籍明乎  
輔臣以執事去也此舉差強人意 皇上方獎許以示鼓  
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人臣無故而敢疑於  
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執謂其君萬舉萬常恐容悅之借  
名亦非忠也人出而習於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  
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耻之  
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況今天下疑 皇上者不少矣何  
也以天下人對 皇上皆中才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  
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三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刻不  
靈將卒驕懦日甚 聖意威激威於斧鉞也而人見億萬  
之生靈徒隸黔之逼留則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  
非是弗錄 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於騎射以助武臣之  
不振也而人見膏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  
塗則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 皇上意在暫甦民困而  
或疑朝宗之大義反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敢問之第日

皇上意在痛懲奸頑而或疑明政之刑書能當幾萬  
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  
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眾歎歎種、隱  
情有難彈述輔臣不過偏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蕩  
志以去也輔臣以言去自後大臣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  
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 皇上言者惟此許細  
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  
敗則潛形遁竄賊心志而煽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  
事尚忍言哉

戊子許順天府學訓導朱正春賜名元聚應試北場加解  
類一人不為例  
山西代州都督王忠報剿三崖崖煉銀山土寇時陝西監  
軍道劉三顧招撫賊過天星等處置延安巡撫山西吳姓  
奏定邊失利與西川掠河岷者即除盜也  
諭釋輕繫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以閱視閱寧太監高起潛  
請之也工部右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間捐助陵工城工  
又短墻馬價亦何報稱於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

此世乃沾、有市心此臣所謂利也且韓瑞何與也亦議  
以捐助免倘遂行之辱國滋甚請 皇上罷得已之役停  
不急之務事、從節省愛養起見不徒為粉飾太平與空  
德成敗之計勅戶兵工三部立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  
器械以國予敵而亦毋事骨、言利為矣

已丑廷試拔貢士  
先是總理盧象昇自南陽鄧州赴襄中同湖廣巡撫王夢  
尹進師河南巡撫陳必謙亦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  
鎮兵由荆門達荆州防其奔軼荆襄檄秦翼明副總兵楊  
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鄂夾擊內鄉浙川時江州賊蓋  
河南賊少大魁俱界秦楚萬山之中竹山知縣黃應鵬竹  
溪知縣魏鎮安鄧西知縣劉伯元俱道  
辛卯官軍敗賊於萬安監  
命簡閣臣吏却推姜逢元賀逢聖方逢年姜曰廣黃士俊  
黃道周唐大章謝陞唐世濟  
建 薄宣府大同塞下  
壬辰故 毛堪贈南京工部右侍郎  
癸巳廷試歲貢生

召文武大臣及御史詹爾選於武英殿 上怒爾選詰之  
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詰問奏內如何為苟且對曰即  
捐助一事亦苟且也侃、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 皇  
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 上  
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頒繫直廬明下都察院  
處分左都御史詹世濟議罰俸 上以所議涉謬并主稿  
御史張三謨削籍爾選卒未進士

談遷曰 先帝非復貨之主也聖性英露喜迎惡啼尤  
以幣誑計佐其急如蠲折不許猶曰仍務幹卸議兵曰

團練御勇開納曰銓法無礙將順已極又僅行捐助謂  
諸臣之自急公而要非諸臣意也於君相詳靡然趨  
之耳毋論為抵壁投珠者所冊笑而本朝倭薄劉養廉  
之需以填危漏何異毫末且苞苴氣決朕削奪互登  
其毒民寒傷國大盜日拱手而睨其旁嗚呼詹氏所云  
留為他日之思、何及之有百夫諾、不如一士之諾  
謂詹氏犯顏極諫假言路盡若而人也國家得有方蹶  
之憂哉內臺議處是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殺然弟之詹  
氏當不深罪而繼之者誰乎噫

予故博平侯郭振明崇並

甲午刑部尚書馮英以雷應龍等站配奉旨輒行改贖藐  
玩命下獄時英旨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啟  
署部事以聞 上謂原未令赴獄遂出私印待罪初因例  
有囚糧後囚衆糧少廣西司主第王夢鼎視獄請增給英  
每月增米二十石量行政贖得罪大啟於是各捐俸接濟

上謂大啟飾卸有旨下吏部大啟夢鼎議處

戊戌伙縣賦殺典史張芳素

陳子壯釋獄時唐王聿鏡劾其議禮不合謂已謹不問

己亥故 參政盧謙贈光祿寺卿詹子入國子監故

張維恭贈應天府教授

重慶習昌進白兔斤之

辛丑傳制冊封

唐王聿鏡奏二月蒙頒欽定宗藩規儀又諭云後地方官  
再有藐玩抗違王即查奏各宗亦當恪遵祖制毋出越封  
奏今諸王不遵凡拜進表箋臣步送郊外諸臣仍乘馬又  
諸臣及進士舉貢人見俱徑工月臺入承運殿啟本與奏  
本同至今諸臣啟本仍如八牆院司空大移行批該藩又



命婦不內賀生日又各官道值不遵命違旨查明具奏

曠鳴鸞為光祿寺少卿

總理盧象升次雒陽會師

是月龍英州叛目趙廷獻附莫敬寬內犯若五州總兵王揚德率兵斬二酋仍諭莫敬寬擒獻廷獻并所掠人畜以歸

五甲辰朔米脂賊攻綏德聲言入蜀又別部攻邢臺

丙午盧象升同河南巡撫陳必謙遣祖大樂赴永寧李重鎮赴靈臺

丁未瑞王常浩請留恭將唐通於漢中許之時通謂廷綏

戊申寇攻均州總兵秦翼明卻之

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守琦免落太子太保

辛亥成國公朱純臣總督京營

子故 李孫宸祭塋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孫濟惠求廢不許

癸丑詔曰朕仰承天道俯仰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狡年歲凶荒致饑寒所迫甘作非為一二無知漸至有從遂象數年來亡辜被傷不知其幾朕痛心側

念竊食靡軍目今在豫者已困巖深山在陝者零星竄伏

行將大兵加剿必定玉石難分雖指示生路猶恐各官舉

行未善若輩猜懼多端或疑將領計誘殺降或疑有司分

別看待或慮日後奸棍詐害或慮目下生銷亡種、深情

良可矜憫為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各撫檄大書榜示從

俗開導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即稱赦回難民逐一查

明籍貫本地編入保甲在各省分起護歸各安井里之樂

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具揮得所

為殿最遠者指終重治其或才力出眾願向督理軍前効

用者聽其圖功自見一體叙錄如怙終不悛即合力夾剿

務盡絕根株無滋餘孽撫順剿逆朝廷法實無私出入

生若等不可失策詔布遐邇咸使聞知

清江縣南城陷二十餘丈入地深二丈有奇

甲寅張維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丙辰延綏總兵俞冲霄擊賊於安定敗沒失亡三千餘人

冲霄前有高梁之捷故輕敵賊收榆林敗兵為導夜從綏

德井兒山至米脂知縣溫應星力守城得全賊犯榆林令

奸細潛入約內應督人龍伏兵鎮川堡臥羊峪山賊至奔

烽火兵起習兵從外榆林兵陶賊者從內夾擊賊死無算  
會大雨無足河水溢餘賊又多溺死僅存自成張能劉宗  
敏數百騎而奔高一功以賊萬餘從固原來合隊復犯邠  
州

己未故 宋馮梧贈左副都御史諭祭不為例

庚申滋陽知縣成德逮至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在縣頗覽  
人杖下前大學士文震孟入都郊迎稱門下士已坐臺劾  
被逮德連章攻溫體仁凡十工盡發其奸狀母張氏同體  
仁與出執道詔之德移獄刑部徵贖二千金成延綏

談遷曰世傳成德治縣忤知府王國賓借其入文相國  
之門羅織於高程而實非也其師文相國試禍本矣而  
王國賓不預焉成公以氣勝嫉惡如仇聞決月杖斃數  
十百人則其受劾或別有繇惜余未聞其詳故不敢拾  
唾而譽之也

陝西華亭知縣郭養民撫魁被執歸之夫印  
辛酉故和州知州黎弘業故御史馬如蛟並贈太僕寺少  
卿詹子入國子監故 張元貞贈鴻臚寺司儀署丞  
故 唐正諫贈國子監丞故 趙光遠贈國子學錄

故 張時行贈建德主簿下 譚贈山陰主簿下  
志平樂主簿

壬戌 上祀北郊

琉球貢使蔡錦等還國

寧夏總兵祖大弼等杖死寧州驛丞兵部奏奪其都督銜  
丁卯議旌吳江烈婦張士相妻陳氏士相天富人徐仁育  
嫁不從知縣章日介以刑拷致自刎於巡鹽御史路振飛  
所日介再沒

戊辰故 李時華贈國子助教故 朱界彥贈

國子學錄故 張社贈河內主簿

己巳官軍敗賊於洛川

是月故副總兵湯九川擊賊嵩縣敗沒  
降盜張元琳安置延婁復叛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馬守  
應馬盡忠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維南大嶺而真定順德  
王剛遺孽復作

陝西盜混天星九條龍等在林縣固原分營聞張天琳叛  
合謀犯蘭州河州南犯全軍吳定洪承疇以甘肅總兵柳  
紹宗同左先先追之乾魚池遇賊仍東奔

總兵秦翼明職上津花崗圖節西燕子清共斬二百九十級

兵部尚書張鳳翼以職方員外郎包鳳起廣詔招撫群盜

鳳起奏撫則當講撫之地今日寇黨俾回原籍御人指目

一言詬者彼不甘心則原籍不可強之使回也西吳延吳

河南安陽屠掠之後有兩城可并為一城兩村可并為一

村以空城空村即為安置樓戶口編里甲給牛種三年而

賦南陽裕葉間遠者百二十里人烟幾斷於中路設一縣

從流民實之撫則當講撫之資彼梁魁挾有厚利脅從者

多赤子且酌行賑貸牛種諸費將於何出撫則當講撫之

人以解散屬各撫以每種青司道守令必專心料理如可

居可耕新附樂業在舊民不擾須擇才幹縣官專其事縣

務另行委署事畢優叙

前南京少詹事姚希孟卒

六明成朔刑部侍郎張至發吏部右侍郎孔貞運禮部尚

書賀逢聖黃士俊各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

閣

乙亥大學士林鈺平鈺字實甫同安人萬曆丙辰進士及

崇禎丙子七月日入閣丙子

正月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予祭葬贈尚書諡文

穆

故 李孫承贈太子少保

丙子前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文震孟卒撫按以開

住不以卦聞

癸未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乙酉洪承疇奏秦中兵令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七百有

奇見選川兵五千三百餘人俱步卒卑藍田商維等處堵

剿秦豫接界之魁先是閩將衆約三四萬張天琳滿天星

衆約二三萬混天王衆約二萬歷次剿散混天王逃延綏

定邊勢孤復合閩將至張天琳滿天星等今奔延綏吳定

安塞備可督責收拾閩塌天關王錫子塊等俱出鄖襄已

奔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並宜合兵湊餉力

圖協剿

丁亥總督洪承疇詹錦衣衛副千戶巡撫張伯鯨詹錦衣

衛百戶一革

己丑仇維補為順天府丞

庚寅曲陽王府朱天祐工書言事以越閩清擾不細  
夜子刻有大星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  
雷占東省災

甲午前南京刑部尚書姚士慎卒士慎字 平湖人萬曆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庚戌請告不奉旨  
遽出請福建布政司照磨丙辰遷行人右司副戊午尚醫  
丞庶申光祿少卿歷南京刑部右侍郎進尚書致仕年五十九

故 孔聞籍贈光祿寺少卿

己未姜習孔為南京鴻臚寺卿

戊戌都督王威為鎮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延綏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罷

蔡國用鍾价為工部左右侍郎陳贊化薛國視為右副僉  
都御史劉之鳳為通政司使林罕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己亥巡撫河南陳必謙趨南陽令南陽知縣何騰蛟諭浙  
川賊不聽總兵解進思自往被殺

辛丑熊奮渭為尚寶司少卿  
夜太白行張宿十度犯木星

建 入喜峰口題閣御史王肇坤死之肇坤字六資蘭谿  
人崇禎辛未進士是冬予祭墓贈大理寺卿  
建 犯居庸關昌平北路大同總兵王樸馳援擊斬千一  
百四級獲百四十三人  
江西饑

鹽官談遠孺木著

崇禎九年十年

丙子崇禎九年

七朔卯朔日食時督修曆法山東叅政李天經與欽天監測驗未合命博求之

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呂圖南罷先是南京衛所官以糧運糾數百人訴戶部司官陳夢璠圖

南乞留漕米十萬石再截二十萬石不候旨被責東直門角樓火

乙巳京城戒嚴命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泉關崔良用守故關

國子祭酒倪元璐自免元璐同邑左庶子丁進忌之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丁未建 深入掠西山

戊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姜逢元解詹事府事回部右通政魏尚賢光祿寺少卿周宗文並勒免

故

朱國相贈都督金事世襲

衛指揮金事故

陳弘道陳其志各贈都指揮金事世襲正千戶

延綏兵備金事劉三顧胡籍撫賊被詔也

真定府通判阮維岳上治其別錄有禁酒可省米麥若干  
稅酒可得銀若干

已酉建 間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降夷二千人內應城

陷總兵巢王昌降戶部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

佐判官胡惟弘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先守備

咸貞吉提督太監王希忠及孟寵唐宗孔劉成等皆被殺

焚天壽山德陵初太監 強巡閱御史王肇坤開門納

降夷卒為累

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門

故 余應元贈光祿寺丞廢子八國子監故 朱

萬年贈旗手衛經歷故 尾永寧贈國子監丞

命臨清德州天津漕舟蒸程毋留

庶成廷 薄西山攻鞏華城守將姜瑄砲卻之時謀南下

詐遣我副總兵黑雲龍書約內應以雲龍勇敢先陷 脫

歸欲計去之 上知其詐召諭雲龍爾第女之朕悉計

對群臣焚之矣爾且誘之入亦一機也雲龍出設伏西山

之北隅誘之果斬獲建 知中計走良御

壬子昌平叛兵薄西直門建 也清河沙河南出

前大理寺左寺丞劉重誨卒重誨贛州人萬曆丁未進士

知臨淮拜山東道御史敢言事終寺丞

兵部傳檄撤山東總兵劉澤清五千人山西總兵王忠狂

如虎四千人大同總兵王樸保定總兵董用文各五千人

山永總兵祖大壽萬五千人閩軍薊寨各總兵祖大樂李

重鎮馬如龍共萬七千人入援

唐王聿錫奏率兵勤王不許

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癸丑寇陷成縣

甲寅撫治鄧陽右僉都御史苗胙土撫盜詐降而叛

惠州大風壞民居亡筭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 上憂之戶

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

用人兵部尚書張鳳翼言各鎮兵數刑部左侍郎朱大啟

請列營城外方可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

民細弱 上諭如此莫若捐助為便  
罷 葛寅亮

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贈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丁巳免應天五年以前逋租

建 次賢抵尋陽故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

訓導趙士秀國鼎字象九樂平人崇禎甲戌進士

己未夜月食

庚申仇維禎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通州吏科都給事

中顏繼祖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壬戌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孫傳庭擊賊數屋擒閩王母

塞高迎祥及劉哲等餘盜遂推李自成為首

吳偉業曰寇賊奸兇毒勝螟賊皆一氣所生自古流孽

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亦未有一敗而不

即滅者也賊初作難發於延綏其北多逃兵而神木靖

邊綏德慶陽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清澗中部延

川保安最劇據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井涇

木刊者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

三十六營首據河曲破汾霍黃於無嵐已據據臨縣臨

遼州東據澤潞內犯忻靜五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

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其波及楚蜀兩嶽者皆

豫之餘也南侵武邑據林縣聚於武涉河以北駭然若

兵闖入畿南掠趙州軍晉別自五臺侵行屠踞井陘南

哨臨沿邊兵大集還逃河朔賊大困乞降亡何河水合

有漫池之清河北之津駐兵曹濮扼勿使東鞅羽林伏

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承恩初騎威而殲之賊或擒耳

稔惡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為三支入伊陽犯商

難或自嵩伊犯汝州南也魯曾蘇華陰復歸盧靈補入

於秦其南夫盧氏嵩縣三山縣間道至內鄉驟入楚其

東清者徧於宛境及汝寧歸德內犯新蔡已越壽毫臨

潁州奄入中都聚廬婁圍桐廬皖陪京大震旋返永睢

汝黃踞伊宛或掠雲夢大抵皆還商維合於大賊其入

楚者據鄖津蔓葉荆之間破常陽入於蜀回聚房竹道

平利或自鳳隴入漢廷鄖連營千里犯均光流毒秦陽

隨應伏黃陂屯桐相信陽走斬黃通葉鄖別自英山破

羅田迫於大兵盡遁秦川方秦第之殷秦將士大小數

十戰斬首三萬六千方不及箠馬不及株掠者不及傷

者不及起敬道之寇復相率而歸秦。地方數千里防  
 豫之界曰閩門曰商維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  
 河防川之界曰漢中曰寧羗防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  
 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馬足抵賊者琛車轍謀聚而穢  
 馬既併入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子丹自秦  
 朱陽閩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況丘突穎亮別自嵩華  
 趨陝西圍密縣去擾浼水或遁靈廬已乃瑛維汝南破  
 和合圍江浦淝州而還汴城走入內浙漢江春殘有自  
 白河光毅而渡深林密箐阻山公行邊兵既徹荆襄之  
 間受其戾劉矣而內浙之賊再擾與之賊已深秦豫之  
 警月凡數告兵何繇以息民何繇以晏也哉詔者切責  
 諸大吏盡賊而止賊奔敗之餘跳驅走險困感乞降冀  
 緩我師固冢以大兵臨之若不自縛以獻屈強山谷間  
 如釜魚阱獸起即糜爛耳雖然賊緩勦棘矜之人郡縣  
 討捕力也不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  
 以辨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撫  
 治則秦晉豫楚蜀鄒鳳陽兩畿通其謀應援則南樞兩  
 標東樞防其清總鎮則征西鎮西平羌臨鞏山西昌平

保民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薊寧民漢閩連鎮  
 騎天津招標鎮草茅崗施南石柱川浙滇黔辰度數近  
 十萬供餉則截留部發內寺馬價親藩士大夫捐助數  
 逾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賊每營萬計八大  
 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  
 豫楚愈多於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  
 豫定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  
 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急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踊乃  
 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亦起豎穀陽進酒子反  
 而楚人宵潰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者既  
 利來者蒸之採掠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馬能  
 先人且種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  
 淮楚則淮楚急事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  
 罪將士多高班詐增首虜足以養階熟避文法其甚不  
 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兵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  
 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為將之道非  
 深執忠孝持已肅信則輕財果毅獲人生死今之備帥  
 奉已而已志不在軍之所出下今懸賞繫士推牛之



其將不能辨也既戰折矛傷弩罷馬亡矢之費將不能  
出也傷者空財而共蕪完者肉脯而萃樂將不能給也  
乃聽其自掠而將操其五坐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策  
禁令將不為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候惟視若  
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伏賊初以端重為餌兵以為利繼  
以協從為餌兵以為功夫至兵以為功百姓之命其哀  
號死轉於矢石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潞地無  
賴家貧戶鍾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過賊亦死籍一第令  
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誣誤王  
賦散見告矣各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賦傳城而陣乃  
請濟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錄庫竭矣  
或閉門而謝曰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詢  
曰我所將者天子之軍也却無見錢縣無見穀本折兼  
支迫留城下夫士之偏袒極擊深入敢決皆以氣之趨  
與力之銳故遇敵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援之卒贏糧數  
萬負子矢萬人越燕趙齊魏之却夏地數千里而未見  
賊、阻林谷為險士緣山負食乾糲飲水不見鹽穀自  
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供其靡靡資糧可也不則桀鷲狼

庚鼓之弗前尚其事兵交議不能盡賊曰樞之夫賊撫  
則吾民也不撫則吾魁也奈何其忽今宜布詔書予以  
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嚮者臨縣信之而城破  
真寧信之而印失武陟夾刺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合  
圍信之而潰決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編行伍則殺  
掠如故其怙然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今日之計  
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忌水我師扼水者  
勝賊忌掠我以饑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乞撫  
愚我、計問之潼關之險失其道者曰華陰曰華渭曰  
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  
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為五通之達矣虛  
氏內御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  
接宛維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  
山深土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曰淮湖望江裕  
泥汜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延津三百里下  
流自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者秦豫土  
疏民慢山邑恃城、已惡而不降村疇鎮集富比一部  
而無堽垣之守楚則商車之所集市民既於郭、民既

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歡忌以為賊資而我有兵有土  
 鬼有難民以日益其衆後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陵園  
 漕運親藩地堵宿重兵賊勢益急我師愈分我師愈分  
 賊勢益急此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若澤  
 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郊處而驚無散地而走  
 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夫視郡縣足辨賊以賊  
 委之厚集其刀無分兵無分命視賊甚穢悍者扼其一  
 夫賊之所逐我必斷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  
 師先後夾擊屠磔務盡賊偏敗必携無黨必阻然後宣  
 示賞構洗滌協從百萬之衆可一朝而散也且討賊以  
 來大臣大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以家財佐軍者  
 大帥不聞以罪用弑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列者其故  
 何哉惟邑丞郡倅能殺賊者即為真廝役徒養能殺賊  
 者即為將百姓有止賊而獲者以其全予之散私財募  
 義勇者賜爵級東帛風示天下若夫芟合草止之禮也  
 糧從軍行之法也軍無損舍士不宿飽而欲卒乘之輯  
 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竈老弱私從勇羈羸囊索  
 士傳苦而食嚴刁斗而止無因民火無產舍宿如是以

今於軍中曰犯者殺無赦軍志於是乎一兵是故民弱  
 而其勇可使也兵驕而其教可立也兵民志意不齊其  
 道可相為用也夫使民不畏賊兵不擾民而賊氣亦破  
 傷夫黨帛震壞者有是理哉然則將士受討賊八年功  
 帛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天討也  
 張時傑屬起潛給三萬金賞功牌千購賞格兵科給事中  
 張第元監軍巡撫遼東方一藻守山海關  
 總督蕭遠丁魁楚率兵赴援太監鄂希詔王之心各總督  
 建 陷尺與殺前光祿寺少卿鹿善繼陷房山殺典史孟  
 增考他州縣多陷  
 總督陝西洪承疇奏秦盜張天琳等詐款  
 杜三策為太僕寺卿  
 甲子入援總兵董用文守良鄉涿州王清東援鞏華城  
 乙丑汀州饑巡按御史應喜臣以聞有旨責向來積穀安  
 在

丙寅 上聞建 焚昌平攻華華似有歸志論兵部聯絡  
京軍合剿

吏科給事中陳昌大言往例禮兵部及科道例轉乃得外  
道餘部即俱官知府今畏錢糧叅罰俱就道闕如松江知  
府方岳貢十年不調故府闕或二三年未補道闕統趨之  
請今後部即不得多起府轉道實係二年方轉任加銜  
庶收久任之實蠲蚡之詔謂四五年來實欠在民安得欠  
數之多哉收糧之人手奸胥猾里全收不納矣聞欠戶有  
司曰此欠在民也上官責適何從徧平亦曰此欠在民也  
其未必皆民也 祖宗朝凡有蠲免多繫本年租稅則一  
當百十當千勝於蠲久年之逋也設處之今謂民窮不堪  
重累故青院道有司多方措置或官賍或各耗餘羨或節  
省供應或義取不及此其實各官未盡有此公費總之以  
丁部為漕輸之府閔廂為銷歸之地名不加派其弊尤甚  
設處原權宜不當屢行即不得已行之正須哀並通政民  
本多許封進顧有冤民有奸民又有借冤以售奸其為官  
豈直一二已哉設令撫按虛公從事展寬民得白而奸民  
不敢自喜也

丁卯論兵部敵至城上樹旗一薄城則二之攀城則三之  
攻急則四夜懸燈亦如之見旗二游兵集守即他處不得  
回顧

兵部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起王家禎張福臻兵部左右  
侍郎添設

庚午止閔軍總兵馮任入銜

京軍五萬駐琉璃河遼東總兵王戚并三屯營兵會涿州  
辛未起都督王承胤為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閔軍司 太

監提督右安門魏國徽改內官監守天壽山

壬申朔唐王韋鏡寧護軍千人勒王汝南道參議周以典  
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撫御史楊繩武以聞命勸阻還國適  
前鋒值寇掠內監二人乃返

天壽山守備魏國徽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  
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改順天御試九月已巳

癸酉初昏有大星西流有聲色赤

丙子總兵王樸敗建 於涿州斬二百餘級

丁丑保定兵趨易州

建 攻固安

梁廷棟屯涿州西門丁魁楚屯蘆溝橋

戊寅太監康朝督理京城巡捕

括勳戚文武諸臣馬

予故 林學曾祭墓

己卯建 陷文安尋陷永清分攻郭縣遂安雄縣

庚辰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昌平時太監

提督天壽山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道而侍

即三日尚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宣大梁廷棟及總監高起潛

敗建 於涿州南斬三百餘級

寇馬守應焚關封西關

辛巳諭戶部議通州之運

壬午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內中軍太

監孫茂霖分守

兵部報故輔馮銓力守涿州寧士卻敵又總督宣大梁廷

棟或稱其功云除扶社稷科臣敢之已銓再上書請大武

改任又言司馬 前德蓋銓善結 終未建 自雄縣至鄭州口總兵劉澤清擊卻之

甲甲梁天奇許世美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乙酉建 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殺劫

導陳所蘊游擊治國器都指揮兼雨時等宿昌平明日值

官兵蘆溝橋趨東以至懷柔大營陷西和

丙戌建 自香河趨河西務

考定館員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國華楊昌祚張居林增志

魯元器劉正宗王用予賴垓薛所蘊胡守恒梁兆陽馬士

驊李景廉郭三祥庶吉士吳大冲羅大任為簡討王大全

為吏科給事中

丁亥諭緝奸兇

御史

論巡按福建御史應善臣薦地方人才及前

南京通政周維京夫維京乃逆黨也吏部尚書田唯嘉覆

于大選司署員外郎第主第周廷瓚以父維京不列銜遂

上章自理詔逮善臣

賑昌平粟三千石

進洪承疇兵部尚書善右副都御史仍總督

戊子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元宸奏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守禦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 上弗善也是日 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意重置之適大雷雨議摘

兵部主事李仙鳳為昌平道兵備僉事

已丑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李懋芳以不入援山東總兵劉澤清勤王至河間不即進奏懋芳斬不發兵奪官而境

內報盜發且防河暫令視事而撫標總三千人實難分也

許南京各部司屬同考選

予故新蔡知縣王信崇整

工科給事中張元始言寶源局以場作奸命窮治之

庚寅建 屯家雲平谷

壬辰給祖大壽馬百二十四賜山西總兵王忠各犒其兵

以唐王擅兵下宗人府部科議其罪

禮部 侍郎傅冠署詹事府

故福建 布政使申紹芳遣戍

癸巳朝鮮遣使入貢萬壽至於軍速

丁酉陝西主考吏部 員外郎阮元聲卒於貢院

戊戌故 蔡演傳扶風知縣王國訓 夏建中

陳紹南 陳儒循 張弘剛各祭一壇

己亥 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為太常寺少卿

辛丑建 掠雄縣而北編縣赤縣攻陷城堡督師兵部尚

書張鳳翼自京出總督宣大梁廷棟自南至保陞之不擊

鳳翼屯遼安之五重安從鄂林奇之計回壘自守建 出

建昌冷口守將崔東德力守逼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令半

渡擊之亦林奇之計實縱之也永平監軍 劉景耀忿之

欲自戕士民挽之不聽率兵戰遼安之秦村河夜擊殺一

二百人鳳翼在五重安經旬不出

是月承天大水

九 劫寅朔建 出冷口掠我子女俱獲飾來騎奏樂凱歸所

塞工木白而書曰各官免送凡四日出盡偵騎拾其遺牌

亦書各官免送高起潛度退盡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談遷曰張鳳翼自請出師蓋懼為丁汝夔之續耳以樞

臣之重提斯請何所不得志而奏以總闕分其節制

藉且擊矣然極臣所統卒度不下一二萬足當一面然  
敵飽颺則又不常委罪總關也建 善用兵分掠則未  
知其衆寡且陽出莫測及出塞則大部俱逆雖相載而  
行必精騎殿後然雖視我兵懸轡重有生之志無死之  
心其便可擊而甘受巾幗之名失此良會若輩真有胸  
無心者矣高起潛云半渡而擊欲免 自免猾閣之習  
其後而三尺法嘗行於制閫終不及總監亦何以令閫  
外作其氣哉夫建 日強昨歲全收揀部更無而顧之  
虞且資其衆日見雄長聞揀部全收建 大悅置酒高

會語其下曰南朝君驕而臣弱而民窮亡無日矣  
噫堂、中國為建 所竊料如此而常事漫不加意前  
失於坐視揀部不為籠取今失於情歸令彼徂為坦道  
也違事積竅欲毋以國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建 犯遼東西河

尉氏寇敗走開封左良玉擊卻之

癸卯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於行營或曰懼罪飲藥也

甲辰史遂為右通政凌義渠為兵科都給事中

揄慰眼難婦

建 次朝鮮

登萊總兵官沈冬魁登島總兵官陳洪範進師耀州北岫

時建 侵朝鮮故

進朱陽關獲祖寬俱右都督

戊申予故 余應元祭整

已酉進虛象升兵部左侍郎總督各鎮援兵賜尚方劍

庚戌建 攻山海關之一片石紅山溝山永巡撫馮任禦

卻之

癸丑余城為順天府丞

錦衣衛指揮袁事許夢麟奸女論死

丁巳諭兵部曰今年飽颺計來年復逞練兵買馬制器脩

邊刻不容緩連年多故帑匱民窮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

李誠銘四十萬金發閩寧治備借駙馬都尉王萬輝舟

輿讓各十萬金發大同西寧令工部借太監田詔金十萬

治甲冑借魏學顏金五萬管舖俟事平帑裕備之如尚義

樂助從優獎敘

庚申司禮太監孫象賢調南京同張英憲守備

辛酉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梁廷棟巡撫 右 都督

史張鶴雲並免廷棟尋卒後刑部論辟廷棟字無已歸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南兵部主事遷西寧兵備僉事留心邊務喜譚兵轉山東濟南副使值魏忠賢建祠不署名而歸後起備兵沂州尋調閩內道同知師乘崇煥本兵王洽職方余大成教諭兵事庚午巡撫順天召對稱旨越一二日拜兵部尚書總各路援兵剿禦又三日命回部調度有功己罷去乙亥冬起今官

壬戌馳至登封

癸亥盧象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吳阿衡為右僉都御史

整飭蔚州邊備兼巡撫順天

甲子寇至尉氏

丙寅張天禮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永平霸州

寇至汝禹

戊辰前浙江提學副使黎元寬下臺訊

故 葉濟眾贈太僕寺少卿

己巳順天始御試主考 黃景昉 閔仲儼十月榜

出百二十四人例百五十五人時真定保定永平之士被

警不至

國權

王象積仍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總理直隸湖廣四川山西陝西軍務張福臻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前遠保定

徐鑛范復粹為大理寺左右寺丞

辛未 皇五子慈項生皇貴妃田氏出

十月申朔禮科給事中馮元飈言臣待罪禮科與閣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誼法五年一舉今或再訪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荒蓋難枚舉至若寶錄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寶錄之成無踰數年今 嘉廟七載書不過八十餘卷翰林有起居之職六曹有章奏之抄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盡情也伏乞 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寶錄增訂立行竣役如習訓頌而是非不公許廷臣糾正按治如法 上是之

談遷曰 嘉宗時七載江陵時限纂修官一人每月竣一年則 嘉廟錄七載在一人計月可訖而纂修猶眾

遭及捕又前閣臣不當率屬之手修文如此推之他事  
日玩月愒政所謂池、沓、也

癸酉禮部 侍郎傅魁言四事保元氣稱才品正綱紀信

詔令報聞

甲戌提督京營張國元蓋理巡捕

乙亥巡視太倉 科給事中韓源御史林棟論浙江左

布政使姚永濟志存蒙索解銀短息且賜處分從之

丙子內庫群議不堪凡千四百餘件責司收者

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臣出國門至天津始知胡騎

入犯陵園破昌平而南臣因臥病津城月餘回瞻天表愈

增馳戀自己己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一至於此近

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溺中樞一旦胡騎

闖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蓋非其人

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

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責者臣以為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表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

法受過耳小人統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概

坐煥黨罪趙張格次第真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

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朝政日趨違改日壞全繫

日之禍實已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

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遼而與之戴罪

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

不聞以逗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

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若、可幸無死若者又

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之一

一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知

小人之禍人固無已時也我 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賢

奸何有不燭然頻年以來 皇上慈私交而臣下多以告

訐進 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 皇上崇厲精

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 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

求以示察覈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 皇上不察

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

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身家不有君

父知利祿不有廉耻相率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此今日國

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

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更



結之不暇乃三協有違通澤臨德有違又重其體統等於  
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  
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  
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  
君子 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  
明示以左右袒也是時有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御史  
金先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  
下也至於近日刑改最件成獄更也而以賍戎何以肅貪  
之今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鑽利戎何以昭抑莠之  
典斯斯亦久于御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  
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  
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 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  
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推生  
屬階至今為梗溫體仁之謂也仰惟 皇上念亂圖存首  
以退小人進君子挽回世道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  
路以斷大猷仍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  
職業不再以人國為佞倖體仁所為桑榆之收庶幾在此  
不然徒出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戒心巨測

國權

議土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帝大怒斥為民  
丁丑省祭餘姚 言三堂兼用薦舉賢能城府未化不  
及吏民其舉進士舉貢監儒或陰行起廢之局或通合應  
得之官或信其員才上進不肯輕就或諒其生邁龍鍾不  
久任事或意其孤介好閑不願得祿舉十而應之必無二  
三以此塞責即卸責之術也六曹之第與天下相表裡今  
諸臣畏禍以常事為攢眉謝事為倖免民之好亂催科擾  
之耳兵興以來勢必加派今畏降級罰俸之及明示吏民  
曰自要官顧不得爾輩於是不責納戶專責糧長更有錢  
糧已款乘急沿退皆有司之過也國家養兵日多用兵日  
少土著既不能立功而援兵之害甚於流寇誅之不可勝  
誅不誅則驕悍成風何以輯之臣謂兵繫之將憑之律非  
一時可辦也  
戊寅禁文武與蓋器室之傳  
大學士錢龍錫卒龍錫字稚文華亭人萬曆丁未進士選  
庶吉士授 歷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啓丁卯十二月忤  
瑞簡籍崇禎初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巳二月皇  
長子恩進太子太保天淵閣大學士十二月罷庚午八月

板運以來崇煥同議裁毛文龍也法司論辟中允黃道周  
疏救辛未五月戌足海衛

己卯 道御史萬之翰請福建按察司照廢

辛巳劉承祚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督理軍務

進溫體仁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詹中書舍人

張孟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俱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

士詹子入國子監賜金幣

議再撤房號及諸生優免銀一年并增漕糧折價

壬午巡撫山西御史張孫振劾山西提學金事袁繼成茂

憲婪莊命遠之先九月巡撫吳姓及孫振合薦請特加優

擢以重學政下吏禮二部察復尋見劾 上并詰姓之薦

繼成守官奉功令生平卷袞外無長物孫振貪險誣劾人

為切齒

癸未屈可伸為國子祭酒

宣城伯衛時春署後軍都督府 王揚德為南京後軍

都督府僉書仍兼提督神機營劉永瀾為錦衣衛南鎮撫

司僉書

楊國柱為鎮朔府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宣府

甲申諭中外備職繕備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改善曰廣吏部右侍郎

兵科給事中宋權言銓政之弊僅舉邊道選撫言之進士

乙榜但論十幹不論資格聖諭煌煌不啻再三今大同道

關內道昌平道岢嵐道陝西之商維道漢羌道龍州道隴

右之守巡二道皆乙榜也河而道則有生榆林之靖邊道

軍夏之河東道甘肅之莊浪道西軍道皆乙榜也而內地

無富之處有乙榜分司者乎如進士才長何置於閑地如

乙榜才短何授於劇區臣非謂乙榜皆不堪邊道而所以

用乙榜者非用其才也用以代進士耳至內外輕重之懸

殊明又異矣歷叙諸巡撫遠東外官也山海外官也宣府

大同外官也軍夏甘肅延綏登萊俱外官也如外官望輕

何置於衝地如京官望重何逸於中樞臣非謂外官皆不

堪邊撫而所以用外官者非用其才也用以代京師耳

其餘守令凡水旱盜賊之處錢糧難覓城郭不固之處進

士不受也即間有一二賢者除授其間數月後撫按又奏

調善地曾有撫按題一甲科於兵凶戰危之地者哉

魁商襄城縣

丁亥大風累夕

增鳳陽兵二十八護陵

辛卯前總督蔣連兵部右侍郎丁魁楚下刑部

于故 王陞祭墓

諭禮部凡王府郡主縣主生子許長史赦投查明部給以

衣冠毋葬

西軍侯采 為後軍都督府金書

叙官兵出塞功賜總兵王棟巡撫葉廷桂金幣餘各有差

甲午賜閩臣及太監曹化淳李承芳卞希孔張國元王之

心錄幣時各進馬

故 龔允祥贈國子助教故

許折內庫米絹一年

故 張廷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丙申故 陸潤禮贈兵部右侍郎產子八國子監

于故重慶知府楊呈秀祭墓呈秀華陰人家居募御兵禦

盜見殺

金吾右衛正千戶韓伯孝請開採銅礦於平陽西安鳳翔

臨兆華昌懷慶河南時命採銅鐵鉛銀等礦

戊戌大同總兵官李國傑山海關總兵官張時傑三七營

總兵官楊嘉謨及總督宣府昌平兵部右侍郎張維世俱

免官下刑部奪祖大壽提督董用文太子 保俱降任如

故羅英垣頗重權劉忠王定陳洪範俱免巡撫御史滿倬

林銘球下部院議處

侯拱極為 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山海關

十月辛丑朔 上南郊告廟

罷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李懋芳

吏部以驗封司員外郎朱方燁調考功 上謂方燁陞驗

封僅一月遽調不許

壬寅起章正辰戶科給事中

甲辰浙江溫台道蔡政薛邦瑞免先 月部兵索餉而譁

邦瑞踰垣遁

乙巳太常寺少卿顏繼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提督

軍務繼祖之任以前撫李懋芳送印避許奏懋芳侵吞稅

七千金命逮之時妾母扶柩至杭州受逮論成

丙午叙京師城守功提督京營武國公朱純臣履錦衣衛

指揮僉事協理武政兵部尚書陸兗學進太子太保廉正

千戶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原指揮金事各世襲賜金幣  
城伯李守銜復太子太師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餘文武大臣內員陞賚有差初曹化淳提督京  
營收用夷漢丁凡城外胡騎皆稱京營夷丁而所收夷丁  
已叛於昌平隨建去矣

王國臣為征蠻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廣西朱國  
勛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福建  
屬夷卜石免部換建 又請馬市仍守邊命譯人嚴諭之  
許自効

總督盧象昇上言建 之強也先併金台失白羊骨次併  
三十六家併吉囊併掃漢近復併朝鮮來自鴨綠西至賀  
蘭塞外山河皆隸其版今日所存惟哈喇慎與卜石免耳  
哈喇慎利中國之利故未與合目中無卜石又以先俺答  
四十年恭慎懷中國之舊竊慮豐灘無事資其耳目有警  
藉其聲援伐謀伐交用奇用間糜款羈哈同一機括我既  
就近易馬而哈即以重價易貨馬與貨俱未嘗出邊利亦  
不少若建 絕哈喇慎頓年中建 未聞哈為之導何  
自新左臂為 上是之後願獲馬利

辛亥前右春坊右庶子丁進刑籍  
嶺山東五年前進租  
壬子總督宣大盧象昇奏沿邊監司陞轉太驟請青成久  
任從之

甲寅兵科給事中張第元言總督蒞遠張福臻提督昌平  
張元佐以修邊疏爭今戰守之事宜青薊速修築併戰守  
事專責昌平從之  
丙辰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斌下獄  
己未叙禁旅功太監劉元斌廢錦衣衛百戶

庶申山東道御史張肯堂言士人應試無經不便今後有  
作五經止作本經從之  
辛酉楚府岳陽王蘊劾奏十策邊臣不宜教吏從戎以興  
邊屯除 以示招徠復都護戎邊官屯政宜官赦免宜  
災重監軍以一將權私刊宜禁以一大體理財宜省冗員  
有曰唐虞官百夏官倍之同官三百六十而天下理唐太  
宗定制六百四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末季  
遂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餘以今日較之文武不下十餘萬  
如金陵雖偏重地今國家定鼎燕京則設官豈宜重複惟

列五府操江等官彈壓及辨何為多設兄員哉

壬戌唐王韋鏡勅總督盧象升不朝

御馬太監陳青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

夢麟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外戚新樂伯劉文炳進侯

命吏部指奏教年銓政大英

承天府同知王燮加兩浙鹽運司使

癸亥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於平臺

已巳叙先年守黔功故巡撫李權巡按史永安各進一級

賜金三十故按察司僉事劉錫玄申在廷等賜賚有差故

總替王三善加贈太子少保立祠

庚午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下獄世濟以遺才薦故兵

部尚書霍維華上謂逆案概不舉用世濟故家別籍下

刑部明年正月霍維華成沒

談述曰張捷之薦呂純如其鑒不遠唐氏又繼之非果

窮於借才也逆案昭一等於夏鼎圖列賤魁何枉之有

其才亦不過案稅之需而嘗試先後不一其人俱黃鼓

天旋兵革翻復至以遺才為尤巧以持說會詐作使故

之錯鑄借我干城朕彼構於國法若不甚憚大臣持

憲身示偏黨明為建鼓之招是誠何心哉

是月廢唐王韋鏡為庶人韋鏡年少喜事好接賓客燕人

錢愴人也導其狂悖動引祖訓制守臣亦徇之益

驕蹇聞警擅兵入衛沿道騷擾前入殺其兩叔王

王上聞之不憚擊是家初撫按其置鳳陽高墻

旨曰一日故二郡王戒絕人倫背違祖訓莫此為甚

楊士聰曰工孫信即承統故留意宗藩脩復堂故要

之雷國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陰若邇來宗姓即

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常

祀況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王

上疏向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挨而禁錮

高墻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害之工而不愛宗藩則

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甲子二未朔吏部覆銓政積弊有旨爾部職事用人推舉不效

何以辭責乃又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殊屬枚飾又平

時陞轉必優宗卿甲科及奏者查奏稱未必勝外官乙榜

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乎

諭禮部今後太廟告辭回官毋奏樂  
壬申曹化雨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

祁陽王種淳薦道臣陳應讓張天麟推官李春葵等六人  
吏部員外郎周廷鑑言不可落俸從之

癸酉戶部尚書侯恂免先是郎中倪嘉慶坐累恂為代辨  
又三月即發並價 科給事中荆祚永劾之恂嘗議屯田  
曰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大概不過在腹裡則屯田少  
而影射多宜用清祭在塞下則屯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

墾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徂因循則疑紛更之為擾  
權捷放則厭蓄艾之為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可  
惜也臣謹廣詢衆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  
商屯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於明便  
可行策計見效別著開墾事宜而以考課信任終之曰官  
屯改永樂初令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  
蓋欲據所收子粒多寡以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  
惰初未嘗以田與官也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  
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為養廉之資而人令各自種若

副參不及百頃者守備以下不及十頃者參論戎務其立  
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為士  
卒倡哉今則強役部曲占收子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間  
帥恣其鯨吞矣延軍甘固諸鎮廢職恣其蠶食矣肥區歸  
已而以瘠硠者移之軍士久則怨易厥緒而糧彌不均糧  
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  
不得不攤稅於細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  
鮮樂生野多曠土職此之由似宜稍為限置總兵受田不  
得過二百畝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畝參游都司不得  
過百畝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畝俱督率家丁耕種餘令  
退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限外多占一畝種  
撥一軍即以駁論而又通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為殿最果  
勞來有方副參至百頃游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  
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聽撫提處實舉薦叙陞若副參  
不及二十頃都司游擊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  
頃者聽該道報部參罰敢冒無作有欺荒為暴惡該管轄  
者并治之今由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也曰軍屯軍政之  
據無如今日籍無用之人索有限之粟而軍之外又別輸

民以養兵是昔也兵與農為二而今也農與兵與軍為  
三矣宋朱熹言恤民之實在省賦之實<sup>有賦</sup>在治軍、試練則  
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  
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特將有以  
待之初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  
四六一九中半等制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而今  
頂種者無以異於民佃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  
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其軍且幾也無其也夫與費之禁  
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病如也然相沿已久將概引律以  
從事彼不聞然群歸阻撓則計出於冒名詭託已耳所宜  
令各衛所止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即應軍役其一  
軍之屯而眾佃者則捐出一丁務於農隙之時分番操練  
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即以屯軍代之戍守合天  
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  
寡不一折中推算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  
十餘萬人之數以備戍守便可於城操軍內耗出一百二  
十餘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餽餉而緩急俱  
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巨利也其或民戶慮一受田則世

禁軍累許其吐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從此盜典並青之  
弊亦將不禁而自絕矣曰兵屯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  
城屯附近開土甚多將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守  
城軍士一分操練一分屯種近惟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  
一屯一耕一戰深為得法今宜倣其例並邊空地之可墾  
者於新舊尺籍內姑以一分員未招而留其二分任防守  
如有容兵則以容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容兵則壯者防  
守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收  
穫則均分焉農具牛種力不贖者量許於餉銀節 內借  
夫有秋之後照時估取償如數而止既遇不測燒殺入保  
亦不過與生而不耕等耳至所耕之田給為永業俟二年  
後起科蓋但求積粟之名則士飽馬騰戰守有籍而邊境  
之上桑麻遍野穀價必平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  
無過是者曰民屯畿輔桑田甚廣津涿水利止窮即並邊  
膏腴亦不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阡陌相連灌莽彌  
望山陝等處海經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謂  
宜令所在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領內者俟三年後  
起科領外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秋雖上中之田止照下

田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行借勸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  
 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為家苟濟於民自不宜惜小費况費  
 於帑而終償於田乎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  
 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秩視指揮  
 余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俟三年後以上中下則均其照  
 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照下則起科幹止既定必許其  
 占籍占長子孫得以三塗進又教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  
 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赴者十七八矣是之謂利導又令  
 邊腹有司盡報其所部荒田可墾者兩具報各道各省報  
 布政司近限三月內遠限六月內如荒隱匿不報聽撫按  
 察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惡之後或妄認世產希圖吞霸  
 者則惟當開墾時即與改名為屯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  
 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受大賞農指地  
 狹則又受重罰者尤今日所當講求也曰商屯國初邊地  
 通商中鹽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  
 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各募眾督耕邊地盡墾  
 時軍餉就其地足給無所謂太倉年例閏左目正供外亦  
 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弘治中令納銀運司解部商各款歸

營皆而政所墾田盡廢即積穀如山全如土而米無從出  
 墾課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日增至傾左藏以贖之加之  
 遠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民竭矣嘉靖中仍復祖制然不  
 過倉報土著及積攬之人行官引墾滯倉引其售勢不得  
 不減價投於國戶資空本屢商皆逃徙今請於沿邊荒田  
 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填印帖永不起科  
 及米豈赴倉之日惟酌時通墾法始必禁私販於產鹽之  
 地以清其源銷壅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驗  
 杜浮課旁溢若是則引墾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速售商  
 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墾下者法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介  
 併於巨室隣界之處侵奪於豪強然政府之籍尚可稽也  
 請令各直督也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走冊與屯田戶由勘  
 對項如條改務取相符備聞見耕者若干荒隱者若干應  
 否召佃開除各道能清出隱地百頃以上糧三百以上臣  
 却特為紀錄否則恭罰三年朝覲今枚冊臣部十年改造  
 仍當冊報於後湖由是出隱占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  
 墾者而種之按冊索也按也索丁丁即為軍屯即為餉從  
 前私買私賣為侵為匿之罪或與故除蕩然與人更始萬



無不濟曰遺也遺塞之年必先無獲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益過政久犯墩軍戶候多虛應故事不肖武弁或賣開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欲入而烽不舉即有收穫徒費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廢也宜責成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察補關頭易老弱墩必五軍必有家塋之地者修之井之涸者浚之墩旁閑地任其闕墾不許營升私料敢有賣閑占役以老幼濫充及扣剋月糧者察訪糾參重寘之法庶戶候明而人心有所恃不憂戎馬之侵軼也曰墾種其道有三用水因土俵牛用水之法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壩或建閘或設擺其規制在故輔臣徐光啟疏中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以水田自墾地浸種種秧草灌水無一息得暇逸而於人習懶故也自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經潮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半瓦礫則墾種之制可議也湖海之地多滷鹹則支河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為陂之跡可求也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來低者趨平行地多則木棉桑菓皆得隨

宜樹藝土成膏腴地無遺利矣何謂用土今制給軍營以稻而永樂三年足歲收屯日子粒則例每粟較糜黍大麥蕃稔各二石稻較葛秫各二石五斗稔稗各三石並各准米一石小麥芝麻與米同宜令新田無論梁菽蕒羊蔬菜之類畱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種稻又如過地果稱不毛即種樹亦可蕪黍有言燕雖不田作而粟粟之實足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構櫓具可不出於民皆此意也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攷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孽生數目登報弘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曆中據冊猶存屯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除遼東都司五千一百三十一隻今則無矣餘各省衛兵四萬八千三十三隻宜令曰國初領官牛耕屯原隨田交割姑依近額悉退出還官或錄其牛或徵其價徵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速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故改時使計也曰考課者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溝塍焉信薄善而目不按履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於

常罰外武職敢有勒占大職如市息先折者律臣必奏治  
 不少貸曰信任前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執法其故  
 弊累朝以來或遣都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勅畧屯領  
 銀種也計供給科求之費何啻百千求耕種蓄畬之功竟  
 無尺寸則無如專責之督也監司敢為便易若夫與幸所  
 宜自任其間等之必確在須假以事權聽其規畫乃臣更  
 有所慮者欲行法不得不任怨既任怨不能不任榜今天  
 屯田之失額也英由侵占與隱匿二端耳而為此者有大  
 力馬權貴也象右也武弁也稍懸三尺法以程之伺隙中  
 傷悲語潛構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母慈愛銷骨隱任  
 事之心母疎樹敬移開接卸之路不憚誰肯引以為已任  
 哉

司禮太監張其蘊調南京孝陵神宮監

乙亥命順天尹禱雨

丁丑吳士元為禮部左侍郎署詹事府事朱繼祚方逢年  
 為禮部右侍郎張四知王鐸為詹事起楊世芳左春坊  
 中書舍人黃太玄主考陝西加中宗生二人以諭頤自擅

議罰

戊寅許世蓋徐鎮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乙酉魯王壽鏞薨諡曰愍亡子命弟泰與王壽鏞撫府事

丁亥南京司禮太監張雲漢同孫象賢守備

戊子兵部右侍郎吳光義罷

調浙兵三千人護泗州陵

辛卯保定總兵官董用文免

癸巳暹羅入貢

李廷彥直日講

乙未叙先年萊州功賜總督朱燾元金幣餘各有差

丙申鎮守昌平兵部右侍郎張元佐免

丁酉召廷臣於平臺時建十五萬騎候朝鮮皆西虜及

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為先鋒大猷掠上恐來春復犯邊

議增兵築堡左副都御史陳贊化趨對以疾止

戊戌 錢中選為總兵官鎮守保定

戶部類報兩淮鹽課崇禎六年以前積虧二百餘萬巡鹽

御史所以有分別議處之首蓋誰課在天啟五年新舊額

銀止七十餘萬崇禎三年加至百二十一萬有奇四年加

至百三十萬有奇六年加至百五十六萬有奇因列各官

虧完之數程其功罪

是冬歲星犯執法

是年天狗星見豫分

御覽加派丹共二百九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餘金工部  
 分月九萬不與焉山東之島餉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  
 餘金不預焉浙江加派銀四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二兩八錢  
 江西加派銀三十六萬一千三十六兩一錢福建加派銀  
 十二萬八百二兩五錢河南加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二  
 十一兩五錢山東加派五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七兩陝西  
 加派銀二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兩四錢廣東加派銀  
 二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南直加派銀三十八萬一  
 千八百三十五兩九錢鳳陽撫屬加派銀二十七萬六千  
 八百八十五兩四錢北直加派銀先奉旨蠲免外延慶州  
 加派銀九百五十三兩四錢保安州加派銀二百七十四  
 兩二錢

丁丑崇禎十年

正月初五日食光朝賀

甲辰常熟張漢儒討秦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蓋怨家味  
 之也疏上溫體仁修郊命遠之

丙午寇掠懷寧趨桐城

丁未進洪承疇太子太保

己酉余應桂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陳良訓為右僉都  
 御史撫治鄧陽初撫治鄧陽苗胙土撫賊、陽聽之時往  
 來城市間縱賊北渡陷孝感

程國祥為戶部尚書

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到之

壬子浙江江西湖廣左布政使姚永濟朱之臣曾道唯蘇  
 州知府陳洪攬揚州知府韓文鏡淮安知府周光夏各通  
 賦奪官視事勒限完復

丙辰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工加派輸納事例  
 吏部彙薦邊才

庚申溫體仁考滿進左柱國庶中書舍人

是月流寇東奔犯宿遷太湖

二朔首先是禮部右侍郎姜曰廣著翰林院事因京察

李明春坐免怨曰廣發其私札今日廣回素

甲戌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黃錦王錫家為左右庶子

乙亥以河南魁曼命巡撫孫傳庭同總督王承勳經理及

總兵祖大弼合四川巡撫 剿魁漢中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張至登孔自運主禮閣

丁丑魁掠潯山官軍擊敗之

左良玉敗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賊竄英山分營山陰

張國維徽良玉搜勦驕蹇不奉調逾月擁降丁萬人婦女

數千所至焚劫如集為墟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颺矣

遣朝臣赴各省通賦 仰倪成章往四川禮科給事

中荆祚永往山西王正志往湖廣兵科給事中汪耀往浙

江傅鍾秀工科給事中張元始往江南

庚辰選巡按山西御史張存振孫振會職不職先誣袁繼

成山西丙子貢士衛周祚等奏其寃

壬午吏部尚書謝陞罷以文選部中劉廷諫驟遷 秩

詰委罪廷諫 上切責之

丙戌禮部唐勤劾貢士路允斗凌雲鞠履除名梁侃

大興奎孟長庚葉蘭王明相與葉厚斯世芳各罰科履武

分守津通臨德專理淮揚鹽課太監楊顯名奉前巡鹽御

史張養儀課四萬七千餘金高欽舜侵十五萬七千餘金

招運養欽舜養先卒下機按錄其家時兩淮運使廣信徐

大儀也楊遣內使入廨合檢其囊夫人妾在見一婦布衣

或指曰此夫人也內使驚揖盡出其篋僅十二金共嘆曰

妾有運長清至是乎因携鹽課冊而出初天啟丙寅陸世

科巡鹽兩淮侵冒二十萬顯名携冊太息自世科後皆可

論徘徊數日曰去其太甚運動養欽舜

三期子朔先是奸人陸文聲諛陳風俗之狀皆原於士子士

子皆以復社亂天下蓋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

采偶復社海內靡然趨之爭下五南提學御史倪元珙元

珙奏社有之非有把持武斷之跡 上責其蒙飾得更數

元珙不屈已降光祿寺錄事元珙雖謫言聞臣分曹擬旨

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

執政擬詰責 上竟從之

甲辰袁鯨為左副都御史王之良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南

新汀韶

乙巳田惟嘉為吏部尚書

辛亥叙邊功進溫體仁太保詹中書舍人張至發孔貞運  
芻逢聖黃士俊並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詹子入國子  
監

徐鑄孟國祚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建破朝鮮國王李保走澤村山城於是平壤王京皆陷  
李保力詘降又走江華島世子 見教更立李湜朝鮮國  
王

命總兵沈冬魁陳洪範並在皮島冬魁所部萬二千五百

人戰艦少洪範兵八千戰艦不及百命相機援朝鮮

談遜曰李保篡臣卒亡其國天若假手於建也然東

藩素怯弗競於武我方結於胡地力有未繕從井故入

難之難矣噫 昨歲收神漢今歲收朝鮮左右毋收而

我得處堂之安屠火將及奈何不深自危也

進 宋守義太子少保

癸丑真定大風雷

甲寅策貢士吳貞啟等三百人於建極殿賜劉同升陳之  
邁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月有差初溫體仁首擬之邁

上乙之

戊午南昌貢士程元極以五經乙榜求做顏茂猷例特授  
不許

己未吏部奏司官久任畫一之法從之

壬戌太常寺卿李日宣為兵部右侍郎出鎮昌平仍加俸  
一級

癸亥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陳必謙削籍

乙丑莊欽鄰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路升為南京大理  
寺卿周汝弼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汝弼望溪賄田唯

嘉得之

戊辰予故大學士朱延禧祭墓贈太保

己巳故 史記言贈光祿寺少卿故 王誠心贈

國子學錄故 姚良弼張敏行並國子助教

總兵陳洪範報東援朝鮮

黔國公沐天汲進太子太傅

是月流寇東掠黃隨

四 廟午朔命南京守備太監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  
伯陳光裕南和伯方一元清與兵馬械狀

備戰其罰缺其催徵本身已納或代族人或代隣右不應  
酷榜一二子遺之民寧堪此乎今休養之術無過省刑薄  
斂乞今球地停訟不得濫罰科派尤望蠲逋招移復業特  
見惠樣如昔也

荊州雷火焚東山二十餘里

丁丑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姬思仁卒思仁字 秀水

入萬曆癸未進士授行人掾 道御史歷今官致仕卒

未存問尋進坐陵工削籍年九十一

戊寅建 陽以島建 同孔有德陸攻耿仲明尚可喜水

攻再晝夜而渡我兵戰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沈冬魁即

焚倉乘携家登舟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自廣鹿島至

談遜曰官軍不即移朝鮮并及島失之則我邊將為之

先驅也請水戰習地利於是無堅不取夫自毛文龍守

寬士心不同如陳洪範協攻併力繫其後庶不全陷而

竟無如其孤注何

已卯吏部請故吏部尚書房壯履郵典謂進果不許

余煌為左春坊左諭德

甲申復張鶴鳴原秩

乙酉撫軍侯永圖稱復劫溫體仁受膏維華之略今居世  
濟轉薦 上不聽

故南京兵部尚書銜一鳳贈太子少保孫子入國子監

故巡閱御史楊四知贈太僕寺少卿

丙戌黃起有為國子司業周鳳翔為南京國子司業

丁亥常自裕為南京太常寺卿

戊子 李明睿削籍

己丑故大理寺少卿梁天奇贈大理寺卿

庚寅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劫總兵左良玉東援舒城縱

兵淫掠宜戴罪自贖命下總下總理回奏

辛卯起王命濟大理寺卿鍾介為吏部左侍郎李玄為南

京戶部右侍郎蕭右會都御史總督糧儲

癸巳溫體仁奏辨以宋學顯切轉見攻 上慰答之

以旱蠲諭濟獄發帑八千金賑灤州昌黎

乙未王觀國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湖廣

戊子史堃熊香渭為左右通政李覺斯為順天府尹

是月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 劉景耀闕道

楊子圖俱不肖隔人屈膝求免疏上謂總監原以總

吏部尚書田唯嘉確載本部司官在籍擬改用三人姚昌  
錄楊廷治梁應材擬老疾致仕三人周家春徐天衢胡權  
擬外轉五人馮時來李自春李時晃邢大忠呂大器擬留  
用十七人劉應賓衛光範晏清陸慶程龍文光林胤昌孫  
昌齡蔡挺然孟兆祥錢元慈王抒虛化登郭都賢耿鳳樓  
康運泰張羅彥張明熙  
馮可賓為太常寺少卿傅永淳為太僕寺少卿  
兵部左侍郎王業浩言臣御劉伯淵嘉靖 進士今年  
百歲命下有司優禮  
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或美俱例轉湖廣河  
南參議於是撫寧侯朱國弼劾元輔溫體仁私唐世濟逐  
兩御史命府部議處國弼  
壬申建 自雲從島入皮島副總兵白登庸先遁投替陳  
洪範而走  
癸酉建 五萬至鉄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  
乙亥陝西道御史張應昌奏今日亟務莫如撫民休養蓋  
胡魁發難以來天下騷動徵餉幾無寧刻且連年旱澇斗  
粟至數百錢此創痍之時有司借口脩城罰俸罰天借口

國權

督體統行事罷于國條景琳二級軍前道副使陳祖道刑  
走潛甚謹

楊士聰曰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  
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馬飾  
敗易掩也 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  
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至此

月閏 巳四 亥朔撫寧侯朱國弼又論溫體仁不聽

談遷曰文武異任朱撫寧越局教工書以日者科魏忠  
賢藉口耶咤、不已謂譴重亦於帶礪止恙至排及鼎  
軸犯尚口之戒李西平所不施於張廷賞者撫寧冒為  
之又寒季淑開之一變也

禮部請豫定揚陵大典命侯十三年行之

故穎州知州尹夢鰲贈光祿寺少卿

庚子起高周祚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壬寅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五糧湖廣  
河南四川山西陝西軍務督剿流寇杜三策為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起傅淑訓戶部右侍郎總督  
省直剿寇糧餉

甲辰故兵部右侍郎史永長贈兵部尚書

乙巳河南道御史許自表劾溫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凡其肆整同官一網一善俱修怨管私未嘗為朝廷用人

起見 工怒降上林苑監典簿自表還貢

故 謝肇玄贈太常寺少卿

戊申諭百官求直言 科給事中李化龍言甚切誦外

命騎射取士

庚戌錦衣衛 徐本高進都督同知

壬子御史陳廷謨論薊鎮激變王應勇喻世性之罪有旨

應勇已逮下部院議處妻性

新母所子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補溫體

仁昇棺自隨 上怒下刑部獄廷杖戍遼西

癸丑頒小學天下

武御沁源大雨雹最大者如象次如牛

乙卯楊嗣源工均輸事例

丙辰鄭三俊改刑部尚書張鏡心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庚申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或違溫體仁於御人特善世

濟及御史吳振纓俱不能救

甲子刑科給事中李如燦言今日之早殆非尋常災異也

黜夷夥魁馮陵盤噬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

而渴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此驕陽赤地吳

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望者殆將并

空矣臣日夜思惟天心降鑒惟皇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

執中之說在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

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睽天下最

苦不足至於欽慈于和非財用于財用別無足法特政

事國朝酌軍民災經制千古稱善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

卒瘁但三急常治標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自

自也不耕而餉與農始不得有共食自有兵不練歟又增

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核歟又添餉而兵愈得冒即今

核實之使四出而抽剋萬噬虛閱清派之今日嚴而占軍

冒兵未抵可謂有政事乎若不更簡公忠幹辦之臣力求

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使以復其初竊恐欽慈于和帝又

不止如今日者爾 皇上長慮之也若國家忠賢賢為元



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患賢性則積氣結而于和乃  
今何如也惟科迫而庶惠不污者輒蒙禁訊矣法網密而  
百慎一疎者動遭波連矣皆深開而高門輒罹妖榜端士  
難免含沙矣然劫訛而清修輒被讒斥駐商長吁厭底矣  
又思直盡言如星潤唐爾選李化龍劉果周等皆以一烏  
輒斥致言路括蒙元氣挫鬱今下詔訖涕獄求直言無畧  
再贊獨是直臣所繫更重所得實難 皇上倘赦其前愆  
收之左右則君過開朝廷壯其為直言不愈多乎若夫藉  
君德總庶官尤在相與中外共操賴其決策祖法朝綱兵  
權國體賴其匡正今俱泯然未有聞也此瞻彼顧依樣葫  
蘆扶陽抑陰未忘偏黨蓋自一十九年間拊庚子和之事始  
於揣端積於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元旱地折日食風  
變之屢見哉 皇上而求銷拜政本之地猶不可不深惟  
之也 工怒責汝樂回奏下獄  
乙丑工部 主事朱國壽劾陳啟新欺君辱國等罪不  
聽下吏部處國壽  
丙寅許寧述伯李成梁後世繫  
快選曰李成梁是累害下歷效行間四十餘年積級險

國權

萬寶未隱之干城也朝貴一三少年不習軍政聞其屬  
遊擊事火索不日叛尾則日冒濫夫前而軍音之劉撫  
軍之朱功速出成梁下成梁沒以諸子如栢如禎隨其  
家聲 先帝績封式怒時求故刺意獨不得與之同時  
而用之哉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孫傳庭以清理軍屯、卒大譁尋  
定  
丁卯刑部尚書鄭三俊進太子少保  
是月左春坊左中允黃道周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  
人主喜怒繫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隣則臣  
隣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  
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晚朝無一可喜之  
臣則臣無一可喜之事遘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遘沮  
之日威順反施膏賤例治是以奸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  
滑決漸不可收元陽之極至於旱災而大小諸臣猶結舌  
不語使 陛下焦勞於上百姓展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  
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

五朔辰朔夜莫感與日同參九度又朔夕合伏

己巳都督同知陳國威為總兵官鎮守薊鎮中協兩蘭喜  
忝四路

辛未夫部右侍郎善曰廣擬調

起李待問戶部左侍郎謝文錦兵部右侍郎魏昭乘工部  
右侍郎

乙亥起章光岳刑部右侍郎

丙子兵部尚書楊嗣昌薦前總督薊遼傅宗龍巡撫宣府  
陳新甲及張伯鯨李棲鳳李邦華劉澤深方孔炤李繼貞

俱可佐樞 上是之下夫部酌用

蠲南陽通租

壬午島兵裁監軍道副使黃孫茂副總兵白登庸走降建

時廷 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尚可喜忠順

王麻登雲督催糧草使

癸未逮浙川知縣孔貞芳典史袁一貴前城陷

丙戌陳祖苞為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

丁亥進士武昌鄒明昌上言臣祖必信生嘉靖戊戌今年

百歲命賜冠帶粟肉後戊寅年一日必強

戊子領中軍都督府崇信伯費天澤等劾溫體仁欺誣不  
聽

己丑前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等請行寬惜之仁劾溫體

仁六罪 上怒下之獄

吳阿衡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吳軍  
務

前蕪州推官周之夔評奏太倉庶吉士張濟前臨川知縣

張采倡諸生復社樹黨挾持紊漕政逐上官章下所司

談遷曰漢銅私黨宋禁偽學二季一轍觀於今日尤為

異之諸生治經術雖同志不救人而止依紳大社飛書

徵義千百相招聯合京省押盟時貴應舉之文概剽涉

國事譏切甯路坊刻九棟評閱如市其語俱忠孝其指

俱廟廟問其人祖雜馬合非向火乞兒則黃口乳臭也

此乃漢宋之所羞稱者曾不因太倉始至太倉易為標

榜寓內爭奔走焉周之夔去郡自逐於庚不盡由太倉

當時撫按白簡謂因其目背而之夔非目背者信、吠

人彼固悍吏諸君子獨不能少容之乎哉

丙申黃道周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司經局

事陳漢明恭為左右庶子文母之華琪芳為右諭德楊汝成為南京左春坊左庶子

六朝成朔能奮渭郭建邦為左右通政

予故大學士劉一燝祭葬贈少師

黃道周上言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絕刑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設為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總楚經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事今之人言宣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穢狃變荆而修政是為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略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愛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莫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第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預回人心未可預收天秋冠攘未可預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政政証詩書以鞏其後雖猷瑣人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文體知人以教用其所知者不過教人其

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耳民而已共

工伯繇自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神明之胃不保幽明之僂今陛下寬仁私宥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

罔效尚擅權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展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悠悠若此是有道仁人所

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每值天戒輒避者躬率先群下此自古帝王所未嘗有而朕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

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郡邑無狀所致郡邑猶云空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以廣召侵

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郡邑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守之心

與氣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常守之心氣既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

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常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色乎積漸以來固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皆具

了事誠可積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快數則下樂變險上善告奸則下善誣賴今天下

曠陰詭賴之徒群聚不師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 陛下  
 好生下詔求言者刑清獄然方求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  
 而下獄者旅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  
 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  
 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羅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  
 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節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時偏  
 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 陛下仁智之端充甚明而  
 大臣引伸擴充不力在 太祖在干戈控擻之中尚日與  
 劉宋章葉謀仁義寬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  
 而建 東秦流寇西沛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  
 處此未違合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勅務之  
 談修睚眦之報乎 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  
 年前閭巷養孺無觸乳之情 陛下敦睦即雍乎工下豈  
 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矜袿無傾軋之嫌且時事如此人心  
 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強軍保天下四海無一統  
 為之事目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勿以若撫若刺委之道  
 謀最急者在軍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為戡伏搗堅之策勿  
 以若棄若存復成瓦注最便者在固士氣方期聞兵計州

縣另為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俸  
 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為秦豫東廬諸道  
 監軍但約賊平投之節鉞勿以別戶分陸銷其壯志又最  
 不可緩者應詔五言之臣祇許無証之士悉以一面解其  
 煩究行此五事使天下連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  
 成大慮諸臣之詭辭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  
 措不可然後以歌采救下請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  
 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汝齒無恙又五月朔夕熒惑與  
 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朔夕合火宜修平  
 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為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氏  
 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逆逆戎務漢臣蓋歎曰鬼在於外  
 而內陳兵燹則不武 陛下洞燭曆理深明天道握要以  
 御四方求仁而兼百族樽俎之內勝筭自饒何必使舉朝  
 精神散於兵餉刑獄之下哉 上不懌其回奏  
 史堃為太僕寺少卿  
 庚子故 臣大倫贈南京戶部尚書  
 戊申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贈金幣遣行人吳本恭護歸  
 體仁在事諸臣次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曰國

家起見而體仁不納路雖私意其已未嘗有跡但因  
第圖之使其機自發而 上不疑也

夏允彝曰秋卜一勇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溫體仁首發  
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於 上折致一人爭  
一事 上猶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  
亦能自勵故 上始終敬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  
同其倫也周廷儒再出頗反溫之所為而操守溢甚敗  
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東林過激以致此遂至天下左  
衽痛哉

唐大章曰體仁之入相以獨發錢謙益浙閩明中故進  
始已不清矣值聖明英發情廷臣之苞苴亡狀力行搜  
剔體仁以殘刻輔之圓扉之內候訊追比累 趾相屬  
者千餘人雖諸臣之自投法網亦盛世之不樂見也然  
綸檄票一日之內定有數條議遣議配之章朝守之章  
人、重足回視 神廟德裕靈長之景真天際矣逢時  
盡塞揆地之德固未光弘陰兩朝一奪一予亦未得通  
論也  
按遠曰烏程索圖天下同而抵之曰權曰奸夫權則

國權

擅威福奸則專傾險 先帝能容之子時尚嚴急彼亦  
慄、故過之不暇及因嚴急以固主心深抵器機伺隙  
下石自佐政以來緹騎四出邊徼潢池無月不警漫無  
一畫彼直以思更微妖情將虞卒膜外真之惟修却鈞  
黨之是慮知道路側目勢不得中苞苴而眾監門容亦  
不為馮子都董庭蘭之污蹟故日以權奸不受也即  
主上亦不為信也其後且與之汰井研之鄙師烏程而  
過之而索自烏程始神州陸沉誠權髮不足數其罪也  
吏部推閩員劉宇亮立喻傅冠李建泰姜逢元黃道周王  
鐸方逢年蔣德瑛田唯嘉高周祚  
已酉都督 虎大威為總兵官鎮守山西  
戊午劉澤清進太子少師左都督  
吏部再推閩員如前益以顧錫疇明恭  
庚申故刑部尚書馮英以輕擬鄭鄭成邊  
辛酉子故禮部尚書董其昌祭葬贈太子太傅  
壬戌故 郭永固贈先祿寺少卿  
甲子考選各官丁允元王都為戶禮科給事中劉希伯為  
南京 道御史

丁卯寇犯廬州洋攻城陷趙全椒六合

安南都統使黎維祺入貢

山東河南大蝗蔽野斷青民大饑

七月朔劉宇亮改吏部左侍郎攝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張福臻劉澤深為兵部右侍郎添設

已巳陳睿謨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南湖

北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協理剿寇軍務巡撫安慶池太

兼轄光斬固始廣濟黃梅德化湖口等縣時創設皖撫議

募兵萬人餉金二十三萬有奇

太監高起潛言前屯劉松生女面在於項耳火臂毛手足

不全

太監曹化淳并廢至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金事

丁亥寇陷六合圍天長

辛卯刑部右侍郎朱大啟致仕

戶科給事中尋朝薦、故禮部右侍郎陳子壯故禮科給

事中魏呈潤 上責其濫舉

余璠為南京太僕寺卿

左春坊左諭德黃道周回奏并故鄭鄞 上不問吏部

主事鮑大舉言道周清五情聞宜備顧問不聽

是月河南寇自潼關犯陝州餘分掠永寧鄆西浙川南陽

上蔡西華

八月丙申禮太監王之心提督東廠

已亥長興朱國禎許泰朱謙為長興朱汝器子非故大學

士朱國禎子以國禎子中書舍人紳受賄鬻其廢也章下

所司

廷 市西虜馬

戊申寇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丙午王放鐘指關乞恩且請朝以越閩遠制責之送會同

館

都督王忠成邊

己酉寇掠虹縣雒寧

吏部左侍郎劉宇亮為禮部尚書兼左僉都御史薛國觀

為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工部 員外郎駱方運謫外方璽言 皇上親擒魏忠

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閣監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

而惜才及之況人臣感教聖恩尚知報答何論內外皆可

自盡每見廷臣處地懸絕情多未達更不若宮庭警御果能  
勿欺自矢名節自修効忠更易造福倍弘矧茲內臣徵此  
曠遇亦孰不欲捐棄踵項以酬我皇工者哉皇工善  
用中官故中官可為皇上用然則以前用中官覆轍皆  
可不必認為皇工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政其通  
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故誦之上手改降三級誦江西  
按察使照磨

癸丑禮部請皇太子出閣就學許之擇明年二月七日

丙辰先是南京吏科給事中曹景參極言去輔溫體仁耿

介孤行苞苴不入工科給事中傅元初劾景參巧言黨奸

李夢辰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黨崇雅為太僕寺少

卿籍京營工科給事中劉曰俊言夢辰欺君罔友公論不

平

戊午吏部前推閣員及左副都御史袁繼上林苑監丞孫

三杰劾鯨方魏忠賢時以御史加太僕寺卿近又附溫體

仁

庚申上登正陽門闕城徧視雉堞樓櫓總督京營成國

公朱純臣協理京營戎政陸兪學以營兵屯宣武門外

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觴之三并金帛賜之

辛酉閱外城以南城薄議培之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

光忻總理分築濠大濠於五里外壞冢墓止築工未竟而

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癸亥前常熟張漢儒等許奏錢謙益履式躬也謙益下刑

部獄幾死謙益嘗作故太監王晏祠記司禮太監曹化淳

出王晏門情其免發漢儒等陰謀立枷死

甲子修天津通州城

九丁卯張獻忠東掠儀真揚州告急命督理太監劉元斌盧

九德選勇衛營萬人往

駙馬都尉齊贊元奏工部尚書劉遵憲不給瑞長公主

墳價上以墳價常候旨頒給不問

大學士劉宇亮薛國觀入直

戊辰壽寧大長公主薨

己巳閩寧太監高起潛言建謀內犯有奸謀四五十人

云髮如漢專探內地

庚午章光岳劾之鳳為刑部左右侍郎常道立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河南

刑科給事中工部參事先岳官通政許送集疏辨封進又  
行人水住胤御史時請天部以逆集枉者一一臚告天部  
覆光岳引送住胤免議都送糾尚書田唯嘉常王永光借  
題違才引用匪人之日唯嘉多先應募即薦楊維垣曾繼  
春而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繼徐揚先虞廷陸葉天  
陸賴聖明獨斷有逆集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而  
後群奸屏息夫唐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被選則薦二人  
薦六人為何如也明日召廷臣示疏唯嘉論以秉公盡職  
母辨

辛未兵科給事中錢增言建 浙駐滿陽會內地財物防  
邊之局不止防秋已已入祀非隆冬乎防海之局不止防  
一登萊今已驟朝鮮保母勿倭乘風四掠乎彼以海為虛聲  
而或懈我各邊之城守彼以邊為實着而或乘我沿海之  
疎虞所謂必防其隙也  
癸酉累叙軍功洪承疇降錦衣衛千戶故總督楊鶴贈  
太子少傅故總兵賀虎臣贈都督同知馬化龍贈太子太  
傅餘陞齊有差  
庚辰叙禁旅功進陸克學太子太師餘陞齊有差

兵科給事中孫晉以禁旅出剿專請大臣督師不許  
乙酉左副都御史袁繼光  
戊子董羽宸為左副都御史徐鑣為左僉都御史張紹先  
為通政使  
辛卯戶科給事中葛樞以 素廟曾錄十年未埃因劾副  
總裁禮部右侍郎朱繼祚前預修三朝要典公論不容去  
輔溫體仁引入 上不問時 神廟實錄成俟 素錄并  
進  
癸巳李自成陷寧羗州

孟國祥范復粹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故 程紹贈工部尚書予祭葬  
是月中旬每晨其天色赤黃名曰日空主兵  
十朔中李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初自成攻漢中總兵曾燮  
駭兵從雞頭關夜入漢中賊聞覺已翼日守陣寂然誘洪  
至城倏樹檝發砲矢石交下賊策馬而逃曹兵躍躍殺出  
射自成馬死裸身涉水而去  
丁酉寇入四川朝天關  
戊戌倪成章為尚書司卿



免也廣元

己亥魁入二即関

壬寅陷昭仁壘江

癸卯犯劍門関

甲辰陷劍州

乙巳陷梓潼黎雅恭將羅于華敗賊於廣元賊自梓潼分  
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彰明鹽亭諸縣  
戊申魁入趨綿州江油 薄成都巡撫王維章次保軍  
不援

己酉先是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三代贈誥呈覽未  
下遽登輅命中使取入越日詰誥文褒崇踰體誰所撰則  
日講官 許士柔及蔡龍子刑部主事世學蓋誥初  
大呈覽既下始登輅又贈誥出中書舍人世學以曾經覽  
預登之命書中書科世稿署印中書舍人王重對以近例  
命降級士柔世學重並降贈誥竟寂後 科給事中何楷  
引萬曆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誥誤例以請得補給  
宋賢為右倉都御史拱督廩門等関巡撫山西張第元為  
太常寺少卿

廣成南京兵部尚書范景大勅南京兵科給事中荆可棟  
按虐命逮之

李自成逼成都土寇附之巡撫王維章畏賊不出戰

甲寅備東宮官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延明  
恭少詹事王鐸國子祭酒屈可伸侍班禮部右侍郎方逢  
年右諭德項煜翰林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  
增志直講請編修胡守恒檢討楊士聰校書制勅房尚書  
司卿兼司經局正字朱國詔禮部郎中兼司經局正字黃  
應思侍書故事校書非詞林時元臣張至發未請掌故也

趙欽日項煜楊廷麟各先後謀左諭德黃道周聞揭謂道  
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耻七不如有不如鄭鄭  
等語大義倫杖母明旨煜、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  
為元良輔導乎刑科給事中馮元盛薦黃道周忠足以動  
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可以議閣臣之得  
失也  
丙辰賊焚郿縣  
起顧錫麟禮部右侍郎  
欽茂華贈明廣林舉食事

十一月

己巳夜太白在析木宮尾宿初度七十三分

己卯夜木火二星同亢宿

庶辰夜月食諭群臣修省求直言

徐石麟為應天府丞

司禮署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太監李明哲提督五軍

營杜勳提督神樞管閏恩印提督神機營孫茂霖分守前

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令陝西巡撫斷商

南維南鄖陽巡撫斷鄖西湖廣巡撫斷常德黃州世慶巡

撫斷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斷穎亮應天巡撫仍堵潛山太

湖江西巡撫堵黃梅廣濟山東巡撫堵徐宿山西巡撫堵

陝州靈寶保定巡撫扼渡延津一帶然總理熊文燦提邊

兵太監劉元斌等提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

兵合剿中原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周祚言各御史差規原有足序先中

差後大差先替官後新官大不再大中不再中兩京大差

及各掌道俱俟兩差之後此何例也近差多人少未免以

差待人於是一新一舊惟視差定而先中後大與中大間

差之例遂不能拘前任都御史奉諭中飭七年定例今欲

法歸畫一如依中大不再之例雖均勞逸第恐人不過差

則以人候差、不過人又懸差候人若提後置前又人情

不平夫莫非王事何論中大宜仍一新一舊凡差以列任

一年為準序列即注其報代遞速或有徇情游移舉置不

問業奉旨允行臣竊謂差不論中大似矣然南北兩京畿

三提學及京營順天巡按名曰老差斷不宜新人必有深

滿三差或經大差方勝此任仍照七年定例任滿日任差

但補京畿等七差坐舊其餘統中大而一之何謂北人不

問廣南人不三邊舉不必問 上從之

癸巳魁陷靈壁

甲午土水二星同 度水星在南五度四十三分占曰敵

勢縱橫將權未一

是月長慶保舉諸生蔣臣言聞臣張至發孔貞運會試錄

文沮抑辟薦請閣臣自簡舉改正母陳祖制又韓皇明薦

舉致皆實訓諸書林集成快通政司使張紹先等以疏上其薦舉考事繫陳言候命封進有旨賢訓稱繫陳言殊欠敬慎議處紹先等原書封進

張自烈曰致六書陳音臣列也商書微子我祖底遂陳於上是也又久也盤庚失於政陳於茲是也又舊來也詩我取其陳是也又敬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以洪範陳之是也又祖訓云官員士庶人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要鞠問情由又大明律云內外大小官員許令明白條陳所謂陳言條陳猶陳奏陳之類非

陳腐等語明甚憫令通政曰書繫陳言則是陳腐之陳忽玩賢訓宜坐不敬今但曰事繫陳言則專屬蔣臣上書而言與敷陳條陳蓋同語義甚明閣臣一覽而知若之何妄指條陳為陳腐也或曰閣臣忌蔣臣攻已因速怒通政明知不可欺天下姑以為絀通政耳

計二 未朔日食占曰日食丑鎮星會馬月李計都躔馬主江淮水土之災東夷君長之變

辛丑戶科給事中丁允元劾大學士習逢聖凡疏揭輒驕人謂我為之事事口角輔理當不若是如汪應龍宵人而

逢聖曾推之高攀龍左先斗業蒙聖鑒則又斥之是非頗倒如此 上不憚摘福建樓察司照磨 癸卯召閣部於文華殿以憲綱書授吏部尚書田唯嘉命申飭永遵

乙巳戴東吳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初兵部欲裁鄖撫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爭之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魁 吏科給事中劉金輝言秦中開採非使不聽 太監謝文舉分守昌平宣府

丙午起工一中光祿寺卿

戊申黃道周黃錫為少詹事錦清理錄黃

起方孔炤南京尚書司卿

辛亥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月祚言責成地方四事民心宜固備禦宜飭欽監宜酌管委宜禁狹之

癸丑罷禮部尚書蓋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疏論考選有旨指其實又進吏部坊冊而逢元業浩獨固多 上憚其濫啟新遂參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胤浩及湖州知府陸自徽俱降

乙卯陳演為國子祭酒王錫宗為南京國子祭酒孟國祚為太僕寺卿

戊午中書舍人陳龍正錫二級降南京國子監丞去年龍正分考北場借行人胡江擬題一帙後貢士胡維孚磨勘除名江降副考 閔仲儼降右贊善又陳秋新劾解元馬之驥主考 黃起有奏辨天科無衡文之責改新非能文之人 上塗吏科句謂數字不推罰馬之驥四科

思明州人黃日章等殺土官黃國鼎

辛酉進外戚田弘遇太子太保左都督

壬戌改太監鄭良輔內直以馬雲程總理京城巡捕

甲子起林欽禕仍禮部尚書劉之鳳張承詔為刑部左右

侍郎惠世揚為南京大理寺卿

是年總督宣大山兩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盧象昇上言剿寇需兵用兵需餉此恒理也乃今日兵少而寇多兵饑而寇飽兵勞而寇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愈剿愈繁生靈塗炭已甚事至此不得不用權宜矣臣有阻寇疑寇亂寇之法一立寨圍寨濠壑以阻寇、奔徑道雖多每州

其遠近必由之路近山險則立寨村落則聚團寨必有泉可以并擇其峻隘圍必大村鎮圍深濠布密等築牛馬墻其近圍路徑以荆棘樹枝木石壘斷張毒弩於內是謂阻寇一挑鄉勇設游兵以疑寇、每股雖號數萬婦女老弱半為不遇恃積強之勢以拒官兵擁衆依山伺我遠近悉我虛實疲我師徒有法為募鄉民勇敢者有司時犒賞鼓舞使其父母妻子安置寨團或速避他所止留敢死百餘輩多則數百單各持棍斧長槍短刀於高山深林偵寇來往多則避之少則阻擊夜則射放旬旬或劫營或竊馬騾是謂疑寇一收資糧飲頭畜以饑寇、依山為橫固食於民官兵追逐聚寨勞佚饑飽之數相懸豈能必勝有法為各有司單騎偏歷鄉村凡近城三十里鄉民亟以糧穀皆財入城三十里外或運山寨或入大村聚團固守牛羊馬騾雞畜等多收飲使無所掠如資糧供寇軍法重治是謂饑寇 上是之具空言無補

一五二〇

七十七

崇禎十一年至十三年

國權

隨官挾遷稿米著

戊寅崇禎十一年

正月己丑朔

任上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官會縱不法上內訪逮入青撫樓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下部院申飭

丙寅大學士黃士俊罷

戊辰日講官翰林院編修吳偉業言首臣張志發新猷方始故轍猶存其近辨溫體仁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當國有唐世濟閩洪學蔡奕琛吳振綱胡鍾麟恭營密謀又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驅除異

已何得謂孤庇樞散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狗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得謂執家窩巨盜孽子招權何得謂不欺今首臣滌心改行以收實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首臣亦何以酬主恩而塞與望耶

己巳諭史館四人值召對記注仍閣臣閱進

袁武進縣田額

故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李懋芳追贖戍邊

辛未享太廟

戶科給事中楊鎮原言近來考選卓異既不肯授以計曹故戶部多破甑任子充數致漏危旧甚乞俸滿望著徑轉計曹庶幾清財理又

又任六年為期精明嚴毅... 命巡撫山東顏繼祖防盜徐宿總兵年文毅防鳳陽倪寵防河往來  
曹單弄以五管土盜謀引流寇會河南土盜程良才起遂撤巡撫仍  
回曹單仍移倪寵徐州

給鄭世子 冕并二服限各親王十年一易  
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劾廣東總兵官陳謙通夷誘致十餘萬金報  
聞

故 吳大樸贈山東按察副使  
壬申光澤鉛山間有棋山妖人稱密 燒香為記借無為教謀逆丙  
子夜圍鉛山城分守湖東道林日瑞預聞為備且擊敗之搗棋山破  
散其黨

戊寅工科給事中傅元初請開福建海禁通市佐餉命部議行之  
巡撫遼東方一藻進兵部左侍郎仍加服俸一級

張四知為禮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王鐸為詹事余煌華琪芳黃景  
昉為左右庶子

禮科給事中韓源論詹事吳士元前募脩要典難巧清班并及余煌  
華琪芳不聽

時值考選發訪單科道加圖或至數十 工疑其情賄於是給事中  
傅元初張華元房之麒韓源趙繼馬兆義俱削籍孫晉林正亨王  
猷鶴二秩調用劉全輝楊鎮原葉初春劉興秀奉朝薦全蘭坊樞郭

九國... 選之英精正召對親除  
壬午 皇太子冠明日御殿受賀

丙戌吏部主事葛含馨林中鳳來方嶧下刑部獄先是福建兵備  
曾樞為鄭芝龍管陞浙江被緝命逮之未至芝龍奏前銀係姪授  
監又列櫻治狀諭刑部免其入獄詞連合馨含馨奏引方嶧

戊子裁南京冗官吏部主事二戶部庫大使五兵部主事二會同館  
大使二工部侍郎一主事三都察院御史七昭磨一通政司經歷一  
大理寺左右寺丞各一翰林院孔目一詹事府主簿一國子監助教  
二光祿寺署正二行人司副一宗人府經歷一主藥局大使一共八

十九員  
癸巳歸漢中通租仍賑之  
翁屠法仍遵會典行大統曆如交食經緯晦朔茲望許張守登等旁  
攷推測

己丑翰林院簡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如不歷  
州縣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庶部曹舉職科道不皆由  
考選也

撫寧侯朱國弼奪爵仍襲  
河南府推官陞安廬道兵備會事湯開遠言 皇太子論學不必遠  
有取法 皇止法祖 皇太子法皇江是矣從來言教不如身教諸

臣以經史為開陳言教也 皇上以金玉為模範身教也在見天心  
在郵民宿在優大僚在容大僚在寬拙吏在薄言利在疏滯獄 上  
是之

辛卯劉錫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壬辰起李若星兵部右侍郎添設

二月己未朔吏部尚書田唯嘉以保舉武授知州五人知縣二十一人

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縣丞主簿各七人其不堪五人罷之

秦賊盡聚川西總督洪承疇檄諸道兵嚴守要害賊乏食承疇以川

師誘之秦兵伏于梓潼伏發斬千餘級總兵曹變蛟從瀘河小徑入

蜀進至茂州大敗之生擒賊目二十人自成逃出蜀匿于岷岷遂投

西番於是馬科守河州祖大弼守羊沙崖口曹變蛟深入西番番報

自成從沅州逸去裨將金守亮偵賊丙復發兵追之味無大霧四塞

自成遣男婦萬餘人率百騎復逃潛身終南山月餘自陽平關仍入

廣元曹變蛟率兵亦至御民報自成遁登山但山峰壁立官兵步上

其顛哭聲震谷悉誅之乃自成與田見秀谷英張能十七人碎布衣

為繩縋崖逸去奔鄜陽擄竹山杆子手結小隊

丙申城蘆溝名拱極城以內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為備右南門

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北

己亥致仕刑部右侍郎無錫嚴一鵬年九十巡撫應天張國維請存

問從之

請兵部開採山西陝西河南部覆不使而止

壬子許故刑部尚書鄭三俊回籍

甲寅 總兵官尹先民擊賊衡州黃巢順敗之

李自成初走蜀獨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遁去

乞憐于羅汝才得兵數千行掠閩鄉

丙辰故巡按陝西御史錢守廉贈太僕寺少卿守廉在陝西力瘁卒

故閩其勞

西安大風霾

己未故太僕寺少卿鹿善繼贈大理寺卿謹 立祠故 崔

繼揮贈山西按察僉事故 耿之舞贈國子監學正

庚申起吳姓兵部左侍郎熊沅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林贊為

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劉令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三月甲子朔范復粹補大理寺少卿

丙寅揮漢部目赤食等六十騎薄張家口講賞明日又二百餘騎脅

索恭將妻名武乞憐之

丁卯大同大雪

戊辰建 祀宣府膳房堡

兵部尚書楊嗣昌薦職方郎中趙光忭

甲戌晉江諸生蔡鼎奏臣嘗西游宣雲見宣之右衛膳房築溝平野

低墻綿亘數百里雲之鎮邊守口坦迤亦數十里是宣雲之有可慮

也雲中... 到是不可不早杜也所入果在雲則所中必及真定保定彼意以所未入其掠必厚又意吾備在京在邊愈入愈西則常之愈脆龍門紫荆綢繆正在此時白 馬水客路吳王諸口尤要彼以全部擁一口勢不下數萬我欲以數千過之雖廉魏不能待其既入尾後而突擊其不備探其老營衝拔獲此吾便也聞內都督景衡次衙何城可守不可守增險設旅擇吏申法關外諸堡或併或棄或增或減在今日不可不早定也通政司格之不上

丁丑翰林院簡討楊士聰援劾吏部尚書田唯嘉閣臣密報唯嘉為構時田氏蒼頭下錦衣衛

戊寅大學士賀逢聖... 工科右給事中吳宇英... 癸未蔣德標為右春坊右庶子... 覆試河南貢士曹鳳... 衡又安行塔珠... 都給事中凌義渠... 試二義博... 城意伯劉孔昭... 諭兵部清成... 遠巡撫四川右金都御史王維章...

陝西屯聚 乙酉制勅房禮部郎中... 部應恩小人歷事久... 中書特從吏即積... 中官重示籠絡... 合立兵奏又移書... 鶴贈誥大進呈不... 大理寺副前在事... 論死

吏部尚書田唯嘉... 唯嘉貪黷受周汝... 決計逐臣 丁亥總督川湖雲... 卒實元字懋和浙... 知蘇州有惠政... 左右布政使天啓... 徵有器度善用人... 偉人也年七十三... 癸巳戶部主事張...



賊之得勢在溪而賊之去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弱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賊之得計在以塘馬戰而老營避在以火光近而真營遠賊之失計在行營不知備截敵不相救臣請一言之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延經巡撫洪承疇率曹文詔等奮門砍殺而嘉胤賊李老豺破中節據其城巡撫總國事兵道張福臻督兵攻圍而老豺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先貴邑宰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是以惠登相馬守應而蓋忠等賊破城邑亡笑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已奔走逃逆此皆派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以來分頭成夥在秦西

安延慶擊平漢興商維既無處不被賊而汝維開歸南苗額毫以及江北又無處不被賊生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以牽我兵故見多也若可天飛之賊合於鐵角城則盡殲不粘泥之賊合於西川亦盡滅即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合漢中、出棧道關大困矣政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敗遂至不可復收古人以一日而賊救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糧為盡在場圃田苗足供馬食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臣在三原賊屢掠其地初至則塘墩百疾如風而出沒不常殺民衝兵皆是也官兵每偵其老營而後擊不知老營已在數十里外急走矣夜下營焚近賊履舍火光蔽度而老營亦在數十里外潛駐官兵望火光

謀之在圍其計此賊之狡也故夫必其營發烟火使人不知所避者乘勢擊之然狼狽雖有股奇亦不戀戰以少獲衆端在此持賊不難殺在乳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施兵馬三四萬為頭敵分兩軍一追一駐更番迭出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數十所觀望先倡不過一二枝盡一股則論常不必事平東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寒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 上是之建 三萬騎自瀋陽趨白澤宣府偵卒出張家口被執同叛人周元忠至請神漢舊當巡撫劉永祚閱視太監王夢弼俱伴許之徐泰其事兵部尚書楊嗣昌請建 五市不許 新鄉雨黑水

是春榮惑在大火徘徊房占曰宜節章光逃速戎器四月甲午朔丙申奉總督洪承疇官保尚書仍侍郎總兵左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戊戌新廠突斃七百餘人辛丑先是總理熊文燦專主撫盜張獻忠伴許之文燦請貸其罪安置保康山中報可獻忠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遷延未就至是降於殺城文燦受之於是諸賊益輕王師遂莫不可制 進都督王樸太子太保 壬寅兵部職方主事高成名言臣前官刑部在繫一千五十餘人聚

居蒸鬱已即審結 上善之

癸卯朱國棟為太常寺少卿

甲辰劉之鳳為刑部尚書

乙巳御經筵訖 項煜待罪不入諭問臣俾煜回奏又召六部

諸臣楊嗣昌述孟子盈城盈野善戰上刑等語蓋欲欵建借之宛

上指 上曰此孟氏為列國兵爭耳今一屬國雖不能伸九伐之威

何至出漢人下策今後弗復爾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任將之共

嗣昌工章引罪

丙午常自裕為南京通政使

戊申先是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言開市撫賞目前取一大機但

不即輕給稍示鄭重彼遂其欲吾亦濟其事何損成失體之有事下

兵部楊嗣昌覆奏先朝封賞撫賞名其尊體甚正孟子稱樂天者保

天下本朝有之今又一時也建一暫退政我好事成事之會家詢遣

臣各出所長臣不敢偏執以妨大計也

諭戶部均輸累民其山塘湖蕩仍與蠲豁

故 馬鳴起贈少傅

大學士張至發罷

己酉大學士孔貞運致仕

夜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一度掩於月掩成化十一

年癸卯曉刻月犯牛宿猶未如是甚也自春夏至秋熒惑守尾百五

十餘日後去

甲寅魏紹乘為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張承王命璠為刑部左右侍

郎

都督俞勳劉光祚為總兵官鎮守保定

故 監軍副使黃孫茂贈太常寺卿世外衛副千戶

戊午故 吳賜玉贈江西按察使

辛酉 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進進問兵食之計知縣

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

軍需未為不可 上核第一永城知縣成仲龍為兵科給事中兵部

主事郭景昌召對稱旨改雲南道御史

楊士聰曰未幾即有剿餉練餉之加實因曾議而決計也夫為政

須令有餘地雖先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真加

困者乃真困也曾豈真味乎此不過一時逢迎姑借以為功名地

耳

五月癸亥朔錦衣衛工田氏蒼頭獄命再訊

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兵部左侍郎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盧象升乞

守制總督大同山西等處御馬監太監陳奇奏留從之

甲子諭禮部火星連度朕先素服減膳其諸臣各引罪

兵科給事中錢增勸楊嗣昌主款嗣昌引罪

乙丑欽定考選官曾就義李士淳朱天麟黃文煥黃奇過度國鎮為

翰林院編修張翥考法博學其高剛中為博訂王揖舟熊維典李希沆張希夏張作揖耿始然解學尹成仲龍李清孫永澤吳希哲張淳為給事中李嗣京秦廷臻汪游龍喻工獄李春恭任濬楊鶚李雲鴻柯元伯左永圖宗欽一張爾中鄧希忠黃棟御張懋爵王章蔡鵬霄陳天工高明衡郭景昌徐養量羅起鳳工聚奎徐必泓甘維榮王範為武監察御史閻嗣科葉樹聲林景夏屠毛恒為南京武監察御史張若麒沈迅為刑部主事越數日下各部前議可者覆行之召大臣於中極門議擇才議戰守丙寅商周祚為吏部尚書許世董為戶部 侍郎赫理錢法李覺斯為工部右侍郎

丁卯主事李煥夏尚綱沈胤培為給事中李預張懋禧宋學朱為武監察御史

故 劉宇揚贈太常寺少卿

復煥感返至尾初度漸入心宿

終商許總督宣大盧象升守制

錦衣衛指揮 鄒國相請稅煤炭不許降國相于戶

己巳浙江提學僉事劉麟長言八事曰尊聖道曰郵靖難諸臣曰定

禮制出繼子為本生父母喪服小祥內服斬曰射禮曰訪逸才曰清

偽厚曰重教職曰扣火庫編諸生優免章下部議

兵部尚書楊嗣昌言聖慮愷、星未順行青服成膳臣聞月食五星

古來變異史不絕者然亦觀其時注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今茲月食火星在前月已而寅卯之辰臣臆斷之戊申已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已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通值 喜廟成妃發引百官卸英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應 主工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於工角不在中央亦不在下 主工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曆載是日火躔尾一度躔尾十二度相距不遠萬里何為相掩若果掩於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為已酉之寅將謂掩於十二度則火方逆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遲有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留守尾始三月戊寅既而逆後始於丙戌戊寅丙戌納音皆

陽宮至於己酉陰宮乃觸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不勝故其觸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匿若其尚早當復見星當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常之其國貴人共死不出五年國亡李唐州郡隳次漢陽工部入尾則今順德永平之間北地西河工部入尾則今陝西延安慶陽山西汾永之地遼東遼西入尾則今河東河西我與建人共之者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溟渤碣石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常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古月食災或不為大災蓋亦有之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入注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

即將取國獨以為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夷完獲邊郡從之孝明  
 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皇后馬氏德冠後宮  
 嘗承大練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抑不預焉  
 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李絳  
 請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十萬緡  
 常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  
 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誅聖  
 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  
 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 王上儆德以召和治

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若夫火猶進行五月丁丑當入乎心喻  
 旬戊子留而守之六月丙申順執方去心為明堂熒惑廟也五星行  
 入廟謹候其命尤不同於尾 皇上精誠感召星行或不至於心或  
 雖至於心而不犯也

楊士聰曰嗣昌此疏論者謂入相之機括所引漢事稱其年無事  
 故之漢書不從建武二十三年五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  
 討平之從其種人於江夏十二月武陵蠻叛遣尚討之戰於沅水  
 尚軍敗沒二十四年武陵蠻復寇臨沅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高成  
 討之不克二十五年馬援討平之是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  
 于內附而嗣昌以為月食火星之明年何與永平二年少府除就

于星生自後漢編年錄生星者諱下獄死而圖畫事則三  
 年事也事雖在近於月食火星有何涉焉以上諸事故之近日亦  
 有相類建 南下陷七十餘城而連歲深賊橫於楚分即漢之南  
 部武陵不烈於此矣李武清亡子指揮亦死再踰年而有黃斛之  
 役天道雖遠何古今之略相似也雖然嗣昌武陵人也年來彈劾  
 昌者輒錮官抵罪可與劉尚之敗決李嵩馬成之不亢同一例觀  
 而嗣昌之撰君誤國通竊親當亦不媿築版之種與  
 談遠曰星曆之學非楊嗣昌所語而推言之類詳意專為建 而  
 發力主市賞引孟氏引漢款匈奴唐憲慰魏博事以觀一當而借  
 月食火星演之化災為祥奸臣之誤人國巧矣哉

丁丑工科都給事中何楷上言火星四月十六夜逆行至尾八度為  
 月所掩今五月望日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古人皆言月變儕刑  
 又言禮虧則罰是熒惑故欲措刑莫如右禮誠如右禮蓋先省刑今  
 爰書之贖極矣部司謀宥止重辟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數、誰復  
 過而問焉會典熟審事例有輕重囚犯作急問理及出獄聽候之令  
 今亦可做而行否楊嗣昌縷、援引出何典記引建武款塞故事欲  
 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  
 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至熒惑出入以  
 其所命圖載在史記漢書甚明即守犯心尾各有其占不專於明  
 堂 皇上精誠圖籍必垂洞鑒嗣昌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所述皇

治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其在且前言后也後言陰官一屬之  
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嗣昌奏辨於市賞招撫不置論但言科臣  
挑激危機中臣隱禍蓋指雲臺故房一事也

中書舍人陳龍正言夏至祭地預請冬至先一日迎陽南郊或曰以  
禮經諸史未有明文攷易復卦大象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  
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便先王以至日南郊其為省方也大矣孔子  
垂訓彰、如是庸得膠泥偽文不求至當耶或曰南郊果先一日如  
北郊何曰陰本靜方其初生以靜承之陽本動方其初生肯養之以  
靜北郊宜至日南郊宜至先一日報聞  
戊寅遵化善峰口雪三尺

壬午李若星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廣軍務兼  
巡撫貴州

丙戌始定高墻罪宗五年審例又京師官民珠死以下許保候即結  
丁亥施邦耀為南京光祿寺卿

己丑詹事姚明恭王鐸為禮部右侍郎教習館員

庚寅中書舍人陳龍正言頃蒙聖恩許徒沐以下悉聽保候實踰空  
外臣更有請者惟是小民死罪尚祈聖明大擴好生之仁人命至重  
痛極難自誣故不肯再信而取蒸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惟至明至  
聖如虞聖然後存此疑能居此矣耳今日皇仁已霽天心已憐因已  
行之德意擴而統之於民間重犯細求疑情廣開三面臣不敢避矣

古之懲無所

六月壬辰朔癸巳災民厥災傷萬餘人武庫毀空發五千金賑卹

孟周祚為大理寺卿陳新甲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先是有旨并推在籍守制蓋楊嗣昌為新甲地也

雲南道御史郭景昌論大學士孔貞運奪俸三月

乙未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考劾前吏部尚書田唯嘉及前巡鹽兩  
淮御史史堃盜鹽課二十一萬寄中書舍人汪機家命奪機官并按  
之巡視兩淮鹽法太監楊顯名亦恭唯嘉等命逮墜下刑部獄

丁酉湖廣道試御史林蘭及勅大學士張至發乘機屢誤經畫無聞  
薛國觀為禮科時磨勘曹鳳貞試卷知其悖謬購狗不繫吏部尚書

田唯嘉繫權集賄已有繁言兵部尚書楊嗣昌一聞胡阿來手無策  
惟言市言常苟且僥倖是豈 皇上所以奪情意乎忤旨謫浙江按  
察知事

辛丑起惠世揚兵部右侍郎

壬寅戶部主事李鳳鳴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丹  
糾其謫

癸卯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今之輔臣職無不統 世廟實訓云此  
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聖謨至矣哉夫明相職然後可辦相才  
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頃者輔臣嘗數  
人不為不感然未聞搜訪遺才足民裕國也內懷外為已任而不至

考之其或豈其無心報主送然甘或古名臣亦多謂其操之外無他  
習慣而然耳臣愚以為今後凡御武專閣會推各以保舉者之歲月  
之間總計所薦多稱職即其輔賢多曠官即其輔不速將得其人而  
或免拜即其輔功將非其才而兵騎寇賊即其輔答又曰頃自行人  
司副倪元珙請輔臣票擬各自注名票擬之職全在處理持平果是  
非見真自應徹終始始 上是之

丙午張其平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吏部會推閣員不允命再酌之謂詞臣不拘資序前者甚明何濫拘  
游移也其併推在籍堪任者  
已而召吏部尚書商周祚等於中極殿時推馮元颺巡撫陝西 上

以元颺非巡撫才召對三十餘人各問其食 戶部尚書程國祥言  
京師賃房月租及天下會館住人出脩理若干可得五十萬工部右  
侍郎蔡國用言崇文宣武門街石除中道外餘培脩外城

總督兩廣張鏡心至韶州巡撫偏沅陳虞漢至桂陽巡撫廣西林賢  
至全州巡撫南贛王之良至南安會師剿寇

辛亥故 孫贊化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速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余應桂  
甲寅鍾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乙卯吏部 侍郎劉宇亮禮部 侍郎傅冠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  
尚書楊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國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薛國觀俱改

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復樞吳進禮部侍郎  
即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嗣昌仍署兵部

丙辰進盧象升兵部尚書仍總督候代

丁巳武英殿中書舍人許驥許承欽原吉士鄭鄞杖母汚妹媳常下  
法司

庚申董羽宸為吏部左侍郎方孔炤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是月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大旱蝗

建 屯大青求欵巡撫遼東方一藻以聞言敵強我弱引隆慶封條  
於故事兵部尚書楊嗣昌陰主之總督宣大盧象升言請市不請賞  
許棟漢不許建

七月壬戌朔命楊嗣昌大祀大慶慶傳制頒詔諸大典不預直閣素服

朝請召見如常服隨班其入直受事俱如所請嗣昌奏先理部務早

則早入直晚則晚入直倘竟日晚則免臣入臣父服歷二十四日母

服歷二十一月然嗣昌於丁丑二月趨朝時父服闋十八日母服纔

五月也若奪情之命又先乎此

癸亥溫體仁卒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修歷司業諭德庶子少詹事壬戌進禮部右侍郎甲子轉左

夏去丁卯十二月起南京禮部尚書崇禎戊辰二月改北協理詹事

府十二月許錢謙益故小不公大為朝議所訾明年六月兼東閣大

學士直閣歷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終

丙六月罷快刺除除廣福園象奉禮太傅道文忠進甲申弘光朝有  
旨奸佞異常貽毒深遠奉廢益以昭公道降武乙兩從之

乙丑工科給事中何楷論楊嗣昌入閣吉服忘親有責楷苛求  
戊辰郭建邦為太僕寺卿

詔責總理熊文燦

少詹事蕪翰林院侍講學士黃道周言宣大總督部推有在籍守制  
之旨遂舉陳新甲天下即無才未宜移借及此也聖主焦勞十年卒  
欲與不祥之人拂拭之責其成功萬、不可況比來寧錦偵胡尚未  
越塞而宣雲擊報云九營十營衣青峰甚多且如議賞兵部云義州  
馬市可昇 陛下亦思諸臣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空破非常之格

以奉不祥之人也楊嗣昌奏辨不問道周又力斥款議曰無論建  
必不可款、必不可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邊  
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而還謂款建、之後可撤兵中原以討深寇  
此亦不思之甚矣

談遷曰異時建 款塞中外陰王其說 天子未之許時款建

何事須款直窺我耳頃聞彼初志頗悛切非詔也若然則深憂過  
計之臣不無膠泥手哉曰否、匈奴和親謂利受盟曾幾何時即  
鳴鑼向於塞下今款強我弱又中行說李信之派以嬰之城守  
堅瑕兵甲聚散如燭炬數計然肯交臂奉約東等於德谷必不取  
之款也或一二歲無還勢亦邀索不已徇之難廢持之易離與其

悔後易者慎始故廟議堅定難無款於款事未敢以為非也

已巳 科給事中熊維典科吏部尚書高周祚徇私周祚引疾不許  
召文武大臣於平慶及少詹事黃道周 上諭吏部尚書高周祚杖  
卜濫徇周祚引咎論戶部右侍郎許世蓋據餉次問楊嗣昌建、哨  
騎六千又送砲各路奈何對曰今秋敵入事殆未款又塞外險阻恐  
非所便次問刑部劉之鳳王命璿次問工部劉遵憲李覺斯次問都  
察院左都御史鍾价徐鑄等各對此次問道周曰朕自經進來頗知  
學問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朕時適杖  
卜果無所為乎對曰無所私 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  
跋為對曰先草上未刻晚止 上曰三朕誰止之曰同御御史林蘭

友給事中何楷有跡恐嫌疑 上曰今遂無嫌乎曰以天下綱常邊  
疆大計失今不言後無及矣 上曰頃聞言路何必今日曰在先可  
不言今嗣昌簡任所惜綱常名義非私也 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  
物遂非我 太祖祖訓云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政是此革  
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為蕪未為清道周曰伯夷  
大節可觀心事明淨孔子遂許其仁 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抵揚  
嗣昌奪情嗣昌出曰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父母臣當再辭但明旨  
敢迫黃道周學行人宗今朕上自謂臣不如鄭鄭臣始太息絕望古  
人有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鄭之杖母出禽獸下道周又不如鄭何  
言綱常 上曰對君有體前疏綱常後楷若耳道周曰臣實過激

上曰爾等諸大臣終有別故曰臣不忍見奔情 上曰若然何不如此  
 鄭鄂也曰臣文章不如鄭鄂 上責其朋比道周曰來惡必察 上  
 曰爾昌薦陳新甲何云邪彼曰臣不識新甲但蜀人皆言之 願兩三  
 盧象升可司馬不可政府 上曰今人有所為尤在綱常名教道周  
 綱常名教非臣一人之私 上以救鄭鄂者之對曰宋人惡李定不  
 服喪賜林績粟帛以風之臣如救鄭鄂而恭揚嗣昌非所以救鄭也  
 上命其明說對曰古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諛諂而譽之人多臣不  
 不言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偽而辨順非而澤祀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道周  
 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心無私 上以編激恣口叱道周去道

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 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 陛下負臣

上曰爾請書多年抵成按口道周又辨忠佞之分 上怒甚嗣昌  
 已優容 上曰道周放膽嗣昌言彼負盛名 上曰此即優容矣請  
 臣退 上召回諭以母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

談連曰人主之威猶雷霆也人臣對往、十不達一二伺指望  
 色若靡波隨比、然也 先帝天性嚴重唐爾遜危於前蓋道周  
 見於後勁氣直詞百折不挫傾朝所未有也而黃稍褊激力稱鄭  
 鄭已失其倫至任宰藉口 天子忤也孔氏深信宰予將無同予

時無儲流黃土惜哉  
 壬申趙錦衣衛以鄭鄂獄

八月辛卯朔壬辰李崇慶為大理寺右少卿

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剿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巳禮科給事中解學彥劾巡撫河南常道立塘報大捷與總監劉

元斌盧九德所報互異設良詭罪

丙申翰林院簡討馬士驊上記注命補其遺

丁酉安定門火藥局後突圍子祭酒陳演方主祭碑中其臂自四月

六月屢見警

楊士聰曰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為甚迨後辛巳罷內操

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與

夜焚或復故度

己亥李維貞為南京尚寶司卿

癸卯添寇自虹縣陷睢寧

己巳廣西道御史楊鶚言臣縣武陵故交陞左叅政馮貴故青州提

學副使將信故貢士葉元亨並宜賜謚章下所司

趙姚應嘉南京太常寺卿

初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務速善使子弟仁讓

庶藉近戚以倡衆親倘泛視故違 祖宗之法其誰敢私

諭外戚郭振明等曰皇親駙馬之象姻聯帝室祿享天祿回視閭閻

不啻天淵亦是英仁人君子當此遠際必安心守分不負國恩厚德

養儉以保身名乃有義棄禮法或濫交親權臣縱令惡視漁肉小民



受獻肅名科道勝御有司畏忌彼輩、細民含冤抱恨惟其請呼號而已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嗣斬顯則月刑人鬼交責即樹心自悔嗟何及矣 我宣宗皇帝外威事暨分別善惡各有報驗足示勸戒特賜省覽蓋不干法紀即是尊君不思害人即是積德在國恩禮無虧於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時外威張春等數家誑財虐民每微子錢奪人田宅子女故有此論

已而吏部奏言廢諸臣陳子柱劉宗周王志道鄧英李化龍吳象周魏呈潤莊整獻李汝燦王績燦蔣爾選吳彥芳吳執御李曰輔命再獻奏

辛亥李玄為戶部左侍郎陳演為少詹事署國子祭酒黃起有為左春坊左庶子

癸丑大學士傅冠予告

已未逮前兵部職方郎中苗思順思順居家怙勢蓄養亡命為奸利卑陵知縣孟泰浩以聞

屬夷哈喇慎求款市總督宣大盧象昇以聞

羅汝才會群盜患登相常國安留一龍于陝州遂南掠內鄉浙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朔辛酉吏部日者甄別京堂僅借數人調南京或回籍曲示調停其仍議之  
壬戌魏階玉河縣

國權

建一入營子路待青山之果以越遠去薄堂測遠東則能兵下志科  
寧遠等未獲交戰斬十九級而退建一南下

十月庚辰朔辛卯戶科右給事中鄒士楷論保舉法德行宜重濫舉宜嚴考核宜詳 上善之

嚴京師守備倣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入援紹遼撫方一藻聞撫朱國棟前撫陳祖苞分守命總督宣大盧象昇以總兵楊國柱虎大威

進易州出其左且陞見移青登天津之兵出其右檄總兵劉澤清以山東兵過其前高起潛為應援

癸巳召文武大臣及總督盧象昇於武英殿 工問象升方略對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 上色勳久之不憚曰朝廷原未云撫所云撫

乃外議耳象升曰敵之所忌者、宜防偏陵竊以震人心可慮也趨神宗以撼根本可慮也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糧道可慮也厚其

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四應則散出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 上壯之命出與本兵楊嗣昌議象升主戰嗣

昌消阻敵、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升起別選昌平

甲午盧象升以兵三萬扼昌平然胡騎日南不可遏象升令諸帥各選初卒於十月望夜分四路襲敵營約刀必見血人心帶傷馬必喘

汗逆者斬總監高起潛遺書泥之曰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克宜用寡種、阻撓象升請分兵楊嗣昌以宣府大同山西兵

屬象升師二萬象升刻期誓師於葦華城慷慨涕下如雨嗣昌不能

平思阻之擬音今赴通州統總監高起潛奏升不赴副昌奏款南下  
 總督應趙通州就監敵未下總監應趙京就督象升款曰本兵不過  
 令總監統我師期耳意甚會嗣昌赴軍中象升曰公等堅意撫獨不  
 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印劍長安口舌如鋒倘唯、從議  
 表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軍不念衰衣引紳之身既不能移考作  
 忠奮身報國將忠孝屏天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  
 以尚方劍加我頸乎象升曰尚方劍須先我頸如不礙敵未易加人  
 舍戰言撫非其所知也嗣昌曰從來言撫象升曰周元忠赴彼講款  
 數日往來其事始蒞督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周元忠  
 蓋蘇人清卜者善遠人故遣之建、以事大而專令蘇人來直玩我  
 欲斬元忠乞哀而止時、工憂邊嗣昌奏曰臣惟胡而不而耳果  
 盡南不過捐數十城我援師屠集可使隻蹄不返、工善之  
 壬寅吏部尚書高周祥請召孫傳庭於陝西出潼關移山東巡撫顏  
 繼祖守德州從之於是撤延平甘固剿寇之兵咸剿胡孫傳庭以降  
 將白廣恩主根子等領萬人出關總督洪承疇以左光先馬科崇時  
 華副總兵張天祿尤捷在仲亨賀人龍劉光先王存仁王五顏全守  
 亮李國禎阿古素等領四萬人繼出潼關合兵十五萬  
 癸卯故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閻夢得贈太子太傅  
 甲辰虞象升襲建、失利  
 高起潛部將劉伯棟敗於蘆溝橋

庚戌當自裕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糧儲趙光祚  
 為右金都御史巡撫保塞  
 壬子傳永淳孫必顯為兵部左右侍郎  
 諭總漕分監各太監盧維寧推進楊顯名從使收糧入城毋疎失  
 戊午兵部、壬事沈迅請增設畿南兵備山東巡撫不得離德州  
 楊嗣昌覆從之於是定州蠶縣廣平河間各增兵備道一改沈迅為  
 兵科給事中  
 洪承疇孫傳庭率諸將先後出潼關入援羅汝才聞之謂其勦已也  
 率九營從鄆陽漢諸亂派而涉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  
 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撤止諸軍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汝才于迎  
 恩宮署校游擊將軍供億甚備  
 十一月己未朔辛酉京師閉門自守  
 壬戌玉田教諭陳欽命走多羅堆士民俱奔諸生桑開基勸死守眾  
 唾之知縣楊初考亦走奔入城  
 癸亥建、掠良鄉高陽涿州趙河間自入塞分四道一趨滄霸一趨  
 山東濟南一趨臨清一趨彰德衛輝  
 甲子前吏部尚書田唯嘉子敬宗在獄捐助不許後遣戍援恩例納  
 贖千金  
 丙寅召對文武大臣詞林亦集內侍入告乃并召工科都給事中范  
 叔泰叔泰曰今敵已臨城尚無定議不知戰乎款乎、上問誰款曰

外間有此議又凡涉籌款不傳俸其事 工曰橫市不抄傳如  
行間塘報訂禁也 吳江憲憂餉詰 寺丞戈允禮即言借債款  
未曰戎事在於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天而金地而粟何濟 工  
曰朝廷何嘗不欲行法大學士劉宇亮自請視師 工壯之旋又自  
改察閣頗不當工意

翰林院編修楊廷麟改兵部贊查主事赴總督盧象昇行營先是過  
麟工言 陛下有捷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始建 未犯塞高起  
潛方一藻曰當款楊嗣昌亦曰當款吳阿衡曰款之可恃嗣昌曰亦  
款必可恃表裡煽謀宣情泄弱大言張虜恐喝國中以抗聖諭四夷  
聞之咸有侮心一旦東西從約堵順失守款之誤國遂至猶豫不斷

以至此極也誠及此時 陛下赫然一怒明正言款之罪諭督臣某  
諸路援師不從中制以今一創必將東遁後陣間之不敢再犯其次  
在擇士其次在據勢在次在用間今事鮮任人嗣昌聞人語戰未敢  
色變絲此志何以致功凡天下之功不成於智而成於愚者之  
才不生於巧而生於拙 陛下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三捷之  
章豈曰乏人乎又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閣恨國有  
若人非社稷福既改官從軍衆升曰敵勢盛官兵趨之不返陵即走  
京我兵寡食乏不敵敢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為我往其定與撫按  
乞糧我且悉兵誓死報國矣

建 犯定州

二故選曰世高陽楊相每行邊報免其其人鬼格多智曉時運  
事繼再出鎮柳蘇千里之外及遇一孤城卒覆巢破那柳福未可  
長恃耶馮氏保涿州而有餘孫氏保高陽而不足二相軒輊懸甚  
而堅瑕相反此其故又未易解也

癸酉建 連陷衡水武邑東強雖澤文安肅州阜城

甲戌丁啟豪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丁丑令孫傳庭暫駐其定總兵劉光祚左良玉屬之

戊寅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陳祖苞先揚繩武為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州邊備巡撫順天

庚辰建 圍威縣明日陷殺邑人翰林院 王建極建極天啓乙

丑進士

甲申拾廢銅鑄錢

乙酉朱國柱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督理軍務

山東總兵官倪繼入援抵德州而返 工責之

建 詳德州渡河歷臨清分道一趨高唐一趨濟寧合於濟南

丙戌建 至內丘知縣高翔漢力守踰旬始退

羅汝才既撫分屯群盜于房縣竹山鄆西均州言不願為官會餉惟  
為民耕田此中而已文燦撤汝才散脅從簡脫壯立功汝才不聽與

居民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也殺城汝才遂與為聲援

十二月初五日初庚寅翰林院南討房承美以薦刑部主事張鳳蕭召對

被酒失所言表謝罪... 辛卯諭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各鎮援兵奪虛象升兵部尚書以侍郎  
總督仍同高起潛戴罪夾剿初以孫傳庭代象升大學士薛國觀楊  
嗣昌而奏臨敵易帥恐緩師期不若留象升責其後效

壬辰建 入臨治

丁酉命總督洪承疇以昭狗溺職削籍

僕寺少卿連陷平鄉南和沙河元氏贊皇臨城高邑獻縣

戊戌賜孫傳庭尚方劍總督各鎮援兵

庚子大學士方逢年罷逢年召對不稱旨

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盧象升戰晉庄敗績死之象升所部兵不滿  
萬而建 分道一自易州趨真定一自新城趨河間一自涿州趨定

典勢在劇象升戰慶都斬百餘級總兵楊國柱虎大威又戰殺傷相  
當象升銳志合兵同其隙有旨切責象升遂分兵援真定身至保定

決戰至藁城謂兵部贊畫主事楊廷麟曰公回真定手書求高起潛  
相援起潛不報近營五十里竟走臨清象升將兵五千乏食哀呼莫

之應晨出帳北向拜曰吾與爾輩並受國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  
衆皆泣於是拔寨蕙程至賈莊擊敵射一時敵合圍進我軍疾馳衝

之敵退象升曰今雖勝彼必忿集甲來我慎勿怠明日敵突我營象  
升曰誰為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戰不勝且卻象升大呼曰虎將

軍今吾效命之秋也母自愛乃格後時皆性奮力奮戰身中二矢二  
刃猶舞時不已馮謙遇害年三十九歲大威楊國柱皆清圍以出高

起潛聞之欲西走里遠仍東行二十里值敵伏師潰侯拱極失平遼  
將軍印起潛僅以身免大學士劉宇亮次定州聞敗仆地遂入保定

總督孫傳庭行營而虛象升以楊嗣昌高起潛始之謂象升嘗不死  
諭四年手祭墓贈戶部尚書謚忠烈

楊士聰曰虛象升死於晉莊以高起潛促之感情出戰而死共亡  
萬計千總張國棟報兵部楊嗣昌問其始末欲增飾退怯之狀據

以上聞國棟不肯嗣昌怒夫之者五終不易口但曰死則死耳忠  
臣而以為運力戰而以為怯何不可誣也

談遷曰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武陵當國盧總督  
不戰死即當微死一等耳身死於戰曹莊雖敗結髮奉一當勾奴

亦計無復之矣聞寧之帥不欲戰宣雲之帥不任戰風塵多故互  
令封疆之臣亡論堅怯惟要人斷之是懼嗚呼尚忍言之哉且

也恭帝原野亦無可罪必深文誣構豈以張春事概珠其身後乎  
道議程詠恩對惟蓋末世所論功罪寧有定乎

進禁廷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丁未總師失利楊嗣昌鵠三級失城各官余世名鄭以誠侯光國葉

夢熊連下利都論辟許中允成達劉鼎等削籍  
甲寅劉曰俊為右金都御史從撫張雲督理軍務

御馬太監連承清分守蔚縣西備

乙卯建 陷東昌我獲師難集俱觀望敵中外切望

丙辰張其平免熱玉田為右余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荆等關王

田以 同知半年還昌平道俞事諭月開府最速化

兵部督查主事楊廷麟以虛象升事聞 上謂大臣降亡死雖事由

其調度外錯蓋楊嗣昌中之也太監高起潛懼并罪據象升死楊嗣

昌還帳下替三人往驗報死狀痛鞭之其二人橫殺獨俞某曰虛總

督督戰沒不可証也竟斃杖下巡按御史 下順德知府于穎叟

之類曰日從定州城外得其骸雜中刀矢血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

兩泣事始白

建 連陷昌平寶坻平谷薊霸景趙清河良鄉

丁巳建 陷玉田知縣楊初芳降堵生余開基死之

己卯崇禎十三年

正月也朱朝

庚申建 陷濟南先是巡撫顏繼祖奉命移德州建 梓至棹城而

工吏卒該走巡撫御史宋學朱方肩與出院聞敵登西城役隸俱奔

學朱過害不得其體同時左布政使桐城張東文督糧副使孝感鄂

謙濟南副道使黃國周之訓都轉鹽運使 唐世熊濟南知府醴

泉苟好善同知 陳虞胤通判 熊猷歷城知縣蒲州韓承宣

臨邑知縣 宋存先武城知縣 李承芳博平知縣 張列

宿莒平知縣 黃建極俱死之提學副使翁鴻業推官陸燦俱遁

不知所終德王由 權被執諸郡王並見殺濟南發掠一空

談遷曰濟南一大都會也磐石之宗干城之任謂百世可賴乃晨

攻夕陷曾無旬日之守則玩愒日久戎備寘而弗講也撫標財三

千人類繼祖移守德州時難其爾而諸臣俱選懦不任憐則雖經

照則免脫塗炭生靈禍頓齊社自濟南始其後諸王失國相繼延

而未有已也漢安平王緒為張角所掠國家晴王得還朝議復國

李奧子緒在國無政為妖賊所據守藩不稱稱辱聖朝不宜復國

議者不同緒竟歸藩輸作左枝德王事政同惜無以安平王例之

長章異域深俘沒齒悲夫

總兵楊國柱虎大威奪秩令募自效

故青州按察使孫元恕子先前求加卹卹已廢贈不許故萊州知府

任城建國縣清縣自臨清分改  
副總兵祖寬三百騎援濟南敗沒寬本胡維為祖大壽侍兒敢戰  
翰林院簡討楊士聰予告

乙丑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及曹化淳蔭錦衣衛百戶李經考  
廢試百戶

丙寅享太廟

丁卯林棟隆為刑部右侍郎

史科都給事中郭九鼎請行營改監軍專紀功罪從之

戊辰督學大學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會兵十八萬自晉州援濟南

祖大壽亦自登青至

命雲南道御史郭景昌巡按山東及數共事情形景昌至撫濟南城

中積屍十三萬餘悉焚倉粟賑貧民

己巳李先春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壬申甄淑改刑部尚書蕭奕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甲戌建自濟南臨東平

乙亥臨華縣復至濟寧臨清固城

丙子兵科給事中沈迅薦張縉彥任濬黃奇過涂必泓張若麒於是

翰林院簡討張縉彥改兵科都給事中

建 廟營女館陶

趙撫濟南右副都御史盧道三劾籍以賊寇渡河也  
即申捷命至張秋凍平鞠汶上焚原莊驛攻兗州距徐州百餘里居  
人南渡安慶巡撫史可法駐徐州督學大學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  
等會師於大城

丙戌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志舉薦地方人才王在晉許崇卿周鑑  
習王威等 上責其私濫

丁亥莊欽隣為吏部尚書鄭崇儉為兵部右侍郎黃右僉都御史總  
督陝西三邊軍務昌平道僉事李仙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姚明恭張四知為禮部左右侍郎孫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安之為南  
京國子祭酒

戊子楊御著仍原官總兵鎮守山東

閱視太監高起潛奏德王幼子五歲內臣張國忠等搗匿民間命衆  
之

大學士楊嗣昌請移登萊總兵於臨清獲南北倉又郡縣鄉兵或改  
府佐為將領或改州佐為守備縣佐為把總否則裁儒學訓導一員

代補武秩文武相兼古制也市馬西寧道遠近地馬弱宜以各鎮朋  
椿銀委官買山東河南北馬如路將給百匹守備把總給五十匹放

牧孳生十年內將見蕃息 上是之

建 攻滄州清縣趨天津

是月翰林院編修吳偉業上言今日防危極矣 皇上當下末痛之

諸將人罪已思各懷文帛死無志肯功業暴使父老子弟悲憤同仇  
人心勃然戰氣百倍夫臨濟一州耳賈人千金賈士報用破賊今以  
京師之大公侯青威之威 皇上召之使效忠義激之共捐家財以  
募死士更出空頭告示數百道懸犒有功使入敵營曉其輜重毒其  
水草臣以為敵氣已惰 陛下威靈四暢敵必遁逃但敵去之後方  
勞聖慮耳今日之計亟遣知兵大臣選銳九邊并益以川浙兵各數  
千人預防今秋然後大吏法制上下軍民日夜事戰彼不過一州之  
地其所用降人降將非盡知兵也但彼飲食長技皆與兵合我之飲  
食長技皆與兵反士大夫奴婁習故曰毋動為大耳是以坐困苟非  
曠然盡變其俗臣知中國不能以一歲為安矣衛所者 高皇帝所  
以脩郡縣之備也事久廢微產廢廢弱今宜清餉嚴軍甄用世職其  
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收召義  
勇互相唇齒以壯干楨且民兵法壞極矣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  
得將將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勦兵若夫備邊之道在乎選  
將守國之道在乎食足今省試武科半出情面京營聽用不過粗才  
誠做保舉之制大州縣十人六人州縣以上之府、以上之撫按  
兵部覈而校閱之設有不稱職坐舉者禮數既優士樂為用焉。虎  
臣端出於此然足食則京師根本矣 皇上下積粟之令公侯青威  
於山東河南遣人收糶預備平備毋致傷農私窳既充蓄積足恃今  
天下郡邑社倉積穀徒具文書臣請張其贖銀盡輸米粟私折銀者

罷亡故漢人有言曰數石之重中人弗勝此法一行上官之符不能  
取下吏之慮不能充緩急凶荒具有備矣  
二月己丑朔

壬辰兵科給事中沈迅請破却縣安集招林梅格埋皆新補各官  
勒限赴任從之  
巡撫山東右金都御史顏繼祖免速都督俞事 總兵官倪寵降  
太監高起潛三級總督孫傳庭一級督察大學士劉宇亮戴罪  
司禮太監崔林清理兩浙鹽課各項賦稅  
丙申督察大學士劉宇亮刑符敵退官兵復走滄州鹽山宇亮奏請  
將尾敵不戰中及總兵劉光祚而楊嗣昌請謀逐宇亮誅光祚旨下

諸將各引兵去光祚亦不在營適有武清之捷宇亮下光祚武清縣  
獄以請且告提 上以條條條叙殊為平哉俾九卿科道議閣住吏  
科給事中陳新故兵科給事中沈迅言其輕謀別藉薛國觀擬旨候  
事平另議 上克重遣說者謂宇亮入光祚厚賂云楊嗣昌所稱不  
令其歸返者而護耳  
談遷曰綿竹善擊劍募封侯之業合我首揆駭行間橫戈十萬  
所謂結髮幸一雷單于也曾不流血苦戰望旌而反何以重嘉命  
間執謀愚之口竊為綿竹耻之喬是而往武陵南征不復宜與北  
討終未越通州一步曲沃西剿汚及簡書復曉。焉談兵廟堂之  
上宜斷金炎亦何益之有

戊戌官軍逐胡叛斬三千餘級總兵祖大壽張運忠伏兵甯城之楊家莊逃斬千餘級大抵逃回難民也建捕載而東避竄走虛西至青山口總兵陳國威於喜峰口同而兵前營副總兵在東德擊卻之未出塞

劉景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與一衛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追論故臣大總督梁廷棟大辟奪錦衣衛世蔭張雲鵬王國臣張巖郭雲龍等各遣戍

趙州判官王世泰原榆林街應襲指揮求改武衛  
癸卯翰林院修撰劉理順言六事作士氣矜民窮簡良吏令師期信常刑招賢從上是之

甲辰徐石麒弋元禮為左右通政

乙巳保定天鳴

戊申太僕寺少卿王萬象免以私營山東巡撫被劾也

吏部署都事左侍郎董羽宸言裁官奉旨大選屆期赴部聽改各官莫知通從臣不得不列劄以請如通判正六品若改用對品止留守司經歷而府判由科貢予以銜幕本合宜要其才品優則降改推官餘降州縣一州判正七品對品改用則布政司都司副理問行太僕寺苑馬寺主簿鹽課司經歷鹽課司副提舉京外銜經歷鹽課司招討司經歷若正金出身撫按正薦例陞知縣州同知如由監吏則補前關其補改州吏日縣丞者聽之主簿正九品對改則布政司照舊

檢校恭馬司大僕按察司照舊各府各置慰司知事其歲貢額改奉官聽之臣又有請馬各州縣練兵官各一而所有兩通判或三四通判或州兩判官縣兩主簿如督糧督捕水利莞河之屬各有職掌駐札或裁助堂之一代以練兵 上俱從之

庚戌馬思理為尚寶司少卿

先是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絀然溺職有旨責聚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奪歲俸 上不憚竟請山西按察司昭厲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不能改正奪俸六月 上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右布政使以翰林院編修林增志薦入并責增志亦列

壬子司禮太監王允中守備承天中之秀誤督九門

巡按撫松常鎮御史王志舉劾本兵楊嗣昌胡度無能封疆壞極

上責其借題自獲

建 攻遼東松山城回日不克毋不犯杏山

甲寅吏部署都事左侍郎董羽宸署都察院事

丙辰逮前巡撫孫雲右僉都御史趙光怵

左良玉破賊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 馬守應請降於監軍孔貞會

未決質一龍李萬慶東走合于馬道忠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戊午朔召工部左侍郎張慎言雲南道御史 貴州道御史

王範於平慶



皇子慈順亮造封悼王攝曰靈時疾甚言九蓮菩薩來云上薄待成  
漏如不悛且殤盡 上聞大懼初工籍武清侯李氏田是復其爵免  
籍其封蓋內臣託皇子神其事上嘗未嘗聞也 孝定皇后夢九蓮  
菩薩授經覺而記之錄入佛藏作慈壽寺後立九蓮閣塑像跨鳳傳  
皇后即九蓮後身也  
上聞左良玉部兵淫掠者之

乙酉召淮揚道恭誠鄭二陽於平慶問練兵措餉何如對曰臣初  
州各營設有官兵向來相沿虛冒臣刻意簡練有一額即求足一兵  
隨練之故歷五年防寇不請一兵一餉 上曰此一方事謂天下何  
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堪用則兵不虛冒餉自足

用是嚴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 上問練兵曰臣所  
見只以恭游而下官練之 上曰何也曰如恭游選千人總選十百  
番按兵法 上問措餉曰措餉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如鼓鑄  
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 上曰近者各處災傷餉乏奈何曰  
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如揚州有催餉主事不如以巡按赴之 上  
曰催餉主事非定例也鄭二陽又曰臣見破破州縣慶都樂城並宜  
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 上是之  
丙戌兵部上裁練事宜曰地分銜級曰人用世科曰行移節制曰功  
罪者成

是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言失事五案初破正閣屬營城運石匣

國權

清陽山則總督吳阿衡總兵吳國傑總監鄭希詔道臣黃家吉援容  
總兵王承胤宜罪又青山續入則巡撫陳祖苞總兵陳國威分監孫  
茂霖道臣李挺宜罪又破破城邑則總督盧象升總監高起潛總兵  
王樓楊國柱虎大威侯拱極督查則楊廷麟巡撫張其平總兵劉光  
祚總監方正化分鎮陳鎮夷道臣李九華劉在朝王之栢吳陽天津  
巡撫杜三策總監盧維寧總兵劉復戎道臣蔣恭楷宜罪又失陷蕩  
封援兵則督察劉宇亮總督孫傳庭總監高起潛及調發運留諸將  
李績祖寬郭進善楊振王鳴善徐成友屠朝相劉伯祿李得成巡撫  
顏繼祖總兵倪寵巡按宋學朱等宜罪又飽馳出口援兵則督察劉  
宇亮總督孫傳庭陳新甲等宜罪以上五案在邊首論入口則墻路

更重在內首論失陷則藩封更重若出口則罪有差等法無寬恕也  
又及巡按御史劉呈瑞張懋煥兵部職方郎中趙光忭外郎孫嘉  
績大學士楊嗣昌 上是之

四月戊子朔吏部署部事左侍郎董羽宸錫二級以枚卜延緩也  
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栢回部郭建初為順天府尹  
辛卯左都督楊德政為總兵官鎮守保定

左良玉破賊于鎮平李萬慶亡降州民變以自給良玉諭止之不聽  
壬辰命駙馬都尉華永固往濟南告慰先德王國

癸巳撫治鄧陽右金都御史戴東吳先  
仇維栢李邦華為南京戶兵部尚書進巡撫福建沈猶龍右副都御史

甲午鄭二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王鰲永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鄆陽

諭兵部彙崇禎七年後條奏脩練儲備刊布天下

免高淳去年早理田租

丁酉逮前巡撫四川御史韓一光以苛索也

辛丑復故大學士文震孟官致仕先是丙子六月震孟卒撫按以聞位不敢報訃至是吏科給事中吳麟徵奏震孟由田間而侍從由侍從而輔臣皆出於 皇上非常之知遇而 皇上所以於諸臣之中殊恩獨斷簡置論思得非以震孟在 先朝則催折非常事 皇上

則勤勞最深而至春秋進講時又聞其慷慨敷陳故沃良至 皇上虛懷注聽採納獨深此當慮記之中無俟臣言之贅 皇上恩威所被並是生成其於震孟之去又得非稍示琢磨以定環珞之賜而惜其悔罪自傷假年無術益為長逝寂矣夜臺景運難逢恩光有待皇上亦惻然而動遺簪散履之恩乎或選故官或量加恩卹一注念間明君臣始終之誼

壬寅夜月食

癸卯禮科給事中姜珠言近月以來傳 皇上建設齋醮臣私疑之正德初年從事內典太監劉允馳驅西域十數年間持咒結印常其時已靡費大官批傳道路 皇上懲前毖後聰明絕世豈真見不及

此固曰取僕爾然唐虞之寬仁必非佛氏之慈悲也宋社之長危必非佛氏之禍福也禩役、為以九重之尊對而竺之繁文此臣必不敢以為可也山西道御史虞惟義亦言之不聽

曠鳴鸞為太僕寺少卿

諭釋輕繫

甲辰張天麟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復前王永光吏部尚書官其太子太保未復

河南奇士窮豐牛金星有罪成逃

丁未張光祖為後軍都督府金書

戊申大學士程國祥致仕

左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擊賊斬首二千七百級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巡按雲南御史徐必泓言四事經夷司以真遠民慎銓選以飭吏治嚴糾劾以新耳目稽程限以申新命 上是之

庚戌李萬慶率眾四千解甲降于良玉看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人

辛亥榮王由棹虎誥曰憲王

乙卯補工 孝靖皇太后孝純皇太后冊寶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請行鈔法

薦舉縣丞沈時請開採報聞

丙辰建巡撫山東御史郭景昌論濟南共事殊略曰濟南藩封

之變推司中樞而禍至此豈非楊嗣昌拱手送之歟耶使當時倪  
寵勤王至德州即令就近守濟寧類繼祖遣反濟南未墟也今倪寵  
類繼祖既速常死而嗣昌罪出其上即濟南不發故兵死有餘事矣  
若不先正其罪今苟延性命混辱朝班仍議人之功罪則功罪不愈  
為不明何以懲前又何以懲後乎 上怒其黨同伐異借題攻抵速  
下獄景昌又從獄中上章論嗣昌謂忠佞分塗止論臣言之當否何  
論臣跡之同異有旨切責十一月戊戌代州

是月京城沒濼廣五丈深三丈 科給事中夏尚綱言連年胡騎入  
犯皆藩籬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壅水足拒則去冬長驅如通德滄濟  
其為廣川巨浸如後無幾而揚鞭飛渡如人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  
不在險明矣今擬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移而用之於巖疆要害使胡  
騎不敢躡入之為得哉

五月丁巳朔大學士楊嗣昌奏失事五案曰邊備失機曰陷城曰通款  
曰藩變曰損將 上從之邊備失機邵希詔楊考趙光壁田祿劉文  
耀孫宗簡城陳祖苞張其平李泰隆趙之鵬胡三省張昌期王應元  
李芳塘雷之渤徐完一劉銓程運晉胡應瑞通款高唐知州尹亮陳  
相望郭士貞楊炯藩變類繼祖倪寵祖寬郭進道揭特李重鎮劉銓  
縱敵出塞孫茂霖陳國威崔東德韓文獻

戊午脩奉先殿成  
己未創廣生為戶部右侍郎兼理京省錢法蕭譽為右通政

山西撫察副使魏子章請禁有司收賦羨耗違京官搜括天下錢糧  
充餉從之

談遠曰財猶水也挹注則不涸壅則涸矣故官民相通中外相餉  
今奉天下之大慮較塵埃無纖渺之贏必歸於左藏而後已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國家久長之計奈何以不再令也

督理錢法戶部右侍郎李玄言部覆常二錢以四十文抵銀一錢今  
聖諭以萬曆泰昌天啓常崇禎制錢俱六十五文抵銀一錢則常二  
錢正三十二文半為率者未下玄遠榜示錫二級  
徐人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王繼謨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雲  
薛世謨為光祿寺丞

六月丁亥朔張三謨載與為大理左右寺丞

己丑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楊嗣昌復原官不叙姚明恭張四知魏紹乘各賜金幣蔭子入國  
子監前大學士張志發孔貞運劉宇亮傅冠程國祥方遼年各賜金  
幣有差太監曹化淳蔭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元斌盧九德李承芳下  
希孔王裕民王德化並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俱叙運籌卻敵功內瑞  
倖昂亡論執政恬不為辭於心安之何哉

庚寅光祿寺錄事孫晉推南京太僕寺丞 上以速爾陞轉各衙門  
一體孫晉凌驥詰吏部文選郎中林胤昌同奏不聽補  
癸巳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言保舉法試開門卷去之或心微赴公車

者古又謂正以孝取人則勇者則股怯者履墓工以廉取人則敬車  
贏馬惡衣菲食宋臣孫執曰得人有道在知人知人之法在青甯當  
今最急毋如強兵裕國草澤間果諳練兵法留心圖計不費加派而  
九邊充足授之以官必試而後用毋用而後試庶其才得而奔競息  
矣

甲子王忠為鎮朔將軍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宣府馬科為都督同  
知總兵官鎮守山海關馬曠為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天津  
戶部請遣給事中一人分催直隸浙江湖廣河南江西山西陝西錢  
糧從之

乙未叙守松山功進金國鳳署都督同知歷錦衣衛千戶餘陞秩有  
差

丙申鎮守通州總兵官劉澤濟疾免

總督蒯遠洪承疇言屬夷明時等屢乞撫賞今後若建 不入西協  
則撫賞如故否則導禍無報即革賞進剿從之

庚子火藥局災

癸卯御馬太監趙本政總監真定保定涿州昌平

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贖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

宋致為太常寺少卿

劉良佐為副總兵鎮徐州

吏部考選科道部曹不兼科道職者  
官撫民為征西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寧夏王東忠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通州

左懋第奉懷陰潤范士髦前剛中為給事中懋第懷戶科潤禮科士  
髦工科唐時兩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御史時兩  
近右山東道承詔廣東道緒論湖廣道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  
首選吏部職上 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中之恨骨  
上出復河套議凡言不可復者俱入選或曰楊嗣昌家議棄遼東政  
例以河套也  
乙酉榮世子慈昭薨

壬子存問前大學士周延儒王應熊黃士俊賀廷聖孔貞運張志發  
甲寅特免海州田租

七月丙辰朔免靈壽等二十六州縣馬價銀十之二

戊午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

辛酉南居仁周鳳翔為左中允李日宣為兵部左侍郎物理京營戎

政劉餘祐為通政使

司禮大監王裕民總督京營

壬戌戒午門端門訪內臣延款朝士

督脩曆法沈祿寺卿李天經江西人湯若望坤輿格致書三卷

癸亥李國奇為都督僉事鎮守陝西

丙寅戴澳為順天府丞  
丁卯諭法司以五集獄工  
授宗室朱謀超中書舍人謀奕由樞俱知州統鄒通判敬灞謀倭華  
均常漢陽涇統船常渾俱知縣  
庚午汪慶百為南京工部尚書  
辛未禁中外官餽遺折託

壬申奪總理尚書熊文燦官仍視事  
乙亥楊方威為順天府丞  
癸未傅永淳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逮總督宣大孫傳庭前撫治鄧陽戴東旻并免太監趙本政時傳庭  
托耳賄巡按御史 代題教諭恭以傳庭同鄉候之家語伯其詐  
訐奏故速傳庭及巡按御史

乙酉都督同知張天禮為總兵官鎮守山西梁肅為總兵官鎮守臨  
都督左良玉追張獻忠於房縣中伏大敗共其符印中軍羅岱死之  
事聞贈左都督金事蔣世石戶部文燦等秩視事良玉戴罪殺賊

吳月德王由相陷於建 遣內官王朝進張福祿都司徐文師上書  
自廣年久奉新製成德以聞廣東道御史汪承詔言宜火其書勿令  
傳外王朝進等宜編置遠方毋浪傳敵信萬一 皇上展親之念萬  
宜別遣邊人量春用物俾申德意若曰王不遣失守社稷遠播沙漠  
庶幾戎狄悔禍降禮有加王宜優游塞外以終天年朕已撫王詞俾  
縉儒服俟其成立當使自將待邊以泄王憤如此庶彼知朝廷大義  
可絕其垂涎杜其凌侮報聞

談遠曰楊嗣昌初議未餌故事其一通款而 上頗猶豫未之即  
許也又朝廷體帝奈何先拙今德王派落塞外國家不幸維城無  
羈紲之要因悔睦之義捨以專使正告建 曰 天子至仁不忍  
物共所况慈親乎德王蒙塵遠臣各論罪不貸幸瀾之惠王猶相  
存也聞之疾惻且又義鑒念其恫恤長老塞外於爾何裨為往還  
臣屢奏仍通市貢朕實痛楚探未之輕允今能介藩具知  
民意果復南返即市貢以相報罷兵息民春秋時見亦爾長計非  
朕展親大義故特爾先非朕所私如浮意繁詞挾之為重朕不任  
受此一役也最有名於國體不棄 上必垂聽而楊嗣昌絕不及  
此豈非情 者乎字文獲迎母於齊陳霸先迎帝於周古人嘗行  
之矣廟議一失其後遣兵部主事馬紹愉通款則棄我甚矣惜哉  
八月丙戌朔丁亥兵部右侍郎汪道直為左侍郎清黃  
庚寅前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蕭崇訓尚

信為左通政  
 珠五集英傳諸進士  
 縣李葵昌趙之鼎頭三省張昌期王應元李芳塘雷之勅徐完一劉  
 銓程運番胡應瑞尹亮陳相望郭士貞楊炯總兵倪龍陳國成崔秉  
 德韓文獻郭進道內監鄒希昭孫茂霖等故巡撫順天陳祖苞先飲  
 藥死子翰林編脩之選扶柩歸例請卹符 工以祖苞法命之選  
 永不叙用  
 岷王企鍾奏按巡御史林銘球以冊封南蠻王 贖罪固知府陶  
 珙構陷令銘球奉命再巡一年臣堪委官乞如大明律聽訟回避臣  
 實幸甚

癸巳限跡題奏字六百五十共刑錢稅亡論  
 甲午大學士薛國親請更東宮講讀官明日翰林院簡討張居奏引  
 答且利閣臣曰陰陽失調水旱不時皆諸臣不職國親奏辨 工以  
 張居講書塞道調降二級  
 珠元氏知縣劉業燦業燦樂安人崇禎丁丑進士城陷通致藉其家  
 父兄編管二千里妻女入官為奴  
 談遠曰宋初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  
 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說竟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留弼等  
 罷咸欲許仲約范仲淹爭於上前得免死劉業燦城陷又非仲約比  
 止珠其萌足矣籍產俘孽則又刑之失其平也

丙申撫治鄧陽右會都御史王養承奏關餉兩月鎮兵薪舊萬三千  
 又馬二千匹歲費二十餘萬請兩發墮引百商支費收債資軍兩行  
 川空俾於入峽不如因而通之則民與法俱便  
 己亥免屠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高州等十州縣十之二  
 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  
 庚子命禮部再訂禮服圖  
 辛丑長樂縣風壞海上民舍亡災  
 癸卯進方一藻兵部尚書兼右會都御史仍巡撫遼東  
 乙巳宋之善為太僕寺少卿轄西路  
 丙午楊希旦為大理寺右寺丞

庚戌故庶吉士鄭鄞傑於市初法司擬辟 工怒其清倫命加等鄂  
 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未久互疎聲滿字內以淫悖敗  
 壬子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  
 羅元賓為右會都御史提督操江  
 朱繼祚為南京禮部尚書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劾繼祚前附魏忠賢  
 築脩要典不聽  
 是月總督宣大洪承疇出山海關至中前所以于總劾 虛冒珠  
 之劄為總監高起潛私人因却承疇薦劉肇基總共吳三桂團練共  
 部准三桂  
 九月己卯朔給楊嗣昌四萬金賞勅牌于五百勝鈔緡絹各五百

戊午蔣德璟為少詹事清理贖費

命錄因

丁卯寧閣臣於平臺後殿 上手賜楊嗣昌三之賜詩勒詩於文谷

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二百餘萬

前南京兵部尚書許弘綱卒

己巳張福臻為兵部左侍郎兼有聲為大理寺卿

司禮太監王德化提督東廠司禮太監燕東廠太監李承芳下刑部

獄先是承芳請籍太監王體乾產可百餘萬後不能實其言遂指為

移匿逃體乾門下季晉田王劉文忠趙本政於東廠並沒產累數十

家尋亦被逮辛巳春成外衛

辛未都督 劉鎮藩為總兵官鎮守浙江

甲戌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丙子馬思理為尚寶司卿

叙陵殿功齊內外官有差

丁丑徵士陳繼儒卒繼儒字眉公華亭人壯歲棄諸生專事博綜著

古文詞崇禎初光祿寺卿何喬遠 科給事中吳永順工部右侍郎

沈演御史魏士章巡撫江西解學龍各奏薦不赴年八十二所著書

多行世

范景文曰先生老而好學詩亦停板至於禽通星緯遠也致詩五

府三略發其龍無二不獲者而秋之胸荷扶之筆未噴噴味到

戶據指雲烟內而繁禁舟宮外而雞林百濟得其片紙隻字如獲百

朋而先生日與野僧高士穿花洗竹自弄弄擔曝背之樂即仰面

看屋梁亦非其意所屑也探賄索隱如邵康節其學益老其德益

邵不事表暴不設防吟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

一接以誠清而不激和而不派則先生居然其後身也

庚辰張學周為太常寺卿

是秋彗星見參分

十月中朔丙戌彗星見

故東江總兵全日親贈太子太師三祠世外街副千戶故

贈都指揮同知世百戶

丁亥姚應嘉為南京大理寺卿馮元龍為南京太僕寺卿

戊子涂國典改南京吏部尚書趙光岳為光祿寺少卿

己丑掄停刑

庚寅中書舍人陳龍正言因彗星 皇上承五言停刑敬天之道至

矣語曰事天之實以言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言何謂

言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恒願歲、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

是也 上善之

甲子山東御史張肯堂請鹽臣久任課實效從之

乙未林林除倪恩釋為刑部右侍郎

丙申論兵部建 東 謀 祀 凡 近 城 遠 堡 各 收 拾 糧 草 倉 皇 效 失  
苑 是 刑 部 尚 書 劉 之 恩 擬 刑 何 棟 洪 出 之 鳳 論 死 刑 科 給 事 中 李 濟  
言 於 律 未 合

鳳陽地震

丁酉武英殿試中書舍人沈廷揚言膠萊海運

戊戌張廷登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解學龍改南京兵部右侍郎  
諭 某 星 雖 隱 昨 雷 震 仍 各 脩 省

叙樂胡城守功薛國觀范復粹進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中書舍人復粹監監明恭張四知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各廢子入國子監同楊嗣昌賜金幣

庶子中書舍人陳龍正請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孔子對定

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

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過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臣謹按  
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

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章下閩部

甲辰故

宋治成贈兵部職方郎中

王紹禹為署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河南

丙午在長王升平賊將軍長王所部多降將楊嗣昌謂可賊賊請子

王政命之 龍 犯 漢 慶 桐 城 邊 將 黃 得 功 川 將 杜 先 春 屢 戰 却 賊 以  
避 其 鋒

十一月甲寅朔劉宗祥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江西

逮總理兵部尚書熊文燦

都督 吳三桂為遼東總兵官團練寧遠兵馬

中書舍人陳龍正上郊期攷辨再申奏至月上辛之義

丙辰故 鄧可藩贈光祿寺卿

丁巳王國賓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山東

戊午先是仙居知縣過周謀以薛國觀所舉士託同鄉吏部 員

外郎熊文舉餽五百金營轉糧曹手書隱語五百年名世為東廠所

緝國觀奏辨委其事於舉時文舉主試 未至刑部鞠其父應之

論式文舉官如故

前庚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己巳夜月食

甲戌黃希憲為太僕寺少卿轄東路

丁丑督脩府法光祿寺卿李天經言日食事命新法訂之

己卯楊汝成為南京國子祭酒

林棟陰徵吏部左侍郎

辛巳 王南郊



劉廣生改戶部左侍郎常自裕為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  
十二月癸未朔中書舍人陳龍正遵旨詳奏郊廟

甲申 總兵陳洪範疾免

乙酉環球國中王尚 遣蔡堅等入貢

戊子前吏部尚書王永光卒

辛卯午刻黑雲見嘉興二刻而退

癸巳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周以蔭免

乙未蕭鼎山鳴

庚子劉承嗣 伯

辛丑擬單懋原南京戶部右侍郎兵部察院右金都御史總督糧儲

倪思輝王心一為刑部左右侍郎

丙午萬壽節丁未御殿受賀

錢士奇為太常寺卿

庚戌李紹賢為左庶子張維機朱元栢立瑜為右庶子南居仁錢受

益為左右諭德華瑛考為南京少詹事

辛亥李夢辰為通政司使吳元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蘇赫川

青兵餉

命正一副教真人張應京懷早

吳等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昇職

將王齊歸虎臨回肅

庚辰崇禎十三年

正月癸丑朔天下官來朝

議郊用上辛日

甲寅許大臣還私第

劉肇基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團練遼東寧遠兵馬

總督蕭遼洪承疇言寧遠城有鎮監撫道等官營伍紛雜事權掣肘

因命軍務總兵官節制凡監撫按鎮同城並知之

丙辰張國維為工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理河道

丁巳中書舍人楊金洪周夢下獄

戊午享太廟

癸亥辨文武章服

甲子喬可用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仍理北鎮撫司

乙丑速巡撫湖廣右金都御史方孔炤

丙寅廷杖中書舍人朱紳除名以湖州知府朱大受發其繫於長

典朱汝器子讓也紳亦許大受不法

丁卯諭邊臣嚴備敵毋離信地

夜東方黑氣滿空連三夕總督洪承疇見之占大警

戊辰黃希憲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應天宋一鶴為右金都御史巡撫

湖廣

壬申伯勝校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前鎮

癸酉張三撰為大理寺右少卿  
策麻獲新籍初建吏科都給律會既震亨令同奏

丙子陳新甲為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謝世等劾既震亨通賄改類報聞

大理寺左寺副許自孝言 皇上御極以來尚未謁陵今宜亟舉至

於視學更宜躬行做 世宗朝十二年十三年連幸太學之事及定

大閱之期大彰賞罰報聞

已卯兵部左侍郎張福臻兼右金都御史總督宣大

故 耿胤傑贈光祿寺少卿

庚辰阮震亨下鎮撫司論死

閏正月癸未刑甲申令親官領教即赴任

召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吳兆元順德府同知范志完於平莖志完

敢大言請身歷街邊

乙酉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迹賦戴罪不預

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八千金賑其定

丙戌督脩曆法光祿寺卿李天經言去年十二月錯初房加街大理

寺右寺正王應選上曆法八議禮科恭處其批外有至一日二日或

數十刻即一議餘可知矣臣惟脩曆事 皇上內廷親驗新法為近

餘皆驟速欲使更正勅諭張符登等勇承改奉旨兩載應更更正

該監自當仰遵非臣所得而強也

丁亥內度戶部給與婦下獄成連大瑞舉婦多矣非獨偶敗  
戊子葉緒顯為南京光祿寺卿

庚寅浙江永康知縣朱露言有司忘言科罰且借寇擷取各撫按容

隱不言 上命申飭各官令察入朝

甲午中書舍人沈廷揚請試海運從之

壬寅楊嗣昌薦 推官萬元言前杭州推官楊卓然 推官胡

平表等十人各授監軍道金事 監軍艾毓初言賊寇在汰熬蒙之

狡將誅退迫之懦將不然五款朝廷未聚黃巢之禍再見于今日也

嗣昌因申飭文武軍容改觀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演為禮部右侍郎署詹事府事

河南按察使李時光奉旨言六事守好大眾戰汰礮兵察用恬吏惡

先氣民寬致舟從於釋杖駑

癸卯李虞養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寧夏

諭戶部以永清保定霸涿大城良鄉新城東安武清固安糧為給畿

南畿民抵秋以備

甲辰發帑六千金賑山東

廣西按察金事謝宗一奉旨條地方利弊八排賊藪宜掃曰獠獠叛

將賊宜撫曰狼兵統御有法曰富貧八錫礦宜公關曰梧鉤連自宜

建捕印假差若決宜嚴禁

丙午浙五大風震

丁未先是冲喜舍人陳龍正遵旨再奏古辨郊期有至月至日之別  
而要皆子月也冬至為子中子年則前此十五日不論十月十一月  
皆子月之前半也大雪後為子月非亥月攻之於古周易其據也孔  
子論郊日則云工幸提日于者以祀日之有定于也日則云日至不  
指月支正以節氣或先或後推遠不常十一月固為子或十月望後  
即屬子或十二月望前猶屬子若云子月恐人之泥於十一月朔晦  
昧其推遠之氣與其先後之理也夫報天者天其所自始用上辛迎  
之於先則合又始之義周至日則是迎之於中辛而非迎之於始也  
郊者迎一陽之始宜在至前宵者履一陽之成宜在至日有吉十二  
被建月確然不移冬至未交節以前仍屬亥氣利極而復一陽始生  
何至日為一陽之成月朔謂之吉月故禮重昔朔况大享不卜冬日  
為是日故不順更卜迎陽禮成因慶成受賀自有次第先後何得以  
已意附會

已酉召兵部尚書陳新甲於平臺新甲上保邦十策  
故南京兵部尚書許弘綱贈太子少保子榮莖  
辛亥吏部奏截俸行取各官命截俸至十二月  
巡撫登萊右倉都御史徐人龍言成山海運甚險有旨海運由膠萊  
仍與河漕無異不允議大海運由萊必由成山云與漕河已異誤矣

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癸丑少保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薛國觀奏國用主

國權

戊午年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二千八  
十七級獻忠精銳俱盡止疏騎千餘自隨遁走興山歸州山中尋覓  
興安房縣界官軍悍山陰不攻賊伏深菁中賄山賊市益米紙反為  
賊耳目獻忠得收散亡養疾傷兵復振

辛酉夜鉅鹿地震有聲三日  
壬戌虹縣大火  
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牛牛服嗣昌駐襄陽調度會剿以陝西與安  
一路失期斬其監軍道殷太白  
尚書司卿馬思理請如國初進本司三品或量進四品始於體統為  
優不許

深寇掠泌陽

己丑永康知縣朱露為吏科給事中改名統績

丙寅復王樸都督金事

戊辰劉光濟為後軍都督府金事

叙甘鎮功復洪承疇太保賜金四十緡蟒一襲進白昭清兵部右侍  
郎賜金同飛魚服並廢錦衣衛指揮金事故 張應辰贈兵部  
右侍郎復總兵王汝金官並廢錦衣衛副千戶陣沒總兵張顯模贈  
左都督並祠廢錦衣衛指揮金事餘陞甯有差

辛未羅汝才掠信陽昇陷光州

故 孫謙嚴鑑顧儀俱贈光祿寺少卿故 田首鳳贈尚

書司少卿故 李升吉李極俱贈尚書司丞

癸酉禮部請增祀井於星辰壇許之

禮部上李天經新曆有奇閏法及節氣日曜等異於大統曆令監局

各官詳攷

丙子江西宗甫朱統欽以五經試義求破格不許

丁丑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戊寅諭曰連日風霾大作田地无乾麥苗將稿甚至傷折南郊樹木

天北紅霞擊其頭仍或因政苛移疾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序或邊

右侵凌諸如此類大干天和茲許官員人等五言務直陳利弊有裨

時政

庚辰諭三月三日辰刻朕深居齋禱大小臣工痛加脩省遣成國公

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跡祭告南北郊禮部尚書林啟楫告社稷侍即

王鐸告風雷等壇黃錦禱龍祠

辛巳故 馬從聘贈兵部尚書諡

三月壬午朔癸未以緝獲功進孫光先左都督

戶科給事中張 言江南白糧之累報聞

永安廠災

命勲原岸七十江賊臣宿一品許乘與共肩輿非特恩不許

丁亥楊嗣昌報捷命同左良玉雷鼎發銀牌五百紵絲三百帑金

五千犒戰士及陣沒吏卒

建 至蕺州謀犯錦州總督洪承疇同連東巡撫方一藻以前鋒祖

大壽團練吳三桂分練劉登基先屯錦州松山待之調山海關總兵

官兩科以萬人往

戊子詔回各鎮內日察飭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

守防護軍糧未能盡一令將總監高起潛陳青馬雲程盧維舉分守

遼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典牛文炳武進陳鎮夷在進揚額名俱

撤回亦另用紳之場除法監監仍仍守備察務等信守獲陵園雅講

除蕪察起存錢糧惟身理鹽務勅書換給武俊仍依工完回京還將

兵馬錢糧器械及任內釐餉事宜開明具奏凡違務都督督撫鎮道

一應肩承共體行銀各據撤略若有疎虞五棄大法具存必罪不貸

談遠曰內臣出鎮掣任事之肘察庶吏之心此 愆廟時稅政也

先帝最嚴察再遣再撤非不知神叢難借乳虎難馴五謂三人在

我此曹子何能為其信外廷不如信內臣也 遣示確撤示斷雖未

易窺測終為內臣所用矣

論風霾亢旱各官必多會稟因法撫按未見指恭如再狗容重責不

貸又省五獄因連結略其輕罪 已丑蘄州知府陳洪益松江知府方岳貢並稱賊洪益制蔣辰六月

免刑著刑解任去官官真上海通商限十月

庶員以保舉換授多責明命今後赴部者並送回子監肄業考驗如例有選除其不堪罷之

駙馬都尉齊賢元子道周授錦衣衛都指揮使因令戚臣子弟踰十歲方奏請著為令

辛卯王正志為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中曹應選言審監刑或臨決鳴冤 上謂如是即宜停刑

載在會典今後當以聞

壬辰免徽郡十一年科在等銀

甲午賑濟城隍氏各二百餘

乙未戶科給事中左懋第言去歲甚見下詔停刑而暮夕消何風霾不然臣又思之 皇上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 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直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 皇上咸共省餉天下已識加惠之意兵威而餉不減恐貪者藉以飽其私乞 皇上下詔減練餉今年全派外明年兵若干餉若干其加派之數預使萬民知之吏胥無所用其奸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刑獄亦以待有罪亦不得已之事也極情傳詔愆、刑獄是矣乞 皇上取獄之輕重一一審之 皇上停刑可以消孽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

四月二十日朔癸丑五日午田玄集宣慰使給印

甲寅摘東省鄉試錄取累主考官翰林院編修馬世奇簡討楊觀光禮科右給事中尹洗各錫二級編修衛胤文 劉文瀚陳際泰錫

一級 汪國士 熊世懿奉俸五月左諭德王廷垣吏科給事

中顧國書修撰劉理順兵科左給事中吳甘來 王心純

曹燁奉俸三月今後考官務遵功令文期純雅正大以為士鵠

談遷曰程錄出於主司追駁考據易工也近即以士子登之風簷草率於經義雖入教於古學疎甚累積連牘多如嚼蠟於是稍愆

考官未變士習其風氣浸淫非可以旦晚瘳也

馮舉為都督 總兵官顧爾錫師說通洲總兵官任秉忠

乙卯巡撫湖廣御史林銘疏薦黃岡坊生馮雲路學行

丙辰 趙玉森改翰林院簡討

鹿江木知府木增四川左布政使致仕

蔣德璟為詹事

戊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佐領官及布政司都事黃

道周有旨道周黨邪亂政學龍抗疏保除名遂下刑部獄

談遷曰黃先生學道人也非以官爵為軒輊竟未赴簡所馳牒給

假其跡似懋解中正懿好雖切少宜慎重蓋重腫未回適礮其怒

甲寅甫規明耻獨為君子於中正得矣於黃先生自處未也

張汝行為署都督詹事總兵官鎮守青州

已未高倬為尚書司丞  
浙西雨連月傷禾米五三金

庚申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才幹實跡如失實連坐至考選大典  
涇遵旨科有熟收

辛酉李廷泰李紹賢黃景昉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方拱乾  
為翰林院編修

故 傳振商贈太子少保

癸亥王錫采為禮部右侍郎教習館員

召詹事翰林官於平慶令補奏

乙丑韓四維為國子司業吳偉業為南京國子司業

宿州等三十州縣以災甚其八年前遭賦免十之四沐陽等八州縣  
次災免七年前十之五八年九年十之三通州五州縣免七年前十  
之二

丙寅諭吏部曰年來資格吟域抑壞人才考選屢奉旨舉貢並收究  
竟不遵非 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貢士并試過歲貢生共二百  
六十三人俱著於六部司屬都通太常寺各司屬及推知正官通行  
察閱依次填補此係特用後不為例

張自烈曰今日特用亦將拔用舉貢才能之特出者非凡舉貢皆  
可用也乃一旦合二百六十三人而皆用之果皆才且賢乎皆才  
且賢尤當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真偽無雜進奈何概使之依序

填補乎既係次填補止論未必皆才其間有不堪戶部而補戶部  
不堪兵部而補兵部不堪推知而補推知始用既違其才考課亦  
難有效能必皆勝任而愉快乎就此二百六十三人中拔其尤者  
數十人昇之殊秩委以重任庶幾有濟焉有特用而僅使之備員  
庶官乎然則有破格之名而亡其實不欲抑壞人才而究不能甄  
別真似實收人才之效且又曰特用後不為例豈祖制僅可行於  
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日舉貢二百六十三人皆堪特用異  
日雖後有才且賢遠過此二百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明  
旨之不可以告中外民臣者也

戊辰汪廷錫林兆柟為左右庶子徐忻胡世安為左右贊善

辛未司設監官陸永受設工部主事楊所修特將北郊恨所修除道  
撤其祭棚也事聞杖永受

總督宣大張福臻言去冬間建 造紅夷砲六十招善祥者千人買  
哈喇慎馬萬匹今聞外報建 載砲而來雖擊東擊西之意然大砲  
不便跋涉則注意松錦亦未可知宜豫圖援禦未可以兩城為孤注  
也

癸酉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地震

丙子減潞安買辦十之五

今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魯宗文贈左軍都督同知故

杜林贈右軍都

一第262册

督金事各世襲外衙百戶  
戊寅袁繼成為右金都御史撫治鄖陽

命嚴督河工

已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

陳演改禮部左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五文淵閣

庚辰南居仁為國子祭酒

五月辛巳朔羅汝才惠登相入蜀監軍萬元吉托于夔門

癸未工北郊

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砬女帥秦良玉發兵援之在良玉川撫即捷春  
俱會于夔州副將賀永龍所將兵既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

兵以統遠捷春為請于蜀昌初蜀昌良玉兵強表佩將軍印後進  
止不從節度嗣昌家疏于朝請以人龍馬之後不果人龍始懲

副總兵羅于莘擊惠登相于鄭家寨敗之時官軍扼險賊無所掠謀

奔尖山西走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副

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斷賊為二賊皆騎陷淖不得馳川兵馳

澗如猿賊潰相踐斬首七百餘擒渠七十一人獲伏馬無算石砬兵

邀于馬家寨復斬首七百獲其渠

丁亥威商州等今年田租

戊子量免湖廣田租

庚寅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初都督祖大壽請五萬騎出戰都議兵

馬少不果欲令承疇以三萬人至關門部科議不一或曰承疇重臣  
宜關門調度或曰宜在前屯為後勁或曰簡銳集餉若不出戰何所  
試効承疇乃行

丙申傳承疇為吏部尚書禁有琴為都察院左副御史宋之普為左  
倉都御史

諭戶部都察院曰邇來五省告饑而畿輔山東河南晉陝近聞茹土  
食萊併無菜色且剝肉覆骨瑾以澤量言之墮泪或天災流行人謀

感召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致渴莫之波民生其間弗死何待近雖  
屢頒軫恤之詔哀如充耳今聞墮輪者既死泄不遵虛賑者又奉行

未著終地方官給發錢銀銀錢若子賑濟招徠流徙復業若干人田  
地荒蕪有無給價給種潤糶訪聞墮瀕空鄉紳採活輸資發粟設

法鼓勵蠲停錢糧曾否榜示通知俾沾實惠該撫按官以察吏安民  
為務要戒從行州縣察勘即以地方饑饉之有無察官屬之數最

召九卿科道於平慶間禦敵救荒安民三事各以次對通改使徐石  
麟曰東胡方強我力未壯宜先定本計後商方略厚撫屬民以携其

交守即為戰今復收屯義州我多發師則糧糧不易少發師則守不  
足殺近夷所為宜曉晤屬夷發其事仇之耻若乘間襲後義州即昇

其地則屬美心動東胡必疑又值近邊二三大酋劫邊臣與之慶吊  
往來可陰藉為用又擇邊民俾後義州備作耕收則彼情全悉至寧

前一帶披少出兵堅壁清野勿與戰多世世則義州必虛督臣即以

數千騎間行橋其處此守外違法也若內違則據北關四悉與軍民  
也種擇其壯丁為兵而後可守矣 工命起因退秦故荒在勸富民  
互養輸粟補官贖罪母氏在省官同督

丁酉特授歲貢生史惇俞泰交章粵錫陸島忠張奕穎王榜陳兆珂  
陳興言徐有聲俱戶部主事吳原侯禮部主事吳成傳兵部主事王  
辰曾瑞來滿汝嘉項如昂楊雲林轉亨雷演祚吳文熾陳禮張煜  
芳鍾鎮王廷授俱刑部主事王瀨純元珙方夢初鍾奇俱工部主事  
葉崑源吏部司務顧經祖戶部司務吳元伯禮部司務董養河楊畏  
知工部司務閻家炳曾益南京戶部兵部司務

詩政  
順天府丞戴漢除為先是漢道初嘉興推官文德翼失官

魁陷羅田  
戊戌總兵吳三桂別營基出香山前鋒祖大壽以副總兵祖澤遠伍

建 松杏間三桂受圍營基救出之失亡千人所殺傷亦相當副總  
共程繼儒臨陣而怯洪承疇斬之士俱用命

已亥提督太嶽太和山尚官監奉御賀汝良調南京考陵神宮監  
安遠侯柳祚昌為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

運河日涸首總理河道張國維

通政司使李夢辰奎劾章奏有旨職在封駁既既不令格即當斥去  
何故代人塗削下吏却議

晉士漢海吳柳上言張獻忠李自成左賊等衆各散萬賊思復金甌  
踞肆毒自成孫尤善調度有方諸軍震肅賊窮入蜀尾而擊之或可  
擒矣左軍諸賊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穎秦德間復奪鳳陽臨淮一

日夜善行數百里臣崇禎十年下第微服徧偵賊踪賊往來吳楚必  
自光州固始走高山舖自黃山走白沙河自後山走唐家嶺自六安  
走柘花渡北夏閩踰陰昌隘量我無共臣意欲改新州道為柘刺駐  
兵高山舖汝南道為柘刺駐兵光州固始安池柘刺三處同心一處  
有失者及二處此步、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蓋則賊騎  
相顧夜則賊營遠哨况久殘之野家無完壁營或五十人或百人或  
賊日記二百里醉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誇夜葉數十營

賊不能覺也而兵不敢賊反以仇民窮御勇婦孺林述難大兵到首  
報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逆奏其功此與踵行久矣  
所當痛懲者也

庚子賊七瑯琊坪堵軍薄之人曳草履一量綠山迹賊自龍溪追奔  
四十里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仙寺嶺

癸卯諸軍雲合斬首千級賊突圍走七等坎入于乾溪

丙午賊犯蕪州下閩川撫卞復春檄總兵郝希棟以楚兵出雲陽遂  
其前督人龍將秦師走火山以截之時賊營山陰酷暑炎歊蚊蚋草  
間人馬俱病羅汝才西渡雲陽山嶺賊登相走雲陽水碓口期會  
于開縣新寧



戊申建德清知縣丁煌東感發其通明也

蜀人龍啟賦于七等坎城其銳兵

已酉大學士姚明恭致仕

裁漕米萬石賑山東

處鄉場貢士順天崔瑤都林侶鴻舉停科主考諭德王廷垣中允黃

起有各奪歲俸應天毛羽皇侯曠陶元祐停科主考諭德張維機簡

討揚觀光各奪俸十月江西龔帝選李益舉停科主考編修馬世奇

禮科右給事中尹洗各奪俸六月陝西劉凝陽停科主考吏部員外

郎熊文舉有另舉免議中書舍人李伊能奪俸六月浙江賂惟恭福

建潯世湖廣劉鍾濬河南行洗堯山東董光裕山西崔志乾四川

李福祺各停科主考浙江編修文選科給事中顧國寶福建脩

撰劉理順兵科左給事中吳甘來湖廣蘭封王印戶科給事中章正

宸河南吏部員外郎柴振然兵部員外郎張若麒山東吏科給事中

洪恩昭禮部員外郎吳貞啟山西光祿寺少卿姚細戶部主事王追

駿各奪俸三月其房考奪俸亦有差

六月辛亥朔習人龍等三道俱進噪騰爭逐之斬首千二百級俘六百

人赦其俘伍林等三人為軍鋒

南京提督操江右金都御史羅元宥罷

壬子兵科左給事中陳啟新言海運之利且臨清副總兵黃胤昌已

行之報可命以山東按察使事來斯行所著膠萊河說

乙丑諭恩物滿南宗兵部右侍郎

謝陞等考績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庶中書舍人

庚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恭圖用卒國用字正甫金

駱人萬曆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拜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太僕寺

卿工部左右侍郎戊寅六月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卯五月

叙邊功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十一月叙城守進少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學士兼監贈太保諡文

定國公徐允禎等會議薛國觀事或令致仕或令閑住刑科給事中

表愷言國觀觀工之舌壞人之能而當事者曰致仕曰冠帶閑住

此無他主持在吏部都察院而傳永淳皆國觀之私人因結既久不

暇顧 皇上之嚴給耳

癸酉大學士薛國觀免丁丑八月同相二人已諸相皆罷獨國觀秉

正己卯二月首輔至是因以不次振自外僚 工頗向用之而張庚

快言因傲票第批納賄有據被斥

勒鄭世子錕鍾自盡

甲戌禮科右給事中李煬冊封入朝言福建解銀過郊城縣不兵護

工青巡撫山東王國賓國省言東省沿塗原無撥兵命降二級

丁丑國子司業韓四維以傲舉將克震被降

刑部主事沈廷禧不歡初冲書舍人許曠許奏鄭郵詞違者士錢霖

子尚屬爭以輝操切也命速尚甯道山東死則代者廷禧入其賄而

成軍巡撫延綏右倉都御史劉令學言開渠運河水田萬畝救荒之策命漸拓之

中書舍人沈廷揚運萬石自淮安廟灣出海十日抵天津

惠登相走開縣知汝才東竄而楚蜀漸逼因北遁

己卯輯武經七書大全大學士范梈粹總裁禮部右侍郎黃錦少詹

事李紹賢副總裁右贊善胡世安脩撰劉理順編修方拱乾衛胤文

吳國華唐元震劉正宗黃文煥朱天麟李士淳簡討王用予梁兆陽

廖國鎮為纂修官

清河潤

是月戶部右侍郎崔瀛進平

七月庚辰朔令順天戶糧煌發鈔六十錠收之時京省俱惶

山西諸生張訥奏強兵實著上以卧碑有禁令學臣戒飭

辛巳 文安之刑籍

總兵鄭嘉棟擊賊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

追至甯山殺賊二十騎餘皆釋甲賊渠常國安請降

諭吏部今後各王府長史俱單推

禁應天私錢

壬午故 周裕贈都督同知故 楊倫贈都督僉事故

李德威贈都督撫同知 洪啟睿贈刑部尚書

癸未戶科給事中黃雲師劾吏部尚書傅永淳期例選法朋黨案關

略無所核大為溺職

戊子傅諭朕念 皇考皇妣終日珠布闕臣揭止少詹事李紹賢言

不宜濬漢自苦不允蓋上託言或別有所感也

楊士聰曰 上之感動必有大不妥於衷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

成純君德而天言不宜濬漢何其言之陋也

己丑發二萬金賑順天保定

刑部尚書甄淑以前覆錢而省事坐所免

辛卯官軍敗賊於典山斬三千餘級初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劉國

龍皆劇寇也若年國龍降於楊嗣昌汝才勢孤遂奔四川平賊將軍

左良玉乘賊欲半邊山襲破之

蒼梧教諭謝允言五事先身範核士行文體定學規重名器部覆

從之

吏科給事中王 言起廢籍章下吏部

壬辰設薊鎮宣府督餉侍郎

刑部 侍郎倪思輝疾去

癸巳李紹賢為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令縣令臨難倖逝者緝其家遺之

甲午楊希旦衛景瑗為大理寺左右寺丞進宋賢右副都御史仍巡

撫

丙申刑部侍郎王心一罷

廣西道御史魏景琦劾大學士范復粹張四知庸才重任降景琦二級仍任

丁酉李覺斯為刑部尚書

己亥金光辰為尚書司丞

錦衣衛左都督孫光先進太子少保

癸卯楊嗣昌戰再失利奏引罪發五萬金犒師

甲辰 王佐致仕

故 王世德贈兵部右侍郎

丙午故 王威贈左都督

是月總兵曹變蛟左光先馬科劉肇基吳三桂合擊建 於黃土壘

敗之凡三戰松山杏山皆捷建 仍守義州

八月庚戌朔辛亥王道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郭建初為工部右侍郎

壬子禮科右給事中李煬言江北旱蝗命各省直有司不許過糶

癸丑楊希旦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黃道周解學龍逮至廷杖下刑部

尚書司卿馬思理奏牙牌散失命察之

皇六子慈 生皇貴妃田氏出

乙卯 恭將李御蘭請欵建 仍市賞不許

都督 杜弘域為總兵官鎮守浙江

庚寅揚海運五萬石

己未戶部主事葉廷秀奏寬黃道周忤旨杖之百除名追其告身

庚申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賊首高守達率二百騎來奔惠登相邀止百餘騎守達遂為楚軍鋒

辛酉進范復粹張四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惠登相西走諸軍追至新寧西關高守達陷賊陣賊馬竄禾中相勝

賊逐北二十里稻畦朱股時炎赫刀甲生烟官軍遂壁風烈鋪共斬

千七百餘級獲馬騾三百頭登相東奔

壬戌衛胤文為國子司業

纂修玉牒成

劉良佐為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事提督浦口池河進郭可登都督

僉事

賀一龍突犯霍山太湖 上命太監劉元斌率禁軍六千合皖豫兵

討之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岳陽麻城黃梅

癸亥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敗建 於大山斬九十餘級時建 五

千騎運餉瀋陽

甲子昌黎知縣張自槐以糧累自經

乙丑故 道御史洪啟運贈光祿寺少卿

丙寅戶部主事史博等請赦貢生揭太學三石許之

丁卯起兼建桂戶部右侍郎白貽清戶部右侍郎督理軍大糧餉苑

邦耀為通政司使  
常國安前驅擊賊川芟兵繼之斬首二百餘級奔壩驛賊伏澗中  
宵火出二十里

戊辰歲山西馬價

張應元前驅搏戰今常國安高守連統谷中搗其脇賊伏發國安突  
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共斬九百級獲甲仗弓矢無算俘渠十七  
人降四十人

己巳官軍敗績于土地嶺時張應元江雲鳳所將楚兵五千皆新募  
未經行陣待質人龍兵久不至獻忠知無援悉銳來攻應元雲鳳簡  
銳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朱洪賊統後新兵皆譁應元中穴突圍出雲

鳳若戰久得脫渴飲水斗餘血凝臆卒兵多潰亡

庚午山西布士張永胤言安內二議重久任安百姓攘外二議用土  
著尚智謀

賊東奔開縣鄭嘉棟邀擊敗之遂走大昌

羅汝才踞大寧賊單萬九吉遣守備劉正國降丁伍林招之汝才疑  
不赦扶正國東走初汝才與王成功不相能至是成功降于楊嗣昌

汝才遂殺伍林正國東走五山勢孤而張獻忠時在巴東五山遂相  
丙子吏科給事中戴明說言荒極盜起蠢動壘形畿輔按臣以鉅鹿  
武強告中州以輝洪等處陝西按臣以環縣白水告淮揚按臣以鉅鹿  
賊告黃池兵無推非赤子被撫按有司素不休養凶年不恤盜起

謀剿元於鋒鏑者此百姓也同兵則謀加餉元於追呼者亦此百姓  
也今乞者成撫按諸臣以恤流殍為第一事 上是之

丁丑遊揚嗣昌太子少保

吏科都給事中王 請春初捕蝗種事下撫按

福建 參將鄭芝龍加署總兵

清湖惠登相素與張獻忠有隙聞羅張既合決計歸順左良玉擊之

遂乞降良玉撫其眾七千人簡銳隸軍中安其老弱于鄧而以降將

張一川隸監軍萬元吉

戊寅發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自十一月朔粥饑民

九月己卯湖徐石麟為光祿寺卿參議兼為順天府尹

巡撫河南右金都御史 報擒斬去魁得者第平賊為功不必  
屢報捷級無裨掃蕩

山東總兵官楊御著敗深地於鄆城

庚辰張籍為光祿寺少卿

戶部上兵餉權宜 上簿以糧積貯畿輔山東河南各宜預計餉匹

蔡內供急需准舊章折二年

辛巳浙江平陽諸生楊允中數陳工道投通政司徐石麟不敢封入

允中謂不以堯舜之道告君聞塞言路通政使施邦曜言允中前踪

一日正統辨謂胡元不應稱正朔似矣并湯武漢唐當斥一日宗祖

辨謂 成祖不應與 太祖並稱祖曰寬大辨謂寬與廢弛有辨大

與通判有辨此說近似有理亦非時急

禮科右給事中李煇言宗才保舉之類宜限期宜更薦勅宜慎

壬午余斌劉澤深為兵部右侍郎楊方威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

右倉都御史趙晉禮備

誅周府宗室在籍從魁易姓名也

前大學士薛國觀刑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並

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下刑部獄前戶部右侍郎常自裕巡

撫宣府右都御史劉永祚平陽知府李燦各令回奏株連頗衆松

江知府方岳肯徵上海積通竹中書舍人王陞彥至是陞彥供岳肯

魏國觀亦有金命連案清

癸未吏部恭進士平原張吉士宜與周世臣俱揭選標籌得武強漢

川規避法命刑籍承不叙世臣前大學士廷儒姪廷儒再相世臣

令吉士訴吏部前文選郎中張維元不法除吉士苑馬寺錄事轉平

陽推官世臣補永平府簡教轉興化推官

甲申故

董祚贈上元知縣

李自成入四川觀音岩三黃嶺又入淨邊初自成犯大昌督師大學

士楊嗣昌與平賊將軍左良玉扼賊於巴西魚復諸山不得他逸自

成食盡屢欲自經賴親從僕喜救之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

千騎突圍而南嗣昌檄巡撫右倉都御史邵捷春駐大昌道中調度

捷春謂觀履大昌之江中下馬渡巡警歷徑上馬渡游擊邵先仲報

該渡淺涸地狹難行移營前十里白水寨頭觀音巖成三百人自

成逸入嗣昌勅捷春疎防失事命速捷春下獄論死

錢尚省下鎮撫司

丙戌命南五浙江西湖廣督糧道獲濟舟過淮方還任

聖母御容迎奉內殿

官軍擊建於杏山吳三桂勝之劉肇基稍却

丁亥刑縣盜李際過田靖邦任展張明等衆至五萬總兵王紹禹遣

游擊高謙擊之斬二千餘級

戊子許湖州秬米充漕時知府陸自巖求改折不許

刑科給事中胡萬原調滿高臣以被垣腹封舊聞得后戚彙略則外

戚張國紀所載懿安皇后正位事及國紀三朝始末也客魏包藏

禍心臣今日始得其詳自非聖后執德坤貞凝禧協運鮮不炭

手其殆矣今日宜加徽號上赦其災發帑回奏

己丑免汝州十年前田租

楊嗣昌屯五山賊巢索與其黨王光恩楊光甫來降嗣昌撫之給

銀幣所部三千簡銳隸軍自劾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至是惟汝

才合張獻忠其八相繼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奏文武將士有差

庶寅命戶部察屯田實數

賊屯夔州山背輜重婦女甚多官軍多觀望不前賊趨連州謀而犯

辛卯諭穴荒得刑又恐人心殊肆其事聞封疆及錢糧制寇者限刑

部五日與獄

禮部改正曆法 上以太陽經度舊法於春秋二分各差二日及冬

至所推月日時刻五具令監局諸臣加訂

壬辰戈允禮馬思理為左右通政

巡按順天御史梁士濟言閏霜太早傷稼

命有司祭雜民瘼暴骸

甲午諭吏部推尚書及保民巡撫今後推侍郎巡撫并及前深翰林

著為令

丁酉岷王企鰲與南豐王 交惠南豐王私越閭欲奏上而岷王

又言岷王叛事下撫按

御史魏景琦論因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

內臣本清等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本清三還報景琦明日回奏被詰

益 上以因或有弊究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命同錦衣衛千

戶周裕祚白准下獄

戊戌李日宣為吏部尚書

兵部上准兵追剿之捷 上命捷報部即下巡按御史覈報存案俟

寇平彙叙毋零覆

新樂侯劉文炳進少傅詹錦衣衛指揮金事劉繼祖少保劉文耀左

都督文昭都督同知

己亥楊進為右金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在民仰為右金

庚子王鐸為南京禮部尚書

習一龍左金王冠英山霍山間迫鳳陽命撫監協剿

辛丑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免隴西五州逋賦

壬寅改折樂侯劉應元贈瀛國公

癸卯增蘆洲課銀

工科給事中沈胤培請脩 孝廟奉慈殿崇事 聖母御容不允

工部請祈穀奉配 太祖高皇帝仍遵新頒行事焚庫內舊存神版

甲辰徐燁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錦衣衛左都督孫光進太子少傅

秦師伐歐賊討函谷職其渠漸數千級餘賊分竄延其慶陽

十月戊申朔遼南京戶部右侍郎常自裕

壬子改禮部尚書唐大章贈太子少保

遼南京 府都督金事黎廷慶

命抵通濟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饑十五年為始餘從明

年

癸丑諭吏兵二部在邊文武之人應替撫鎮題用已有旨各鎮用人

軍成總督今後文武官員關格聽替撫鎮選題該部覆用

珠總督兵部尚書熊文燦

甲寅繪 皇考御容百官迎於武英殿入司禮監

做督理兩浙鹽法太監崔璘

丁巳總督陝西鄭崇倫奪官視事

辛酉廖大亨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壬戌出萬金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錢受益為左春坊左庶子方拱乾為右春坊右中允

張獻忠陷劍州

癸亥諭議 孝和皇太后在妃懿妃等道號

建 經義州總兵官祖大壽先伏精騎五百於朝陽寺黃巖寺擊斬

九十餘級

甲子賊趙廣元走陽平關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嚴守

陽洋乃踰昭化表西川為賊之計

丙寅川兵追賊于劍州敗績失將校四人

丁卯工部請浚胡良河從之

戊辰禮科右給事中李煜言三教一理請 孝定皇太后孝純皇太

后聖攝崇之禁中雖可以昭聖果而祀之奉先殿攝之史冊似宜仍

前撤稱為正且請於疑起廢不聽

庚子兵部尚書兼右侍郎事方一藻致仕卒於天津

辛未黃錦為吏部左侍郎行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壬申命翰林官推各部侍郎如吏禮二部則兼侍讀學士銜惟巡撫

不許

癸酉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奏言廣西巡撫林贊為兩頭目鄭世代請

王簡臣致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郡統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

黎祀至黎維潭遂莫元宗獻貢方物 祖神嘉其忠順准襲都統使

今之請封何功也且黎莫相殘犬羊素性忽掠都結州忠興謾詞雖

朝廷事小不靳殊典而交夷豈宜可飾報即暫以鄭世世國柄

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曠夷德之無厭矣乃又云曉、為有辭於

疆境不敢不違悻悻於黎之狡逞乎抑悻於黎之悻悻乎夫其初請

也部覆止給勅獎初請不許要換而許之失體長傲惟名與器不可

假人如謂姑與之苟且結局則又不然鄭得其志將遂悻悻及中

土即欲以弟土之券塞路整之欲豈可得哉 上是之

甲戌吏部題選御史 上以科貢並收屢奉明旨今僅鄉舉三人貢

二人不沈

銜景瓊王家彥為大理寺左右寺丞

連前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周鼎、去年餘以河淤速之而見任張國

維不問

故 喬若雲贈太常寺少卿

蔣秉忠嗣定侯

丙子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黎玉田以部內多盜

降特張一川擊獻忠于梓潼陷陣被擒賊磔之監軍萬元吉命恤其

孥于夷陵

十一月戊寅朔己卯追封悼靈王玄機顯應真君

按遠曰悼靈生終五齡於禮為不成焉其奔嗟之語語中 上所  
諱或有物焉以憑之 上素強立亦休其說封禪不經上及 母  
后下及天監非禮之禮國將亡聽於神諒哉

珠錢尚書成錢霖及刑部主事沈延禧

庚辰錢士奇為刑部右侍郎趙維岳為太僕寺少卿轄西路

戶部尚書李侍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為恤窮補匱之計從之

監軍萬元言饗士子保寧以進止不一用總兵猛如虎為大帥以統  
之張應元為副分七要路以遏賊歸路

壬午廢政大學士張居正魯孫同啟中書舍人先崇禎二年十二月  
廢嫡孫際斯神書舍人

甲申兵部左侍郎余斌協理京營戎政王錫萊蔣德璟為禮部左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己丑 穆廟惠妃馬氏薨端恪

壬辰監生徐仲吉奏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靖遠稽古著書晨夜  
不輟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共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愆而志  
貫純忠今喘息僅存猶請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 皇上天  
下萬世惜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其職業不忠不  
孝墮其家修道周至清至勤其忠其孝一旦顛覆受禍至此豈不傷  
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為善之志乎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  
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逐出而賢優容 皇上方欲

遠法先弊奈何智出漢唐財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  
通政司格之不上

癸巳禮部請明年正月上辛日躬祭大饗殿祈穀 上以曠典廢久  
其議之

甲午戈允禮為順天府戶

丁酉禮部

戊戌加贈高選光祿寺卿

壬寅上謚 皇考靖妃 氏恭懿順宣

李紹賢為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丁啟慶為兵部右侍郎兼右  
金都御史總督陝西河南山西軍務

仇維棟改南京兵部尚書起吳姓兵部左侍郎周堪廢光祿寺少卿

福世子田築堯

癸卯刑部尚書甄淑下獄追入其贓

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及百間二品以下  
遞減章下部議

乙巳改吏部尚書李日宣祭晉社稷初命禮部右侍郎蔣德璟以祭

喪辭

南京禮部尚書王鐸憂去

諭兵部機密及秘書諭母抄傳

建 遷我錦州之鉤官軍戰於火山石炭壘斬二十七級



丙午夜官軍襲建 營副總兵劉得勝戰沒

是月內土土寇數千人撲周土寨真定官兵及九邑鄉兵攻之不克  
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于萊園斬首一千  
三百餘級

十二月丁未朔戊申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不聽下部院勘限三日

已酉王裕心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陝西宋攻為太僕寺卿

辛亥張獻忠陷瀘州城三陽臨江止立石站可北走萬元吉謀以大  
兵自南橋其老營伏兵旁塞賊賊北窺可以盡殲也及兵至賊先渡  
南溪官軍追之不及

癸丑伏學士范復粹上右榜錄

乙卯命陝西撫梁祖故大學士薛國觀入京即訊

丙辰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丁巳張慎言為南京戶部尚書繫給題為大理寺卿李一鵬為左通  
政

戊午改封儒學通宣顯應悼靈王去真君號

己未故南京 却尚書沈傲介贈太子太保

庚申監生涂仲吉復跡救黃道周 上怒下獄

辛酉王國典許襲伯爵一革王三錫三益各別授都督同知李國棟

太子太保李垣都督同知傅惟柱右都督李國晏都督同知傅國典  
量授錦衣衛正千戶

刑部主事吳文熾以黃道周滿獄六十年獄

壬戌高倬為尚書司少卿

癸亥賊起成都走德陽後至綿河

甲子遷前刑部左侍郎蔡奕琛

乙丑吏部彙叙捐俸官有旨聽諸臣捐非破之也昨輔臣請捐歲俸  
但不必俸

王正志為大理寺右少卿

丁卯張鏡心為兵部左侍郎添設馮元颺為南京通政使

丙子內土土寇千餘人撲神廟村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成襲斬  
數百級乃平

開州袁時中聚眾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時中自稱小袁  
嘗以別之

是月微雲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及曹變蛟  
白廣恩山海關總兵馬科遼東總兵吳三桂王廷臣合兵十萬馬四  
萬驟一萬刻期出關初建 退義州不出總督以馬科左光曹變蛟  
之兵入關蔡鏡吳三桂劉肇基往來松山杏山陽示進兵時承時駐  
寧遠以劉肇基短於調度應華任王廷臣代之左光先遣歸白廣恩  
代之而兵部謂建 雖暫退尚在義州我進兵數尚單薄來亦敵情  
巨測宜調宣府大同密雲保定之兵合督標關門遼左之眾以厚其  
力款計十五萬庶可成剿彼之承時又奏行間兵數多益甚款曰

不善但兵行糧從所費浩大必先筭糧易足夫一年然後會兵各鎮  
庶無饑餓命下戶部救粟自天津海運草束召買於薊永閩達四餉  
司慮不足一尋中外再四移商訂新舊兵共十萬馬四萬騾一萬蹏  
上遂調八鎮兵東征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  
俱盡道殣相望

七十八

崇禎十四年十五年

國權

鹽官快遞孺木著

辛巳崇禎十四年

正月丁丑朔張獻忠陷巴州遂犯達州

劉澤深為刑部尚書

故大學士薛國觀奏刑科給事中袁愷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意

上不聽

已卯李自成破永安殺萬安王米繼運破四十八寨土賊響應遂陷

宜陽衆至數十萬杞人請生李巖為謀主以所掠濟飢民故所至咸

歸兵盜賊

庚辰夜河南兵謀

焚未房可壯為太僕寺少卿

甲申 上祈穀大光明殿還寧太廟

張獻忠復走開縣人烟絕者七百里初萬元吉欲問道出梓潼扼賊

歸路楊嗣昌檄驍賊諸軍皆向瀘州賊東返無兵不可復過賈人龍

頤兵廣元不進

錦衣衛左都督孫光先進太子太保

乙酉通政司使施邦曜罷

丙戌御經筵

朱兆珩丘瑜為少詹事纂修玉牒

戊子吏部言外戚

求詹子入國子監命致祖制

已丑總兵猛如虎率諸將及賊于開縣會募而諸將以力乏請詰朝

戰恭將劉士傑曰逆賊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

失賊誰執其咎乎願為諸將先如虎以親兵從之士傑奮勇搏賊連

勝之獻忠遠高見無後繼以銳統谷中馳軍後左軍先潰士傑及將

擊郭閔猛先復皆戰死如虎突圍出而伏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

昌萬元吉赴開縣收殘兵築陣亡袁勳三軍楊嗣昌聞失利始悔不

用諸將扼岷路之謀矣

辛卯刑科給事中楊 言刑獄部多楚囚命該部各核各司官以

後因政報部科

壬辰元 又 要 百官於建極殿

丁酉盜掠固原監黑水監殺于繼戴瑜

戊戌王廷垣為南京國子祭酒

辛丑李自成陷河南武福王常洵殺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去冬

自成復招亡命數百餘人聞福府當時歲饑路草相望渡河討通

總兵王東忠部下始入城大肆掠奪福王及呂維祺值於西閤維

祺告王曰名義為重母自辱 王色怖泥首乞命自成青數其失秋

之承奉宜升守屍恸哭乞賊一棺瘞之升自殺維祺罵賊不屈死又

殺河南道副使吳橋王胤長知府臨沅元思檢萬曆已酉有士群盜

輻輳自成稱關王獨雄一部同黨輩才稱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

有來教萬難以東屬之自成以邵時昌為總理今守河南李仙風伯  
賊已去引兵至時昌來迎仙風斬之變聞 上怒甚速總兵官威寧  
王紹禹燬之籍其家妻子沒入功臣家并其兄監生紹舜流大同

談遷曰維陽之陷雖出慮未然守臣扞拒之謂何二十四騎致屠  
全城則衣衾不戒莫夜勿恤也福恭王以 神祖受子田租賜予  
獨冠三藩東平河間之風無聞梁孝勝陽之富日著嗚呼侯之門

仁義附焉仁義不施乞命踏陌至為千乘之大戒雖塞值不運獨  
不常為社稷自愛耶

壬寅黃霧四塞日肯無光夜大雨嘉興城登震如裂時曰城愁

甲辰夜山東狂寇李廷廣李鴻鈞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兗州二  
十餘縣一時嘯聚惟齊寧滋陽無盜宗畿道梗省五餉銀數百萬

俱阻于兗州東平州吏齊倡亂迎賊入城據之總兵劉澤清破賊後  
其城

河南土賊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是月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夷陵沂江入四川歷三峽夔門魁已深  
入川南漸薄成都嗣昌從陸至廣安

二月丙午朔鎮遠侯顧肇亦從督操江

庚戌張獻忠陷襄陽獻忠前走四川出山谷僻徑直走襄陽先遣謀  
入城通賊盜又偽督運車載兵車中為內應詐傳楊嗣昌令兵十八  
騎取餉入城夜半舉火開門千騎捲入殺襄王 及清陽王常法

其福清王常澄進爵王常洽及襄陽知府王承曾等並走免其備副  
使張克儉推官苗禹鄭白廣死之崇禎丁丑進士掠官屬官婢數十  
萬金眼饑聞河南故仍通李自成還攻開封

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山積蓋為賊有初左良玉掠賊船重畜許州為  
張獻忠取之至是良玉在鄧復置督學于襄陽又為獻忠有良玉配  
援不及

辛亥進嘉定伯周奎少保兼太子太師左都督周繼太子太師周鉉  
右都督周鍾周鍾並錦衣衛指揮同知

諭各撫按捕蝗種

汪子何瑞微管紹寧為左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黃起有周鳳翔孫  
從度為左諭德兼侍讀

命戶部上昨午屯教之數限十日

張獻忠陷樊城

癸丑李存善嗣武清侯

甲寅內官太監陰象坤提督太和山

丙辰黃道周解學龍獄工下鎮撫司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  
嘉績楊廷麟劉履丁養河田詒俱請學友也

光祿寺卿徐石麒言戶工兩部題冊截冊外止二十一萬餘金十一  
年十二年虧十五萬有奇所以然者有三曰題冊太緩罰處太輕事  
權相福 江是之令嚴加參罰

戊子山東出寇掠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千里自背微補又早  
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李自成合群盜攻開封開封為宋汴京完顏亮益增築堅厚五大賊  
以洞車障士傳城穴之七晝夜不息鑿深者四丈有奇巡撫高名衡  
嬰城固守餉匱周王恭禔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餉守陴者復募死  
士斃一賊予五十金斃賊甚衆賊退數舍李仙鳳督諸將高嶽馳  
救陳永福背城而戰二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嚴  
已未張獻忠陷常陽都縣

辛酉徐石麟為通政司使呂大器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曾樞為  
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

上疾良已進范復粹少保熹太子太傅廷樞大學士張四知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魏紹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陳演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各賜金幣  
命范復粹清獄

壬戌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宋賢言大寧河清七日

癸亥詔曰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  
症交侵且時事多艱閣閣彫彫無告又黎罔窮已極目前更望飽得  
甘霖百姓蘇生倒懸可解況今畿南山東河南等處添土揭厥兵民  
戕殺數無寧日甚五人一相命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憫惻又胡  
氣未息議調多兵勢又藉餉然惟微原非得已惟恨會官奸吏借此

國權

與外股刑有限之民力其苦何堪至於倚上凌下民窮無所  
控訴或官吏行賄暗害民生或獄獄不平奸民鬪倒或紳衿土豪  
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虐恣睢或賊及內外官肆行擾害或犯罪  
情輕因官吏勒索不遂延捱不結竟至瘐斃或情而囑託多方出脫  
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修職業惟常已私或蒙蔽隱狗朋庇  
作奸固念軍國之重情英有一於此皆是仰于天和昨又天微  
黃昏為災豈非多惡積於下而天變即示於上總朕涼德寡聞不  
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誠不足以動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  
失職災異疊興民遭塗炭安枕無期朕忝風化君師之位竟無建極  
頌述之備每二思及履心視朕朕病今津稍愈哀此黎庶教化未洽

而與荒相繼致犯法自衆朕仰體天心敬遵祖法大赦中外併今歲  
暫免行刑特勅京省經營官將已結未結輕重等罪凌遲斬絞充  
分別減等徒配杖笞酌行寬釋雖多則酌減贖少則分釋俱開後條  
例限季夏終旬內外具奏敢有怠慢出入等罪定治重罪務期刑獄  
平允奸良剖白庶幾稍消怨氣免致干和

乙丑夜張獻忠陷光州

丙寅土賊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其魁

丁卯夜山西偏頭關天鳴

河南土寇陷新野再攻息汝光山

己巳召閣臣范復粹張四知謝世魏紹乘陳演禮部尚書林欽祥侍

師王錫爵著德環兵部尚書陳新甲禮部給事中葉高傑戶科右  
 給事中章正宸禮科右給事中李煜給事中陰潤周正儒兵科都給  
 事中張縉考附馬都尉冉興讓等於乾清宮之左室初 上稍違豫  
 問安訖諭曰歲饑盜穢至陷雒陽朕福王朕不德一至此泣下諸臣  
 引罪 上曰否否與讓言此係氣數復釋亦如之 上曰非也雖氣  
 數亦賴人事翰旋閣臣因請河南賑饑又都下粥廠多至數十萬當  
 設法還歸原籍 上曰待二支熟雨足彼自歸矣出籍考跡及巡撫  
 河南高名銜跡內引福世子由恭諭禮部考曰臣河南人也聞福世  
 子逃孟縣一人郭必信來故悉之 上曰必信云何曰必信見世子  
 張服且過河頭項環泣求問初信何曰在升問世子若何  
 曰世子來不取體尚從王濟官數人校尉三四十人 上泣下結  
 帝曰福王與德王事必祭墓慰問宜從厚 上然之林欽揖請如德  
 王例告廟慰問世子仍察宮眷存亡旌卹殉難諸臣下哀痛之詔收  
 拾人心科臣以次奏李煜曰督師出兵餘一年惟瑪瑙山報小捷恐  
 師老矣宜另擇一人佐之 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安能懸制爾  
 輩須設身處地母任愛憎唱曰惟難懸制故乞佐將 上曰已遣朱  
 大典章正宸奏闖寇自四川至陳新甲曰自陝而至 上曰昨總督  
 宣大張福孫殺夷丁雖因鼓譟逃出然在營尚多或疑而不測如何  
 無奇成也新甲引罪又曰革左等賊已稍寬半月一督責未遑  
 因命與讓及總督京營司禮監汪裕民慰福世子察宮眷及殉難

官民初發帑金十萬賑山東河南真定保定是發三萬一千金付  
 裕民曹賑請宗  
 庶午督師太學士楊嗣昌自四川次夷陵部下請恢復不答還荊州  
 遣人招其家至  
 卒未巡陝陝西御史陳羽白言年來牧廠久虛籠運不至為說有三  
 曰茶道之不通從來茶商招於山陝買於川湖賣於西陲而運茶水  
 陸不下數千里今荒寇劫掠或茶焚而空引或引劫而空商或商引  
 茶資盡沒臣甫入境哀訴銷引者比 曰派收之不均收現列為三  
 戶課馬二兒隴兩各一中戶課兒隴馬俱一下戶給兒隴不給馬  
 每三戶編審改造今爾馬馬免此戶地連款項兩無一不戶論無  
 立雖領馬數匹多曰育成之不專從來中馬為北岷臨鞏西寧等道  
 七監 臣若本省則閩南隴西右守 巡四道四川則川北守巡安  
 綿安備三道湖廣則下湖南守巡二道其職銜原有茶法今道路梗  
 塞各置若罔聞又苑寺一御視為閑局又何怪乎茶運之不通派收  
 之無法也 上大是之  
 是月總督劉遠尚書洪承疇悉薊鎮永平漢夷雜沓令總兵白唐恩  
 屯薊鎮曹變蛟屯豐潤俟各鎮兵出關而後行大同總兵王樸至永  
 平而聞夷丁叛者千人永平兵退之灤州斬八級曹變蛟退之鴉峰  
 橋斬四十九級白唐恩退之三河斬五十五級餘就招撫  
 督一龍在金山初因張羅三賊速竄撤皖兵四其故歸款楊卓然謀

置之滑山大湖賊情致以緩師公行肆掠及聞襄陽陷來機復增招  
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鎮兵進英霍以討之

三月丙子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經二月晦即嗣昌生日宴沙市徐  
吏部園中忽左良玉檄至曰待明日啟又尋閱之乃看視師玩寇貽  
患蓋良玉前欲急擊張獻忠也嗣昌屢檄不悅自受事來連共郡二  
州三縣十九又陷親王二度必不先期且自經監軍金事楊卓然以  
疾聞嗣昌字子微武陵人萬曆庚戌進士授杭州教授轉南京國子  
博士戶部主事員外郎歷郎中崇禎戊辰進河南按察司副使布政  
司參政辛未進監軍閩內道按察使壬申四月進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海永平甲戌九月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乙亥十月委去丙子

十月奪情起兵部尚書舉朝爭之戊寅六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仍領兵部七月叙陝西三鎮功蔭錦衣衛百戶十二月遷華鶴  
級視事己卯三月奪秩冠帶視事四月終報部事六月叙功復原秩  
初議練兵十餘萬於各鎮用以平胡特加練餉使浮於邊餉之數至  
是八月兼兵部尚書督師剿賊八省賜尚方劍即撥遼餉充費餉足  
而民怨已極庶辰叙捷加太子少保既沒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  
毒死者輒遺壬午三月叙甘肅捷贈太子太保

談遷曰武陵小有才辨偶膏上意權將相受服而出弋甲如  
林張獻忠於瑪瑙山中謂寇在吾日遊魂懸刻孰知潛影蔓延  
一發而莫之禦哉予大之使清於賊穴事無可忍也或以蜀撫即

授春疎防致之然寇難以來未嘗固藩封而重鎮也今河南襄陽  
勢或滔天而備運於司敗之律武陵亦厚幸矣哉

丙戌張克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前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焦馨年

丁亥方拱乾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朱統緒楊光先胡世  
安徐沂為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先是巡按御史陝西謝東謙會點左都御史鍾介糾之逮於家自革  
尋道濟南會城陷不知所終至是命彙東謙留跡

蔡弘教王政為右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浙江廣東  
戊子吏部尚書李日宣覆奏以任省故謂贍狗錫二級

也五魯注以派捐金募兵于山東以防盜  
辛卯遷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李仙風仙風聞之自經

兵部尚書陳新甲錫三級  
夜月食

壬辰以大光明殿隘來歲祈穀仍大享致  
李自成陷歸德高丘知縣梁以樟避至淮

甲午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劾故督師楊嗣昌受事以來虛假欺飾所  
至以精兵自衛在楚則徵蜀之精兵自衛而張獻忠得入川在川則

盡焚豫之精兵自衛而李自成得陷維寧使藩封亡而身獨存社稷  
危而身獨安嗣昌之心尚可知哉

巡按河南御史高名衡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河南

丙申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白廣恩及吳三桂王廷臣等至寧遠承疇至松山視我兵恃寡不足禦乃調遼府大同總兵王樸楊國柱

前鎮總兵唐通榆林總兵馬科扣練兵共七萬建 遂自義州大舉入犯

丁酉將平侯郭振明益歲祿麻錦衣衛指揮金事進郭起龍少保黃龍太子太師游龍都督同知可登右都督

庚子總督陝西三邊鄭崇儉下獄 辛丑遷撫治鄧陽右金都御史朱繼成奪巡撫湖廣右金都御史宋

所鵬宿戴罪親事 祖突壽合諸軍擊建 於錦州斬三十六級明日再戰建 退

癸卯起傳叔訓工部右侍郎仍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永祚為右金都御史披督軍務兼撫治鄧陽張璋為光祿寺卿

建 曰店山仍用錦州 乙巳少詹事左瑜襄陽敗壞令收拾之宜恤難宗擇吏才 上之

是春招安內兵西山餘寇 派寇攻寧津三日破之殺知縣太原朱敏汗光祿寺卿魏持衡

四月丙午朔起虎崇雅太常寺卿 立故都督劉綬祠

都督同知牛成虎仍總兵常鎮守臨兆

庚戌工科給事中李如璧追論故督師楊嗣昌之失

大學士魏煥乘上章字訛奪俸三月 辛亥浙江金衢道 請寬南北災民練餉報聞

刑部主事雷演祚論故督師楊嗣昌六罪可斬曰失封藩節郡縣曰恭撫臣以違前曰華嚴經戒蝗誦咒消賊曰張獻忠入川單慘縱逃

曰明題監軍曰交結朋黨章上不報 辛亥官軍再擊建

壬子屬安慶崇禎十年以上遺租以後半之 官軍力竭回寧遠錦州東關副總兵邢本氣都司秦永順故胡人遂

敗降建 陳潤燭建 益以錦州張璠運糧為久困計祖大壽力拒 四月餘時張戰獲陳潤燭張璠進至松杏

癸丑御史金蘭為應天府丞 司禮太監在瑞有罪免

乙卯通政司使徐石麟以前鎮江知府印司奇許奏推官雷起劄及 前巡撫應天張國維兵道曹化龍事久不結命即劾

戊午 劉元祚以為事官赴行營 張獻忠攻應山縣知縣章日輝擊却之遂掠隨州

辛酉命朝臣定楊祠昌罪 癸亥兵科都給事中張縉考言科貢選法曰單選嘉靖十三年朱隆

禧選校兵科周洪範殺御史俱獨選彈題徐行撫孫察糧完欠完則



刻期開後起送曰減俸內地有城守軍功經薦宜減年與甲科同日  
擢教職科貢出身半論教職 成祖嘗曰教官果稱師範陞六科理  
事今貢士三薦以上歲貢兩歲以工如縣官行取曰廷試選用貢生  
年深再坐監始選有司多棄老宜廷試次日通候過堂擇壯年授以  
民社曰巡方曰薦舉曰京職改授章下所司  
甲子進丁啟慶督師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節制陝西河南四川湖廣  
鳳陽應天安慶仍兼督陝西三邊軍務蓋陳新甲薦之也  
乙丑諭吏部凡知縣推官賦完始考選否且選任仍及科貢  
戊辰張忻為光祿寺少卿  
己巳許都試副榜部試授官同科甲考選

庚午前天學士錢象坤卒象坤字弘載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  
選庶吉士授 歷禮部尚書崇禎己巳十二月兼東閣大學士庚  
午七月進太子太保八月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十一月叙實錄進武  
英殿辛未六月致仕  
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殺知州秀水徐世淳徐家被殺屠其民  
沐丘成濟後贈太僕寺少卿立祠  
官軍擊建 斬三十九級以水師奪朝鮮餉道俘其臣李舜男等二  
百餘人命副總兵王武緯等歸之時其道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  
等以間之不入  
辛未命刑部刑律例進覽

國權

進外戚朱初太子少保朱瑞龍第表持權使  
癸酉臨淮侯李弘濟卒於東昌  
甲戌成國公朱純臣新樂侯劉文炳禮部尚書林欲構擇形家勘應  
天鳳泗山陵禁近地開採林欲構薦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同往先  
是有以近陵新山伐木訐告者故有是命  
是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進聖入朝先是丹陽監生賀順  
釀金都門虞城侯氏首捐三千金餘各互輸約十萬緡以贖大監曹  
化淳王之心王裕民等命少俟之又諭年更釀如前之半果再召  
開封大疫  
五月上該朔錦衣衛左都督孫克先進太子太師

習人龍改賊于靈寶山中  
崇明盜顧崇犯太倉再道  
命淮安徐州天津諸鎮總兵劉良佐構御番張汝行獲濟防河  
丙子巡按山西御史李 請止納貢杜倖門不允  
土司岑兆祚 上司儀 爭界許奏各下撫按諭解  
丁丑土寇乘時中來至二十萬自甯屯掠蒙城曠遠熾附朱大典督  
諸軍擊敗之潛棄性宿宵遁  
戊寅諭祭楊嗣昌一壇閔其盡瘁也  
己卯南京國子祭酒許士彙降尚書司丞  
庚辰大學士范復粹致仕

左重光改贈光祿寺卿外衛正千戶一級

寇陷泌陽始賊獲左兵旂熾令盜襲以入泌陽遂陷

辛巳傳宗龍降為事官赴督師行營督理軍務亦陳新甲薦之也

起朱世守左遷南京鴻臚寺卿

張獻忠羅汝才合攻南陽胃兩穴城知府賴日愉指揮王汝寧力拒

之賊退日愉力瘁卒日愉上虞人萬曆癸卯貢士

壬午黃錦為南京禮部尚書

南京守備南和伯方一元與母遠侯柳祚昌迎詔爭叙次祚昌曰我

侯也一元曰奉勅守備當我先御史唐兆恒以聞禮部謂朝儀序爵

後職序權為簡命自宜先守備

前吏部尚書李長庚卒

庶事無翰林院侍講學士錢受益卒

陳 嗣遂安伯

甲申通政司參議蕭譽以會典通政使有關通終資深者題補又通

政司官一體陞權母游偏抑令職幸勤五載政事無闕似非銓政之

手通使政徐石麒代奏章下吏部

巡按陝西御史陳明白以歲荒求各監免解京馬二百三十匹不允

丙戌房可壯為光祿寺卿

總督河道張國維改兵部右侍郎提督徐通臨清天津漕餉以東寇

賊故也

真寶南京少詹事華珙奏罷言官論其倫要其端也

壬辰召兵部尚書陳新甲於中極殿時祖大壽圍於錦州五月建

填源掘壘聲援斷絕有曰年間出云城粟足支半年第乏薪傳大

壽語且車營偏之母輕賊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待援未決 上憂

之問新甲計毋出新甲求退與閣臣及侍郎吳甦總督傅宗龍酌議

請遣司官而商於承疇有十可憂十可談祈 皇上察報從之遂命

職方郎中張若麒往

武進士曹池吳遵周言翰林推巡撫恐暗成事忤旨削籍

甲午起雷耀龍禮部右侍郎署詹事府事降閔仲廉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院檢討

轉保龍驤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仍充為事官總督陝西三邊

軍務

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銳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逸深林良佐以輕兵

追討賊扼險官軍以火炮擊之賊大奔自義門至界溝二百里危伏

滿汗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北走河南所獲兵械山積 恭安土寇十

餘萬掠兗州所至淫焚聞青州兵至逃走邳州焚而邳至沙溝屠傷

嬰穉不遺

戊戌錦衣衛都督郭承吳進太子少傅

官軍擊建 斬四十一級

己亥薛國觀候觀至京奏辦不聽

庚子吐寇犯徐州焚北關鎮南沙河店者噉濟舟十六艘復入東  
平州團臺縣徐州賊合之攻益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于梁山

辛丑前巡撫湖廣右金都御史方孔炤同妻戍邊

壬寅前禮部尚書黃汝良後太子太保

癸卯 禁初春為大理寺左寺丞

癸卯 王世國進太子太保

是月寇陷信陽

六月己巳朔太山盜萬人窺兗州禦卻之

丁未沈惟炳為左通政

己酉兵部右侍郎孫汝霖為左通政

庚戌刑部右侍郎侯士奇卒

賀一龍左金王階而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會軍進剿賊聞合屯于潛山

丙辰張宸極為右通政

戶部請設漕運總督命議之

乙卯劉唐生為南京刑部尚書又可法為戶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

史繼督漕運兼巡撫淮揚鳳泗惠世揚為刑部左侍郎徐耀為御史

阮左金都御史

官兵戰松山石門皆有斬級建人雖未退其鋒稍挫兵部尚書陳新

甲申陳欽訥出無塔山趨大勝堡改敵營之西北出兵香山抄錦

昌致其北出松山渡蘇凌河攻其東又正兵出松山攻其南命下  
行營議之雖一鎮兵僅白廣恩馬科吳三桂敢戰餘可合力若分三

將於三路慮眾寡不敵若五將佐之誰為軍鋒兵分勢弱洪承疇請

且戰且守略曰久持松杏轉運錦守頗堅未易撼動若敵再越今秋

不但敵窮即朝鮮亦窮矣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也今本兵謀戰安

敢遠延但恐轉輸為艱鞭長莫及國體攸關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

為得也 工是之而新甲執前議職方郎中張若麒驟率吾事見小

勝謂國可立解工案奏命留閣外科理新甲東承疇曰近接三協之

報云敵又欲入犯果爾則內外受困勢莫可支台臺出閣用師年餘

購餉數身滿兩錦未圍解內地又用斯時估量不進山海則三協虛

單若往遼西則甯山空遠何以副聖明而謝朝中文武諸人之望乎

主憂臣辱台臺諒亦清夜有所不長者承疇既激又奉密勅刻期進

兵新甲薦前綏德知縣高紹愉為兵部職方主事出閣督畫若麒

愉並謂我兵可戰也承疇持久之策

辛酉巡按陝西御史陳爾由奏自漢中至徽州惟白水江為咽喉自

徽至鞏昌府惟秦州三十里為適中孔道共三十里店移秦州守備

駐札若白水江界口舊設守備兵八十人今棄信地宜選成兵二百

人馬二十匹至略陽上至徽州護送官茶沿途荒潤酌築房舍十餘

區寓茶從之

乙丑改都督杜松子崇蔭

命法司定薛國親罪

丁卯在繁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策暫於復社盟主麻吉士張濬之門見知縣丁煌摻濬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且暮有禍惶惶之舉以相告尚謂諸生妄談未幾而王陞考証臣矣一里居庶常主復社樹黨招權豈不異哉有旨令丁煌指奏

己巳管紹寧為南京少詹事銜胤文吳偉業為左右

壬申羅大任為國子司業

總督漕運朱大典請專徵本色可濟兵使民從之其奏折米並不許

癸酉兩淮山東河南浙江澤潞多饑盜

是月張獻忠李自成不相下羅汝才亦降獻忠獻忠奔邵西自成汝才分兵下東南

七月己亥朔吳太冲為南京國子司業

戊寅臨清運河涸

己卯張獻忠圍邵陽官軍禦之多殺傷乃遁

庚辰青南京吏部京察總期尚書徐國鼎吏科給事中屈勳

御史葉樹聲言道梗

賀一龍隔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啟睿大收之斬一千二百級解圍

道

甲申獨霍山進租

丙戌

上御經筵以錦州事問兵部給近日燕報止曰此一舉也解圍固為勝者但兵未離險甚為憂之

新樂侯劉繼祖母徐氏夢孝純皇太后勸上仍法膳以奉之蓋

工嘗蔬食

傅淑訓為都察院右都御史行戶部右侍郎等惟餉

巡漕御史吳邦臣稽運速之

丁亥召賜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應京於會極門

辛卯邵兵與張獻忠戰敗績獻忠遂陷邵西斷邵兵一手縱端以辱

官軍

甲申錢允懋為太僕寺少卿

追封皇幼弟簡懷王慧棟王皇幼妹悼溫公主

戊戌宴衍聖公孔胤五五經博士孟聞玉

己亥蔡奕琛又奏唐吉士太倉張濬禮故部右侍郎常熟錢謙益等

倡復社朋黨及臣命濬謙益各具奏先是無錫東林書院萬曆中三

吳士大夫林居講學及援引登用目為東林黨崇禎初吳中士人紳

復社選義刊布海內科第進進援引更廣

獨襄陽進租

庚子洪承疇誓師檄錦州特兵部職方主事馮紹愉來練車兵謀戰

任廣洪承疇進兵明即抵松山夜見建也乳峰山之東傳令我兵

中夜登乳峰山之西角其勢乳峰距錦州五里俛視如几席砲石

相應又東西石門並進兵少敵勢俾腹背受攻主事營環以木城部署略定建 大駭初西虜遂入自建 逃出云彼今秋不得錦州謀撤兵回因朝鮮糧盡騎日二餐步卒一餐而建 苦餉少添言入犯三協以張之本兵陳新甲信張若麒馬紹愉之言趣戰

八月甲辰朔命山東副總兵黃胤恩海運萬三千石淮揚召買八萬石吏部言漕運總督淮工巨重臣史可法朱大典任之可法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大典提督鳳陽等處軍餉報可

乙巳陽和總兵楊國柱營未定敵感之收沒敵候入車營破大發斬敵百三十級據王子 及孤山牛鹿殺二十餘人李輔明代統楊國柱與祖大壽分步辟三道夜圍 三重攻穿其二隔於外援而

止張若麒報宜告廟宣捷任應諺謂而不顧其後也 丙午許定國為署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山西 丁未崔源之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故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邵復春獄死 上疑刑部逼辟青其奏 辛亥夜令錦衣衛左都督郭承吳賜故大學士薛國觀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國觀子家相韓城人萬曆己未進士授萊州推官

官權 科給事中天啟丙寅三月遷勅東江毛文龍已巳三月與許擊仰沈惟炳交許乞終養後補 科都給事中轉太常少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丁丑八月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戊寅六月加尚書己卯二月省補兵部進太子太保孫伊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十

一月進少保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庶辰主禮閣六月陞戶部通賂趙去坐贓九千餘金沒田六百畝宅一區妻子不能償棲於城隅初國觀免官命伺其即則陞考至執下獄陞考為吳昌時甥臨刑曰此留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

楊士聰曰薛國觀之用為程陰薦之故以愈憲陳登政府 上嘗與韓城言及用置對以非則鄉紳及等任之內則戚呢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察音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駟馬各一

萬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李氏督之日亞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追趙家人父之國安亦死追比未已周嘉定以見女姻上駭奉嚴旨於吳李氏遂賜其所有內閣中書楊餘洪潤國典亦李氏親也敘

之曰見產既盡即不江納其如之何韓城家以開年終舉劾兩房官劾二人閑住有旨各廷杖六十即死是時戚呢人 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造為九蓮菩薩之吉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念

此事由韓城發端欲誅之以謝 孝定在天之靈會秉性躁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吉朔日別款以進矣 上意先定鍛鍊成獄遂令御史郝晉自盡韓城愕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

末如此非盡昌時之力也僅坐贓九千金恃何以處嚴分宜韓城之除賊陰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贓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矣

故遺曰陰賊陰狠罪莫如焉程而韓城遂休之速獨以誅伐之性

足覆公誅其刑泥韓城固自貽伊憂而國家心膂之任於焉蓋喪  
識者未嘗不為之三歎也

傅鍾秀為太僕寺少卿

建 攻乳峰山西營禦卻之斬六級連日再攻再卻之

壬子官兵分兩路攻而石門總兵王模戰敗各將俱沮

癸丑我戰稍捷建 自是不復出請濟師而始愉語洪承疇宜來銳

出奇擊之可以壯錦毋待老慈之至承疇不納而長嶺山自塔山迤

邐至錦州延松山城之右大同監軍 張斗吉宜駐一軍於長嶺

山防其抄我後承疇亦不納祖回戰十二年承疇師若香生何知

丙辰卜應第為平寇將軍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甘肅

前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梅之煥卒

丁巳官軍戰東西石門不利

庚申再戰斬十三級

辛酉 工幸太學以重脩成也正一朔敬大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

雍先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太學前此未有也與唐

魚朝恩講經无李邦寧釋奠何異

恭順侯吳維英總督京營

建 喝 以三千騎來援牛刻據長嶺山營古用松山城我逆其詐

不動由錦至南海角度地高不足濠溝據土指日間濠深八廣丈

餘凡濠三重我師又用於內  
壬戌官軍連戰三日俱利

甲子合戰我兵奪其大旗三斬九級喝 曰南兵殊異他時將破旅

師我故將孔有德等輩止之

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加太僕寺少卿

乙丑諭禮部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有功聖門與周秦漢

唐諸子並稱先儒朕心未安其議之

許江北支代田租

錦衣衛左都督孫光先進少保

起劉澤清石都督總兵宿鎮守山東

喝 計必用松山城分我兵力 既據濠築垣攻松山斷我餉道

乳峰在錦城外而松山又乳峰外也我餉之洪承疇謂其下曰敵兵

新舊過為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連戰常各初屬本部力關余身執桿

鼓以從事解圍盡在一舉而請將議回寧遠就餉募薄兵部職方郎

中張若麒與承疇書曰我兵連勝今日再鼓亦不為難但松山之糧

不足三日且敵不但困錦又復困松山各帥既有回寧遠支糧再戰

之議似屬可允於是諸將議不一或明日戰或今夕戰或圍再舉承

疇曰往時諸君俱矢報効今正其會雖糧盡被圍宜明日皆更卒守

亦死不戰亦死若戰或可幸萬一不肯決意孤注明日望諸君孤注

盡力勿送將將出總兵張若麒甚已先遁於是各帥爭馳而步自相

驍騎子甲備得擊火先請敵在不知其走還為伏甲所截大清總兵  
曹變蛟王廷臣突入松山巡撫遼東立民仰誓與承疇同守承疇夜  
留兵三之一嬰城其二決圍衝陣建 邀之火山石灰索我力戰建  
暫卻俄雲合不得入城移屯海峴盡沒於潮才脫二百餘人獨白  
廣恩還松山君麒紹愉得渾舟借諸監軍逃至寧遠奏承疇矢計冀  
自免也承疇令廣恩同都司雷起釐議東走小凌河襲建 老營走  
國王碑歷錦昌大勝間自北虜後進小紅嶺山指兵解圍是役也輕  
進頓師進不能突圍退不能善後形見勢拙彼全制我重臣宿將選  
卒既騎十萬之衆覆沒殆盡則張若麒一人誤之也 或曰兩軍隔  
山而陣防交鋒官去說甚建 亦力禦喝 急撤後隊聞道突我  
後我稍亂遂大潰

談遷曰蜀人陳盟記建 事云絕松山道營南山唐莊為固松計  
我兵方或請以精銳決戰而出亦夾擊分兵襲南山可以得志  
否且退保杏山杏山去松僅一舍徐圖制勝彼必走洪皆不能用  
職方郎中張君麒以精銳至與洪不協言無得入洪以松小不能  
預多兵乃令各帥回杏山就食其說蓋出御人馬紹愉歸傲總督  
非確舉也大敵在前豈有退師就餉之理曹彬敗於岐濟宋太宗  
尤之正以此洪總督有激而出且乘其待援發突圍否則必也  
長嶺山接我餉道計之次也噫自遼難以來懸師東指決十萬之  
衆於一戰惟楊鶴與洪氏窮兵而敗洪氏冷之亦敗其洪氏也

然此峰之役朕 有朕等相持決旬重圍未解先發者制人後發  
者制於人語不虛耳時宜與再召故帥杜弘域就謁曰相公入朝  
願首以松山為急國家安危繫焉余此無可措手矣宜與視之茂  
如也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禦而廟社以  
墟矣思之思之陳新甲張若麒革其肉豈足食乎  
已已巡按陝西御史陳羽白工籌收 策曰有地無軍合七監牧丁  
額一萬六千一百有奇今不上三千若行原籍勾補將三五年未得  
終事乞將招撫餘民能自買驢馬一匹許即承牧地三頃給蠶永  
曰有軍無馬需有力者買驢馬一來歲課餉稍力者兩軍共買一候  
課餉除養無功者兩軍共買一官辦其益也十曰有馬無餉請月

稽之或前月定次月定再次月定監官登冊扣某月應生至期稽核  
無則追補為季報曰群內混養舊例群五馬驢馬四見馬一今群內  
驢馬斃不買補報養驢馬於養生何裨也今不許混養驢馬曰換費  
例斃曰種馬無資七監每驢馬領地歲科銀六錢合七監共二千一  
百七十一金五錢七分供靖虜兵餉今無種馬或權留兩年之解使  
本軍貼買曰京例年例七監歲京馬五百匹蒙免二百七十四尚解  
京馬二百三十四匹稍寬此二例曰策應不等安定廣寧開城黑水  
皆西屬固原萬安清平武長皆東屬平涼各有恭存等營可以策應  
有旨種馬無資關額餉京例年例解額俱不得輕議餘從之羽白  
又奏臣聞安定監舊報馬五百五十一匹今存四百二十四廣寧監

十二匹清平監舊馬二百七十四匹今十一匹萬安監舊馬四百四十一匹今馬四黑水監舊馬七百五十二匹今七匹開城監舊馬一千九十三匹今二十六匹四監之馬不工五十匹皆之非曰鬼掠則曰餓斃非曰賊城不保則曰牧軍併盡察清平兩經魁陷監正游之雲饑死餘官乞分別嚴處

九月甲戌朔

戊寅總督陝西兵部右侍郎傅宗龍率兵四萬自新蔡渡河與保定總督楊文岳合兵趨項城是日李自成亦渡河走汝寧伏於孟家莊把都官軍遇之大戰總督宗龍流矢被面濟寧國守從之賊攻二

將營以飲敵却之探獲洪甯清汝密夜奔項城宗龍固壘力守二庶辰傅宗龍撤營人龍李國奇還敢不應遂奔陳州被圍僅都卒六千乏食殺馬以享軍復盡乃殺賊屍多啖之

辛巳改東廠衙稱提督京營總督

癸未命福世子申崧還河南  
甲申楊繩武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督閩前連津通等處軍務以洪承疇受圍故代之

刑宗周改吏部左侍郎高斗光為兵部右侍郎添設  
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入朝仍且文淵閣

丁亥戒內食

辛卯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傅宗龍出戰先川兵臨陣慮步不能禦騎令移於陣後陣亂李自成乘之我大清壬辰宗龍走項城被執馬賊死之遂陷項城屠之分兵屠商水扶溝宗龍字仲翰雲南昆明人萬曆庚戌進士召復兵部尚書

皇子慈明封定王

丙申前南京光祿寺少卿錢三策工三跡一恭前兵部侍郎吳光義一恭前通政李一鵬一恭徐石麒石麒政之以聞

是月諭吏部曰邊患方殷軍儲告亟司農仰屋無措官眷浸沒公行而際際最源發寇最甚諸巡撫推閣各關備劫近以遠剿等語

少有增加撤取盈於羨餘非苛求於商旅乃禁官奸胥濫科凡養假

公潤私朝廷常加課之虛名司閭享侵牟之厚利費販因而農足儲

會益復空虛盡國病而良可痛恨以後各關差關南北工戶二部不

必拘定司屬循例差毒者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及在外督撫巡

按各舉至清之官在京如各衙門司屬中行押傳等在外如監司府

佐推知等但察行已端潔清慎無染之人聽其保舉授以權差差奸

別獎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登簿解部充餉立典起提清華仍破

格叙錄以儲銓憲之用保舉官一體加陞如仍橫征苛歛徒侵羨贏

或仍飽私索各撫按訪實疎恭保舉官連坐除臨清河而始舊差委

俟盜洋揚蘇外其外新辦量進朝九似剽掠等差過關即另舉擬用



仍舊部衙并受部考成

左良王大敗張獻忠於信陽得馬萬餘匹降數萬人獻忠僅百餘人易服夜遁倖死匡山中良王軍擊大振羅汝才走浙川以合于李自成時自成兵五十萬故汝才附之

戊戌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破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盟而益國能降恨之至是乘勝拔城責百約殺之贈左都督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

十月癸卯朔改陸朗李維樞熊汝霖陳泰平韓如愈高刑漢李士焜戶工科給事中催漕徐殿臣左光先金鉅峒李仲熊王以鎮高允茲馬孔健鄭堯領李悅心劉之勅衛相國朱奉帥陳蓋楊仁愿齊達滿世

奇為武監察御史

丙午日食

壬子崇廷柱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寧錦

丙辰吏科給事中沈迅言起廢諸臣除逆莽封疆罪計典外從來廢籍宜清察謹列悉聽 上裁從之

戊午山西道御史鄭崑貞言自建 據義州前撫臣方一藻復義之策常事聞於此未幾而建 果圍錦州矣其圍錦也深溝以困之蓋誘我之兵萃於此別有啟獲之謀欲解錦圍須俟其相持稍懈漸出奇計以驅之豈有統全軍而注之孤危之地首尾全無顧慮隨其術中如今日者昨樞臣會議云寧遠見兵三萬撫鎮皆得人夫兵三

萬非不衆也今圍城精銳之餘望破中國即長圍未解連 亦不敢突而窺寧遠是張敬錦之聲勢正是為守寧之實者若撫鎮擁此三萬人不敢越寧城一步萬一建 以困錦者天而困寧則區、寧遠其不足為關門之蔽明矣

張獻忠收餘盜數千走耶陽疎過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獻忠百創却由日外僅隨數百人 談遠曰漢文帝好黃老而民安武帝好刑作而民困在人主寬簡不在破格立法也 先帝時稱法祖於累朝條例紛更已極而不

得其源事多繁苛民多愁怨早疫饑饉無歲不徧戶絕生靈止形已肇而猶佳神極慮觀律異材亦德乎

是月秦山寇回轉幾傳數年久轉攻濟陽等縣巡撫山東右 都御史王公弼絕不為意貽害都下云境內了無一賊

復遣太監盧九德劉元斌率京營兵入河南九德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駐歸德兩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軍大掠殺掠沒月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掠桐城糾馬守應習一龍左全王諸賊自霍山復出左良王兵至臨穎民為賊守良王馬之盡獲賊所掠李自成怒來攻

良王退保郟城

十一月癸酉朔提督太和山內官監除袁坤歐均州諸生將慈孚下獄九死應宋一鶴以聞 上責提學僉事高世泰世泰引咎且奏袁坤

初立謁太廟做按臣禮坐明倫堂講書士林西之同構奉命下巡按御史彼內臣竭廟講書果故事否

甲戌命禮部上定王出閣儀注

余斌為南京兵部尚書范志完為右金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巡撫山西張爾忠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陝西

丙子李自成陷南陽斌唐王 於麒麟閣分守道恭議火礮初從

兵劉光祚南陽知縣姚運熙死之初牛金星薦術士宋獻策于李自成封軍師獻策永城人言十八孩兒當主神器必先取南陽為入秦

討遂周之火礮初與劉光祚竭力拒賊食盡援絕礮初題於城樓有

漢弘北碧非倚事獨孤忠向九天之句遂自縊光祚遇害于城上

勅寇已入南門道總督楊文岳兵至遂出城之文岳去南陽仍陷太

監劉元斌聞之乃擁婦女北去俄命御史濟軍元斌倉皇皆沉之於

河自成兵意窺此下令召四方賊日連營馬孟忠不從降于左良玉

張獻忠知將不利于身由楚入蜀羅汝才從之合圍汴梁以天下之

中國大事者所必爭也

已卯禁朝臣私探內閣通中者於其侍漏供露主母敢入耳舍

楊士聰曰兩關及承天門端門懸之也皆不得入其實交結內

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能探密通與後在不見不聞有以

千百計者孰從而效詰乎

辛巳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廷登辛廷登字華東鄒平人萬曆

進士

癸未進周廷儒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廢中書舍人

乙酉 李三奇贈光祿寺少卿

戊子兵部左侍郎吳姓巡視京營戎政宋攻為工部右侍郎梁雲構

為順天府丞

傅陞馮元颺為右金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天津

兵科給事中范士髦請有司九年陞轉母更調下部議

辛卯 上南郊

是月豐城侯李開先言賦役全善設而往、拖欠何也浙直之災乎

在軒齊問百姓則等物一舉沙多淺猶如鞭撻奸胥侵染任其影染

重累百姓一過故除則百姓不富奸胥飽腹雖計部恭討司收降調

猶不能窮蓋頭緒多端條鞭外有遠餉遠餉外有練餉至各省修城

軍器並無他出亦不過派之田賦一限不寬二限繼之行吏善借為

生涯差役因之營活地畝之出幾何終歲勤動且不足以完賦而竟

竭力以供若輩貧民不其其身而富民咸怨其產矣

遼東大雪文餘建 糧易俱盡將解圍而歸慮我踊之俾而虜入聞

求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信張若麒之言許之

十二月壬寅朔癸卯許潛山宿遷太湖各縣輸麥代漕米懷安桐城望

江亦如之惟十之六

乙巳 上閱寒許刑部因保外限二月出獄

李自成陷襄城執知縣曹思正邑人  
萬慶死之至許州殺教諭馮 張

前刑部尚書甄淑卒於獄

丁未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方或罷

庶成張三讓為大理寺卿張璋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鏡心劉餘

祐為兵部左右侍郎王正志為太僕寺卿王家彥為大理寺左少卿

雷躍龍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李自成遠陷涇川許州長葛通許鄆陵知縣慈默劉振之力誅永冠

入縣治北向再拜自引刃死典史杜邦舉被殺振之字南強崇禎庚

午有士由東陽獻諭贈太僕寺少卿詹子入太學

丁巳土寇陷張秋鎮通判成寧馬元善過其寇改總兵劉澤清降益

也

庚申山東總兵官劉澤清大破李青山於石萊山

癸亥傅淑訓為戶部尚書馮元甄為兵部左侍郎添設巡撫山永朱

國棟以兵部右侍郎改鎮昌平范志完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督薊閩通津軍務熊奮渭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糧儲

甲子黃道周成辰州衛解學龍徐仲言成

初刑部尚書劉澤

深擬道周瘴戍再不允同奏道周之罪前兩罪已蔽矣至此惟有死

生之條臣不敢不陳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會葬未有以諫

言諫者今以此道加周道周無封疆會葬之失而有疎宗宗保之始

道周得矣非我皇亦無不覆無不載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

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工跡空言無常處

昭一臨肝膽寒裂如某等始不嘗不相與今且 之短之道周亦不

較烏有所謂黨而煩 聖明之震怒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

傳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

嗟臍何及所以常此生死之間不敢不慎亦惟思感出自 皇上仍

以原擬候裁從之

乙丑御史葛徵奇為太僕寺少卿轄東路孫晉為大理寺右寺丞

戊辰董象恒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蔡懋德為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徐世蔭為右僉都御史協理刑軍務巡撫安慶

諭停內操提督忠勇營太監楊進朝所部三千人值大祀仍防護

李自成羅汝才合攻開封七日夜巡撫高名銜總兵陳永福等力守

永福射中自成指一目自成叱朱仙鎮去開封四十里內鄉鎮平唐

縣新野各降鄧州知州劉振世郊迎五十里舉家從之許州以南無

剩土總督丁啟睿揚文岳以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揚德政薄朱仙鎮

良玉謂賊勢銳宜後攻之大威等謀不合即進全軍皆清良玉以數

騎免母妻被執開封益固寇授鄉民釜鑿令擊城又坎城為虛實以

藥引伏發之賊震竦盡去賊將兩湖不能克

己巳故總督兵部右侍郎傅宗龍贈太子少保世綿承衛百戶

是月勅內臣神官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母于外政并戒廷臣曰朝廷分職原是官府不同臣子守官豈容暗奸作樂况折主僭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開尤先近侍間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謨最為弘遠朕欲承祖訓不敢愆忘日望群臣率由此道無奈世風日降士氣遂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亦有媿媿交情勢極姬就為阿大夫之借譽左右得門有路可通無脛而走窺探泄漏視為固然以後內外大小諸臣如再蹈前轍憲典具在朕不敢私詳狼入內立城食人人饑食草實

壬午崇禎十五年

正月辛未朔 工朝畢諭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誕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猶稱先生即其意御等即朕之師也今而調和燮理莫安宗社萬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 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

先是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臺偵建 意和馳書諭其守將得報建幸甚云木慈素心也鳳臺遠以聞 上以私遣辱國下鳳臺刑部獄至是附陸詰同列曰我力竭矣敢建 以剿寇鳳臺言良是則刑亦然之乃屬兵部尚書陳新甲微言於 上又約謂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 上曰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遺何間之乘可欬則欬不妨便宜行事 上問閣臣推謝陞曰彼果許欬亦可特新甲承

旨退薦督書主事馬紹愉可達從之加紹愉職方郎中賜二品服上深秘之外廷不知也

乙亥 上南郊省牲

丙子享太廟

山東盜平俘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庸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屠寇兗州給事中范淑泰左長史俞起蛟拒之戰敗逃山谷中跡捕之

丁丑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偕參將李御蘭周維塘馳寧遠通於建 建 請勅為信乃復請於朝諭兵部得勅曰聞瀋陽有罷兵息民美意向來沿邊督撫未經奏聞又云朕不難開誠懷遠還我 祖宗朝禮讓諸路之舊約撫賞減蕩蕩四十餘萬賜 况之謂歷朝勅書在偏國皆龍遠羨黃也而此德色宋中橫 龍且狂時置方共羨勅命之賢而今皇帝之賢稍長右角微挾一綫遂具書謂遠更偽作并怒勅中語而紹愉以聞

談遠曰石鳳臺請欬蓋逢本兵意雖自干大戾而在遼臣私遣則 尚似道策奕之事也遠辱天使降明詔他無委曲高斯斯華而詭不其然况松山失利之後更取其侮陳新甲謀國以尸居餘氣其何振之有

庚辰 工祈穀大享殿 辛巳季自成復圍開封慶城磚取數十可容酒出即注之火藥一烘而放曰小放遂虛城縱積及文選大藥實之一發蘇天曰大放大放

1721 大清高宗純皇帝 二十一年 庚寅

放時列精騎數千以俟其城破而入而開封城人亦集出寬平大

狹三四大土堅而剛寇之窟城也碑土堆於外內堅外浮火藥發天

向外擊碑土陷空散于騎馬寇駭而後總督丁啟睿率總兵左良玉

擊賊朱仙鎮與賊將劉宗敏李過力戰大敗之自成圍之後營南去

寇陷潯山殺知縣李胤嘉

壬午起鄭三俊刑部尚書進太子少保

寇陷巢縣

癸未巡撫大同右余都御史劉夢桂卒

甲申貴州道御史甘惟嶸劾兵部尚書陳新甲失職乞令其舉賢自

代並請以錦需救甚急不得輕議

平賊將軍左良玉率兵援開封寇退

督修府法光祿寺卿李天經工壬午七政經緯新府

乙酉戶部請覈戶口田畝從之

丁亥聞錢塘梁浮都陽道羅下撫按禁之

浙江江山盜起

許淮安揚州輸麥抵漕粟

已丑 上籍田

姜曰廣降南京尚書司卿

庚寅總督楊純武自劾出師

辛卯起孫傳庭原官總督京營提兵剿寇兼理糧餉王承胤為總督

宗營提劉總兵官御史郭景昌兵部職方員外郎孫宗俱監軍

道御史楊仁愿言臣讀初諭中文結內侍之律同稽 高皇帝

初無所謂緝事衙門不法之事止於明糾無陰許也後來有東廠

神宗享國四十年緝事之門鞠為茂草元氣日培士氣日張郊際

之業易有過哉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妄稱東廠則現魄

俱據況其真者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如此政事則若役即懸借

以買事伴甚至誘人奸盜責與者彼則誘者復利挾仇忿以首告而

証以惡視則狡者逞志厥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此政事伴汝其

不買事伴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教矣嗟乎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

詭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罪吾網際之 皇上注罪解網之

心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

伴與賣事伴亦急急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 皇上初撫按以

檻車送坊闕下未為不可若縱騎一遺有背者家門破散無背者地

方有缺餽衛臣非不三令五申禁之也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如

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

劇惡聖明亦豈忍籍沒哉得旨諭東廠止緝謀逆亂倫等其作奸犯

科自有司存不必概捕

壬辰張宸極為順天府丞吳家周為光祿寺丞

罷提督京營內臣

乙未斬黃賊為祭兵載賊走合李自成盜魁督一龍馬守應賀錦劉

希先蘭秦成並屬之惟一龍守恩各領所部聽令而師於羅漢才厚自成志之

丙申總督閔勳遼津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楊繩武卒於豐洲  
戊戌吏部尚書李日宣奏起廢諸臣命自崇禎元年以來並列之

庚子蠲各省五崇禎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

臨清副總兵黃胤思言先朝開膠萊河俱山根難施五萬之功臣今  
察其功而於橫計百四十餘里潮水深入百餘里又河溪湖野量淺  
即可通潮者百里此外指骨不可鑿約四十里過此利涉即留茲嶺  
為盤刺之地計准揚運膠河空舟接至萊河其間通淺小河廣造小  
船如通州抵壩故事於嶺上建倉駕車啟古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

受載

是月 上齋於南城安子刻同中宮往誦佛移時還宮

賀一龍左金王諸魁自霍山六安分道出掠

二月辛丑朔壬寅何應瑞為南京大常寺卿

丙午命大學士周延儒清獄

前撫治鄧陽右倉都御史袁繼成遣戍

丁未楊文岳仍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  
戴罪自劾范志完為督師兵部左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督遼東  
寧錦軍務兼巡撫遼東

金光宸為右通政

戊申發二萬金賑山東飢撫百姓  
戒錦衣衛校尉奉使需擾

徐州知州紀天祐通賦懼罪自劾

庚戌御經筵

免崇禎十二年以上贓罰駁罪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之請

詔曰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切軫愛澤無下究因年來軍興繁費加  
派頻仍賦愈重而民亦窮出既多而入亦倍痼瘵日甚展轉堪哀特  
頒赦宥之仁自十二以前存留起解本折錢糧盡蠲免不許有司重  
做混派仰望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征輸盡緩之期

辛亥敕 劉若宰贈少詹事

傅陞張之奇劉世考為翰林院簡討張國泰高來鳳改待詔劉明翰  
譚易為中書舍人

壬子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督援剿汪喬年至襄城為  
年在鎮發李自成先燬得小蛇隨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等出關斬  
蛇以狗警師聞自成圍左良玉於郟城乃嘉程進留步兵火器營以  
輕騎萬餘抵郟縣襄城貢士張永祺避難河上回經郟縣時喬年以  
襄城新破疑不進永祺請獲喬年命永祺先之永祺以告邑人邑人  
出迎喬年於八里營喬年指兵城下禱於城隍廟邑人享士士王營  
未定自成兵已薄汝水上方樓刃賀鄭二將先逃兵大潰喬年以教  
百人入城以守

王之良為南京兵部右侍郎衛景琰李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

癸丑 定王出閣就學

白貽清改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

孫傳庭仍兵部右侍郎添設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張

福臻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閩浙通津軍務部議分兩

督福臻駐薊州范志完出閣

甲寅許嘉定上海並奏折漕

乙卯張獻忠入亳州廣文洗通賊安行以城

丙辰故 湯開遠贈太僕寺少卿

丁巳襄城堅守五晝夜而陷總督侍郎汪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

監軍同知孫 知縣永寧謝三元死之李自成恨諸生執百九十

餘人盡剗刑之又購張永祺永祺匿時夢黃姓救免之果一賊出之

黃姓也賊屠永祺族人九家以洩其怒又圍城而去喬年字歲星遂

安人天啟壬戌進士

崇禎初歷江西提學副使累

遷今官變聞贈兵部尚書廢錦衣衛百戶時精兵猛將俱集閩門止

沿三邊疲卒以剿賊喬年以赤心遇害三秦士人私謚曰貞烈公

葉初春為大理右少卿凌義謀為南京光祿寺卿

故 呂黃鐘故山東糧道副使鄧鎮並贈光祿寺卿廢子入國

于監 戊午 工南郊

己未故詹事錢受孟贈禮部右侍郎故

即故 吳南瀾贈太僕寺少卿

甲子宋之普為戶部左侍郎徐石麒為刑部右侍郎許士柔為尚寶

司少卿

乙丑朱世守為南京通政使

丙寅崇昌公王軒英請賜租 上青有司忌玩

賀一龍陷全椒

三月庚午朔故大學士錢象坤贈侯保

李自成羅汝才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閔永傑知州侯君

擢率士民死守力竭城陷死之卿鍾崔泌之奇士王受爵成罵賊死

賊怒屠陳州永傑隴而人幸未進士贈光祿寺卿君擢成安人辛酉

奇士贈右叅議

初逢吉為應祚尹

邱錦州陣沒戰士人六金

刑科左給事中沈胤培言松江知府方岳奇治郡喻十二年真清真

執王陞彥以糧事仇詆 皇上或召廷臣合詢岳奇如有異同臣伏

妄言之罪周鼎受任於劉崇嗣固結之後脩泃河利運自九年來全

漕如期乞勅法司公勘 上是之初岳奇故上海精通首絕中書舍

金王陞考結怨通薛國視賊陞考供岳青親薛七百金遂逃訊  
前戶部尚書侯恂戶部郎中倪嘉慶成遠以周廷儒濟獄恂賄之萬

辛未張獻忠復攻舒城

癸酉進張福條兵部尚書

甲戌賜范志充尚方劍

乙亥諭法司許罪人贖成備賑

初諭兵部舊制軍在民之前後乃罪犯充之近聞解軍多致道覽非  
減等生全之意可酌議良法

鬼陷於安

丙子賀一龍左金王馬守應合對時致萬趨壽州後合獻忠于六安  
表時甲亦會之時中旋合于自成

丁丑大學士魏紹乘罷四川道試御史劉之勃糾之旨未下即奏辨  
為御史徐啟臣所劾

命陝西總督孫傳庭總督保定楊文岳總督鳳陽史可法俱聽督師  
范志完期會協剿

戊寅 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四十四人間舉胡魁足兵食之策  
母泛襲

癸未起掠靖江江陰敬營官陳琮

丁亥松山城陷總督陶澤洪承賄降逃燕遼東若別都御史史民仰

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副總兵江蘇顧應等俱被執不屈死繼其相大  
壽守錦州年餘力竭城亦陷為標下降吳昇降兩城俱沒建人遂克  
杏山城報至京師大震洪承疇字 福建南安人萬曆丙辰進士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轉浙江提學僉事戊戌進山東參議天  
啟甲子進江西按察僉事丁卯進陝西右叅政崇禎己巳加按察使

庚午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辛未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攝五省右都御史加兵部尚書丁丑加太子

太保己卯改總督薊遼保定辛巳欽命督師  
戊子李兆為光祿寺少卿

兵部請復驛道有徵驛原以恤民乃奉行不善致道梗案作今詳  
定郵符及銀還驛解部

己丑存問前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黃汝良  
庚寅沈惟炳為通政使李一鵬為南京大理寺卿林一桂為右副都

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韶  
辛卯房可壯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李自成陷睢州太原遠圍歸德歸德無兵民自為守賊穴城陷之乘  
勝陷寧陵考城

己亥諭部院下撫按令司道守令各招貧民給牛種糧食俾各歸農  
庚寅皇子慈炤封永王

定考選諸臣朱獻為右植東國通楊枝起孫珠倪仁植顧察考士亮



王士錄前元益光時亨金汝璣為給事中後嘉種吏科周運枝起戶  
科錄於補禮科銓士亮士錄兵科元益時亨刑科汝璣工科周際劉  
熙祚既震中區聯芳蕭鳴美汪宗友嚴雲京劉選曹添張銘徐一檢  
廖惟美李成梅李瑞和倫之楷銜周胤況向寧承敷楊爾銘成友誼  
李振聲陸清源金日新為試監察御史黃沾玄李沾為南京戶禮科  
給事中王國棟陳良弼朱壽圖張希奎為南京試監察御史  
趙惟岳為光祿寺卿  
壬辰張鏡心為兵部尚書其右副都御史總督閩浙通津軍務先是  
張福臻奏任  
乙未李自成圍彰德明日陷之

丙申張福臻抵鎮令張鏡心待議

己亥復高弘圖工部右侍郎

故隨州知州徐世淳贈太僕寺少卿立祠

四月庚子朔改稱宋儒六子曰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左丘

明亦稱先賢命蔡六子格言

談遷曰漢儒訓詁雖見道淺而後訂詳確經傳賴以不墜今起宋  
人而躐之時有先後為可誣也六子有知必為未安第稱先賢足  
矣

辛丑張宸極為兵部右侍郎添設出鎮昌平加范志完督師總督遼  
東軍錦軍務兼巡撫仍轄山海屯鹽登津水師兵部發侍郎兼右金

都御史... 禮科給事中倪仁禎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及兵餉時事  
忽曰 皇上惟自用聰明察、為務天下俱壞陛下極人臣敢歸罪  
天子如此吏科給事中朱徽戶科給事中廖國選亦劾之 上怒下  
廷議處陞

壬寅舒城陷時無令恭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  
守七月廷訓降賊反攻守恒死守賊射書招之燭其書城陷死之獻  
忠改為得勝州令孔廷訓攻霍山弘光初贈少詹事諡文節

癸卯党崇雅為戶部左侍郎添設兼右金都御史總督直省糧餉分  
權究徐上下善水陸二運王正志為戶部右侍郎添設兼右金都御

史總督省五糧餉分權青淮上下陸運

李繼自為兵部右侍郎添設張肯堂為大理寺右寺丞王永吉為右

金都御史巡撫山東

周廷儒議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其刑工部聽便兩行

進外戚劉岱太傅劉永貞都督俞事承胤都指揮使

南京大理寺火

甲辰光四川晉廟三年

乙巳故 徐燿贈左副都御史

丙午大學士謝澗濤

談遷曰德州巧宦拒味三載之戒資人牌射哉名位已極藉口

直隸去有餘崇二三少年曉、文略正墮其術中耳古人有言習  
老而閉如德州是也

發三十萬金給閩寧之師

辛亥張昕為太常寺卿

諭科道官曰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止樂聞諫論俾助政機若絀  
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挾私逞臆循聲附和  
爭勝把持其共職更甚於不言近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兼收並納朕  
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或薦舉太濫或糾劾過苛或已經處分追  
論紛紜或事宜慎重咳口騰播掣任事之肘故僥倖之端抗威福之  
權決獻替之議此於朕欲官圖治之本疎謀為不符昨而傳諭并着

頒示憲綱令持再諭如平違職守定加處治

禮科給事中沈胤培言求事功之臣不若先求節義如傅宗龍已卹  
而虛象升踰三歲惟蓋未沾汪喬年忠魂莫問事同典異何以使諸  
臣不為巧避也楊嗣昌死有餘僦借久柔邀功陳新甲罪不違侈  
邊勞錄歷雖思咸出自朝廷乃議罪則若局外論功則又局中有共  
理予又儀制即中典禮要寄人多俾會視之宜定久任課最之規得  
陞京秩庶精心討論不徒故事相蒙矣 上是之下部議儀制即中  
久任

御文沈向初監軍兵部郎中張若麒命功長師復逃寧遠正其罪  
報聞

先是李自成復趨開封總督于啟慶楊大岳及左良玉虎大威楊德  
政集朱仙鎮良王議鋒銳未可擊會議必擊其說參差竟全軍大潰  
寇退四五百里復馬蹶七千勅卒數萬遂圍開封啟慶文岳奔汝寧  
壬子周堪廢為順天府尹

工部尚書劉遵憲進太子太保

癸丑給巡撫山東王永吉二萬金

乙卯右庶子張維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贊善閔仲傑  
為左庶子編修曹煦為左諭德並兼侍讀左中允吳偉業為左諭德  
兼侍講編修馬世奇司業羅大任為左中允並兼編修  
丙辰王家彥為太僕寺卿

己未命崇松山陳之文平

庚申改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贈太子太保

南京兵部尚書余斌免

壬戌南京 道米奇圖請誅張若麒以謝天下報聞壽圖入工練  
兵十害曰今天下練兵奉行三年矣寇至而城輒陷兵增而餉日糜  
利柄不聞隆景日甚今不罷官將日深祖制衙所官軍又有弓兵民  
壯歲有常食若甯清數教練可無逃清奸細之憂此外如保甲人自  
為守家自為戰本屬良法但在有司推誠厲精訓練之耳

癸亥諭各部諸司凡刑民秋時禱助政治補闕失者彙奏採行之  
不得以銀浮泛陳至中外大小諸臣當痛自猛省服官備爵各有職

業付無全無匪濟任共食之文窮忍邊腹之甚垂終未有確然良畫  
潘起龍備非賊之所倚望於諸臣也

諭戶兵二部核兵餉銷通欠確議具奏及各邊典屯不得飾報虛數  
并鼓勵忠勇信賞必罰

李自成羅汝才復攻開封初城再攻不克多死之乃圍以困之  
甲子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墓

乙丑梁雲構為南京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  
釋黎玉田罪仍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寧錦玉田先

進昌平 俞事喻月開而 同知半年  
丙寅故 范廷湖贈太僕寺卿

戊辰故 劉廷訓贈國子監學錄

建 陷塔山我兵部職方郎中馮紹愉駐塔山候朝命遣諭建 毋

攻不聽城垂陷紹愉出建 猶以卒衛之城 中兵民自焚無一降者

陝西總督孫傳庭檄諸將會兵于西安以援勦總兵賀人龍聞縣噪

歸致孤軍共利過魁先潰致秦督秦撫陣亡因斬之以兵分報諸將

人龍米惜人以諸生討賊有功襄城之役朝廷疑其賊通密勅殺之

賊聞人龍死喜曰閩中如拾芥矣

五月己巳朔癸酉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職

導非將勇濬於漢謀而所云撫云宥又更有說曰解散曰安孫解

散之法仍屬良將分其原籍別其強弱或使還鄉或聽墾荒或簡推

軍一切便宜安插又不屬良將而屬良有司有司十百其人亦十

其心術才智不等在巡臺教揚而變化之今寇禍中州最甚賊初淫

殺民備苦賦而望兵、既無律賊反以安民為名民喜其至而迎之

誠中原之大憂也議者欲特設重臣收拾河北且屯且練此非正為

河北以應援河南也又非獨為河南也安則京省俱安震則京省俱

震若漕運若河防種、相聞必方略素優乃可授之苟非其人做第

不堪受亦必不肯任也東古悔我制禦之道除舒撫得人最重外曰

畿內擇有兵略者為知府聽使宜辟召從事曰用我所長我所長在

扼險在車營在火器後所長騎射奔突耳良將在奇謀奇謀在用聞

今之臨報亦聞之一端也 止誤之

甲戌南京提學御史徐之垣入廬州見城守疎虞召北閩副總兵唐

應登入城未入忽小門西門德勝門各火起官兵俱潰則賀一龍計

陷之也徐之垣及副使蔡如衡知府鄭履祥合肥知縣湯登者俱遁

既失守巡按御史鄭崑奏賊假稱生童接學院而陷蓋知罪犯傳之

語也安處道蔡如衡不知所終

乙亥國子祭酒南居仁致仕

丙子故刑部尚書劉澤深贈太子太保

夜督一龍陷無為州

穎州參將李桐敗左金王于壽州

丁丑論釋輟因

戊寅寅馬士英兵部左侍郎兼右倉都御史提督鳳陽軍務兼都  
湖廣安慶合勤  
初周延儒再召故太常寺少卿阮大猷等合謁萬金以大猷逆案報  
之故用士英

庶展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謙典自崇禎二年發訪單在忠至今  
乞刻期舉行又羅倫益文毅去正益文肅坤倫益果敏唐龍益文襄  
亦列訪單其溢於冊中正恐遺於冊外在禮部宜精心搜討克副大  
典

兵部司務朱濟齋初同職方郎中馬紹愉往款建 遣迎時乘  
勝攻寧遠總督范志完總兵吳三桂海戰喝 以講款止師獲攻退

舍三十里馬紹愉從養善木至瀋陽喝 郊勞攻寧遠紹愉謝不為  
入館供其甚或喝 予湯慈恭及兵部尚書范文程來云我愁他出  
船二十日始還旬餘喝 歸湯慈恭等備述起兵之緣南開自婚天  
朝助彼侵我地故有撫順清河之役又救僕我、乃取遼陽廣寧我  
猶未嘗忘和屢致書表崇煥不報是以入承平遵化又不遠千里餘  
至張家口求成於巡撫沈榮俾我候命半載又不報復移書方一藻  
又不報乃入塞雲攻山東寧遠治兵不已我是以下松錦合誠和幸  
甚但前遼宣大塞外屬夷原撫賞銀一百四十八萬仍還之使不內  
犯我款邊各五千南朝以黃金一萬折幣銀十萬相酬歲為常船  
榆新之再召乃疏總督交際准而萬分寧遠東雙樹堡為界海上小

長山島為界五市於連山邊... 且去約九月不至則治兵  
... 萬日吉悞濬州籍... 且去約九月不至則治兵

癸未李自成陷開州亳州

甲申吏部請補建言速請諸人臣給事中姬思孝何楷李化龍除潤  
李清莊整猷張作楫王之晉張焜芳李希沅劉湯王文企御史李樸  
李曰翰周一敬林蘭及李右棟

先是大學士周延儒陳演請補閣員下吏部尚書李日宣謂故事廷  
推重詹翰於憲之長附之年來中外無用命文選即中慮化整會吏  
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擬八人稍增至十三人禮部  
亦侍郎酌德學禮部黃景昉此廣國御史白廣禮部右侍郎王錫宗

國子祭酒倪元璐少詹事楊汝成右諭德楊觀光禮部右侍郎李紹  
賢刑部尚書鄭三俊吏部左侍郎劉宗周兵部右侍郎吳性刑部右  
侍郎惠世揚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

丁亥命禮部致樂律志

禮科給事中戴明說請補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光斗故大學  
士文震孟不許

珠陣巡總兵王樸

戊子孫從度為國子祭酒孫晉為大理寺左少卿

復松江知府方岳貢官

都察院考武御史... 等... 仍試御史止一差候覆考次期

用為李友梅... 禮部右侍郎王錫宗請逃真人張應京等不允

庚寅西城後井得鳳陽中街千戶所百戶所印命詰失印之故

丁酉賀一龍從至廬州初府印 是月建 西曆各運茶鹽布等歸集

癸巳左金王合馬守應賀一龍趨潁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相伯知之伏步兵于城東南二十里棚以騎兵迎擊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級

六月己亥朔命吏部再推閣員尚書李日宣奏往嘗推至二十八日因廣及之禮部尚書林欽標陞禮部侍郎德濟塘滬兵喻南京圍于禁酒

王廷垣左庶子內侍限刑部若侍郎徐顯謨都察院左副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政通政司使沈惟炳大理寺卿張三謨吏部尚書李日宣日宣初未列名 上問閣臣此故事何外之也故今列上

庚子禮部以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廣科額遂加應天諸生解額十人監生解額五人順天諸生七人監生一人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人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四川各八人廣東六人廣西雲貴各二人

賀一龍左金王後入六安英霍山中依林樾度夏秋與後出以為常

安廬州縣破者千官吏咸搗印舩舟治事城中荆塞斷烟

序且兵部錄方印身為紹諭發福陽至寧遠報以副書上本兵 上

聞閣臣用廷儒至再終不對... 賦口不敢與異同又以脫後罪已言者乃云堂、天朝何至講款以

重本兵罪 上始後尚矣或云紹諭至塔山高臺堡建 使者謀不及聞市間之曰待吾主命也老慈至義州青諸臣私通欲殺使者

紹諭走免蓋我舊將孔有德沮之糧易至仍進兵 談遠曰款議約百萬此馬紹諭歸說也夫舊當首四十萬僅百萬

受成則何詳之有即 先帝亦降心以相從矣其後徐家宰若麒辦馬紹諭款事云我邊臣椎牛醢酒張筵席十六燕彼使彼之前

長遠網紀一美少年一廡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培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慈命及慈降議兩首諸諸備振私與中國通款殺我

使人擇者事為之新請却頭沈家馮翰紹等抱頭實歸尚未見慈面而今又歸稱親到瀋陽不我夢中囑語耶慈款謀於國事甚

重而使臣畏罪欺罔故存其說不得不改正之 壬寅呂大器為兵部右侍郎添設

發帑金五萬戶部金十萬及銀牌布幣犒左良玉軍 癸卯宋繼登為南京鴻臚寺卿

乙巳陳士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白貽清為戶部左侍郎張伯鯨仍右侍郎回部參議為兵部左侍郎

馮元龍補右侍郎李嵩為太僕寺少卿轄西路 丙午總督孫傳庭督練兵二萬得者原謀練兵五千可以破賊何取

盈二萬且百萬之餉其能即濟但得餉一月使商卷甲出關共圖殲蕩不得過執取答

戊申大學士習達聖致仕

召會推開員諸臣入對賜膳畢俾免次日趨會推內未至者陞見時林欲擇使還趣之入

故總督尚書洪承疇令人陳應舉等奏去歲八月戰潰家主坐困乏食殺馬飼兵忍饑苦守及逆將夏成德開門獻城家主被執罵賊不屈惟西向叩頭稱天王聖明臣力已竭死之從來就義之正未有如臣家主也

談遠尚書洪承疇絕命書外無不曰洪氏情實志

以死雖三尺孺子信其為張許也及屠頭案上果不負所望當世勞臣強敏敢任孰知洪氏第匡濟大略非其所長則才識限之矣語曰閭閻事始定天以完節付洪氏卿典特優天子望祭揮涕嗚呼可不謂振古豪傑乎哉張春陽建 終不誅膝朝廷及宸制之洪氏改而事仇向非甲申南入則推或知其非張許也蒼素變於意外人不可料如此宋王繼忠陷契丹史無貶詞蓋敵事之效也洪氏有鑒於張春隻字不通中國善於自全其甘為李陵者耶已而 上稍不愈

庚戌崇明盜平兵道程响散其黨二千餘人籍其共四百四十八  
辛亥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

翰林院侍詔林增志仍編脩  
諭各省五停刑三年

乙卯赦侯恂為安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平前等鎮授刑兵餉改莊祖誨戶部左侍郎總督省直剿寇糧餉林日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故總督前選尚書洪承疇贈少保蔭中書舍人故巡撫遼東丘民仰贈左都御史蔭子入國子監各予祭葬  
丙辰考選官燕京王漢王燮召對明真俱試監察御史

御觀德殿試袍時習達聖致仕特召選別異教也俄傳兵部尚書陳

新甲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入 上曰昨兵部擬王深燕京王燮三御史出監河南軍今部院即議工又曰昨御史梁士濟奏遵化巡撫王文清病可速易李日宣承旨 上問誰可易者對大名道魏公韓 上曰王文清病卿前何以推對惟時未病前監軍三協人地相習也王道直曰醫師洪承疇向稱文清為邊道第一 上命題三御史監軍因御中極股召收小諸臣

戊午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兵部右侍郎吳玘並為禮部尚書蓋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且奇吏部會推大典當兵公慎勿滋勿道合召稱附狗情如房可杜張三模宋改是否堪任責回奏

如考可壯宋張三謨皆與論共稱若任意徇私義所不敢出

前刑部左侍郎朱大啟辛大啟字君與秀水人萬曆庚戌進士授南  
昌推官進吏部驗封主事改考功文選歷考功員外郎予告天啟中  
改文選郎中絕顧秉馮銓之私囑又予告崇禎初起太常寺少卿  
提督四夷館明年進太常寺卿惟餉江西久之升大理寺卿轉刑部  
右侍郎改左致仕年七十八予崇禎贈刑部尚書

辛酉召廷臣於中左門賜饌上青袍東宮及定王永王排儀  
上詰李日宣曰朕兩年前曾諭諸臣有寧符君父不肯私交寧隲職  
業不被晴雨兩語今猶如故昨收少猶狗情濫舉大率如此況其他

手日宣奏辨土人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及  
房可壯宋張三謨閣臣為解曰房可壯峻節有識宋改選學習事  
張三謨夙裁持正原不媿收卜上不聰明日下日宣等六人刑部  
奪職

前大學士張至發辛至發字聖鵬淄川人萬曆辛丑進士授  
縣掾御史歷大理寺丞順天府丞光祿寺卿刑部右侍郎己亥七月  
改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丙子六月進禮部尚書十一月進太  
子太保丁丑主禮閣二月改文淵閣大學士六月首輔戊寅四月致  
仕己卯六月存問辛巳二月再召辭允卒予崇禎贈

廣東道御史王深監軍黃蜀江西道御史蕭京監兵部河南道御史

黃州大水  
甲子命吏部右侍郎雷躍龍改用王錫象吏部左侍郎仍筦右侍郎

署部事錫象力辭上厲色曰朕久知卿清正大有才品今日亦規  
避耶錫象始受命  
諭吏部都察院甄別各督撫除母借題卸代限十日  
命祭故總督洪承疇九壇故巡撫丘民仰故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各  
六壇予蓋謚合祭京師諭近日厄事文武大臣立壇朕親致祭  
丙寅金蘭為太常寺少卿

丁卯吏部彙奏知兵籍臣李繼貞汝河法孫傳宸范志兒黎玉田馮  
士英馮元龍王永吉守制李邦華潘崇登孫俊魏錦韓陳廷英徐標  
郭景昌羅廢符起張鳳翔范景文趙先忭余應桂王鰲永馮師孔有  
首李邦華服闋即用全之後等過關用張鳳翔等赦罪復冠帶革任  
則選職俱全朝見

戊辰姜瓖為征西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大同  
李日宣等上章請罪  
是月吏科給事中朱徽言四事守全宜久任而減俸之行取過濫考  
選宜精嚴而越職之陳請太務要地急於除而郡縣之起廢當核人  
才須儲養而師儒之選投宜隆

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王永吉奏請糧橫徵皆收役為之禁也奸民

以取役為利，最愚民，以收役為腐，軍除清官，非筆收役，不可無收。役作弊，非弊源也。弊源則各衙門提差也。有一衙門則有幾十番差。道有一番差，道則有幾百家擾害提差。取足於收，收役收役，取足於細。民雖欲不倍收，不可得也。欲除清官，必筆收役，欲清弊源，必筆提差。既筆收役，清米何人催徵？臣則有官收里催之法。既筆提差，何時完？先則有分限認完之法。上是之。

道御史吳履中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綱領未孚，而用志多私。何以言之？臨御之初，天下猶未大壞，特用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第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德，特加練餉，致民怨天。

怒災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恃其信任，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於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有執以罪彼，一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故其罪於天下，使知為二奸所誤，未嘗自有朋黨，亦收拾人心之大機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同時制宜。如今日內治關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向者，運於外而政治愈臻，起於內而賦歛愈急，是以生亂近始，及其所為，省躬勵翼，竭租解網，亂源已塞，急宜求治無之人，真能禦者，任建隆，真能剿寇者，辨內地，先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

舉矣

七月己巳朔，諭通政司急務，即註特封進。

庚午，河南道御史張肯堂劾南京吏部尚書余國鼎勒致仕。

刑部擬李日宣等首舉非其人律擬杖。

辛未，叙東省剿逆功，進周廷儒少師中極殿大學士，詹中書，余人陳演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免長興通租。

壬申，都察院考定御史潘世奇、劉熙祚、徐啟、臣劉遠、楊爾銘、汪宗友、李振聲、曾深、徐一、掄、成、友、謙、李瑞和、沈向、銜、周胤倫之督，余日新、陸濟源、六等，准備授。阮振中、寧承勳、沈之侯、履考、蕭鳴、美、區、聯、芳、張法。

廉惟義、李友梅、萬任、又次之，別用南京御史朱壽圖、王孫、苗二、等、王國棟、張希憲、次之，王耀時、又次之，廉惟義、許泰、左、都、御史、王道、直、去。

留任意、南京御史張希憲、亦以為言、各削籍。

甲戌，外戚田弘、過于敦古、校錦衣衛指揮使。

賀一龍、毀廬州城、執參將覃世勛。

乙亥，李日宣、章正宸、張燧、成、邊、房、可、壯、宋、攻、張、三、瑛、刑、籍、且、刑、部、駁、法、狗、繼、回、奏、於是、日、宣、成、重、慶、正、宸、成、湖、廣、張、燧、成、陝、西、初、大學、士、陳、演、所、視、廉、惟、一、試、御史、才、庸、甚、及、考、職、託、左、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袖、張、燧、又、加、厲、高、惟、一、得、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召、周、廷、儒、陳、演、延、儒、辭、足、疾、演、入、舟、中、示、枚、小、皆、二人、主持、故、濫、上、怒。

延儒、陳、演、延、儒、辭、足、疾、演、入、舟、中、示、枚、小、皆、二人、主持、故、濫、上、怒。



甚欲獲遺日宣詞氣不挽始稍寧  
丙子暫停河南御試

戊寅故

楊觀光贈南京工部右侍郎故

劉夢桂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故

周甘雨贈都察院事

辛巳沈惟炳為工部右侍郎

命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

卒怯憊一日逝數于自成遂申約但圍不攻朝命孫傳庭以秦師出

右侯恂以晉師出左互援

兵部信釋傳事臣命各撫按酌之

兵部尚書傅永淳言屯田於事曰軍屯夫軍買官屯民屯軍官屯  
兼相傳不必問矣但就冊報做解即以折色改做本色曰民屯凡荒  
閒可耕之地出示召募軍民商賈願捐資開墾者給帖為永業其願  
耕無力者給佃法給資秋成備而不息待二年後起科祖制每畝三  
升升用七合斛用七斗曰兵屯有事用兵以戰無事用兵以耕宜以  
七分城守三分屯田曰商屯依墾田多寡頒給職銜二百畝以上給  
冠帶三百畝以上散官職銜四百畝以上秩視百戶五百畝以上視  
千戶千畝以上視指揮僉事曰水屯招募商人習水利者度其原隰  
使地無曠土水無遺利三年後起科曰陸屯擇不毛之地樹以桑棗  
雜植榆柳諸木隨其所便給帖永不起科曰罪廢關屯能墾千畝准

國權

丙子兵部左侍郎劉餘祐協理京營戎政  
歲月俾便行事 上是之

壬子兵部左侍郎劉餘祐協理京營戎政

故 平之眉贈國子監學錄

彰德知府萬里為舍人所故

癸未楊汝成為詹事韓四維為國子司業

皇貴妃田氏薨報朝三日妃父田弘遇嘗任干總妻吳氏倡也養妃

為女能書長機警居承乾宮丁丑早 上齋宿武英殿半月俄欲還

宮妃遂入辭曰故妾疑回不且還也庶派幸止問太監曹化淳買江

南歌姬數人甚得寵累月不妃見妃踪諫 上報曰數月不見妃卿

學問大進歌舞一事 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及薨卹禮加等

甲申吏部左侍郎王錫衮加服俸一級錫衮前諫 上事佛寓規於

愛云

乙酉諭吏部曰近來有司不脩守備賊至輒陷原與銜鋒陣亡及持

久力誣者不同若被贈廢何以獎勸忠勞今後詳加分別除異常義

烈卹典取自工裁其失事隕身有司六七品贈監司五品其五品贈

監司四品方面官贈京秩著為令

御晉為順天府丞

庚寅故總督楊繩武贈兵部尚書

江五部授道  
辛卯刑科給事中翁元益論巡撫安慶鄭二陽總督鳳陽高斗光疎防玩魁命俱遠之

江山盜平

甲午戶部以汰寇充斥輸稅可慮請託海運 土謂海運從權非經久計不許

刑部左侍郎惠世揚罷右侍郎徐石麟錫二級 道御史徐欽臣言世揚以李日宣等議事而去須略其老過始終曲宥即不然調南京或准原銜休致以全聖明求舊之意不聽 已未得鄉試劉榜准南

丙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

丁酉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

詹事楊汝成署翰林院事閔仲儼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丘瑜為禮部右侍郎

八月戊戌朔祭太社太稷

御史劉熙祚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著述甚多命進其本刊本屬本俱彙上

己亥李若星為右金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仍總督王都為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

南京刑部尚書劉廣生罷

薛敏忠為都督會事總兵官鎮守薊鎮中協兼馬和喜大西路  
庶子故 鄭茂華贈兵部右侍郎故 李有功贈太

子少保

仍優免諸土

癸卯吳麟徵為吏科都給事中

甲辰侯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并轄平賊等鎮援剿官兵恂奏思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已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為賊有矣賊騎散為萬為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固資於兵官軍但既其後州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蹏士饑甚且以賜到之靈不能使

開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易餽一斛米此其所以往、控劾也今賊謀告進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告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為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亦不獲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之卒而四鎮尚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輪輜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群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兵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番地生之利未聞屯種且多久通思歸中宵雨注以衆積強難驅樓其降燕其強易散河時以而定也賊中懸濞各部如羅汝河一夫頗守固或有燕併之心陰相精誠而表時中有步卒二

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為敵矣惟是彼之情智非與我通而常事  
東武者避款賦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語當利害為國遠圖以  
致機會之來親面坐失此即朝換一撫夕易一督而省甚言兵事之  
臣章跡日數十上豈能錙銖有濟哉誠能者朝中議論行關外軍法  
不顧者憐不狗人情厚集兵力養成蓄重伺隙設間清其腹心賊必  
變自內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跡一捨其身與否而陛下聽  
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為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  
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獲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  
徐撫臣史可法南邊賊衝而以秦晉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  
荆襄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臣仰聞賊帥來皆督言百萬今且

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入日食一升合馬日食三升合則吳所至之  
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烟自茲以往安所致此  
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効之心  
三過臣里皆向臣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思如此豈肯負國但從  
前督撫駕取平方蕙之兵多食寡調遣為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  
諭將士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閣鈞 陛  
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群賊  
腹背饑擾配突無所不相屠戮必自降散合此不圖而欲急已清之  
中原夫可扼之險要蛇承肆業恐其禍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  
憂而非小成敗之計也

國權

元臣刑部右侍郎徐右巖請裁撤部堂務除出入後之  
下未論禮部以祀廟昭后三歲不祭見廟繼后三忘辰不祭欲以本  
恩殿改建二殿供祀廟昭后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禮有萬世之  
經有一時之權經者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是也權者  
別殿之專享奉先之列祀是也自神祖來繼后昭后皆以附享為  
例今欲建祀殿二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祀殿名乎抑以  
名乎在 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於 列后在 列后宜俾享享  
而未免抑於 祖宗如魯立武官賜官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既已  
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即速有終之我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灾桓  
僖親蓋矣若何敢將茲無辜與各其獲之合祀廟三后但不得於

太廟奉先殿而陵祭遺官庶萬之感原未嘗不仰必欲進固極而事  
如有則立別殿專事 聖母於之闕宮之文不慈之建倘為合禮并  
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稍避 祖宗  
已而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復請行禮典命禮部議上  
庶成御史王謙巡按河南仍監軍接運監制御史王燮監軍陽朔鼓  
厲援汴嚴雲京召還初雲京知平原通逆存城奴切以尚書李日宣  
於榆預考選巡按河南前大學士謝世發其奸并及日宣故調雲京  
降用餘不問  
安慶兵變焚掠都押徐良憲先是副總兵廖應登領三千人 汪  
正國率同番將領并合 蔡勝履請懲與徐世榮新及民休兵日角

將謀或時刑科給事中先將事疏論應登宜中司馬法郎抄先傳逆  
難作世蔭並自南京論悍卒斬七人從應登兵太明正國兵相城  
誅逆將楊德政

刑科給事中左懋寧言楊德政正法臣密緘駕帖還錦衣衛次又奉  
御筆發科臣又密緘藏垣中凡繫家封皆不發抄若不請明誰敢宣  
布而臣思此本家封恐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今其人已誅自當明  
正其罪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臣因思各垣之  
家封似此者多有必當家有不必要家於事先不必家於事後  
有當家於今日不必家於明日如判胡勒寇市閩兵勢何可不家也  
知胡犯何邊免獲其地高靜之精勝歐之事何必家也况邸報之抄  
傳有定道路之執言無端拘可盛也胡已遁逸已平仍當使群臣共  
知其策此可家於事先而不必要家於事後者也罪人獲矣必布其所  
逮之錄正法矣必布其所誅之故此當家於今日而不必要家於明日  
者也乞勅下六垣并詳察施行從之

總兵牛成虎罷率家丁四百人自劾  
辛亥馬守應賀一龍左金王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犯麻  
城仍與張獻忠合軍 游擊趙崇新撫賊袁時中于夏邑被殺時中  
復伴就撫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壬子停宗室換授

張獻忠陷信陽

院左都御史

新樂族劉文炳少師禮部尚書林欽樺太子少保以閩陵也

故兵部右侍郎劉之綸贈尚書

甲寅諭邊畿各督撫即檄有司令民收穫入城遠則移駐大村毋藉

魁

諭戶部曰朕頃具廷議嘉意興屯念明春布種急需子粒第屬創始

不忍重累民間今畿輔河北豐稔可及時收糴預儲特發御前銀十

萬分買嘉穀收貯報完俟再收有司就近支動歲豐既可手糴穀

亦至備賑必私無濟漢滿於此

戊午何儒傑為少詹事請理貼黃

起陳子江禮部右侍郎禮科給事中並塚劾于壯不宜用從之

己未加范志兒總理前運軍務無制昌通保登天津兵部左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

王定為征西將軍左都督總兵官鎮守延綏

庚申趙維岳為通政司使潘永圖為右僉都御史整飭前州邊備巡

撫順天

癸亥蠲濟南兗州東昌及濮州等道租

工部尚書周堪廉罷

工部尚書周堪廉罷

能挽回延情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挽之得減放至是江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女五事史或虛張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然亦還宮即傳旨復官

丙寅職方郎中張若麒下獄論死

前大學士施鳳來卒鳳來字羽王平湖人萬曆丁未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戊午轉南京國子司業中允天啟初進諭德兼侍讀學士筮理誥勅癸亥少詹事甲子詹事七月禮部右侍郎乙丑轉左署翰林院事丙寅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丁卯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歷首輔依違逆璫上坐極心薄之引去名錄黨籍

丁卯余文瑞為大理寺右寺丞

巡撫福建右金都御史蕭奕輔罷

刑科右給事中陳新敏臣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總督丁啟睿屢清逆失物印運下獄總督楊文岳以朱仙鎮之敗亦免

是月開封國父食道人相食周王先後捐金一百二十餘萬復稍戲陳以養其宿人蘇爾儀也然亦劉潯潯以殊隊乘距城一里掘五千兵渡河依河為營列水環之遂於大民軍通道以運糧則救援可濟

遂先後立營寇致三月夜諸兵不至遂刻去先是開封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銜推官黃澍等議鑿渠通運且引河水環濠以固國吏清畏灌賊立見其遁也渠遂成李自成陷歸德殺推官王世琇世琇字崑良清苑人崇禎丁丑進士時秋滿招工部主事未行角賊被殺入貢士徐作霖死之弘光時贈禮部儀制主事作霖庚午鄉試第

九月戊辰朔己巳設屯官

壬申葛傲奇為光祿寺卿李世祺為太僕寺少卿轄京營

癸酉顧錫疇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雷耀龍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徐燕翰翰林院侍讀學士

陳必謙為工部右侍郎張璋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鳳翮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江西黃配玄為右金都御史協理劉冠軍務巡撫安慶池廬太平

寇焚樞陽鎮奪舟數百

甲戌備十五騎於西華門候急傳

乙亥故左都督蕭如薰贈太子太保

戶科給事中楊枝廷言開荒事宜上命以中書舍人陳龍正墾荒地議故給事中徐貞明水道政治水跡進覽

丙子獲趙士春翰林院編修

丁丑故都尚書蔡思充贈太子少保故

庚寅榮府富城王常莊等言仁和王由梧帳救四王狀章下禮部

已卯金先辰為左金都御史李遇知改南京吏部尚書

金之俊為右金都御史總理京東山永天津宣大屯務

辛巳張國維為兵部尚書

故國子祭酒南居仁贈禮部右侍郎詹子入國子監

禮科給事中宋之普削籍下刑部初吏時之普父鳴梧都察院左金

都御史不引避

復劉同升翰林院脩撰

左并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

戎子探良家女充九嬪刑科給事中先時有請緩之俟寇平舉行

已丑刑部尚書右侍郎徐石麒言罪極陳新甲奏辨一曰有例再

曰有例不知親藩彙寄寇刃百姓解解原城邑疊見丘墟兵士惟

聞逃潰此中極所未有之罪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今專擅

議款未聞奏請替師類造用張君麒以制任事之時賦石鳳臺以露

挾疑之端今日百口將誰欺乎 上令覆擬石麒立奏上明日誅陳

新甲初周廷儒入其賄營解甚力而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

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儼辱我親藩七馬不甚於薄城乎廷儒語塞

陳新甲字 四川 人萬曆壬子貢士

張遠曰陳司馬甚辨有口頭指獲事初書印至裁答如沫某無留

願其謀而又避之聽至尊自為討事成則分其功事敗則委之司

馬司馬無識所遣張君麒輩使倖一擲盡撤藩籬昔丁汝蔭以休

分宜敗陳司馬以媚罪與亦敗大臣不深為社稷慮惟私者其狗

鮮有不覆者况捨懷危急之秋哉

庚寅白昭清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黃希憲為工部右侍郎兼右金

都御史總理河道仍加兵部右侍郎提督徐臨津通四鎮漕餉

仍選庶吉士

浙江海道副使前兵部郎中盧若騰奏臣八月抵臨清見內臣回國

與賊舟二十餘艘殺九百餘人擾障阻關 上命司禮監覈其郵符

辛卯南京戶部右侍郎熊奮渭免

復南京太常光祿寺少卿

先是翰林院侍講徐時泰太僕寺卿潘雲翼上章自理戶科給事中

廢國選勅其以逆集思送命逐回

開封水大至灌城先十日周王恭枏及堵王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

澤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等填北渡文武吏卒各奔避士民僅存者

百不一二全城俱於賊所也地高獨全蓋黃河秋時常漲開封亦官

黃河整渠道之患橫溢淪溺數十萬人無不切齒者水大平入馮入

泗入淮與故河分派却亮皆災前太常寺少卿鄒陵梁克從舉家溺

死流徙萬曆戊戌世

都督黃事黃得劫賊於潛山之小市

乙未 工召對應辟諸臣張鳳翔等問以兵事鳳翔但陳水陸艱狀以諉飾下吏部詰所薦者跡上有所技已窮等語周廷儒擬旨切責之單言耳刻尋補官

丙申黃應選為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臨洮十月戊戌朔總督潘運史可法言海運在得人不在增設官屬 上設之

左營副總兵麻應登見史可法於廬州回至舒城寇百餘騎執之已亥張獻忠攻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即夜乘舟去撫治邵陽右金都御史汪泳詐監軍險事無飛報過

辛丑巡按湖廣御史汪承詔奏賊由四川出犯 上責沿途守臣何不防禦

壬寅錦衣衛都督俞弼駱養性進都督同知

甲辰命纂脩曆法楊國法所作火龍車砲兵等待九日試觀德殿

丙午劉良佐敗張獻忠于婁慶得馬五千救回難民萬人

戊申惠王出奔巡撫偏沅陳壽謨以獲箠行

寇攻桐城

庚戌賜貧民米布

壬子張肯堂為右金都御史巡撫福建

甲寅王聚奎為兗州府少卿

寇攻婁廣先作鹽客泊河干腐吏劫奪其資

乙卯刑部署都事右侍郎徐石麒言清獄請各撫按造冊呈覽從之丙辰刑部覆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疏楊德政等重案後結皆即請旨發抄惟是塘報一事實有可商南北多故人情易搖秘不抄傳似無再計第任、有朝廷未知紳士未知而愚夫婦先知之發千里之外而秘一堂之上勢必不能徒寄狡僧欺飾之籍生通國風影之疑耳不察不可察之不能且奈之何傳曰明民而民愚則刑權實以神其用尚肯丙夜之前籌也

丁巳范景文改工部尚書曾櫻為南京工部右侍郎鄭瑄為右金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錢天錫為右金都御史巡撫雲提督

軍務

戊午珠司禮太監劉元斌先是元斌監軍盜恣焚掠及論碎未得旨即奏請南京 道御史王孫蕃泄漏密旨 上怒并誅裕民或曰此工德化醜養性交通政府為之也

己未故大學士何如寵贈太保

辛酉浙江左布政使李任堯為南京鴻臚寺卿

壬戌諭禮部同詹事翰林等官覆議祀典禮部言祀殿不宜創建欲立奉親殿奉皇御容先帝貞皇后后中孝和左之 聖母右之薦享如議太常寺卿張忻請奉先殿後奉三后大給補一祭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 禮部禮部后太廟有時享奉先有常儀復主奉親殿止

論於梁廟有豐穰之難且濟南府以合享祖宗為事至隆從別  
殿恐先帝聖母之心不妄臣愚若階後 孝宗奉慈殿為其奉  
慈之建本為 孝肅孝穆而設 世宗以 孝惠祠為正今日祀廟  
之三后也一整飭奉養而大禮畢矣

駙馬都尉李永圖請舉 建文君謚下都科議不果行

乙丑常延齡嗣懷速侯

增明年會試額六十人

丙寅溥父崇禎八年以工准蠲其九年退十之一其十二年半退

李自成羅汝才復陷南陽屠之令其趨汝寧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

劾詔圖切自贖

十二月丁卯朔故大學士文震孟贈禮部尚書故少詹事廷希孟贈禮

部右侍郎各廢子入國子監

故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焦營贈工部右侍郎

永城故總兵劉超叛起由武科歷貴州總兵官家居所收家丁故辟

盜也同里故御史魏景琦蒼頭與家人爭跡而聞起見景琦謝過語

次家丁和刃殺景琦其全家勢不自制并殺貢士喬明楷提城反

戊辰召開封推官黃澍、利口諫蔡渠事李自成也授江西道御史

諭河南撫按賑濟難民

己巳命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黃布憲治河塞決口

張登科為鎮朔將軍署都督會帝聽其言鎮守宿衛盛天揚仍懸出

官鎮守山海關... 中書舍人陳龍正... 之俊而之

庚子發十萬金命御史黃澍往河南賜周王三萬金餘賑宗室兵民  
澍乾沒二萬七千金有奇守衛糧庫中甲申三月潞王南奔是銀為  
總兵卜從善得之蓋因知府文運衡與守城都司劉 相許發其  
事

科給事中陳燕昭劾黃澍決水灌城之失不聽  
都察都左都御史劉宗周言六事曰建道樞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  
從吾三首善書院竟以是罷臣請亟復書院以宗師子弟之秀者肄

業仰聖明興道致治之意曰貞法守國初 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  
巨惡有錦衣之獄及請老氏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三命焚錦  
衣衛刑其歸獄法司東廠亦國初定都時備行之 皇上御極以來  
此曹猶肆羅織之威自以風聞事件上座廉覽請令一切獄詞專聽  
法司不必另下錦衣其或不公不法踪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及五  
城御史覺察庶朝廷享清寧之福曰崇國體今尚書侍郎名位雖專  
朝而受事繁罔則當其受事之日人以圖國侍之曰此五日  
京兆者下陵上替轉相尤效等而進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為寒心  
也請令大臣與三五品劾罪者然御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  
能議定此律始得收禁其他即以其罪行遺此於後傳之亦不忘謹

一五八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遇之意也自清伏拜前此... 請此等除匿名文字一切立毀不問朝紳交通近侍跡踪顯著者不妨冥於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以呈身或假途以干進自簡從事立破奸謀矣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有科三道四之說者已為穢嘔 皇上加意澄清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頃者薛國觀敗人心稍有警惕若猶未也但有輩全入長安者臣必為風聞彈劾之立致三八曰飭吏治今日天治之敗無如催科而火耗司訟贖錢已復為常刑未厭也乃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具獄之始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歛之藉臣於檄檄薦謝巡方御史甚且深責於地方但令巡方不要錢則自巡撫而示皆不要錢以風憲吏賊之律為回道秀榮等一義吏治常有起乎 上是之

建 大舉入犯分入塔子路界嶺青山

辛未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高名銜免

壬申來繼成爲右僉都御史仍充爲事官總理河北山陝河務

崇禎建 隨遷安三河犯平谷知縣周舉第先伏河所砲卻之時分

道一趨通州一自柳樹澗趨天津

甲戌建 屯永平之臺頭

諭九卿科道舉堪督師大將者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邦華左都御史劉宗周自代少詹事黃道

國權

周傳輝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史可法地撫天津四川右僉都御史馮元龍陳士奇俱堪督師餘各舉有差

乙亥建 犯通州京師戒嚴嚴臣分守九門

全之後爲右僉都御史出鎮昌平吳家周爲尚寶司卿

丙子徐石麒爲刑部尚書趙光祚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閩前通津軍務王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毛士龍爲太僕寺

少卿轄東路

軍武總兵許定國下獄論死前以千人獲河南兵潰道掠也軍武兵善詳調河南又補一總兵或曰是導之逃縱也

兵部尚書張國維抵任時左侍郎馮元龍引疾右侍郎劉餘祐被劾

建 志薄薊州

丁丑王鰲永爲右僉都御史出鎮通州

諭京堂科道工措鉤城守事宜時報建

六萬攻寧遠進界稍口六萬攻山海關進青山口又五萬進薊州皆虛報也嘗二萬騎入塔子

嶺

戊寅命運通州倉粟俾京營各衛閩支惠安伯張慶臻運炭西山給

趙光祚四萬金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

張獻忠圍桐城知縣張利

民力拒之

已卯兵部檄各省直勤王兵入援

建 崇禎薊州

張獻忠陷黃梅

庚辰募運張灣各閘圖米一石入京者給四斗餘倍之聽營軍家人代運

壬午建 蓋入內地分住真定河間香河

癸未召考選官而問兵食即註官時敏李永茂傅振鐸龔鼎華曹良

直周而濬俱兵科給事中三往真定順德廣平大名保定河間料理

城守堅壁清野中丞考表彭年俱禮科給事中郝綱刑科給事中陳

燕翼彭理工科給事申初固始知縣時敏轉 部主事因禮部儀制

主事吳昌時賂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 上面註御

史敏楮語公曰妾能以獸補向人乎是夕周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甲申發帑金十萬資餉

周延儒薦前大學士同年王應熊延儒知外浙有異議故以自代且

資其辣手為援也 上從之命召應熊

姜瓖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保定

襄城伯李國柄選練官舍

李自成表時中陷襄陽平城將軍左良玉欽兵東下

丁亥令薊鎮東西兩協唐通等合兵策應薊州

命山東總兵官劉澤清入援太監盧九德防護鳳泗

戊子特給營軍胥木

張獻忠陷無為州

庚寅吏部尚書鄭三俊告海州知州周諫貪虐山東提學

忠通喃各削籍下臺訊

癸巳起張鳳翔兵部左侍郎張伯鯨改右侍郎並添設

兵部職方主事馮紹倫除名

甲午沈惟炳改吏部左侍郎郭景昌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姜曰廣為南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吳大冲為右春坊中

允兼翰林院編修

是月曹縣 婦產兒兩頭項上有眼角手過膝

閏十一月丁酉朔戊戌張忻為 部右侍郎

庚子發帑金二十萬資餉

辛丑故 盛以恒贈河南按察副使故 商學志贈河

南布政司右恭議

詔曰比者灾官頻仍于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

所致也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脩

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惟 二祖舊制令每日朝早

勳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總督保定侯恂巡撫保定楊道免罷總督不設山東兵備僉事五祖

德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徐淮河道恭議徐標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

壬寅建 改河間府知府劉清

神辰建 陷霸州兵備金事河津趙燁霸州同知雲南丁師楚死之  
燁字令質崇禎甲戌進士後贈光祿寺卿師義字象先選貢生後贈  
山東右叅議又霸州人前常鎮道叅政李時光預城守被執不屈死  
後贈太常寺卿

乙巳建 陷文安  
丙午建 自青縣趨長蘆

戊申建 陷臨清兵道 總兵劉源清俱自經殺戶部郎中陳

興言和州 同知陵川路如瀛判官臨川徐應芳吏目蕭山陳  
翔龍及前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張宗衡太常寺少卿張振秀

那大浩前臨汾知縣尹任

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  
保定兵屯城西賊攻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亦敗

庶成賊戴廉環攻雲梯百道並登執總督楊文岳及兵備僉事王世  
琮大岳世琮罵賊以大砲擊之廉背以死文岳南元人萬曆己未

進士世琮連州人天啟甲子貢士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  
不動號王鉄耳賊屠士民救萬喘即合無遺掠崇王由措及世子諸

王妃嬭以行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以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舍人王育民  
為戶部員外郎孫順通略因自劾命下育民順獄  
建 陷阜城殺知縣呂大哉

壬子建 陷景州

甲寅建 陷河間叅議慈谿趙璣知府曲阜顧胤紹知縣文水陳三  
接死之璣字東圭崇禎戊辰進士胤紹字永胤復聖六十五代孫崇  
禎戊辰進士三接字君禮崇禎庚辰進士

戊午建 攻東昌劉澤清禦卻之遂西攻冠縣  
庚申倪思輝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朱統帥  
為南京國子祭酒

禮科給事中姜埰下鎮撫司獄先是 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  
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 皇上脩省罪已久致誠言官豈有  
厭薄之心哉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言官冲堂無忌謹如曹生

涿涕者或持論太急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諭云代人規諫為  
人出脫安敢謂盡無其事且獨展轉而不得其故 皇上何所然而  
云然乎或於章奏知之抑偶為懸揣也如二十四氣斐語謗播必大

奸巨惡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符言官  
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墮閉天聽誰為 皇上言之哉 上大怒蓋有  
挺激也

蔣振辰李陳玉趙興魏瑄黃耳鼎劉憲章任天成裴希度傅景星李  
挺鄭楚勛熊世懿楊若榆吳文英李植何綸喻志虞為試監察御史  
羅萬象為南京戶科給事中孫鳳毛朱國昌周元泰為南京試監察  
御史

唐中絕書范志克兵室河間人漢京  
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大光二寸許

辛酉建 自臨清分五道本部超東昌孔有德趙季孫  
巢玉昌趙館陶祖洪基趙高唐

壬戌建 犯霄豐

癸亥建 犯張秋其西路至大名不攻

甲子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禦胡及用督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  
曰使會使詐此最誤事督撫須極廉一介不取 上曰亦須論才宗  
周退御史周際請速行問諸臣不用命者戶科給事中廖國遴糾總  
督江滿結奏御御史楊若樞舉西洋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

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無依為勁誤專在此 上曰

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宗周曰湯若望以一夷人有何作用據首善  
書院為腐局非春秋賊夷之義乞令逐國母使誰惑 上曰彼遠夷

無斥遣之理 上色既不懌命宗周退又某某奏對 上色漸解宗  
周又進請釋姜珠熊開元云厥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 上

色怒仰視殿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為朝廷問刑何私乎宗周抗  
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命宗周免冠

謝徐起退先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求屏問臣  
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奏訖大抵捕延儒之失退命捕明日奏周

延儒以釋繫因獨宿道起廢籍奉行

德意自謂有裨於重德有功於人才賢人君子皆其引用倘有不平  
私相慨歎而已孰敢起而攻之願 皇上偏召廷臣問延儒賢否即  
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問延儒心事可明諸臣冰品亦別  
於以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在於此若 皇上不加體察  
一時將吏狃於情賄雖民窮盜起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 皇  
上捐軀報國者 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勅慰第初  
開元出朝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贖未敢盡在獄列款  
彙、鎮撫司不以聞嚴刑之下蒙蔽又甚

談遠曰昔人云觸忤者臣禍在不測宜與方得君詳情俞附熊開  
元能竭大誠且侃 諸君如沐德厚亦欲其會也乃極慮手書萬

俄頃微詞遂怒又補贖未詳新對見情權黨終被拷掠有違初志

非批鱗之難其人耶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清火屯襄陽諸降卒附之衆二十萬其值于官

者僅二萬五千餘因糧村落棄人不聊生

工科給事中陳燕翼言兵餉單匱之由往年薛國觀等貪剛正之

士別用還才利口雄背競惟方略至掃撫大吏冒濫會推葉幸故年

優游建牙故不憚重賂求薦呈身及景腹已盈秋風蠢動又不惜多

金乞彈劾為游說 陛下設廠衛巡緝即因廠衛為介紹耳目近侍

即因近侍為援引 陛下經年籌兵經年措餉不知此輩平日所聲

翰得官者皆 陛下之供所滿載而候代者即 陛下之餉也 陛下

下澤居法宮亦曾保黑格此吳左右大臣發情改圖序我快心於一戰也昔楚子文自毀其冢以紓楚國之難張良不受萬金之貨報仇強秦今何煩此輩毀冢但稍留餘地亦何用此輩捐貲但稍存人理耳

翰林院脩撰魏藻德上言兵事 上善之

李自成袁時中攻舞陽不克

甲戌瑜群臣戴罪脩省

建 臨沐陽

乙亥建 連陷沂州豐縣殺豐縣知縣劉光先一日米二千餘石於城而不攻夜有人自敵營逸語城上人曰彼且祥攻不之信又逸者

曰祥或三攻矣又逃婦出白彼蓋甲矣即至也味與攻西南隅方樂之忽祥登西北隅入焉

丙子廷杖給事中姜琛行人右司副熊開元仍下鎮撫司

復保定提督都御史張練兵三萬餉九十二萬七千金有奇

巡撫遼東右 都御史黎玉田請定經制裁虛糜從之

仍設監軍御史將拱宸監前鎮魏瑄監督師總兵張汝行仍鎮守通

州

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會議要地督撫督師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宜速山永巡撫馬成名宣大總督江禹緒宣府巡撫李鑑宜罪陝西巡撫蔡官治宜預陝西總督孫傳庭宜留江西巡撫張鳳翔被

論偏沅巡撫陳璘謀棄遠康而進撫林費宜去子從之  
丁丑夜張獻忠陷太湖殺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殺諭沈鴻起訓導吳懋履

戊寅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劾籍左副都御史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麟各疏救不聽帝幸海軍祝淵奏寬宗周有旨停淵會試

建 臨蒙陰泗水滕縣

庚辰吏部特舉中外才望諸臣

吳國華為南京國子司業

撫治鄧陽石金御御史汪永新免

十二月丙寅朔李自成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左良玉營襄陽近郊造戰艦于樊葉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舟載牙

擊其中而身率諸將營樊城高阜賊勢既成葉民咸焚香牛酒以迎

丁卯建 自長垣趨曹濮別部抵青州臨淄知縣文昂時聞空自焚死

戊辰建 臨陽信故知縣張子卿

李自成至樊城左良玉以破殺賊千餘騎拔營而南懼賊不敢復與

爭鋒即撫王永祚棄城走

己巳建 攻濟寧拒卻之

李自成陷襄陽唐王 襄王常璽俱失先平賊將軍左良玉後營

南大承天賦... 幸未許難... 建 陷瀋州

壬申孟兆祥為太僕寺卿

惠王避岳州

癸酉建 陷交州... 依、不刻離崇禎十年三月肅王疾甚以派計無出... 若有告語者判股和羹以進而瘞詔旌之越二年肅王亮以派毀瘞... 帶三送... 白氣... 起蛟及兵備

起蛟及兵備

王維新知府鄧善錫同知樊吉人管河、川譚然

富順魯文蔚總河監紀同知閻調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

副總兵丁文明滋陽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恭等死之維新後贈光祿

寺卿蕭錫字晉伯金壇人崇禎甲戌進士贈太僕寺卿李昌期字穉

隆永平人崇禎丁丑進士贈山東按察僉事郝芳聲字香宇忻人崇

禎庚辰進士贈山東按察僉事范淑恭字通也崇禎戊辰進士贈太

僕寺少卿各廢子入國子監按察僉事李恪進城外散運倉皇入城

為土寇所做 是日已刻建... 甲戌偏沅... 是日已刻建... 甲戌偏沅... 是日已刻建... 甲戌偏沅...

應據... 前止收... 辛巳李自成至荆州士民開門迎之

癸未建 圍海州

甲申巡撫順天潘永圖提督三關馬成名免

發帑金二萬佐光祿寺煩費

乙酉孫傳庭請入援國防河南不許

丙戌禮部尚書林欲禱考績進太子太保

丁亥平賊將軍左良玉渡江避入武昌恣殺掠倡為據江扼剿之計

我子李邦華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為兵部右侍郎... 已丑工部右侍郎周堪... 鳳陽淮徐河工給十萬金

故 于王主贈太僕寺少卿

建 陷滕縣... 辛卯吳履中為大理寺左寺丞

癸巳陷輔榆

甲午山東武德道僉事雷演祚奏行間情形及督師范志完縱掠索

餉在德州如此沿途可知

陷澤縣

己未李自成至承天  
建 陷郟城

七十九

崇禎十六年十七年

國權

五八九

國權

鹽官談遷撰 木著

癸未崇禎十六年

正月丙申朔命各督撫圖功自贖

建 攻開州

李自成陷承天總兵錢中選戰沒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宋一鶴自經知府扶風王瑛留守都司宣城沈壽崇鍾祥知縣建昌蕭漢死之漢字雲濤崇禎丁丑進士知鍾祥有警賊戒其部曰故賢令者死無救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今若死當屠爾寺僧理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碍汝法遂自經巡按御史李振聲以李自成同邑認振聲為兄

振聲罵曰汝乃雙泉里死賊吾乃太安里鄉紳恨不能手刃汝尚言降耶遂轟振聲于襄陽檀溪寺後殺于裕州南門外因忤左營監軍周乃深誣其降賊高丘陳明或陷賊目見振聲不屈特白其事自成改承天曰揚武州崇王由楨改襄陽伯邵陵王在賊改襄陽伯保寧王組紀改宣陽伯肅寧王術煥改順義伯

欽天監傅士楊永裕投李自成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發踴陵隆聲起山谷若雷震乃止牛金星不可嗣後勸進金星又不可而自成心欲之於是設六政府侍郎中從事等官其示約批發悉出永裕增府同知州判官縣主簿俱暫其親屬遣之以襄陽府為襄京備宮殿吏政府侍郎石首俞上猷坪鉢遊即中江陵徐五垣從事

鍾祥顧君思誠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江陽向振遊使從事江陵郭附龍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共政府郎中江陵王家柱進士知縣從事江陵傅朝升堵刑政府郎中江陵鄧巖忠兩子荆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庶堵荆州府尹長葛張虞機堵揚武防禦使維陽陳堯甲成進士安陸府尹商州延龍錫堵襄陽防禦使郊縣李之綱堵襄陽府尹甯臺牛全堵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鴈堵南陽府尹江陵劉蕪堵信陽防禦使江陵黃閣堵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堵汝寧府尹江陵鄧連堵均平府尹鍾祥劉懋先堵先是自成際滿中原府城克色多不守及渡漢江長驅入荆見無一兵遂有據志先守荆襄次及承天德吳漸及汝南分設衛兵通通衛判將軍任先榮以兵六千守荆州分二千守澧州通達衛左威武將軍蘭養成以步兵八百守夷陵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以兵六百帥都尉張禮以水兵六百分守夷陵帥標威武將軍王文耀以兵六千守澧州揚武衛果毅將軍白旺以兵三千守安陸都尉董雲林以兵六百守荆門帥標威武將軍謝應龍以兵三千守漢川之馬家隔左衛都尉馮世泰以兵六百守荊陵案陽衛左威武將軍高一功右威武將軍馮雄各領兵二千汝寧衛威武將軍韓美華以兵八百守信陽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以兵二千守馬鄭二州鎮守自成入楚後人心惶懼各棄城走張獻忠乘之進師攻取

丁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姜珠熊開元不聽



黃河口燬漕舟三千五百隻

己亥建 攻滑縣趨東昌

甲辰李乾德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撫治邵陽朱一馮為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

乙巳選前順天巡撫潘永圖山永巡撫馬成名

寇陷雲夢

丙午享太廟

寇陷孝感

丁未左春坊左庶子楊觀光翰林院脩撰劉理順各以直東宮講讀

不便守門免之

李自成至黃陂官吏先遁賊設偽令士民投之賊怒攻黃陂屠之墮

其城

山東沂州道僉事丘祖德吏部推巡撫保定巡按山東御史陳昌言

嘗劾其禽吏部以請命改推

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掠客舟大

擾江南北

己酉刑部尚書徐石麒罷郎中劉沂張名蘇削籍以姜埰熊開元竟

具獄不廷訊也

庚戌吏部奏甄別在籍司官從之

辛亥左良玉復監利

壬子諭都察院譚清巡按潘華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勿憚辛勤

勿徇情面勿縱吏胥堂上官詳議條奏

周內署工部事

癸丑 神廟和妃 氏亮

戶科給事中袁彭年言涿州知州劉三聘奏薦逆輔馮銓請假便宜

行事夫鄉紳城守存、有之亦自為身家計事平旌勞可也何至借

口公舉為捲土燃灰之事哉

乙卯吏部奉命甄別京堂光祿寺卿葛徵奇太常寺少卿張橋宜調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嵩宜劾南京大理寺卿李一鵬宜免應天府尹

祁逢吉宜改大理寺丞余文熠宜開仕報可

丁巳左良玉復石首

張獻忠陷蕪州夜禱城而入旦日獻忠入城令為紳孝廉文學各冠

帶自東門入西門出各斬之御史饒京等預為開各門放男子出陷

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下江防道副使仁和許文岐微服出被執

獻忠願禮之等於行宮陰謀圖賊四月十一日殺於麻城文岐崇禎

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履職方郎中出知黃州獻忠入寇檄諭

威德獻忠培檄者曰爾郡主非杭州修文坊許氏子子對曰然獻忠

曰吾少時販紅花寓杭州修文坊慈眾識是子吾且去以為若德遂

割持檄者之耳引衆去庚辰冬轉令官

初荆王由存性狂蕩嘗市為募團人得霍承忠問其所生歲月日時

皆與王同大異之曰爾即戒也命傾酒自是承忠不悞也殺我村  
納級指揮捐金為治宅時過飲甚歡即中事皆預焉因通次地桂氏  
諸宗室訴于副使許文岐捕之匿於王宮而事益急遂走入張獻忠  
所為軍鋒而王前免矣地蕭氏同世子先一日出奔承忠馳入王府  
挈桂地去

戊午止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林日瑞入援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補河南鄉試從之  
夜嘉興見日如西出二三大而沒

己未左良玉復公安  
辛酉左良玉復隨州

是月滄州浚濠得石碑鐫一陰道人歌曰無足者鳥無角者牛並出  
北海宵彼醜球天心厭亂必斯之隔山東之窳死不可留

二月乙丑朔日食

滄州掘火藥數萬斤及西洋砲四十俱刻兵部尚書劉伯溫造

丁卯建 掠壽光

戊辰 上祭太社太稷先一日清霽至期大風雨土五色炬滅諸閣  
幕黃布榜紙障之拜訖而退還宮仍清霽御史曹溶導駕明日欲奏  
災異閣臣阻之是日春分祭朝日壇郊壇道定國公徐允禎而禮科  
都給事中沈胤培給事中荆祚永等出朝陽門至則禮畢胤培工言  
如同日兩祭請聖裁或曰不可改而時則可移昭示臣等各知遵守

從之  
建 攻德州陷武定

庚午李自成遣賊陷麻城分其兵為四馬守應守承天羅汝才守襄  
陽賀一龍住黃州自將其一

壬申命選勅戶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陳新甲以該科不先勅也  
戶科右給事中熊汝霖請福建按察司始磨汝霖前勅巡撫九人語  
侵周廷儒

建 攻樂陵  
癸酉兵部添設左侍郎張鳳翔罷

甲戌命給事中左茂第郭元第權漕南五浙江江西湖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瑋舉一極廉曰原任南京御史成勇糾一極  
貪曰巡撫 御史王志舉章下所司

建 簡萊陽救故工部右侍郎宋攻吏部 郎中宋應亨中書舍

人趙士驥 知縣張宏德等萊陽知縣其定陳顯際自經顯際字  
道隆崇禎庚辰進士宋攻字文玉天啟乙丑進士知杞縣擢吏科給

事中歷今官先是敵來攻合樂帥之而宋氏世聞素橫於里方置酒  
高會或購敵一夕陷之

乙亥御史趙興勅兵部尚書張國維不問

戊寅張忻朱世守為刑部左右侍郎高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  
操江泰所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徐標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

定提督紫荆蕪海防軍務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璋致仕

兵辰平賊將軍左良玉避賊東下沿江縱掠土魁叛兵俱冒左兵攻

刺南都大震留守遣兵擊之斬千人稍戢泊安慶安慶兵構道食事

張亮登其舟留之物勒不聽

辛巳止總督漕運文可法入援

大學士周延儒自陳宿直廬壬辰命入直

壬午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敗建於婁丘

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總兵王元成稱以二千人勤王縱掠青陽

南陵繁昌沿江騷甚薄於蕪湖統傳其兵叛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

遣提督孫尚進總兵杜弘域等各引兵至蕪湖東梁山以觀變明遇

知良玉為尚書侯恂舊部恂次子方域適在金陵代為尚書恂曰頃

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才武所向無前

而特角無人卒致一箭遺憾今先燭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

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妻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時聞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

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為熊羅不二心者舍

將軍其誰老夫最者舍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全華之誼不敢控辭

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破渠俘賊實千

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疾已篤更遭家變痛歎之過遂致廢廢及

以採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不由報塞惟願將軍曾其餘勇滅

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荅萬一猶

之其身爾矣勉旃勉旃卿士喪亂已無寧字閩門百口將寄白下喘

息未蕪風鶴頻警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為必不然

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知市井倉皇訛以滋訛我於三人成

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衝也即義不戒賊勢張時有未

利或需左次以礮之儲感宿飽彈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

步便非分壞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却曲就獲非出本願則元不

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謂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婁也荆土千里自

可共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卒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

率前驅伴送室帑勾奴未滅何以家為生平審慮豈後疎姚或者以

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部何必雙旌耒耜相宅况陪京高皇

帝手劄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糧場師武未收進止詎宜展親語云深

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為深言又不行智者而決之矣惟

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捷報朝廷

則喜動顏色俯耳而聽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

諒道路之口發為無稽則軟掩耳而走避席而去感乎其不願聞也

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樹中外倚賴

所當珍重以副人望邪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

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

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新不能忘僅塞蹊路乃至偏私不復秉公此無他功名愈盛者備益深苦處形迹昭白且早惟三思不盡良玉得書稟答畢誼一如早昔

楊廷樞曰卑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

癸未粥近畿難民

李自成攻和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衆賊百道攻陷縱火大殺李貞叱賊曰疆百姓死守者我耳安殺何為罵賊不已賊磔之母喬氏及妻俱死之  
丁亥張宸極為戶部左侍郎胡世賞改右侍郎

張獻忠陷漢陽

戊子京師大風震夜震西長安街石坊天津城門自開

加王繼謨兵部右侍郎

總督漕運朱大典免南京左軍都督府忻城伯趙之龍劾其貪婪命撫按覈實

兵部右侍郎葉廷桂罷

已丑許巡按河南御史蘓京募標兵四千人

庚寅左良玉還池州在池淪四旬雖大一空經掠銅陵道南京諸臣

書云暫駐池州伏候鈞示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等請復劇宗周金先宸官不聽

三任辰起德世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呂大器仍以兵部添設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

建 出登萊合軍

談遷曰戊己間東師再入浴鉄之騎滿趙綠齊馳突二千里烟燧望於淮海苗其時建牙如山分戍如林咸縮胸逆避無擇其鋒者遇難諸臣雖身膏草野予敵頭顱非常山雖陽之節也蓋腥風逆航魚潰敵挺末銳已直穿埃甲已聞見之哉

命偏沅巡撫移荆州撫治邵陽控扼秦郢巡撫湖廣則往來承天德安新黃間

是月趙王常清薨年二十七謚穆王其伯成舉王綱攝國事

虎入武昌正陽門民家獲之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王漢招諭永城叛兵入城中砲死漢字子房掖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河內壬午六月擢御史奉命督理援兵未浹月巡按河南尋補巡撫變聞贈兵部尚書廢錦衣衛百戶

談遷曰王謀在臺不半載驟開府趨進之速前此未有也身隔永城出於不意雖未為失策於成事何居焉而隆爵世廢卹典之涯設於大魁奏奇捷又何以加之當事不揆本末幽光過溢此曹子所少罕亦足以充矣

三月甲午朔暹羅入貢

乙未土寇陷澧州土寇勾李自成陷常德常德富甲湖南果夫十年  
巡撫陳廉謨遇賊于郊先奔民無固志遂陷之自是辰岳相繼俱陷  
雲貴路梗矣

建 陷順德殺知府吉孔義同知 通判 推官

昭慶張國卿

吏部言入覲官通梗俟四月初大計從之

丁酉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改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以吏部尚

書鄭三俊薦也昌時好結聲氣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覲銓司三俊

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真君子三俊特薦蓋石麒畏昌時機深非

忠告也

張獻忠陷蕪水屠之奸宦周之仕購之也知縣嘉興胡振芳遁

建 攻德州不克往西北別部攻武定州拒卻之俄守備放砲誤傷

臂守者清城遂陷

召左諭德方拱乾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及會稽

人凌超於中左門超自誦知兵觀大用既召對命往通督行營督查

大夫望又奏兵事不聽

庚子建 攻樂陵

辛丑毛士龍為左僉都御史郭都督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李自成殺其黨羅汝才胥一龍兩部兵馬最雄自成忌之偽宴兩人

汝才疑不至即席斬一龍凌晨二十騎突入汝才營斬之汝才延妻

入同李自成劉國龍投高氏營高氏敗自成為唯自成兵善汝才  
兵善戰而汝才深信女樂教部自成忌汝才并斬其主謀首士尤玄  
珪分其兵各將中軍楊山旗鼓朱養民將官楊承恩李汝桂王可懷  
郝有法又其叔羅戴恩俱仇自成恩報後三日楊承恩以數十人走  
陝西李汝桂走安慶先是自成授馬守應承輔營英武將軍在澧州  
聞汝才一龍死懼甚屢傲不至

李自成偽稱偽義文武大元帥一品次權將軍二品次制將軍三品次果  
毅將軍四品次威武將軍五品次都尉六品次掌旗七品次部總八品次哨總九  
時提督總督權將軍四品見秀帥標權將軍劉宗敏狡悍善戰賊  
時之帥標制將軍晉錦帥標正威武將軍張再自成義子也帥標副

威武將軍虎守素帥標左威武將軍李思忠標左果毅將軍谷大成  
首隊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次隊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標後果毅將  
軍吳汝義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副制將軍劉希先左營果毅將  
軍馬世雄左營威武將軍劉汝魁右營果毅將軍白鳩鵬右營右果  
毅將軍劉體純前營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過左日眇少  
年旒戰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性狡善戰後營右果毅將軍而重  
傷帥標旗鼓楊考和加威武將軍帥標旗鼓趙應元朱養民范鼎華  
共兵二百三十餘隊標營隊百右左前後營隊百三十每隊騎五十  
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步兵每隊一百或百五十總步騎六萬馬廐  
二萬隊各建一標營將各一標營白幟帶以雜色為標黑左營幟

皆白右皆繼前皆赤後皆黑各隨其色自成獨白紫大真銀浮屠不用雜羽臨戰輒預標而前

壬寅南京戶部尚書張慎言兼南京右都御史

建 掠慶雲

癸卯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吳姓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賜尚方劔給五萬金旌功

故 馬明卿贈太僕寺少卿

甲辰命紫荊閔及宣大山西治兵挫母穢突取咎

乙巳孟兆祥為通政司使王楊基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承天德安

建 陷南宮

青巡撫登萊右金都御史曾櫻縱敵

丙午總督鳳陽馬士英移兵攻永城劉超

丁未督師大學士吳姓言今日集兵措餉必先鞏固江南乃可恢復

江北則武昌九江其要衝矣賊精兵不下二三十萬我兵非十萬不能爭路孫傳反改餘收拾殘卒無幾須俟退後速鎮投兵調赴秦

中德傳反選調剿賊兵力為少厚臣竊道金陵急趨九江武昌相機

進止且可調集兵餉接濟江北趁督提師移駐 莽秦蜀晉豫應

皖江淮各撫鎮兵扼險 上是之遂議設標兵二萬

盜陷武岡州殺岷王企鰲時常德武陵衡桂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

攻掠

戊申國子生徐爾斗工故大學士徐光啟遺書命梓行

庶成路振飛為光祿寺少卿范廷輔改太僕寺少卿

建 取道彰德順德北向命嚴真定保定守備

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埈卒埈武進人弘光初贈吏部右侍郎

乙卯騎督師補臣之印

故 張德昌贈左都督

丙辰速入覲官大計

免直隸山東破州縣去年田租

張獻忠復陷黃州及黃陂奸紳歐陽政迎降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

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迎降授知州

尋陷羅田

丁巳起高弘圖南京兵部右侍郎胡應台改南京戶部尚書

王聚奎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湖廣吳麟瑞為右金都御史提督偏沅

巡撫湖南北

戊午制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

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教意蘇省為異日驅除地也

總督鳳陽馬士英前調省州共五百至祁門婺源探婺源人聚於

汪氏一夕燬之士英恭徽州知府唐良德推官吳炯鳳等祁門知縣

朱世平卿官山東金事金聲命運翔鳳世平替聲至淮婁蒙起用會

母卒憂去

辛酉都督為順天府尹  
壬戌刑部擬成姜採不許

癸亥建 至易州之楊村命各務撫會剿

是月兵部右侍郎倪元璐召對中奏曰為今本謀存乎主術力行仁  
義振紀綱愛惜人才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昭令慎刑賞其  
下則竭忠畢力惟敵是求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無日乎臣沿途  
凡遇兵將輒稱敵實難殺而過難民皆云敵實可圖蓋兵將見形難  
民見情凡稱敵騎精兵綿亘數十里衝突飄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兵  
將見而震之真敵無幾遂人過多又敵歸營散漁疎略夜即淫耐殺  
方熟寐又中怯畏死稍失利即合營痛哭又遠人每凌西慮心志不

威者此其情也難民入敵中而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間  
諸臣烏有能用謀一為掩伏偵聞之事者乎寡不可禦衆弱不可禦  
強雖乘捷時有大獲無聞防守有餘而勦擊不足非不用力勢使  
然也至於我兵情形惟見卑弱臣至淮上此天下重鎮乃撫院標兵  
不滿二千每日兵餉不過五分撫臣史可法最稱忠勇當敵攻淮北  
亦僅盡河而守造敵南渡已耳濟南德州土兵皆不滿千山東標兵  
亦僅三千其餉皆同淮上所見應天浙江江西援兵皆無馬甲餉有  
不足四分者總兵唐通今之名將統兵不滿三千曾對臣言亦不任  
殺敵嗟乎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而兵饑如此疑乎兵多故餉薄而兵  
少又如此臣誠不知其故也今敵分東西二路東路謀至青縣大城

國權

西路謀從定州移方順橋稍而臣度其必俟兩賊相望而路後保足  
突衝良涿轉掠過東合營出口宜及敵未合盡集各路兵并攻東路  
勿擊首尾避其鋒悍制奇設伏直搗中堅凡敵輜重難民率居  
中堅猝擊衝之難民必亂勢成破竹東路既清則西路自不敢東勢不得  
不趨固龍二關星於險阻於是合山西宣大保足三路重兵逐追夾  
擊亦可得志如此庶成大創去不復來今敵分兵亦與俱分恐敵合  
兵不得復合敵勢并力奮死即遂翻然枕席上過執獲有誰何者乎  
臣度連人報功以奪回難民牲口張皇露布此於九牛之一毛何損  
急須傳飭令禦寇機宜在乎及時制民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必假利  
柄一切屯騎驍捷之務悉聽便宜所稱滿用滿錢勝氣自出若宋邊

將家屬皆食於縣官市租權稅悉捐予之凡將皆有黃金享士牛酒  
犒師終采之世名將如雲職此之政取將之法必使難者為富貴極  
必驕富極必勇伏候 聖裁

翰林院簡討江偉上言創大業者必先立根本而後可以言進取定  
大亂者必先固根本而後可以言蕩除臣世籍金陵歷年已久今日  
急務敢為略陳一曰布置之法留都城周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  
能備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  
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西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改禦淮  
即所以禦江而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蓋九江當江漢之衝倘荆  
襄之賊因上涿之勢乘風水之便突如破竹無所碍阻住代之事如

五九七

王濬之樓船檣虎之飛渡伯禰之不戰而入皆可為寒心也考之地形武昌營之大門也九江營之階除太平營之堂具也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工為圖荆襄脩後蜀陵之本下為扼斷黃樓九江登壯孝陵之勢至於九江宜建督撫如淮上之制太平采石宜命南京侍郎建牙於此作聲援而鞏壘壘若文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以專隄防備策應也江北浦口江南頗狹一葦可航宜以侍郎一人守之仍命巡江御史防江防之所不及輯陸路之暗通者此上江之布置也若城中之守惟在聯合人心保無內潰大司馬名為督查與百姓尊而不親府尹府丞所宜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內增無形之金湯而外佐司馬操江之責任者此也尤可異者南中兵部與操江市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宿重兵而無用豈成一體並濟之誼臣以為操臣與兵部軍中之事宜呼吸相應無以城之內江之上功罪不相及遂置不問也此城內之布置也一曰用人之法留都最重清議清議所歸雖夷下僚處草野而名震巨室想望手未為之奔走而不可得今操督之臣及京兆非久任地方威望素著人心向往且夕受事者未可勝此而愉快至於兵則大小水陸四營神機巡遊二營未嘗乏人督辦得人則群才輻輳况有廢棄之將可接籍而起山林之材可側席而訪乎此用人之法也錢糧正解尚且虧額况欲加設撫將計將安出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今大故場存者只六千三百小教場存兵九千一百新江口五千八百總不過

三萬而徒手將操者居十之三老稚疲瘠者居十之七所恃者山水陸標三營有四千八百有奇而近亦非其舊乃兵虧而餉不減宜舊額補足或於各衛之官舍餘丁操其精壯補成全伍此革以土著之人舊有舊額之糧略加設舞登壘一新江上督撫分而領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江守以船為急察新江口船舊額四百有奇今存百十隻耳水營兵船原數滿百今蓋零、察得船隻皆有舊額錢糧一一清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汛地尤宜多造船隻以備中流之擊或用有不足暫借蓋探若干或食有不足暫截漕艘若干此亦設處之一法使而易行之事也防守既備務使舟舟不得渡江孝陵即可安堵是守武昌守九江即所以守孝陵也孝陵既安然後蜀陵可規進取况三吳兩淮兩浙錢糧數百萬都門待以為命者地形又在金陵之下一水可通所繫何如其重而皆視武昌上流以為安危則其圖之可不早而言之可不詳耶

四月甲子朔吏部始大計

建 北折道畿內經甯抵

乙丑河兩道御史祁彪佳劾吏部大選郎中吳昌時奏制兵權山東道御史徐啟臣劾登選各疏劾之

改禮閣八月

丁卯兵部右侍郎倪元璐直講官

戊辰大學士周延儒自請督師禦明襄城伯李國禎請選官舍銳士



從征報可

釋輕繫

辛未魁從監利寇岳州分趨城陵磯荆河口車灣巡檢御史劉應祚  
調兵禦卻之華容安鄉石首公安監利等縣寇俱退

壬申樂安長公主亮

癸酉定王魁

命御馬監太監李國輔諭授判總兵左良玉良玉辭副總兵王允成  
非叛也嘗兵不戒臣不許竟指為允成非也

令萊城伯李國柄選練官舍歸併京營

巡撫遼東黎玉田進三品服俸

乙亥索繼威為兵部右侍郎真右金都御史總督江廣應皖軍餉扼  
九江

丙子暫停河工

閩建 至瓌瑤河命各督撫扼剿毋逸

庶辰朝廷誤聞左良玉殊王允成特賜金幣允成故在

辛巳官兵戰於螺山六鎮皆逃惟步營兩監軍御史在御火將拱宸  
飾功報捷

壬午復朱國弼撫寧侯

徵南京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

癸未趣大學士王應熊入朝

宣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於武英殿

甲申諭士民擒斬偽官者秩之叔捕賊徒者賞能俘獻即超擢

繼督宣大孫晉請東行逐胡命聽元輔節制

丙戌周延儒報斬級百餘時邊牆毀折所掠子女金帛捆載出入如  
織卒無一矢加遺也

張獻忠陷麻城署縣教諭蕭頌聖自故

張獻忠自陽谷洲渡江擄武昌前大學士習逢聖同舟臣力拒

是月鄆陵陽霜殺麥饑民食蓬實

五月癸巳朔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張獻忠西向武昌武昌備

禦積犯張募兵守城而乏餉楚王有積金百萬有司請悉金以贖軍

王不應大學士習逢聖家居倡義捐資會謂宜募土著適承天清兵

下楚王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預之彌楚府兵

張獻忠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工兵嬰城守恭將

在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屠盤煤炭堵洲淺不過馬

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守臣不從賊果從煤炭洲潛渡過

城文榮禦之小利賊攻武勝門文榮力拒多殺傷

甲午召周延儒入朝

降特惠登相工先恩在鄆陽陰使人招羅汝才所部多奔降李自成

怒攻鄆陽遂收之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鄆

丙申冷廷綏甘肅軍夏各兵即遣監軍述祀河南應撥撫調餘時地

撫河南右金都御史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李羅踞蒲五郡十餘城長為元孽及芻左諸寇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不啻摧枯拉朽此涿寇之大略也自永城以至開鄉靈寶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土賊柘山結寨日事焚掠如武三翟崇孫學禮周加禮周道玄徐良臣金高等各千百其衆李際遇申靖邦李好等各萬人馬皆干計又劉鉉李奎鄭乾劉洪禮等以賊似民各衆數千又土寇之小衆營馬步三萬盤据太原杞柘城獲鹿之間借討逆之名肆竄掠之實此土賊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殘卒未及四千合小從善三千餘人亦不滿萬伍而不械、而不甲束辦逆起北防河患河上止臣一旅此土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汝河北強半蒿萊區、五十餘萬之名即全徵不足供主客之半昨半年完不二十萬撫鎮關餉五月小從善兵食易州之餉關五月此糧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河南經寇十餘年河北寒、人烟幾斷守城脩河開墾轉運至于稚子荷旗老姬鳴柝靡盡靡夜墜呻吟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河官按使隨則有官稽地方則無官或一年半載不赴任或隱柘河北首鼠不前或教官署事或佐貳無攝或山寨紮身或土團寄命此官吏之大略也嗟乎收壞已極惟願 皇上速發內帑見徵河北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遊牧庶有勇子

丁酉寇陷保康知縣石惟燿死之

是夜召巡撫保康右金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津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同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墮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過一耕者成何世界 皇上無幾人無幾土地如何致治乎 上歎歎下標又曰酒散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宜先時脩備與其重治於失事之後而無益不如嚴禁於無事之日而有備也又曰脩內治全在守令守令賢則政自簡刑自清盜自息民自安矣 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墜田臣所謂墜者與屯田不同止就納糧之田招民間種民賦漸復額國課自完 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節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 上聞畿民欲得其詳也

庶子駉賜周廷儒金幣

辛丑周廷儒報臣月警中夜自順義抵雲越各督撫逐胡令出俱塞 上溫言勞之

談遠曰建 雖稍悔我吏卒然深入日久焚燭方脫窮裝甚重士馬俱憊各張漂不自全使燕齊之間少有關特獨當一陣其後彼為通計能自完子宜與巧人也自請逐胡謂來其收而圖之似易宜亟馳塞下設伏陰隘分兵邀截伺使掩擊庶不有請縷之志願尾而縱之克還無害則何煩丞相之驅馳也相傳入建 重賂成祖洪基在敵故通款得假其道耶

李自成遣兵十萬至禹州守將楊恭張朗迎賊賊設偽官之任

黃蘗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湖廣

周應期為右副都御史總理京東山水天津宣大屯務駐何家園馮

師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癸卯戶部尚書傅淑訓除名兵部尚書張國維罷

兵部右侍郎倪元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兵部左侍郎馮元

應為兵部尚書不得例辭時大學士陳演謀首揆說上曰天下不

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中倪元璐馮元應可治以元璐主賦元應主

兵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故有是命

李自成在襄陽所遣宮殿皆傾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鄧陽王光恩禦

之賊屢敗孫傳庭復遣高傑來援又敗之賊退屯襄陽拘鉄工造鉄

鉤釘球向潼關踰山陰

永城叛兵出降馬士英合軍圍誅之俘劉超入京

甲辰諭區別行間功罪范志完兵無紀律解任聽議趙光竹借倚城

糜費革職侯勒呂大器孫晉王鰲永金之後趙維岳李希沆各議叙

王永吉失事但兵上二十仍聽撫王繼謨先功後罪史可法馮元

亦失事聽察或曰王永吉陷七十餘城兵少見原何以慰前李慈芳

於死也

諭兵部如各總兵入援至近郊許陞見

吏部 侍郎王錫象憂去

乙巳周延儒入直

丙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劾罷

丁未宴入援總兵吳三桂劉澤清馬科等於武英殿

進周延儒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吳姓並太子少保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吳姓並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姓善兵部尚書各廢子入國子監賜金幣以延儒視師倍

之

翰林院脩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夜月食

戊申罷吳姓督師以遲延未行也所議用兵將仍赴秦督節制

巡撫應天鄭瑄奏左良玉駐池州索餉命還湖廣

己酉罷薊州張雲分鎮以順天巡撫三屯營總兵黃之召督師呂大

器總督保定趙維岳還京通州止巡道不設巡撫昌平止鎮撫不設

總督仍戒通州昌平兵毋輕調

南京吏部尚書李邁知為吏部尚書

辛亥內官監大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壬子前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鄭三俊引咎許致仕

兵科給事中陳泰來劾周延儒冷口假道縱敵出塞上以訛傳訛

總督薊鎮趙光竹總兵薛敏忠遣戍督師范志完擬徒巡撫山東王

永吉降為事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練兵勦敵自劾總兵劉澤清降

為事官仍鎮守山東

終五諭廷臣舉督撫總兵之選  
丘祖德仍右金都御史巡撫山東督理營田  
福世子由崧嗣福王

諭府部大臣科道等曰首輔周延儒朕所敬禮不謂蒙蔽推諉朕不  
忍爾等從公實奏

甲寅魏藻德辭禮部右侍郎許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五閣藻德不  
辭閣衙而辭部衙巧矣

乙卯張維機為庶事署翰林院事  
吏部奏命吏命會甚下法司次下莖訊

丙辰兵部右侍郎呂大器仍舊右金都御史總督江楚應既授勦事

務兼理糧餉總兵李輔明馬科各以四千人聽節制袁繼成仍屯撫

孫傳庭仍總督陝西河南四川等處剿寇  
前浙江左布政使姚永濟成邊

科給事中王都恭周延儒狡詐欺君喪師辱國

李自成殺其黨袁時中時中滑人僑開州庚辰乘饋襲開州北走舟  
擁衆四千人圍蘭陽漸殺萬人殲曹賊

丁巳勅周延儒致仕有旨佐理多年朕不能盡其謀猷體量志向皆  
朕之過仍賜贖祀殫延儒奏薦蔣德璟吳玘

都督同知唐通改鎮薊州

戊午魏藻德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

命薊鎮總督練兵三萬保定巡撫兵三萬分五千五百防拱極城增  
良鄉涿州兵七千  
大學士吳姓致仕

歲首主部試改六月望廷試七月望  
己未奉先殿雷震左賜吻火并掉剝墜地礫及銅檻劍亦鎔液火  
星入殿繞三匝時道士齋懺怖屋几下

庚申命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 上力能挽強凡子月俱取勁  
重不便施用

壬戌楚府募兵為賊應開門迎賊在文榮持矛殺賊三人賊奪刺之  
洞腋死長史徐學顏格鬪賊夫解之殺巡江都司朱士鼎賊取宮中

積金百餘萬楚人以是憾王之愚也況楚王華奎于江粵民數萬餘  
縱之出城以鉄騎蹙之江中浮屍蔽江魚不可食前大學士賀逢聖

衣冠北向拜被執賊素敬之曰賀佛遣之去逢聖以巨艦載其家出  
墩子湖自中涿鑿舟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

壬子始出屍逢聖字克繇江夏人穎銳夙成萬曆癸卯鄉舉署應城  
教諭丙辰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歷左中允國子司業丁卯逆瑞矯

旨削籍 上即位復官戊辰轉南京國子祭酒尋進詹事去萊數  
廬墓辛未六月起詹事未至拜禮部右侍郎癸酉吏部左侍郎己亥

進禮部尚書丙子六月兼東閣大學士歷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逢聖學問淵邃持心終始不渝丙丁之際胡騎日蹙 上雖登其精

逢聖學問淵邃持心終始不渝丙丁之際胡騎日蹙 上雖登其精

誠仍迂視之與首輔張至蔡議論多忤成實致仕 工又思之火年  
存問事已二月再召入朝未數月移疾去殉難後命優卹甲申六月  
贈太師謚文忠

談遠曰省會之區莫既於楚而風不競進腥見汚監司而下無一  
樂悔之才致命之節則未深無足論也江夏解行洲遼身狗林下  
不忝大臣其氣節出孫承宗呂維祺上意武昌以盡食陷向者轉

東天下歸為天府而素不積貯俄頃失守尹釋所以肯保障也  
張獻忠據楚府偽改五府六部歸西王之齋稱武昌曰京城大殺掠  
沿江浮屍千里蒲圻嘉魚皆降李自成聞之遣書欲獻忠歸附獻忠  
亦得詞報之

是月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臣從南方來扼腕楚事而於借題  
護藩者不能無說處此夫荆襄數郡固東南要害也相繼陷陷非戰  
不利也非守而糧盡矢竭也非有詭詞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  
我無備也無道諸臣率護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  
乎藩誰之藩也天子崇建親、將使藩屏帝室卒有緩急捐私倡義  
為朝廷城社人民守亦藩王職也風鶴繞傳遂使身先死先死以為  
民望空城以待賊來猶曉、擁衛自功則先不必深之深而堞之高  
也不必人貌貅而障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戒不虞也脩練  
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皆預擬遷移一局為將來  
蒙飾也將誰城為可居可去之人即名都亦河守可去之士無端掃

國權

遂至資奸人得意矣夫使守臣而誠護藩也拜居則敢戒德意謂攝  
軍民俾無欷怨地方有急則洋注以告此 皇上守土不可失也其  
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為國者 皇上未嘗不鑒之憐之破  
格褒嘉王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去進無以對朝廷退復不  
保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莫顧此臣也且功在獲藩則 皇上之  
城社人民將誰與守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屋其勞餉且日增而兵  
日增兵日練而賊轉橫總由欺獎相沿驟閃甚巧務為恢張之聲寃  
無尺寸之績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為功則相率效之而事功愈不  
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美大其名顯則功罪為將來官  
方汰者則無逾於此夫是非不分則功罪不著當罰可俾驅胡盜寇

將後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  
談遠曰諸王雖貴重下天子一等而宗綱日嚴統、奉約束示優  
吏民之上八寸毋敢執日者唐藩固驕蹇取戾然提兵千人勤王  
遂奪其社及巨魁鴟張種困波該使王有朱虛侯之壯志北地王  
之義烈泗浹告吏民捐金饗士惘然探甲登陴城存與存城亡與  
亡誓不殺棄此土義風一倡士氣百倍而今諸王俱生長尊富不  
習戶外事唐楚甘於刀俎棄荆務於免脫甘匪夫之奔走失于乘  
之行圍惟周王嘗捐餉十萬又不幸魚豢其宮語去挈瓶之智不  
失守諸王智不如挈瓶相隨以敗惜哉  
六月癸亥朔劉趙獻俘伏誅

談遷曰劉超非叛者所收降盜為麻養卒其弟趙又亡相獲不  
戒一旦失圖受其劫脅使首乞命冀以自白故力全丁啓慶綏國  
事等斗大一城自錮於牢雖曰愚甚亦可為招納亡命之警也

戊辰日隆平侯張拱薇尚書吏部李過知兵部馮元龍御史楊鶴及  
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為戶部司  
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青鈔者以九錢七  
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  
吏科給事中馮嘉植疏爭之

崇德于寶村王氏田畝許有禁

庶午遊孫傳庭督師總制應天鳳陽安慶河南湖廣四川貴州剿寇

軍務仍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其左副都御史鑄督師七省之印

李乾德仍右金都御史提督編沅軍務巡撫湖廣

寺承故 由臧瞻光祿寺卿歷于入國子監

錦衣衛路養性進左都督

壬申錦衣衛孫光先進少傅

乙亥詔曰朕以眇躬祇膺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於茲宵旰圖維惟  
弗克肩荷是懼乃自逆胡匪茹闖入內地畿內山左極目丘墟驅剿  
雖已速奔荼毒甯為可閔至深賊原我赤子亦後矯命斷行連陷臨  
封震驚陵寢豫楚江北半被摧殘重以天灾存告蝗旱頻仍好吏貪  
官專工酷无橫征暴賦未顧凋疲致禍結兵連邊腹交困夫靡轉於

溝壑丁壯耗於干戈萬姓何辜連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州府內  
省憂悼良深是用深自剝艾嘉興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弘敷發  
政之仁念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時偏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五年被  
陷已捐免外今將省五殘破府衛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  
項錢糧蠲免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撫按仍分別速  
奏酌量蠲緩又向領恩詔官胥索獎重派私徵出子遺豈能盡曉  
該撫按榜示即行梓布如有朦混前弊加等正罪餘各地方官要勸  
課農桑招來流徙禁禁耗羨寬恤征徭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  
洗心易慮協力分憂各殫拯救之方共挽艱難之運庶我寡昧遐  
慙尤所有應蠲免地方條列於後 云 於戲萬方罪在朕躬敢忘取  
朽之懼群黎痛為爾德宜沛解懸之恩惟本固則邦寧亦安內而外  
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丁丑五省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仍世

錦衣衛指揮使餘各有差

己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金事桐城雷演祚入朝初演祚奏范志完  
縱兵淫掠 上詰其實演祚復奏志完兩年金事遠陟督師不聞知  
兵戰守徒恃賄賂陞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建 攻德州不下去臨  
臨清越五日志完兵至開陽景州欲避入德州夜漏下門閉託謝陞  
方拱乾乘臣開門放汲求晤俱答以援兵非守陞之用督師非入城  
之官不聞前州以夷丁內清乎此臣所謂目覩景觀也中樞主計皆

喜虛文請餉兩常例凡發萬金則扣三千故長安有餉不出京之語  
其他外官常例不勝枚舉兵部則推陞估關之價叙功視略為優劣  
胡魁交江惟添撫添督卸脫推諉今日政也撫明日政也應徒為破  
既然反之巧圖何有金城素祗之實用此臣所謂喜虛文酒常例也  
庚辰議處李侍問傳狀到張國維范志完  
內官監太監車大任仍提督南京織造

故 姜紹武贈左都督

左良玉選九江亦大掠總督袁繼成見良玉以楚撫王聚奎可給兵  
三百人良玉不聽巡按應天武監察御史鄭崑貞言根本重地諸臣  
日有條陳 陛下日有嚴飭然對君父則曰事、豫備相告語則曰  
無可奈何與賊吳操茶舍滋謀求一坐言而起行者無有也今利虜  
之痛已在武昌明知其危而明諫之尚可謂國有人哉操撫合一之  
論即有乖舊制不可行操江當勅駐池州以控上游樞臣熊明遇議  
論虛假全無實着操臣顧肇跡米石本其信地既不一在 陛下自  
有鑒裁也

壬午楊鶚為右金都御史整飭荊州邊備巡撫顧天召改家室巡撫  
王繼謀

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論前大學士周延儒之罪奏曰使劉絕私交早  
引公忠肅勇之士布列閭闔胡騎即入未必披猖至此又使視師之  
後以封疆耗散督撫罪狀實、入告則懲前然後或收補牢之效顧

皆不出於此狗庇欺飾即此一端罪不可逭臣竊負國又違相國論  
手哉

仍選武舉三科

癸未余文增為大理寺左少卿

總理河道周堪麻報河決馬家口

甲申授太僕寺少卿於平涼

乙酉故 何熊祥贈太子少保

夜大雷雨震奉先殿左鳴吻冰火鎔神劍銅像

丙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剿張獻忠於斬黃母老師廉詢

戊子兵科給事中郝綱劾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禮部祠祭郎中周

仲建竊據附勢納賄行私為周延儒乾子內閣秉轡事關機密事、  
先知初推選郎昌時語人曰允矣三日當下及引疾侍旨語人曰已  
准回籍調理昌時何豫知如此總之延儒多愆則不剛有用而有體  
智足以掩過而忠不足以謀國愚竊附於君子而不決去乎小人見  
忠直雖獲護而賢遠之見邪佞雖獲慢而實昵之是以奉員知過疏  
誤封疆則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建又延儒之罪人也

庚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林欽楫上 東宮端本箴曰天祚我明誕  
膺多福累葉重光昭哉嗣服我 皇受命聖德中興緝熙典學宵旰  
求卑蒸及皇天克昌厥後萬生元良執規履斗維此元良岐嶷夙成  
發祥麟趾沃壤前星人亦有之天下大器王器維艱守成匪易林

瞻仰赫、監視何以克副大本是端勿謂冲年少成若性群全在治  
 範之成境勿謂屬時日既月將如玉在璞近義其章春新思孝問是  
 事隨受篤進枝恩專錫類接下思恭憲老尊儒者以下賦哲而思愚  
 左圖右史勿荒於逸玩物固功開養有益前師後保勿或眾休莊士  
 如董宵人若藉桂殿璇宮勿謂未壯念復經營作勞萬狀此差法膳  
 勿謂具陳念茲監餐粒、若辛與志易技求諸非道美言滋疾藥石  
 為實情審易開防於未萌住治代性琴瑟調情虎觀除閑習朝章  
 圖懸金鑑情辨南陽鶴禁選密周知民艱耕天啼饑紅女踴寒自肯  
 帝王無逸作所風夜玩、敬天法祖上帝臨汝母二爾心筋躬齋戒  
 出入必欵 祖宗昭我有典有則不愆不忘幸昭明德盛感治聖

聖相依週廟原本過心機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存養省察在未發  
 時執中無為以守至正為天三心為人造命惟天依人惟仁長人天  
 人交治諸福駢臻皇錫嘉名以垂燕翼是訓是行服之無敬善作善  
 述先後不違元被四表如日重暉一人元良萬邦有慶小臣獻箴敢  
 告虞聖

辛卯 道御史蔣拱辰何倫各劾予告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貪  
 險不法結錦衣衛喬可用藉其旗尉反為后停命昌時除名聽勘  
 七月壬辰朔修曆法光祿寺卿李天經言日食分教時刻與西法各  
 有異同 上與宮中親測西法多合令更考訂求其畫一  
 甲午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餉新母程勳

乙未命謝馬都尉再與讓告太廟吳異論百官備省  
 丙申李建泰為吏部左侍郎  
 戊戌葉初春為太僕寺少卿  
 己亥命加擢卓異四川按察使張有譽等

召雷演祚及范志完而暫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深掠又金銀數千  
 兩馬百匹託左諭德方拱乾行賄京師果否演祚歷、有指因召拱  
 乾入 上問演祚前踪云稱功誦德徧於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  
 權納明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再考選科道收於門下又幕客  
 董廷獻后間凡求巡撫總兵先付金銀於董託收玉帶二珍珠十三  
 顆作賄記經都推延儒揭請則故輔馮銓子源專送物回家 上怒

即命緹騎逮董廷獻因問與也曰此國家大事巡撫如袁繼成周應  
 期皆用得其人但道臣如曹 李之華錢繼登楊春育孫謀俱是  
 吏借此求官 上又問志完追留淫掠狀志完辨訖 上問而馬百  
 匹送方拱乾金鞍一又數千金魏誰志完謝無有是日臣在大王莊  
 副總兵曹芳名等單騎改選 五百又河南值璵 四千大風卻之

上斥其妄又問駐德州四旬何支五日餉演祚曰彼兵止砍折乾  
 若趙光祚兵有紀律道山東不索餉 上曰光祚倚河間城亦運  
 何不恭也曰趙兵實不擾 上命演祚起問御史吳履中前在天津  
 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志完飾辨 上曰光祚亦縱逸逗留  
 獨恭志完難服其心命錦衣衛即逮光祚總兵薛啟忠等而方拱乾



入辨未嘗受賄如馬百匹尤易見跡 上頗然之乃遣

庶子督師孫傳庭以總兵牛成虎為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  
率緝夏兵為後勁撤左良玉赴汝寧夾擊

手亥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罷

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高弘圖為南京戶部尚書改胡應台為南  
京刑部尚書

方國晏合副將徐懋德馬士秀步騎二萬擊賊于大冶斬首千級

議處鄭三俊速張國維侯恂以秉樞不職棄閣封不守也并責給事

中方士亮部綱御史蔣拱辰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

甲寅停選九嫔

趙王常漢求從城西城火寨侯魁平遠彰德不許

乙卯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股乃止併逮蔣拱辰俱  
下獄尋赦周延儒聽勘

金之俊改巡撫昌平

諭各鎮秋防在即夕月西郊毋入街

丙辰免各省五崇積十二年前十供紗綾紙 等

丁巳諭德項輝方拱乾為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議却改總督盧象昇洪承疇并戮各死事文武官

已未滅廷臣私錫內侍梁有常朝房簡之

做山東糧儲道樓際副使方岳晉

上聞宛平大興預稅明年行戶下巡城御史察之

庶甲出千金請太醫院藥療疫自春上月迄今京師大疫死亡無算  
日以萬計鬼物盡見內侍提舉所得銀幣日夕收之皆紙也是後市

上各投水岳精金錢浮沉又出二萬金下巡城御史收贖

兵部職方員外郎朱希萊請察獲兵餉籍從之

是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請保安東南先自臣卿始江撫宜駐

九江勸撫宜駐安南端兵備道宜駐寧州分巡湖西道宜駐永新

分守饒南九江道宜駐南康又江濱民多近賊非不肖有司迫之何

至慘據若此政欲剝盜不若使民不為盜

八月壬戌朔癸亥光祿寺少卿路振飛為右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

鳳陽

召總督京營恭順侯吳惟英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象彥前巡撫

張雲王繼瑛及路振飛方岳而於中左門

常國安戰金沙洲奪賊舟百艘賊焚餘舟嬰城自保

甲子四川按察使張有譽為應天府丞

乙丑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演少詹事兼東閣大學

士魏藻德主禮閣故事內閣首次主試時推四人陳演蔣德璟黃景

昉魏藻德 上命演藻德皆有成心故不數日景昉予告

河南補卿試王考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郭萬象 部主事

諭兵部速失守郵死事各官

丙寅方岳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左良玉遣馬進忠復武昌遂復漢陽及屬縣

太子少保左都督杜弘域為安慶水陸總兵官

張獻忠據岳州至臨湘知縣蕭田林不克死之初沈撫李乾德總

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令岳州民他避以軍士詐為民迎賊

賊入城伏發盡殲留四賊劉耳肯蕭繼回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立

虛營旁林植旗伏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砲發賊斃數百人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鎊戰艦中冰度六石可及即止已賊矢破盡奮擊大

敗之三戰三捷獻忠悉衆二十萬圍岳州力屈城陷乾德希貴俱走

長沙王臨淵如吳菁林不克死之

戊辰兵部尚書馮元飈引疾左侍郎張伯鯨攝部事

張獻忠掠湘陽尋陷咸寧蒲圻斬鋒至相陰分軍為二趨長沙一上

荆州獻忠欲北渡三卜于洞庭湖神終不吉

己巳應天府教授何九雲奉會試許之

庚午奪兵部右侍郎張鳳翔下刑部責其諛避不職准督撫也

辛未裁南京操江都御史時罷鎮遠侯顧肇跡以誠意伯劉孔昭代

孔昭因召對泣陳文臣掣肘事權不一故有是命

兼城伯李國相總督京營戎政恭順侯吳維英改領後軍都督府都

察院左副御史惠世揚以輕處鄭三後削籍

前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東上并文武大臣科道所舉堪督撫總

副者

談遷曰語曰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天子銳意圖治屢側

其席而雷事稍玩反政倖實此奔彼競甲狗乙隸凡語貌之考為

資性之跌宕俱督撫總制也朝為受事夕為覆軍雖三尺不之貸

猶嗜進不已固固成市中外互蒙莫之能救矣

孫傳庭師次閩鄉李自成會諸賊于河而自汜水至榮澤伐木渡河

總兵劉弘起以兵拒之乃退

乙亥議京西扼險京東聯絡分守

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丙子大雨雪

出二萬金市馬

夜月食

丁丑王永王出閣就學翰林院檢討方以智傳鼎銓待詔呂和陽陳昇

謨侍講請中書舍人史起何其達侍書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上言人臣奉法階職不辜而死官朝廷雖

不斬惟蓋之施在臣子何嘗有希冀之想然死亦殊全矣或庸愚尸

位靡所表著或履豐席盈木常報楚或血胤有託策乘玉振則溢為

長逝無以繫人深長之思而草木同腐之輩即上恩弗逮衰謝亦為

固然無足惜者故左副都御史張瑄數歲而孤陰阻無所不經蓋仕

樞曹端介著蔚衡天崩而公明無此備兵江藩訓飭有方及進在商

京兆救荒瘠瘵任佐既振揚風紀乞病願身散舊衣起然遠舉  
上無爵朝廷下不負其學術且暉矣遲顧去後而夷彝在人則隱  
難味乞賜卹典風屬人群俾知立身行道之士不因存沒為顯晦所  
關世教非淺小矣從之

總兵牛成虎收賊于洛陽追至汝州以無繼退屯浹池

庚辰賊愈伯劉孔昭投督操江給三萬金治舟楫守備太監韓琦周  
給五萬金資操練

張獻忠歛舟數千艘將北渡倏風起覆百餘舟溺數千人復還岳州  
蓋賊所掠婦女被之江焚其舟四十里宵江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壬午大雷雨

丙戌張獻忠商長沙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先是武昌陷承天巡  
撫王揚基率所部千人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還也岳州謂岳與長  
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揚基曰岳非吾守也  
道憲曰棄止守南尚不失為楚地若南北俱喪亦未見謝過有辭也  
揚基語塞道憲復請屯岳乃馳赴岳州及賊入蒲圻揚基遂揚帆南  
遁及王聚奎至亦自保荊襄州道南不進道憲復請屯岳州聚奎也  
岳數日仍徵徒南沙道憲曰既無恢復之志岳州無恙不於此時繕  
兵同守乃棄之南下賊攻岳尚慮長沙為之援若岳不守長沙豈獨  
全哉聚奎不細驅萬餘人入長沙所過施特薪恭如洗慘甚於賊聚  
奎聞道憲守禦之策修工四事弗善也賊偵聚奎走率眾南下聚奎

國權

敬通託言曰前者蔡推官所議甚良吾固欲言之當親率兵於外任  
戰推官內守即夜乘小舟馳百餘里入湘潭矣聚奎去巡按御史劉  
熙祚以吉王由 走衡州於未賊見帥旗下無一人笑而裂之至城  
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勸吾勿犯可速降毋日若也道憲不  
應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可縶之健卒  
林國俊等九人退侍道憲賊勸道憲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  
矣不至今日賊云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萌生亦去矣不  
有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至主骸而後受刀賊  
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骸蓋之南郭四卒自經甲申五月贈太僕寺  
少卿乙酉十月加贈太僕寺卿諡忠毅道憲字元白晉江人崇禎丁

丑進士授大理推官憂去起補長沙治績甚著

唐寅分故守河南道副使吳橋王樞長贈光祿寺卿

張獻忠陷衡州

李自成築七城於襄陽城西驅雜民誘官兵斬獲皆吾人也總督孫  
傳庭不知其詳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豫楚不以一賊遺君  
九月壬辰朔諭吏部部察院有司多闕令會試副榜百十二人定銜查  
行除補到任有願再會試者聽

工閩都人疫諭脩省釋輕繫

大學士黃景昉予告

巡撫足按右金都御史崔源之免

庚巳周王恭梓定居彰德  
甲午劉士楠為應天府尹  
丙申張獻忠陷寶慶

己亥總督孫傳庭次汝州偽都村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慶進擊賊堅守不下

辛丑攻寶慶賊放空總兵白廣恩中軍高傑分擊之已克其城擒偽州牧陳可新斬數千級

壬寅孫傳庭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饑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吾軍行已六七日度即還

暉亦饑軍能濟乎遂帶破一縣死食  
甲辰攻鄆縣入之俱窮民驟羊二百餘兩刻少糧食蓋不足給

丙午策肯士陳名夏等四百人於皇極殿賜楊廷鑑采之純陳名夏等進士及第出列有左

諭朝臣凡大事定罪戰守定當俱限奏十日餘犯於疑可速結毋再延朕久服沉濯衣今日戒膳外各衙門裁節市宜各條對

丁未吉玉田 桂王常瀛並至永州御史劉熙祚謚言王抵衡州值桂王走永州迎之方舟而前

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孫傳庭兵時傳庭前鋒盡收賀一龍左金王故部皆斃死于賊而高傑患賊情形三戰三捷自成奔襄城自守

食廣有飢色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岳貢言四事清言路以正人心定推陞以養  
庶耻者吏治於荒殘宜選擇良吏儲恃才於部伍宜專精校閱上  
是之

庚戌張獻忠追二王於永州官兵星散夜至茅東舖執巡按御史劉  
熙祚誘降不屈時獻忠分軍為三一往永州一入全州一犯袁州獻  
忠歸長沙開科取士

辛亥張伯鯨為兵部左侍郎  
壬子孫傳庭軍乏餉兵噪于汝州

癸丑劉芳名為著都督金事總兵官鎮守柳溝榆林李守錄為都督  
金事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甲寅作新鈔戶部尚書倪元璐上言內發鈔式四文命臣詳議鈔法  
歲有五千萬之入等國長計孰便於斯而或以久廢乍復人則疑之

不知此即民間之會票也宋時謂之錢引終元之世錢法不行尚爾  
用之不置况復化裁通變稽古宜民乎主事蔣臣工八事曰逆須榜

文十七年三月製鈔秋冬間行鈔五千貫可鑄賦五百緡曰詳  
實界法歲行五十萬五歲為界一界之後以舊易新曰製作宜工仰

前領背水研質厚文清民間難做約費五整一張曰倒換宜信每鈔  
一貫納銀九錢七分通行輸官俱准銀一兩換錢千文曰推行宜密

有同於出入仰勒減私取金銀計莊定罪盡徙其家於邊地田自賜  
曰積儲宜裕歲入五十萬量出其一於郡縣積穀曰早開鑄為備鈔

法即宜須錢法曰設重宜重錢法以部侍郎督理源局又有專官鈔法亦宜增設

談遠曰國初行鈔法匪獨祿賜已也民輸賦曹輸稅俱黃金錢而三之上下相通其後賦稅專以金鈔法遂墮倪司農曉人也議復鈔法欲專行於民間而不得上輸則自闕之道矣且鈔一貫納銀九錢七分易之在官其衡必重或齊文則索其易一空鈔賈一金不止雖甚愚不為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不通於民庸可膠古而強之乎今日廟議大抵盡餅此是類也

孫傳庭兵清於襄城降盜李際遇陰通賊謂官兵疲矣賊大至傳庭問諸將若何總兵高傑請戰白廣恩曰吾軍固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反恐賊去廣恩曰即賊走我乘而擊之士氣倍奮傳庭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又前觀總統各營方快引所部八千人去之傳庭無如之何賊前鋒曰三堵牆其隊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初重布為甲刀矢不能入接戰而敗陷泥淖中殺傷三四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眾退退入於河死亡四萬人餘傳庭傑以救千騎走河北值巡撫御史蘇京京曰君自為計我當以賢聞

乙卯改兵備命趙輝贈光祿寺少卿故 李時堯贈太常寺卿故霸州同知丁師毅楊佩顯並贈山東布政司右叅議故 徐繼雲贈國子監助教故 趙國光贈光祿寺卿并知縣故

初我紅贈良卿贈丞 進定國公徐允禎太子太傅寧壽伯劉光溥太子太師彰武伯楊崇獻少傅宣威伯衛時春少保皆督巡著勞也 丁巳 上聞李自成在榮陽沁水縣禹閭趙孫傳庭掃盪召進士陳丹衷於德政殿升東請身任廣西募土司兵戊午李自成攻潼關白廣恩擊破之賊不逃孫傳庭亦回潼關衆尚四萬 庚申張獻忠殺巡撫湖廣御史劉應祚於寧鄉縣祚字仲綽武進人天啟甲子貢士崇禎甲戌知興寧秩滿擢御史永州陷題壁二首德軍旅已逾年塚室迢迢久別顏南北骷髏多作壘湖湘官殿修成

烟腸血不啼無塚骨烏 偏其有情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 映楚天一 故園隔別又經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泪 攬襟旌旗盡作烟老婦漫勞尋蝶夢光孫切莫種香田其弘化碧非 蒙事留此孤忠向九天其二照祚年五十七弘光初贈左都御史諡 忠毅 程註為南京工部尚書趙維岳為刑部右侍郎施邦曜為通政司使 並南京張鳳翼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寇陷峽溪縣 吳月繼理京東山海永平天津宣大屯務右副都御史周應期言各 道折報有一色荒千五百頃有過邑不滿千頃詳詢其故若積逋

苦難老而難差中如驛馬使馬芝藤棉花絨等尤苦富人傾資助人  
適逃即日募墾種何益皇上痛念殘地特免錢糧二年則內庫之  
蘇花絨等皆免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如使民自耕為長策與其避  
役而招集不如先寬其役為至恩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府萬登本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  
餘人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不次總督鳳陽馬士英假授副總兵  
是日偽威武大將軍高志差任萬登潛遣謀入城固擁衆入斬五  
百級誅尚志獲印擒汝寧偽防禦使金有章偽府戶鄧建偽推官鄒  
士麟偽汝陽令樊仲表偽固始令呂相周偽汝陽主簿胡定國偽學  
正胡朋偽汝寧府學正薛清鎮汝都尉侯可畏陳士傑吳勉黃象龍  
馮執

總兵劉良佐等以鳳泗兵副總兵馬得功以禁兵合總州沈丘  
壬戌召廷臣於中極殿令各舉清吏

李佺臺為南京光祿寺卿高斗極為太僕寺少卿  
守備王民東復光州擒光州牧方燧偽判官鄒天鳳  
偽將李過陷閩鄉

癸亥加正一大真人張應京太子太保  
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討蕭瑀諸盜平之初蕭縣盜王道善等陷縣城  
焚徐州北關柵源盜程繼孔合之永城餘地朱安世燕清等相煽於  
徐甯歸永間蔡桓以九月丁巳會兵分討程繼孔請降以兵守之是

日拔諸寨斬二千八百

山東總兵劉澤清圍沈丘偽令周維新堅守不克

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清總督孫傳庭死之或

曰李過追孫傳庭獲督師坐羸疾馳潼關詔守卒乘間突入巡撫御

史金鉅峒走河上渡免後聞傳庭寢五臺山為僧

甲子起馬岱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保定

李自成結陣而西連陷華州渭南殺渭南知縣楊煥鄉官禮部主事

南居業

馬士英進兵河南副總兵莊朝樞以三千騎來會汝南道韓煜復息

縣擒偽令張文彬義兵帥甲夏志復上蔡擒偽令熊新運

大圍堡土賊勾張其在圍萬載知縣 遁賊二千餘入城三日改

龍城縣

乙丑聞建 屯山海關外總督王永吉趨山海永平發內帑金八萬

戶部金十萬資餉

余應桂為兵部右侍郎張縉彥為左侍郎添設徐啟元為右僉都御

史提督軍務兼撫治鄧陽

李自成陷臨潼

張其在臨潼鄉擄稍賊分萍鄉醴陵境上檄萍鄉知縣造舟獻而於

是瑞乘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

丙寅諭有司曉諭徐魯兩縣殺外俱充餉

諭兵部撫賞勳家宣大侯吳

都督僉事杜應登為總兵官鎮守通州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午刻設城守

俄寇至是夕高傑逃至不納寇攻城

丁卯 科給事中龔亨下獄

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黎玉田報建 牛車二百餘輛運砲薄山海

閔 上下兵部計之尚書馮元磁與疾口盡

戊辰李自成陷高州屠之殺高洛道兵備副使黃世清寇屠高州閔

中人心瓦解

諭兵部曰孫傳庭自任副督師尚書銜以秦督充為軍官扼守閩隘

周勛自贖復諭兵部晉擢任東西撫各整兵駐河工不許一賊窺渡

已已選給事中御史八人勸守畿郡勳臣

援剿總兵官白廣恩加邊炮將軍給兵三萬 運炭西山

庶平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馬世奇翰林院編修楊昌祚王

武聞

翰林院脩撰劉理順編修楊昌祚吳國華為左春坊左庶子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改庶吉士從之類如天啟壬戌

張獻忠陷常德

張獻忠部將高 以二百餘人趨連州南霸兵備副使無錫王孫

蘭駐韶州兵不滿百仗半革請兵得贏卒七百人復以他幣一夜撤

去至是聞之連日趨韶州 踰城過樂昌乳源仁化日清韶州支

民絕而逃蓋賊未至後奏賊陷連州非實也

年未詳所益為國子司業陳應元為南京太僕寺卿

兵科給事中曾應遴奏孫傳庭處置失宜致白廣恩生心而奔各營

隨之為賊所乘或言廣恩與高傑不合掉臂而去則廣恩固可斬也

上方信廣恩不聽

張獻忠以千人屯袁州北張家口是日張其在自劉陽萬載會袁州

人俱迎降脅知府震 冊印不從懷印走攸縣賊白旂鳴入

袁州北門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次於新喻明日次分宜

壬申括民間廢銅鑄錢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有司罰贖咸平微銅如

稍有力微一兩三錢僅輸僧五六錢五分

起任濟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南湖廣軍務兼巡撫河

南

祭百前 部 侍郎黃應舉卒

午刻西安城陷以守將王 趙 內應也巡撫右僉都御史原

武馮師孔按察使羅山黃綱長吳知縣山陰吳從義西安右衛指揮

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右長史會稽章世綱自經紳士死者甚眾前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三原焦源溥馬賊磔死前山西布政司參議

咸寧陶爾德被殺前懷慶通判咸寧甯先儀被前儀封知縣長安徐

方款馮爾納前芮城知縣武寧劉芳馨瑞瀾任並投井死前巡撫宣

府右金都御史三原焦源清前河南磁州道恭政武學說萬齡自經  
 萬齡子于辰諸生也亦從元前山東監軍金事涇陽王徵七日不食  
 死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都司吏佐周罵賊死左布政  
 使平湖陸之祺等俱降援剿總兵白廣恩逃而逃降之李自成據秦  
 王府封秦王存樞權將軍永壽王誼流制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  
 象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賊分兵下屬縣蒲城知縣朱一統議  
 守從卒俱散賊脅其降詔以更衣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  
 政府侍郎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隸京師禮政府侍郎楊承裕欲  
 先據南京斷漕運兵政府從事顧君恩曰否如先據南京勢居下  
 派雖濟大事其笑失之緩五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笑失之

急不如先取閩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  
 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備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  
 幾進有可收退有可守方為全策自成從之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  
 不殺遂嚴戒其下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民間安堵賊相阻感  
 人無鬪志秦藩富甲天下先是戶部尚書倪元璐奏天下諸藩無如  
 秦晉山陰用武固也宜諭兩藩以剿賊保秦晉秦王以過賊不入晉  
 晉王兩王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将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  
 其疆盜何如享軍賦乎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  
 矣兩王獨不整十一宗之禍乎財生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跡上  
 不報雲南按察使臨潼任中燾奏秦晉兩藩用兵秦晉兩藩道阻入

談速曰孫傳庭合十萬之師兵甲糧易俱取辦閩中民無餘力并  
 銳出閩全師覆清秦人重足而立勢不自固潼關失守喘息已奪  
 惜哉以百二之險匹夫振臂而覆之易如拉朽諸紳民殉難皎然  
 不污所稱西京重節義非耶獨歎國家教親之誼甚渥而諸宗多  
 不獲首丘類淹抑以死如秦晉號富甲天下其不自引決將以朝  
 苗之壽崇寡人手

馬士英以劉總兵屠師復陳州擒偽州牧洪翼聖偽判官初安國  
 汝寧義兵復信陽州擒偽防禦使黃閣偽州牧黃新閣江陵貢士翼  
 聖安國俱判州諸生

吳學禮以都司蒲秉良三百騎趨秦州

都督同知唐鈺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甲戌授進士陳丹衷河南道御史同副總兵成大月往調廣西土司

兵春土司銀花塔衣箱

數南場壬午殊墨先是南榜出宦室子登七十三人物議籍周廷

儒弟正儒子英封預烏廷儒自言於上特賜二百金符與口遂莫

敢言

汝南道韓煜合鳳陽兵河南義兵克沈丘初偽令周維新力守我作

木牛藏壯士以泄濠水坎其城邑人懼縛獻維新及典史司廣學正

胡澄舞偽汝寧府學正胡朋德



吳學禮團來州偽將丘仰舉拒守我部司高山先登擒斬二千四百  
餘人獲馬六百追斬丘仰舉獲來州時來州臨江吉安人多逃山谷  
官兵淫殺獻俘於是村豪皆屯結山谷拒官兵巡撫郭都督檄徵兵  
回九江招安土著成三部

丙子 上聞熟臣武臣子弟騎射  
丁丑張其在陷吉安府被把總在 官兵既徵賊自長沙突至分

巡湖西副使岳慶雲方閱軍於郊俄報賊至皆潰慶雲微服遁署府  
通判朱奉鏡推官韓日將俱遁吉安知縣沈中柱永新知縣黃受封  
晉安福通判邵夢柯泰和知縣劉國良諸縣同日而陷賊分兵攻偽  
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張其在撤來州一人先逃賊後  
入來州

戊寅 工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省約戒官紳黃藍  
絹蓋士子紅紫衣履庶不錦繡綺紵金玉珠翠衣飾俱論違制

談遠曰 先帝身先儉德減膳卻珍服浣濯之衣而臣民奢習如  
故終莫之革者以名美而朝夕異令也替撫月易內肩歲遺微租  
之使不避尺早大本止撥雖屢下凡一特改紙玩之屋漏在上知  
之在下諒哉

奇士祝淵削籍下鎮撫司以前踪政劉宗周詰所使也  
已卯改兵科給事中周而淳贈大理寺右少卿  
庚辰項煜方洪乾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化熙為右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

李自成改西安府曰長安禁鄉民短役衣明年糧每石徵一兩二錢  
今冬每石折草六千斤輸長安各縣遺粟三百徵粟十石大共斗袴  
掠巨室勒餉渭南工部尚書南居益掠死涇陽前按察副使楊國柱  
黃冠遁去

禁諸生刊稿

辛巳復故總督盧象昇官

守備鳳陽太監谷國珍奏地震

陸未改 劉大金贈光祿寺少卿

總督九江呂大器以五千入援吉安次峽江邑人執知縣以待賊及

拒援兵 詔之曰張獻忠至矣邑人出迎獻印及馬二十五官兵入

城斬奸民殆盡

李自成分兵略郿延中郿知縣朱新選聞家自經前清儲道恭政長

定張國紳居西安自成召見稱殿下語次自成大悅曰予不喜得陝

西喜得先生授利政府侍郎國紳同年文翔鳳其繼妻鄭氏能詩為

於自成召為後宮內師

張獻忠在長沙益招亡賴三九營左良玉合馬進忠之騎赴來州薛

御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楚北撫王揚基巡按黃澍駐漢陽左

良玉以惠登相現復襄陽劉洪起現復南陽

免懷安相成田租

命各巡鹽御史以辛巳壬午癸未三年附正引配銷仍以癸未正銷配銷壬午正引

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毛士龍罷

乙酉大學士王應熊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應熊以周廷儒為

起 工尋悟其非時遣緹騎趣廷儒入日遣人伯之知廷儒約應熊

密語又令其先抵京而身繼之 上怒廷儒久延遂不放滯應熊至

良鄉上章閣原擬旨有延佇等語上塗去

張賦忠道馬賜以千人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圓具令戎旗營恭將方

元科進次蒲圻

鳳陽縣年凶旱土魁略盡淮徐道何騰蛟招降程繼孔蕭錫俱平會

閩中清鳳泗大震馬士英檄其兵歸屯壽州

丁亥改李化熙巡撫陝西

戊子禁惡錢

朱之臣為南京鴻臚寺卿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林欽揖致仕

兵部尚書馮元凱罷元凱在任文符填接不能決託疾杜門 上嘗

陰託人賄求邊將不納故得善去

己丑給唐鉦三萬金餉兵六千馬三百

庚寅兵科都給事中張縉考為兵部尚書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周文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

川應桂聞命欲泣辭曰不蓋兵餉臣雖去何濟 上然其言命金五萬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紬二百色絹四百馬一百給軍蓋欲應桂聯終甘同廷寧之兵收拾三邊健勇相機撫剿也應桂超超河上不進

攻 總兵曹變蛟贈太子少保詹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一月辛卯朔御史霍達監軍陝西

前將師丁啟睿以眾兵獲新蔡擒偽令聞聖諭

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壬辰呂大器兵復吉安府尋及廬陵吉水

癸巳張獻忠兵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漢港浮巨艦重載順流

下副總兵王世泰楊文富以三千人邀之賊逆流伴走以誘我兵

爭利溯流上蓋奪其背舟重不即行賊輕舟四出圍之步騎夾岨橫

擊投溺之策方國英徐應謙等合救文富世泰等身先喪師二千岳

州城空賊疾趨岳州我不及救又陷武昌大震撫按俱解舟於江待

東下武昌城空左良玉以前鋒上武昌

總兵王定副總兵高傑自渭南敗各奔廷安李自成命田斌守西安

自往塞上

甲午高傑聞賊耗率所部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

李自成入廷安大會群盜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又五百騎接行鳳翔守將誘而賊之自成怒規攻鳳翔屠之

張獻忠命戶先民守茶陵分兵守岳州餘回長沙

丙申土國寶為都督兼事總兵官鎮守河南

已亥諭左良玉移鎮武昌同撫按王揚基黃澍相機滅賊

唐事李紹賢予告

辛丑巡撫王揚基以辰州兵二千左良玉兵一千復黃陂孝感游擊

郝成才守漢州

總督九江呂大器以安慶兵上樟樹鎮官兵分道上高萬載趨袁州

大器又招柯氏兵赴南昌降瑞昌德安土盜鄒毛溪携之從軍素無

紀律柯兵射死鄒毛溪其黨千餘仍為盜柯氏兵三千亦亡千人

宥 科給事中郝綱總兵許定國從余應桂自劾

壬寅李景濂為南京國子司業

試進士館選

承天太監何志孔奉命勞左良玉進少師蔣錦衣衛百戶賜金幣牛

酒吏年各陞秩賜二千金

高傑至絳州巡撫山西蔡懋德招之共擊賊王老虎破之迨至曲沃

王老虎降獲步騎萬人

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繼以大兵遣偽權將軍李過率兵七

萬攻之時巡撫張鳳翼未至人心洶、總兵王定閻賊至以數十騎

出塞聲言借西虜分守游擊劉廷傑與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

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副總兵惠顯等欽各堡精銳入鎮

城集衆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高劾先無二遂推尤世威為長主

號令繕兵甲賊說三日不聽賊攻榆林城、上強方勁弩疊射賊屍

山積更發大砲賊稍却

諭兵部令左良玉鎮武昌

癸卯張獻忠復陷邵陽

甲辰李自成遣試郡縣諸生上等任六政府從事次任守令又次任

佐叢

左良玉兵復葦鄉

乙巳金之俊為兵部右侍郎添設何騰蛟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湖廣

丙午井陘道 楊汝經為右金都御史巡撫甘肅汝經雲南

人貢士樸誠有實用

李自成攻寧夏守將分營逆戰三勝之殺賊數千人

丁未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鄧鴻遠統之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鄭瑄移鎮蕪湖又徙池陽池陽參將黃斌卿

左良玉以副總兵張應元吳學禮盧鼎守九江自同馬士秀等舟師

入武昌五揚長沙賊復合馬進忠等以所趨袁州吉士迎擊其前

已酉諭兵部已復驛傳令聞大吏仍自津則前節有銀安在其察明

中緒

楚府奉國中尉蘊 訪按軍自效下部議

進策城伯李國植太子太保蔣錦衣衛百戶

孫成進李廣漢右副都御史王都為太常寺卿  
瑞王常浩兼漢中走廣元

辛亥吏部右侍郎李廷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岳有兼並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李自成歸西安撤諸路兵往寧夏關中賊自成敗于手散萬東奔  
商維出潼關散入河南

定翰林院庶吉士朱積周鍾劉餘濟史可程梁清標成克鞏羅憲漢  
文垂譽魏學濂張元琳楊明琅魯果吳爾璵黃燦劉廷宗萬餘祥姚  
文然張玄錫王自超胡統虞李長祥劉登國龔鼎何胤光楊桂鶴白  
胤謙張家玉李化麟傅學禹魏天賞高珩趙頌何九雲李呈祥張端

呂崇烈

都督僉事李棲鳳為平羌將軍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甘肅萬如芝  
為征西將軍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寧夏

壬子起御史梁士濟都起隆  
李自成復往攻寧夏

馬進忠次臨江監軍僉事嚴德光以兵來會  
癸丑故吏部 即中宋應亨贈太僕寺卿

珠前督師范志兒總督趙光忭總兵薛敏忠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  
光忭九江人天啟乙丑進士授 嘗勅內監都希招派廣  
西十五等賂周廷儒歷前總督受第未幾竭貨享士與范志兒

敵同禍聞者傷之昌時敗諸賊五萬金深子二千里  
故督師大學士吳姓成金齒衛同去往

出南京各監局廢銅鑄錢  
甲寅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孫晉罷晉附門戶攬權善宦出鎮未久  
得善去

馬士秀即改看楊文儒王世恭等復臨湘斬四百級賊奔岳州追之  
偽將混天龍以步騎數千拒南岬又輕舟數十順沅下邀我士秀三  
分其軍且戰且行引滿交射前軍直上出賊舟後反擊之盡驅中軍  
圍賊殺溺幾盡南岸賊走入城士秀乘之賊不及守突出走長沙斬  
四千四百四十二人遂復岳州

巡撫偏沅李乾德總兵溫國珍屯沅州副總兵劉承胤守武岡守備  
曾志建守道州

乙卯馬進忠出外宜賊盡走袁州  
起沈自彰吏部文選郎中

丙辰改呂大器為南京兵部右侍郎黃鳴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  
江黃家瑞為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等處鹽法軍餉何謙為右僉都  
御史巡撫昌平

馬進忠前鋒營副總兵徐國棟常國安杜應全恭將黑雲祥趙袁州  
馬進忠王允成繼進賊而逃逐之三十里擒偽守道蘇明偽監軍李  
天根偽知縣王志兒偽欽諭吳良才偽中軍都守恒新二千八百六

十五人率馬五百三十子六戮萬遂復秦州

丁巳榆林城陷自望日被圍更卒力戰殺賊亡笑賊攻益力喻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東南城崩數十丈賊入之兵備副使葉陵都任閻室自經餉司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被殺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我矢盡刀折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餘勇千餘突圍而出投虜中賊問首倡守城者誰游擊劉廷際厲聲曰阻降守者廷際也死無恨賊遂剽之副總兵惠顯為賊不屈支解而死千總馬鳴節一家自殺閻城婦女俱自盡總兵自尤世威外侯世祿侯世極王學書王世鈞王世國李高齡副總兵則元習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游擊孫首龍養

寬守備白慎衡李宗叙千總馬鳴節皆廢弁也守將則游擊傅德惠惠滿國臣李國奇吳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守備左勉惠漸習以需楊以傅榆林街指揮李文煨葉顯忠李應孝馬應舉等及千百戶數十人榆林為天下勁兵所歸絕卒嘗甚而彈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揚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降三遠俱下賊無後李自成之赴寧夏也以精騎守河口遠百餘騎按行閩柳靈寶間榜示兵民又三百騎駐汝州浞池俱置吏傳檄河南巡撫河所式副總兵李成棟屯孟縣河南以西皆盜屬官兵守懷慶之郭家灘沿河列礮上命兵部職方主事王真卿聯絡土寨恢復中原承制招李際遇際遇迎使者入寨

戊午撫寧侯朱國朝提督漕運鎮守淮揚

庚申太僕寺丞賀王威聞北河

李自成攻慶陽四日陷之兵備副使 敗復與先焚其妻子自縊

死知府董琬卿官太常寺少卿麻禧死之賊執韓王重眷屠慶陽復

興崇禎甲戌進士

十二月辛酉朔改總督丁啟睿倡義兵斬李自成偽將於扶溝獲級七

十二

故南陽知縣姚運熙贈河南按察僉事

真人張應京放還

前兵部尚書王業浩王在晉並卒

壬戌張獻忠兵陷建昌

癸亥侯峒曾為順天府丞

左中允馬世奇右中允楊士驥

編修徐開禧林增志梁兆陽俱為右中允

乙丑前大學士周廷儒有罪賜死廷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癸丑禮

閣建對俱第一授翰林修撰進右中允

部右侍郎許對錢謙益明舉事稱旨己巳十二月特拜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明年七月叙城守功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九月

首輔十一月叙寶錄勞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未禮

閣壬申三月叙陵工進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癸酉六月予

告已卯六月存問辛巳二月再召九月入朝十二月考績進 師中  
極啟大學士不拜壬午叙山東剿逆功又不拜癸未三月請行邊五  
月入朝又予告六月赴之入至是法司擬罪有旨機械散蔽比匪營  
私濫用金人封疆貽誤勅自盡論贖十二萬許歸殯延儒少無學行  
尤耽聲利性極警敏善揣人意指始比溫體仁共執政及再相頗反  
溫之所為而操守濫甚往、假用人為幫辦地借起廢市德門故踵  
進子弟俸方時得君不顧外患款局改委罪陳新甲沒其厚賂字  
籠朝端敗壞國事以致天下左衽痛哉

楊士聰曰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與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  
廷鞠後始令催入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公庶小臣

上曰昌時公庶彼周廷儒也是公庶厥後刑部擬罪會昌時而再  
言封疆逢迎上意而致之此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與一人之罪  
且視師不過末年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與何預及至言出  
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罷內侍撤殿衛皆機械也此內瑞所日夜  
文致於 上前者至此亦不覺露矣又曰 上即位以來命相三  
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惟宜與與烏程二人  
但俱不執於正耳其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與近和烏程近刻其  
以自遂一也烏程最久不露瑕隙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  
不離烏程一派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

談速曰自五閣以來青衿人臣生赴市曹惟王敬愍夏文愍兩人

耳於時魏應烈亦滿雪今我未達論麻若為真望韓城耳與程  
繼賜蓋四年之內增慘與和宜與最得君工於迎合內符大塔外  
調言路謂柱支百權可也曾未幾何覆公之鉢法至不貫朝廷之  
元氣利歸不可復矣夫韓城以忤吳昌時改宜與以昵吳昌時亦  
敗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宜與致戒於小人誠有以也

李自成兵攻漢中不克還攻韓城亦不克

王揚基免何騰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高傑在絳州聞賊渡河分道東走一趨吉州一出禹門戊辰至蒲州

丙寅忻城伯趙之龍守備南京

丁卯王繼謨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張獻忠兵陷撫州而豐

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林幹免

戊辰總督七務表繼成未赴任令蒞職戴罪

呂大器兵復茶陵醴陵

左良玉遣子夢廡入湖廣

張獻忠出嘉魚遣艾四以前鋒至新隄馬士秀逆戰不利退還

己巳命工部右侍郎周堪屬繪上河工圖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白昭清罷

辛未沈自彰為太常寺少卿

壬申進陳演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中極啟大學士

李自成

癸酉故大學士徐光啟加贈太保詹中書舍人

李自成至富平大掠

甲戌以兵部右侍郎張鳳翔蒙恩規避下刑部獄前銜周胤韓文銓薦之又各坐事謫外

李自成兵私掠蒲州偽將劉馬為之後李自成誅焉

乙亥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法瑋贈吏部右侍郎

西域獻千里馬命五城清道試城上不果

丙子故總兵劉源清贈太子少保澤清弟

李自成兵掠韓城

丁丑兵部右侍郎劉令譽協理防河

何騰蛟奏湖南永順保靖之土司然而銅仁黎平之土司西粵柳全

之土司皆可用也臣素與其豪長游簡其壯勇可得數萬依湖守險

土司無遠征之憂百姓無容兵之害平賊將軍左良玉臣所熟知不

可不藉為犄角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肝胆可用其部下劉世昌夏國

基金成功劉一鴻等皆可與言彼其人原自左營調至今其偕行庶

可掉運乞加金聲桓授副總兵銜以示鼓勵從之

父四退馬士秀於嘉魚士秀又敗走武昌

諭兵部恢復承天荆襄湖廣巡撫何騰蛟會承天鄱陽各撫亟圖之

又諭兵部令江督呂大器同左良玉平張獻忠嚴廣總督李若星沈

補龍提兵夾擊

戶部郎中沈廷揚加光祿寺少卿專海運

戊寅保定副總兵張天福以江督呂大器標將索馬遂以教百騎叛

走九江附左良玉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蔡懋德屯平陽以歲莫還太原

李自成勒兵渡河入山西

已卯許都督同知方國安留刺楚魁

副總兵馬進忠進玩蒲州

庚辰魁至河津自船窩東渡副總兵陳尚智走回平陽

辛巳通政司使李兆龍

壬午施邦堪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郝晉為刑部右侍郎

前李明燾復寇帶召見

李自成攻平陽知府張璘走太原吏民皆降臨汾知縣劉連權陝

西五指使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於東關外陳尚智擁兵走泥

源山中四掠

張獻忠自岳州渡江至營與馬守應合獻忠撤甚蓋李自成西他去

焚故獻忠得橫荆岳間

仲於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魁破稷山河津掠絳州

癸未高傑聞平陽陷自蒲州東走志掠遂下澤州

劉令譽為兵部左侍郎徐人龍為右侍郎添設提攝以南京太常寺少卿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乞恩惠王桂王沃離之若勒部謀安之餘如楚王吉王岷王俾撫樓高其居止功其供給以慰惻睦從之

李自成馳檄山西各郡縣曰倡義提營首德將軍為奉命征討事自古帝王興廢兆於民心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嚴刑重斂民不堪命我聖主體仁好生義旗一舉海宇歸心渡河南而刑平豫楚入閩西而席捲三秦安官撫民設特防邊大業已定止有晉燕久困湯火不忍生視特遣李首於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於後所過無毫無犯為先輝諭文武官等

刻時度勢獻納印早圖爵祿如執迷相拒許滿紳民轉獻不惟信當且保各處生靈如官民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甲申左良玉兵復臨湘

寇攻安邑焚西門知縣房 投奔賊出斬之遂圍夏縣標垣曲李自成陷甘肅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因渡河莊浪涼州二衛降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蕭田林日瑞以副總兵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敗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日瑞及總兵馬嶺副總兵郭天吉甲

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監收司知藍登鄉官羅俊傑趙官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等衛尚堅守不下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官

習錦魯文彬

彭孫貽曰賊之未定三秦也榆林寧夏兵果性其鋒苟有重臣提

衡其間諸類合從以拒之賊兵既頓而晉師合高傑之兵渡河而

援勝負未可知也迨遼鎮盡陷賊無返顧之憂則整兵東渡不待

智者而知之矣恭懋德率疲卒數千填禹門之險悉甲以拒之猶

懼其養濟乃返兵太原令陳尚智嚴師以扼平陽旆萬旅而泥源

之師忽潰禹門既渡則三晉無可馮之阻矣誤封疆而悖明昭懋

德可勝誅乎伏節死綏惜也其晚論者謂懋德忠烈有餘而應變

非所長君子不能無憾焉

東陽諸生許都及都政左都御史弘綱從孫也有聲序序任俠喜交

游知縣相賊孫傑潘潘借名構亂橫派各戶輸金許都萬金都

甯中產魁輸數百自指告揭孫傑大怒捕都所刊社稿名氏謂造逆

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罔然不平有地生 執孫傑於座答之群

擁都為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調兵行刺官兵所至屠掠東陽蘭

谿人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紹興推官陳子龍謂許都不當反遣

諸生蔣若來書諭之

乙酉建江西湖西道副使岳慶

左良玉遣副總兵盧光祖惠登相劉洪起以步騎四萬人自河南至

九江入湖廣

丙戌左良玉復長沙湘潭湘陰

丁亥張獻忠前鋒火四轉戰至三十六灣鋒銳甚馬進忠禦之敗績



又戰敗績於蒲圻

戊子張亮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安慶廬池太平時各督撫四十有一  
開府之濫極矣

虎崇雅為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

蔡懋德兵返太原

已丑方震孺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廣西

貴州草鎮營恭將梁胤林攻桃固山洞擒賊程繼孔繼孔反覆殺徐  
却間胤林以除夕出不意擒之山寨悉平

許都據浦江游擊蔣 提兵乘除夜攻破之賊大清都走山中

甲申崇禎十七年

正月庚寅朔大風霾五日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無福

戶部 侍郎胡世賞予告

鳳陽守備大監谷國珍報地震

李自成偽稱大順國政永昌元年自成久觀尊號懼張獻忠馬守應  
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自成遂僭號稱宋獻策  
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一侍郎二吏政府尚書宋  
企郊戶政府尚書楊選烈禮政府尚書華慎兵政府尚書喻上猷刑  
政府尚書陸之耕工政府尚書李振世  
辛卯總督袁繼威奏五月二十二日拜命是日聞張忠獻破武昌

國權

月六日至安慶而楚之會城告陷矣志賊乘虛東下江州人心惶  
則吳越之勢狂矣臣檄皖撫調兵三千為臣臂指之使臣率陳可三  
先到湖口遇賊狂奔乞勅左良玉先事江南掃除獻忠 上從之  
東江總兵黃蜚議而用水師

壬辰諭兵部募廢井及草澤義勇之士

高傑清兵破清化鎮城南渡河駐軍懷

癸巳戶部尚書倪元璐等請以浙省紳團練鄉兵浙西則推徐石

麒錢繼登佐之浙東則推劉宗周姜應甲佐之於保伍中簡練鄉勇

實行古方考社法從之

兵部尚書張縉考蒞任

吏部試司務主事陞知府不許

兵部舉廢將于永綬

前兵科部給事中曾應遴奏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而吸百姓之髓  
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力相護無是  
理也秦蕩之鬻甲天下賊破而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  
平日多所取民有事多發臨士未必遂至於此又聞萊陽之破以東  
門紳張宏德利賊之退盡追鄉民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  
閩邑罹殃至令宏德自指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開門就僇今之紳  
富亦宜鑒之略借均田之法使富者稍損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  
也

六二二

巡撫登萊曾標請置議練鄉兵以避寇兵之害曾請清野以保民蓋

藏之宵 甲午故保舉監軍 任棟贈光祿寺卿

復 命事趙其杰官

福王田崧前危失全臂請補給

乙未諭吏部前命內外無得吏科都給事中吳麟故未歷監司不得

遽陞京堂麟微於內閣無私謁故陳演魏藻德沮之

呂大器奉命入朝袁繼成仍總督九江

劉承胤為都督命事總兵官鎮守武周蕪報教手清平

雷躍龍改吏部右侍郎張維機為禮部右侍郎各教習庶吉士

議調遼東總兵馬科南征工科給事中高翔漢言建 出塞未數月

今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稱復欲入寇寧遠偏近不可示以單

弱而調兵南征豈稱勝策將為三軍司命唐通馬科孔希青錦、有

聲鎮臣虛九德怯甚已經議易而馬科仍調南行三軍誰為統率乎

許都伏誅都停陳子龍書率同事十三人詣杭州投獄巡按御史左

光先即斬之孟隱姬孫槩之失奏復秩

張有譽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余都御史總督糧儲

儒士陳于階特授南京欽天監博士

起總督余應桂巡撫李化熙抵鎮

前士上海何剛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練來陽義為兵則上收人用將

行兵三策其收人曰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初

兵多出其地東陽生勇許都天性忠孝素裕稱乞用之以勸徽整

二郡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成繼光法中詳約未聞導

忠義歲餘可使赴湯火蹈刃見進士姚奇胤桐城生員周奇陝西生

員劉湘客山西貢士韓霖皆憂時有心乞下詔採天下豪傑則忠義

智勇連袂而起矣有旨許都姚奇胤胤下該部速議不知許都以叛誅

也

丙申都督同知方國晏為平靈將軍總兵官鎮守湖廣

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鄭鴻逵緩急可用

丁酉許方孔始職罪整理河北屯田事務

戊戌諭京師講鄉約朔望宣聖祖六諭仍立善惡二簿訪

高傑南下江北大震總督漕運路振飛命副總兵全聲桓抵徐州周

仕鳳守泗州周滿散守清口

宣府總兵唐廷奇深被劾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東閣大學士方岳貢請嚴赦前舊賦或官吏

侵漁命限三閱月指奏

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對中左門

己亥故禮部右侍郎吳士元故

右都御史張廷登各予祭葬

楊光旦故南京都察院 楊景泰贈太僕寺少卿故山東海道都國重贈光祿寺

御政謂而知縣陞兵部職方主事楊昭政

朱一統並贈陝

西按察司僉事各履子入國子監

王之仁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浙江周仕鳳為署都督僉事總兵

官鎮守廣東

刑科給事中郭充言盜入閩中憂不止秦也會城之憂危不曉則督  
臣之趨避無方 官之聚散不知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勢之趨向  
不測則河東之防禦亦徒勞必偵探明白新督臣疾往如賊羽充斥  
勢難渡河宜從永寧渡經德直趨固原亦以工深御下風聞賊入時  
官兵劫地方民人駭散河東防賊當不在河東而在河西今賊入閩  
一月地方尚爾蒙、未有不知彼而能取勝者也

定漕運官六員各領千艘勒限竣役

庚子王庭梅為順天府尹

工開遼民任氏奏鼓譟義勇命通政司工之

呂大器言湖廣官無一人舊巡撫承天王揚恭戴罪於江請改撫湖  
廣仍燕承天

巡按山西御史汪宗友檄副總兵熊通同河東道郝綱以千二百人  
赴河工宗友奏曰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蔡懋德不待春融  
冰泮十八日自平陽反省二十日賊渡矣隨行馬步千餘宜無程回  
平陽招陳尚智叛兵檄各路防剿乃不發一兵二十一日至省臣力  
言宜提一旅而前張疑聲其奈偷之效無如不聽何賊日遂偽官匪

月餘都督夫是誰之過與

李自成偽降兵部稱大順永昌元年約戰言三月十日兵部執牒  
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暴疾予千金代役以為詐斬之  
上憂寇臨朝而歎卿等豈無能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  
願知魁中事臣願募本地餉百萬治兵剿魁毋使東渡又曰進士石  
蔭願單騎走陝外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  
剿寇立功百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 上悅曰卿若  
行朕當做古推轂 上欲用石蔭建泰曰俟臣而行而用之  
辛丑總督漕運路振飛薦准安同知范鳴珂部倖二十年清恬不奏  
請補准徐道金市以代何勝蛟

甲辰召 何楷入朝

提督揀江誠意伯劉孔昭薦前巡撫青州右 都御史田仰堪任節

鉞

釋姜珠熊開元獄

李自成大軍功臣即席賜列侯銀一萬金五千珠一斗列伯以是為  
差或五升三升尋自成東行以秦王存樞永壽王璉流驛王璉奪慶  
王倬雍從四月殺諸王於山西  
乙巳左夢庚先發九江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設偽官於江北屯師江  
北逆棄長沙作浮橋於三江口一軍過荆州棄其舟竟步騎數十萬  
上夔州

王承胤為鎮朔將軍都督 總兵官鎮守宣府

丙午諭兵部曰山東土寇出沒命撫按剿盜通餉又曰人心不同聞

警倡逆並行賞罰用示勸懲又曰畿南震隣紫荊倒為龍門同聞宜

亟整備又曰秦督已至河即率高傑等相度往獲宣督星馳防河

工科給事中彭瑄言逆賊犯楚甯由人心惑於三年免租一民不殺

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 皇上大下蠲

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

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的免使老穉捧檄注下非目前

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郡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

事必待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

益於地方之緩急請查屬城各官除門迎先赴外調補軍地以聯絡

人心似為切要

賊入洪洞知縣乾州吳東壁降拷掠宦空助餉前吏科都給事中甲

嘉言舟二萬金猶夾死

丁未馮陽監紀知州章曠以柳勇三千赴馮陽值賊景陵收縛失亡

千人

左良玉上武昌攻江督叛將張國柱張天福

戊申吏部奏秦寇窺渡三省披靡賊騎未到而城池已空偽檄方傳

而人心齊亂因議六事復保督 察 厚 防緝煽惑急練戰講職

絡其緝煽惑欲委之秦中科道官秦察秦人在京者悉為奸伏以應

寇也

熊通却綱次靈石抗守鄂家灘請濟師

總兵高傑報賊渡河有旨青撫按防高傑既稱兵精當破賊何待

大兵四集也又命山西總兵周遇吉扼河助高傑

劉肇基為南京左軍都督府同知提督大墩塢

巡按撫松常鎮御史周一敬恭貢士金壇虞植進親官民

總督鳳陽馬士英奏太湖縣疎防失守

已而實授郭中杰副總兵

侍郎金之俊奏收拾人心聯絡鄉勇俱從鄉紳起江南士紳素稱好

義命撫按有成

余應桂運道兵噪奪總督聽勅

李自成至開善搜捕巨室

庚戌戶部題督輔餉司戶部主事介松年改戶科給事中

南京戶科給事中羅萬象極言南糧折乾之弊

李化熙為兵部右侍郎兼右會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起郭景昌為右會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諭戶部邊餉告並外解不前餉臣既撤令墮臣黃家瑞督催解京

壬子莖皇骨妃田氏

召忻城伯趙之龍巡按陝西御史金錄峒於中左門

趙隨趙城副總兵陳尚智降於李自成導之破趙城魁所至多開門

出迎結寨及拒官兵

李廷泰薦布衣羅天錦下部錄用

諭工部以開封大水下接察司官會撫陳務起進皆

提督操江誠憲伯劉孔昭奏屢廬州當添防兵蕪湖尤要嚴飭

蔡且進陳演少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詹中書舍人演三年考

績

命總督鳳陽馬士英監軍衛營太監盧九德協判張獻忠

故 李漸明贈左都督

兵部尚書張縉方自舊撫熊沔濼例之後海上僅足一旅民壯

則多人奴占役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督名懸恭游以下皆統

裨儲備則碎朽藥銷鉤供則奇荒大疫道瑾相望豈真一方之利害

而已

真定恭將李茂明報魁陷三晉高傑縱掠河東

夜星入月中宋史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甲寅郝綱熊過走回太原

乙卯命謝馬都尉萬燁告 太廟行遣將禮初吏部右侍郎無來問

大學士李廷泰曰代朕親征以尚方劄從事一切制度當罰俱不中

制 上臨軒授尚方劄幸正陽門樓宴饌之命文武大臣侍坐樂作

上手賜卮酒曰如朕親行廷泰頓首趨行 上目送之至泣下是日

大風霾日曰不利行師廷泰御前與不致武杆折鐵者答之進士程

源說監軍凌關曰此行也無程抵太原收存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

失守無可為矣進士凌綱授兵部職方主事監軍救故 李

政脩罪從行常効用副總兵郭中杰充中軍西洋人湯若望隨僧大

攻水利

諭兵部淮揚重地令漕運鹽法二臣增兵

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

回回貢馬玉玉大者重三百五十斤次五十斤

兵部尚書張縉奏收監軍渡河之報 上亦聞魁未渡河責兵部輕

信

談遷曰秦隋惡聞盜賊而亡 先帝嚴明不幸晚亦類之且平陽

陷父豈撫臣蔡懋德不以聞乎如以聞又何能諱也鼓鐘於室聲

聞於外覆敗同軌可為投鑿

徐標為右倉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

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左侍郎丘瑜並兼東閣大學士五文淵閣

丙辰督師大學士李廷泰出都道聞晉警甚家存亡未卜因徐行日

三十里

談遷曰爾臣督師 先帝時屢矢高陽矢力危懼克舉其任武陵

沾、自吾短短汲深興化返巡不刀旅聞賜珥俱於高陽魏之曲

沃自請督師志本殉國方是時逆黨渡河三晉半陷倘即卷甲疾

馳首控者陽傳檄而塞與率吏民慨然同殉荆州之渡泣張睨陽

之矣廟甘萬死以越之其誠借一亦云幸也即其不效亦有辭於天下萬世臣何負焉而由沃食察之福已久冀偉意外利則為高陽非利當不失為興化又何急之有日者余應桂總督陝西之命時寧夏甘肅榆林亡恙能如王則中一日夜馳三百里揮召豪傑鼓厲義勇寇方頽其後未即東渡也國事大壞俱用非其人而會者謀之不敗不止矣噫

丁巳諭兵部曰逆賊踰江楚平蕩無期目今平賊將軍大兵有無馳剿江督見駐何處鳳督是否發兵會賊踪粵各督曾否遵旨提旅扼援科臣左懋第察核既竣着即察催各路兵馬併楚皖江沅各撫犄角進剿四面圍擊勒限三月內削平奏功不得延遲曠日坐失事

會事平破格封爵如有觀望不進速延險限參不重處

高傑屯曹懷有兵三萬馬騾九千遣使壽州通總督鳳陽馬士英士英請安其衆於徐州聽節制

李建泰至涿州兵逃三十餘人

大學士陳演請釋累臣命刑部十日內具獄許贖

太僕寺丞習工成工所勘膠河圖

遼巡撫偏沅右僉都御史陳濟謨

張邦諤夏登仕仍副總兵母遊加都督同知

諭戶部開採事例尚書倪元璐言開採非使事例在可暫行從之

南京吏部主事陳子龍改兵科給事中

前兵部尚書張國維以蒙漢命撫邊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俱言國維可用命仍原銜督理浙直輸餉練兵國維奏輸納事宜

戊午吏科給事中李清言監司止宜實陞上從之諭吏部久任

湖南五崇禎十二年以上時緩

馬士英以副總兵在朝樞守徐州令中軍副總兵楊振宗賚金幣春

高傑安其家口於徐州閭廂

李建泰發其定行至廣宗紳矜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

皆知縣弘張基是日即移兵出城

已未李明廉為右庶子銜胤文羅大任為左諭德

左良玉至武昌屯金沙洲

二月庚申朔工早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學日至

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進張承胤太子太師左都督劉有實仍都督金吾總兵官鎮守紫荆

等關轄四路

馬進忠復長沙初張獻忠聞楚師日集以舟重水涸盡棄之自荆州

入夔門方國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復長沙諸軍連營屯長

沙岳州左良玉以五營退賊於沙陽距荆州七十里

河北屯撫方孔炤奏屯壘巡按應天御史鄭崑自言與屯業有實效

上諭與屯求為足國裕民若未經開墾輒議三科小民能無畏阻

連巡撫登萊右金都御史曾樞

李自成陷蒲州蒲州諸縣皆降命李安守蒲州追燦於化鎮入鎮城

設偽官濟源諸縣人竄至河北大震懷慶城盡開

辛酉前督師兵部右侍郎丁啟睿薦前知縣夏萬亨能勸農請

陞副使不許

李自成陷汾州府知府侯君招死之汾陽知縣劉必達相馬關被

義勇范奇考手利偽都尉拔劍自刎曰吾不死于賊之手自成以奇

芳首懸于青龍驛士多吊之河曲縣奸胥奪印獻於自成靜樂縣人

迎賊

張漢府不待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御史霍達至

衛輝退高傑不伍

壬戌兵科給事中韓如愈言晉魁訛傳噫諸臣欺蒙如此

都督俞弼利有官身信三閩

於亥諭言官論事酒肉日五陳母恩語非告君體

述江寧知縣楊文聰文聰素禁虐去春王允成兵東下南京兵部尚

書熊明遇委文聰同都督孫必進往禦輒自署南京兵部職方主事

縱卒暴掠勅蕪湖知縣夏繼虞行屬禮繼虞不受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張慎言劾之至是得命未發而止

前科給事中姜埭成過科給事中方士亮故御史蔣拱辰故兵

部職方郎中尹民典俱杖贖時刑部尚書張忻議請罪曰誤殺意及

於甲誤及於乙殺者可恕死者易暝富則千金次五百金貧亦百金

曰聞故規誤殺有聞富則千五百金次八百金貧亦三百金曰同謀

共殺致死者富必三千金次千金貧亦三百金

工部主事李選申言勸取不若糾貪救罪輸餉上從之命九卿科

道糾察甚者一二人如議

王正志王贊永為戶部左右侍郎贊永總理錢鈔

甲子山西糧儲道程奏鹽課虧七十餘萬

命益王田本歸國先避邵武

故兵部右侍郎劉之綸謚

李自成至太原自平陽檄諸將咸通巡撫山西蔡懋德以疏將牛勇

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喉牛勇陣沒一軍皆破城中奪氣

乙丑左良玉以副總兵盧光祖等分道工隨州棗陽承天德安賊魁

馬守應自荊州移襄陽官兵統領陳有業攻雲夢偽國州收高舉堅

守不克

寇圍太原傳檄遠近略曰公侯皆食肉執務而倚為腹心宦官悉戴

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繫士無報禮之心任欽重民有借亡

之恨云

巡撫山西蔡懋德知力不支書遺未令監紀曹士璋聞道奏京師中

軍威時泰見之退殺妻子誓必死

陝西道御史王彞巡視京營

諭戶部曰邊餉甚亟外解不至皆由有司急賦賄而後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今內青部科外青巡理痛禁耗索完額則陞京堂否者除名

中書舍人張同故言楚豫紳衿多從賊宜察諸生忠逆為教官功罪上然之

談遷曰忠逆本於士心即教官何能為宋士習壞於王介父新說今士習之壞自晉江李翥始相矜以雅術目坑焚為救時批瀛洛為精厲宜楊雄馮道之丞踵接於世也

兵科給事中時敏例轉金華知府敏奏辨命還原官  
常澄詞業任

丙寅前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全應桂報全晉瓦解上切責之曰爾奉命督秦何速奔沁澤前隊兵僅二百今言近千其以實數

丁卯大風震柘州縣志云大風逆變聞皇照之赤如血召廷臣於中極殿并及陳演戶兵部科

太原陷賊夜登城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崑山蔡懋德左布政使永寧趙建極兵備副使鄭州毛文炳按察使朱州畢拱辰等死之執

晉王求柱  
郝晉孟兆祥為刑部左右侍郎張弘道為光祿寺少卿

戊辰勅李廷恭曰朕仰承天命繼祖鴻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身督化行海宇致兵荒連歲民罹兵戈深毒五省朝廷

不得已用兵剿除今卿代朕親征故浮忠勇表揚節義獎厲庶能選振雄杰其驍怯逗玩之將命酷備述之吏妖言惑眾之人逆謀軍情之革常以尚方劾從事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則職渠有骨撫則解散投戈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封侯晉爵勅銘錫酒將代朕至意徧行示諭始建

命總兵劉澤清自臨清移彰德  
故河南睢陳道僉事隴西關永傑贈光祿寺卿故陳州知州成安侯

君權贈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永傑崇禎七年以進士居權天故平西首  
故 張質贈河南按察司僉事故 王壽爵贈宛平

知縣故河南知府臨汾沈思楮贈太僕寺卿故河間知縣文水陳三  
接改 知縣常情各贈山東按察司僉事故 李貞佐贈

河南按察司僉事並廢子入國子監  
己巳召問臣時將德環疾不至

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逝後還已經華秩着戴罪圖功  
庚午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傑為兵部右侍郎

諭戶工右部侍郎王鰲永 鑄當二當五錢  
刑部郎中鄭爾純轉杭州知府遂泰吏部文選主事左

建 薄寧遠平虜將軍閔遼登津水師總兵官黃蜚大清  
張應元進右都督  
命進士俱注官赴任

巡按河南御史蒞京被叛將馬全獲見樂陳德轉於寧郭解賦魁誅



辛未召戶部科及總兵吳秉於中左門  
李自成至黎城他將臨晉

莊朝樞守河上縱高傑渡河至徐州士民驚擾傑赴壽州場馬士  
英

諭戶部郡縣民壯原以捍衛地方乃祇供勾攝封守何裨蔽者有司  
編入鄉兵實行選練

諭刑部吳昌時論元馮源等遺戍時產并罪輔周延儒籍沒沈詢又  
曰周延儒見爾忘法本當全沒量追十二萬吳昌時五萬

停鈔法前市浙直桑穰等料仍輸京師  
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孫右金都御史馬士英歸拔剿總兵高傑於

徐州同監軍龔葵

壬申 上憂地罪已詔曰朕嗣守洪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  
威 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固敢忘荒乃者災害頻仍胡寇並急  
生民荼毒靡有寧居惟彼狡 罔曰犬羊非我族類若此淫寇則分  
屬君民豈無赤子忘累世之養養肆廿載之尤殘披之益臨撫之益  
叛反以殺人為仁探財為義至有受其煽惑頑忘仇敵深可痛傷朕  
為民之父母不得而邪冀之民為朕子不得而褻侮之坐令秦豫立  
墟江楚程穢貽羞宗社致疾黎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  
鑄鼎水火瑾量以整駭積成丘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粟居送行  
費加賦多無藝之征所徵有稱貸之若又朕之過也使民空如罄懸

田辛濟業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  
凶旱潦海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甚空家之怨又  
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盡言官首鼠而議不清  
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御失宜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  
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朕今痛加創艾深  
省風愆匪涉虛文恪循實事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紛  
罰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  
得已各省直撫按官急訪所屬有司多方勸諭毋失撫字倘有擅加  
耗羨賂混私徵及濫罰濫刑致民不堪命立行正罪其深亡來歸除  
蠲賦迹加意安撫賑恤毋致天所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蕙潔  
幹才尚堪用者不向文武著吏兵二部確核推用以彰使過革澤蒙  
然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使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隨沒骨從之深  
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准赦罪立功能擒斬閹賊仍予通侯之賞於  
戴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耻除寇誰無公憤尚懷 祖宗之厚澤助  
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談遠曰輪臺之悔奉天之詔漢唐二主感動海內克光大業而  
先帝木巖倦、翻然下尺一昭如日月當其時民莫若於橫征率  
空言無指實朝廷好百姓則引咎緩則反汗惠天習而知之故  
耳目頑固如初也倘即咸今歲田租之半躬閱內府盡出其所有  
金幣珠玉等尺寸毋少斬明示吏民以克楛餉錄一二摺克之吏

銳意更始而吏民不為感動者未之有也

李自成陷洛安試諸生分騎趨懷慶彰德傳檄曰上帝監觀爾惟求  
莫下民歸往祇切來燕命既靡常情允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  
由鑑往識今每知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席泰寧浸弛綱紀君非甚  
黠孤三而煬竈恒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絕少略通公府朝端之  
威福日移利括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幸窮子仁愛致兆民  
憂若於稷契朕起布衣目擊悻悻之形身切痼瘼之痛念茲普天率  
土咸惟用窮詎意易水燕山未幾湯火躬於恒箕綏靖際黎猶慮爾  
若若泣涕遂帝心因喻朕意是以爾百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

幾朕嘉惠前人不容異教如祀如宗饗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  
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倬綿商孫之後祿履嘉  
容之休聲克殫厥獻匡頌靡忒惟合詔布允布腹心君其念哉因怨  
悃於宗工勿陷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昭毅於身家  
甲戌寇前鋒至大女驛兵部尚書張縉考請令督輔李廷泰綱繆布  
置臨清德通天津昌平家雲六鎮俱聽調遣時廷泰在河間遲延不  
進

起故 道御史成勇戶部主事葉廷秀

偽文分道於山西河南北直隸今多逃叛為土人拘留者之或面受  
代又誣誣曰此汝娘着汝娘吃着不盡有闕王不盡差不納糧遠近

聞之人人延頸思亂矣

魯世子以海衛魯王

乙亥諭部院曰寇氛入晉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備  
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為民戴方許留任奇令募練鄉勇延備  
城守如禽殘闕冗令解任另行推補  
議京師城守

宋權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察雲

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知縣文運濟迎降總兵周  
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累旬日殺賊萬餘自成合諸路兵進攻遇吉  
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閻誓師曰盈、黃河水諸將望風奔潰既不能

守又不能戰國家何賴此武臣為與奇士崔夢潮率精卒數百人且

守且戰

地陷懷慶

命勸督文武諸臣限五日戶部上文武納銀貳封事例

馬世奇為左庶子徐開禧銜龍文為左右諭德林增志為右中允周

禧尋喪去

金傑進南京湯臚寺少卿

故刑部右侍郎朱大啟贈尚書故

倪應春贈南京工部右  
侍郎改兗州知府鄧著錫贈太僕寺卿改兗東兵備王維新贈光祿

寺卿改

高維嶽改

王來改

劉種各贈

河南山東

按察金市故

范玄超贈工部管轄司主事

故 李時正贈良鄉主簿並廢子入國子監故閭 閭

三選贈國子學錄

丙子戶科給事中介松年上言士節不振庶耻風微倡述迎降出自  
衿紳深可痛憤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 上是之

戶部右侍郎王鰲永屢疏請鑲 上以始鼓鑄未允

吏科給事中馮嘉植言 皇上亦知孫傳庭情事之因于守閩原自

有餘大言一鼓蕩平僥倖為之是以進退失據今不戒覆轍而空拳

徒膺萬一太原與淮揚俱震則為禍愈敷非知彼知己之笑也臺臣

陳汝康借兵土司之說尤宜商榷以救世養養之兵尚不能必其用

命而向墜天肯大義亦難矣况不能舉釋影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

姓見兵過拉手開戶狼兵一采保無驚歎乎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丁丑寇抵回閩分趨真定保定

戊寅吏部趙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興朱家仕萬元吉馬

鳴騶楊琢輝何楷羅明偕周光夏許馨卿汪心淵毛九華夏允彝王

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工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

已卯太原伯張國紀助陶萬全命進爵為侯

庚辰大寒

上始開山西全屬命跡訪諸王

此下脫崇禎十七年  
三月五日  
史本保全

八十

崇禎十七年

國權

鹽官談遷撰木著

甲申崇禎十七年

九月丙戌朔蕭士璋為南京光祿寺少卿

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請故太子及二王諡時傳太子

南來欲斷之也

進丁啟光後軍都督府同知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糾阮大鍼逆柔邪臣第一上切責

之曰爾家破壞是誰所致大鍼進退閃繫江左興亡是否確論亡何

大鍼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佞人無不瀟洗扳用果微

前後相及於政濁亂無章而兵政尤甚白根至都即日可為大帥前

官未轉復除後官累不一至任互爭令舊者仍任新者候闕於是

舊欲固其任不得不輸哺新又加哺以速舊官之去大抵武弁之揚

揚無忌莫甚於此時而震錄伯以奉權要亦莫若於此時也遂有都

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語

司禮太監李承芳請發年例公費

下部議新建伯王先通襲邱先通非守仁裔又降賊勅進為賊聲罪

所誅

清命平西王吳三桂西征更糾兩虜攻臨洮甘肅以牽之李自成

勅邊兵以拒殺傷相當

庚戌歲恭皇帝時廟選祭壇陽  
張鳳翔為兵部左侍郎添設張希夏為吏科都給事中李沾為南京  
都察院左都御史

立開納助工事例武英殿中書九百金文華殿中書千五百金內閣  
中書二千金翰林待詔三千金拔貢千金推官知縣衙千金監紀職  
方借不一前納置之仍再納時諺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  
多如羊職方賤如狗廢起千年廢首後一呈首操蓋江南錢填塞馬  
家口

諭兵部曰沿江文武官悉聽阮大鍼恭處又曰江上水兵五萬陸兵  
三萬上下水陸一萬五千操江兵三萬尚少三萬議募補

太監韓贊周再進淑女六人

有男子夜至嘉定伯周奎門閉于清攝政王首冠九華巾青布衣  
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報生死下獄暴卒

談遠曰豺虎交道青宮果得脫忘恙幸也意必魚服自遠而復投  
京師以取陷咸生年少不及慮耶易姓改命即乘黃情車詣北關  
下將來一廷射力耳萬無生望况嘉定崩華非即手者派希合取  
容自不能免然當時隱真真室如蠖如蟄似非甚難而張皇其事  
致于嚴典則懼禍之甚祇全自家不復顧名義矣老人事頗疑果  
先帝血屬神而祐之有仍之述尸史皇孫之出獄當獲保六八  
何隨而死隨而殲也錢鳳覽慨然引義於斷獄未敢謂萬不疑而

志均故國不與金藏爭烈乎哉明春金陵又稱太子矣孰是  
孰非愈增疑集余親聞內臣燕某謂王之明蓋真太子也及入燕  
值山陽成生從左懋第使燕者左聞太子事日使人偵之願以為  
真而余獨思陵內臣許某云非真太子也真太子曰既其薄危胸  
下齒半焦今河日巨異其邪明矣又夏允彝偶存錄云二王至陝  
中尚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嗚呼曾參殺人報者三至慈母投  
杼今偽太子不一察輕執管其何所遁哉

辛亥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詢不進聽  
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土我爭之非易處是日月昭快封  
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趙鼎輔馮銓選用北人  
殆益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避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  
速設求賢備諭畿南畿北河北山東在舊各官及科甲青監但懷忠  
報國及早南來破格重用從之命僑寓文官赴吏部武官赴兵部各  
報名量用

壬子禁武臣來與自副將下乘馬然不能華也

癸丑起葛寅亮南京太常寺卿  
御史黃耳鼎奏徐石麒陷宮外轉又奏劉宗周奏議從逆戶科給事  
中陸朗論徐石麒命即王思任為趙之龍所薦何得擅實察中  
大盜程繼孔欽入蕭縣高傑治執之  
甲寅賜駙馬都尉齊贊元千金

南京山西道御史沈家荃言 皇上御極以來寇胡之情形日變臣  
上之進者猶若使非 皇上痛念情志切切於君親之次服深圖於  
社稷之遠猷深朝望深瞻對新與舊事臣隣刻、經度支既不得  
洒於仙稜何以錦衣玉食民瘼羊淪於腥穢何以廣廈深宮况委控  
十之餘、志未定獻据荆襄胡趨東省戰則未可遽言守則宜居重江

陵抗險夷陵為第一重藩籬更不獲已則倣宋之南渡自襄樊蕪黃  
楚宿山陽為第二重門戶庶乎南都少可安枕矣郡縣各練鄉勇宜  
以實餉而餉又難言之歲入六百餘萬淮徐四鎮及督師至二百四  
計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二鎮京營浦口京口各鎮  
歲餉豈不淮徐哉即神運鬼輸亦未能足 高皇帝得金陵康茂

才无營田使冷化政宜酌舉也似利之所入減餉之所出若東豫撫  
按亦多請餉惟與諸臣恭酌其服御儀文可止可減可緩則以上  
之節儉倡也

陳洪範左懋第等至揚村士人曹遜金熊孫正禮等見懋第天報國  
請從懋第曰渡江來僅見爾等並署恭謀

十月乙卯朔明年弘光曆

李成棟為鎮徐將軍總兵官駐徐州改李朝雲後勁總兵李世春總  
兵駐泗州都督金事督胤焜總兵駐兵揚州  
王庸王無黨世授南京錦衣衛指揮金事與大學士王鐸子以舟渡  
慈鑿也

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麟罷石麟先引疾出城馬士英欲用張捷嘆給  
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連章逐之捷因署部事

故大學士周延儒子奕封奉求宥命免其半追汪懔六萬金延儒  
弟正儒同婦翁婿俱去午南榜貢士至是奕封委贖於叔

丙辰戒文武諸臣耐宴

南安伯鄭芝龍為總兵官鎮守福建都督金事羅聯芳為總兵官鎮  
守貴州銅仁

起梁雲構為南京兵部右侍郎添設錢元懋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保寧王 寓南昌

百戶魏棟等自言危衛之勞各進一級

漕米准每石輸耗一斗二升

丁巳李之椿為南京尚書司卿

鑄弘光錢

清總兵章 駐臨清檄濟寧擊言兵四十萬南下諭郡縣備餉

戊午命應天尹讓早

減吳昌時贖銀十之五

南京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捕江陰知縣李令暫明左都御史李沾  
有跡而士英為之請命不問

保國公朱國弼求塔券世襲不許仍候祿

南京助理詹事府禮部尚書錢謙益上言嚴內治定廟笑振紀綱惜

人才其得人本為前刑部右侍郎張瑛瑛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等謂瑛瑛以復社攻及事過而釋逆案之故入者曹繼春阮大鍼皆慷慨魁壘男子也 上請其罪首引晉元帝大極殿帳冬青布夏青練怒曰朕將罷西宮露居耶得旨恭奕瑛楊維垣等下吏部酌用自是逆案始牽復矣奕瑛與馬士英同年而善謙益度必用迎附之後奕瑛語人曰我自起用何預收齊事謙益親相位日逢馬阮意游皇間者鄙之

談遷曰 先帝以貌取人失不獨縉彥而悞國之甚為都人士切齒 蓋其縉彥若夫刑賞失經銷輪如故將員且乘致寇至可一二見耶

大學士高弘圖引疾去寓蘇州  
張孫振補四川道御史  
清 分兵東至沂西至濮  
庚申司禮太監孫元德催餉浙直福建金花改價一應年額開稅鹽漕備練等項  
時 工高居深拱耽聲色飲宴馬士英常國典劉孔昭阮大鍼等比濁亂國是內則虞允德張執中田永諸閣外則張捷李沾楊維垣一

國權

倡群和善學澤清高傑二其選制朝權朱國湖趙之龍侯揚吏事違警日迫而 上不知也

壬戌馮可宗歷錦衣衛指揮僉事

東平伯劉澤清殺制總兵劉孔和故大學士鴻訓次子澤清前附之既骨極孔和反叔事為國戲語失懼遣領二千人渡河忽召斬之部卒洶擊斬數百人奏孔和通濟觀望誅之

故南京國子祭酒陳仁錫謚文莊故禮部右侍郎張邦紀贈尚書謚文懿

清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方大猷以魚臺諸生胡增光欽光版授臺沛知縣增光至臺前知縣劉燧走死

庚亥金聲桓為中軍都督府僉書

甲子進何騰蛟南京兵部右侍郎仍與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故總督京營司禮太監王承恩謚忠愍立祠廢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之心等七人予崇堦登正千戶祔祠

籍故巡撫朱一馮冢一馮古履蘆課

乙丑起鄂之麟南京尚書司丞

總督田仰奏鳳陽地震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獎率各坊義兵甚眾繼各去剽澤清盡散我兵簡其亡賴籍部下時掠村落田仰日懼宴或問禦北之策澤清曰吾擁立福王而來以此供我林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郡去耳

丙寅吏部考功司郎中梁羽明加太常寺少卿楊重熙為廷封司主

事 司禮太監田成選婚浙江

御史胡時亨言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勳臣之口至從逆偽官藉口軍前蒙口求進武臣不效命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黃國琦施恩儀補用臣實該之黃則偽吏部掌驗封者也施則管儀伏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願自費千金造之此何人而屏班行乎

丁卯首士李文煌授中書舍人兼兵部職方司主事仍會試

馮士英奏賜王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從之

南京兵科右給事中王之晉奏臨淮侯李祖述勳術未元臣偷生員主有媿諸勳下部議制曰李祖述奉命守門城陷君亡偷生而竄下刑部覆議

勸農兵部尚書丁啟濬奏清吏部 侍郎全之俊薦臣檄至臣家、人執之以聞命嚴河防

浙江布政司必磨張明弼奏故南京禮部員外郎周德精習險惡章下所司穢出明弼之門今蓋發其私來時下石為世所譏

南京署部事左侍郎張捷言 先帝末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將吏之心無所不壞要在廷諸臣之先壞而種、因之重萌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以科場為壘斷以文字為糾連舉命官汚吏之所漁獵

家紳悍士之所推編情帥聽兵之所淫掠聚毒於民、心既去國運隨之禍及 先帝矣

許重熙曰捷疎甚得當日情景而立朝後一惟阿黨是徇毒更甚焉古人所以致慨於日昃也

鳳陽守備太監谷國珍奏泗州祖陵屢震

庶牛故南京工部尚書沈傲介加贈太子太傅故

贈南京太常寺卿各廢子入國子監

南京兵部職方司 監軍鎮江楊文聰請弘佛教以扶王化報聞

監生蔣佐工累朝傳錄

總兵許定國開鎮睢州

清 入海州

辛未給潞王常洵潯萬石

庶吉士史可程北歸命往督輔私邸候議史可法奏乞裕宥

東平伯劉澤清招集高郵為水營薦黃國琦監軍

諭司禮太監韓贊周嚴防京城叔女匿者隣人株

清 入宿遷

壬申張君為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簡討李景濂為右中允仍國子司業陳于鼎程正揆為左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趙士春為左中允兼翰林編修

南京吏部右侍郎張捷傳陞南京吏部尚書兵部職方主事彭通應



傳改南京山西道御史通鳳以進士者附焉士英  
南京刑科給事中梁應琦奏周仲理卑污無耻命逮之御史鄭瑜為  
故巡撫陝西右倉都御史李喬素著清能命復官蓋仲理於寇入京  
削髮潛遁

癸酉丁魁楚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兵部右侍郎燕右倉都御史  
甲戌南京右春坊右諭德衛胤文其南京兵科給事中監高傑軍亂  
文在燕以御故免禍走南因高傑以請史可法薦之  
京口總兵鄭鴻達加橫海將軍  
授朱統鐸行人司行人

乙亥命寧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合兵駐鳳壽

勅工永吉駐徐州料理山東河北戰守

張秉貞為右倉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吏部推南京太僕寺少卿張弘  
道四川按察副使張秉貞秉貞以阮大鍼摺得之  
外戚李誠臣奏要典始末

丙子停冬至日如祀俟明年正月

頒戶部印單給各撫按下守令實填晴暖之數

蓬萊諸生吳脉老上中興恢復議除監紀推官赴巡撫王濬

李自成遣兵出潼關分八營三營趨歸德三營趨裕州二營據鄭縣

丁丑陳盟為南京吏部右侍郎起楊維垣南京通政司使

故巡撫湖廣御史劉熙祚贈南京大理寺卿張忠毅廢子朝鑑入國

子監制曰身先百戰思隻手以支天力衛三藩竟子履而過而歸題

壁工浩同信國之狀署賊軍中芬徽常山之舌而六志愈烈絕命殞  
雄野火深光歎精靈之不泯陰房昭碧覺英典之猶生於戲雕陽在  
孟彌彰當日之心建武龍飛用顯騎鯨之氣中流漁汗報爾吁精

河南勸農尚書丁啟睿罷

左中允劉正宗前使銜所納節

戊寅進左良玉太子太傅

南京兵部車駕主事馮元魁監黃得功軍築墻河上

己卯復張鳳翔南京兵部尚書兼左侍郎事

辛巳清遣左懋德等南還歎斷絕之出和定門合百騎

壬午貞純肅哲聖敬仁教恭皇帝道像至自河南

左都督曹友義北至命領黃河水師改全聲桓援剿豫楚總兵官

癸未劉良行為右倉都御史提督浙五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

防劉若金為右倉都御史提督閩廣閩屯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

海防

諭吏部知縣郝明徽原非行晰准復原官

甲申張士樞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孫振進劾吳性鄭三後劉宗周祁彪佳

是月李自成開清浙進遣兵政府侍郎張廷元巡河間爾家山

西開清兵來若千曰聞二十萬自成色不懌隨問爾近有家信否曰

清兵至及卿謂臣賊官裁及全家自忒恐致建元自忒任意殺人  
涉司魁牛金星謂常下刑部刑政府侍郎耿始然初順賊指重論既  
兩月多執奏自成而河曰常无始然懼夫婦並自殺

十一月乙酉朔周府安卿王 居無錫

予故 許士柔徐差 莊祖誨贈南京戶部尚書徐子入國子監

丙戌起蔡奕琛南京吏部左侍郎 御史游有倫言今日國是淆亂不知禮義為耻為何物明知君子進  
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使去甚省中微有規諷則以為比黨相  
試結舌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丁亥故翰林院修撰沈懋學謚文節諭德焦誥謚文端

故 閃仲儼贈南京禮部右侍郎

慈福殿成 西宮舊園

己丑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私回家命撫按察之

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遠至滄州十里舖清·邀懋第及太僕  
寺少卿馬紹愉北行獨縱陳洪範歸懋第語吏卒曰我死無憾若等  
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京觀進止馳奏明日從騎數而北左營  
副總兵張反才後營副總兵楊逢春都指揮劉英騎卒三百餘人止  
滄州懋第入京幽之太醫院跡未及發久之啟攝政曰懋第奉命北  
行以禮治兵通兩國之好今無政焉我使士馬口呼庶幾則後之持

節者誰是冒險以圖國是必至工于天禮下成民命亦非昔國之利  
也攝政王令內院 諭懋第少侯之已內 院大學士洪承  
疇過訪懋第叱曰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故身殉馬革先  
帝賜祭加醢九壇褒以錫爵承疇死久矣聞者安得通之若所見者  
鬼也承疇欲前苦加甚乃退越數日內 院大學士李建泰來謁  
懋第曰老奴尚在 先帝特寵餼之勒兵剿賊既不殉國又失身為  
老奴何面目見我建泰亦退嗣後拒朝士不見朝士亦憚見之

太監谷國珍奏鳳陽火災 丁啟睿丁魁楚合奏有偽吏部侍郎全之後保舉臣啟睿臣魁楚偽  
撫遣人持檄劉良佐獲之合詞待罪

庚寅東平伯劉澤清誣山東總兵五磊通北伺其航海往安東柏永  
獲王遵坦召竊進署突兵擒之 行人莊則教自言曾事 先福恭王命相考選  
命文武百官畫支本色 太監韓贊周請西洋大砲

辛卯許一榜諸生納貢 常應俊薦許定國實心恢復命給印  
壬辰令北方深寓諸生寄學淮安 慈烽嗣吉王

予故兵部尚書王在晉祭墓

給浙江總兵官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屈勳補南京吏科給事中

辛丑加沈廷揚南京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宋劾李猶龍各進南京太

僕寺少卿仍監軍王文企為南京太僕寺丞

追論江右功前巡撫解學龍世錦承衛千戶

脩奉先殿

孫維城嗣懷寧侯補誥券

周齊臨汝王 寓武進

故奇士歸子慕張世偉顧雲鴻各贈南京翰林院待詔

壬寅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終養

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天奏張縉彥凌嗣南渡命即駐河南不必入朝

前禮部儀制郎中周之璵工王傑稿

總兵黃調鼎進都督同知

癸卯兵科給事中戴英奏辨被誣始末

甲辰曹勳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署院沈廷嘉

為南京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別同升陳之遴為左春坊左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故巡按山東御史宋學朱贈大理寺卿

西鄂王 寓寧國

命大興山開屯

田仰報清 入沂曹哨騎至沐陽勸輸邊人趙福星為宿遷通屯兵

五千

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遠吏科給事中 恭士遠富貴非可與舉

青同例

乙巳魯王以海居台州

戒宗室換校

丙午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請分臺員從進 其枉從之

穎州諸生盧鴻上七政曆

丁未長至節受朝賀

九江分守道四川監軍耿廷籙如南京太僕寺少卿

命調雲南臨安府土官沙定州兵萬人從建昌入蜀

南京兵部尚書張鳳翔以原官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水陸浙五軍務

兼巡撫蘇松常鎮處若騰為南京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

鳳陽

申紹芳言江北需餉甚急命戶部於近縣措二十萬付之

戊申誠意伯劉孔昭以定策功進侯時特旨獎之

諭吏部御史王孫蕃與李沾定策同勞優叙

諭禮部求恩濫予可厭宗室守齋辨濫宜慎之

諭兵部職方監濫俱不允

已酉始權酒助餉從馮士英之請

總兵黃斌御移安慶都督許定國鎮開封河與王之綱合剿  
御史沈宸荃劾督撫張縉秀王永吉何繼立祖德黃布憲曹化龍有  
古縉考永吉不問餘下法司

與平伯高傑請籍沒周延儒財產論不忍行

命湖廣明年田租徵十之五

庶戎總兵黃昇請牛種與屯

鎮江監軍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楊文聰請城金山圖山從之

辛亥王用賓為南京光祿寺卿

東平伯劉澤清薦故偽官時敏與也海外

命御史蘓京駐廟灣防海

命王承吉同河南撫樓塞汴口

壬子改 胡守恒于崇堃

癸丑命馬士英大閱

甲寅 上起居不恒幾殆輔臣入候祥閣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退  
時諺曰金刀莫試則長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綠買馬即為官

起楊公翰南京太僕寺卿

福建分守汀州兵備夏尚綱進萬金助餉有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  
守可知况汀魁猖獗貽禍地方命逮之

十二月乙卯朔進練國事南京兵部尚書白昭清太子太保

故 李應期贈太僕寺卿

清 萬壽下河而

荆王慈 寓九江

丙辰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

丁巳命總督王永吉防河劉澤清高傑聯終張縉秀巡撫王爨俱分

戍河莊移王濬淮上黃得功劉良佐就近地後却宿

馬士英奏劉孔昭甯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先與議効忠遂進孔昭城

意侯澤清東平侯加文光南京太僕寺少卿

戊午國初馮國用馮勝裔孫各外衛指揮金事世襲

已未進劉孔胤右都督

馬士英薦胡國奇等志加總兵銜

偽弘文院脩撰韓四維奏臣前同永康侯徐錫登使岷府三月十日

出都門未經賦序棄家南奔命復在春坊左諭德四維降賊新輸二

萬金求國子司業竟降脩撰於是工科給事中戴英言冊使禮部制

四月甲申具題二十六日傳制領節冊今三月十日非制也 上

亦不問

凌嗣祀赴河南上清 所授符印曾授御史

召楊鶴回部

辛酉故南京刑部尚書沈演贈太子太保

進何騰蛟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軍務

安遠侯柳祚湯自官定策功高斥之

阮大誠編集湖民為保甲

壬戌興平伯高傑奏薦首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士春章正宸為衆正吳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全光宸熊開元姜採無媿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

癸亥吳國華為南京右春坊右諭德

故 過庭訓贈應天府尹

定勇衛營為五千人

南京刑部奏故巡撫偏沅陳處謨失守封疆罪許三萬金贖

命司禮太監高起潛駐浦口有警應援河工

甲子王之善為南京兵科都給事中沈向馮明珍補南京廣東廣西

道御史

命太監盧九德文量盧洲升課

許桂王妃王氏扶王柩回衡州

乙丑齊府宗長知城等請換授官不許

甲刻萊澤縣郭村忽現大城門堞畢具歷二時方隱天官書所謂廣

漠之氣成城郭也總督張縉考以聞

丙寅妖僧大悲下南京錦衣衛獄大悲為休寧朱世傑寓燕之楓橋

永明卷閣路王好佛求見之稱 先帝嘗未恩駕又自稱齊府庶人

先帝命復王爵病狂者至南京石城門被執詞連侍郎申紹芳

錢謙益等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與兵部右侍郎阮大誠欲借以起大

獄深傳十八羅漢五十三卷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麟徐

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為馬士英意頗不欲使人故中止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發鉛彈三萬斤生鉄十二萬斤銅甲禁五百

副命部給之可法薦有士韓詩等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言督撫所

薦司道推知有監生員巧詐早見無非干祿有旨命嚴嚴參處

熊汝霖為南京禮科左給事中

丁卯清命豫王阿古哥自孟縣渡河初拘紅百五十為賊夜掠遂作

浮橋南渡趨潼關

尹仲樞光祖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各添注

戊辰李希沆為南京兵部左侍郎添設高斗樞為南京右僉都御史

巡撫湖廣

阮大誠集鴨磯堡與其勞

談速曰余嘗見陳洪范云清 深德我 神宗皇帝意似可和抑

知其不情也左司馬專對不屈洪范借以飾奏為之慨然彼東胡

始入燕未聞遠略漢人從逆導之南下齊海內而左衽之而又不

以佐命見則所謂絕好殺使臣下江南者是誠何心哉入吾軍謀

吾戈草芥魁仇之報臣道或當如是耶

購三朝要典通政司使楊維垣以三朝要典燬於黨人也於是吏部

議郵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繼春徐揚先岳駿聲

薦周鼎晉徐獲揚虞廷陞初如閣學高爾陳以瑞曹谷等并及唐世

濟章先未弘毅許禹臣楊兆升  
庚子諭恩與武臣加級請封自今年六月四日止  
禁宗室入京

令大西洋人畢方濟等從劉若金往議粵船事宜  
壬申進馬士英少師  
周府義陽王 寓太倉

中銜朝儀  
馬士英奏 雖窺渡甚急然勢尚強 豈無後患自奇強弱何常  
赤壁三萬泥水八十况我全威手痛欲黃龍廟諸鎮屬之也  
南京工科給事中李 請請求經術報聞

癸酉陳燕翼為南京吏科右給事中錢增為兵科左給事中  
四川按察使張一甲奏川省清決東則襄賊五臨夔門由忠萬而  
上勢如破竹北則李自成漸逼閬中廣元昭化以南又樹降旗迤邐  
一帶日為掠兵土賊所掠六月二十一日張獻忠隔重慶瑞王過宮  
舊院陳士奇榜死紳弁俱殲兵民斫一手者萬計八月五日圍成都  
九日大砲破城官民慘死擁屍塞深溝工撫樓而下不知所終李自  
成於七月招降保寧士民投順川非無兵為掠黃祈盡自涪渝繼陷  
各兵斷臂放歸見者寒心非有大兵拯救全蜀必亡矣  
前大學士錢士升進太子太保詹孫燾中書舍人  
命左都督年文綬統銳先赴施州集兵至於夔州扼張獻忠母東下

進四川參將侯天錫都督會事  
甲戌故工部主事李逢中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進史可法少保合各鎮援邳州

總督四川王應熊奏川民所供慶重成都軍餉七十八萬悉為盜有  
川將如羅子華侯天錫魯英王祥餘勇可賈宜亟用之  
祁逢吉為南京光祿寺卿添注

故翰林院編修胡守恒謚文節予祭葬  
補方士亮南京刑科給事中郭如閻兵科給事中丁允元吏科給事  
中楊兆升工科給事中補袁弘敷南京四川道御史周昌晉廣東道  
御史陳以瑞雲南道御史徐復陽陝西道御史李瑞和青州道御史

張懋暗四川道御史

乙亥命左良玉恢復襄陽通略

時敏仍兵科給事中聞也海外大麓山自費不支餉

陸彬進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言者韓曠之再相也舉國皆推薦獨臣不肯  
附和已也 變河一非曠所召者乎只成一不公之逆舉阮大誠及  
臣皆以不附楊左而入乞 皇上重復審定有別廷元徐紹吉霍維  
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繼春徐瑞先岳駿聲雪而卹之周昌晉徐復陽  
虞廷陸郭如閻李寓庸陳以瑞雪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  
禹臣楊允升袁弘敷徐卿伯冰在亂發情此果者亦宜恤而用之章

禁行許重熙五朝注略

楊士聰曰五朝注略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疏忠似謬方德清之  
謚正似醒朝論題之至言劉伯溫非渡江勳舊製封出卿人之推  
戴前人已有言之劉孔昭一見大怒適溫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  
孔昭遂以倪銅更事與許同跡意重在許欲開大獄 上不允親  
票旨放歸許之書遂播行

丁丑補謚建文諸臣方孝孺謚文正齊泰黃子澄張易盧原質葉福  
俱謚節愍陳迪景清胡閏俱謚忠烈鉄鎡謚忠義王叔英謚文忠黃  
觀謚文貞淳敬鍊子寧徐輝祖俱謚忠貞周是脩王良俱謚貞敬王

民廉昇俱謚文節暴昭謚剛烈羊大考高翔陳思賢俞逢辰俱謚忠  
愍黃鐵謚忠獻曾鳳韶高魏俱謚忠毅戴德異魏冕俱謚毅直姚善  
顏伯璋俱謚忠惠鄒瑾謚貞愍陳性善謚忠節葛城謚果愍胡子昭  
謚介愍劉環謚剛節道封俞通洲翁國公履能平陽伯俱謚襄烈謝  
尚英山伯王得分水伯俱謚勇愍馬宣全椒伯謚貞壯朱鑑舍山伯  
謚壯烈

故巡撫廷綏右金都御史金忠士贈南京兵部右侍郎  
命雪故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陳祖苞失城之罪復原官從其子左  
中允之遺之請已贈兵部尚書  
成廣始御與寧宮是日 上意不憚太監韓贊周請其改 上曰少

佳優贊周伏地哭曰臣以為忠 先皇幸乃至此

總督張縉奏請分堵臣防河總兵王之綱自歸德至寧陵以東許定  
國自寧陵西至南陽劉洪起自祥符西至汜水李際遇專於河維  
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言 東宮確變命明年三月制服  
已卯進林日瑞南京兵部尚書

念節陽孤危固守加徐啟元南京兵部右侍郎高斗樞右副都御史  
唐庶人李鏡求復王爵不許命徙廣西之平樂

庚辰命婦入賀 皇太后於新宮

倪嘉慶為南京刑科右給事中

復故尚書王永光姚思仁官

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將忠聰調遣文武官吏漢土兵惟師用之  
辛巳始禁封

高傑至歸德賂許定國千金幣百之

駙馬都尉齊賢元領南京宗人府事

壬午應天府丞費式報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廣西

栢寧波漁課七千金

癸未叙平程繼孔功進史可法太傅詹錦衣衛五千戶高傑太子太  
傅詹錦衣衛指揮僉事

甲申都督金事曹登聯為四川總兵

太監孫承賢孫珍世錦承衛指揮金事

時薦逆案陳爾翼鼎慎行楊兆升吏科參爾翼頌瑞既有內外諸臣  
心厥臣之心鼎慎行火桂吏域內討處分楊兆升亦繫察處

乙酉弘光元年

正月乙酉朔 上御武英殿受朝賀

庚寅清 住清口以登州天津水師巡海

辛卯清 會沂水

壬辰南京兵部右侍郎阮大鍼報江上築堡

禁四六駢辭

補馮志京張懋梧南京四川道御史袁弘勳廣東道御史余應為南

京吏部稽勲司員外郎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薦劉湘谷贊畫又請擇將守邳州

東平伯劉澤清奏增舟師

給丹陽御符如北京良御例

夜添星入紫宮

癸巳大雷電雹

豫王阿吉哥入潼關吳王麟屹塔白延晏至吳王膂力絕人強忍嗜  
殺率三萬騎西征山西陝西所至多降季自成悉銳逆戰 騎衝堅  
賊披靡不支斬首數萬劉宗敏等被殺衆大清自成棄西吳欲焚府  
庫為燬侯相見秀曰秦漢甚苦母重累之得止自成走高維見秀降

判冠五十餘

夏允彝曰嗟乎 稱天驕其存食中夏無足怪也 魁皆累朝長育

之赤子乃堪我宗社使 聖主蒙難中宮從焉 東宮二王皆為

所獲此其罪萬勿不足刺也 破都城不滿四旬每欲僭位受朝擇

四月二十七日而迫於吳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

如是之速者誰謂天道無知哉

總兵劉洪起擊賊於襄城斬五百級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陳潛夫報清 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

騎步卒尚在韋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東刻日可至况

攻邳之 未返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 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

孫五抵開維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從之命給關銃三千枚時清

渡維陽撫按俱避於穎壽沈丘

鍾斗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注

盜掠汀州

總兵許定國約高傑會於睢州

馬士英請錄故巡撫青州陸獻明功命蔣子入國子監

總督張縉奏巡撫歸德開封河南率總兵王之綱許定國等防河征

剿河北潼關越其杰仍巡撫汝寧南陽黃州率劉洪起等恢剿楚豫

巡按河南御史凌嗣監各官兼經理河外山東招諭召陳潛夫回京

御史沈 請郊祀命侯之



替餉侍郎中紀芳以兩淮運司輸為全汲江為總兵鄭彩截留詔諭  
彩勿控

甲午起鄂之麟應天府丞四川布政司各議改道義監軍

給選按河南御史凌嗣吏部空札三十兵部空札一百待兵義南歸  
之士

諭各推官察官役冒破工料

乙未授王業成錦衣衛指揮僉事屠夢龍副千戶以迎駕  
補高允滋南京雲南道御史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北使已叛和議無成向全力禦寇而不足今  
復分以禦矣唐宋門戶之禍興國終始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

之士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孰有甚於哉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  
之仇而脩睦比之傲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 先帝待諸  
鎮何厚和不成惟有戰、非將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  
視 皇上允望深恩痛憤無然泄皆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  
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奏從逆罪案報可以初元停刑

考選各官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錢源來其之徐方采莊則  
敬為給事中有本吏科應昌利民戶科接祖禮科源集之兵科方采  
刑科則敬工科黃錫家丁胤田劉稟夏繼虞張兆熊郝錦王大捷畢  
十位姜恩龍王儀郭面一劉世法為試監察御史楊家胤田浙江道

襄江兩道總督沈繼祖湖廣道錦大校應龍福建道楊青州道世法雲  
南道張鳴陽為戶部主事何平黃瑞伯為禮部主事

御史游有倫極言朝臣鎮將并公植黨

丁酉命天財庫內監五十三人入宮演劇 上好狎政聲樂不輟

夜河南復剿總兵許定國較高傑於睢州傑清潤人與朱脂李自成

同起成卒清而為盜孫翻山鷓自成漸強傑隸屬焉自成掠得邢氏  
壁之命傑獲內營傑通於邢氏總督洪承疇累破賊遂自成餓困乞

降未決其眾散亡勢稍衰傑竊邢氏以所部奔降於承疇累從征自  
成恨傑必殺之傑亦陰為備傑賊必悉力藉功至偏裨孫傳庭督師

表傑為中軍副總兵傑深知自成行軍曲折傳庭以為前鋒大破自  
成傳庭遂輕賊長驅深入中伏而潰秦兵多降賊傑以宿隙避走山

西歸於蔡懋德自成渡河追傑、擁兵掠河北山東遂至徐邳所至  
攻剽馬士英招之置徐州屬南都推戴 福王士英拔傑等以兵臨

江齊制朝臣傑遂據揚州而掠載道揚人切齒賊封與平伯連攻揚  
州賊史可法詰其營諭之為傑所害分其牙兵選可法工于書請無

忌推兵跋扈可法不能制因命傑也瓜洲傑益恣掠連掃數里鄭鴻  
遠成金山命善水者泗江中奪數十艘由獲巨萬傑兵不善水自是

稍戢初傑為盜劫許定國殺其一豕惟定國免後與傑同為列將  
心術之秘而不言陽為交懽定國素桀驁不馴念諸將多不奉詔傑

罪尤甚朝廷力不能誅之苟一旦襲取之併外無以自強 天子亦

不深罪也乃益事傑、信之請讓以惟州蓋善至是傑預兵城外止  
從于騎飲終日表甲於寢室傑辭未起伏者擊殺傑、一軍皆詳互  
相殺傷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定國自歸於可法列狀上請可  
法以傑固有罪然已封爵縉定國一鎮將擅誅諸臣此而不問無  
以服諸將心縉鎮入、自疑不復可便矣 上不報傑營將士咸攻  
定國定國上書遂巡不得請走河南降豫王

談遷曰縉鎮跋扈首於高傑所部驍悍視諸將忘其逆孽製以  
弟土方困我史相國目無朝廷賴史相國調御之力傑欲為我用  
翻然北征抗旌中原扞圍河北、馬諒未能南收也陷於仇刃自  
貽伊感而朝廷失一戰將或天之奪我魄耶許定國敢於殺傑其

才似非人下首陽遠在朝未及應卒酒假史相國立釋智計之士  
招致定國曰興平中酒二三健兒不律有彭寵漁陽之變於將軍  
無預焉常捕治數人足正其法則定國之心安可無中行說之患  
又優傑之死贈卹加等則興平之心亦安却曲芥慰矣乃明倫所  
頓歸獄定國雖得其質獨不念定國投止將何所底大之為劉豫  
次之為李全勢有必至驅易雄之人於方輿之敵以自剗其肉此  
甯南壯典亡之大機青陽不察泄、視之而史相國於指縱之間  
亦未一、中其孽也悲夫

戶科給事中陸朗請嚴學由輸穀裕國從之  
為長葛令馬濟為河南副總兵郭從寬被入京伏誅

進李誠鉅太子太保所請肩真不允  
成業廷秀為南京光祿寺少卿添注

南京戶部尚書張有譽言舊制錢糧必解部派發於外宜著為令從  
之

太監高起潛請佃丹陽練湖歲可入五萬金從之

談遷曰舉中原而棄之乃開屯金堂大豐佃練湖毛拾髮笑亡國  
之規往、如此

太監孫象賢劾兩浙巡鹽御史李玘虧課二十六萬有奇不容臣報  
巡按河南御史凌嗣請早定恢復大計命專昇劉澤清王永吉  
夜亥刻月食

夜亥刻月食

已亥庚平伯劉澤清報年終措餉給兵 上獎之諭行聞市厭不中

制

庚子南京戶部定白糧折價一兩三錢

辛丑 上御環閣賜馬士英蟒服一襲金一鎰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奏東閣大學士王文淵閣秋、時錢謙益  
阮大鍼李沾等各有異援而奕琛以誠意侯劉孔昭薦得之大鍼築  
堡江上聞之馳還怒馬士英無及

太監劉義此下掖庭獄

壬寅寧南侯左良玉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設五省總督不准恢復  
制案且接應已蜀騰蛟候高升樞到任方行移鎮

癸卯歲意侯制孔昭請裁內地監紀官且澄汰武職從之

南京工科左給事中李清奏故祖禮部尚書思誠天啓末被誣入逆  
果章下所司

正一真人張應京入朝

左都督陳洪範于告三月

叙殿工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各全二磁幣四工部尚

書何應瑞左右侍郎高倬劉士楨各進二級廢子入國子監工科給

事中李維樞御史游有倫周元泰各進一級王事朱日燦秦祖策各

賜金幣有差

太監韓贊周進三級廢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賜金二磁幣四虛九德

劉文忠屈尚忠張執中田成王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各進二

級廢錦衣衛指揮同知喬尚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極養性孫

珍諸進朝各進一級廢指揮僉事孟國泰張秉正廢百戶李國輔廢

千戶各賜金幣有差

督餉侍郎申紹芳言故祖大學士申時行先年保護宮闈至情報聞

甲辰馬思理為南京左通政添注張時暢為尚書司丞

故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奏三朝要典宜刪崔呈秀等附入章下所司

兵部主事李爾育奉命宣諭李際遇劉洪起不伍見張縉考於睢州

而回

乙巳溧陽知縣李思慎不令童生納金馬士英孫降五級

追廢各官官階初

保國公朱國瑞言法司議從逆書法結果 上震怒罷刑部尚書解

學龍青都察院大理寺臣回奏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言從逆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

而來解學龍恣意舞文輔臣昧心固工國是混淆乞初公鞠蓋前旨

王鐸所擬故摘及

故巡撫山東右 都御史陳應元廢子入國子監

始稅契

總督袁繼成奏三朝要典不必重陳有旨 皇祖妣皇考元矣之誣

豈可不重事閱青又非于宿憾群臣當體朕意

府柔陽王恭 求居宣城不允

丙午 迎皇考御容於大內

起唐世濟南京左都御史兼右都御史事葛寅亮為南京大理寺卿

戴英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丁未尚寶司正耿章先奏父如祀勤王之禍 上念其倡可閱下部

察議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言張差風癩坐為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

紅丸謂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云垂簾者楊連也劉鴻訓文震

孟祇驅除異己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可緩

戊申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監軍右諭德衛胤文揭稱替員求還朝

臣討賊未效其三尺仰荷高厚已往積年庶幾少晴 工部尚書之

總兵鄭彩請全給蘇州關稅命半之

給都督同知林魁誥命赴江浦人善呈命馬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先

冒武衛蟒玉內五世未有也

太監韓贊周引疾去

已酉周府堵陽王 求居上海不許

議脩徐州城

御史黃耳鳴燕巡上下江改初舊分任

工林苑監習儒脩初禮部右侍郎管紹寧會老陰奸不聽

真成故

張守道贈南京工部尚書養子入國子監

忻城伯趙之龍言今日章服違制遂命熟臣而下非賜肩輿並騎馬

坐蟒斗牛服非奉賜麒麟白澤服非熟臣俱母濫

御史劉光斗請甄別大臣從之

劉應省為南京太常寺卿

辛亥南京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省監李希沆攝其事

前青州布政司 恭政陳亮言先任翰林院侍讀侍先 福王至是

奏舊勞 上不省

壬子前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削籍言官劾其縱逆也

監軍左諭德善兵科都給事中衛胤文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總督高

傑諸鎮兵鈞經略開封歸德以胤文為傑鄉人冀轄其衆而傑死部

由多二志

少詹事吳偉業 都督杜弘暉各引去

故 馮任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故巡撫 五不

嘉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二月甲寅朔阮大鍼進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巡

閱江防

青嘉興紹興遊遊淑女自太監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竣

南京工科都給事中李清請脩 先皇帝實錄并易 思宗廟號及

諡 東宮 二王從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賀世壽奏辨男王威從逆命下部

沈胤培為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刑澤深為鴻臚寺卿添注

罷酒稅從戶部尚書張有譽之言

命雲南青州王試官南京刑部員外郎徐復儀中書舍人王景亮工

部主事林志速行人林必達

乙卯故 鄒逢蘭贈太僕寺卿

總督王永吉繼初永吉鎮薊遼伍變與吳三桂約南下迨三桂降

清永吉踉蹌而南遷延日久遂納前勅

故禮部尚書李思誠故御史張汝懋俱復官

周府遂平王紹焜求往河南招集寨勇不許

汰世爵兼銜時東川侯鮑銜胡 齊賜奴曹應等兵部言東川侯

華火成院原無魚衛最弱故有吳命

嚴北歸錦衣衛官署跡不許輕題

杜辦察太倉衛百戶

總督袁繼成報部陽重圍

丙辰南京太僕寺卿王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靖江王亨嘉表保登極因奏全州連州永州皆盜陷撫按匿不以聞

劉應宿為南京太常寺卿李清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添注

程起鸞陸京陳煌圖等俱輸納授南京翰林院侍詔自來詞幕無背

例

故桂王常瀛謚曰端命太常寺少卿鄧啟 往祭行人朱謙亦治喪

俟事寧歸葬

太監高起潛請令罪人納贖有旨納皆免死豪里何所不至或添罪

以下可嗜下刑部議之

丁巳高倬為南京刑部尚書陳盟王志道為吏部左右侍郎李長春

為太僕寺少卿錢繼登為光祿寺少卿周瑞豹為尚書司少卿並添

注

太監王肇基工京城緝捕方略

復逆集張伯鯨原宥

戊午昭雪逆集復吳孔嘉南京翰林院編修

史可法請優卹高傑從之

故 許士素贈唐事冠子八國子監

予故定國公徐允貞祭葬

都督俞弼四川總兵官曹登聯回青州勒叛苗

行人司行人朱統鑄言奸人借題再攻巡按江西御史周燦命登極

以前並不聞

已未太監李國輔開採衢州雲霧山其勇衛營委盧九德

南京禮部儀制郎中吳本恭為尚書司丞

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龍改按廬鳳淮揚過鳳陽選首附馬士英設辭

降涌自兵部職方主事改御史召對自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

有即縣贖錢及他搜括可辦也學家及蒼頭軍百餘入杭州與論大

核尋謀僧收各二金蒼頭軍掠市人錢而聞抗人罷市巡撫張東自

以聞得調其巡按淮揚御史何綱改按浙江

庶中總督張縉奏報賊敗清 於陳州許定國東還劉家城

命都督方國安屬太監高起潛都督曹存性兵屬巡捕營其巡捕營

舊兵太監王肇基同兵部汰閱

故浙江道御史馮坦登贈南京太僕寺少卿故

南京太僕寺丞

陸平侯張拱日劾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郭維經不迎 皇考都容被

責

太監孫元德嚴報蘇州七年虧餉六十四萬金花銀七萬

平西追諡英貞王華奎白頁

保國公朱國弼請赦敵臣世系母容侍襲從之

戶部奏定白糧仍民運從之

命戶科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舍人胡承善權鹽於瓜洲儀真加鹽引

五分暫改細行不為例

壬戌嚴州知府胡崇德奏疾甚乞免謂非撫按代題不允

癸亥馬士英請造印蹄分別京師水陸各營以緝假冒從之

劉復生為南京中軍都督府金書添注

甲子葉紹駒為南京太僕寺卿陸康稷改吏部文選郎中

調王妻程氏求居嘉湖不許

南京太常寺卿張元始請祀社稷

故 皇太子謙獻愍王永謚悼定王謚哀

乙丑始御經筵

命高傑將士仍聽其妻邢氏子元爵統為邢氏有機智頗預外事及

有節制之命劉澤清聞之唾地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乃出自朝廷耶

增浙江福建賦二十萬充太監高起潛餉

中書舍人陳應自陳擁護功求考選不許

丙寅許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終養

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入龍罷

中故兵部尚書張希武禁差

巡撫撫按常鎮御史周元泰奏楊枝起宋學顯楊法成宋之結自海

朱積翁元益既受偽官豈容漏網命法司逮之

南京禮部尚書黃道周祭禹陵奏用太牢從之

丁卯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設提督大鎮薦總兵李本身有言與平

創立軍府身死未寘燕有嗣子豈忍以兵馬信地遠授他人前著伊

妻統轄衛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靖南侯黃得功欲復鎮揚州紆風志馬士英以聞有旨大臣當先國

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校 來際渡河

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得逞臆

復故太監劉元斌王裕民官予祭葬廢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廢先臣方孝孺裔孫樹節翰林院五經博士先臣景清祀碑不叙

命朝臣三品以上自陳去帛取 上裁

故巡撫甘肅湯道衡子愚進南京錦衣衛指揮會事

妣恩孝沈胤培為南京大理寺左右少卿

舊福府校尉各授錦衣衛百戶

釋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當日建置四藩恢復難期而軍實最乏在淮

揚有稅可掬而廩鳳則否得功良佐有偏若之嗟也臣每歲餉銀有

本折六十萬數內五萬供徐州兵一萬五千供泗州兵官兵間有犒

賞議將淮揚兩關稅臣與得功良佐三分此時非道不供每季不過

五千若能守江址則稅歸朝廷否則地雖存何從權稅乎

河南道御史張孫振劾在昔禮部尚書顧錫嘯險邪有玷秩崇以其請削溫體仁而謚文震孟也命錫嘯致仕震孟體仁確議

道御史鄭瑜劾前總督朱大典餉勇圍有旨大典初主軍布不為無功歲餉二十九萬多積欠兵殆萬人馬驟千五百豈盡枵腹而遂侵贖百萬也

戊辰東平侯劉澤清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奏高傑狡寇從無寸功垣沐封崇禎橫殺掠今上天懲除大患而閣臣史可法欲其子承襲又李本身提督天下英雄之心莫此為甚此本身請賊勒閣臣家奏倘悞聽其言臣等寧不能與相安矣  
常沈嗣工饒王

已巳諭戶部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勳戚武臣須敬禮士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法網利

命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察去年江北餉

故 章尚綱贈 按察司副使

庚午都督同知杜文煥還南京中軍都督府

進耿章光南京尚書司卿

故工部尚書劉崇嗣孫祐奏辨臣祖崇嗣總河時賠累章下所司

南京太常寺卿張元始請更 皇考謚號從之

諭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卿已歸揚解黃得功等何必與孤兒寡婦爭

橫河上防禦者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

談遷曰高傑亡宜收其吏卒督輔領之不以他屬俟與平子長聚

爵於存汝撫慰均得矣不此之務欲以一孤孽寄命銷鑪貽咄各

鎮青陽愚悖嬰兒所不為也哀哉

辛未馬士英請宥朱一馮免籍其產從之一馮家占蘆課史可法有

餉二十萬不應請加四十萬時議過苛非所粹辦徒飽士英之索

獎太監盧九德營糧就緒

賴坡為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張星為翰林院編修

清 屯重兵於青州

故 總兵劉源清贈太子少保謚武節于崇禎 澤清中

壬申改撫治鄧陽印初曰巡撫

進蔡爽理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廢子入國子監

起吳光義南京戶部左侍郎朱大典兵部右侍郎易應昌工部左侍

即陳洪謚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予故兵部尚書劉廷元祭墓謂保全慈孝也

南京禮部尚書錢謙益求退后修國史即家問局不許

嚴京城門禁

南京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增百官俸新下部議

予故錦衣衛左都督劉燭祭墓

癸酉命廣昌伯劉良佐分防歸德

南京雲南道御史徐養心終養

內閣中書舍人唐允甲受賄許友方世鳴贖任俱免趙弘明龔偉烈魏胤改鴻臚寺序班

保國公朱國弼劾舊准撫路振飛先警縱囚旅拒奔藩獲偽官武係語臣云古者言鳳陽有天子氣其下當應之云云章下部院

李維樞為工科都給事中  
南京兵部右侍郎練國事罷

張亮請稅鹽安慶不允  
南京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赤 上以失占候命訪術士

甲戌改 先帝廟號敬宗本朝謚號不相犯今犯 武宗謚非也  
故 吳士奇贈工部右侍郎年遠不廢著為令

乙亥四川道御史袁弘敷論三朝要典摘吳姓鄭三俊管紹寧袁繼戚近罪不問

追封皇弟由梁穎王諡曰冲  
停朝日壇諸祀其先農遺應天戶歷代帝王廟遺朱國弼命禮部廣選淑女

太監孫元德報常州逆餉三十三萬命勒限嚴征  
保國公朱國弼領左軍都督府

丙子獲故巡撫宣府右金都御史沈榮官子榮堃  
慈諭嗣榮王

監軍兵部右侍郎傅胤天奏州城土寨全高自築城集勇壯不受待

官已校副總共街從之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周元泰奏濬劉家河

工部右侍郎何楷進欵式  
葛余馨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武清為稽勳主事

李元中為中軍都督府金書添注  
丁丑張承志襲惠安伯補誥券

故重慶知府工行儉贈南京光祿寺卿故潯山知縣李胤佳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維典奏蘇松常鎮三年積逋三百三十一萬八千五百金皆屬應徵又已徵不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

來方輝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添注  
例轉御史沈宸荃蘇松兵備倉事高允茲江西按察副使吏科左給

事中馬嘉植吏部主事余繩俱廣東按察副使  
左良玉請濟絕產資屯壘許之

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謚文莊  
左良玉請全要典諸臣有旨當日借端誣構卿一細閱亦當悲憤但

建議諸臣物故幾盡與見臣功罪無聞朕素從寬宥不必疑揣  
戊寅禮部右侍郎管紹寧失印

予逆集故都察院左 都御史徐大化祭墓



總督李若星報勤王兵命止之如已至常德縣何騰蛟如逃地  
歸文可法防河

已卯奉 皇考御容於武英殿西室

太監田成進淑士程氏命再進二人

進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叔剪賊功

南京欽天監正楊邦慶工御覽晴雨錄

朱國弼請治郭維經死逆云武懷無死法宜加等治罪章下部院

復故劉榮嗣工部尚書廢孫入國子監

辛巳誠意侯劉孔昭奏逆集雪狂不過數人全盡翻為濫 上是之

翻進集自孔昭逐家臣為既大誠始今又拜其失巧矣

大興伯鄒存義請授學公署為宅

進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套錦衣衛百戶

壬午許紹興兩種拆做

除各衙門南京街改鑄印自四月朔為始管轄事既失印私請於馬

士英士英言聖明立極於南各衙門印仍南京街帶南京非體也雖

未忘北都然光復舊物則各衙門印亦須更鑄矣從之

癸未起熊化南京太僕寺少卿水住胤尚醫司丞皆添注

都督僉事孫茂英署水營

太監李國輔請考成守令大庖虧課

兵部 即中李向中為浙江按察副使

三月甲申朔有少童自金華入京師者城門與善才並東宮舊聞

馮進朝李繼周奉家札迎之也相傳吳三桂擁 太子離永平撤中

外臣民時奉入京師即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

監高起潛奔西山 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航海而南八月抵淮

上聞定王之沉懼弗敢留劉澤清況定王海中前止揚州起潛知江

南無善意欲加害其族南京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不可挾之渡江辰

轉蕪杭間不堪羈旅漸露骨俗之色於元夕觀燈浩數為路人所竊

指夢箕聞之懼禍及已密以聞且求救於馬士英於是遣內監持御

札召之命寓石城門外 上使二閣覘之二閣抱足大慟見衣薄各

解衣以進及報命 上弗善也後掠二閣俱死李繼周亦賜鴆死都

人聞東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相繼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

儀少半呼名呵之九德不覺叩首曰奴無禮少半曰汝隔幾時何肥

也九德復叩首曰請保重而出隨戒營卒圍守寺門馬士英先奏曰

既東宮脫虎口間聞南至即當明之官乃夫梳走紹興自紹興而東

豈欲沈海乎可疑一也聞 東宮處質疑重不輕言語而此人攬辨

不可方物可疑二也昨左懋第家抄來示於彼中亦得假太子辨晰

甚詳以示西宮袁妃及坊官人皆云太子有虎牙是有痣况皇女兒

在周奎家此云過宮可疑三也當今盧九德及當日東宮內臣於城

外僻處詰問以 先帝永定二王庚甲及官制如假冒必不能悉且

日請官方拱乾等在蘇州卷衣偷來京辨之偽則當下法司與臣民

共見而棄之如其真也於與寧宮後慈禧殿旁居之一切典禮從容再議但不可外封放奸人之心 皇上緒緒於 先帝失守之後名正言順有何疑慮若此事果真則慎防之奸謀消釋國家之幸也蓋士英揣 上意逆設疑端大學士王鐸附士英首言其偽

上始日講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都督鄭鴻逵復 姓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泗州鎮將李世春卒其弟過春可用令總兵

泗州調張天福守象山祖陵後山名

喃涼汰常侍御張元始奏諸陵忌祭俱在 孝陵似未安下禮部議

御史徐德陽訂吏部以文德翼夏允彝匿表陞補 上切責之

刑部郎中申繼揆錫二級以還左光先等未至

乙酉誅妖僧大悲

召保國公朱國弼安遠侯郝祚昌定遠侯鄒文克誠意侯劉孔昭駙馬都尉齊贊元忻城伯趙之龍東寧伯焦夢熊策術伯常應俊大學士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左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張居申吾舍人吳國鼎於武英殿論曰舊太子已逝至遺內臣李永芳盧九德往視云貌不相類語多閃爍卿等會同朝臣驗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臣當以事窮之俾無遁詞 上悅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士英劉孔張

投揚州國母速亡南京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為太常寺少卿

周昌晉為太常寺少卿添注

御史袁弘敷請起罪廢諸臣論史堯陳啟新張文郁不允

朱國弼等至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定問少年俱不識獨呼前少詹事

方拱乾被解者方先生也拱乾問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問

寫幾行曰全馬正宗等還奏其偽曰講所乃端敬殿非文華也做書

實孝經非詩句也描摹十大字即考書小字非全寫也且問以講章

記否曰不記問講案何物曰不知其詐無疑時馬士英迎 上旨主

偽大學士王鐸先侍東宮附和士英如出一口中外悲之

談遠曰彼少年嘗留杭州三月餘其在燕脫禍果吳三桂始挾之

昇縱之耶許重熙甲乙彙略云同高起潛而南以余所聞謂鴻臚寺少卿潘縣高夢箕去年秋令人程虎等道山東但少年求附行

同奎久之云我東宮也入南京夢箕即中夢箕未之信少年曰我

往始冠君不賢禮于蓋夢箕先北寺序班遂伏地哭留淚月懼露

移杭州又久之潛逃往浙東將尾之聞粵以不自晦上書明其事

夏五月余從高相國弘圖宿西湖淨慈寺舊閣聽其四月出金陵

云東宮甚真其足胛骨左右各雙能偽之特憐於積威母故相

到噫少康逝於有仍法章匿於太史國家雖不幸僅此血系見聞

共閱而常事曾不加痛相忍以阮甘心樂禍直以北闕下黃鴨車

州之誠使作偽何獨職方拱乾乎昔建大師欲見楊士奇而不得

今東宮能識方拱乾而不信引象所重先後同疑一時道聽不敢  
如湘山野錄致燭影斧聲之枉然略舉其概以俟南史氏亦存疑  
之例也

岷世子種洪新難命周之

禁畿內將招兵

丙戌馬士英言偽太子遂併高夢箕家舍人高成穆虎夜下中城兵  
馬司獄少年以肩輿至方醉詰朝副兵馬侍其側詰之以官對  
進于錢命市香炬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號泣左  
右莫能仰視

丁亥復謚溫體仁吏部尚書張捷言體仁清執顧錫時以私憾誅削

文震孟宜改謚命復體仁謚文震孟免議

戊子授李厚王琳錦衣衛指揮銜

寧南侯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城廣昌伯別良佐報李自成整兵  
東下

兵科給事中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廷臣會訊先是楊維垣疏  
言於朝曰駙馬王島姪孫王之明貌甚類太子英即襲其言入奏  
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奏據成都將望腹於黔雲南巡撫必移鎮蜀  
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貴州巡撫必移鎮永寧遵義聞命將率兵  
出秦江納溪前部跡得其概矣諫者謂李自成在陝張獻忠必不北  
向然自成遣將自七月入蜀虛喝保序順慶之使民而制之一且為

誠忠所驅而去則獻忠之無顧畏可見矣臣故請川陝總督樊一銜  
宜提兵規復保寧順慶慶城北顧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臣得合滇  
黔之力相機以搗其虛若賊不南不北則仍趨夔巫湖廣撫臣宜急  
復荊州以控其東鄧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以控其東北  
偏沅督撫宜守沅原以上平溪四衛以控其東南皆必不可不設備  
矣貴州事力單薄宜以廣西助之鄧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界則廣  
西鄧陽許臣節制而緩急可通臣各總督四省而兵不過黔中餉不  
過滇中尚百無一應不幾輕朝及而裁巨寇乎上大是之

內官監太監為用總監兩淮鹽課察兵餉

記丑鞠偽獄少年東向踞淫刑部即嚴訊高成穆虎五毒備至誓死  
不承少年詞色不改常曰彼以為偽即偽耳刑索氣沮終不敢榜掠  
軍禁城圍於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  
寧宮曰此我聖母所居問公主今何在曰不知也想故矣問公主  
同宮女桑叩外戚周氏門有請曰同宮女叩門者我也語臣駭賜而  
爰書以為王之明擬重坐移錦衣獄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工章自理  
并逮治之應天府推官蔡預訊而出或問之答曰即非真亦藉  
大內事者同官曰如君言明日使常離任矣自是諸臣不敢言都人  
諺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頭擒王  
兵科給事中戴英奏王之明偽擬太子昔先帝曾携之中左門問  
之不答問嘉定伯姓名不答其偽無疑然釋年何能辨此必奸人狡

為子官宜勅法司究之

故工部右侍郎林如楚贈尚書久遠不廢

唐寅有內官密跡勸工不聽

會訊午門吏部尚書張棣就刑部尚書高倬宅召方拱乾至棣曰喜足下不惟釋罪且可起權拱乾唯百官咸集緹校欲跪之不可仍求向器地拱乾以前識不敢前御史張孫振指為王之明日不我認可也奈何易我名氏內臣李繼周賈皇伯諭帖召至非私人者爾輩不立皇考之朝子諸臣相顧未決王鐸曰我敢任其偽不火再獻叱下獄

劉澤深自陳彙家南奔添注鴻臚寺卿

巡按河南御史凌嗣奏清分三道一趨汝寧

寧南侯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陽

年卯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入朝

命總督兩廣沈猶龍兼惠王東行

壬辰耿廷錚為右金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

朱之臣為兵部左侍郎添注劉應省為通政司使

左中允李景濂奏東宮之偽閣臣王鐸再加質問使供吐姓名都察

院榜王之明假冒於通備

工科給事中楊兆升奏江南有司既做本色在倉不肯選民又重徵

漕折

構國成為右軍都督府金書未詳樹為都督金事署 總兵官

總兵劉洪起之餉棄漢寧還覽

增雲南貴州解額各三人

終已禮部請卹去年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節堪憐卹已渥先帝新焉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詎何安其另議惟左中允劉理順車駕即中成德准廢監進鄭芝龍太子太保其弟 及將校二十人各陞授錦衣衛添請旗校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加文武各官廩祿外吏益公費不許

時幣壽太廣大邑至二十餘人少亦數人然止中書改育各有事例

其職方待詔監紀進廢皆趨權門投納御史郝錦言官私略

量出剩餘助公以佐民急

甲午侍一品九品官移封及履納待詔等官

李守貞詹都督同知

乙未優卹左懋等馬紹愉家屬從吏部尚書張棣之言

馬士英請廢內官高尚義劉進忠各世錦衣衛千戶曹柱石世錦衣衛百戶

改漳潮署鎮仍副總兵

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郭維經罷

馬錫以都督僉總兵仍任京營士英子白永

御史黃耳此言解學龍受賄黨進如光時亨周鍾方允昌項煜陳名  
夏讓緩議賄室古者三省八議之道張縉彦俊首賊廷延喘偷生  
皇工重以節欲優游教月不後寸土高傑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  
治罪 上不問

丙申協理庶事府禮部右侍郎曹勳受去

故地童氏下錦衣衛獄 工初封德昂王娶黃氏早覺繼李氏再繼  
童氏封王地嘗生子不有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父之前巡按御  
史陳潛夫奏地故在不之問遂自詣巡撫越其志所 上弗善也潛  
夫外艱去道中以童氏至 上不納下獄都督馮可宗言其病猶命  
潛親之已授指氏因奏述往時某月日始婚某月日城陷妻其謀奉  
帕果 工首踰牆而逃今遂忘我子可宗屏不奏時論中外謂陳潛  
夫同氏則起又可宗令薛婦誣氏產女俱污棄失實則馬士英順音  
之罪也

談述曰古者宮人不外雖有謹者俱於內反縣官同簿童氏然方  
貼危之時其身之不恤寧顧其內迨窮為依人起念簪履以之主  
銷簪符菜之祭或非其倫至於深宮一席地坐詠白頭何所不可  
又不然掖庭秘獄其事不深聞也青陽寨味宣職中外令司隸校  
尉妄汚後鈎罪可勝誅乎  
祈陽王妃周氏居即武  
戶部尚書賀世壽罷

丁酉吏部尚書張捷奏補廢故侍郎曹勳  
論法司穉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  
局往問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崇其一人所辨主使附逆實繁有徒其  
窮治之蓋馬士英意在姜曰廣黃澍等

李希沆為兵部左侍郎

靖南侯黃得功奏 東宮未必假冒 先帝之子即 皇上之子望  
當事諸臣多方保留以謝天下若驟死即果偽天下亦殺之矣 皇  
上宜暫留俟辨如必立治恐原在 東宮諸臣亦不敢承以取其禍  
有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俱繫口供萬目共見卿不必懸揣過慮

我試復訊廷王之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先令官校休以嚴刑宜

先輸服入朝門又囑之訊時仍無言呼王之明不應詰之答曰何不  
云明之王也沾怒甜其手踊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馬士英命釋之  
沾又慰以好言答曰既校尉囑我彼自能言之何必我也前日追我  
何處有追者在刑部尚書高倬見其言切命退一有舊伴請太監立  
致中持之大吻 上聞立下致中鎮撫司

黃斌卿為征蠻將軍 都督總兵官鎮守廣西

故巡撫山西石俞都御史耿如杞復官  
己亥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訊高夢箕夢述 太子北來之際歷  
、不認可宗曰聖意已定若堅執何以共獄不妨少依違也夢箕誓  
死不撓刑科給事中錢曾請促可宗歸併刑部

振武營併入京營

皇考恭皇帝改謚曰孝祀 欽皇帝廟號

崇王 慈煇從福州潞王常浩從湖州先是潞王入杭時海軍人訟編

修陳之遊於各臺王得其揭偶對各臺語及至是之遊修怨去冬同

御史彭遇龍召對言諸臣意在潞王幸馬士英決策令杭城省會地

非宜遇龍奏募兵將塞圍之未果故有是命

進都督鄭鴻逵太子太保

起姜一洪太僕寺卿胡爾隨憚厥初光祿寺卿王夢錫太僕寺卿各

添注

霍達為右金都御史巡撫蕪松常鎮

庶子張捷議成國公朱純臣如張斬例贈王爵許之純臣開門延魁

又首勸進為賊聲罪而誅不知捷何以為詞也

廣昌伯劉良佐報清 漸偏江北命移黃得功廬州令拒之

辛丑進更可法太子少保

程世昌為太常寺卿

吏科給事中蔣鼐獻改名葵

禮科左給事中陳燕翼行人司行人韓光勳往封琉球國中王尚

賢為王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王佐冒險歸徐請留營中備容謀從之

御史陳良弼言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一皆以諸臣有意傾 先帝

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可護養勿輕加刑招誘

壬寅羅汝元為刑部右侍郎都之麟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

東平侯劉澤清報右庶子真翰林院侍讀李明睿航海來歸有旨察

編修陳名夏果投北否

望祭 先帝於太平門外民臣哭聲如雷

是日朝罷得遺詩曰百神呵護賊中來會見前星開復開海工扶蕪

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婁危定自閔宗社忠義何曾到禹台烈

大行何處過普天空向棘園哀

清 屯苑家察總兵王之綱邀巡撫御史凌綱南避嗣不可

押辰封外滅潢九鼎維中伯其弟金鼎進都督同知 上元妃之兄

清 陷歸德以許定國導豫王阿古哥也王之綱退屯甯州巡撫御

史凌綱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嗣遣從子潤生間道繼勅

乙巳叙殿工進馬士英太保王鐸少保各賜金幣前大學士高弘圖

姜曰廣並太子太傅餘賚叙有差惟顧錫嘒不及

存問前南京 部右侍郎于仕肅誠意侯劉孔昭請之

遣祭 興宗孝原皇帝陵附 惠宗代宗二主

青州總兵官包琳為其下所殺

丙午朱大典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鎮軍務兼督漕

上江巡撫應天安慶

廣昌伯劉良佐奏王之明及童氏兩集未協與論懇求曲全兩朝其

倫有吉童氏妖婦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構供繫懸

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駘馬王易之姪孫避難南來與高善

箕家人務虎沿途押跪認東宮安圖不軌正在嚴究朕與 先帝

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

血胤但 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預重瀾亂朕宮闈風化所聞豈容

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群疑

兵科左給事中戴英松故大學士蔡國用之究及葉有聲林棟隆等

工是之下禮部議復

總兵張天福棄象山回揚州

請封許定國平南侯

丁未方國母為鎮南將軍

成甲戶部尚書張有譽兩議帝官增罪事例

已酉故典平伯高傑贈太子太保蔭錦衣衛百戶子榮堃

錢繼登為右金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江江防

廣昌伯劉良佐請裁監紀濫司從之

庚戌故 史樹贈工部左侍郎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奏遣御史巡鹽兩淮以有錢繼登總理擬之

巡撫登萊王際工初印

大學士王應熊祀南海

濟 趙徐州總兵李成棟登舟遁

辛亥故大學士李標贈少傅歷尚書司丞故 朱國柱贈太

僕寺少卿詹子入國子監

張作楫為光祿寺卿王國賓為太常寺卿獲替四美館

寧南侯左良玉奏全東官略曰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

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舉朝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李自

成逆亂尚錫王封不遠刑官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

情必欲轉、誅求遂使 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不絕委求之義普天

同怨 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而仁民願

陛下省之有肯東宮果真乃社稷根本常不失王封但王之明以王

為姪孫被高善箕家人務虎狎昵使冒太子圖為不軌正在根究奸

黨法司特審明略節先諭該藩

談述曰 工本有子東宮果真直處以震索明詔中外慰答謳吟

哀慕之心何言王封哉且事論真偽不及其餘於王之明日務虎

狎昵於童氏曰同陳潛夫則起穢詞媒語即三家村說師之所不

為魯煌、明輪出自朝廷耶昔陽良心已死斬我國脉少待事定

互陰覽之耳豈料為諸鎮所喋、哉

壬子進李本自太子少保左都督高傑新將

命史可法馳抵徐泗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撤各路兵防壽

州合擊淮上

廢左良玉子冊錦衣衛指揮使左趙指揮金事方國長千戶

清 隋朝州太

四月癸丑朔領京官新印

進懷寧侯孫維城太子太傅兼衛伯常應俊太子太保廢子八團子

監進孔思誠都督同知

罷練湖屯兵太監高起潛

御史黃耳與請赦婺源汪爵罪不允

甲寅巡撫湖廣何騰蛟奏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

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王易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

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先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

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自閔萬世是非不獨今日命判王之明口詞

章跡勝蛟不必滋擾

總督九江乘繼威奏太子真偽自明居移氣養心非外間兒童所能

假襲王易原繁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深轉

到南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聞繁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

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萬年之福矣有旨

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

欲轉滋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乘繼威身為

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疑揣

誠意侯劉孔昭往太平兵部尚書阮大鍼往九江太監盧九德往揚

州

免刑馬士英免休沐

丙辰徐允爵嗣魏國公

御史單士臣言孟夏祀太廟文臣陪祀多不至命成其後

御史王孫蕃劾籍下刑獄部孫蕃先劾阮大鍼又轉進逆案刻本大

賊賊之

惠安伯張養志劾吏部文選司郎中陸原稷貪污命勿問

遣內臣守都門禁出婦女

清 入場山

丁巳吏部奏復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縉王永光楊所階徐紹

吉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謚祭墓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陵

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卹王紹徽徐兆魁各應甲陸澄源各復官從之

太醫院判陳鼎加光祿寺少卿

左良玉兵至九江

太監屈尚忠同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訊童氏備受誘物終無變詞

戊午清東安縣鳳阿營人張三聚眾劫驛騎自稱大將軍故太子樹

斫曰賊 扶明勢甚銳地近采育請兵往

已未初逢吉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督倉場梁雲構李喬

為兵部右侍郎喬添設周宗文林銘為光祿寺少卿葉重華為太

常寺少卿銘與重華添注

童氏獄詞殊及前歷官士吳爾璽中軍孫秀爾璽在史可法行營命



左良玉兵入安慶巡撫右金都御史張亮出奔

庚申史可法報邊警命工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長策

清 至鳳阿營張三踵軍門曰若速降還我太子不然爾輩無遺類

矣清 擊之急呼放砲 未舉被殺遂屠鳳阿

辛酉逮守制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

進王礦兵部右侍郎仍巡撫湖廣起王時敏太常寺少卿

誠意侯劉孔昭進太傅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請令民運米薪入城兵部右侍郎梁雲構請

召劉澤清黃得功將兵入衛

珠光時亨周鍾武棟勅周鑑雷演作自盡徐從達諸臣承成金銜

其擬校則成廣西擬成則為既錄好自標榜立名非真演詐編激已

甚俱取快既大鉞雖死不以罪君子弗與也至畢命獄卒之于法

何在有音謂乘國家多難別圖旌戴外此當日有挾持異議者赦之

命望日淑女進元輝殿

清 逮承育諸生孫某訊於兵部孫曰我非張黨不必辨然太子固

真何心與犬羊為伍拘罾不已被殺於是偽太子將不免矣

壬戌徐即告急令銜撤文李本身督兵駐泗州

清 殺偽太子

徐亥張國才嗣吳卿伯

清 梁鴻揚起 引行營自効 兵部職方主事李錄新兼兵科給事中

選淑女阮氏阮大鉞姪女太監田成選浙江王氏周氏

命史可法曰李本身等先扼盱眙泗州進守徐州劉良佐分守壽州

御親督大兵駐臨淮視緩急赴援黃得功渡江防勦如 急亦不難

回顧淮上

甲子戶部請催撤寧等府預徵來年之銀

外戚雄中伯黃九鼎言外戚滿道作橫積數之

乙丑清 至泗州總兵李登雲李朝雲降總兵李過春王之綱兵清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事請議湯騰命刊其口詞章奏於外

丙寅清 分道渡盱眙

黃得功兵至江上命也菽港三山有警則進劉澤清劉良佐各請率

兵入衛諭以防邊為急

丁卯馬士英請阮大鉞米大典督兵抵湖口從之

王永吉請史可法銜撤文共保徐州方可保全江北

稅崇明太倉等處洋船如臨清關例

戊辰總督九江袁繼威密報左兵東下請寬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

之明果 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舉兵赴闕繼威自為大

臣兼擁衆兵綱常大義豈不習聞如何言不能堵截也

桂府安仁王由權承明王由柳召居近京

史可法自泗州回揚州

史可法自泗州回揚州總兵張士元亦踰城入城率所部同胡茂

百張天祿託出戰夜走泰州距揚州百二十里

賜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肇鄭彩方國晏趙民懷

鄭鴻逵卜從善杜弘斌張鵬翼楊振宗金幣時上江奏捷

庚午王永吉改總督河道巡撫淮安鳳陽廬州錢繼登兼撫揚州調

田仰另用

山西道御史鄭崑貞加尚書司少卿

太常寺丞張如蕙憂去出城命留其資充餉

清 至揚州欽騎屯西北未攻

辛未京師戒嚴

復故翰林院脩撰韓啟官

戶部右侍郎中紹芳催餉浙直

黃國琦為試兵科給事中

德清縣游荒負賦三萬三千有奇命有司那借

御史劉 奏緝奸嚴密下役四出搜害

壬申東平侯劉澤清棄淮安出奔

故 部 侍郎洪瞻祖贈兵部尚書

帝親道參政馬鳴震駐江陰制使印司奇駐京口各加監軍截逃兵

南渡

遺失清寺少卿張希夏往諭揚州

前山東提學副使翁鴻業子世維奏承追卹不允謂果殉難濟南何

待六年以請明察潛遁偷生徐希掩飾擬鴻業逃僧是秋還家踰年

死

攻南京兵部尚書張輔之贈太保廢孫入國子監

許乙榜廩生納貢

癸酉兵科給事中吳道下獄道劾都督方國晏年文殺切責之

丁丑清 晨攻揚州發大砲攻西門城樓三墩守陴者俱吏民也高

傑部兵先逃孟吏民午清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夜刻自刻左右持敵

仍同都督劉肇基總城潛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沒監軍兵部主事

何剛投井死原吉士吳爾棟被創死揚州知府濟寧任明育冠服坐

堂上罵 死諸生高孝緝公服自經於府學明倫堂

談遼曰善禦敵者於境上善制勝者於閫外史相國誠感三軍而

維揚無旬日之守何也揚人苦高兵久矣高兵遁而驅士民於城

上目不見大敵望風自潰宋季丞相李庭芝守揚州年餘又屢出

戰史相國其人亦庭芝等已而兵力尤詘奈之何哉

左良玉兵攻池州三日克荻港

戊寅 上朝畢問群臣以遼蹕云何俱然不對禮部尚書錢謙益獨

言其不可乃止

命黃世傑總兵扼儀真

劉光斗為大理寺右寺丞

馬士英以青州二百人屯鷄鳴山寺夜分二百人守宅

清至淮安七城外再宿狗鳳陽通州

己卯清掠紅灰洲我都督李本身等降為前驅

龍潭碎報清編木筏發大砲馬士英怒報報者監軍楊文聰報江

中散後南下意也發三砲碎之士英喜厚賞其人自是伯不探至

庚辰工召對群臣俱無言上曰外人云朕欲出幸王鐸請所語

何自上時一小閹釋正也語聞曰外語不足信也因請講期工

曰過午日

馬士英以貴州兵六百人赴鎮江

黃得功敗左兵於荻港

五月壬午朔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捷率群臣上表賀捷時揚州無耗

左兵未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張其代以誑都人

徐一範為先祿寺丞添注王此鎮為應天府丞

故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際威贈兵部右侍郎廢子

入國子監

孔胤九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癸未發京兵二百迎黃得功移守板子磯

甲甲予靖南侯黃得功世券

馬士英至清議堂召百官無一至而還

惠王常淵至紹興

左中允陳之遴兵科給事中戴英主試福建時議浙江江西湖廣福

建王試並遣坊局之遴等謀通故先之又議河南侯退試於廬鳳

四川以巡按王之

李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乙酉諭各鎮協力禦敵

丙戌群臣進賀上優樂不朝

靖南侯黃得功進封靖國公世襲得功前力戰中二矢氣益奮遂捷

阮大鍼朱大典並進太子太保廢錦衣衛千戶總兵官張傑黃名

馬得功及沐增勳兵部都察院黃濬洛廢瑋有差

談遷曰左兵清而兵鈔突難為難而敵有急緩急在北不在

西明矣黃得功誠熊羆不二心之臣使如淮嬰合七國誅二呂之

計當聯左兵約為兄弟先合力禦塵戰淮揚之間得性其鋒兵

勢愈壯昔陽豈足誅哉得功粗人也暮無遠盡狗攬奸之指疲於

奔命狼狽不天膏血原野赴于城不得不為之長太息也

丁亥奇士趙鳴陽求辨復不許

徐復陽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故總督陝西兵部右侍郎汪喬年贈兵部尚書故巡按河南御史凌

嗣贈兵部左侍郎並廢子入國子監凌潤生贈河南道御史

東平侯劉澤清也浦口

朕也。太子諭曰：「朕皇帝在赤大禹克劍前，朕凡茲臣庶同甘共苦，掃著中外，固不聞知。明天不損，惟惟親禍，凡有血氣，裂骨痛心。注余小子，知宜拘國，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耻奔避，圖雪國冤，幸諸勳戚文武先生，豫慎厥莫振，迎立福藩，共圖雪耻，余惟先帝是哀，奔抵南都，宵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蔽障，致嬰桎梏，余繫中城，獄每念先帝無日不三物之絕也。今日者，聞兵遠避，去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億萬之生命，何惟余小子，將諸勳舊文武諸臣念余。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先帝十七載之舊恩，冀余振旅，濟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余見宮殿披靡，浪棄祖業，不勝悲泣。奈諸父老，勉留宮，不能苦辭，嗟父老，為知余身，負重處，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內外，勳舊文武先生，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誠余當恭聽共振，皇賦勿以前日有不識余之嫌，惜兩經綸之教也。是日在慈禧宮，遣使召趙之龍，懼衆未至，三促之，又召趙國公，列孔昭時宮外，喧奪嚴旨，禁之趙之龍，榜示軍民，安守擁立太子，此舉國美事，常值北來兵，俟到日，胡妥再議，而太監盧九德，韓贊周，私第掠盡之龍，第四人，又北安門，有披甲者，臥地不起，則馬氏副總兵也。衆斬之。」

午刻 太子朝武英殿，御衣冕太監馬進忠侍，諭百官，凌晨早朝。未刻召馬、蔣、保、國、公、朱、國、桐、塔、文武各職，防禦，帝母還大學士。

蔡奕琛兵部右侍郎，李喬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梁雲構都察院。應天府王道，東寧伯焦夢熊等，會政府朱國弼，拳焦夢熊，夢熊欲殺之，蔡官治微服，至衆令易冠帶，開門召諸臣入朝，時都人罷市，之龍不許命，閉門者罪之。太子派洋占詩家，國失散，幾時休全，枝未舉，泪先派忠臣，交視奸臣，誤未知何日掃墳丘之龍，示軍民，固守毋訛，傳奔去。

甲午釋王鐸，官如故，高夢箕方拱乾，並為禮部右侍郎，黃東閣大學士，封中城，獄神為王勅文，稱崇禎十八年，或云夢箕拱乾出獄，俱遁，諸臣集中，府議擁戴，事皆有難色，曰：「前累訊未明，且弘光帝後，來奈柯趙之龍，曰：「此中復三漸，吐教使北歸，其何辭以善，故衆乃各散。」

談遷曰：「秦王子嬰亦討賊沛公，至今太子甫出獄，清至俱事之，無可挽也。趙之龍誠念先帝，或擇一示信士，晨昏潛逃，庶延一綫之緒，而之龍悍然不顧也。諸臣亦無一人慮及此，獨不聞夷齊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趙之龍召勇街營兵入城，監生徐喻勸趙之龍早奉太子即位，殺之。李喬自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遣使自清營回忻城，伯趙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乙未清至，近郊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阮大鍼，禮部尚書錢謙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喬，各遣迎報名，豫王阿濟哥宿天壇，大鍼、

益香拜場時大雨無敢立者下  
馬士英自凍陽東壩走廣德殺知州趙景和以其開城挾 皇太后  
為重也趙餘杭宿御尺鮑奇璞宅士失踪帽短衣亦同廝隸趙杭州  
皇太后居李總兵宅士英居清波門王氏園仍張伎樂 科給事  
中熊汝霖自紹興至問士英何來曰獲駕汝霖曰既獲駕當隨 主  
上不當隨聖母士英語塞大都督稱皇太后其後無聞益可知矣  
夏允彝曰馬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心於剪清  
派而清派蓋遂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 工第云奉太后以  
行所至縱兵大掠卒未嘗與 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  
病郭開洪武門百官獻冊趙之龍即首請豫王入城保國公朱國弼  
鎮遠侯顧鳴郊駙馬都尉齊賢元成至豫王加之龍與國公賜金錠  
銀鞍馬駝裘八寶帽席地共飲問太子何在以王之明對豫王曰既  
避難自宜易姓名若云朱氏不早死耶朱國弼曰太子原不易姓名  
易之者馬士英豫王笑曰奸臣也趙之龍晚奉 太子出城豫王降  
席迎之坐其右  
丁酉豫王受百官朝賀王鐸以弟鏞在北軍豫王甚禮之日金閨百  
官俱與往牛歸許何應瑞胡攝其不至者傳其妻子  
戊戌錢謙益同胡騎五百入城進東長安門慶庫金九萬有奇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喬首辦髮胡服豫王叱之  
東平侯劉澤清陶浦加進常熟福山港

池凌趙之龍進豫王假樂謝報各鎮兵至豫王不動欲殺行發三百  
騎往俄廣昌伯劉良佐擒至良佐伏地請執 弘光帝自劾許之同  
三百騎往  
內臣進鱗魚不受  
庚子趙之龍並清騎入城分大中橋河東駐清兵兼成通濟洪武朝  
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  
豫王以內被掠命所掠各還江寧縣否者梟示  
辛丑收各官符印御史王愷大理寺丞劉九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駒  
等分道招降取冊  
任煥許歸士出城  
忻城伯趙之龍解髮魏國公徐允爵長遠侯柳祚昌永康侯  
盧壁侯湯 臨淮侯李 等俱效之  
靖國公黃得功敗績死之帝蒙塵於蕪湖先是 上奔太平誠意侯  
劉孔昭閉城不納乃奔板子磯入靖國公黃得功行營得功方拒左  
兵聞之遽歸泣曰 陛下固守京城臣力易勅奈何輕出進退失據  
臣非負 陛下如力之未任何居決日廣昌伯劉良佐降敵來招之  
時得功軍中亦未知敵耗聞良佐來得功怒不介而馳隔河拒之俄  
伏弩中喉得功歎曰大事已矣亟登舟命諸將善為之爾刻李部曲  
潰散都督田雄以 帝歸良佐蕪湖知縣新 曹一奇同 帝遂南  
京宿天界寺或曰得功戰敗時又戰為田雄所射自刎

陳國曰自有遠事... 遼陽雖失金甌如故區... 重關設險保固障... 可與東夷挈長較短齊驅並駕者尚有數種而我姑置此子於度外待瑕璵之自來一意專情內治急裁累加之餉別議生財之道使閭閻喘息稍定則魁賊自止何至政腹心以奉莊節竭天下之膏血灌輸一隅而惟憂不足且自撤其屏蔽成其強大至於拓地萬里控弦百萬益彼爪角還來戕我亦不可哀之甚乎

許令瑜曰遼事始而有熊王之爭... 餘燼延蔓不休假黃白以據津引蠅蟻以樹類二三十年來氣愈... 非愈愈下黃口孺子悉標名士之目市儈豪倖成肥聲氣之場朝... 吳非士鮮廉耻赫斯時震而醉夢不醒連奉馬蹄歲踰城下文武... 恬熙窳如充耳音晉人清談語及政務便為俗物今士大夫長安... 相過自騎馬拱揖外共戒一培勿涉閭閻有陳請不出二端放... 廢者借投徑以燃灰脩却者擠危塗而下石長安利用烟擾瑣屑... 螞頭簪筆寒香細微皆為攫取之嫌日肆窮奇之端披閱邸報見... 其人下獄其人逮訊嚴旨初下死者恨晚及其黃金開路需寢... 然至若中官用事在 燕朝一在 恩朝者百馬曹諸閣提衡中... 外無異忠賢小大之臣借交光寵何殊彪虎共餉燕歸邊鎮仰息... 已卯之歲 大入閩撫帥優容方為軍容進難老之騰軒如陵之

親臣於壬午五抵鞏如入無人之境... 而授之丞相龍旗黃鉞震動天地僅為護送出口之行何當元戎... 薄伐之任賴 先皇明斷遂正刑書誰陳痛哭之書孰培擊奸之... 劾醜禍會亂莫斯之任在宋尚有正邪之黨於今但見趨附之朋... 無一酒眉深慙嫠婦及闖逆風馳九門遠放清 遜會虛鼎旋移... 蓋旬月之間耳自古國亡未有若斯之速者也 思廟之早夜... 勤勞十有六年而天意曾不為之少回人心曾不為之少固國家... 將亡何其妖孽之多與斯寧文所以假翼於思皇板蕩所以申恨... 於夸毗也既而燕雲淪陷擁衛親王長江天斷淮長故都猶足奠... 高陸之宅而到滿地之溝何期主器無康構之哲將相解宗岳

之侍細馬之股肱無聞汪黃之效尤彌甚四鎮鼎峙於淮南馬氏... 饗餐於政府射射羊頭閑侯狗尾並無萬口之怨皆皆作胡騎之... 驅披昏不知一醉日富愚夫婦皆不知祥諸大夫食曰幸矣一時... 津要兼及新朝子弟皆仰四時可宜新亭多泪肘後多金一旦城... 下則爭地馬足并舞穹虛又相亦復模稜黃閣難夫獨力而三百... 載之全既百萬萬之赤子盡驅異類悉委龍荒矣白叟黃童齊為... 飲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何其痛哉不絕一綫閭閻海內民惟... 戴其借一成披荆棘立宮府謂宜中宵枕戈泣血待旦誓死捐生... 信城借一而文吏縮胸武冠睥睨儲賢之館旅進萊傭菴妻之津... 肩摩袴袴難推會稽者頓稱勳精如營三窟者堅無關誌師靖二

閔鴻飛中澤淮陰之壇虛築諸葛之表終沉稽學以講學捐軀大  
師以輸誠脫劍閣河蕩、胡越一家蓋於今而黨爭之確味始息  
名派之伎倆悉見神州陸沉昔賢為之致歎於夷甫也嗚呼平格  
作相保又有股陸中受任亦資萊漢在晉則導安扶其半壁在唐  
則郭李需其再造亦云可使將伯助余未有視皇興之改績猶言  
笑皇、不痛不癢大厦已傾習在自若何為漸喪至此極也雖道  
消有數亦習氣在人於上無應禎之風教故於下多詩張之學術  
載胥及溺夫復何怪又竊聞之先正 文皇靖難之師諸臣殉死  
以頸血濺殿庭者前推後引禍連九宗汚及妻女摧折太甚光祿  
叔慶君子於此能不為之慨歎

夏允彝曰群臣之負 烈皇帝也 上事、焦心而群臣無一公  
忠者群臣之負 弘光帝也 工事、虛亡而群臣無不忠肆者  
其負國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景文李邦華倪元  
璐馬世奇中嘉胤成德全欽利理順許直自盡於官南都陷而徐  
石麟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耀均難於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  
抵之若其臣 臣魁如錢謙益李連泰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怒  
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  
璠唐世濟柳之麟張孫振陳于鼎劉先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  
東林而恕之也

談遷曰或曰唐奔秦梁判宋奔魏楊臨婁並脫於流物用垂五

業命甫出建康而青衣之辱隨之何也國何依、於民、之所附  
危可安也民之所去雖命世之才不能自免况衰庸抗清之餘哉  
然 王工無甚失德僅犯淫酒之戒失壬人之聽黎民怨惡猶淺  
於害喪大吏甚恣不蓋為毒痛也民心已去而不復者知朝廷之  
意指彈視之如浮梗准揚之民可屠割閩浙之民可焚竭青豫荆  
益之民可盜賊可切越噫自奇幾與幾廢有垂危而慨然以悲有  
既覆而憬然以思今戎馬未南而先幾之士已為寒心當時咸曰  
其將且逃其臣且歎止何而人、逃不止其將人、歎不止其臣  
矣是車駕之播遷一獨夫也不止何侍且人主同難必大臣危蹕  
盧杞雖奸狡幸山南黃潛善汪伯彥雖怯追跡紅衣以心膂如貴  
陽我來與不相奔復偷七尺而鼠竄於浙不惟遠近之民棄之  
柄相亦棄之矣群而棄也欲與奉天梁州維揚臨安之事得並論  
乎哉後唐愍帝走衛州石敬瑭適至聞判史王弘贄對曰天子避  
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子曰無也國家乘輿法物從子曰無  
也弘贄歎曰所謂大厦將顛非一絕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  
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孰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  
得乎嗚呼追思弘贄之言無赦中日

癸卯豫王三史可法祠

甲辰豫王入洪武門緋服白紵對道降臣班迎道側  
中書舍人武進龔廷祥攻武定橋河死之

丙午錢謙益英吏部尚書李沾仍都察院左都御史  
 工角與入南京聚賢門首怕藍布衣妃金氏來醜見豫王於內守備  
 廳頓首坐受之宴於靈壁侯宅列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等  
 一人侍教坊樂作豫王青工炫立不討賊不讓嫡並不答太子  
 曰日者家札召我後制於奸臣非初意也亦不答豫王曰我兵在維  
 揚若先出亡誰所為也抑自為謀乎工勉答汗出浹背欲訖於  
 江寧或曰太后及妃同之豫王令舊臣往省惟安遠侯柳祚昌戶  
 部右侍郎柯楷往備語笑自若第問奸臣馬士英安在  
 丁未豫王榜禁臣民辨髮大兵所到刺武不刺文刺兵不刺民母得  
 不遵法度

黃得功營兵萬心隨入城向豫王求用命收衣甲散遣之

戊申豫王揚孝陵展拜嗟歎諭靈谷寺僧脩理

鴻臚寺少卿黃家萬至徽州巡撫齊達走太湖官民迎家萬入治次

日家萬病師楊文聰使兵偽為謝嘗三枚家萬

已酉豫王往報恩寺禮部主事黃端由見之慟哭趙之龍欲殺

之不許下獄

豫王訪臣民婦女殉節凡二十八人

庚戌清兵南略常州

誠意侯劉孔昭自太平掠舟走常熟詭言起義

年該豫王以我叔氏配太子行

明年三月弘光帝北行五月至燕幕崩年四十一魯王以海監國  
 紹興為報皇帝又唐王聿錕即位福州稱為聖皇帝  
 戊子四月七丑晉王周王裕德王同遇害是日大風



八十一本終 共八十三本

崇禎十八年 弘光元年

國權

國朝

監官談遷撰木著

弘光皇帝御諱由崧

先是初福恭王常洵 神宗顯皇帝之次子也 以母皇貴妃鄭氏嬖

我立之後封國河南王 妃鄭氏無子 氏萬曆丁未十月癸未生

由崧 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 月進封福世子 崇禎辛巳正

月李自成陷河南 福恭王遇害 世子出奔 月嗣福王自

恭王來龍賜甲於諸藩 故奇技淫巧多輻輳習於奢酒不好學居喪

多失行禮部若部事右侍郎王錫爵難其封會魁等擄逃無軍日積

儲俱竭元妃黃氏繼妃李氏俱無子後妃童氏遭亂不及從避居懷

慶宮嫔散落

甲申崇禎十七年

正月庚寅朔 魏營迫發懷慶

二月庚申朔

三月己丑朔 薄淮安索贖威路王以濟千金

四月戊午朔辛未 先帝山間至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工部尚書程

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侍郎呂大器詹事姜曰廣太常

寺卿何應瑞吏科給事中李沾御史王孫藩陳良弼朱國昌朱壽圖

各至戶部尚書高弘圖邸中議監國首 福王次當 潞王而倫以

洛陽為正可法嘗聞府淮工推聞其在藩事意漸之不放言猶疑北

變風影跡未因法

已卯史可法以三千騎渡江勤王駐浦口

云于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不果時先脩武英殿

甲申南京文武諸臣告迎立於奉先殿啓事善曰廣撰祝文戶部尚

書高弘圖手書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方散兵部尚書史可

法手札遺諸臣曰維陽街輝並而下常兩迎枯闕 孝陵之前訪大

臣謂已告廟何觀望賜總督馬士英亦以迎立事東故可法報書有

維陽不忠不孝等語其意頗在潞王未露以 福王非天子器也而

鈞奇驚切者群起馬士英及左都督劉澤清前巡撫貴州右僉都

御史田仰故禮部右侍郎錢謙益守制武定道金事雷演祥前鬱林

知州劉履丁等各意為潞王有秘畫而潞王先渡江馬士英以鳳陽

之甲值 福王非逆迎奉之微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等飛舟

南下劉澤清亦改計以從史可法聞之即啟列南京文武諸臣名迎

於卯伯鎮士英亦東示南京諸臣明日南京守備太監韓督周出迎

又明日魏國公徐弘基御史陳良弼朱國昌壯士英成稱兵十萬臨

江以脅留都諸臣也

丙戌 福王至燕子磯文武諸臣出迎中軍都督府僉書少保史遠

侯柳祚呂左軍都督府東寧伯焦夢熊僉書都督同知張天祿右軍

都督府少傅誠意伯提督操江劉孔昭僉書都督同知劉肇基前軍

成安伯柳祚永僉書都督同知徐大受後軍都督府太子太傅南和

等

丁亥 福王次龍江閩舟隘諸臣登謁勳者先之次尚書史可法高

弘圖程柱右都御史張慎言餘御寺科道都司將領俱登拜舟次可

法等四人跪拜 王亦拜手挾可法弘圖起之法曰家耻未雪國仇

未報可法等啟請監國不拜曰宗室未賢未敢辱及又堅請曰天下

不可一日無王臣等不得命終不敢起 王暫允之時侍衛簡斥角

巾葛衣余枕俱啟內監數人襲布履革有困頓之色

五月戊子朔晨登三山門環城而東展謁 孝陵祭享殿素服角帶望

東陵門知為 懿文太子也還朝陽門入東華門謁 奉祝嘏訖

出西華門次外守備公署諸大臣將朝以 王撫讓先語內侍曰

往方一元僉書都督僉書等可宗戶司尚書高弘圖江都尚書程柱

等

丁亥 福王次龍江閩舟隘諸臣登謁勳者先之次尚書史可法高

弘圖程柱右都御史張慎言餘御寺科道都司將領俱登拜舟次可

法等四人跪拜 王亦拜手挾可法弘圖起之法曰家耻未雪國仇

未報可法等啟請監國不拜曰宗室未賢未敢辱及又堅請曰天下

不可一日無王臣等不得命終不敢起 王暫允之時侍衛簡斥角

巾葛衣余枕俱啟內監數人襲布履革有困頓之色

五月戊子朔晨登三山門環城而東展謁 孝陵祭享殿素服角帶望

東陵門知為 懿文太子也還朝陽門入東華門謁 奉祝嘏訖

出西華門次外守備公署諸大臣將朝以 王撫讓先語內侍曰

今日之禮與中舟異宜坐受及入拜 王答揖之間諸先生今何事

為亟又可法曰防江為急 王然之始江西南閩變各懷危懼至是士

民所 有同志

禮部儀制主事吳本恭州監國儀注竟如登極禮

平賊將軍寧南伯左良玉治兵攻張獻忠於漢江

平西伯吳三桂追賊至撫寧縣又大破之

北京故 道御史曹溶自巡視西城傳臣民為 先帝發喪設位

都城隍廟偽兵政府右侍郎梁兆陽偽 科誅謀大夫孫承澤偽弘

文館編脩高爾儼等亦預焉偽直指使張懋爵柳寅東韓文銓朱朝

等

丁亥 福王次龍江閩舟隘諸臣登謁勳者先之次尚書史可法高

弘圖程柱右都御史張慎言餘御寺科道都司將領俱登拜舟次可

法等四人跪拜 王亦拜手挾可法弘圖起之法曰家耻未雪國仇

未報可法等啟請監國不拜曰宗室未賢未敢辱及又堅請曰天下

不可一日無王臣等不得命終不敢起 王暫允之時侍衛簡斥角

巾葛衣余枕俱啟內監數人襲布履革有困頓之色

五月戊子朔晨登三山門環城而東展謁 孝陵祭享殿素服角帶望

東陵門知為 懿文太子也還朝陽門入東華門謁 奉祝嘏訖

出西華門次外守備公署諸大臣將朝以 王撫讓先語內侍曰

錄各自為巡城御史受民詞核其力午後傳吳三桂止建一母  
入城僅頭目護 東宮至都人幸甚然李自成西奔夜弒 太子及  
永定二王矣或云吳三桂請送 太子入京建 不許三桂夜送

太子於太監高起潛所又云潛逸於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  
已丑諸臣謁行宮約各致慰太子太師魏國公徐弘基請早正大位  
收拾人心次言靈璧侯湯國祚言戶部措餉不時太監韓贊周及  
兵部右侍郎呂大器叱起之 王曰文武宜和衷群臣以次對贊周  
亦有所奏俱出上等請監國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曰今宜即真  
何事監國諸人唯 慎言曰昔土木之難 英宗北狩而 景帝登  
極不以為嫌非為 景帝也正為 英宗也今之日更何待乎時

相史可法疏商之乃遂或謂韓贊周曰公當舉一人贊周徐曰我若  
舉一人將此人後何以作相衆服其言可法密謂慎言曰公請正位  
倘高傑擁兵挾 東宮以來奈何慎言曰大位既定即 東宮至安  
能私之孟馬士英或兵江上威脅而都可法慮變故稍遲之也遂先  
請監國之寶又推張慎言吏部尚書然後枚卜又議赦書可法曰天  
下半壞賊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  
未可除也議遂集以 先帝聖斷毋改

吳三桂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關三桂奮擊破之  
北京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錦衣衛左都督駱養性約諸臣哭臨

先帝於川養性隨備法駕迎 東宮

庶曠 福王監國冕服登舟陞告天地宗廟群臣請補朝而不賀魏  
國公徐洪基上監國之寶

太祖成祖及二后御容舊供武英殿命移奉先殿魏國公徐弘基  
遠侯柳祚昌南和伯方一元祭告戶部尚書高弘圖詹事姜曰廣奉

二 祖御容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奉二 后御容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南京吏部尚書初兵部尚書史可  
法言臣職典兵無攝銓篆值兵馬倥偬之候而問人才用舍之宜其  
職難兼其誤不小故必舉各官之清正有學者早進統鈞而後真才  
得効於國家至業克除於堂構謹會舉南京戶部尚書無都察院右  
都御史張慎言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 上竟用慎言時慎

言力不願改曰必我典銓也者無論失我將并失總憲耳後竟如其  
言南銓曠久司官止文選主事倪嘉慶驗封郎中蕭士瑋據史四人  
不請朝典慎言手創規先事枚卜

繼兵劉澤清高傑各奏申大義早發喪哭臨且約史可法過江共議  
欲卸柄於馬士英也

吳三桂追賊至定州北十里清水鋪偽都尉谷英度兵逆戰賊饑疲  
不戰自亂英連斬卻者數人終不能止三桂奮擊大破之斬英俘大  
帥三人殺敵千奪婦女二千左先馳還救之清 果勝奮長刀斷  
馬足先墜馬跳免孟泰輒重獲金銀七百餘萬抵蓄亡黨胡騎繼  
之進奔十五里屯定州一人斬偽州牧董牧迎三桂三桂以谷英頭

崇文義澤轉運輪收散賦萬餘

清攝政王湯槐泰入北京時南簿出朝陽門臣民望塵伏道左止

升典則胡服爾身臣民相顧失色聞軍兵已先驅入都門城上俱立

白旂攝政王乘鑾輿萬騎夾之入居武英殿稱制故戶部右侍郎王

整承欲入謁見上下俱坐地乃潛出都人各去其素情景色慘黯

楊士聰曰嗚呼吳三桂而不能制寇東不能抗 始靜侯焉以待

寇相遇徐觀龍祥之待非未為大失也乃奉身歸 予以復仇

之名使得指口關入一戰再戰危難而道而京師為 有笑且

東宮二王禍不旋踵吳襄被擄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常焉坊

刻不登而沾 三桂之功吾不知其有何功也仗三桂而可言功

則盤踞二東忽焉而收渡河涉江金陵不守亦可謂三桂之功

談遠曰甲申之變會平不及料中外震懼吳氏不勝其忿瞋目語

難稍月家以從之溫嶠陶侃之討蕞峻子儀光弼之仇要又其表

激不過如此第榆關永平果捷之後宜亟遣間使潛入京師狡寇

初遁明示曲折俾臣民曉然知開寧復仇之舉運 楊虛之勢或

長安蒙傑三鼓衆城守紀約請和則榆關以外棄之歲輸幣十萬

全百萬事雖不濟而此心可盟天日他日可對 先帝於地下且

兩軍合勢獨無成言於先子或建 兵銳彼不能降心以相從則

厚賂其吏將亦未餌之術也吳三桂兵至榆河清 撤其西征以

遠之若先入京師則清 將不復納矣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吳氏

既不能承以應又不能先事以防天誅厥禍蒙若左社虛五  
日之期成九州之痛寡助之至未可獨者三桂而換以春秋青備  
之義三桂又安所辭乎

辛卯 監國哀諭曰嗚呼余小子涼德不堪國家多難如何昊天降

此鞠凶嗚呼嗚呼哉維 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 祖宗鴻緒適逢國

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固有休教以先帝之深仁挽叔季於

唐虞念茲在茲無時或息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先帝之其勞者

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思報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其

倫彼欺報施反常有斯民來亦未有甚於今日者已馴見妖氛日

熾憐我赤子辱我宗籙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

食乃 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至欲餉初增而又減將已敗而仍

收官極介極酷而仍用無非欲化頑為良務亂為治嗚呼痛哉何皇

天不于遂至有今年三月十九日之事及國母撫照相從撤香塌

香遺烈如生信乾坤之合德肆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貽毒千

古孤雛眇質片氣猶存斬腐監國益切除山謹告哀於臣民庶憐予

而多劫知爾同心悽感何極喪禮儀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

母築民間音樂嫁娶暫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收繫不許擅

離職守閭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

官並免進香諭告天下咸使聞知又教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

宣鴻烈 列宗緒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自高曾以逮孫子

世享太平代受膏肓...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 有七載力圖剿寇安民... 叔升遐英靈訴天怨氣... 姓滔天之惡蓋載不容... 之墟益激父母之仇... 夜相膺悲涕永歎乃... 父虛因序認推連章... 三日暫受監國之號... 廓清大難工慰在天... 儆力德涼任重如墜... 大赦天下所有應行... 之憐凡為臣子誰無... 焉哉臣余不遠布告... 李自成至真定取於... 諸兵翼張以進救大... 大清攝政王孟屯騎... 屯精騎故吏部左侍... 即金之俊等入投職... 不出徵各司官仍任... 王不出內院大學士... 程笑謂惟炳曰吾國... 自有王此攝政王

地河勘進為攝政王... 三日議進監國日官... 成稱典禮浩繁不... 左侍郎竟用明曆其... 士辰監國自大明門...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 學士瓦文淵閣總督... 兵部尚書燕東閣大... 尚書時庶事委曰廣... 補顏澤文部文選即... 魏國公徐弘基言五...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 明顏澤等另疏注銜... 單各舉所知一南京... 閣報庶僚及外官... 請成謹誤閑住但無... 以休滿卓吳在四年... 甲奇監吏員及丁憂... 科甲奇監等見在京... 取京官保結一官制... 舊章為主如保舉... 授授布衣等項見職... 論

賢者無陟其後俱停止不可濫竽從之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言今日畫江倚備恢復承天襄陽不可一日緩也承天總兵北都推張應元未奉旨副總兵惠登相與毛顯文攻下德安今仍以應元開鎮承天登相開鎮襄陽果收復兩郡即昇世守從之命張應元為都督會事總兵官鎮守承天

罷河南道御史陳丹衷調兵土司丹秉奏 大行皇帝許同副總兵成大用往調土司其軍餉已初總督兩廣及廣西撫按預辦今乞頒新勅遂罷其兵

命兵部職方主事萬元吉督萬金鴉高傑劉澤清諸鎮

京畿道御史初處任上古人精玩則必貴稽器則必變故當以仁

厚賑群情以嚴肅定眾志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事而逐紛爭之端名器益當慎重勿以乏才而欲濫倖之實人才不可不受憐而自媒之徑不可開官爵不可不優崇而躐進之階必不可有民力固宜寬也必俟經制定而後賜或不敢為虛文兵氣固宜振也以刑紀律申而後醜類足以資騰飽恩賞同宜普也必當為可繼之地勿以生無厭之觀觀開釋固宜速也必當核可原之條勿以素因貸之刑事夫如是庶幾綱明法度飭在我以輕徭薄賦收民心以舉賢錄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帥之心言守則必固言戰則必勝矣

大清攝政王諭南朝官民人等曰曩者我國與爾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率師攻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詎意堅執不從今被流

寇所賊歸屬起往不從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輝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王之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反轍所過州縣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者即予爵祿世守富貴如抗違不遵大兵一到盡行屠戮有志之士幹切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以復天下乎攝政王問翰林院編修高爾儼以連全元爾儼因進三史攝政王欲脩崇禎史爾儼曰纂脩道福曠盡止史事甚重崇禎一體因傳唐事何瑞徵高斯李呈祥等自是百官遵投職名時翰林止爾儼左右中允楊昌祚林增志並重創不出內院大學士范文程處分國事同官其終日無一言文程先世樂平人瀋陽籍大父懿嘉靖丁丑進士官兵部尚書 故尚書倪元纘合

人投牒文程求扶喪南還文程主違時持令箭送至張澤於是殉難諸臣已喪多次第兩歸

李自成益令兵攻吳三桂三桂合請漢兵拒之自晨及晡兵數合殺傷相當東風大作黃沙蔽天賊珠死關三桂益奮賊漸卻閩兵射自成中之墜馬走還營創甚則民舍居人怨之皆自焚室廬火燭天賊夜移營終夕數營不能止獲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逃之及關而止遂得自成死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姜曰廣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鐸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五文淵閣時同推前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少詹事費道周右庶子徐所而監國政與鐸有舊

南京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為吏部侍郎即魏國勳為南京戶部右侍郎  
即總督糧儲賀世壽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南京  
工部右侍郎應天府尹劉士棟為南京通政司使

總兵高傑兵欲入揚州士民不納遂恣攻掠城外廬舍俱空江南北  
大震職方郎中萬元吉言揚州臨淮二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  
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內民以兵為寇兵以民為妖環攻弗釋臣等  
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

巡撫薊鎮右金都御史何慎夫德州濟王朱帥欽昂之不從竟南遁  
兵部右侍郎張鳳翔走東昌亦倡士民起兵河北山東即縣各設偽  
官起義監紀兵部職方司主事凌嗣倡義於臨清

北京官民哭臨 先帝投位帝王廟三日舖時清 搜遺棄二藥肥  
焚殿前

彭孫貽曰寇之起於崇禎三四年也不過饑寒嗷聚耳此五六年  
年縱突千里出沒無方所謂深寇也十二三年後則非復草賊行  
徑矣又十四五年後非復竊據形勢矣夫其作難之始謀撫同易  
耳寇起自隴右而山東望州兵亦叛夫隴右亂民也迫於饑寒宜  
撫也登州叛兵也首我養養宜撫也甚且吳執御論之詳之當事  
者黨比謂亂兵宜撫而撫亦無成策亂民宜剿而剿亦無成策彼  
時仗鐵指麾者猶中智以上非無克敵戰勝之威也戰勝之下殺  
慘而已殺儼可盡乎得萬級皆塔民也驅除而已驅除安歸乎

東奔西逃皆塔地也乃膚塗漸次決局外易言刻期奇效使志士  
御肘未有成功以劫代教以活代願始之以祖師之熊文燦繼之  
以用固之楊嗣昌於是中原陸沉矣元惡既惡廷限顧陳虞謀  
龍鍾也以控辰常宋一鶴鬼錄也以填全楚節制無術將不知兵  
兵不能戰非惟是也兵之屬民更甚於賊甚事大裂民怨於下天  
怒於上饑疫頓仍同類相食人危如亂麻一人側席亦既感言於  
民然所期非屬民而所施者皆歛怨於民之事大奸唯起而乘之  
據中原吞江漢獲三秦凌晉跨蜀則民心使然也夫歛重而民窮  
民窮而盜起自古皆然豈待智者而後知哉今國勢雖日蹙江浙  
閩粵吳楚川黔尚有天下過半也三百年之澤民心猶未盡忘漢  
也苟能搜攬英哲休養東南抗險立國徐圖進取其功猶倍於孫  
吳晉宋苟愆、無策而東南半壁之民力以養不知兵之將不能  
戰之兵是自盡之術也覆亡無日必望其恢復乎彼崛起之唯所  
為左右者非其草莽莽夷則其脅而降之叛而納之也天下大器  
士所同欲其中第悍豪雄之姿強疾不仁之輩亦必有為所欲為  
者豈遂俛首定君臣之分終始夙夜以處一天之下乎是起之取  
天下也易起之守天下也難誠指陳中將帥能以一郡降者即  
以一郡討之與克復同如是則賊中智勇之士必革心回志聽命  
國家矣夫及正天子顯名也列爵有土厚賞也顯名厚賞士之所  
期也古帝王所以長有天下者無他必天下之富貴與天下之士

共之以天下之衣食與天下之民共之也今以商格得者率  
多不才無耻之士無濟於用而勇略實心為國家用者又未必得  
富貴而反足以殺其身何怪乎士之不我與也今日今天下民之  
衣食以養不戰之兵又縱無用之兵屬民而奪其衣食何怪乎民  
之不我與也故大政諸鎮以待有功者亦使士有富貴民有衣食  
而後天子乃復有天下也

國子生簡田陳方策上書史可法曰寇虐被擄王室板蕩衣冠介冑  
降叛如雲相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獨撐傾厦俾蒼生無主而有主  
誓師討逆矢石躬親凡有血氣孰不深寒冀酒史母死以觀執事之  
成策或不妨于明禁一言也李賦情形策已悉其略於塘報矣臣

之愚竊謂未宜緩圖者有二幸無珠馬吳公統率義兵屢與賊戰  
畿輔如其不即破賊一兵為主兵為客曷日糧不無望我接濟  
兵兵深入冀應漸遠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速破夫將孤注不無  
望我破賊兵糜爛自成後首兵得志若功成不無望我當將  
賊一潰敗也走而秦夷不窮追將南向不無望我安插似未宜緩  
圖所以待兵也賊賊踰楚侵蜀善好已深聞關入京寧不思道地  
據上游順流而東秋陵風鶴似未宜緩圖所以解賊也左鎮據兵  
數十萬何難於戰兵丁時一肆掠若不亟中大義俾建殊勛誠恐秦  
寇成癩必至於滑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畿南河北人受賊愚  
末由者悟咸知有偽朝未知有中興之新主近如淮揚僅隔

一江音耗不通孰傳日布 監國發喪兩昭所當速則華漢合軌在  
斯一舉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心也山東半降賊多經蹂破恢復剝  
除易於反手尚有究青登萊夙稱股肱堅壁固守至今靡他若不煩  
詔傳檄戒其無二固知適從恐又遭其煽惑似未宜緩圖所以救東  
省也附偽朝者既為叛臣歸本朝者即為義士長安碗類事賊時非  
音人何以離亂之時動爾爾格血性男子報國無愧九死一生幸脫  
虎口至黃河而黃河不許渡至大江而大江不聽過盤詰索錢不問  
奸細防守放散止擊歸人獨有縉紳取箭長往粟、士庶痛哭水濱  
土寇峰屯殺掠幾盡京師五方雜處何常有萬生靈誰無家鄉誰無  
父母今一旦獨不哀矜其不從賊而但厭薄其不為官也似未宜緩

圖所以接回御也

甲午大學士史可法言沿江之兵合計不三萬請自九江以東鎮江  
以西千餘里之間設水兵五萬開鎮九江鎮江各萬五千人聽節制  
於操江總督除二萬人操江自辦之往來策應其兩鎮信地一自九  
江至荻港一自蕪湖至鎮江仍舊設操江大臣做京營之例一總督  
一物理水兵既設戰艦宜增察臣部有貢船各省有漕船於道未  
通而船無用止留十分之二以示存羊餘盡改兵船歲修銀糧盡歸  
水營江廣浙直漕糧轉運南京甚近漕船量留十分之四用疊運法  
行之歲可兩三餘船及修造銀察明扣解目前臣部及工部各委司  
官二監督改造從之



補倪嘉慶南京吏部郎中

命御史祁彪佳安撫蘇松常鎮左先安撫浙江黃耳島安撫徽寧

池太陳丹東安撫江北各給勅印其江楚閩廣等另委從呂大器之

請

成國公勳衛朱元臣奔自北京自言雜謀夫以出

揚州士紳王偉龍等奏高傑殺掠之害

衛王常淵募兵投偽官遂復青州盡儆賊黨東朝大震

清封吳三桂為平西王

荊州監軍道方大猷隨吳三桂降清命大猷守通州左師楊士

聰携家南歸大猷遺卒護行

乙未起劉宗周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澤清擁兵臨淮鳳陽恭將戈士凱以聞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鄭瑄移兵駐鎮江奏江淮清兵皆欲渡江臣

遺書高勳二帥不肯止兵請勅孫江武臣速援京口

大學士文可法請裁參贊內外守備等衙惟擬北制改設團營即以

大小教場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神機之意每營萬人以副恭游都

分領總於提督此外立巡捕營兵六千兩恭游分領提督總之以防

內奸併神威振武營兵五千兩恭游分領勳臣總之以護陵寢設兵

部標營兵三千副將領之以示居重取輕之意兵制定矣統之不可

無重臣昭宗嘗例設提督勳臣協理樞臣凡京營兵悉歸統轄五府

向止金儲十員補授潛居城內今有府用金者數臣一提督五其侍

直大漢紅盔又刀圍子手及錦衣樂與等司軍數甚多擬選大漢將

軍二百人紅盔又刀圍子手三千人加皇城直軍足五千之數勳臣

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兩校八百人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祈辦事

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從之

命都司崔任性諭閩連登津水師總兵黃變撤舟楫南至淮吳廟灣

左良玉攻承天

總督九江袁繼威請入覲監國諭止之

偽長蘆鹽運使王孫憲以潘縣知縣徵入京值變孫憲表背自咸曰

燕地既歸宜拱山河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子世以承恩宋企却大

賞之除偽命四月出都留妻包氏於京示賊不疑衣緋鼓吹至德州

忽見大明旗幟即裂其青旗毀物瘞印戒其偽封夜手棄行李微行

過德州渡淮至江上聞南都事因禱稱潔身不屈狀而邑人知其積

跡檄斥之

丙申徐一范為南京尚書司少卿自益為南京兵部車駕即中李向

中為職方外郎吳國龍胡奇律為武選職方主事

瑞王常澹避兵入重慶

總督鳳陽馬士英自請入朝拜疏即行

征剿太監盧九德至浦口入朝

吳三桂同英王麟趾塔入北京

丁酉御史邦彪往為南京大理寺左寺丞  
左良玉復德安隨州

總督鳳陽馬士英請早正大位靖南伯黃得功總兵高傑亦言之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奏補科道李沾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陳泰來

右給事中姜應甲馬嘉植給事中張元始戶科都給事中羅萬象張

希夏左右給事中陸朗給事中沈胤培禮科都給事中李如璧右給

事中袁彭年給事中左懋第兵科都給事中李朝薦李永茂左右給

事中陳子龍給事中黃雲師錢增刑科左右給事中李清工科都給

事中李維機右給事中梁士濟楊仁愿都政陸震遠鄭崑貞周一敬

潘世奇周際吳文灑王燾任天成左光先劉逢賢登選白抱一黃澍

劉之渤鄭封黃耳此陸清源李廷派中陳丹乘補南京各道御史

夏允彝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濟南偽防禦張開行偽濟寧州收任崇志勅紳民勿餉

戊戌魏國公徐洪基等上箋勸進許之

右軍都督僉事漾卷總兵官趙光遠改鎮守四川總官如恢復秦中

即與世守

貴州民何兆仰作札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上中興要務十事自謂黨競有司介照人心

崩眩積成大變至臨 君父而長盜賊誰為厲階答在臣等往集莫

莫時創治宜圖前 陛下注見臣等請以家耻國仇諸臣咸賦中興

今聖復漢唐之威儀禮儀之禮物諸君親矣先帝為漢祚延  
廟帝業晉元終身絕酒亦道江東蓋上天垂戒痛心疾首仰承帝命  
未始不轉危為安諸臣中獨臣衰白味先帝深望以要務為 陛下

述之曰議節鎮淮揚廣鳳荆襄為今日到鎗重地宜申命撫鎮大臣  
如九邊三協之制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閩閩首尾相援步騎兼  
屯戰艦海舟添汛於長淮大江之間臨北州縣各積粟五千石或萬

石分儲互備如敵倉洛口之積毋專聚一城且無臨期倉卒轉運之  
費曰議僑藩諸藩南渡良切聖懷第吳越近畿內 祖制不許分  
茅今不得已或浙之嚴處及江西廣信袁撫或閩粵之閩擇其便地  
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親藩郡王餘宗祿糧以及定差婚喪之費

諒體時艱民生奢望念三靈沈痛物力彫殘慰同仇之心應天正之  
舉積待旅軫悉為先復曰議開屯七士女仇敵情屬可憫或奸頑難測  
拒之則民散且為盜亟宜於近北閩田招集深移開屯三業給地三

年之後量租稅內有豪杰以百夫也即為百夫長千夫也即為千  
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使守禦亦南番僑置州郡之法既不失所亦不  
內窺曰議坂逆近聞偽官以單騎片紙誘降郡邑從風奸人乘機搆

陷乞明諭沿北郡邑凡口稱偽官能立擒斬賞千金予以一官原贖  
舞忠義之心曰議偽命國家養士三百年致有今日諸臣膝視而之  
臣雖事戎有從情非委順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可奇

及盜擊其從逆之心如自投來南亦從寬減或原繫廢籍或曾經聞

擬試源無官守或有地方之清無其馬之精若才性一則志可於  
原宜酌定用之法未嘗概以死於賊手之後如唐肅宗以六等  
定罪曰議襲卹長安去守文武諸臣殉義較著如大學士范景文尚  
書倪元璐等見閭閻彰確立宜贈諡用表忠魂餘待詳核毋致紛紜  
或問取誤曰議功賞焉章之際一階半級非所後論恐都尉及於爛  
羊大將易於一醉勸人而人不勸職此之繇今武爵稍寬文資毋濫  
綜最名實深戒侍門曰議起廢 先皇帝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  
逆暴炳若丹書已容再議嗣後成造廢籍諸臣雖湯網弘開而清論  
自在假或雜據並進致傷 先皇帝曲成之德并玷 殿下維新之  
明務使廷臣協議歸於至當曰議慈命邇來有司共職論議成風昨  
下民嗚吟之思成盜賊席捲之勢今約在內都察院在外撫按官嚴  
刺會吏究非重擬不得以恩詔假借曰議清純清舛萬餘艘除旗甲  
有家外餘細司杞工挽夫少不下八人大半募於外江今漕登近地  
此十萬餘人無室家無御故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廷臣從長酌  
處若夫勸政講學親賢納諫慎選左右杜漸防微雖世儒之恒言嘗  
今日之切要 敢下能恒如龍閣注諭時臣雖垂沒尚見少康之業  
然後從 先皇帝於地下庶不致蒙面耳  
南京太常寺卿何應瑞言今月十七日夏至祀社郊請香裁奪南京  
禮部右侍郎顧錫疇言夏至祭地禮物未備恐屬冒濫合候冬至祀  
地併行從之應瑞又言 孝陵懿文太子陵并先師各神祠歲牲品

銀計千四百二十金萬曆四十四年詳請臣桂有根以 孝陵三大  
祭五素祭俱改大祭增物加派將天地壇外陳地開墾輸租供增祭  
之費今郊廟社稷山川之祭應昭北舉請下禮部會議歲例增祭若  
于品用若干物價若干附近派解章下禮部  
蘄州人攻降臣項煜錢位坤來學踰湯有履燬其家項煜南竄潛入  
南京預朝班又為徽自飾曰逆闖斗筲小器管劇下材徒以狗盜之  
謀偷城劫寨孤媚之技惑世誣民因而審入國都遂至腥羶殿闕拭  
我君父像及后妃幽儲宮而繫二王墮太社而燼九廟斯率土之奇  
痛乃皇天所亟誅又且狼貪日滋鍾壘不擇屠戮者屠縉紳屠士庶  
折楊綠索堪塞街衢括巨萬括百千括錙銖筐篋駝騾送歸巢穴識  
者知為警馬行徑古人所謂沐猴而冠故使京師人民罔不痛心利  
骨重念大明德澤多思救賊翻城即人心之不忘知天命之未改親  
賢茂建統緒攸歸以 太祖掃除胡羯之功固宜蕙夏殷卜歷以累  
朝博尚忠厚之治實應有漢宋中興煜自出網羅志存匡復附群公  
擁戴之末倡四海忠義之先敢告同仇共勦大業豪杰才智之輩請  
揮戈伏莽以從王閭闔耕鑿之夫宜戒子勉弟以雪耻十七年恭儉  
仁明之主可無濫泣報仇十五國詩書禮教之邦誰忍昧心從賊如  
或迷於邪說墮彼狡謀則以職所關斷然大譴彼其左右無智謀之  
士腹心皆險削之徒黃巢盡於咸亨董卓志於郟鳩將命而悖  
即恐蕭牆師老而驕已為弩末方需禦侮何暇顧南我但脩戡守以

前駐河漢提督於古漢邊地提督之調任特旨領馬之款氣  
事在勿疑時不可失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項煜  
謹撰吳人揭攻之曰自署原官冠以皇明普天之下原無兩大何故  
官銜忽加國歸理之胸中居然有二姓矣

大清攝政王命虛燕城之平駐滿洲兵孟驅漢人出城  
已亥脩奉先殿

南和伯方一元納守備勅印

史可法言京糧故籍無存請省直各撫按造兵餉清冊送部科存果  
并刻郵符又言撫松常鎮屬舊巡撫專守下江其應天安慶徽州寧  
國太平廣德設新撫專守上江如科臣左懋第所請又自請督師江

北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並從之

都督金事總兵官鄭鴻逵鎮守九江黃變鎮守京口

大學士史可法言昨午與諸臣高弘圖等曰廣馬士英等恭承君諭  
令臣等將用人守江設兵理餉各宜議定謹議新增文臣協理戎政  
協理操江二新增武臣京口九江二已奉旨又沿江如湖廣浙黃南  
粵荆襄湖南亦應增設二三員但駐札之地難以懸定當行該督撫  
頭從長議奏江北與賊接壤遂為衝邊淮揚徐鳳泗廬六處設為四  
藩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多鎮之有四鎮不可  
無督師督師應駐揚州通中調度其四鎮設於淮海徐泗鳳壽滁和  
經淮海諸駐於淮而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沐陽新榆鹽城安東

和州雖寧隸之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者駐於泗而徐蕭揚山堂  
沛泗盱眙五河虹靈壁宿蒙城毫懷遠隸之經理河北河南開歸招  
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而鳳陽臨淮泗上頓壽太和定  
遠六安霍丘隸之經理河南汝寧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或駐廬  
或駐池河而滁和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肥巢無為隸之經理各  
路搜剿事各設監軍道一監紀廳官一管餉廳官軍民皆歸統轄有  
司皆聽節制管衛舊兵皆聽歸併整理各將皆聽具文督師薦舉題  
用荒蕪田地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各境內招商收稅以  
供軍前買馬製器之用每鎮官兵三萬人歲木色米二十萬折色銀  
四十萬合主客折舊折其總不越三萬之外或合練或分練聽鎮臣  
酌行其體統則昭山海經理各處提督行事所取中原城邑即歸統  
轄案守恢復將為工公世襲賦在河北則各鎮合力協防淮徐賊在  
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賊至河北河南併犯則各鎮嚴兵固守其鳳  
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分兵境陵併於鳳壽其淮安清鎮應裁不必全  
設而督師標下三萬人亦應給本折糧餉六十萬合之則歲支三百  
萬矣又鎮臣左良玉所統兵及撫標歲餉不下百萬江督楚撫各項  
三十萬晚撫二十萬江撫十萬加以新增都城陸兵江上水兵約歲  
支百三十萬總計六百餘萬及緊歲入約米二百四五十萬約銀五  
六百萬除各兵支用外存亦無多望諸臣實為戰守計集於門廷之  
外胎疽具之安則神與大謀即在於此 監圖並從之

庚子獲樂總兵高傑奉命分防瓜儀浦口江北抗拒不容乞賜處斷安置家屬監國令回鎮聽督師兩行傑與劉澤清俱利揚州澤清兵討數百遂入掠瓜洲揚州知府馬鳴騄陞海道副使未行與推官湯來賀力阻高兵大恚殺掠

談遷曰瓜揚之禍雖由於高傑劉澤清實馬士英召之也士英迎之以牙兵三千人南衛足矣名正言順留都察聽何必盡挾諸將以張佐命之功哉不學無術釀禍早見於此矣

南京詹事姜曰廣力辭閣銜改禮部左侍郎入直起徐石麟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行右都御史事朱之臣太常寺卿左懋第太常寺少卿御史郭維經為應天府丞仍暫巡視中城

起故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袁愷莊熬獻熊開元姜埰馬兆羲故御史詹爾選李長春張煊鄭玄玄李樸喬可聘成勇李曰輔俱廢藉各補原官又前巡按雲南御史陳蓋滇人適愛雖陞福建右叅議准復原官頒詔雲貴加監軍銜召募土兵五千人市水西戰馬二千匹並從吏部尚書張慎言之請

南京禮部右侍郎顧錫疇請 先帝后尊諡曰本朝代興之際典禮具存撥之今日微有不合臣等痛念 大行皇帝剛明勤儉備有令德一旦悲纏亮社勸深憂秀十七年故天畏民憂深慮遠之聖王含情戴恨臣等何心尚存顏面今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殿下又屬志圖報此負臣志士無不荷戟而叱劍也 大寶特祈而 大行

帝后来龍鐘傳之氣震道沐越即誓字為玉覺有痛無聲有淚無淚十六朝天子寧堪見也 宜亟命九卿科道會議早上 尊諡俟釋服奉 主入廟以妥先靈若坐需歲月拘守舊章恚恫之甚南望無歸究慘之極蒼穹莫訴臣等迫切哀籲以聞 監國從之

江督監紀推官劉再拱加南京戶部員外郎 吳三桂至正陽門閱聖廟焚香各商求庇三桂曰爾等見把駕王於其各商醮金幣謁英王王欲勞之自後歲節以為常

辛丑南京吏科都給事中李沾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洪督四夷館王庭梅為應天府尹時吏部欲擬沾協理操江右金都御史沾故善誠意伯劉孔昭吳分其柄求又可法乞今秋御史郭維經巡中城勤敏

有聲進應天府丞陳難其代故暫無原治維經意快、為沾所嫉劫尚書張慎言奸欺尋自悔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已會議補金壇王重文選主事以近京且夕可至也沾又憾重言不可用嘗受我幣四十金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費止十二金近或倍之公安得幣以四十金乎銓屬無人彼地近易効若其人庶否僕自有提銜雖吳昌時在不能濶也沾益銜之無所發怒竟而抵左侍郎呂大器

張國維改南京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起解學龍南京兵部左侍郎張有譽補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練國事改用許譽卿為南京光祿寺卿

進黃得功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各世襲錦衣衛正千戶封高傑與

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進馮英太子少保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夏允彝曰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違才之選而用之政府則平甚矣初為王坤泰之謫成周延儒再召阮大鍼嘗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善嘗一敗素寇募其鄉兵為親兵頗能戰高傑之南適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至淮士英亦與通殷勤願自任德而歸怨於南樞又可法以為我因領公等來而史公不善也及擁立之舉為遂聯終二劉高黃為已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又出鎮即國事敗壞之始也

平賊將軍左良玉攻承天累日適張獻忠援至我兵大潰回漢川賊又追敗我退駐郢口

兗州義兵擒偽布尹高 推官董 汶上令李 魚臺令尹宗衡及防禦使劉濬

壬寅 監國福王即皇帝位於武英殿命靈璧侯湯國祚祭告天地撫寧侯朱國弼祭告太廟東寧伯焦夢熊祭告社稷詔曰我國象受天鴻祐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 高皇帝龍飛英島而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歸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葉勸進拒辭弗獲擬以眇躬荷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

希蕩平之績故乃漢池盜美鏡蘆震蕩蕪蕪掃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工陞三靈共情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道子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得戢之功尚賴賢修力助勦助余敵慎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下所有合行事宜條列於後云於戲弘齊艱難用宣九伐平邦之政章敷闡澤並開三驅解網之仁新綽漁捕前徽益懋初監國赦諭山東河南賊並克至是北直山西陝西免五年山東河南免三年江北湖廣今年蠲十之五江兩四川蠲十之三除遼餉等名年號闕擬弘光定武 上祝天探九得弘光後尚書張慎言聞清 順治之號曰先字從火清治並從水恐水能克火也偽太常寺丞項煜入朝為御史陳良弼所劾

司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提督京營

旌雲南慶江土知府木增助餉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檄曰在昔元主中夏殆將百年惟 太祖一洗腥膻使斯民再瞻日月凡有血氣誰不世沐國恩歷代耕桑久則又忘帝力得及 先皇帝仁明絕武兢兢業業踐阼而首肯巨奸行政則心儀 烈祖會國步元逢陽九正遠事備於多年更值歲荒因而盜起剽既難盡撫又不從於是不得已而徵兵不得已而增餉原期厚集兵力一鼓蕩平暫累吾民再選應嶧豈料天不厭亂賊乃日多民力竭於徵求國事壞於貧弱 先皇帝追維既往悔艾方深告天則躬可代牲祈穀而涓嘗偏地過災省過每累月不入寢宮踰膳布

袍無一念敢忘民瘼其他求賢簡拔百千事美不勝書肝食宵衣十  
七年過無可舉方冀天心厭亂干戈有寧謐之時無如臣子負恩文  
武盡膏肓之革及逆賊李自成郵傳傭奴市井猾賊髮蓬如雜異折  
以尖箭鐵箭時每正冠則頭欲裂瘡痂偏體逢陰雨則骨為劇偶乘  
殺運以射天遂肆兇鋒而犯闕傷我 帝后縱掠宮闈承聚朝堂行  
酒而徧散民婦罔張市肆編冊而盡括賢財尤可恨者為搜金而劫  
掠朝紳十四代之衣冠廬陽掃地籍括銅而輸奸雅世百萬家之黎  
庶痛憤彌天民則何辜乃罹此毒哉 先皇帝當命卒升遐之際龍  
髯已墜猶念我黎民以憂勤仁聖之君鳳輦罷指遂弔庇其妻子  
憐過天人怒共神人所以凶問南來百姓如喪考妣當此義旂西指  
三軍不問室家人懷前逆之心士奮同仇之氣昔少原僅有一成終  
緒夏王之緒光武不階尺壤猶憐漢之反刻今率土拊膺比屋不  
忘踐土敷天左袒枕戈弗共戴天駕暫蹕於南都軫立旅於北闕告  
廟而卻捷伐部旌龍標推轂而任專征營陳虎旅行且肅氛京國問  
罪偽都備念人皆臣子同三百年秦養之恩家悼君親共一萬河山  
之恨嗚呼國仇可念誰甘後至而負恩私工命不移母味先裁以羞  
明哲坐見風靈之掃永觀曆數之歸  
故御史汪承詔自言偽政府照用堅拒南奔  
癸卯命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兼禮部尚書五文淵閣故  
事閣臣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虛銜挂入朝日據政府不出史可法

國權

知其不欲出鎮無如之何故前請督師  
顧錫嘒為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起黃道周南京吏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羅大任南京國子祭酒  
高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鄭瑄為南京大理寺卿侯峒曾為南京左  
通政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署戶部事左懋第為南京右金都御史巡  
撫應天  
遣使頒詔後軍都督府都事朱兆宣往徽寧池太兵部都司傅作耀  
往鳳廬淮揚左軍都督府都事中緒芳往蕪松常鎮樓部司務張堦  
往浙江中軍都督府都事扶國祚往江西都院監紀 即登春往  
福建兵部守禦徐昭原往湖廣雲貴守備潘一明往四川中書舍人  
董觀吉往兩廣  
談遷曰宋高宗登極敕文不傳河之東而改之蒲解宗澤謂是號  
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李綱亦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  
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顧同皇子生廣示德意而從之於是人情  
翕然金人圍守請即之兵往、引去今燕晉已論山東河南偽命  
雖馳寄多觀望亟發一示以新德易勅招諭吏民明不忍相棄  
彼知江左有主迎風恐後矣事與南宋初適合於是知宗澤李綱  
之為慮遠也  
提督漕運撫軍侯朱國弼以募兵二千自浦口渡江  
偽戚武將軍田曰恭以印初招靖安伯黃得功總兵高傑劉伊威大

教場提督劉學基小教場提督徐大受得功此儀真副總兵馬得功執之以聞

甲辰田仰為南京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提督軍務兼理海防

許總督九江來繼威入朝

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文武諸臣表賀登極閣臣在直失朝 上責鴻臚寺官不傳

乙巳 上祭先恭王於行宮

南京通政司使劉士楨以封事兄猥且闖入行宮前請中封致恭治之令從之

賊奔清河口巡按御史王燮總兵五磊焚擊賊船殆盡

南京四川道御史朱國昌言朝臣班制宜肅行宮延見宜多懸帶牙

牌宜給進難官員宜訪 上是之進難謂偽太常寺丞項理庶吉士

吳爾璉等

南京兵部職方郎中萬元吉言臣奉命撫師十一日至揚州兵民構

禍臣再四勸諭始相安又水營副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我兵擊賊

船殆盡若黃得功劉澤清高傑劉良佐李棲鳳張文昌等潛濟擊賊

即中興第一功也初黃得功分鎮揚州劉澤清高傑並爭之恣掠得

功至天長傑等欲拒之適平寇將軍都督同知鎮守甘肅總兵官李

棲鳳左都督濟寧防濶剿寇總兵官張文昌兵至衆心洶、萬元吉

移得功書期共獎王至得功答曰本非有他且亟欲聯絡各鎮進兵

殺賊元吉因馳示傑等少戰

談述曰南極下開羅維失御諸將多敢戰深入之士降心相俟牙

蘇韓睦北收中原不煩餘力因抗懷衛據臨濟列國分戍清 而

入亦未及與我爭也諸將皆不出此板營而南鼠開穴中雄長堂

與之內坐陷青豫淪為左衽而腥風海及江淮非我有矣易曰幾

者動之微先幾一失萬事瓦裂奇陽誤國之罪始於構兵終於膏

降俱不可以輕信也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辭朝命諸大臣郊饒賜金幣給金二十萬提督

大教場後府都督同知劉肇基提督神機巡捕二營都督 于永

綬都督同知甘肅總兵官李棲鳳都督同知河北總兵官卜從善都

督兼事湖廣援剿總兵官金聲桓各兵數百從行諸生盧涇村等奏

帛可法不允

大學士高弘圖言南都歲本色米一百十七萬石有奇折色銀二十

三萬兩有奇備上供織造等項及營衛月糧每若不足今北都淪陷

省五解北錢糧皆應歸南若混淆無別將來南糧不給必至那周北

糧非久遠之計臣謹議五則曰上供各庫本折各項及金花銀在北

部原屬各司惟直南屬四川司北屬福建司今日錢糧江北江南非

四川司所能辦合將蘇松常鎮例歸四川司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

德歸陝西司盧鳳淮揚歸山西司曰省直漕糧北都屬雲南司願稱

繁若今南都雲南司復有原管運軍行月糧銀等項歸併並繁當擇



人委任完日紀錄便陞曰北都各司外改舊餉新餉二司以山東山西司即中燕管又新增餉餉政練餉一司近裁三司改左右二司今仍照左右司例擇委司官歸給關防題差一年為滿曰增北餉銀庫曰各關稅餉各部仍舊州司 上從之  
進馬士英太子太保世錦衣衛指揮僉事太監盧九德命司禮監叙功  
丙午馬士英言今日大計有四曰 聖母深離密諭高岱街迎曰進尊 皇考遷梓宮曰慎選淑女曰諸藩失國恐有奸究挾之不利社稷宜迎真京師  
史可法薦貢士李遠兵部職方主事何剛軍前監紀

叛將李承勳寇掠清河巡按御史王燮禦卻之  
偽左制將軍董學禮為義兵執於宿遷至淮安巡撫路振飛斬之  
潞王常澆寓杭州奏討逆雪耻 上慰答之  
丁未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言封疆失事之臣其罪豈在欽定逆案下有旨共事各官今後不許朦朧起用  
觀政進士劉世斗夏洪祐呂潛陳儒朴程源王所陶復卓魯揚各省王重為吏部文選郎中蕭士璋為考功郎中倪嘉慶為文選員外郎免戶部增解制帛  
戊申偽總兵白圭偽權將軍郭陞之偽恭將楊之藩陳守基司建衛偽游擊王樂吾偽禮將軍洪必聚偽典記曹有功欲自甯遠渡河

巡撫鳳陽右金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走之逃邳州  
已而前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徐沂上書事書曰辨人才夫知人之明不可學惟當以君國為衡今進一人為勿但其同乎我也而當明其裨君國者何等退一人為勿但其異乎我也而當明其害君國者何等倘馮意見之際合為人才之進退亡論不能收君子之用抑且無以服小人心深鑒歷蒙不可勝言曰課職業今夫職業之不脩非盡其人之惰廢也由近日以典幹經務為迂交游聲譽為美一行作吏日事奔趨惟恃吹噓以成最緒其惻怛無辜專心辨治顧盼莫及剪拂無聞甚有歌頌偏於窮簷姓名掛於彈墨人心安得不偷日政事安得不日壞耶爾爾國者抑兩及門之後進東惠者薦不識面之莖官惟而司計結戎建牙持斧專以職業課其餘屬俾書考考者用志不分曰敦復恭自大臣不能和乘而為之徒者左右分但甚而陰陽兩端或曰借其以去某或曰用某以制某夫人止此精神幹略耳玄黃水火戰其中奔走聯絡亂其外雖殊才異能曷暇幹濟國事哉迨於今牛李同膺冠禍蜀蜀並汚賊氛方當枕戈帶膽何忍角立分爭必也吟域對峙之意不存於胸懷名位相軋之嫌不形於念慮議論者者事功多於諸君子有厚望焉曰勵廉耻邇來媚竊掃門是何等事而互相矜翊故示喧聞甚者向火椒親呈身關寺忽而摩肩朝市掃臂冰山大豕鬼域不足為喻故乃招標私黨籠絡若深一侶祥和恬不知耻國象禍變職是之由誰能事仇又皆此

革凡汚授偽職蒙面全優者宜如唐六等之法分別定事此亦勵士氣之一大機也曰嚴名賢如破格用人必確核其人之可用勿使違才易務有器小任重之虞增餉練兵必確核其兵之堪戰勿使冒伍糜財有棘門灞上之慮工書言事言必確核其言之有濟勿使譏說震師無稽聽有辨言亂政之憂惟而至於察舉按劾蠲租省刑諸事無不行以實心求其實效曰納忠諫董允有恭若盡言之告而諸葛亮感其股勤奮爭差官置局之非司馬光終為霖納今欲先賢新謀尤當廣收鯁議夫法家拂士必以忠君愛國為心慮已受規愈見討賊復仇之志藥言日進大業可期矣

揚州人殺進士鄭元勳時高傑兵紮學元勳指條約家口安置城內

兵城外郡人大噪殺元勳

庚戌 上御朝誠意伯劉孔昭約勳臣合詆吏部尚書張慎言孔昭攻其專選文職略武臣所推罪輔吳姓及舊家臣鄭三俊為恃先帝誠奸臣也靈壁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言如之慎言立班不游大學士高弘圖言張慎言立身自有本末何至殿爭稍為條析且乞並罷 上曰文武俱大臣宜和衷毋疏蓋孔昭故善舊光祿寺卿阮大誠而新詔除逆某計典駐私不得輕議慎言前跡又及之度慎言清執不可回先一日孔昭飲勳臣廷糾計去家臣而後大誠可出也明日慎言跡乞休自是勳黨敬重莫敢言

命應天尹禱雨

命湯王於杭州擇廣善居之

辛亥劉孔昭言張慎言薦吳姓鄭三俊之罪又前告廟決某阻難奸辨亡大奮乾斷收回吳姓陞見之命重志慎言大學士高弘圖奏慎言薦吳姓舉擬出於臣家臣鄭三俊清剛誠五朝人望臣誠以為不可不用臣罪當不減慎言見今宸陞幾若訟庭朝廷之尊、於李勉天子之貴、以叔孫臣同擊斯杖塊死無地因而請罷斥事理當然 姜曰廣亦引疾明日命鴻臚寺卿徐一範並慰留弘圖曰廣乃出吳姓亦引疾不至

三勇衛營聽司禮監太韓督周節制前軍都督府同知徐大受領陸

兵進鄭形總兵官領水兵太監李曰輔監督

姜曰廣請恭訪 大行皇帝梓宮及 皇太子二工報可

督師前鋒總兵官高傑言今東南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歸類入則鳳泗可虞如曰長江天塹若何而據上流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州儀真浦口采石為江南之門戶已乎望省議論以免中掣假便宜以青寧效則中興大業次第告功矣

偽淮徐防禦使武懷以勅契出京經宿遷偽官方允昌白邦政董學禮等飲之數日借賊兵千人至沛縣傳檄徐州催冊聲言拱兵二十萬取淮揚諸道守徐副總兵劉世昌高鎮副總兵李有成棄徐走淮安懷徽二十一日之任徐州限士民郊迎奇士閉爾梅手裂其檄大

馮之條執爾梅下獄爾梅不屈咏曰死國非輕死逆輕湯毛致與太  
山爭楚策未必終三月夏復由來越一成日月有時經晦餘乾坤何  
且不皇明罷新豈是承天者空自將身冒賊名慄怒斃之獄

壬子魏國公徐弘基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靈璧侯湯國祚  
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進  
官銜二級益歲祿五十石河北總兵官卜從善亦進二級司禮太監  
韓晉周虛九德各廢錦衛指揮僉事

召閣臣高弘圖善曰廣馬士英於行宮論弘圖曰國家多故先生後  
勿言去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事大臣之所可勲臣所否是非清  
亂臣能任位 上曰用人行政朕所未爛惟先生言是從勿復疑也

曰家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薦利宗周黃道周使  
勲臣處之亦必籍重何獨以為罪吳姓歷撫按有聲 先帝以清望  
簡拔雖督師稍緩致譴而 先帝致周延儒不殺性即可知其入矣  
北京諸臣大節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違勲臣之意將誰用乎若  
武選自有兵部非兵部事也因言近習貪狀 上曰朕守藩時聞  
謁侯相揖袖入之真可嘆也特召對先後無虛日踰月漸稀又踰月  
嬖閹移之寧遂隔

癸丑命部戶覈省五今年練餉見微者解部至明年全免  
督師大學士又可法至揚州調停高傑兵報吳三桂破賊宜濟餉  
石

雖歸恭將丁啟先歸德知府桑聞學合兵捕河南偽同知陳青偽商  
丘令曹士傷偽柘城令郭經邦偽鹿邑令孫澄偽定陵令許承偽考  
城令范售偽夏邑令 并偽契符向南京啟先故總督丁啟濬弟

甲寅命又可法祭告泗陵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  
南京吏科都給事中李沾言勲臣憤激之因始中府聚議馬士英移  
呂大器書迎三 皇上韓晉周劉孔昭無不允協明且其議大器縮  
禮兵二部印紆迴不至臣等以名帖延至日中不決孔昭怒色臣與  
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履階而上而折大器贊周命進董因  
悅首就盟清晨迎駕大器欲待而督周登舟矣偕行則徐弘基陳良  
弼朱國昌也大臣故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啟上之爭也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再乞免略曰臣按河南特魯劾左布政馮明  
或倡逆其子馮銓作相啖其門生曹欽程泰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  
以及臣三臣皆死獄而臣戍肅州 先帝召陞刑部侍郎以擬獄不  
當開住十餘年而復起今侍罪銓曹遂為劉孔昭所指止有一去而  
已吳姓鄭三俊閻臣薦於前科臣薦於後兩人行已有耻臣能保之  
孔昭指為小人亦理之小人非反覆之小人也偽官至陽城臣子  
履族披喉而死孤孫尚幼國難家變慟無生理臣當與縋重為侶矣  
刑部右侍郎賀世壽言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口稱  
報國河上擁兵恩數已盈功名不立人主輕此名器矣至於草澤語  
難聞繁有徒未見兵勇殺賊但見兵來虐民小民不恨賊而恨兵甘

心從逆不肖有司日刑其民而求為保障必不可得也

乙卯馬士英叙吳三桂功封吳三桂荊國公世襲賜坐蟒一疋絲  
八金二百命戶部發銀五萬金米十萬石責成淮撫以沈廷揚海運  
至天津其有功更年俟開列陞轉

丙辰大學士馬士英言恢復有四因曰吳三桂宜即鼓屬接濟則總  
兵金聲桓可使用因三桂致建使為兩虎之關主事馬紹愉當陳新甲  
時曾使建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曰江北諸將淮上之師可收山東  
合吳三桂徐壽安慶之師可收楚豫合左良玉如劉洪起蕭可訓沈  
萬登李際遇等皆可聯絡曰左良玉如復荆襄則有窺秦之勢如駐  
武昌則自陽邏麻城固始蕪湖徐可與江北指顧相聯其副總兵盧

先祖多等略乞宣諭與高劉諸鎮分信聯合曰趙光遠補四川總兵  
不盡其用宜收勅印投招討經略陝西招其邊丁屬天以塞蜀口復  
漢中此外分東西川為兩撫擇人而任楚撫何騰蛟為川湖督邵總  
督俾開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衝黔督可易而為撫也 上是之

陳子壯為南京禮部尚書管紹寧為南京詹事徐汧吳偉業為少詹  
事兼官如故陳盟為南京右春坊右庶子楊廷麟補南京翰林院編  
脩吏部右侍郎呂大器署都事

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壽圖言逆焰滔天由邪臣懦將玩法欺蒙視之  
太易動曰區、小醜無足憂也屢值賊危可制將師以婦人之仁撫  
之攬權納賄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明日陞撫鎮今日陞監軍監紀為

破甌兒復強兵壯馬選古戎身歲糜餉數百萬緡兵殃民為毒慘極  
因是三百羊全盛之全甌一旦割裂臣仰天泣血日夜思維閭賊不  
過米脂縣快手耳年荒嘯聚漸至亡業惡已當盈天誅將及吳三桂  
左良玉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合力堵剿以立犄角之勢又  
齊鎮張天祿劉肇基卜從善屠師賸略儘堪策勵漢中總兵趙光  
遠兵最精悍撫練有素我 皇上初官鼓舞以不次之格聯絡三  
邊而域番賊士民明示大義悚動其心民以竭免為德士以恩選為  
榮令彼除為內應我兵因糧於敵從蜀入秦由臨鞏徽莊等道襲虛  
搗巢出其不意此賊一滅而獻賊膽自落若止言守賊必攻我勢且  
難天如秦晉之防閩防河神京之守邊守賊前敵可登也今魁在門

庭諸臣不從國家起見言及敵賊則咋舌而不敢止借陞官一事結  
黨把持狂騁詭抗力逐大臣哲人報怨抑至尊下濟之恩嗾詳御前  
大襲體統臣而奏未悉謹稱情敷陳可勝悚息

南京山東道御史陳良弼言李沾薦人胡倂從來悞國宿套

丙辰御史朱國昌劾巡撫山東丘祖德失守之罪

御史陳良弼言日來傳聞均難諸臣范景文李邦華苑邦曜倪元璐  
王家彥劉理順孟兆祥凌義渠江偉吳甘來吳麟徵周鳳翔陳純德  
王章金鉉許五成德等其餘尚未錄國家發士三百餘年深仁厚澤  
豈謂人盡無常山之骨而遞下壘之忠哉國家火難見危授命慷慨  
從容視死如歸則其浩氣真可作化長虹直達帝座矣諸臣盡節生

氣運之輪在千秋旌在異日今國事倥傯未暇更議為慰忠魂計惟  
是倫紀攸關節義是勸風聞俟確不得先括一集徐議揚卹陳京  
有言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此今日急務也然人於此有慨矣  
逃難降賊之臣近傳紛紛此大節所關何等事也或不降而逃降而  
逃又有降而不逃或姑降心圖殺賊心尚未知事常有別如街巷罷  
傳萬一仇誤兇人不淺當虛心平論總之諸臣遭遇不辰律以君憂  
臣辱君辱臣死之義問心自明不待口舌之致爭也且耳目昭著疇  
能掩之或曰當分等定之不為無見如項煜受太常寺丞官早而逃  
臣未遠辨惟覲然無耻直烟朝班竟可僥倖陞轉如此肺腸臣糾之  
豈得已哉

巡按應天御史賀登選言儀揚城外焚殺殆盡句容兵民夜聞亂兵  
破六合掠江浦撫事傷時痛災何極各鎮之兵整亂不同分別宜早  
宜下兵部今後焚掠為鎮兵運移營正軍法如亂民檄本地治罪六  
合有撫標游擊張宿兵六百近調京口宜還原兵或另調千人據江  
浦六合 工是之

六月丁巳朔大學士高弘圖自請督收江上漕糧從之時漕舟集於淮  
揚談遷先說弘圖遣司官趣回南京至是弘圖奏請  
禁區名斐珪  
命吏部司官趙尚書張慎言視事  
前巡撫鄧陽右僉都御史王永祚遵旨下獄

山西道御史米壽圖請遣官治 先帝山陵并祭告報聞  
淮安風霾

罷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路振飛以田仰代之  
李自成至開善而回

戊午製金匱  
己未督師史可法乞選才臣賈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  
勅直抵齊燕曉喻人心從之

前大學士蔣德璟兵部尚書張國維北歸奏賀  
德安王 寓廣信

吳人許琰卒琰字玉重長洲諸生也聞北變仰天痛哭題詩曰正想  
捐軀報主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乞神兵掃賊群

五月朔解帶自縊家人救免踰旬往福濟觀杖屨又道士救之又投  
齊門外河亦救免遂絕粒死年五十一著書六卷十二月事聞贈中  
書舍人祀旌忠祠

吳俊曰嗚呼死之於人大矣哉而無如人之畏死何也夫生不能  
為國家報仇死當為大義抱氣君子亦既知之矣知之而即真寤  
行之際國破君亡之日而壯情激烈叫日月指山河竭泪百斛嘔  
血歎斗以死則其死也可以愧天下之蒙耻苟活者告之以名義  
不死告之以真倫綱紀不死告之以天道神明母容欺罔不死告  
之以天朝黃鉞萬年青史母容隱漏不死則必有一人焉呼天痛

哭而繼之以血五告之以死今者玉重之元其以告天下之  
蒙耻苟活者乎嗚呼玉重不受國恩不承主眷推其心不過痛  
先帝聖明英武而死為滿朝臣工當私植黨不脩職業而死為四  
海人民思膏蒸澤如喪考妣而死為兩字綱常而死為一心忠義  
而死然則謂今日即許瑗初生之日可也

前都督同知陳洪範奏自効北使命召之

福府護衛副千戶常自俊為 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

使自俊章工營稅 工於難

庶甲命大學士高弘圖理漕糧早即入五

都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叙准安倡義城守官民擢巡按御史王愛等

從之

馬士英奏北方謀逆功巡撫遼東石余都御史黎玉田進兵部尚書

巡按御史盧世澂進太僕寺卿故大學士謝陞進工柱國各賜金

幣

余魏補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嚴錫命補陰封主事文德翼補稽勳主

事

大清 以故戶部右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初曰年來寇盜日熾

荼毒生靈近且禍及 帝后我大清國特起王師用殲狂逆茲已諭

定臣庶矣臨改莖崇工 尊攝安我畿輔定於茲永無遺徒百爾

臣民各有寧字同念遠方未即聞風悚逆踴躍特遣重臣昭宣德意

期於項銷鋒鏑用底原寧惟二東為南北咽喉兩河為中原堂奧俱  
宜亟捕爾即馳往彼處諭使歸順其無逆命者官員加陞一級軍民  
商賈各歸其業仍將歸順地方即取遵依陸續具報各州縣經營  
錢糧戶口各鎮道衛所經營官兵馬驛各將原額及見存查造清冊  
念時方多事大官以佐貳武職以中軍各代耆耆來投連如朱氏諸王  
宗室來歸者始舊恩養不加改削山澤遺賢許在官報名以便徵聘  
起用其地方官才能素著禦侮保民確有功績查實具聞破格優擢  
如年力不堪闕冗倉楚應行政易者亦并奏奪至如窮鄉下邑聲教  
不聞及頑梗無知來機嘯聚劫掠殃民爾及領兵等官多方解散如  
果不悛立擒首惡以正王章仍寬其脅從各歸本業若有竊據城邑

殄命雄行即當馳聞聲罪致討必誅不宥一切招撫機宜勒內閣載  
未盡許爾便宜舉行爾受重任務殫厥心力區區盡美余不祈工賞  
以答殊勛如悠忽候事有所歸爾其勉之

談速曰清 收山東河南勢有必然而我撫鎮在前奔潰守令風

靡至此無復望矣王鰲永首任驅馳受命恐後則式型於洪承疇

革耶

辛酉東軍伯焦善熊領中軍都督府魏國公徐洪承領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鎮守安慶總兵官杜弘域改右軍都督府俞書提督大敵塢

右都督鎮守鳳泗總兵官年文毅補後軍都督府俞書提督神機巡

捕二營都督同知楊振宗為總兵官鎮守安慶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遣卹陣亡總兵猛如虎及故監軍  
閔內道副使曹心明積瘁沒於韓州報可

壬戌南京禮部尚書顧錫嘒擬工 大行尊謚紹天繹道剛明恪恭

揆文奮武敦仁懋孝乾宗烈皇帝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

皇后蓋 列聖繼美溢錚幾偏廣參經史理無拘牽今烈之一字拘

謀僉同所未敢即妥者惟廟號間臣弘圖恭擬曰思臣部則恭擬曰

乾 先帝十七年憂勤庶得自潛至元不失其正之義今併擬進呈

祈聖明裁定得旨 大行皇帝廟號思宗餘如議

撫軍侯朱國弼提督神威營護衛李陵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相攻下撫按和解

大學士馬士英薦故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臣部見閣右侍郎常啟

其性罪許之命即冠帶陞見大鍼廢居金陵與誠意伯劉孔昭司業

陳盟太監李承芳及士英相善士英起鳳督以大鍼賂周延儒得之

大鍼終以逆案格前啟爭因之士英乘高弘圖赫漕出跡上即自擬

旨

錢謙益為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庶事府黃文煥

為南京翰林院編修張居簡討

督師史可法奏諭高傑移駐瓜洲隨營移駐昭泗可法自入傑營諭

之不聽傑盡奪其兵反見制蓋四鎮驕悍馬士英以夙交籠絡之可  
法故水火不得聽命一至揚州即圍於後場心謂刑粗安

蔡文選趙光遠都督同知提督四川陝西總兵官

史可法奏 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庭起自累因張鳳翔

素繼咸馬士英起自成籍常吳姓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延

則過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勳臣殉國者誰劉孔昭何不思之張慎言

七旬冢卿一舉吳姓便以為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南京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琦謫陶安方孝孺等特欽李應昇等從之

甲子吉王由 于慈烺報言王播遠而亮

惠王常淵寓肇慶

故光祿寺卿阮大鍼陞見備陳江防形勢并述前枉大學士馬士英

言大鍼寬臨久矣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無指實大鍼曰今幸士英

申理即首輔高弘圖向見同朝亦知臣寬弘圖出曰阮大鍼所對兵

事臣不知兵故喋不一語若大鍼寬大鍼用則閉繫甚大 先帝初

欽定逆案大鍼預為臣非不知其才可用但無敢翻案倘果如士英

奏惟下廷臣集議以協公論以尊主權庶大鍼出山亦自光明 上

是之士英曰滿朝俱束林把持一會議阮大鍼決不用且有何不先

明豈臣受賄耶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也大鍼之用何藉通明臣請

會議正為大鍼地非沮之也臣性質直明知大鍼才而蔽之不忠也

明知大鍼頑窒碍而以士英故違其心不直也不忠不直要用臣為

士英加朝臣以把持昨張慎言薦吳姓陞見勳臣廷糾而止未嘗敢  
把持也今大鍼不加推啟中肯之漸廢 祖宗舊章故敢諫附他山

之石乃目為把持不亦過乎私圖出上章引退不允

南京工部尚書程致仕進太子太保

張獻忠進陷涪州至南川長壽

乙丑故貢士陽城張履旋贈河南道御史履旋崇禎壬午貢士賦入

晉偏試遂收姓死父南京吏部尚書慎言

劉澤清高傑共薦故總兵陳洪範命以原官駐及洲秦興

前戶部左侍郎吳履中進至奏辨不納

監軍江北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 皇上恭揚孝陵間 懿文太子

陵親為儀拜乞還 懿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園陵配以 建文帝

纂脩實錄贈謚遺忠其於親近人心補救非淺 上是之

丙寅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罷進太子太保賜金幣慎言辭淚再四

有旨晉糧米復仰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以需召命蓋品望風者為

南渡首登 上心枉之而無如勳臣何也尋寓宣城孤孫泰始聞聞

來侍歎曰祖孫相從足矣明年國亡慎言憤疽發背卒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往淮揚調輸兵民元吉上言勸世曆

鈍首繁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善濟官常無

過任讓義者相資臣歷仕廿載屢經險難窺 先皇帝大度英武銳

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偏偏而任

議之全大特也 先皇帝初懋逆瑞用事力行寬大矣諸人狃之爭

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 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震怒宵壬

遂中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

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 亂如故寇禍

彌張十餘年以來 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疏

明略肆敷蒙每趨愈下再櫻 先帝之怒誅殺方與宗社繼沒蓋諸

臣之孽每乘於 先帝之寬而 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

所謂寬嚴之用偏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夙夜或靡事不為

言任議不均共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

事有然故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

言多不顧事之損益啟上之彼已日爭閭外之從違遂制使閭外從

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如昨歲

督師孫傳庭擁兵閩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則糧絕兵敗閩一

不失形勢遂夫然已有退捷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閩臣史可

法善曰廣云爭撤閩寧吳三桂伴隨樞輔迎擊可以一勝、則都城

始固既蒙 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地議之矣及賊勢薰灼

廷臣勸而幸勸出儲監國帛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然已有邪忘議

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

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是常事者心休無全利之

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運重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軍降

必欲強人從我其木深之弊年來督撫更宜顯視道並封疆功罪志

從節制禦寇實者概乎未謀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塗太駭者



此也痛悼 先帝遺骸極恭事追原禍始不禁心酸故敢進覽前  
事之失以為後事之鑒仰祈 皇上博覽載籍延訪群工詩稱不兢  
不練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為體嚴為用蓋崇簡易推其誠之謂  
寬而濫賞縱非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鈎距索瘢者非嚴  
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險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吹  
則批荅宜審群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於風影之談軍機變在斯瀕  
勿使象指於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兩自清庶建閣不  
事彌縫鉤實而兵可銳仍求於任事之人嚴毅始進寬期後効毋命  
行間再踵臧垢邊才久倚燃灰其自達才以速替幕必才守並茂始  
死斯選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  
種自能再劫取勝試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

戶部 侍郎張有譽始任  
馬士英薦故吏部左侍郎張捷從之  
丁卯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著陳良弼各言欽吳逆  
集不當可翻阮大鍼不可用 上大是之馬士英奏在兵言兵且引  
疾有旨慰留之兆恒尋進欽定逆案原本  
馬士英請申大逆之誅略曰身汚偽命如先時努力阻而違身先迎  
賊雖馬革降賊後每自言欲死小妾不許小妾所娶秦淮倡也他如  
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又廉吉士周鍾勸進不已勸早定江南其  
伯父周應秋周維時皆親忠賢門下同產弟周銓從弟周鑣均常從

上 工役之有旨北京陷後多汚偽命逆惡滔 神人共殛光時亨  
龔鼎尊陳名夏項煜等并其餘從逆苟免請臣科道官逐名嚴核具  
奏士英與姜曰廣同年不相中時亨名夏俱出曰廣門借攻之事雖  
公而意則私也  
戊辰北京逆臣多上章自理通政司使劉士楨請令歸籍俟命從之  
鳳泗總兵年文燮奏臨淮兵民相待不解命萬元吉調輯  
故四川 知縣劉旋子綿曾奏臣父崇禎十一年殉難時尚察司  
丞未領勅命乞補給下部察奏  
故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各予祭墓三祠  
己巳副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松

楚王 上中興謀  
高傑自入揚州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時言聖諭郊祀時享諸禮詳開具冊臣謂如祈  
教耕藉容有侍大祀莫如郊社固初分祀十年後合祀嘉靖九年又  
分祀萬曆三年又合祀近又分祀矣今常刑繁就簡宜如國初合祀  
於孟春上辛日歲一行有旨俟明年正月  
魯王以海泊京口命擇簡僻近地處之  
南京吏部左侍郎呂大器言近年溫周拉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備  
事中原陸沉 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  
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空知兵而為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覲類政

地南國從交稿、一峻發而殿陛暗啞叱說藐至尊為替旋笑逆案一書 先帝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賊於尊前徑授司馬布立私人越其杰楊文聰等有何勞績修而尚書宮保條而金吾世歷也都督同知陳洪範入朝

撫寧侯朱國弼求戶部園暫作公署許之

庚子大學士姜曰廣言昨特翻逆案導內傳而廢會推最不可之大者 先帝善政雖多而以堅持執案為或美 先帝善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其內傳所得閣臣則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李國禎也所得大將則王樸倪寵輩也所得言官則史堃陳啟新也皆首排眾議簡自

中旨其後效亦可觀矣 先帝既誤 皇上豈堪再誤哉

釋鳳陽高牆罪宗三百四十餘人

鑄制結之寶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言 熹廟時在魏編進士大夫表耻忘居幾成苞蘖之回垂至 先帝木載 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祥榮皆忠孝不明之深禍也中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猷即行檄四方何以銷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會使詐不曰使逆、案可及在魏亦可卹周鍾諸孽皆可使之省過矣

國子典簿李模上言權三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堵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有桑榆之效 皇上未彰汗馬之勞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其何敢安臣不願見光復未終而國體先棄也

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奏臣彙在北都見司農不知天下錢糧之數司馬不知天下兵馬之數大事糊塗所由壞也乞初戶工二部各造一簡明冊置几上量人為出

御史朱國昌劾山西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跡辦欺飾且論其撫湖廣山西種種惡孽命御史驅逐削其籍景昌家維陽 上素聞其橫又匿李建泰餉萬金

辛未清 詔江南人曰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卹患者

鄰邦之義惟爾 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有民代有哲王迄于末造文偷民窮群盜滿野然 大行崇禎皇帝未恭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世替惟日不寧委茲逆賊李自成者狗盜之雄鳴張獸視志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怒喋血京師偏燭 皇后焚燒宮寢深毒縉紳以金銀為營虛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我大清皇帝義切同仇恩深予伐六師方整隊聚忽奔新誠虞遇川盈谷量游魂西道指日擒逆予用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為爾大行皇帝編素三日喪祭盡哀致誥曰 懷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宮幸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陵松柏帶悲惟爾率土臣民所欲致情於 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誠有崇靡闕

宗藩之夫賦沃離者為爾存卹士紳之志節死難者為爾未揚輕刑  
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嬭亂無遺勢孤難  
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屬兵秣而必殲醜類以清萬邦非有當天  
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義將  
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王眷或自矢從  
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耻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  
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  
通和講好不負本朝恢復繼絕之恩以博睦鄰之誼其有諒力不敵  
北面歸誠者當各勒勅旌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餘賊用以自効無  
不聞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士竭後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俟

後詔頒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宵肆跋扈之邪謀或  
陽附本朝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姦賊國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  
即移師南討等被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  
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中書舍人華亭李  
先是命司禮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肇基初名坤肆惡淮揚  
大學士高弘圖以方事既大誠不便執奏同請自往督催且過肇基  
極言東南民困肇基遂跡辭而止專奇成撫按  
叙濟寧擒斬偽官功以李允和為游擊將軍

命副總兵朱國璽屯四川

國權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蓋太子太保忻成伯趙之龍言周臣高弘圖  
先帝尊諡曰烈廟號曰思臣按諡法剛正曰烈有功安民東德尊業  
曰烈此無庸易矣獨思字有未安改諡法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  
外內思察曰思謀慮不愆念終如始曰思又追悔前過曰思則思固  
美惡相無之諡也歷覽四千載無以思諡天子獨宋高宗稱思陵漢  
劉宇劉荆魏帝植皆諡思王漢劉蒼劉中時皆諡思侯當時未嘗不  
以為下諡也國朝弘治以來代王聰沐均王載風皆追諡曰思嘉靖  
中秦府東川王來極諡思裕弘治中閣臣彭華諡文思則亦未嘗以  
為美諡也今祭工諡如文武成宣章光英教純仁孝獻睿哲莊敬貞  
肅憲神穆昭顯素景等外如昭昭昭昭四方思慮果遠獨見先識曰明純

行不與安民法古曰定守禮執義曰端恭己正身曰清溫恭朝夕曰  
恪制市令宜見義能終曰義今若廟號為烈則前數字似皆可諡也  
此外執義揚善曰德通明曰聖厚於禮曰聖衆善播揚曰聖誠大行  
受大名之義也乞下問部詳酌再令諸臣集議取定聖裁禮部尚書  
顧錫疇是日疏亦如之錫疇前擬廟號乾宗  
壬申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言恢復大計必先從山東始薦巡按御史  
王燾可任章下吏部

賜福建總兵官鄭芝龍蟒服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言祭告海嶽諸禮自請祭海  
張獻忠順派犯重慶

癸酉馬士英言東手伯別澤清報五月朔清 令漢人削髮是彼未  
知中國有主也宜遣文武二臣須詔北行安夷謀臣民之心  
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引疾去吏科都給事中李沾詔大器定策有志  
異初史可法馬士英手札至大器即備傳諸臣無他端以忤士英懼  
禍潛去

御史左光先言阮大誠通魏忠賢養子傳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  
中揚連今馬士英冒罪特舉明知舉朝無復罪之者 皇上不改  
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署吏部  
甲戌大學士姜曰廣言長江津渡處宜防備其舟師築壘分戍益

以閩浙之兵取給粵東之粟 上然之下操江臣候春秋大閱  
東平伯劉澤清奏錢塘顧元齡選廣東陽春典史在京逃回云 皇  
太子午亂軍中 永定二王於王府二條巷遇害澤清請誅呂大器  
謂起用王重又比雷作演附吳姓也又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  
斗及逃撫郭景昌王永吉

巡按湖廣御史黃澍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同入朝澍面糾大學士  
馬士英奸貪不法且訴且泣 上謂之左顧高弘圖曰黃澍言有  
理卿其職之命入御座前悉數其失士英媿伏不能辨志孔亦許士  
英大監韓贊周比退是夕贊周執志孔謂御史抗言是其職非內臣  
事也 上私語贊周曰馬士英宜自退士英明日引疾固大出金幣

結從龍安國張執中田成等而瑞勢開矣澍未及代意觀開而  
特軍南侯左良玉為援故大言清君側之惡利口捷給出良玉手札  
示同官又捐背九萬助餉云急公不顧其家而澍本寒素非世蔭也  
所上中興一策俱平 田成張執中向 上泣曰非馬公 皇上不  
得至此若逐馬公誰為任事者 上默然田成即諭士英疾入直隨  
有旨何志孔本當重慶首輔亟為求寬具見雅度

乙亥張獻忠街佛圖閣破之逆圍重慶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奏恭迎 聖母遣官禮儀又請 建文帝景  
皇帝尊諡及後 懿文皇太子符稱 興宗孝康皇帝及 建文年  
號 江從之按為曆 後 建文年號錫疇再請誤也

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懋第以母死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許  
前兵部 侍郎徐人龍自請除用  
丙子故光祿寺卿阮大誠再奏江防 上格於衆議未即用而督師  
史可法論魯輔吳姓功過原明 監國首詔云除封疆計典駐私不  
准起用外臣原去之不知何故並入蓋可法出鎮懼馬士英發其私  
札避詞避咎非初意也

上御午門受俘際武懋陳奇等於市慷慨陽入崇禎癸未進士  
丁丑命平寇將軍都督同知鎮守甘肅總兵官李棲鳳而征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塘報聞賊死未確令彼入秦更選  
精壯兵鋒必銳若出商漢則徑抵襄陽承天出據宋則直趨江北恐

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志弱其何以當此乞中諭中外大小臣工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務萃衆志以報大仇耳

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給空札百道時全陝俱陷趙光遠亦降初李自成自井陘入攻關吳三桂東返自成整兵而西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漢中兵西掠漢中自成起成卒劉宗敏等皆鍛工屠人不諳號令部伍自牛金星創制僭號群盜環聽已李岩李牟兄弟來奔若本堵生知文墨拜制將軍稍嚴紀律人心所向牛金星因忌岩賊稱尊踞將卒多據地雜坐不辨等威有戶部郎中吳楚降賊每呼曰吳虎吳嘗掩口笑之李岩心輕自成及敗奔賊臣多亡去勢稍衰

河南山東多殺偽吏李岩等心知無成快不得志遁開丁啟先畫殺歸德諸偽官自成計所出李岩請兵二萬復下河南自成遂巡未應既退家語金星曰李岩有易雄之姿窮而歸我苟予以兵俾其得志難制矣金星曰河南為三秦門戶晉楚屏藩在岩則故卿也以大兵予之舉中州之豪杰爭衡天下事未可知且又同姓十八小兒之賊彼嘗自負今聞河南變亂輒自請行意可知矣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發兵饒之遂殺岩及討北將軍李牟於席以其兵攻漢中叛之趙光遠降

張獻忠陷重慶賊從佛圖閣轉角樓穴城根置砲震如雷城賴賊乘之入殺瑞王常浩及舊巡撫陳士奇等屠二萬七千餘人士奇怙

唐夫士卒心時齊全等更齊家四十二萬外尚不下十萬獻忠狂月餘設偽官左輔右弼九卿文武等官大抵皆蜀人而舉者皆生為多又驅丁壯萬餘列耳鼻斷一手以徇各縣謂抗者如之能殺官紳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皆降遂合水陸之師趨成都封常白俊襄衝伯世襲自後恃舊勞時入行宮都督不滿其意伴已歸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引英宗北狩表形從亡為比沮之不得改內官監曰朝殿定味真早朝間及班列及於國公餘不得並附馬都尉齊賢元宣慰各藩鳳陽守備太監谷國珍請兵餉初印體統視總督行事國珍於閣臣求初稿自增入體統事時不能奪

戊寅定先帝廟號思宗大學士高拱圖言天子稱天以誅明非臣子所得私也先帝高湯世稱其謚同天地不毀又王之文經天緯地武王之武戡禍定亂自昔道徽義有單復若必博涉衆流意該美備則季孫行父可匹西伯舜俞遂擬世室矣謚以人重非誰能重人容儀恭美魯昭公見判於春秋而本朝以之尊仁廟非容儀恭美之謂也且孝志多虧武亦有累愆民患禮文非絕德而周家推美文武歷代帝王多因之作美號本朝文武諸臣謚例由閣臣兩議各具釋義請旨點定至閣及乘輿惟定議上裁事體各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先帝勤卹民隱懲貪錄庶屬昭綱迺表章六子一聞危胡惻傷靡辱升遐之日猶念及百姓君師之畫先帝克盡無

憾臣故就諸法大有兆民曰思舉其鉅重若今昔諸臣有同斯謚意或別議豈在兆民彰文憲之憲詎同 憲廟王文成之成難例 成祖必引類苛指拘牽舊文則止論往代即本朝之二祖列宗俱可得而再議也何止 先帝為哉朕上仍稱 思宗自勦臣遂蒙軍後許尊謚薦舉條列不一劉孔昭親入相而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果平伯劉澤清俱希爰立孔昭度其陰統揚言曰 祖宗來詎有此事、雖止而勢燄已熾言事無允中外奔走其門如市朝政紊濁不顧也

故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楊鶴浮海至懷遠侯常 薦之命預會推

巡清御史白抱一奏古今否泰之故不過視其君臣上下之交而已上下交而志同則泰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則否 先帝以克弊之資皇、求治而邁變若此徒以上下之交不孚群臣各為心遂爾 先帝萬死莫贖今觀廟堂之上意見未免互殊牙齧之臣忠勇未聞敵愾以此而望佐成中興之業庸可冀乎大意見所以不平者大都從一官起見即今陷賊諸臣官爵非不尊也大都一去如繫囚虜如縛雞豚此豈獨陷賊諸臣之耻而苟偷視息於舊京遂謂一官長保尚欲爭之不置也忠勇所以不奮者大率以安插家屬為名若稱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田單之妻妻編於行伍李光弼之家屬閉置寺中猜新周之時獨非人臣乎且家莫富於燕都前此之河山帶礪者矣

在時時能救賊則隨地為家各戰其地分茅土而作之可也不能救賊又何地可家而必與編氓爭此一塊土各求分沉也諸臣非不明而熟於計然一似夢寐不醒者獨以大義未明耳春秋之義大報仇而重雪耻今日君臣一體文武一心精神盡用之於討賊此賊一日不滅固所謂終天之痛也不共戴天之恨也句踐會稽之棲君臣卧薪嘗膽者二十年晉敗齊師於鞏齊頃公七年之間未嘗飲酒食肉况今日之仇耻有百十倍焉者乎我 皇上斯于未築椒窠未繁誓御未備飲食服御過為拮据大仇未復一語天地神人共為慘烈乃諸臣一似未嘗有此志也諸臣不嘗違事 先帝乎 先帝之龍髯未歸橋山 冲宮血胤甘蹈白刃一念及此而埋、嶙玉赫、龍章

天固以為利能即忠乎恐未可以正告天下也臣以為 皇上之緒承大統與漢文之起自代藩 世廟之興於楚甸微有不同何也仇耻未有若今日者也今必滅洗誘弊如少康殲除銅馬赤眉若先武而後聲靈與 二祖同符作求為 列宗所鑒臣以為一切追崇之典宜行於英安梓宮脩復陵廟之後而凡優卹赦宥之詔不妨先以及民至若加恩進秩諸臣皆未可遽受也然後天下曉然知大義所在凡我 皇上所以君臨天下者原長殷憂多難履危涉險未嘗有利天下之心而諸臣敢恤其私又何以對天下後世乎忠孝所倡士氣百倍精誠所孚豚魚可格而從前積習有不灑然易慮者我臣知賊不足平行特為宗社無疆之慶矣

已卯巡視 御史朱國昌奏東洋有府教百強居民稱奉命打糧  
龍潭祀總王 不能拒天踏以酒食擊殺之下不宜有此

濟寧回兵朱繼宗復故所署副總兵楊棟自為總兵與李九和共事  
辛巳命 王介璋 馬五曹詔北方

禮部奏唐王 殉難

忻城伯趙之龍薦祀總黃家為南京湯臘寺少卿家為政序班葉  
之改武弁至是略進序班高夢其揭爭之不聽

徐石麒為南京吏部尚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張有譽為吏部右侍  
郎徐人龍為兵部右侍郎王心一為刑部右侍郎王爨為右金都御

御史巡撫山東

大學士馬士英在告薦故大學士謝陞故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尚  
書張國維薦吳人蔣若采

鎮江兵亂總兵于永發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以史可法調駐京口  
浙江都司黃之奎亦駐鎮江兩軍爪爭而閩焚東民門舍殺千餘人

浙營兵李大開創死可法聞之誅戎首徒各將於儀真

壬午何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可昌為右金都御史巡撫應天  
故大學士謝陞進上柱國少師前御史盧世淮進工部右侍郎巡撫

遼東右副都御史黎玉田進兵部尚書及 王應華進光祿  
寺卿擇地並充山陵使往北祭墓 先帝后  
史可法奏揚州已妥特獎慰之

國子生平湖陸遠源奏故兵部員外郎元澄源寬陌語率國本三集  
支離不倫通政司使劉士禎致奏命下刑部

安撫蘇松常鎮御史祁彪佳請留漕米十萬石駐鎮江從之  
癸未故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故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贈尚書謚文

介故少詹事姚希孟謚文毅故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故大  
學士溫體仁奪謚以禮部尚書顧錫嘒言體仁貽毒深速也

甲申總兵黃斌御防禦京口五縣鎮守山東  
御史宗致一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故吏部 郎中程良箐贈光祿寺少卿故 劉申錫贈知  
府故 楊之全贈 教授合祀義烈祠

司禮太監韓贊周引疾 上慰留之從龍幸闕張執中田成等方被  
罷任仰致無節附周難嚴正見憚勢不能奪時退而深洋

大清 易順 太廟主奉 高皇帝主於歷代帝王廟  
乙酉趙陳洪苑左懋第北使

給募兵御史陳蓋合牌  
大清 命李達泰招諭凌烟救巡撫桐陽受之以聞

大清 命固山額真同乘而王吳三桂下山東王鰲永總督山東方大  
猷監軍署巡撫事

七月丙戌朔南京吏部文選員外郎倪嘉慶改南京戶科給事中是日  
戶部右侍郎張有譽召見言國用之匱 上顧高弘圖曰卿前止催

金花銀何也對曰戶部止一有舉臣請舉一人佐之吏部即倪嘉慶  
嘗任計曹極和源委如改戶科以佐有舉庶事易集 上從之仍支  
從五品俸

故河南道御史王章謚忠烈故翰林院簡討江偉謚大烈故  
總兵官杜松謚武壯

命崇王二子慈暉慈 僑居台處

大清 檄下青州東昌臨濟皆降石漢至德州張鳳翔棄東昌奔

丁亥訪邊才

起陳龍正南京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張永儀制司主事

故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盧象升贈尚書謚忠烈

建寧知縣蔣茶自請勅王進所造火器巡按御史陸清源以聞

戊子吏科給事中章正辰言兩月以來文吏錫鞶夫不聞獻賦武臣

私開矢不聞公戰老成引避不聞敵愾指生捲堂矣不聞靖總 踞

官關動豫山東帝國大臣但紹述陋說捕成屈體服天下忠義之氣

臣竊羞之

上聞建 尚窺命史可法鼓厲四鎮扼防江壯

命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同尋南侯左良玉現候承天襄陽

已丑前大學士孔貞運卒貞運字開仲句容籍撫州所建德人萬曆

已未進士及卒授翰林編修歷吏部 侍郎崇禎丙子六月進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進太子太保丁丑工禮閣二月進文淵

閣大學士戊寅四月首輔六月休致己卯六月存問辛酉少保謚文  
忠

大清 以馮銓李達泰謝世並為內院大學士

庶寅前大學士蔣德璟上中興三策許致仕

張維機楊汝成自北京至

張元始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增鳳陽守備太監趙衛五千人

都督同知金聲桓駐防淮揚

進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東軍

務兵部職方郎中馮紹愉進太僕寺少卿都督同知陳洪範進太子

太傅紹愉奏往使瀋陽曰入杏山 解寧遠圍尋至瀋陽城撫當舊

例仍成往類四十七萬金歸秦 先帝命故新周延儒具書遣大臣

楷往延儒畏言路紛紜伏地不應款局遂格

命考選官斌俸行取

祁彪佳薦黃斌卿總兵鎮江

故江寧知縣楊文聰自薦邊才馬士英甥婿也

辛卯 上面諭北使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禮部尚書顧錫嘒呈祭

告梓宮文及通清 御香頌臣民聖諭吳三桂等詰券

命大學士高弘圖善曰廣迎 恪恭貞壽皇太后先是馬士英報

聖母居河南鄆家寨有常守我志之奉迎帝居高際所部恭將王之



細守指撫李際遇又兵部主事王其瑞繼終河南各山寨可慮論又

可法以二人同內官往令際遇具舟於河獲至徐州始備儀衛從之

談遷曰今春自懷慶南渡非唯陽危陷之日也意 聖母先迎養

何至相失其事殆不可解雖白龍魚眼脫路民間而 帝之啟展

其親無待已而五月矣其所厚者薄他又何補焉

張鳳翔貽總兵丘嘉謨止其北行

壬辰惠王桂王駐廣西魯王崇王駐浙東

沐武官札委止許樞督撫鎮

故吏部右侍郎葉成昭尚書故吏部尚書羅致順裔孫補歷入國子

監

賑淮揚難民

癸巳別之勅為南京右金都御史巡撫四川范鎮為右金都御史巡

撫貴州

命刑部定從逆諸臣罪倣唐六等法

御史米壽圖巡按四川

李之椿補南京光祿寺丞

甲子給山東撫鎮十萬金資餉

加河南降盜李際遇劉洪起總兵官防禦河南

青浦知縣孟澤陳應泰崇禎十四年正月雒陽失守臣舟迎聖駕於

陳家河北渡黃河進麥餅再渡夾河駐孫家灘賊不及追臣夜進於

凌辰送駕今年三月二十五日臣竭誠稟請而諭勞臣且感且愧謹

陳中興大務四事敬天以收人心法祖以昭久安用人以為股肱進

請以御經筵備蒙而對少進愚悃

乙未試神器

定京營之制如北京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官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補承襲總督輔題用

募兵雲南御史陳董給三萬金資餉

丙申兵定知府丘茂華脫身南歸上章自劾稱効死固守不從胡寇

命禮官中元節祭 恭皇帝陵

丁酉史可法叙山東倡義諸臣張鳳翔等命次第擢用

嚴六曹註銷法

都督杜文煥領巡邏巡捕二營

戊戌撫寧侯朱國弼以會推家臣不預言會典推閣部常同五府

上詰其何據時勳臣妄說餘政

賦出閩自洛陽攻家縣李際遇小寨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胡馬南來廟議定遣何官用何物辦何銀幣

派何備從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敵至河上後遣不中國無人而

北伐無望耶

己亥南京兵職部方員外郎李向中奏荆襄運設重鎮募兵措餉據

其上游與淮鳳特角使賊不從漢黃庶可保障江南也并留巡撫何

孫蛟母移項

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言臣銜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夫河北則山東北且也關東則遼東矣遼東又屬建北且今全陷山東雖殺偽官多賊聞膠州被圍賊至十餘萬經理實有封疆之責而往議全緡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也馬紹愉昔往款虜國御史陸清源糾之其通臣誠不知但聞其所許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遂入頌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章正宸補南京文科給事中

庶子 上萬壽節受賀於武英殿

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入朝授 道試監察御史巡按河南

總督川貴改巡撫貴州巡撫偏沅改總督川貴雲廣駐荆襄

都督同知鎮守浙江總兵官王之仁奏開屯大榭全塘等山章下所

司全塘大榭五定海縣南環海中舊昌國縣之全塘鄉也國初湯和

虛其地萬曆元年巡撫委寧波同知段孟賢丈計全塘大榭共田蕩

三萬餘畝前御史李邦華浙江總兵劉鎮藩各奏開墾許之不果行

補道國初功臣都督使馮國用謚武翼總管丁德興謚武襄德慶

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武懿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行微辟令撫按司道及京堂科道不拘資格

各舉一人送京赴臣軍前兩補西北守令如江北山東河南能保護

服民者即本土亦權宜錄用

辛丑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之任

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熟臣商確

一各都行政必熟臣面定一 皇上圖治必熟臣召對

壬寅史可法奏五茂華北來稱吳三桂兵次慶都三大清順治元年

旗迫人割髮則三桂之無意本朝可見矣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糾莊應會督漕狼籍

癸卯改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故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蔡懋德謚

忠愍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奉命祀東海右侍郎管紹賢署都事

賊偽檄至東昌聲言兵二十萬由曹縣至金鄉

甲辰參將夏有光偵賊至臺兒莊知李自成在平陽整兵濟河而南

盡徙太原潞安籍紳於長安

補道國初補國公傅友德曰武靖宋國公馮勝曰武壯御史中丞章

溢曰莊敏太子正字柱秀良曰敬裕

乙巳奪故大學士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及總督尚書熊文燦官廢

御史鄭文仁奏體仁國親悞國之罪大學士王鐸擬旨削之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請設江南總司下部議

李自成逃偽都督馬科下保寧

丙午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範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南京兵部

右侍郎孫右金都御史左懋第北行賜懋第于金前收水師四百另

餉二萬又兼經理糧餉

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等初在都御史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  
搖帝祚帝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惟罪名教請付臣僚之軍  
前有旨憲臣生平原以議論取重姑不問則馬士英所擬也初章出  
劉澤清外借高傑黃得功左良玉劉良佐等名澤清以稿示傑、驚  
曰吾輩武人乃爾朝中事乎得功聞之奏辨臣實不預士英屏其奏  
史可法以所劾詢四鎮皆云不知可法遂言前奉乃黎丘之巧溷劉  
澤清又上章攻可法謂跡實其所上固可法偶聞故偶混之至尊之  
前修偽倭真而士英方伏於逆劉宗周美曰廣不復補大柄之委去  
也

南京史料都給事中章正宸上言於政曰名器宜慎定策者既慮厥  
常其餘人自請叙十倍增官筆全不足供刻印寧免瓜菜之請曰職  
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官送有薦拔有奏乞叙臣所職幾何曰  
封疆宜肅文武共守封疆不新慎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曰廢官宜  
訪爵重則人乃物法守則士知恩累、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罷吏  
不入國門乎

清 案沂州戶冊

國初都察院左都御史唐璠議獄必行在吏部尚書劉若璠恭介來  
苑伯何真謹恭靖平遙訓導葉居升謹忠愍  
丁未巡按湖廣御史黃封奏麻城劣生周文江為張獻忠兵部尚書

國權

引賊破省有錦衣衛左都督劉儵託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致萬金  
於獻忠拜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刑髮私道尋送赤金三  
千女樂十二人於馬士英今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洵、  
戮亂僑獻銀三千助軍臣批從之陽選武昌黃鼎代斛于金玉帶二  
珠冠一臣批今變備濟餉收支皆有司存可據也  
李自成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兵部職方主事命孫將張成初等  
之戰杜松圍賊滿道新朝臣  
戊申南京刑部右侍郎習世壽請會議故大學士周延儒莊集 上  
以定自 先帝仍如故  
朱國勳劉澤清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餉

已丙刑部北昭為循良卓異內馮大任即戶科所劾私限吏者  
庶成南京戶部尚書周堪廢久不至 上傳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為  
尚書以召對簡切特用之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執奏中旨不可開  
繳還御札於是大學士高弘圖曰六部有執奏六科有封駁而閣臣  
職在輔弼謂之政本過有傳奉於 祖宗成憲宜爭者輒為封還蓋  
美歸人主而臣下無其名凡此則閣臣得職治象也否則閣臣 職  
亂象也今傳世張有譽為戶部尚書臣等相循低回者久之謂六卿  
之長不經會推而出自傳世閣中宜有一丞祇錄有譽真品具才非  
由他途以進 陛下知人善任臣等急於將順竟少一執事致科臣  
章正宸封還御札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在科臣為備職在臣等誠無

辭天職之咎今日進一張有舉舉朝以為是且進也請煩科道爭之  
設他日更進一非張有舉者舉朝以為是不宜進也其起而爭之者  
恐又不獨一科臣矣由後追令臣等益無所進則中興諸臣如章  
正宸者臣等甯不能無愧乞天語褒嘉正宸以為科臣守成憲得言  
者之勸所奉聖諭恭繳御前仍下吏部循故事推正陪祈簡用科臣  
一舉而主聖臣直新政之光氣逾於此 上不聽張有舉清勤敏慎  
於時有稱正宸恐阮大誠藉口故力杜之

劉孔昭薦錢位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實可信長安所刻國變錄為  
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龔彝受屈也請亟收用位坤  
辛亥以涂仲吉朱永明為南京翰林院侍詔仲吉永明皆救黃道周

瀕危

杜文煥投督巡捕營

先是南昌貢生朱統鑄誣奏大學士姜曰廣禽鴉淫酒前定策告  
廟時避不至顯有異志詞連又司法張煥言呂大器等蓋馬士英  
忌可法名重欲借定策稱之而已再其功又阮大誠憾諸公次骨草  
奏託統鑄上之高弘圖擬旨究治統鑄青改乘至丹是日召閣臣入  
上屬鞞曰統鑄我一家何重擬也同歷青弘圖如止催金范銀請召  
還史可法等事弘圖抗辨王鐸亦旁助之馬士英獨默 上立命改  
票士英擬入明日弘圖補奏且乞休始不日奏矣可法初困於高傑  
儀從散落弘圖欲召還而士英以奪其本兵故陰構之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周一敬請未敢前士張世偉揭謄鴻邁行以風  
世從之

壬子諭廷臣和衷集事息統圖功列頭之交化志應簡同車之雅  
泯復恂朝廷以此望諸臣請臣以此體朝廷德意君臣之間禮全終  
始否則 祖宗成憲弗尚姑息

大學士高弘圖請選婚從之  
命經筵擇吉暫開於武英殿魏國公徐弘基知經筵事大學士高弘  
圖姜曰廣馬士英王鐸俱同知經筵事禮部尚書錢謙益右侍郎管  
紹寧詹事陳盟充講官翰林院編修張居充展書時高弘圖請開經  
筵置日講從之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言時政忤旨奪歲俸

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各症引疾馬士英專柄醜正崇棟漸進其私  
人四鎮連於外勳閣附於內樹黨招賄 上益淫洵報免朝

乙卯劉澤清奏襲封故都督吳襄使三桂知感劉孔昭奏三桂父子  
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本朝而勳鎮統弊之不置

是月李自成大封賊黨開國大軍師宋獻策 侯曰見方 侯  
李過 侯天祐開大學士牛金星 伯餘提督四路戎馬唐啟

原權將軍劉崇文正監軍戈爾毅將軍馮岳左監軍王年致將軍容  
天成右監軍王賈果將軍柏正善左右先鋒苗人鳳祖有光龍護將  
軍王時清豹略將軍張澤前鋒黃無昏龍聽將軍顧永慶隊大將

軍未濟還將軍吳鳳典征西將軍李承元右擊將軍趙禮協將將軍  
孫世康鎮東將軍陳泯虎首將軍苗之秀圖南將軍張霖等封賞有  
差改泰即為正朝泰即前石坊日側又大樹二俱教圍一折枝一中  
斷人咸異之

月丙辰朔 上及朝諭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校緝事  
已刻日食

張獻忠兵抵順慶降之

丁巳光祿寺少卿沈廷揚奉命海運米十萬石餉吳三桂道梗不可  
行廷揚請止之不聽

戊午楊鶴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廣西

軍務

王廷垣管紹寧為南京禮部左右侍郎馬應昌為南京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熊祖彝為刑科都給事中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女內始可探外省下始可為官乞減監  
司以重郡守之權 上是之

御史朱國昌言往者賊入燕都自閩部以至庶僚有不叩首賊廷者  
予及賊去又戴頭柱面罵言不屈潛踪覓錢冀然死灰如梁兆陽何  
瑞徵等萬口唾罵至別大筆等耻心蕩然當與周鍾輩並行正法者  
也

已未賀世奔為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

國權

東寧伯焦夢熊請卸鞬散臣之後從之其遺失諾券許補給  
庶中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薦前總督朱大典王永吉有旨永吉身  
任督師致北都淪陷朱大典私狼藉 先帝嚴追未結何得朦朧  
推舉馬士英以贖不至故擬再尋明主仍權用之

張獻忠進兵圍成都

辛酉叙翼戴功進史可法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廉錦禾衛指揮金事  
高弘圖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姜曰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王鐸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並詹中書舍人  
起丁魁楚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河南軍務兼  
巡撫承天德安襄陽

命總司公徐弘基大學士高弘圖江北迎 皇太后

復陳子龍劉同升南京翰林院修撰陳之遴趙士春編脩  
張作棟為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刑科給事中袁彭年言設厥衙辭事非與朝所宜 上以狂悖  
沽名搗三級誦浙江按察司始磨彭年又言偽吏政府侍郎喻上獻  
開薦荆州紳衿江陵百士陳萬策李開先義不污偽命萬策自經開  
先觸牆死

壬戌命寧南侯左良玉鎮武昌圖恢復進左夢應惠登相毛顯文都  
督金事總兵官盧鼎李國英都督金事署總兵官

許深寓江南諸生死首

癸亥諭戶部以前差內臣備省五宣鈞并內庫錢糧同輸臣高弘圖  
科臣羅萬象請止今需用甚亟該部再嚴催限一月全輸

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右侍郎賀世壽等奏從逆罪案以何瑞徵楊  
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崇雅熊文舉龍鼎尊華初春載明疏孫承澤  
冷心弘劉漢儒薛所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孫  
襄身陷 廷或不志本朝伏二三年後定奪今定第一等甘心從賊  
宜磔宋企郊牛金星張嶧然曹欽程喻上獻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  
楊正休劉世芳第二等長繫秋決光時亨肇順周鍾方允昌第三等  
宜絞擬時陳名夏楊枝起王承曾毓宗何胤光項煜廉國邁第四  
等宜戍擬時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郭萬象裴布度甲芝芳全

汝孺張懋爵吳廷原黃經祖楊廷鑑第五等宜徒擬時宋學淵沈元  
龍方世乾沈玩呂兆龍吳剛恩方以智傅鼎銜張家玉傅振鐸第六  
等宜杖擬時潘同春王子堪周壽明白列星李泰來張琦徐存疑另  
議則翁元益等二十八人吳家周觀學瀛已故不論有否賊情兵部  
策明察謀危社稷即在庶僚豈可木忒替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  
可列第二第四五品科堂及科道翰林侍從之臣受賊偽命並守巡  
等官而降豈可止於一絞庶官偽命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間雙侶  
逃罪豈止於沃戍賊女獻婢受逆者罪豈止於一徒其更議之  
甲子南京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為南京太常寺少卿貢士李遵為  
南京兵部職方主事

前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聞變先逃刑其籍  
逮降賊平陽知府張嶧然戶部左侍郎克崇雅國子祭酒薛所蘊宥  
方世壽衛胤文等從尚書司卿程正揆之言

張獻忠陷成都蜀王至對拔升九巡撫四川右金都御史龍文光及  
司道成都知縣太倉吳繼善等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盡  
僇之已懸榜試士伏兵擊殺數千人或拔管糧冊以死又大校蜀  
人成都重慶叙夔數千里無人跡

彭孫貽曰張獻忠之殘暴不亞於自成乃其屯於舒城也牛酒以  
結虛人困於巫夔也原晰以略蜀人彼豈暴於今而仁於昔哉猛  
獸之罹於機也早耳耳耳以擾於人逮決蹄以走而肆攫也猶甚

甚哉蜀人之愚也嗣昌困賊於固谷斷山空隘斷其藎為不一片  
而糧什填谷矣獻忠既滅合秦蜀楚豫邊鎮左帥之兵以扼自成  
自成雖破而陽其衆未集不難撲滅也蜀人情容兵之掠不告賊  
所在縱獻忠以出陝涿毒荆襄清製海宇東虛入蜀、土無焦類  
矣蜀人縱賊而適以自屠豈不哀哉

吳偉業曰甯天燕京已沒吳志何物哭上書即蜀也非心動而又  
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並峽諸險皆已失守而後驅數千之  
衆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震山谷  
屏跡蠻獠間可以圖全而志行謀血自誓與此城為存亡終至骨  
肉隨醢其見機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吳繼善崇禎庚午貢士

談述曰諸藩極富為秦蜀周楚二志方熾秦楚俱屬蜀在天木  
得控其背倘鑒目前之劇禍倘幣享士號召御勇來城同守獻忠  
雖強未易下也諸王並生長天空惠不習事國運告移閭宮行  
盡而已或曰制於監司勢不克展奈何噫試有殉國之志決命交  
首以赴之文武蹈大吏豈能拘往跡以繩之哉今文武諸大夫則  
中憫也諸王則純情也末沐漸微相沿沈湮吾於蜀倍有感焉  
乙丑徐一範為南京鴻臚寺卿  
南京吏部以四川道遠自監司守令各選教人隨巡按御史朱壽圖  
量才署置從之  
丙寅南京工科給事中馬嘉植言時政 上切責之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維典言魏國公徐洪基特薦張捷亦見熟臣勤  
於薦更至朱統額特參姜曰廣汚及家反曖昧如此不敢朝廷設立  
言官何為也  
進張天福副總兵防守淮安  
故邵武知縣趙林魁略吏部 主事繆沅御史全汝璠求復官值  
變青備而閩安撫御史左光先奏其事俱違之  
戶部尚書張有譽言胡廣殘困命免今年田租  
丁卯 皇太后至自河南入儀鳳門辰刻 上迎於午門  
戊辰進東寧伯焦夢熊太師  
己巳諭戶兵工三部 太后先臨限三日搜括萬金備稿

劉良佐移鎮壽州  
庚午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造船

夜月食

辛未南京御用監詣進朝請給工料龍鳳林座等器飾并宮殿陳設  
金玉各項約數十萬金工部何應瑞苦力絀懇崇節儉  
壬申起趙其杰南京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轄湖廣一衙為而  
京兵部右侍郎燕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陝西其杰婦馬士英姊也  
前 監軍金事罷閑僑居金陵

練國事為南京兵部左侍郎添設朱之臣為刑部左侍郎劉士楨為  
工部右侍郎陶精齡為尚書司卿兵部 主事凌綱為東昌兵備

金事

起文母之南京啓事

南京工部左侍郎高倬言在署辦事先律寺開器一萬五千七百  
餘件該費六千八百六十餘金府役衣帽料銀九百四十餘金今魁  
胡方振索械餉銀十萬計將何支望 皇上一熟籌也

故工科都給事中許崇卿以監生陸濬源奏辨凡澄源牽引三案止  
抵及臣夫當日諸臣以翊戴 先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 皇上  
為正均從倫序起見耳 先廟母子無間 先帝身殉社稷何難何  
疑而小人無端假手於濬源 先帝久任溫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  
索厄寵竊盜文忠 皇上退削萬口稱快濬源乃爾其平章之功甚

矣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癸酉故浙江參政楊師孔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詹子入國子監師孔嘗授翰林侍讀侍先福恭王馬士英以師孔姻  
舊逆卸使淫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  
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  
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  
政令皆因循違養臣甚為之寒心也子龍尋有差

南京刑科都給事中熊維典言臣觀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可穩兵  
餉戢守改為異同恩怨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勳臣繼以方鎮惟算石

之是事亦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參宰輔飛章告察  
端自此始厥術之害播者樹威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  
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勤止厥衝一節未免結怨 先帝厚待宗藩

而聞先帝先逝誰死社稷保舉換股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而死  
經敵懷十無二三叛際變危肩背相望 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  
卒徒為魁藉 先帝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喋傳聞及令踵之尤  
甚於舊臣誠不知何說也

甲戌脩西宮園居皇太后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報土盜勾連逆兵義烏東陽許都餘黨復亂

許周王世子紹 寓蘇州

乙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合奏大學士王曰廣都察院左都  
御史劉宗周謀危社稷 上不問  
太監孫象賢至自北京命留用

丙子宗奇生朱統鑰又誣奏姜曰廣及守制武臣道金事雷演祚禮  
部員外郎周鑣工部右侍郎陳必謙庶吉士周鍾等有旨祚演鑣必  
謙鍾奪秩下刑部獄初演祚憂居金陵聞變私議及路王急事姜曰  
廣雖座師叱其邪說令反誣曰廣以陰陷史可法也周鑣矜倨嘗輕  
阮大鍼大鍼最銜之陳必謙北轉邑人錢謙益求從官未遂令入京  
首抵之結懽馬士英同諸勳尚書定策意遂高弘圖姜曰廣代之  
而謙益先入金陵亦謀迎路王又心昧之矣馬士英立心疎濶原無

意殺人故未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  
心為自然擁立懷二心者不過錢謙益雷演祚劉復丁等故人與諸  
臣何預而欲一網及之也

中旨補張從為南京史部左侍郎  
丁丑桂府安仁王由禮祈醫丹被叔出奔  
封鄒存義大典伯存義為 皇太后弟原儀衛司正千戶東城兵馬  
司指揮帶俸

山東兵備金事凌綱改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給空札一百量才補

官綱在臨清陽事建 馳奏亟乘機恢復

遣封吳萊邊國公議忠杜祭十六壇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正內



少增安慶舟師五千

諭兵部叙迎 慈鑿功

南京戶科部給事中羅萬象省監

成實起巡撫山東王愛總兵丘磊之任進嘉都督同知竟排徊淮上不行

進士王曰俞請褒長洲諸生許琰

諭戶部遣司官察各省稅糧自十五年始

已卯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故福府長史黃秉石贈少詹事廢子入國子監

大學士高弘圖工部尚書何應瑞等亡宥罪許王永吉仍任山東從

之馬士英言法不可原不聽

王濬為南京右通政路進為浙江按察使

庚辰 皇太后諭禮部曰 皇帝憂勤萬幾中宮久虛坤位需賢策

化源於聖蒙閭門協和經史萬邦在作在勞潔且遠以事先廟社稷之節也且早兆熊祥以錫羨於無疆其無乃不徒鷄鳴視朝之學乎

爾禮部其廣選淑女德宜閒靜布大命於遐邇 擇吉俟 月日

會同閣臣司禮監韓贊周進禧以告天地山川之神大婚維敬宜謹

九十爾其慎承儀典固有故懈以光昭於天之集忱榮懷於邦亦惟

皇帝齊治之慶欽哉

高倬為南京刑部左侍郎王心一為工部右侍郎補馬兆義禮科給

少壯、臣不能隨輔且亞於一漢也今敵已入臨清命兵南下賊已道

推陽攻密縣如此光景敵不至河寇不至江不止也

鎮守福建都督同知總兵官鄭芝龍封南安伯

授康承寧都督金事世錦衣衛千戶

郭維經為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王志道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甲

紹芳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無右金都御史督餉江北沈猶龍為南京

兵部右侍郎添設禮式報為應天府丞

前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應熊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

務開府於遵義

許前巡撫承天德安漢陽王揚基巡撫偏沅湖北湖南李乾德赴督

輔王應熊行營任事

南京禮科給事中張希夏言近日文武薦舉冒濫命禁之

甲申賜王應熊尚方勅便宜行事給餉三萬金付巡撫范鎮揚往

乙酉奉使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

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冀承清人傳檄責即縣獻藉浙奉遊

依識者惜之

吏部覆改巡撫山西右金都御史蔡懋德贈詹有旨懋德身任封疆

縱賊渡河禍延君父死何塞責且太原未聞十日之守豈有糧盡援

絕之事前該道欺罔官孫子還確謀具奏

吏部請從改刑部司官張名孫劾沂從之賜懋德沂以革採熊開元事



辛巳姚思孝為南京大理寺左少卿補李長春李煥楊一偽張瑄胡

廣河南雲南貴州道御史

通政司使劉士棟引疾去

陝西道御史王孫普劾簡討方以智劉世芳北京逃歸復換偽書獨  
例是非命逮下法司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臣皇、渡江豈真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  
鎮豈直江北散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散州為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  
開歸直揚閩雖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幾月矣寧有不食之平  
可以殺賊乎臣子憐遠國難何暇計此一官陋晉宋之偏安不在空  
言肯有濟也

故河南道御史王章贈大理寺卿

壬午吏部推太常寺少卿李沾通政司使有旨李沾另理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請存問前大學士錢士升吏部尚書商周祚

從之

命丁魁楚整兵剿寇勿分楚豫其承天德安巡撫事俱歸何騰蛟

於未錢元慈為南京尚書司少卿王之晉為南京兵科左給事中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薦舉地方人才太濫以市恩者之

東平伯劉澤清奏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借數十萬之餉備馬十

餘萬整頓器械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美曰廣劇深周不得黨勝為

吳連侯許昌為阮大猷仗之即添注兵部右侍郎許昌不得仍前  
把持

太監蘇養性自請催金花銀命侯之

許四川解黃連間歲折進

進田仰南京兵部尚書廢錦衣衛指揮金事遺論先年貴州桃紅壩

功

是月陳洪范左懋第次滄州遣副總兵何 先致吳三桂請券述

使指三桂不發達於攝政王王召見於南城責來聘之遲對以江南

道遠事不先聞明日錫三桂進請券不視券還

四川獲賊五萬降於張獻忠

